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五五册目次

史部・雜史類

遜國君紀抄一卷臣事抄六卷

〔明〕鄭曉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君記鈔一卷臣事鈔六卷》提要

鹽官淡泉翁編　[illegible]訂

建文皇帝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十六年

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

高皇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

曰皇孫世適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詔曰朕者列聖相繼馭

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

矣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

用心多矣適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册嫡孫允

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孝好文章

遜國[illegible]

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整太孫

濟以寬太中外欣欣愛戴以宋国公勝潁国公友德兼太子

太師曹國公景隆凉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

太子太保譽徽太子少傅茹英史部尚書茹瑺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任亨泰少詹事兼翰林修撰杜澤楚棣詹事府丞徽等

以下文藝官俸又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書楊靖兼

太子賓客又命廷臣選求儀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為左右庶

子　二十九年八月詔吏議諸王見東宮禮　禮官曰諸王來

朝見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議具叙家人禮王及東宮

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

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叙坐則東宮正中南

向諸王列于東西奉上從之　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遺詔

日欣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
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
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不及多矣
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
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
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
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
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臨朝
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丙
戌令礼部議喪礼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
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
遜國君紀抄
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承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祇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以無忝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
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
致雍熙之盛有辟卿士體朕至懷　是日葬孝陵　丙申
詔內外五品以下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受保舉連坐法　是
月上　皇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
議革冗員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
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
參國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秋七月召漢
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以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學士　命曹國公景隆即執周王遷至京廢為庶人
以王紳為國子博士　以張顯李謙趙福張衍汪贊孫瑞王
誠楊忠林泉李成張敬劉政為錦衣衛世千百有差張顯等
皆西宮舊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進魏國公
輝祖曹國公景隆秩勅輝祖練兵山東　以王景彰為礼
部右侍郎兵部翰林侍講暴陞學士以雲南左布政使江然為
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奉授齊府審
理副以當翰林編纂　罷吏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布政使陳
迪為礼部尚書以臨江府推官劉蒼為知府以劉禹虞淵為
兵部左右侍郎　以何福為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
凱副之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葺築銅鼓衛城　召
遜國君紀抄
輝祖還京安陸侯吳傑亦召還京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官征虜前將軍西平侯沐春卒　以馬京為大理
卿　冬十月熒惑守心　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尋平之
以戴元禮為太醫院使元礼以御醫事太祖大漸時目之曰
吠人仁長故有是命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
月征南將軍總兵都督僉事顧成征五開叛兵常德命衣錦
指揮談全論成班師賞勞厥從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
十二月朔帝省牲郊壇　是歲監察御史解縉求[illegible][illegible]詔
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為北平都
指揮使王鈍為戶部尚書召鄭賜於安東起徙中為工部
尚書徙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以左都督沐晟嗣西平侯總兵鎮守雲南　召宋真孫懌還

京以爲翰林侍書　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立省又淮
安滁州各校官士　以國子學錄張留爲司業皇子學訓導
部緝爲助教　任薛宜可爲副都御史　何劍以下皆如陞
右府都督同知　以燕府引導官陳爲安岳知縣　詔求
直言孝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監察御史尹昌隆以帝
視朝稍晏上書請勤政帝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天下使
明知朕過　調僉都御史閻觀爲嘉興知府盡釋刺面軍及
徒人還鄉里
祀建文元年（革除稱洪武三十二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始
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下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
宿於文華殿齋宮己卯出合皇呼內膳進素食庚辰子夜行
事帝服爲登大祀殿奠圭與瓚與侑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

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詔春老賜高年米絮
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
　何福班師還京　敕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學士董倫太常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太常
少卿廖昇翰林侍講李士高遜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貫國
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
仁縣李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
修官　駙馬都尉郭鎮卒　二月都督耿瓛練兵于德州
詔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
允熞允熙爲王詔曰朕惟有國德而不享其樂者必垂慶于
後昆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隆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
古今之通義也皆戒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益
登儲位恭洪萬機默施惠仁陰贊至治視民如子賜諸朕躬
太祖垂慶臣民屬朕嗣登大位既謚　太祖高皇帝　旨意
皇后爲皇后　皇考謚號未稱心切慊焉近者諸群臣之言
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
康皇后擇日祔廟群臣復請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
弟之封未定無以屏翰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天尊視所以崇
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至治祖宗
廟諡稱號所以崇顯功德非所當諱令後惟廟諱如律迴避
廟諡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材抱德練達政治廣
能幹濟之士有司明着實跡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

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
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自犯杖以上隸卒倡優不與所在鰥
寡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
無親戚隣里養之毋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
其徭賦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勿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
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
習於浮靡務得真才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
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
察果政績異常及闒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義者有司勘聞旌
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鄰伍鄰里宗族相
貲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聞報皆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糧

存恤有之例具為廢殘疾無人侍奉及年老有丁代役者官
軍官宜照恤願還鄉者聽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
收養濟院例支衣糧使遂其生前代兵從戰殁骨暴露尚多當
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
名發與米戶絕即與除伍　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以儀賓
耿璿為駙馬都尉　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以周
是修為衛府紀善　更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
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四司為民度支金部倉度刑
部四司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六部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
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為寺通
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參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
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為司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為

都評事副為副都評事司務為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為太常
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
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又增鍾
山祠祭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
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
為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騶騄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隸
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
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讀贊書著
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
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為左
右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
讀學士置文翰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為侍
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為正心殿設學士一
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為學士文淵閣設典籍二人兼六科左
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
為兵馬副兵馬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布政司堂上
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驛課
司為都轉運鹽使司革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
稽信五司官增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
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
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為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
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
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
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

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
如賓師　北平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事謫典史北平右布
政使曹顯坐罪削籍　是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
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
報　免民賃舍錢　革松番衛　三月丁亥帝祀先師于太
學製獻拜跪禮如廟社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以
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為海上巡檢　勅布政二司官
糾察屬吏　革蒙陽縣　是月　成祖遣國燕世子及其弟
高煦高燧留京師求發遣還北平俄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
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
伏誅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徒屯開平各

備胡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護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於彰德順德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廢黜貪得便宜帝行　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人崇政論見于天執政患之斥為福寧知縣　夏四月棠南冊衛附從逸　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卒齊府人曾名洣上變告召齊王榑徵至廢為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昇等未幾幽代王桂於大同黜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為庶人當是時　成祖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強朝廷深疑之齊泰黃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會燕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稍洩其謀張昺謝貴馬宣彭二并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語言謂宜早為備　成祖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也而參都督密謀益急　五月　選補儒學官擇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充之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吏法論成已更者但通經屬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學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火有難起宗室中下獄　省遷山縣入遷州　以宋徵為宗人府經歷錢芹戶部司務王叔英翰林修撰　六月　省興濟縣入青縣置千戶所於戎縣　以開平王琇趙諒為留守左衛指揮僉事　是月召解縉于河州以為翰林待詔　秋七月甲戌　成祖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死之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鎮守開　成祖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計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盤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造謀今泰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橚榑栢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微過未謝不輒輒削天齊梁王土酷哉流離行路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非出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居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鞫楚刺蒸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鞫於遠邇圍守臣府固面嚴密小大稟已如臨湯火已而護衛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踴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盡滅朝廷孤立權奸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瀝悉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惟易除之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

遜國君紀抄

沃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丙
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不克死之　己指揮逃以薊
州降燕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又各以其城降
燕　己卯頃師潰於居庸退保懷來　甲申　成祖攻
懷來宋忠敗績又頃被獲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都指揮獲得
敗走　丙戌永平都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燕　庚寅大寧總
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
駐沙河進攻遵化士民　成祖援遵化貞等退還保松亭關於
陰輸款於燕忠萬不敢發　成祖閒萬貞亨縛萬下獄
朝籍萬家　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
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
逆國左紀廿　十
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為不軌辭連燕齊
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
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共謀大
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其王
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
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
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兵治條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
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鋭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
以為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與有舊薊衣之旅
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
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徼山東河南山西三省

合本綱　首尉嘉臨西龍泉三縣和曲祿勸二州軟令京
朝言請告歸者給勘合內府以京口驛隸京師雅州縣德
二州直隸河南布政司　徵謫成指揮僉事沈顒等入京淡
其官　故往濟出獄擢翰林編修兌東師獲諸將北行　置
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北平布政司事
贈故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諡文節　徵雲南兵入
京衛征　八月炳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
河間都督潘忠楊松先鋒駐鄚州　壬子中秋夕
成祖率衆渡白溝河閒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陴卒屠其民潘忠
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　成祖遂進至鄚州
僉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
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成祖厚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
逆國左紀廿　十一
執幸守者因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
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壬戌　成祖至真定炳文出城逆戰敗績兩副將李堅甯
忠及都督顧成河北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　丙寅
成祖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是月以曹國公景隆為征虜大將
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帝聞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子澄
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憲令天下合盛士馬
精強兵甲堅利粮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
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
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
代炳文　谷王橞自宣府還京齊泰等慮遼王植寧王權通
燕召二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詔削權護衛　放蔡御史

少詹黃子澄為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司官與大府長史葛
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捕我王門校代守王城率諸軍被甲
執杖鉦鼓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耳引兵入王城以都指
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葉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
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徐恭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
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
堅右副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河北都指揮劉遂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直抵永平馬步夜遁
選兵大寧御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
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來歸
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
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
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太祖高皇帝親

子也　孝慈高皇后　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礼曰父
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
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　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
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
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
也　省平戎衛　十二月燕閒遼東守將吳高削爵從廣西
事命楊文守遼東　庚申　成祖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薊州鎮撫曾勝起兵攻北
平不克死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洩于其家　其衛指揮
張倫等率兩衛官南奔結問報國　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
侍郎茹瑞復為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

首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著左府事李陵衛指揮使
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都尉耿璿掌後府
事駙馬都尉尹清　省射殿成敬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
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
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為銘　以吳長為右府都督僉事　選補
王挨于潞縣　選募謀勇以中外人揚本為錦衣衛鎮撫沅
州人周拱元為所鎮撫　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留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中伏誅籍其家　參贊大將軍軍
務高巍使燕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論戍廣東　以
錢芹為行軍署都事茅大芳副都御史葉砥翰林編修顏伯
瑋沛胡儼桐城洪潛陽春知縣
庚辰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成祖攻蔚
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燕　省蔚源縣入英德　初置後

候所　二月降漢陽府為州　丁酉燕兵攻大同　壬寅詔
礼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
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呂勤葉惠仲趙友
士徐旭張東發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監試官　降南
雄府為州省保昌縣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甲子改
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　詔曰頃以治獄異
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令頃宗廟神兵斷獄
頗爾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
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
平　改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
拾遺以黃觀為礼部侍中掌尚宝司事　是月韃靼可汗坤

帖木兒凡剌王柩哥帖木兒款北平　景隆率兵出紫荊關
援大同　成祖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　成祖請息兵
王谷肯宗齊泰黃子澄　三月戊辰朔策試禮部貢士吳溥
等賣百一十人制曰諸生蓋聞致治之主論治道之盛必以
唐虞三代為準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
求諸自發於政事施澤於民者其先後始終亦可得而言歟
夫由親以及疏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
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有共鯀之凶將聖人之
化有所非及歟抑為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
每思古先聖帝明王之治何稽何為而可使家給人足比屋
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歟闡治
莫切於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敎學而患礼樂

之難興果何由而可使野無遺賢而民皆樂於為善歟茲欲
使海內皞皞熙熙如唐虞三代時致之必有其道施為必有
其序諸生習於聖賢之說久矣其具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為翰林修撰
靖初名廣上特為易名　改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
寘於新增又賜監察御史衣人一襲　令礼部乙榜舉人堪
敎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礼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
試就進士出身資格遞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
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常不稱職黜陟否仍著
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省析城縣并
入求關縣　武臣犯法被黜者悉赦定降燕燕盡從其故官
夏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兵

進攻北平先是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
雷雨舂至舟破盡沉詔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紀律
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　成祖率衆渡馬駒橋
南駐武清終且景隆軍至河間先鋒谷將平安至白溝河鄭
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於白溝河　成祖進至固安乙
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巳未　成祖率衆渡白溝河
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　成祖曰平安豎子往從合北征
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用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
驍勇善戰旦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失收兵
還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號當白溝河燕兵
營一巢蜂踊馬刑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
成祖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

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申　成祖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
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畫掩殺之　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
成祖後軍房寬狼狽走　成祖率衆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
戰從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　成祖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
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
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
矢石俱發注如雨　成祖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
持劍奮擊劍又折佯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
疑有伏不敢上隄而　成祖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
大將旗景隆軍大亂　成祖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
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牟畜萬萬計景隆璽書斧
鉞盡為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成祖復追至月樣橋

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　成祖遣人攻德州
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　留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遂
傘收餉百萬轉掠濟陽儒李敬諭王省死之參贊高巍參政
鐵鉉自臨邑入濟南　丁丑　成祖率衆趨濟南　景隆
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　成祖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
萬參贊徐將軍盛統兵萬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
校悉力防禦大挫燕衆辛巳　成祖堤水灌濟南濟南人大
懼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
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
里無驚動城中人　成祖大喜是時　成祖在軍逾年往來
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
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

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
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
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　成祖入撫諭
成祖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堵
間　成祖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成祖馬
首　成祖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
動　成祖得過橋從兵圍濟南鐵參政令守埤者罵
成祖燕軍大怒攻益急鐵參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是月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城逃還京誅之　六月增設詹事
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
徐州兵　是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
晉璿褚畐署都督僉事　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

而釋之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
燕餉舟復德州高邈出軍良鄉安兵不敢進　省沔縣入褒城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　是月盛庸兵至德州遂燕將陳旭
德州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改
謹身殿為正心殿置學士一人華蓋文華武英殿文淵東
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　九月
承天門成改為皋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
路門　乙丑　成祖至北平　冬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
法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
年從考考工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省兩當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
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清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

之　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是月平安與兵戰于莘
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
城滄州相為犄角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
成祖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
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狀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
成祖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
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凱等
皆降赴北平　封盛庸歷城侯以鐵鉉為山東布政使帝以
濟南完守賞鉉等却敵功命翰林院檢討賜銀幣吏部晉主
事頒誥命封三代擢陞鉉兵部尚書官軍賞賚等凡十四人
以濟南功陞官有差　召景隆還京赦不誅　以盛庸為平
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軍鐵鉉參贊軍務　十一月庸駐濟

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盧戴降獲輜重順流而北
成祖自率衆循河而南庸出兵躡後不克 成祖遂之臨清移
屯館陶掠大名焚戎軍餉 十二月甲午 成祖至汶上掠
濟寧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
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礼被執霖走 乙卯 成祖至
東昌庸背城而陣燕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
圍 成祖數重 成祖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為火器
所傷大敗庸兵大呼噪奮擊殺燕大將張玉 丙辰復戰又敗
燕軍步卒先走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 成祖退駐館
陶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 成祖歸路 是月
國子助教王紳卒 是歲以徐賓為兵部右侍郎以陝西
參政學荒為刑部左侍郎 湖廣參議楊砥言事忤旨謫遠

陽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 大理卿
馬京坐事謫 蕭政按察司副使 以鄒瑾為大理寺丞
辛巳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宝成宝方一尺六寸九
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宗當永昌
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元年使者還
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
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觀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冬十二
月工成名凝命神宝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
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
郊明日宴慶成群臣大觀會賦詩詔頒示天下 歷城侯庸
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 丙子 成祖還北平 丁
丑享太廟告捷 二月乙巳 成祖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
定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大理左右少卿汪吾潤良輔
坐事謫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蕭嵩左補
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庸兵至單家橋己卯
營於夾河辛巳 成祖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 成祖掠
庸陣陣傍火車火銃強弩戰盾固函不能動 成祖退庸出
千騎追躡 成祖即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
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殺燕大將
譚淵 成祖復以勁騎擣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
成祖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攢相牽不能先後遂
劫都指揮莊得統將楚智皂旗張等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
迫暮各斂兵入營 成祖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

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
顧不敢發一矢 成祖既還營復嚴陣約戰 成祖軍東北
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
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
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
擊庸軍大敗 成祖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
持東昌之捷輕敵謂以奉必破北平將士獻攜金銀釦器錦
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 癸未真
諸將率師至單家橋甲申 成祖率兵徑趨橋與平安等大
戰安擒燕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庸合勢比出真
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遊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躡 成祖
降欽州為縣省陽山縣入連州革顯番衛 是月罷兵部尚

書泰大常卿子澄以謝燕 閏三月乙未燕兵掠真定吳傑
移軍滹沱河 成祖令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
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 成祖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三有
勝負己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 成祖以驍騎循
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大礮大弩射燕師矢下如雨集王
旗如蝟毛安闢縛樓高數丈安登望燕兵見戰勝大喜遂麾
諸軍力戰 成祖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之急下
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鄭指揮鄧戩陳鵬等
皆被執安傑還真定 己酉燕兵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
大名 是日貽書 成祖語以譎作泰子澄可罷兵不聽上
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
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寀寀不敢違
越皆緣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
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餙臣
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俾府庫之財擠臣一
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噭訴於天天居甚高邈無見聽
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
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賴
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閔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無
自摧衄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
民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遍野嗚
呼寃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柬誠懇欲籲天地籲祖考冀
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奸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
安宗社以全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奸臣泰

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拜忭有更生之
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
可以談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
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蓋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
釋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即以諭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
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奸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
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
非出誠心而奸臣始為退避之計以彌我耳然我豈可輒士
他以來于就擒乎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
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
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
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雖誠待下誰不悅
從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實仍用奸臣之計此非獨欲撤
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奸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
但試察其所言所行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為乎惟陛下明之
於心度之於理参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為悔
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
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
蘆溝橋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而
我固欲援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解而衆
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
卿薛嵓持報燕又為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至燕軍

中客散諸將士嵩見　成祖問上意云何嵩曰朝廷言殿下
旦釋甲衆即旋師　成祖怒曰是給我也嵩惶恐不能對燕
將士諠言欲殺嵩嵩戰栗流汗伏地　成祖令護嵩而還翰
林侍讀唐愚士卒　夏四月嵩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
惡之曰此為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
道　成祖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覽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罷兵息民雖臣將士有不
能無疑於奸權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欲戮陛下之仁矣而嵩
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
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鬪而況欲求兼略不見捨
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
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嵩之

來往從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為
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
至親也今為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
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嵩歸必能詳達
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不敢不聞伏
伏惟廣明睿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社有保全之望臣
無任戰慄俟命之至上覽書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同
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乃諭意孝孺孝孺對曰陛
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令
軍聲大震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其言勝等繫下錦
衣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
政按察使　六月辛酉　成祖遣李遠等南掠餉道壬申遠

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餉萬艘河水盡熱魚鱉皆死漕卒
散走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袁中伏敗績
敕觀海衛指揮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己丑彰德守將
都督趙清與燕兵戰敗癸巳燕兵破尾尖寨　丁酉平安襲
擊燕將劉江於平村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燕世子
書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役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
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三郡
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時伺世子孝孺言於帝曰
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
曰善主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

不啓封并安至　成祖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
成祖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
書至　成祖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
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
平　成祖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勅
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超世
離俗為事近代以來僧道之士貪饕厚殖甚至田連阡陌本
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求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
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負遺像而教亦
隳為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乎
蠧蝕教門致使訕毀罪什貽累源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
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亦僧

進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尽入官有佃户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户者均給平民如旧田不及令定数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告言皆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丁應丁從並免其有自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者聽其本教衙門自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入有司理訟者不許仍服僧道冠服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教門榜文當申明遵守教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世冠尚呼多蔵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滅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兹定制永底太平　定銓選法通類從奏附選　八月丁巳　成祖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

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丁丑　成祖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是月老樞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材及年未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隷廣西　九月甲辰　成祖攻定州省恭城縣降平樂府為州　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　成祖自定州馳还兵等列陣嵗眉山下燕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　成祖还北平　是月翰林修撰王艮卒　十一月遼東総兵官楊文圍永平燕将郭亮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将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縫粗通燕冠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成祖復出北平　置神武中錦川鎮淮衛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初置鑾沛單民指揮司　詔禁内臣出使侵凌吏民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録用後留士奇於翰林以程通為遼府左長史龔恭為礼科都給事中　是歳太祖高皇帝實録成　改程本立為江西蕭政按察副使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趙從陳洽為文選郎中　以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僉事充参將率偏師北進

壬午建文四年春正月德州裨将都指揮葛進率步騎万人為先鋒渡滹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敗平安率兵十万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衛水　成祖攻破東阿東成遂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燕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　庚戌燕兵攻沛縣指揮王顯降燕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置泗州英武前衛　是月

晦　成祖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南餉卒遇敵于鄒縣潰走　甲戌　成祖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改向武都康州直隷廣西省武林縣入富勞　更定勲階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參忠等齋訓導二人　三月甲申　成祖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為先鋒追躡之　壬辰　成祖過淝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　平安等兵駐宿州燕將譚清断徐州餉道　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于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　成祖督戰急幾為安親所及安馬

竢州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擒 成祖得所裨將丁良
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且還北平平安諸軍營小
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欽兵
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
麥觀隙而動 成祖不聽朱能鄭亨入力言渡河非計諸將
多不肯從 成祖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
左 成祖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
安燕軍中益懼 成祖數日不解甲矣 丁丑平安營於靈
璧燕遮其餉道何福等出壁來援敗績辛巳大戰又敗績左
右副總兵都督陳暉平安右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
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
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
福走 吐蕃恐陷保帝所 五月乙丑 成祖至泗州守將

周景初降 辛卯盛庸率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
成祖營淮北燕將丘福朱能潛濟出庸後庸走盡棄其戰艦軍
資 成祖遂渡淮至盱眙諸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
成祖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偹恐攻之
不克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斷舟不得渡遂
徑趨揚州 庚子 成祖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
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降燕
成祖遂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燕 成祖至儀真 詔天下
勤王曰燕王勞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
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
旅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遣刑部侍郎余 礼部侍中黃

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督以通[illegible]入援召
黃子澄還 蘇州府知府姚善寧波府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至 成祖所議割地罷兵不聽 是月遼東
兵潰於直沽 理問徐謙縣丞衛建使燕還以為衛鎮撫軍
前屯遣 初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 成祖至浦子口諸將敵庸予迎戰敗之
成祖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遂起被甲伏識見
高煦撫其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諸軍小卻上急遣都督僉
事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燕 乙卯 成祖遂渡江盛庸
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成祖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
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庚申 成祖營龍潭上遣景隆都督
王佐尚書茹常至龍潭再議割地罷兵分遣諸王守京城諸
城門景隆等見 成祖伏地納款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上

成景隆等歸言 成祖必欲得齊泰黃子澄輩上令景隆等
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惶懼不敢行上
令諸王與景隆偕行 成祖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
諸王歸上會群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
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遣魏國公徐輝祖開
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
為燕遊騎所獲 乙丑 成祖至金川門谷王橞開門
成祖遂入城上手誅徐增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景隆不果諸內
臣謀言不如遜位去須臾宮中大起傳言帝崩 成祖為發
喪治葬翰林大學博士方孝孺等不屈死之夷其族 成祖
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改洪武有三十五年式

曰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為僧入蜀或曰去蜀來入滇南常
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正統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
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
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為我衆聞之咸然聞於朝乘傳
之京師有司皆以天礼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
封不樹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
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
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猶
能道之或曰帝之生也頂顱頗偏
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髡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啓以故遜
為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穎能為詩
高皇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龍
不敢吞帝曰必免于難

論曰余好問先遜建文君時事皆為余言建文君寬仁慈少
好文章礼樂不喜任肆法操切人比即位得方孝孺齊意行
周官法度輙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意即有敗狀
來聞亦輙謂直多發兵盪平在旬朔間耳諸大將統重兵北
進者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戰而潰余至建業
聞之江上老人曰 成祖乃天授建文君何左建文君金陵
詩曰是日東興看晚晴蔥蔥佳氣滿金陵礼樂再興龍虎地
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
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
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遂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
敲笑看黃屋寄檯樓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
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
羣烏早晚朝

建文皇太后

懿文皇太子元配常開平王女太子既立 上念王有大功
早卒遂冊其女為王太子妃先太子數年卒謚懿敬建文君
即位追尊為孝康皇后靖難後從稱懿敬皇太子妃太子維
妃呂氏生建文妃父本壽州人士元為元帥府都事洞下歸
附為中書掾史累官吏礼二部尚書出為都轉運使終太
常卿本無子洪武中卒建文君即位尊妃為皇太后靖難兵
入金川門遣人迎皇太后太后至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
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建文君遜位去建文四年七月
隨其子數悲王允熥居太子陵

建文馬后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冊為皇
太孫妃建文君即位備金冊金寶冊為皇后壬午六月上遜
去后闔宮自焚

懿文四子

虞王雄英懿文太子長子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卒追封
虞王謚懷葬鍾山令侍臣素服步送
吳王允熥建文君弟懿文太子第三子洪武十年十一月生
三十一年封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靖難後封廣澤王
居福建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以不能諫正建文君降庶人
永樂十五年卒命以礼葬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居鳳陽者但

有庶母楊氏及妹奶老婦五六人時有年八十者

衡王允熞洪武三十一年封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降封懷恩王居江西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廢為庶人

徐王允熙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降封敷惠王從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王懿文端謹 上憂之未遑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火起焉什地卒年十六謚哀簡

建文君二子

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 上曰十月晦月日皆終不喜三十一年建文君即位立為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七歲矣莫知所終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建文君遜位靖難後號為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 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賢贊曰是帝心也請於 太后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世傳 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媼教之拿 成祖衣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饑殺孩兒矣 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牽衣哭者

成祖育諸宮中未詳

遜國君紀抄 終

遜國臣事抄目錄

第一卷 死事傳一

○首事并諫死者六人

誅國死者二十人

第二卷 死事傳二

○戰守死者三十人

唐子清 沛縣主簿　黃謙 典史　松江同知

第三卷　死節傳三

守義死者廿五人

盧迥 戶部侍郎　黃魁 禮部侍郎　周璿 僉都御史

盧原質 太常少卿　廖昇 太常少卿　鄒瑾 大理寺丞

周是修 衡府紀善　王艮 翰林編修　陳繼之 給事中

鞏永　龔泰　黃鉞

魏冕 監察御史　曾鳳韶　謝昇

甘霖　宋徵 東人府經歷　牛景先

王良 浙江按察使　程本立 江西副使　陳思賢 漳州教授

王省 濟陽教諭　劉政 舉人　儲福 戍卒

東湖樵夫

第四卷　死事傳四

事後圖報死者一人

景清 御史大夫

幽隱死者二人

徐輝祖 魏國公　梅殷 駙馬都尉

論逮死者廿四人

耿璿 駙馬都尉　耿瓛 都督　廖鏞 都督

陳質 都指揮　胡子昭 刑部侍郎　茅大芳 都御史

司中 僉都御史　劉端 大理右寺丞　王高 大理左寺丞

葉希賢 御史　董鏞　鄭公智

王玭　巨敬 戶部主事　黃彥清 國子博士

李文敏 四川按察使　鄭居貞 河南參政　林嘉猷 陝西僉事

葉惠仲 知府　黃希范 知府　張倫 指揮

倪諒 千戶　周拱元 府鎮撫　蔡運 貴州知州

事後自盡死者二人

張洸 吏部尚書　毛泰 吏部侍郎

第五卷　隱遯傳

徐垕 刑部侍郎　彭與明 大理寺丞　程濟 翰林編修

韓郁 監察御史　劉伯完 欽天監副　胡子義 山東參事

王琎 寧波知府　孫鎮 衡州知府　梁田玉 郎中

梁良玉 中書舍人　何中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中節　郭良　劉亨 武進縣丞

周縉 永清典史　高賢寧 濟陽生員　龔翊 金川門卒

雪菴和尚　河西傭　川中補鍋匠

馮翁

第六卷

外傳上

耿炳文 長興侯　盛庸 歷城侯　平安 平羌都督

卜萬 大寧都督　潘忠 都督　徐凱

瞿忠　王濬 指揮　趙琛

樓璉 侍講　吳亮 太監　常昇 開國公

吳傑 安陸侯　吳高 江陰侯　董倫 禮部侍郎兼學士

孫岳 都督僉事　徐安 鄖陽知府

外傳下

沐春 西平侯　高遜志 少卿學士　唐愚士 翰林侍讀

錢芹 行軍斷事　宋燁 翰林學士　王紳 國子博士
王鈍 戶部尚書　嚴震直 工部尚書　鄭賜 工部尚書
王景 侍讀學士　張顯宗 國子祭酒　王達 翰林侍讀學士
薛嵓 大理少卿　李得成 尚寶司丞　尹昌隆 監察御史
劉貞 都督　趙清　馬溥
楊文　袁宇　陳[illegible]
房昭 都指揮　唐穗　孫狗皮
葛進　湯宗 北平僉事　葉砥 廣西僉事
劉有年 太平知府　羅義 [illegible]

遜國臣事抄題辭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群臣封事若干通命解縉等檢
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悅服然車駕初至京
師有不順而效死于建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太常寺少卿
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衛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
良沛縣知縣顏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
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
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又曰
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劉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
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錢習禮為練子寧姻為讐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為白
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劉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
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
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居維追廢猶書其從曰崩當其在位

循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
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哉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
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
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章奏數上以病不果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
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忠尚所在非不自懲念其忠於所事嘗
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
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

駭罵恭蚩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頃 敬
皇明睿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
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瑋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部
議未上
上因召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
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諷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
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為陳說耳
上色霽明日上議亦不罪僎
隆慶六年七月詔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

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
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厲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
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
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卹錄 汪宗伊曰夫人
臣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建文諸臣成仁取義之死靡他然當
是時何忠臣義士之多也 太祖用夏變夷彝倫攸叙福壽
死事於元中國將夷狄之也乃禮葬之至秩祀焉所以培養
天地之正氣者至深遠矣已己卯之際又何寥寥也今日
褒表既往正以激厲萬世獨覩風化之原其繩 祖武哉

王世貞壬午諸臣贊曰夫鐵公馮來堅之敗氣數不振之兵
氣騁弱為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糜碎縣無
小屈斯為最矣希直以天挺之才當八文之寄雖經緯未究
而黼黻已彰至於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泐日月長新
於少烈扎姚安陸之狀三吳毋諫文翁高遼州之策諸王奚
減賈傅其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矢志完節舍生成仁
無可譏者魏公繼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寧開天之勳仁孝
厚坤之懿豈直金庚繼衎亦將參夷五宗矣景公懷豫讓之
誠而不獲逞齊黃秉朝錯之忠而鮮爾成心無餘施國有遺
恨若張太宰小嫺於覽擊而終貴於雜縱可謂不遠之復未
盡處死之道乃其敷績湞荒飭躬銓部與建眉衡視瑞胥具
亦洪建之良臣也因附而贊之或謂不倭既叙靖難之勛還

表壬午之義達變者為傻則守死者為岁夫夫湯不以放桀
而奪洪淵之務光武不以崩崩而絀首陽之墨允況今
天子禹命伊始發祥煌煌舍俊夫之不寧識忠臣於板蕩扎是
宜替其辭曰賢禹吉成珠繻就絡飛龍利見神虬已躍波沸
九海搖倜十嶽
帝坐雖新　廟貌猶非子燕孫貽天無適莫神惟常享人乃歸
仁壺藥在野玄黄亦遵匪惟俊夫亦有祠氏莫輕匪竜以等
厥身寸心不廻五宗倏壓桓桓尚右高皇所器完瑕立堅鼓
敢為鐵大旻拉邈一本焉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辟彼隕壁
光完皖碎布直儒雄先民是程剪遏戎幟鋪張治平絕命長
哦翠日纏星流誼滄海建標赤城景道矯矯宣威濱池進秩
春宮寅清帝儀礎鏤鎖烹骨芬肉飴子孝父思求卞同辭有

斐瀾伯公車駿發衝斬蜱見職邁墨節飛繳淪琳揆湘擬屈
臣操松筠關儀霜月蹇蹇子寧著聲中外師臣夫律以寵自
解抗辭請執不愧司敗玉屑遺芬金川表烈英英卓公徹奇
履虎曲突能謀逆鱗匪忤歸誠故天流皆新主嚼舌孔壬乃
寔愛汝傻初長者赦替是勞御辱輿尸馮河殉要大方佐泰
毋忝祖焦入臺而殉卒以節昭於赫秋官有侯有暴暴司来
訪以燕事告庚潛六師無絕甬道斷舌餘聲扶心猶跳高既
宏識曾亦強辨賈傅請纓暮生飛箭妖鵬垂去蹈海終踐訪
魏雖壓狗隱曷變叔英讚芟乃甘食徹敍德為是周粟為非
是脩申雄在閣尋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良獎錢唐程到豫
章心無變諷道不移已毋如克一宣猷肢肱化美文翁剌同
果鄉鉞也苫土自流于裔外無員友內不辱親士糾猶吏徇

知酬有彥享純孝感親捐軀嗟此貞臣以及吉士封疆能死
社稷是衛楮白既周休求禹異寅迹文身不可過封皇皇魏
公氣如長虹灸心王室削欽椒風環亦貿奇出遊潘封從理
入口旨以餓死武寧不沒文成有子終有後先節無彼此烈
烈景后號踪尋獨山魁避名文曲徽象憤擬伍員俠肩豫讓
事進志畢形泯神王黍既受遺澄故家令削瀞朝土除旦子
孟竄遠心逆湖宮移姓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公為漢梁不
可支銘績鵰嘷衝框鳳池曾是浮沈大僇不拖捐心內誅竟
以完歸昭昭就湮冥冥可誣耳有口碑壁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龍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首陽獻色
我作頌詩有光明德

有事抗訴死者六人
張昺 刑部左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右侍郎二十八
年四月轉左建文君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
繼變古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厭之
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燕昺貴
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
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中使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紿中使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為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長防守遂懈二
人入至王門門者呵止衛從惟二人得入至端禮門內伏兵
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耳昺不
服死之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
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為備昺死友直
遂得為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子輩戚豚遠
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遁脫
文皇嘗見昺被髮為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家上涿埼在水
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謝貴 北平都指揮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
南都指揮僉事未幾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
法當死
太祖特宥貸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即位疑燕兵部尚書
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規燕府令其練兵即
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署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遍王
城盡棡端禮四門
文皇用張玉朱能計先擒貴貴死兵盡散玉等遂奪北平九門
彭二 北平都指揮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
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
葛誠 燕府長史
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靖難兵未起

文皇使誠入奏事覲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
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及詔讓燕
文皇稱病暑月圍火猶自謂寒張昺等入問疾誠密告昺王非
病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逮執下
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遣官校又令貴昺發兵誠為內應
文皇計擒昺貴并殺誠族其家
盧振 護衛指揮
盧振燕護衛指揮建文君遣燕官校令昺貴密約振為內應
文皇計擒昺貴并殺振夷其族
余逢辰 燕府伴讀
余逢辰字彥章掌國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將
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示以必死及起兵逢辰泣諫

死之
論曰肯爲身膺鈇鉞受國重寄既不能明敎睦之誼以止
親藩之討又不能咨周身之防以羅縛執之禍矣守王城
柵端禮並矣即困獸猶鬭而況勇智天錫者乎以侍黨邪
曾是不虞謂之淺謀誤國可也雖然天之所興時則違之
胥爲之敗天乎人也何尤若萬虞身爲王臣乃心帝室忠
矣至逆辰之死詠謂今之夷齊諒哉

誅國死者二十人

方孝孺 文學博士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
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烱烱如電日讀書
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官遊

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歎不得孔
子爲依歸從宋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
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時又
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粮家人以告咲曰古人三旬九食
窮豈獨我乎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皇太子錫宴故
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上聞之喜謂皇太子曰此
莊士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
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
會仇家得罪詞逮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

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
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
甚甚講經論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
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還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
學士與董倫侍經筵倫傾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
相大政議輙咨孝孺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
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書
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玉闌
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
獻銘作疑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
讀學士爲文學博士即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
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董衆堅守誓死社稷是文君
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使寥鏞兄弟召孝孺不肯屈 上令鏞撫伍
雲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
上慰繁從循遣人諭之日再三終不從及詔天下又召孝孺草
詔北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今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朕家
事先生何自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投筆於地大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罵且
哭
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慨然
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
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籍九族
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為一族誅之凡坐死
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死者從數百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

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
報宋濂卒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荊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恤
其孤與林右王紳鄭濟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
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深然之及
與政又慨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
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
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
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非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
先哲所未發者四方爭購得其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
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
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群臣
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
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燕師南
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
種子絕矣
上納之既至京遂召孝孺不屈因其有滅十族語大怒囚于獄
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次收捕其族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
為動乃盡殺之時魏澤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
護使免于辱且資以行貲又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
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有詩
云箇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
猿望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
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澤字彥恩溧水

人官刑部尚書
謝鐸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追於愚菴實開而知愚菴
之子是曰正學益擴而宏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叱起立謂莫
敢比心實希聖自觀欲然銘鑑書紳雜誡惓惓家人有箴
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于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禍
孰忘禍福死生歷求遠元士氣益下有從古初不在作者
彭韶詩曰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嬿隙日以開讒言巨
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泰常輕佻故無匹
蹤跡頗叔文論時時造膝一旦削侯王匈惶何太迫　人
臂大體國寡此為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投慄齊公為司
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樞機貲寡匀又有黃門陳自

少稱英特之死天靡他鳥鐵甘如畫所貴賢士模為殷矣
足恤後來奸佞偽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齊泰兵部尚書

齊泰應天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
禮部主事會震誣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
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
冊進簡要詳密大上奇泰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
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
跡間我也嘗使燕燕賂泰泰受歸請為兵備建文居益倚重
遜國臣事抄

泰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
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建文元年三月泰遣諸
將抽邊北平兵屯諸關要而密約張昺謝貴從中俟發時世
子及兩郡王皆在京泰欲收之黃子澄曰事覺則彼先發有
名莫若遣歸使無疑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已而貴
昺事敗見執靖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
輩討論周官法度廢便殿弄柔翰詔闕外事一付泰泰遂移
檄指斥削屬籍武難之泰悲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靖難兵
遂以誅泰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
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亦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監督
諸軍泰以谷王穗涵師遁還處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之
遂邊王至寧王竟不至事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欲那不
可任二年靖難兵日進遁淮泗議泰子澄官水解兵李景隆
書予燕謂齊黃屏竄避荒可息兵歸藩
文皇曰此緩我也不聽進兵益急尋召泰未及還金川門開建
文居遜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之籍九族高墉等二十六戶從兄弟欲宗等皆死
叔時永階彦等謫戍兒雨六歲給配赦還令其子孫猶存故
居為鋪舍人猶稱尚書鋪云
仁宗時以齊黃等外親戍邊者家產荒廢勅兵部每家存一丁
戍所餘放為民給還田土嘉靖中知縣謝廷讚為祠祀泰五
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黃子澄太常寺卿

遜國臣事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
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中京闈鄉試第
二明年舉禮部第一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陞修撰
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官至太常卿建文君為太孫時坐
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
強盛卒底滅亡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
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
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
權泰欲先燕子澄謂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即剪燕羽翼而
燕可圖及從周執齊湘自焚岷降為庶人且詔讓燕建文居
以為子澄切襄貴之

文皇上書救周子澄奏請逮坐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
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請難兵遂起及秋炳文諸將相繼敗
北還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全盛兵強
食足區區一隅安能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旦
夕且成擒矣子澄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凡鄙懦戰
輒敗棄其師逃召還京入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覩
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勵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
江淮諸將逆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
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
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長何日見
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請難兵至淮上建
選國臣事抄 十八
文君不得已逐子澄且容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建請
難兵抵江干以姚善言始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子澄
走蘇州為太倉百戶湯華所執
文皇責問不服死之族其家從子文富福遠等皆死九族謫戍
者四百餘人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
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袁州祀子澄鄉賢祠

鐵鉉兵部尚書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 上屬鉉立
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
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請
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斌統兵高公宗參軍張都
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
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日適矣今登
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
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
候
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板橋乃遣人請 文皇入撫諭
文皇渡橋至城下城門闢守門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
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服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
選國臣事抄 十
不可動
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者詬罵 文皇大怒攻
益急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北師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
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華
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逸者稍稍收
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
置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駐於德州城
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

北兵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逆而擊之以
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隔問勞苦述賊虜歌
激發忠義未幾靖難兵攻東昌鉉援之戰城下大捷進文右
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賜
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餞衆內小河之捷中原
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執鉉至不肯屈且背立令
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令爛其肉納口中鉉嚼而
咲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食之有何不甘磔碎
其躰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
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康二習匠尋皆死

遜國臣事抄 十一

陳廸 禮部尚書

陳廸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有賢
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百戶廸
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代郡草萬壽
賀表
太祖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修十八年
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捕煌拜益民德
之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
煽亂廸率士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
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允尚書鄭沂奏徵廸為禮部尚書建文
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有旨集議廸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
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錄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言近民家業既喪且恐公私逋負失令不邺必攜聚為患宜
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
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免倭靖難
兵起上疏陳大計與齊泰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罪惡
損國成廸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廸責問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
就戮將刑割鳳山等鼻舌熱熟食廸廸吐唾益指斥遂供磔
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河山帶礪
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
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詔釋
廸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
辰郡守涂觀復於廸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

遜國臣事抄 十二

郎中李默請判寧國復置祠祀廸郡人私謚曰靖獻

練子寧 御史大夫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
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還臨汀頗安
二府通判子寧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曰千山蔭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與金少保相友善謂
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
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
不顧忌諱
太祖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
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
賽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特見信用景隆奸邪懷異

志慶敢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
首言此實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
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
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
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
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棄市者一百五十
人姻戚遠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為鄉人所
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來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
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川
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於世

遜國臣事抄
黃觀 禮部侍中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敏穎
究學元侍制黃冔冔死節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
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策戒衆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
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
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
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
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李陽河聞建文君遜位度事不濟乃
衣冠東向再拜自沉於羅剎磯下舟人急鉤之僅得琢綠縧
帽云所司籍錄觀妻翁氏暨二女給配象奴奴索釵釧出市酒
殺翁急攜二女出通濟門先擠女于河遂自沉死後瞬觀尸
不復趨有歷之者遂族觀家且逮其姻黨百餘人繫獄其端
成造徵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途有老卒朱敵
者給事部中亦以觀累戍邊歎故為諸生嘗從觀游仁問舊
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
以侍　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
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粵守恩於觀故址
立祠祀之或傳故侍郎泰州儲巏家藏有觀集尚存

卓敬 户部侍郎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生而秀敏七歲嬉戲相工曰此兒
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
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縱之乃黑虎也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户科給事中後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遜國臣事抄
改元士尋又改為士源又復為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
乘多僭敬來聞為言此賈生所謂姅也
太祖笑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耳用陞宗人府經歷進户部侍
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
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冝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
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
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
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卓嘗抑姚廣孝
文皇執敬欲之而憐其才曰敬欲從朕內地建文若聽其言
則干戈息矣姚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衆
底探物耳使敬言用上豈有今日哉乃殺敬敬臨刑從容嘆

曰燮起宗親略無經畫歆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發多所建白美丰姿善談論凡
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窮究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有遺書
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

侯泰 刑部尚書

侯泰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力主抗禦
督餉山東會濟寧不守輜重陷沒還官建文四年入出淮安
總軍餉得便宜行事京師告急泰行至高郵與其隷上高弟
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十日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
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遜國臣事抄

十五

暴昭 刑部尚書

暴昭山西浮山人洪武乙丑進士為北平參政時防藩府甚
嚴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請預為之備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
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出亡被執
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郭任 戶部侍郎

郭任鎮江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至戶部侍郎
調兵食軍興不乏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
成除惡不去其本臣以為過也夫今日儲財粟以備軍實果
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
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
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陳性善 都御史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進士
太祖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陞翰林
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繹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
象玩占石室中從繹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繕錄性
善與焉
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
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為死矣
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
使韓宜可隷籍性善薦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
遜國臣事抄

十六

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
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行未
竟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
備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
靖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彥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
赦還

胡閏 大理少卿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征陳友諒至鄱
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也對曰里中儒

主胡閏
上識其姓名洪武中薦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也授晉
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
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之籍家子傳道
論死傳慶謫戍遣一女得釋歸貧甚無依鄉人饒還餞救曰
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為請初提學副使邵銳知之學宮
王叔英 翰林修撰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
興楊太中蒙見大方孝孺林右拉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
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
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略曰天下之事固有行
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
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
遜國臣言抄 十之七
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
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
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為翰林修撰
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爭曰審
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
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元
氣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脉胃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
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建文君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
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貳
心矣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尚後舉已而知
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
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飧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
所見良獨偏高踨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
希賢人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
慚於後世陳瑛簿錄叔英妻金已自經二女皆笄就錦衣衛
獄俱赴井死叔英將死時遺書天台道士盛希年瘞我祠山
麓希年收瘞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
曰嗚乎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植表
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
遜國康事撫 十八
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
渼泉上叔英以孝行稱好獎拔善類楊士奇其所薦達也方
孝孺嘗稱其五言溫粹文章數瞻紆徐有作者風士奇言叔
英學醇行正乎道臣道修身無一毫之苟云所著有靜學齋
集
戴德彝 左拾遺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
編修三十年與張信拉陞侍讀
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
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宜以
古人自期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後改監察御史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以直諫聞靖難

兵起興方黄蓋兵事請削後不屈死之族其家

王度 監察御史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學爲鄉里師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兵起度與齊黄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總兵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又用事忌庸所疑度庸稍疏職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死年四十七

高翔 監察御史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我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

（遜國臣事抄 十八 十九）

文皇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没其産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塋雜大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高巍 參軍斷事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巳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山東河南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訐姪代從建文君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高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啓王上齊三代分弟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産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畜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多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吴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衛中國而屏四裔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我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吴楚潭湘齊兗吴楚潭湘分封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服順者哉修身齊家實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君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參贊李景隆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

（遜國臣事抄 二十）

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慶士臣某上
書燕國大王其詞曰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
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
有聖明居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
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
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昔周公聞流言即避
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
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
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

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奸雄豪傑鵲集無
賴因時乘釁率衆敵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
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
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
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
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
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
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
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恃倖悖事恐與伯夷叔
齊泰伯仲雍求仁遜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

論為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
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惜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
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
收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
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
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炎葉以雲聯
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謨大參宋
公之周旋掠陣依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椎吾道王
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背播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致矣京城破巍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
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也

劉璟 谷府長史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
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
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謂璟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
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為職爾無如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
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德府謂侍臣曰谷王年
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
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兩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
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
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

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
不聽璟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斃璟踏破冰跳躑
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
鄉至涿州遇璟與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與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
君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
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簒字下詔獄徽髮自經死法官
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
肖像配享文成祠

程通遼府長史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嗜學不倦父喪廬墓哀
毀妻子至不相識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走闕下上書
請還其祖詞極懇惻
上憐而釋之洪武二十三年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
建發策通對稱旨除遼府紀善二十四年從王閱武臨清明
年從之國遼西靖難兵起從王浮海來朝進左長史從之國
荊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輒辱之朝廷遣人至荊州通上
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即位綱入貲留侍為錦衣衛指揮使幸用事乘間言通曩
有封事指職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
十畝遺書數百卷貽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
旁及

論曰

聖祖驅逐胡元基置強藩以固磐石然不虞尾大之累非智不
足也國維補救存乎其人焉耳建文諸臣不務敦睦展親
之誼而翦除是亟豈其有不得已者邪蓋人擅兵戎勢鈞
主斷未有可與久者也然遣帥未得乎師中物情多疑於
覬望恃此而欲力蹶英傑追蹤姬條其將能乎故焚宮之
慘雖曰天意而謀之不臧不終無也分宜致慟於誤國厥
有自矣噫誒臣之死靡他甘赤族而不悔則不可謂非忠
也

遜國臣事抄第二卷

戰守死者三十人

馬宣 北平都指揮使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請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求走薊州起兵而還戰遇請難兵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褒恤宣家

朱鑑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請難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加恤典文皇檄中謂爲毀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宋忠 錦衣衛都指揮使

宋忠錦衣衛都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

遜國臣事抄 廿五

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弁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羌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視傳道四川建文元年三月敕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閔童者素驍勇忠遣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

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激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忠敗奔入城被執死之子讓鎮南衛指揮使請難後謫戍邊賜死時年十六

彭聚 北平都指揮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請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撲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余瑱 北平都指揮使

余瑱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閱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遜國臣事抄 廿六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戍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

楊松 都指揮

楊松積功官至都指揮勇果敢戰請難兵起耿炳文使松爲先鋒屯雄縣北兵圍雄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城破松死之

李堅 涞城侯

李堅河南武陟人父英開國有功爲驍騎右衛指揮僉事力戰死烏撒贈指揮使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陞

驍悍濟北平建文君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
左副將軍從長興侯北進遇靖難兵諸將謹備西北靖難兵
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興侯大敗靖難將丘福又攻子城堅
出接戰互有勝負封堅滦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已而
兵敗滹沱河薛祿引槊中堅墜馬祿揮刀直砍堅堅大呼我
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
成祖成祖謂爾至親今至此棄何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
故特宥苗嗣侯公主[illegible]瑞徽詰恭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公主至宣德初卒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莊弟成為中都留
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陛世南京衛指揮使

瞿能 四川都指揮使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
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
督徐司馬為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
木兒又副涼國公藍玉破賊雙狼寨建文君即位從李景隆
為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彰
義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為備二年四月白溝
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眾北兵遂卻能與北平將房寬
接戰寬敗
文皇馬阻于隄幾為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大風起南師陣
動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死或
曰能通之子也

楚智 都指揮使

楚智驍將也洪武中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歷陞都
指揮使守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趣奮
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莊得 部指揮使

莊得洪武末為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
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得全勝庸戰夾河
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來暮掩擊得力戰死

孫泰 都指揮使

孫泰都指揮使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
射者並射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皂旗張 部指揮

張皂旗者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靖難
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
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遜國正事抄

俞通淵 豹韜衛指揮使

俞通淵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虢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
通淵以父兄故充恭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功陞督
府僉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八萬尋轉餉江西充
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多封越嶲侯統兵
討建昌叛賊城越嶲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元年召
見建文君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從大將
軍與靖難兵敗戰有功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死之
勅葬聚寶山子翊先卒次靖襲二年卒次瑞優給錦衣未幾
卒靖難後家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建文時諸將校多失世
官也

宋瑄 府軍右衛指揮使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之靖難後晟以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陳植 兵部侍郎

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忩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遜國臣事抄 廿九

文皇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喪葬于白石山植宗人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王彬 監察御史

王彬字文質兖州東平人洪武乙丑進士起家為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遣吳王招諭揚州彬與指揮崇剛堅城固守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文皇至天長執彬剛以獻彬不屈死之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崇剛 指揮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鷙有膽畧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徐政張本開門降縛剛見
文皇不屈死

姚善 知府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魚寨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唱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染元俗侈靡違式繩以重法嚚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猛允協時宜數造請

遜國臣事抄 三一

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四嚮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西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贈米命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歡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仕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

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
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於是密結常鎮嘉松
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
芹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
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
濟危者又豈散地不用今事已很俱須急召之遂復召還二
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
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
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太倉鎮撫陳斌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
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隨母給配保兒
習匠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

遜國臣事抄　卅一

陳彥回 徽州府知府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彥回
謫戍滇南弟彥囦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
彥回與祖母郭俱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頗
貧不能歸住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
丞于中和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學
訓導考績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
太祖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
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
賞是冬郭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衰絰赴闕疏乞
復姓正名籍建文君怒罷之尋復其官奪服治徽除彥囦戍
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詳襄事蒞郡乃塟郭徽郡北十里北
山之陽彥回視事每日必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其山為太
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事平被繫爭以大義
而死十月十五日也籍其家

楊本 衛鎮撫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蔚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通法建文
元年十二月募才略之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鎮撫時
兵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覘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
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道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
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
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
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團瓜我業種

遜國臣事抄　卅二

得熟乃被別人摘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
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忌君虐民者不可
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
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
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
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乞假臣為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
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
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

夫本逆帥孤軍衝出被擒繁北平徵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發力
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曾濬 衛鎮撫

曾濬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
降不肯輒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死之

徐讓 衛鎮撫

徐讓山西布政司理問不知何許人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
賚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建文四年五月還授衛
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衛健 衛鎮撫

遜國臣事抄

衛健山西孝義丞不知何許人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與
徐讓同應募使北平不屈健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聽還授
衛鎮撫與讓並赴軍前差遣後戰歿

卅三

向朴 獻縣知縣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
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材以朴應詔授
獻縣知縣時兵荒後朴闢荊榛教民農桑流移復歸靖難兵
南徇獻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為保障計兵
入朴懷印綬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葬道左嘉靖間祀朴鄉
賢祠

顏伯瑋 沛縣知縣

顏伯瑋廬陵人名球以字行唐魯公之後也孝友婣睦鄉黨
稱其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李景隆
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民不告勞三年
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
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
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邸
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
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
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
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
憾望來民艱達旦明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
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
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刎以從珏脫走胡

遜國臣事抄

先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関外友人晏璧與伯瑋同郡官於
徐因為傳其事言伯瑋談誦慷慨練達機宜稱賢長吏語云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
里之命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為伯瑋起
墳塋立祠祀之戶貟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
沛百里堅守孤城誓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
子亦刎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為
孝照耀青史

卅四

鄭恕 蕭縣知縣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
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生徒數十人
講論經義高風勁節一時欽嚮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

未幾擢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戴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怒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
子濂泥姪溫汲謫北平種田邑祠祀怒及其二女

鄭華 東平州吏目

鄭華浙江臨海人字思孝洪武三十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覩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遂州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走去華獨率民吏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唐子清 沛縣主簿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邊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黃謙 沛縣典史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典史果敢能戰下顏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之謙不屈而死

松江同知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搒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兵悉恩遺義
文皇既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論曰安覽事君有死無貳分也建文諸臣戰者死行陣守者死封疆若瞿能王彬輩豈不烈烈稱丈夫哉然革除之際史冊失傳據所考見僅僅如許湮沒弗錄者固多矣

遜國臣事抄弟三卷　　　　死事傳三

守義死者廿五人

盧迥 戶部侍郎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迥跡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價折節於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黃魁 禮部侍郎

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為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愛之靖難初魁不屈死之

周璿 僉都御史

周璿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子豐兒皆沒官

盧原質 太常少卿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浙江寧海人父中毋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弟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雛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外艱賜傳命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居屢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廖昇 太常少卿

廖昇湖廣襄陽人以學行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
太祖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初修
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王景彰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與志副總裁對
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
理副楊士奇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
本立等爲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嘗請難兵事語
多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遁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
史陳瑛奏昇不順天命宜追戮詔勿問

鄒瑾 大理寺丞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
才敏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
右寺丞與魏冕歐約降者靖難後自殺詔夷其族或曰四川
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縣學教諭遷監察御史歷
陞都御史死建文時

遜國臣事抄 卅七

周是修 衡府紀善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
學訓導入見 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帝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
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
衡王者建文君弟也是時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
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職用事者誤國用事者
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
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
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年四十九是修內負外和孝友忠信
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瀟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
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贍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識集義論語類編廣衍太
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蒭莞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
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爲覲感錄蓋無愧其言云士奇嘗爲是
修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與若父同死今誰爲若父傳者侍
郎何孟春曰 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周是修也
李天達公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輩初亦約
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其後雖有王魏節常不能蓋斯愧矣

王艮 翰林編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
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
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

遜國臣事抄 卅八

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曰吾不可復生
豈能復顧汝等服毒死建文君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
祭子脩亦首舉于鄉云靖貫皆事
文皇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
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
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
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君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
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
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
水人

陳繼之 給事中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言江南

僧道多占膄田請人給五畝餘以佃民從之靖難兵起建白
多不遜發除增壽陰謀靖難兵入城死之艇之父秀母黃謫
戍甘肅道死子徽仔妾姚女進奴京奴没官弟余翔等悉戍
邊

韓永 給事中

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山西浮山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
為戶科給事中永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
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之

龔泰 給事中

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躬教之遂就外傅
日記數千言長自刻勵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
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
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迁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泰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携幼稺歸否
則俱溺井無辱也俄宮中大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藉得釋太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 文皇
怒立命軍卒剉其屍泰遇事剴果有為以孝友聞居邑時狂
人擲泰池溺幾死問其病狂弗校鄉有巫言人禍福輒驗泰
至不能出一語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仕或謂泰縋下蔽其死蓋仇者為之

黃鉞 給事中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里人楊溪家藏書萬
卷鉞每借讀溪舉以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溪乃令就藏書所
讀之三年盡其書溪子福與鉞為友鉞以生員薦除宜章典
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
左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三年父喪將歸方孝孺弔之屏左
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令雖
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
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士風然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
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我馬至此而禦之晚
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
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
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
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裝畢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
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

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或告鉞善款服已
得宥鉞即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眖善果死吾
將下報希直遂後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
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
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
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藉藉
言且併籍鉞家親族悲驚伏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
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斂
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屏虞

魏冕 監察御史

魏冕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
至徐增壽約開門降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

毅朝晃及鄒瑾大呼請逮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
明日宮中火起或謂晃宜急迎附晃毅色厲聲曰使吾臥臣
節必不為時所用余何徒自壞也靖難後晃自殺法官請追
罪夷其族

曾鳳韶監察御史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三十年進士建文初為監察御史
會藩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
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
親勿問靖難兵逼議遣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
慨請行姚廣孝勸却其書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
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
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

死之得宜可以含咲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
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謝昇監察御史

謝昇徐州沛縣人當建文時為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夜
効劳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兒俱戍金齒衛

甘霖監察御史

甘霖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為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
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死之子孫相戒不求仕至今徽
猶正德中知府胡續宗祀之鄉賢祠

宋徵宗人府經歷

宋徵不知何許人為宗人府經歷建文時上疏請削罪廢宗
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
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牛景先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
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以逃官逮景先妻妾發教坊
司

王良浙江按察使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間燕
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
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居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執使者
將斬以徇為衆劫去良乃集臬司諸印私第嗟歎者久之妻
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餽良食抱
其子欷歔如厨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斂妻畢即列薪于

户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託諸外
藺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
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燧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
戊寅浙江按察使諸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為
祠祀良

程本立江西副使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從杭再徙崇德今析桐鄉本
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敦行
誼為臺論薦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執手告本立曰
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
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

朱克修造詣益深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八年除秦府引禮
舍人同秦晉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榜幣姓糧去十三
年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
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往雲南
會思可伐煽誘百夷為逆二十一年本立單騎入夷巢諭順
逆利害諸酋落感感說歸附是冬諸夷復変落帥沐英張紞
屬本立行縣與兵事且撫且樂本立誓以死濟萬弍不避險
難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武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為撰碑記述功德三十一年
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
政事宜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授四品散官食正七品俸建

文三年坐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
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城自縊死本立所著有吳
隱集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於閩

陳思賢 漳州教授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暮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教授以忠
孝行藝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
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
鄒君默暮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
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
邵銳立祠祀之

王省 濟陽教諭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
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淺親老乞便養得游梁教諭
母喪起復除睢陽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
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
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
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妙適即墨主簿周鳳
岐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使人訪遺骸歸葬後有司祀
之學宮子貞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獄中

劉政 舉人

劉政字仲理蘇之長洲人父有經學為沛學教諭政聰敏力
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圻府士千五百人題命論
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孝孺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

是科中式二百四十人政第一靖難後殺孝孺政悲憤不食
死

儲福 戍卒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
義建文末攜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挨構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俱挈
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殺逆之人在
舟中日夜泣不穀竟不食而死母韓長范為營地葬之范時
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
不欲聞之姑也有聞其寡者欲娶之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
婦也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潤水邊浣衣見其傍叢生若蘇席
草因取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為廬于

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還不出土人義之即其廬葬為庵
集尼居之名崇孝庵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
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建文安在或曰焚宮自去矣樵夫
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論曰忠義天性也若王艮之憂國而前死是修之聞變而
死經豈有所迫哉他若黃鉞曾鳳韶輩以斐詠王艮程本
立以廉察下逮校官葉子走卒樵夫咸感憤自殉視死若
歸非天植其性烏能若此鄒瑾魏冕昌言擊奸旋乃自盡
不嘗時爷可謂善廢死者竊疑希直以彼傑特乃俊幾死
以千刑書豈其情激之極必以一發為快而靡恤其他耶
吁可悲已

事後聞報死者一人

景清 御史大夫

景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倜儻
尚大節鄉薦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
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
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
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
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曾侍
是夏臺臣鄧文鏗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字訛懷印入科吏
疏為給事中所劾下詔獄尋宥之改金華知府建文初署北
平參議

文皇嘗宴之尋召還排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清
覬知建文君出亡也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人多
疑者清常藏利刃衣袖中謀行刺一日欽天監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急明旦清果衣緋獨先入朝候
上出殿門清奮躍前犯駕 上驚命左右執之得所佩劍清奮躍
嫚罵
上大怒命先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噴乃剝其皮實以草
械繫長安門而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
上夢清仗劍逼晨過清繫所忽索自斷清屍前二三步若欲犯
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拙伏其先塋又時入殿廷為厲乃
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論曰清之死蓋追迹豫讓者然讓所仇靳一晉卿耳清乃

儆萬來其難易又懸殊矣比死役精英迭見至以厖化此
紀傳所稱也吁亦烈已哉

幽隱死者二人

徐輝祖 魏國公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今名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
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會禮
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弟優者移吏部錄用輝祖嘗侍 懿
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事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
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嘗召對密言燕邸事八月燕太子太
傅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并留之黄子澄不可
輝祖密高煦有異志密奏他日必為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

弟增壽駙馬王寧庇之乃急遣歸俄瑀宗上變告北兵起與
齊黄偶費通謀議二年李景隆北伐輝祖師師繼之白溝戰
敗輝祖為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於齊眉山燕
將皆懼議旋師建文君乃召輝祖還何福遂以無援不能遏
敵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
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入金川門群臣勸進獨輝祖不屈 文皇親召問嘿不應
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
耳
上大怒削爵秩勒罷尋下獄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
輝祖與齊泰黄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
於國家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
嗣魏國公道給中山王之後祿輝祖長子辟迎保見賜名欽
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論居中都二十二年卒中山王四子次添福增壽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於北平壬午秋靖難
兵入金川門建文君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是年贈謚武
陽忠愍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

梅殷 駙馬都尉

梅殷河南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
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尤愛
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
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

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
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齧指血為書付李中使至殷所殷得書慟
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
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
招藏亡命私歷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
冬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誣殷自
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
瓜落二人齒斬之籍其家封成永新伯謚殷榮定初公主聞

上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曰為公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
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謂二甥曰朕不
念爾每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
襲孫純舉進士為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還居太平
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長女次適歐陽
倫倫犯茶馬禁死
論曰輝祖以世臣國戚乃心帝室其不貳忠於委之時者
可能也其不屈節於革除之後者不可能也可謂國之純
臣無愧夷齊者已梅殷抗師淮右為國圉事定赴召厰
惟親臣可以無死君子原焉卒受隱誅雖世網之不疏亦

、宵人之希寵者實成之也
論遂死者廿四人
耿璿　駙馬都尉
耿璿長興侯子洪武中為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
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璿為駙馬都尉掌前府
事璿勇悍有武略靖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
行璿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璿怏怏抱病時對公
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
樂元年春憂卒
耿瓛　都督
耿瓛長興侯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鎮江陰
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
間命兵從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
聽靖難後瓛論死
廖鏞　都督
廖鏞巢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
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庭靖難
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
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族誅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
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鎮撫司奏獲鏞
送刑部論死鏞弟銘鉞及從父雅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遼
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陳質　都指揮
陳質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允恭將守大同尋
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
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胡子昭　刑部侍郎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四川榮縣人富經術性方
介從學方孝孺游中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
導建文初以漢中府教授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
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十一日死之臨刑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侵初母郭皆
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
熊相立祠祀之

齊大芳　都御史

齊大芳揚州泰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或贈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註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渥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大芳志意㒰然教大和雖不亢不論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道書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閑中事業簫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被執死之子㒯重道壽文生㫖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遜國正前抄八　五一一

司中　左僉都御史

司中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建文時死事

劉端　王高　供大理寺丞

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永樂中遷右春坊司直郎進大理右寺丞應明執法十一年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外親棄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給事中大理左寺丞先是　皇太子奏陞高為戶部侍郎工以江浙人例不任戶部諭止之時皇太子愛其詳謹端厚欲亟進用之而未暇詢故事也

葉希賢　監察御史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入臺侃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全川門失守又訐落守門者靖難後坐逆黨死之

董鏞　監察御史

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時為監察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貳不力戰者糾舉劾之靖難後為衆所持謂鏞逆黨論死家從戍邊

鄭公智　監察御史

鄭公智字叔貞浙江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嘆公智數稱述河間求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監察御史史事精敢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遜國正前抄八　五十二

王琎　監察御史

王琎蘇州人監察御史永樂時以歷革除奸黨子孫棄市

巨敬　戶部主事

巨敬平涼人初為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為戶部主事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黃彥清　國子博士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十二月彥清為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君坐死并逮從子貫池典史金蘭奇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奇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或曰黃彥清本大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奮興復下皆劾命領兵力不足死之或曰王琎為黃

李文敏 四川按察使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初以奸惡棄市

鄭居貞 河南參政

鄭居貞其先徽州人父潛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類吴姿辭從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泰甫遊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試左參政三年史民信愛之永樂九年坐方黨死有閩南集閩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擔廷藁方孫因留居福州仏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群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便西飛去去秦関外岐山

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朝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寄孝孺云闕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論議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樽酒話西秦爲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缈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摛辭獨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負詠甘棠

林嘉猷 陝西僉事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從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詢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翰薦入史館爲史官累遷陝西按察僉事嘗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郡王素傾世子以古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諭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沮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之

葉惠仲 知府

葉惠仲初名見大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爲逆黨論死籍其家時年六十四

黃希范 知府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張倫 指揮

張倫河北諸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卒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死之

倪諒 千戶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也上變告逮燕府官校詔獄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產壯者戍康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周拱元 所鎮撫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請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糧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之

蔡運 夔州知州

蔡運江西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廉潔不諧于俗罷歸復起夔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論曰石論運死者二耿以椒戚二大理以失出蔡惠仲以指斥(作)戲倪諒以離間餘若廖胡林鄭葉多方氏弟子也然于時坐黨死者數百人逸弗著者多矣

節後自盡死者二人

張紞 吏部尚書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紞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參政陛辭

上賦詩二章賜紞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興儀經費程度悉紞裁定夷民孚說遠通奠安是時雲南寵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先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理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道逸日集闕下奉命紞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敕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紞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時名在奸黨中擇弗罪仍其官居月餘召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識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應議者直告朕無隱庶稱眾望老成之意紞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毛泰 吏部侍郎

毛泰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代王謙為左侍郎寒義為右而張紞為尚書泰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紞死泰亦死或曰即毛泰亨也

論曰昭季受知 聖祖為國家臣乃委蛇 新朝辭職而後死者何也蓋死者其心也需焉者惜戮之及嗣也與董安常之出都而死者殆同撰焉泰亨或云與紞同死故附之後

徐垕（兵部侍郎）

徐垕字宗實浙江黃岩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辭作鼻弟愚孱辭除銅陵滂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推兵部右侍郎疏請杉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關政教之埈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請辦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君遜位去垕家覆没於京師垕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彭與明（大理寺丞本忠録作與民蘇州吳人以與陳壯萬頃之）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尋陞大理寺右寺丞與明廉勤剛毅敢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小河戰敗被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程濟（翰林編修）

程濟陝西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縶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臣死未晩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率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脱者濟姓名正椎脱處得免濟蓑之祭僕碑也誰上諸將收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友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亦遇險幾不能脱濟以術脱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後莫知所終

韓郁（監察御史）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竪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

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做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鑑與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劉伯完 欽天監副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布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人諳回回曆法起畸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至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胡子義 山東僉事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戚近訓染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卅後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繼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死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遜國臣事抄 八

王璡 寧波知府

王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以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絕武人以故衛吏卒恨璡靖難兵至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為璡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州黃學憲潤玉贊璡曰富貴不淫患難莫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五十九

孫鎮 衛輝知府

孫鎮廬州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時以謀程事罷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為上饒縣丞不就自號沖玄子

梁田玉 郎中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視轉藏閣藏上獲蔞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泡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咨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梁良玉 中書舍人

遜國臣事抄

梁良玉為中書舍人郎中族也靖難後訣妻子易姓名扶微背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誓曰忠臣蹇蹇遁彼海潯號書玩市貲以盡臂乜如還如哀此陸沉

六十

何申 中書舍人

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歛日疽發背死誓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余乃為衆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令吾故吾知我者誰瘠君添身希跳求徽戕戕潛龍寥寥宜鴿豈吝姬疇而甘漢卜山椒水漢天涯海潯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胥久一死以明我心白覓盡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露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

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德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
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梁良用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
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
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
懷我好音育久一死匪名是尊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宋和 中書舍人 郭節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
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

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為黃人客死異域竟莫識其姓名王詔
合和節洲而系之贊曰箕子陳範微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
烈烈英賢寥寥宜鵠

梁中節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
郭良棄官同走出京為全真入山修行
郭良
郭良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去嘗
曰駕言選引瀟傲林皐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劉亨 武進縣丞
劉亨字嘉會江西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
子徵辭親以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
蓋殿舜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廷文居詔
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為
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
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
求用陞武進縣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
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亡來歸廷文三
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馮阿賈作亂白郡守毋令滋蔓率衆
擒首惡戮之諭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有言
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
出有薦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
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宜

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
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
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周縉 永清典史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令
事捕煌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
相師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
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南師潰遂去匿民間壬
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
九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命入粟贖罪平發興州屯
戍有司逮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於家

吳文定公嘗爲緇傳以故得獨傳寧首尾不可考

高賢寧 濟陽生員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兆文少育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從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俾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卒旅發身余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得遣歸年九十七卒

龔翊 金川門卒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首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薦爲崑山

遜國臣事略六

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六十五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株戮萬人即不株誦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祝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巖篁森蔚和尚歡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經山中人不知者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竟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姑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將儒經不誦且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輙投一葉於水投已輙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侯客客至輙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嘆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爪白翦翦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容然意氣煥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常遜位和尚故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名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耿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遜國臣事略六

六十四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常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綻綻竟不肯脫然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輙覆其上人訕之棄故葛衣不肯棄且悶悶不荅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斗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歎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荅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焉曰我死勿斂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衆家使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燮慶間為人補鍋王州邑有遷三日即去去又復來燮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挑担從有後曾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燮慶間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㬪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或燮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竟莫知其所終

馮翁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燮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為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文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即劃去詩曰夜夢何期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指鱗淵田変化間張主稽髙吳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論曰聞之故老云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踈濶道不拾遺有詩鈔于衢者輒拂拭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余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往往有傭販自活稱冴自居者梁田玉雪菴和尚補鍋匠其儔也其志蓋可悲矣蜀中峨眉亭有題詩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夬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窮陽此建文遺臣作也揜其名以不滅其族諸君子良可嘉尚焉

耿炳文 長興侯

耿炳文濠梁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為管軍總管克水石取金陵丙辰與張士誠戰賈勇先登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其兵會立元帥府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鎮守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鈔造第鳳陽并先塋贈君用為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三年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

起炳文為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漢州先鋒至雄縣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潰還涉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於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冊稱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炳文大懼暴卒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舍賜留守郭鑑云子璿瓛別有傳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罪死

盛庸 歷城侯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參將從長興侯數失利長興侯召還庸又從曹國公將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靖難兵圍急庸夜出劫戰盡憑城禦防盡毀靖難諸攻具捷聞即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燕平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參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殺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殺譚淵再戰敗走德州欲擾北平靖難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夏間庸南起靈壁齊眉山戰皆敗次於淮南六月靖難兵至浦子口庸出高資港又戰敗靖難後勅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令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德于轉輸卿宜

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庸暴卒

平安 北平都督

平安初名保兒直隸滁州人
太祖養保兒及周舍道舍馬兒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為義子分守新附城邑安父定從
太祖起濠梁積功至濟寧指揮僉事又從常遇春定山東下河南克元都戰沒平襲陞密雲指揮使洪武三十一年推右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充參將從景隆而北設伏白溝河敗績營單家橋邀北餉舟踰不敢進景隆敗歸山安從景隆敗陳亨還與鐵鉉共守濟南已而未能兵至安收之轉戰東昌告

捷又戰單家橋執薛祿祿逃去後戰陳暉不相救安遂敗槀
城之役安陷陣先登衆不繼三戰三敗進攻北平又敗於保
定不克建文四年進副總兵師遂求兵復通州不克退戰淝
河請難兵伏發夜敗安安轉戰小河殺王真
成祖督戰甚急安挺鎗大呼馬蹶弗得前王麒又奮刀入安陣
遁安安遂退又戰靈璧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皆被執安力絲
數百斤果勇善戰事具皆驍將並爲安所殺安既執請難諸
將皆喜或請殺安
成祖惜其才勇釋縛簡銳卒衛送之北平且令 仁宗郭資善
視安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永樂七
年三月
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愧遂自經死令武安侯成

山伯即事具後也

卜萬 大寧守將

卜萬大寧守將也謀勇自負效死無悔每戰輒先登請難兵
畏萬萬部將陳亨歌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
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寄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
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寄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
卒跪吉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
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
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間吳高亦賴此未幾亨竟
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夫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潘忠 都督

潘忠歷官至都督將兵屯雄縣建文元年八月請難兵至雄
破其東門忠至月漾橋遇伏戰敗被執

徐凱 都督

徐凱廬州合肥人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累立戰
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從貫哈剌有功又從西平
侯沐春討刁幹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文官軍叛會
都督甯正討平之又充征虜大將軍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
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爲副總兵請難兵起從宋忠
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
及陶銘城滄州爲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
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瑛張傑將校百餘人皆

被執
文皇欽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
壬午十月暴卒賜祭給傳歸葬邮具家建文數年間諸將被
執者無慮千人已卯真定之戰都指揮劉燧白溝河之戰都
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選琪滸原瑛傑德州之掠千戶蘇巘辛
巳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朱榮定州
之戰都指揮花英鄭奇王恭指揮詹忠壬午渡衛水指揮晉
榮拔東平指揮詹景板汶上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胡騎都
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灰哈三帖木兒吳兒里淮河之戰守將
丁良朱彬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甯忠 都督

甯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征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

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八月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奔滹沱河
戰又敗與都督甯成都指揮劉燧皆被執忠之妾都督徐凱
女也

王賓 指揮

王賓不知始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督有膂力善
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爲糧委棄狼
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乃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
後追罪廢死

趙諒 指揮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妹也壯勇知兵建文
元年六月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與
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
之壬午秋常宋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憔卒

樓璉 翰林侍講

樓璉字士連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
宣寧仁壽王簿藍田知縣擢廣東道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君
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
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投之筆擲于地曰身可死詔
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惧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問之
曰得無儗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
逡巡一夕自經死

吳亮 太監

吳亮者建文中宦最親幸建文君焚宮遜去
文皇疑匿于僧溥洽所永樂乙酉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
中濙以訪張邋遢爲名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偵物色不
可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藩司自稱建文皇
帝曰我自蜀居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歸骨故鄉所司奏上
驛送赴京號爲老佛矣至京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
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科道官交上言恐其惑衆乃下獄
朝廷不忍以亮經侍建文君使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
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片肉于地汝時手
執壺狗餂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
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
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身長巨
昇聲如洪鍾

常昇 開國公

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洪武三年以父功封鄭國公二年
從宋國公馮勝出塞征納哈出茂本勝婿勝言茂驚潰納哈
出降入檻送京師茂亦言勝短
上召勝還奪總兵印罷朝請茂安置龍州上念開平王功二十
一年封昇開國公懿敬皇太子妃昇姊也靖難兵至浦子口
昇及魏國公分道出戰衆散金川門失守昇見
文皇得不死昇子繼祖坐事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召至京賞
鈔幣遣歸謫所繼祖六子長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太廟
元祀功臣後復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卒子經嗣老子
鳳嗣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侑享太廟并議常李鄧
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懷遠侯

吳傑 安陸侯
吳傑黔國威襄公子也洪武十八年傑以指揮嗣封安陸侯
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胡二十七年練兵浙江防倭
二十八年有罪令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州立功目曉建文
中率師援真定失律喪師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環
乞嗣正統間再三乞皆不許弘治六年環孫鐸援詔乞嗣亦
不許
吳高 江陰侯
吳高父良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江國襄烈公高歷官前
軍著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侯屢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
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總兵守遼
東與楊文數以遼東兵攻永平

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
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註
以聞建文君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竟敗靖難後
召高鎮守大同屢上禦虜方略永樂十二年上北征班師至
興和高稱疾不朝召還京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卒恭洪熙
元年
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
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董倫 礼部侍郎兼學士
董倫字安常山東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遨遊山林
間布褐蔬藿淡如也從遊者衆稱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
起國初推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為
右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
子卒出河南左參政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又薦祁州
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三十年詿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君在
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至成都蜀獻王敬禮之
倫抵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僰豎皆知向慕建
文君即位念舊臣屢詢倫左右亦多薦倫者召拜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錄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
謝略曰桓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盤學於
神道未見几杖之稱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
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
孺代筆也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

書泰恨縉中傷之上令縉十年著述來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謂赴臨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史縉與倫書祈
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為翰林待詔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學
為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
十餘令致仕出京師悒悒成疾不數日卒
孫岳 都督僉事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僉事建文中充鳳陽守
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裝檣戈甲咸有
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
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
置海南
徐安 鳳陽知府

徐安浙之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濟南知府調鳳知府請
難從自儀真赴京師哥兵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謀知
拆浮橋絕舟楫拒守請難兵竟獲漁舟以濟請難後放歸田
逾年舉遺逸有上安名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感里衆安凌
宗親庇細民奪庄田
文皇始怒曰朕昔尚為安所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南
台十七人耿炳文而下係前後死者常茂而下係發者若卜
萬以計中徐凱以暴卒滌忠齊忠或云死之未可詳也盛庸
平安以中朝宿將親執干戈與人主相角逐且名將殲焉而
歎圭組委蛇於其迁雖聖度海茹然亦難乎免矣

外傳下

沐春 西平侯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沐英長子也生未期母歿
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侍英征西番明年從征亦集
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征雲南立功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
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扇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
登殲之乙丑秋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畀實授春副次如流嘗錄因于烈
山寄遲寬于薊州蒙釋各數百人壬申英薨於雲南春往奔
喪起復英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為政要務
歲較多寡嚴賞罰稽功乃倍饒餉以足已而緬酋墅東川寇
相繼作難春命將投戍茅遂皆珍平甲戌春復平越嶲蠻寇
越州蠻阿資者先年倡亂　朝廷以數萬師往征無功春又
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逐戊寅四月破刀干孟諸

砦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百蠻震慴不復携貳功聞紋
征虜前將軍使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三十六革除
君震悼加厚賻焉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闢田至
三十萬餘畝復民戶五千餘又嘗鑿鐵池河灌溉田數萬畝
民受其利云郁盛襲西平侯相傳建文君之奔也盛使人護
之或時至西平侯弟然人亡有知者

高遜志 少卿學士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
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
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時為太常右
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試官所舉進士胡靖吳

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為名臣遜志存沒不可攷
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
友士徐旭張東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
仲王度死難餘皆居位如故徐旭永樂初為吏部郎中與逢
吉皆預重修　高廟實錄旭陞國子祭酒士吉永樂初為僉
都御史

唐愚士 翰林侍講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少有奇志好學父肅仕
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文章名愚士得遊公卿間宋濂稱其
文勉之進學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奠求父遺文雖荒郵
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搴錄什襲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
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為文蔚瞻尤長於

詩翰洪武中數從李景隆徧遊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地遺跡輙為詩歌論記詞旨超絕性喜飲酒酒酣高談傾坐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歷千載經史中事為一書以致治亂為鑑戒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時寓金陵為景隆子師立召為翰林侍詔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為聞

錢芹 行軍斷事

錢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好奇節元末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姚太守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

不交一言而退冊中言戰守事不知其詳也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善後竟勤王

宋懌 翰林侍書

宋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奉母孝蜀獻王聞之時賜粟帛賙其家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濂為興宗儒學之臣召懌入翰林為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知名建文時而濂門人有聲稱者同郡樓璉浦陽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懌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之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 皇考左右有勞日久原情勿問

王紳 國子博士

王紳字仲縉文忠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幼勤于兄綬最恭順痛父死義尤孝事母母卒哀毀未幾兄綬亦卒坐葬犯苦卓爾奇志博誦經史百家言發諸論縱橫磅礴沉思銳氣俯視朋流宋濂一見奇紳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抗容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紳用述滇南慟哭記時雲南布政使張紞重紳純孝為作弔王翰林文建文君即位以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薦召為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著書述來學孝孺不應紳意悟自

是略文藝潛心道德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曰朕纂承洪業大眷四方文武之臣勲庸勞烈著于天下者咸思褒封寵錫以崇德報功況於守節秉義之臣命書懿贈曷可忘哉故翰林待制王禕博學雄文顯名當世久事皇祖夙夜在廷獻納論思數被嘉獎修史擅三長之譽涖民兼四善之稱蘊才而弗克大施御命而遽先出使導滇民而歸化宣皇威以懷柔豈期拂戾以詭謀竟致忘身而殉義歷年滋久鄉典未遑暨嗣息之顯陳乃興懷而慨嘆是用職陞禁從謚錫美名循典制以勸忠推茂恩而示訓尚惟冥漢服此殊榮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寔自禕

始時蹇義被拔擢而與時浮沉紳上書劾之曰執事方冒天
下重望治否安危關係于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仕非其所
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
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安之至于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
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
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有灘志齋集三十
卷藏于家子徐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
父沒食不兼味徐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
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士從遊日衆有青蘿稿聖朝文纂
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徐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歎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
負其遺骸歸瘞不可得坐逮繫獄

遜國臣事抄　七十九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徐徐辭疾讀書青岩山下將終身焉
徐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
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
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　徐遜輯
方氏遺文爲庚城集後百年始傳
右六人未經革除前死者然爲遜志不可考

王鈍　戶部尚書

王鈍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故元進士爲緱氏尹洪武十年舉
秀才授主客主事改長沙通判坐事免後舉明經擢大名通
判遷吏部郎中福建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坐轉
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還特節諭撫麓川平緬部賜金誠回奏
且疑餽橐何鈍受之恐喻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受
去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將難後名其曰
爾向輔建文間朕貧困今何顏耶鈍頓首慙謝命致仕月給
尚書半俸尋鈍上言半今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
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約致仕
卒鈍有文學然爲人脂韋過犬懦多嫉媢子亞官至戶部侍
郎

嚴震直　工部尚書

嚴震直浙江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參議尋授戶
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遷尋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訐其弟
姪不法
上付震直執訊具獄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
察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爲工

遜國臣事抄　八十

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
西安輔吉臨諸府震直賢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使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眷聞兵敗
爲北兵所縛道布衰兩馬夬邪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爲
工部尚書壬午九月卒震直姓梧幼不喜讀書力田供傜賦
稱長於算數寡學諳識推貲入皆喜之
按吾學編云文皇登極初震直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君
悲愴吞金而死據實錄傳震直卒于壬午九月當無奉使見
舊君事必訛傳也

鄭賜　工部尚書

鄭賜字彥嘉福建甌寧人洪武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
廣布政司左參議正己率下有寬直之政丁艱起復改北平

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田革除間
成祖仕燕及燕王稱帝舉為長史尋已召為工部尚書既而皆
軍河南
成祖登極序累隆言賜為建文用邪亟齊黃逃至召問賜吾何
如待汝乃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書侍洪寬平後改禮部賜和厚易直恥
側媚之行為侍郎趙琳攬間以憂卒　仁廟初贈太子少師
諡文安
王景　侍郎學士
王景字景彰以字行浙江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
知州山西參政謫雲南建文君召為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
母憂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紞為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
遜國臣下抄　八一二
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充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
君崩
上問景葬禮景對曰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
善書永樂六年秋卒
張顯宗　國子祭酒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能守志訓教顯宗以
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陞太
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君即位為真
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
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後還為祭
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
呂昇至南京謫顯宗守成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為左布政

使永樂七年卒於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
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顯宗宣　上恩德勞來撫綏民
皆悅之同時有清林知州王斌武寧知州魏思善能舉行職
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於官
王達　翰林侍讀學士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洪武間為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
謁
成祖成祖喜禮達北文求陞國子助教靖難後姚廣孝薦達陞
翰林編修再陞侍讀學士與典試事達通和恭慎能詩文
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但輔導非人耳
上終薄達一日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　上曰朕更有難字
難汝達懼服銀屑死年六十五
遜國臣事抄　八十二
上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
蒼王景學士也
薛嵒　大理少卿
薛嵒河南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建文三年以鎮
江知府為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嵒齎至北
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嵒令密散北平諸將士嵒
見
成祖工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叱曰事至此
尚誰欺左右請殺嵒
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請難後陞本卿永樂初安南王孫
陳天平自老撾來歸李擎子然請天平還國上命廣西總兵
黃中以兵五千送天平歸時嵒謫廣西中擧嵒為輔行至芹

古伏發胡殺天平高稅虜自縊死

李得成 尚寶司丞

李得成滁州定遠人父德從軍平章[illegible]武功遷[illegible]前元
得成以水軍充[illegible]父[illegible]襲其事之其陞洪武十九年臨
舉孝廉為大官署丞二十四年以太常贊禮郎二十五又以
割肝救劫之忠陞尚寶司丞二十七年八月旌其門孝子學
士劉三吾為傳其事靖難兵起景隆敗于德州濟南救國急
黃子澄等謀緩燕師遣人講和得成慷慨請行見
成祖濟南城下請罷軍還燕　成祖心欲得齊黃乃肯解兵遣
得成歸報朝廷以得成辱命下獄已而宥之永樂初陞陝西
左參政歷陞陝西右布政使數上言民間疾苦永樂甲辰冬
以老致仕

遜國臣事抄

尹昌隆 監察御史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
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尹昌隆諫曰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于是
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安也陛下嗣守太業固宜追繩
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今
乃溺于晏安日剋甚晏循未臨朝群臣宿衛疲伺候叢上下
廢弛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建文君曰昌隆言是
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元年京師地震昌隆疏言奸
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為福寧知縣未幾
中使誣昌隆詛祝下獄事白得釋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
今日時勢日去而北來良奏言司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民

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疑
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既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
求為州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
就戮昌隆當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讓位陛下存牘尚
在可覆也命緩昌隆刑檢奏有之
上曰火燒顯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
苦遂貸昌隆死未幾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儲議
進左中允漢庶人惡昌隆改為禮部主事尚書呂震喜為官
諂忌昌隆誣與谷庶人通謀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
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其故曰昌隆守故殺我震竟死

劉貞 都督

劉貞廬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左軍都督充大寧總兵官修

遜國臣事抄

懷來城池改左軍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升大寧軍出松

亭關營沙河欲復遵化亨有貳心
文皇入大寧盡援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敕印浮海歸
時建文君開行北平諸將降
文皇籍貞家下獄俄貞由海道出福建還京詔釋其家靖難後
陞左都督頓守遼東恒懷愧惰永樂元年卒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於禍次女伊王妃永樂三年卒後
襲金吾後衛指揮使

趙清 都督

趙清鳳陽人有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
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清去北平時常懷隱憂不敢言靖
難兵起黃齊諸人薦清帥河南兵守彰德靖難兵至城下遣人

詔清清對使人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
今為朝廷守封疆不敢奉命夫職清難後召清責清曰爾不
許敗石東都督府永樂八年致仕十年清以子琮出罪謫五
功之寬貸以餘年從之十四年秋亦賜祭時

馬溥 都督

馬溥開陽壽州人父鑑開國有功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
衛指揮僉事建文初陞都督四年夏與徐再義充參將遇靖
難師戰敗靈壁皆被執溥於春為周府儀賓靖難後宥溥令
改建周府

楊文 都督

楊文合山人甲辰領神縣從征功陞右軍都督僉事世指揮
使二十七年充總兵率卅師鎮守太倉仍督浙江海船召掌

邊關區另抄 八十五

中都留守充總兵率十五萬人征廣西築城設奉議南丹等
州慶遠四軍民指揮使司三十年遼東練軍屯田充總兵征
虜前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擒賊蠻賊建文初充
總兵部署大寧兵及寧府護軍屯開平靖難兵起北忠敗文
移守遼佐兵高時出兵援北平吳高削爵徙廣西文專領遼
東建文三年冬文引兵萬餘掠薊州秋戰極慘遇劉江兵戰
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靖難後召文還憐其開國
老將得不死永樂四年亦世州林右衛指揮使

袁宇 都督

袁宇鳳陽壽州人父洪開國功為左都督宇於建文若有軍
功為指揮使韓王妃及李景隆妻宇兄弟也宇從景隆北進
有功陞後府都督同知建文三年六月壬午靖難將李遠出
沛泗掠餉道宇率步騎三萬邀遠中伏大敗宇脫身走以弟
容為
文皇駙馬都尉封廣平侯故得不死建文四年七月宇練兵雲
南

陳暉 都督

陳暉始為洮州衛指揮累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與靖難兵戰
真保滄德間互有勝負靈璧戰敗被執送北平建文四年八月
遣之江西參管總兵鎮視軍事視開國功臣韓成子也

房昭 都指揮

房昭都指揮守大同建文三年七月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
登山結寨號召義勇承制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西水寨
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進

邊關區另抄 八十六

攻北平文皇惡昭過滋府急回軍渡滹沱河八月真定將官
都指揮常諒率兵萬人運餉援昭
文皇曰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比至餉入寨遂進兵合圍真定
俾將都指揮花英鄭琦來援陣義省山下合戰大敗英琦及
都指揮王恭詹忠等皆被執昭諒脫走西水寨遂破永樂元
年昭尚為將官備禦宣府

唐禮 都指揮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盛將軍以徐凱敗於滄州引兵
出德州嘗於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繼後而以孫霖為
先鋒嘗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孫狗皮 都指揮

孫狗皮徐州人歷官北平都指揮建文中數從諸將力戰有

功靖難兵退之已而戰敗孤軌永樂元年坐死宥之降百户

萬進 鄖指揮

萬進歷官河南都指揮使充偏將從大將軍北進建文四年
正月朔靖難兵至藁城時進為先鋒率步騎萬人渡滹沱河
半渡靖難將李遠擊之進見遠兵稍退縱馬林間步卒短兵
接遠誘進潛師出進後盡解林間繫馬急歐衆擊進進兵失
馬大敗脫身走靖難後坐死宥而用之

湯宗 北平僉事

湯宗浙江平陽人由太學生推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上言
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永樂
戊子宗以孫州判官被薦陞大理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
嘗奏北平按察使陳瑛受燕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修前記憶舊嫌擢用管仲唐太宗
用王魏何害不得其力竟擢用之九年坐解縉詞連繫獄永
樂末復大理丞陞少卿洪熙中陞本寺卿宣德二年卒

葉砥 廣西僉事

葉砥字周道一字履道浙江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三年進士
除定襄縣丞八年坐累謫涼州砥處之裕如日杜門力學時法
峻謫士伍河西者吾從砥遊建文元年詔求賢陝西按察羅
副使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粵惟中皆薦砥史才召為翰
林編修國史改又薦砥才任風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
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被逮籍其家惟簿田廬故書歡匱
事白仍與史著成改考功郎中尋副總裁永樂大典侍講東
宮郎中三考加俸二等職如故砥重聽誤謂擬他職上為寫
授砥砥不自安求去不許請郡得登州知府年八十卒于官

劉有年 太平知府

劉有年江西廬陵人洪武中明經起家為監察御史
學行有聞尋謫官奉母將言議傳升通州有年至通州請告
不獲得假禮送經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居
起有年從中為太平知府靖難時坐不肯迎駕謫雲南西平
侯知有年賢遣諸子從學且薦於朝及文皇兆以為按察僉
事卒官黃福督有年江湖貿次沐泗月撰文宗薛鄉學本程

朱

雖義 衛卒

雖義山西清遠衛卒平也靖難兵起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
和又錄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
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我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
賢欽成天下之事必充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
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逆
其順危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我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
獄建文四年六月庚辰
文皇出義獄推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右參議改陝西
右二十三人俱遜事
文皇者吾學編表忠錄咸謂湯僉事宗坐發陳瑛事論死考之
實錄
文皇擢憾用宗為大理丞迨 宣廟循為大理卿奉常夫考乃
俎豆於齊黃之列誤矣

遜國君記鈔一卷臣事鈔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曰鹽官淡泉翁編勾吳潛庵子訂淡泉鄭曉之別號其書多與吾學編相出入蓋因曉之書而增改之觀其中載隆慶六年詔書則潛庵子爲明季人但不知名氏爲誰耳其君記鈔載惠帝及太后皇后儲貳諸王事臣事鈔分爲十類曰首事并諫死曰謀國死曰戰守死曰守義死曰事後闘報死曰出隱死曰論逮死曰事後自盡死曰隱避傳曰外傳其辨湯宗曾事文皇終於宣德之世足正吾學編表忠記之誤而於建文皇子育宮中一事隱取宣宗爲建文帝子之說又妄誕不足取矣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提要

虐政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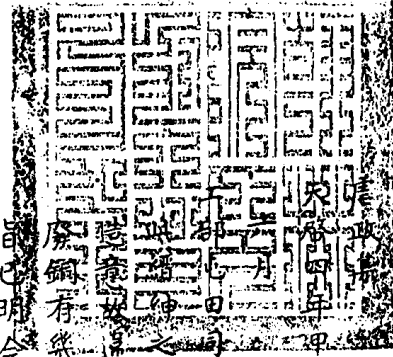
天啓四年甲子

[illegible]部[illegible]田司郎中萬燝廷杖革職

[illegible]之首禍也燝有陵寢用工甚緊權璫

[illegible]意[illegible]遂一疏浮　旨陵工費用浩煩內庫

廢銅有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

旨已明今又借事瀆擾惱朕不孝且皇子甍

逝便來瀆聒好生狂悖無礼着錦衣衛拿來

午門前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永不叙用其

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

萬此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数具奏

該衙門知道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首輔去而諸君子相継擯隕矣

礼部尚書鄭以偉回籍

十月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
遇降調
以會推山西巡撫事也謝應祥推晉撫陳九
疇糾之應祥有清名魏大中誚九疇為焚琴
煮鶴九疇復參應祥啚謀節鉞夏嘉遇亦疏
辨會推始末爭執不已奉 旨魏大中欺朕
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
遇陳九疇奏揭紛囂成何政体各降三級調
外任應曾任大中之邑有師生誼故云而大
中曾以失礼參魏廣微廣微啣之遂與党謀
因事逐去
山西巡撫謝應祥回籍
晉撫一推實係变局之始然魏大中等俱以
應祥蒙譴而應祥病故不及嚴旨益明奸党
之為借題也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回籍
以會勘陳九疇事也南星等亟稱應祥之賢
而明大中嘉遇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郭
尚友也臣以其厚賄前科臣辭而又至故鄙
之不與推有 旨責其朋謀結党淆乱國是
南星遂以耄辭得 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
一言何至紛囂及有 旨會勘卿自不公忠
為人調弄既老年引咎着回籍調理
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攀龍以上切責大
臣會勘不公自劾失職奉 旨揔憲風紀重臣
自當秉公執法卿既欺何乃師友偏比不肯從
公會勘又 旨意內幼冲字樣任情那改大失
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着回籍調理內閣揭称
秉銓揔憲俱係大臣請准馳驛不聽
吏科給事沈惟炳降調
以申救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尚擴事屢
分乃曰朋謀結党、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
國也有 旨責其說党字妄生猜疑降一級
調外任用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回籍
維璉自求罷斥也野史曰維璉之推太宰趙

南星獨知之同鄉不與聞遂有倧章允儒陳
良訓疏相攻因起玄黄之端傳檄秉而操戈
禍胎于是乎成矣或曰維璉欲以知府轉章
陳故為所不容云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沈維炳
吏部左侍郎陳于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為喬允升馮從吾汪
應蛟有　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
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庭
楊漣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狥情又會推戢
名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　旨佯為
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勘陳九
疇事党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冲幼真
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
弊陳于庭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
无人臣礼都着革職為民仍追奪楊漣左光
斗誥命
十一月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事御史袁
化中降調
以會推冢宰事引罪有　旨光前降三級化
中降一級俱調外任用時觀照秉為都科獨
得无恙
礼部侍郎趙秉忠加尚書銜致仕
御史房可壯降調
以與聞會推事引罪有　旨降三級調外任
用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党禍且有戒旁蹊語也得
旨陶崇道不當事体本當重處念係言官新
任姑降二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韓爌回籍
楊漣參魏忠賢廿四大罪朝臣遂群起攻擊
忠賢懼懇爌白非公不能輯衆幸留意爌曰

我不能尊自尔作尔自解之忠賢怒既淂志
謀逐爌假以票擬不當降　諭切責爌遂上
疏引罪求斥略曰臣以剪劣備員中書詰戎
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无能紓宵旰之憂忠
直當急召還而撈掠朝堂无能回雷霆之怒
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諭　旨中出之变在
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惧與党禍而臣既不
能先時洩念有調濟之方又不能臨時挺持
為封還之懇此皆罪状之大且著者請亟褫
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疏入忠賢
益惡之遂傳　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公
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後悻悻求去
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体貌
无失待大臣礼不聽爌陛辭疏亦甚激切後
竟削奪捕家奴究贓幾罹大禍

戸科陳良訓降調

良訓疏會推請遵祖制有　旨責其瀆擾降
三級調外任用

登州府同知翟棟杻解京究問

以毛文龍叅之也此為逮問之始

戸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大學士孫承宗揭称臣叅遠天顏三年當此
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恋今関歷薊邉去京
数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
四日與同官恭賀万壽另日回奏機宜與文
武商榷可否事畢回旋嫉者曰此晋陽之舉
李邦華召之也忠賢使人急奏曰承宗已離
楡関帯甲五千内外合謀欲清君側　上大
惧至卻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重任
未奉　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
入京随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
倘中途有意外之变関門有倉卒之虞相機
調度将属誰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
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
以滅虜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惧即日東
歸邦華知不免遂以親老有疾求歸允之

太僕寺少卿胡琳在籍調理
保定府巡撫程正己回籍
正己掌癸亥察時丌詩教趙與邦官應震吳
亮嗣號四凶正己俱當以不謹吏都魏應加
爭之不聽逆璫得志盡翻察典正己因為所
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以參屬官朱童蒙也童蒙在任多不法事起
元因其養病得京堂具疏參奏時織監李實
以楊姜事屢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復攻
之急而巡漕御史喻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
可殺人甚危之奉　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
又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為民仍追奪
誥命
原任吏部郎中鄒惟璉員外夏嘉遇主事程國
祥御史王允成俱削秩
以張訥參之也有　旨王允成無端究改北
道台綱何在并鄒惟璉程國祥夏嘉遇調部
亦壞成規都着為民當差
大學士朱國禎回籍
國禎著湧幢小品內敘張差事云坐以風癲
而止蓋浙中之別調也時以李蕃參論三疏
引疾允之忠賢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
然却不作惡事以故較諸去相　恩礼獨優
云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孫居相回籍
左通政使涂一榛准養病去
原任中書汪文言緹騎逮治
以梁夢環追論之也
十二月
原任典簿許念敬緹騎逮治潘一鳳周卿王鍾
龐趙洪陽俱撫按提問史記事李炳恭賀烺丁
元薦沉應奎毛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尔成王
允翰俱閒住孫昌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勘張
邦經革任閑住
以張訥參之也訥首誣趙太宰并摧諸正人

如拉朽然殆邪党之髙足而逆豎之先鋒乎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語曰趙髙既放楊左同穢猶存八劾獅

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指趙健錢春孫居相

李邦華周起元吳仁度鄭三俊王之寀也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閑住

楊璉廿四罪疏或曰繆為之具草故璫銜之

告病遂得閑住

南京礼部尚書李維楨回籍

天啓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戶部郎中王象春回籍

以陳維新叅之也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升左通政劉宗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 旨劉宗周渺視朝廷矯

情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汴在籍調理

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編修等官方逢年丁乾學顧錫疇給事中章允

儒郝土膏熊奮渭董承業主事李繼貞俱降調

謝錫吳艾南英程祥會雷穀孫昌祖劉正衡俱

罰科

以試錄策問觸忌也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

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策問內措語粗狂任

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訊刺朕躬逞詭譎之
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蔑罔所顧
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権納賄主持于中故各
省考官願旨占鼠附會于外朕思遼擢未後
黜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
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弗詢徒兇人之是説
壞作人之盛徳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
以姑容傳與吏部即将正副考官八人都着
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觧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故諭
吏部文選司員外緣必顯降調
以推升李養質有　旨詰其逜年責選司不
行檢點也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救考官舉人也有　旨責其党救且本
内引文故犯皇祖御諱姑着降三級調外任
用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内薦知縣郭人吉也
光緒降三級調外任用人吉亦削籍
巡撫南贛李成名回籍
以給由有司疏犯御諱也有　旨降三級調
外任成名具疏引罪許以原官回籍
南京戸部侍郎南企仲在籍調理
巡撫宣府徐良彦降調
以崔呈秀叅之也有　旨降三級調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　旨去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豎蓄謀叵測側目正
人故呈秀畫此策為一網之計而正人如掃
矣
揔理河道尚書朱光祚回籍
駙馬都尉李成恩着鎮撫司打問
以魏忠賢誣之也此為鎮撫打問之始
刑部侍郎王之采削奪
以楊維垣叅之也得　旨皇祖慈愛皇考孝
敬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王之采貪功冒

進敢上誣皇祖并負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
斃內外无辜多命柎心何忍本當下獄究問
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還追奪誥命
原
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加戶部侍郎致仕
三月
御史劉璞黃公輔涂世業萬言楊知縣盧化鰲
俱削奪
以霍維華叅之也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按提問追
贓具奏御史黃尊素李應昇俱削奪叅政沈萃
禎知縣吳焕俱降三級
以曹欽程叅之欽程五狗之一也
尚宝司卿恙志礼加太常寺卿致仕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鼐削奪
內閣推補纂修實録官有張鼐名淂　旨張
鼐詐病要名先年寫補字様失填欺侮朕躬

大不敬无人臣礼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扳誣之也
南京工部侍郎葉茂才囬籍調理
總督薊遼吳用先閑住
以王大年叅之也
太常寺卿侯恂自陳致仕
自陳人多惜之魏廣微語人曰此東林尖也
淂　旨致仕
操江都御史熊明遇革職聽勘
以薛國光叅之也叅其党救游士任也薛後
避察後疏攻沈惟炳此已已事并理前疏時
明遇為少司馬不之應野史曰明遇一戍而
氣盡矣
太常寺卿吳士琦程啓南俱自陳致仕
原任左都御史楊璉等俱緹騎逮治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許念敬扳誣之也有

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
希幸脫楊璉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
同汪文言一并究問追贓其本内受贓各官
趙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
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狥情該部知
道
汪文言拘出
趙南星　鄒謙　毛士龍　王之采
李若星　鄒惟璉　惠世揚　繆昌期
施天德　黄龍光　徐良彥　錢士晋
熊明遇　黄正賓　盧化鰲
許念敬拘出
傅淋訓　盛世承
四月
浙江巡撫王洽開住
以李應公參之也
給事中沈應時回籍

甘肅巡撫宋盤致仕回籍
以袁鯨參之也
光禄寺寺丞吳良輔回籍
通政彭端吾自陳致仕
監生楊惟休草去衣巾泰昌日録毀板王之寀
治罪
以霍維華論之也此為三朝要典之根
左庶子葉燦光禄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俱削
奪
以門克新參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劉曰梧在籍調理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開住
以盧承欽參之也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劉弘化削奪南京太僕寺
少卿吴炯開住
以石三畏參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總督兩廣何士晋削奪

以虞廷陛叅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
錦衣衛指揮趙昌徹太僕寺少卿劉惟忠俱革
職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姑着冠帶閑住周嘉
謨削奪
以周維持叅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叅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叅之也攀龍後被逮自沉于淵鳳
翔蓋首造意殺之者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原任御史方震孺仍着緹騎逮治養馬當差
以郭興治叅之也
原任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叅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宗孟与
姚希孟輩為同社游宦浙中學問遂差故曰
君子慎所染

五月
總兵蕭如薰革任回籍
以玄默叅之也如薰為李三才親家故不免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奪
以陳以瑞叅之也謙益科場一事屢被人言
而後為溫体仁所持狼狽去國亦所遭之不
幸耳
太常寺少卿程註削奪
以王時英叅之也王例轉後復為南台閃嗣
宗所劾極述其庸邪之狀人皆鄙之
兵部尚書趙彥回籍
江西巡撫韓光祐致仕
大理寺少卿帝蕃回籍
帝以龍陽試馮銓故潘士聞叅之也士聞銓
門生也
礼部主事荊養喬工部主事惠承芳俱閑住
以黄承昊叅之也承芳惠世揚父也
礼部尚書翁正春回籍

以袁鯨叅之也
刑部侍郎饒伸終養
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幼學致仕
以杜齊芳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淑削奪張光房閑住
以汪裕叅之也
礼部尚書王圖閑住
以陳彦叅之也
兵部主事段然削奪
以楊文岳叅之也
礼部侍郎徐光啟閑住原任吏部員外馮時来
削奪
以智鋌叅之也
尚宝寺少卿曠鳴鸞陳以聞俱降調
工部尚書白所知回籍
六月
光禄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林俱着該部分別
議處
以陳履謙叅之也
大僕寺卿趙健閑住
以卓邁叅之也
巡按直隷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盛以弘也有 旨盛以弘進
請不清鑚謀入閣奉有明旨宋師襄以鄉曲
之私情狗私濫舉本當重處姑降一級調外
任用
巡撫延綏翟鳳翀革職聽勘
以汪若極叅之也
礼部尚書蕭雲舉回籍
巡按廣東御史胡良機削奪
良機進繳 敕書浔 旨胡良機既升叅議
如何不候交代擅離信地藐視國法着削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給事中麻禧革任聽勘
以陳世埈叅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廕
以陳新甲參之也
大學士朱延禧田籍
檢討姚希孟削奪南京光祿寺卿游漢儒閒住
以楊所脩參之也希孟後起用楊復有疏阻
之
大僕寺卿金士衡田籍
御史李喬崙陳必謙參政張國紳俱削籍李喬
崙仍追奪誥命
以潘士聞參之也
參政王惟章削籍
以倪文煥參之也
巡撫鄖陽畢茂康原任礼部尚書李騰芳俱削
奪
以王際逵參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緹騎逮治
以太監韓世能參其侵沒冉世兇家私也紹
堯下法司追比先后責一百八十板刑曹姚
誠立實為下手之人而犹翱翔藩臬何歟
大理寺丞劉思誨兵科給事中胡永順俱降調
以申救唐紹堯事也得 旨劉思誨曲徇貪
官朦朧比解胡永順與唐紹堯原係同鄉狼
辭飾辨俱該重處姑從輕俱着降三級調外
任用
原任礼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己光祿寺
寺丞趙昌運彭遵古俱削奪
以田一甲參之也一甲自陳得以京堂升用
崇禎戊辰復疏自陳有 旨革職人皆快之
吏部主事劉行義革去冠帶聽勘
以周維持參之也
總督倉廠侍郎畢懋良田籍
原任太僕寺卿陸彥章以致衛致仕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漣着鎮撫司逐日追
比閣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官傳 上旨
鎮撫司打過楊漣等贓着臣票擬逐日嚴刑

追比五日一面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
愕臣自辦事閣中并未見此旨念璉等在今
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聖明之佐即贓私
是真轉發刑部臣猶議減免之條逐日票刑
就死直須臾耳忠賢怨之降　諭切責畧曰
朕自去歲屏逐凶邪廓清庙宁勵精畄治雅
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
如楊璉左光斗移官一事背　先帝之深恩
陷朕躬于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辱國一案
寸斬尚有餘辜而楊璉左光斗等受其重賄
巧為出脱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
文武持禄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
畄社稷之安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
朕方祖述尭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
望風旨緘口結實无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
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机関
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揑寫飛言布滿翻案
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牌之律俱致以説謊欺
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璉等三人生為貪婪
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
殘害忠良惡類尚存候追贓完日明具爰書
暴其罪狀布告遠近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
為万世人臣不忠之戒內朝政日乱大不相
侔者政引廣微揭中語也諭出廣微大惧挾
大學士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斡旋
淂釋今公不引手請俟鬼門関矣秉謙為委
曲解語廣微復出吏部尚書崔景榮手書曰
此景榮教我救楊璉等也忠賢稍解廣微淂
引疾去景榮竟削奪

吏科右給事中孫紹統給假回籍

吏部尚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
周順昌林枝橋俱削奪
以倪文煥參之也有　旨李邦華東林高足
向與李三才結為死党同姪李日宣狡計險
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

横異常譬遂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
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党同盟速過姑蘊
留連十日以女許婚目中尚知有國法乎林
枝喬改調署選惟賄是閻從子林尭世于私
藏庵収銀責官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内有贓私狼藉者還着撫
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扁額雖去碑
記猶存着礼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聚
党之戒該部院知道

御史李玄回籍

楊漣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㕘提家屬追
比

大僕寺寺官韓策汪先岍俱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袁又有疏叅王紹徽已已考
察因得末減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叅之也爌負海内望崇禎二年出
山與國変會凡致不測

原任尚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奪誥命見
存者俱削奪
以石三畏叅之也十五人為李三才顧憲成
王圖孫丕揚曹于汴胡忻王元翰王洲叶湯
兆京王宗賢趙南星張問達王允成涂一臻
王象春

魏大中卒于獄

八月

李朴于玉立贈官俱追奪
以安伸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時智挺葦之殺机動矣

東林関中江右嶶州四書院俱行拆毀屋変價
助工

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
任尚書等官鄒元標孫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
削奪原任侍郎鄭三俊畢懋良俱閑住
以張訥叅之也得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

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
林関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
土房屋估價变賣催解助工本内有名如鄒
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潦倒其身雖死已久然
巨悪依勢餘悪尚存着削了籍仍追奪誥命
外如孫慎行馮従吾余懋衡名雖假乎理學
行无異乎市井或通関節而居之不疑或躬
爲主而赧顔无恥甚至假仙惑世呑産謀孤
讀之令人髮指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為民仍
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羶逐穢合汚同
流姑着准冠帯閑住河東巡塩御史既例不
入陝突以會講而入糜費公私侯田道時都
察院考覈示懲該部知道
南京吏部郎中袁中道田籍
袁化中卒于獄
光禄寺卿周延光降用南太常少卿蔡夢林致
仕
以陳層謨叅之也

高陽縣知縣唐紹尭遣戍
熊廷弼棄市
時廿五日也　諭内閣我　皇祖特起熊廷
弼于田間授以経畧賜以尚方錫之蟒玉寵
極人臣豢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
病卸擔薦袁應太而遼亾既則剛愎不仁望
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
百万金錢喪軍民幾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
西蜀変鳳闘山東則山東乱至今黔中尚岌
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数追三尺莫逃百
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
救有顧大章妄為罪属可矜而又托奸徒汪
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楊璉左光斗之幕囑令
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万千安問　祖宗
疆土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璉等置之
于理頃八月廿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
五員面献刋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
合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擁飾誇功希圖逃

罪朕親覽之竪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郭興言
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疏宜極加
兩觀之誅庶大快万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
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
偷生罔上不忠之戒先是忠賢出刊書一冊
示閣臣曰廷弼即謀屢決閣臣商度旧中不
決黄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
從之廷弼既斬函首傳九邊屍棄漏澤園
原任大理寺丞李凌雲在籍調理
周朝瑞卒于獄
九月
原任南京吏部侍郎顾起元在籍調理
御史吳之仁閑住
之仁請告因浔閑住之旨
大理寺曹珍閑住
以潘士聞叅之也
戶部主事閔光閑住
光以請　告浔　旨

兵科給事中吳國華削奪
以其疏叅書欽程也
原任兵部侍郎孫居相原任　　史記事俱
削奪
以虞廷陛叅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撫梅
之煥削奪
以陳序叅之也有　旨孫居相身贊東林賄
賡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万一千有奇又票
取黄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
追問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趙南
星之門墻躐陞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
及楊璉過麻城盤桓垂涕党悪異常并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巡撫楊寉御史江秉謙夏之令俱削奪
以卓邁叅之也
總河侍郎南居益削奪
以黄承昊叅之也承昊素與居益游竟忍搽

刀後復同朝李邦華引承昊登門惡罪李承
昊之座主也
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削奪原任御史夏之令
緹騎逮治戶部主事李孔度削奪中書王之瑞
吳世科俱鎮撫究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大章之死實楊維垣殺之而主謀者徐大化
也大化曾遣人求婚大章大章不應復從法
司提下鎮撫司遂斃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左給事中解學龍俱削奪
以智鋌參之也解學龍曰疏意出李思誠李
解之母舅也其言當不妄然則李之毒甚矣
南尚寶司卿傅宗皐閑住
宗皐陪推左通政得 旨閑住
原任兵部侍郎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削奪
以趙胤昌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逮治將刑部鍛
鍊楊左諸正人疏宣付史館
以李養正覆審誣之也養正此舉遂為公論
罪人矣
兵部侍郎王國楨削奪
以李燦然參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削奪副使余新民知府
陳于兗俱議處
以徐復陽參之也
太僕寺卿王佐閑住
佐因請 告得 旨
十月
原任尚寶司卿傅宗皐削奪
以王珙參之也
兵部侍郎等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朱世守俱
削奪
以潘汝楨參之也一鵬南還路遇汝楨北上
曰此人入吾其不免乎果為所陷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日久條陳贊畫事宜有　旨責其妄奏也
原任巡撫梅之煥撫按提問原任太常寺少卿
陳以聞削奪
以梁克順叅之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等胡永順易應昌房可壯歐
騰霄俱削奪
以胡芳桂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并父給事中陳熙昌俱削
奪
時欲以都垣予刀詩教故逐陳而并及其子
揚州知府劉鐸扭解來京
以錦衣衛緝獲妖僧本福扇頭有鐸詩謗訕
時政也
大理寺丞張瀫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叅之也
原任浙江巡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俱削奪
以王時昊叅之也

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尚寶司卿王孟震俱削
奪
以田景新叅之也
副使陳鍊同知徐日升俱削奪
以彭叅叅之也
兵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尚書等官喬允升
馬之服俱閑住
原任知州汪心淵等作速提問
以薛國光叅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汪國泰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鄰大僕寺少卿孫之益俱削
奪
以李恒茂叅之也
副使樊王家削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中叅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贓銀追完速解　刑部病故四
犯疏奉　旨沈有瑞欠贓銀乙万七千兩着

行原籍查追伊子解部監比朕覧斯奏因憶
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賍奉 旨將近一載
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并着追完
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十二月

太常寺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俱削奪
以張樞参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郝名宦太僕寺少卿羅汝元俱
削奪
以陳世埈参之也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閑住
以徐揚先参之也

原任左給事等官方有度馬孟禎韓万象俱削
奪
以王業浩参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章蕃吏部郎中劉廷諫員外
孫必顯俱削奪
以陳睿謨参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俊江西按察使米萬鍾
山西参議王継謨俱削奪金世俊仍令撫按提
問
以倪文煥参之也金為同鄉所忌遂不免

原任太僕寺少卿歐陽調律四川参政翟學程
俱削奪原任礼部侍郎公鼐閑住
以葉有声参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沈儆炌礼部侍郎周炳謨俱閑
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以石三畏参之也

太僕寺少卿倪應春削奪
以何可及参之也

原任工部侍郎董應舉大理寺卿曹珍兵科給
事中李遇知俱削奪其東林党人着九卿科道
查確集議刊刻書榜示海内盧承欽之疏也
承欽未幾客死盖亦有天道焉

工部員外吳昌期削奪
以毛一鷺参其與吳懷賢私書往復訊訕朝

政也
戶部主事李柱明着鎮撫司究問
以魏忠賢誣其盜米也柱明為惠世揚門下
士世揚逮入柱明頗差人問訊故以事陷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遣戍
舊制老疾納贖魏廣微恨南星不允白髮老
臣荷戈天末復為年志變揹勒　恩詔卒死
戍所悲哉
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御史紆棨都鄭宗周工部
員外何宗顯俱削奪
以潘士聞參之也
原任御史等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高王弘誥
俱削奪方大任仍令撫按提問
以王珙參之也大任後乃與楊維垣豖而疏
詆太宰王永光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應天府尹談自省給事中賴良佐主事張萬敬
俱削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俱削奪
以趙與邦參之也與邦切齒于練故首劾之
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御史趙延慶參議蔣允
議俱削奪
以蘇兆先參之也
原任尚書等官趙秉忠劉芳俱削奪
以兵兆麟參之也兆麟疏內并追論楊左而
快心于其死豈能清議哉
南京礼部尚書董其昌回籍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有朝廷恩礼不薄一疏得　旨次輔于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
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
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鄉親兒女之情輒
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
顯是廷弼一樣肺腸尚在何異似此擾乱本
當從重獄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
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了職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閑住

以何廷樞叅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寀等贓銀勒限速觧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寀之周宗建張

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故陶朗先楊漣左

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追

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

各省直勒限速觧以助大工

作

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敬

忠古今之通義惟我　皇祖神宗早建元良

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

寀翟鳳翀何士晋魏光緒魏大中張鵬云等

乃借梃擊以要首功皇考光宗　皇帝一月

御天千秋称聖因哀得病純孝弥張而奸人

孫愼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愼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裁官施鳳来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加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群党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館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加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

尚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孫紹統主事傅梅吳鳴虞俱削奪

以曾應瑞參之也

二月

尚寶司丞張鍵閑住

以顧宗孟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浙江參政魏士前原任編修給事中主事等官方逢年章允儒郝土膏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削奪郝土膏仍令撫按提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參之也

御史田惟加削奪

惟加回道考察因得嚴 旨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兆魁為刑部尚書徐大化為大理寺卿劉廷元為都察院而會審者則為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揚竟得大辟

贈官鮑應鰲陳大綬削奪
以徐後陽叅之也
御史張愼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
期俱中旨緹騎逮治
山西巡撫柯𣅾安伸問張愼言遣戍具奏奉
聖旨張愼言党邪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
擧今以監守自盜永戍姑依擬其周宗建賍
私詼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逍遥無忌成何法
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緝衣黃盖開館招賓
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將周宗
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原任巡撫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
員外周順昌御史李應升黃尊素俱緹騎逮治
以李實叅之也實則毛一鷺主使之
吏部郎中劉茮嗣轉山東叅政茮嗣曽例處孫
國楨万崇德等邪党恨之
兵部主事陳祖苞閑住
以崔呈秀叅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儒擬絞
霍維華知震儒冤欲借為自文地乃疏救之
不允
南京户部侍郎等匾大倫䰴説俱削奪
以何早叅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著捐資十万助餉
以牟志夔叅之也志夔乃問達揔憲時例處
者
礼部成基命閑住
基命與魏廣微不合故題纂修實録因得閑
住
翰林院姜逢元閑住
逢元修要典閣筆而嘆遂因題日講官處之
四月
原任右僉都御史熊明遇鄧渼徐良彦通政黃
龍光吏部郎中鄒惟璉俱遣戍黃龍光僉妻著
伍
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

大受使命心一勘㝵結之并㝵　嚴旨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自盡
　被難大臣惟攀龍為㝵体
南光禄寺卿史𨹧削奪
　𨹧因孝滿㝵　嚴旨
五月
繆昌期卒于獄
已故左都御史孫瑋追奪
　以喬應甲叅之也其子啟祚求恩䘏因為應
甲所中
原任刑科給事中毛士龍遣戍僉妻着伍
原任吏部員外夏加遇充徒不准納贖原任尚
宝寺卿姜志礼削奪
　以毛一鷺打問毛士龍招䟽具奏㝵　旨
原任尚宝寺少卿韓継思在籍調理
御史劉之鳳閑住
　之鳳田道被　旨處分
周宗建卒于獄

兵部尚書劉遵憲終養
　徽州府水商吳君愛吳蹇卅程夢庚許名章應
　薦吳養春吳用登吳邦宰汪亂時亂吳継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継武俱緹騎逮治送鎮撫司究
問
　以吳孔加陷之也逆党借此為網遂欲盡殺
　三吳名士矣
礼部尚書孟時芳回籍
黄尊素卒于獄
太常寺少卿周之綱閑住
　之綱因推正卿㝵　旨閑住
太常寺卿陳宗契閑住
直隷揚州知府顔容暄削籍
　以太監劉文燦叅之也有　旨未解塩銀一
　百三十万两作速催觧有撡臣胡東漸自行
　差官起運之説知府顔容暄顯是抗諭阻撓
　着削籍為民當差
原任知府劉鐸提問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辨廠疏偹陳李柱明李
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間懇御史溫國
奇求寬已實不知而司官不淨致衙役史大
仁等群搶李承恩之家皆孪屬不嚴之故宜
提問各役正罪奉 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
書受賄責法全不知愧而强辭飾辨溫國奇
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都着閑住劉鐸犯
罪浔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
其受賄私官侯鎮撫司問明具奏處分

七月

原任御史方大任發配
大任受如此苦而竟忘之

翰林庶吉士李廷泰田籍

刑部司官翟師偃馮士槼李升俱削奪
以其不深入劉鐸方震孺也鎮撫司問明具
罪有 旨司官翟師偃馮士槼李升枉法受
贓本當杖處姑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劉鐸方
震孺居間過付加罪有法不浔徇私

御史溫國奇冠帯閑住
以其為劉鐸求寬也

八月

戶部主事陸康稷張履端俱閑住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山西道御史侯恂礼部主
事徐應秋俱削奪
逆党欲處三策及恂周應秋為太宰承望風
旨以例推請俱坐門戶處分應秋新推吏部
司官同票削奪吏科都給事中楊所修掌河
南道王業浩文選司郎中周文煥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斬知府劉鐸擬斬決不待
時
薛貞復奏為之也仍責鐸二十五板劉鐸素
善兆魏良卿浔釋罪侯補良卿偶察叩鐸曰
當日官旂公費幾許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
旂校還之遂為旂校所啣邏其在獄居間一
事廠怒疏叅復逮會其妾以鐸醮謝神祇家

人有怨鐸者以詛呪劾張体乾体乾欲借以
結廠惟遂具疏以聞尚書薛貞先為工部侍
郎以救火献諛得擢忠賢既怒鐸等貞遂駁
司官之議擬方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詛
呪重臣決不待時疏入允之劉鐸與曾雲龍
彭文炳劉福等即日斬首西市方景陽死仍
戮屍司官高默陳振豪徐日葵湯本沛俱以
不遵堂批狥情賣法降三級調外任
原
任河南布政錢士晋遣戍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加御致仕兵部侍郎武之
望回籍
礼部侍郎錢龍錫巡撫福建朱欽相光禄寺卿
涂如珂通政倪思輝俱削奪
時龍錫推吏部侍郎欽相推南兵部如珂推
南工部侍郎思輝推南通政俱得 嚴旨
廣東叅政曹學佺削奪
以劉廷元叅之也廷元有三朝要典一疏得
旨皇考實録已有旨改正宜即擇日開舘
舉行曹學佺私撰野史揺惑人心本當拏問
姑從輕削了籍為民其書板即行彼處撫按
官嚴追焚毀餘着該部院確議具奏
行湖廣撫按提熊廷弼家属变産追贓銀十七
万两
以梁夢環叅之也
巡按廣東王政新開住
以薦曹學佺也
周起元卒于獄
十月
令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体訪奸徒
諭内閣朕昔在青宮便聞 皇祖年間有逆
犯皦生光者揑造奸書謀危宗社離間 皇
祖誣害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践
祚之際值東林邪党盈朝或陥朕孝德不光
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祐宝靈呈
祥牖朕慓然群奸敗露其元悪大憝雖伏芟
除而脇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特諭開

曉再三欲令易面革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
凌替之後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
徒怙惡不悛竄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
捏寫匿名文書害正党邪熒惑視聽卿等可
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
軍番役加体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確
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細、役審必
要窮究到底根覈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
以息邪説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忠賢將以妖謗疑皇親張國紀及被斥諸臣
孫杰邵輔忠寄為具袖珍小摺開具應剪諸
臣姓名欲令忠賢乘此殺張國紀廢中宮後
因國紀與大獄殺林下諸臣此諭出遠近不
寒而慄矣
礼部侍郎彭凌霄在籍調理
工部郎中潘達削籍
有　旨責其党附熊廷弼也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晋太常寺少卿程註俱撫
按提問照原叅数目追贓助工
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削籍進士程良籌除名
以梁夢環叅之也良籌註之子
陝西叅政沈應時叅議周汝弼削奪
俱因提薦處之
徽州知府石万程削奪保定知府祝万齡閑住
以李魯生叅之也
十一月
南京礼部郎中洪敷教閑住
因升知府處之
工部主事王則古削奪
因調兵部處之以其為高攀龍趙南星死党
也
四川叅議張鵬雲削奪
因請給勅書處之
監生王贊化送刑部治罪
以汪若極叅其作書機切魏忠賢
主事韓于宣削奪

于宣爌之子
礼部侍郎等官唐大章劉洪訓劉鍾英俱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十二月
原任御史房可壯知府楊加祥俱撫按提問
以張汝懋參之也
雲南總督閔夢得巡撫貴州王瑊俱調别衙門
用
以李魯生參之也
江西右布政真憲時削奪
因推江西巡撫處之
熊廷弼行撫按提家属追贓百万原任給事中
毛士龍法司提問劉弘化撫按提問御史房可
壯巡按御史提問樊尚燝削奪
以劉徽參之也
原任侍郎王之宷提問孫慎行遣戍
武舉顧同寅孫文豸等俱着東廠究問
以門克新參其作詩訕魏忠賢也

御史馬鳴世削奪劉其忠閑住
因題差處之
大僕寺少卿涂喬遷削奪
因推升處之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工部郎中万燝行撫按提家属追贓
燝死瑞恨不已復坐追贓破其家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礼部尚書汪輝占事蕭命官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孫文豸顧同寅俱處決李道元等責一百棍遣

戍仍立枷

薛貞履審之

大理寺少卿陳徵業知府汪康謠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原任翰林院修撰除名永不叙用

震孟曾疏救王紀故為逆党所恨後復糾王

永光以為東林表、者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打一百棍

遣戍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悪者璫

極切齒故遭慘禍蓋欲斃之杖下也時撫臣

為郭尚賓按臣為鮑奇謨承望内　旨杖若

星最楚毒云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鰲削奪擬徒永不叙用

汪文言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汪升任江西叅政胡士容緹騎逮治

士容孫項淂罪内旨遂以驕擾驛遞處之

御史吴甡周邦基謝其學梁元柱吏部郎中張

其實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三月

行人汪邦柱宋鳴梧閑住

俱因題差主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繼歐後為同邑孫

織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發削奪

因推升文選司郎中處之

大理寺彭鵬化削奪
因會推湖廣巡撫處之
副使等官賀使軾胡敬辰降用
以李桂芳叅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晋承命降調
原任巡撫保定程正已擬徒
山西撫按曹汝禎劉弘光問擬程正已徒配具
奏奉 旨程正已依擬發配着親身押赴該
地方官不許狥情朦朧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叅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削奪右中允林釬閑
住
俱因推升處之
五月
吏部主事晏𤅷削奪
因推升處之

南京通政吴崇礼致仕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削
奪
俱因會推處之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巡按提問
七月
洗馬賀逢聖削奪
因題差處之
孫慎行發遣寧夏衛
庶吉士楊汝成問仲儼馬之騏劉垂宝削奪
俱因散館處之噫處分至于庶常逆璫真如
國狗之瘈無不噬噬者矣
副使等官賀仲軾胡敬辰降
以李桂芳叅之也

邪氣集

天啟四年

八月

以溫体仁為礼部左侍郎

自体仁一登啟事來幾王紹徽喬應甲相繼柄用矣戊辰枚卜体仁不與遂計奏錢謙益科場事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河南道御史房可壯皆被重處謙益勘明落職去

以薛貞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貞與御史張惟任素依附王紹徽者

以李康先為祭酒

康先後有頌璫疏

十一月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為首次王永光趙彥鍾羽正崔景榮李起元王在晉陳道亨奉旨景榮起吏部尚書宗延改都御史宗延初任御史以建言摘天下重之晚節潦倒遂入璫幕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都御史

應甲一日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而詈淮撫李三才者天下鬨而笑之紹徽亦素讐嫉東林其人陰險刻鷙敢背公論故邪党推為主盟陪應甲者為薛鳳翔陪紹徽者為朱欽相

以林欲楫為南京礼部侍郎

欲楫後有頌璫疏

十二月

起升太僕寺少卿朱童蒙郭先厚李春燁大理寺右丞徐大化

呂鵬雲孫杰徐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猾楊維垣各疏皆其主筆

起補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史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

繼春維華維垣實璫私人故聯翩而起璫敗三人復借題護局云

以徐兆魁為吏部右侍郎

兆魁東南領袖也陪兆魁者為薛貞
原任御史崔呈秀不必行勘田道管事原任長
史石三畏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原任御史陳九
疇升京堂用
以李恒茂薦之也呈秀按淮揚貪穢著聞田
道考覈高攀龍為揔憲劾之趙南星為冢宰
題覆勘明照祝大冊例問遣呈秀竄亟走璫
所投命璫為楊璉所參思借外勢以傾善類
遂收呈秀為義子恒茂薦疏實逢內意三畏
冷曹狼狽南星以王官劣轉九疇曾爭謝應
祥事皆啣怨南星者君子知攀龍南星不免
矣
徐紹吉准遇缺推用
以顧其仁薦之也同薦者有楊述程亦以川
功准優敘其仁係魏廣微私人廣微敗例轉
已巳九月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題請復以
原官起補工科都給事中或曰其仁是時已
僑河南候補且投揭于良訓自言去國無罪
久應賜環良訓不得已焉耳張國維亦曾疏
薦其仁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升京堂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妬功賣友
聽勘有疏自陳遂得　中旨野史曰述中加
兵部尚書矣又何以京堂為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鑽附內監劉朝誣
參毛士龍實為乾兒義子作倆逆案處分竟
得漏網
以周應秋為南京刑部侍郎
陪應秋者徐紹吉也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瀋也尚友初賄營山西巡撫趙
南星不用乃推謝應祥應祥魏大中師也陳
九疇乘而攻之降級去尚友竟得保定蓋以
其啣恨南星故俾報復之耳尚友果與巡撫
馬逢皋訊南星事備極慘毒至各痛責其子

中書趙清衡蜴王鍾龐二十板㡬斃杖下非
知府蔡官治推官許世盡極力護持趙氏無
遺類矣逢皋南星例推者也
以張朴為大同巡撫
陪朴者張修德也朴郝鄙無奇有弟張訥為
御史首應瑞募力詆趙南星等具疏之次日
即以節鉞授朴
許弘綱唐世濟何喬遠毛堪呂純如錢策張惟
樞魯道唯彭宗孟熊化汪慶百王業浩俱准次
第起用
以陳熙昌荐之也熙昌後亦不免
阮大鋮陳仡叢陳尔翼張素養李應荐李嵩楊
春茂高弘啚王大年張捷馬逢皋俱准即與起
用
以李魯生荐之也魯生疏称旨不從中出而
誰出哉以為逆瑺觧嘲自此內批愈无忌矣
疏內又言徐大化楊維垣各以病辞蓋勸駕
也張錫命後有疏專荐大鋮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建泰原任汾陽知縣張九
賢俱准推升部屬用
以李魯生称其无罪被察也

天啟五年乙丑
二月
以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養正巡撫河南亦有政譽迨為司寇鍛鍊楊
左一案淂罪公論戊辰王永光為冢宰以南
刑部尚書起之言官力攻不果用
以毛一鷺巡撫應天等處
一鷺在應天約織監李實過蘇州同謀害正
實隨誣奏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黄尊素李
應升周宗建繆昌期俱被逮問順昌素淂鄉
党心緹騎至激变為蘇人所毆有死者一鷺
疏挑璫怒復殺倡義五人或曰一鷺臨死蝟
縮緫如小兒豈陰力誅之乎一鷺撫應天或
夜粘對聯于軍門鼓楼之上曰挍一毛一毛
不肯殺一鷺一路太平
以張延登巡撫浙江等處
延登亓詩教之密友也
何熊祥准遇南北大僚缺用申用懋准遇邉撫
缺用朱一桂陸卿荣王伉秦聚奎汪慶百徐揚
先郭鞏劉廷宣卲輔忠姚宗文范淂志俱准原
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荐之也疏内並及李魯生所荐阮
大鋮等十一人陳熙昌所荐許弘綱等十二
人陳維新所荐王永光等六人又言霍維華
孫杰命推京堂竟不為理
徐景濂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等俱作速補推
来到任
以楊維垣荐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知縣熊江别如綸俱准考選
崔呈秀疏稱石三畏枉遭擯斥江以悪亓詩
教故轉工部主事如綸以悪阮大鋮故轉知
州也
張宿鳴申用懋王永光許弘綱商周祚俱准遇
缺推用
以崔呈秀荐之也
三月

以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
陪熊祥者王在晋也
以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永光者張寉鳴也
以文球為戎政侍郎
陪文球者徐紹吉也
以劉貞為刑部侍郎
劉鐸難星至矣
以董可威為工部添註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區大倫為南戶部左侍郎
陪大倫者郝名宦也名宦在秦為別調
以唐世濟為刑部右侍郎
世濟素有清望但浙派耳
以申用茂為順天巡撫
陪用茂者張至發也至發終逆璫之世不肖
出
以張曉為宣府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后俱頌璫
范世濟岳駿声俞維宇俱准原官起用
以王大年荐之也
以王惟儉為南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一桂耶而耄故以陪南
京
以傅振商為南贛巡撫
陪振商范世濟也振商有送璫語
以閔夢得為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九德也
以魏濬為湖廣巡撫
四月
潘汝禎即與推用
以李應薦、之也
以徐紹吉為戶部侍郎
陪紹吉者蘇茂相也茂相先為巡撫丁憂歸
荐方面有司各官趙南星為摀憲疏駁之曰
茂相草土中猶作駢麗語聞謝薦之礼或百

或千意在斯乎識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為薊遼揔督
陪之臣者喻安性也
以王家禎為甘肅巡撫
陪家禎者王緘也
以尹同皋為四川巡撫
同皋與魏廣微同窓又與馮銓同門山右正
人棄之戊辰為御史王應元劾歸服未闋後
夤緣錦衣張道濬囑王永光起兩廣揔督
以呂純如為山東巡撫
陪純如者淄濬也
范濟世侯巡撫缺用王志道汪慶百升太常寺
少卿涂註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升太僕
寺少卿涂註唐嗣美仍以左政布政用岳駿声
曾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
以霍維華荐之也丁卯楊維垣倡發勳之議
冀以引邪沮正可灼得列名冊內而孫慎行
不與

以王之宗為兵部侍郎
之宗北直人
以范濟世為南捻江僉都御史
濟世在南捻江捜括助建地方怨之
以王珹為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珹後以媚璫敗
阮大鋮准起升京堂余大化成准起升職方司
郎中
以葉有声荐之也內称大成曾發劉一燝私
書一燝遂得罪
王業浩准復原官
以穎兆先荐之也
五月
姚祚端邸存性俱准復原官
以黃承昊荐之也存性作令貪橫被察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故以應甲撫秦欲使害
殺從吾也從吾果為應甲挫辱鬱〻而死應

甲并誣前撫孫居相以贓私事居相問遣
以薛貞為刑部右侍郎斬于中為添註右侍郎
二人俱以内批淂之
以高第為兵部尚書
先會推者為吴崇礼王在晋内批賠逆不便
到任另推李起元張鳳翔高第竟用高第則
以内意先有所属也
六月
沈演仍候府尹用王雅量仍以原官起用
以高弘圖薦之也演為陝西方伯高推復命
叅之弘圖則亟稱其賢然演在福建曾搜括
庫銀十五万両助工其人可知也
以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前也
以王紹徽為副都御史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張九德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陪九德者媿 也九德後以媚璫敗

以郝名宦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杜士全也
以潘濬為左僉都御史
陪濬者毛堪也然終逆璫之世堪竟不起
以唐世済為兵部右侍郎
世済後又以忤璫罷
以黄運泰為戸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餉
天津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以李若珪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一千両然則其淂鄖陽也
亦不易矣陪若珪者倪思輝也
七月
御史石三畏薦孫朝肅王行健章光岳王弘祖
報聞朝肅先為魏光緒所叅行健先為王永成
所叅光岳弘祖則江右關西之别調也
吏科給事中玄默薦韓原善王所用報聞
原善與劉廷宣最相契厚

八月

卹輔忠下部速議

輔忠先為毛士龍所劾罷歸至是仲薦之有

旨卹輔忠首發巨奸吏部速議来看巨奸

者指淮撫李三才也

以薛三省為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駱從宇也

以王紹徽為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王祚遠為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盤黄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者周如盤彭凌霄林尭俞黄立極駱

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丁紹軾李宗延奉

旨點用其四自馮銓入相而要典作党籍

成士大夫之禍不可解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先會推者為李養正沈儆炌奉　旨養正見

追陶朗先贓号推黄克纘王紹徽奉　旨克

纘大工急需不便他轉乃用紹徽紹徽曾擬

點将録者也御史蔣允儀按秦復命地方人

材不列其名紹徽深恨之總憲未幾遂例處

允儀後復為允儀所劾追奪

以徐大化為左副都御史

大化浮志天下事益不可為矣

起蘇茂相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吴崇礼亦起南京刑部尚書

朱一桂李養質量加升擢刀詩教起用

以李蕃薦之也疏内并薦牟志夔

九月

以李思誠為礼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来宗道也

以駱從宇為礼部右侍郎

陪從宇者施鳳来也

以薛三省為礼部尚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穜茂相為戸部侍郎揔督漕運
茂相後以附璫敗
工科給事中虞廷陛荐邵輔忠姚宗文亓詩教
趙興邦何熊祥王永光徐必達陳陛何早錢象
坤岳和声潘汝禎過庭訓許弘綱王伉孫國禎
李夔龍李徵儀報聞
疏稱李夔龍首輯汪文言之奸李徵儀同犯
于玉立之奸
御史張素養荐劉廷元姚宗文邵輔忠許弘綱
報聞
素養按浙江復命荐廷元等為趙南星所劾
降行人司付再入台班復荐之
御史卓邁荐姚宗文邵輔忠蘇琰余合中林一
柱報聞
琰一柱皆閩人也琰被京察亦自以為當處
云
起邵輔忠為順天府丞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亓詩教為吏部科給事中李徵儀為湖廣道御
史
以李嵩蔡國用荐之也
御史倪文煥荐邵輔忠劉廷元廬謙報聞
內并荐李徵儀奉　旨不准起用以徵儀兩
舌也
閭鳴泰曹守勳劉泥澤俱下吏部酌用
以智鋌荐之也
御史王雅量荐高崇德孫國楨王伉徐從治報
聞
內并請焚李氏諸書
以李從心為工部尚書揔理河道
從心為揔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廣微弟也
每有関説輙傳軍門鼓從心肅而迎之嘗一
日三撃鼓云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侍郎
時濬為僉都蓋猶嬾其手之不辣也
以高第為遼東經畧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带彩緞表裡銀

四十两先會推者為王之臣王之家閆鳴泰
劉遵憲俱奉　旨另推又推高第王在晉張
寉鳴文球乃用第
御史賈継春荐謝啟光倪思輝郭允厚李春曄
史孔吉李際明報聞
以薛貞為倉場揔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称魏忠賢
有救護功大臣頌璫自貞始
以謝啟光為左僉都御史
陪啟光者馮三元也啟光往来王紹徽馮銓
之門為之傳語称紅娘寄柬
以王之寀為陝西揔督
陪之寀者劉遵憲也之寀任揔督建璫祠事
敗乃與史永安互疏推卸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為兵部尚書劉遵憲升兵部左侍郎
閆鳴泰升兵部右侍郎扶克儉升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歸以鬪破家
以李思誠為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兆魁也
黄儒炳改吏部左侍郎
儒炳貌獰甚人有厲杞之號
以朱一桂為刑部右侍郎
陪一桂者倪思蕙也
以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弘綱者馮嘉會也
十一月
経畧高第荐田吉為賛畫報聞
唐世濟升兵部左侍郎
表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崙等劾歸黨縁復起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全其節士論韙之暨
托寧夏乃為逆璫建祠此所謂簞食豆羹不
屑而受無礼義之万鍾者也夫生死之際易
決而富貴之念難忘詎不信哉
十二月

吏部覆丁紹軾堪任經畧邊撫邊道戢方各官
報聞
堪任經畧者為王在晋張寉鳴王之臣王之
寀閻鳴泰堪任兵部侍郎者為靳于中郭尚
友張朴岳和声申用茂蔡復一堪任邊撫者
·為王弘祖李棲鳳袁崇煥石惟屏堪任邊道
者為丘志充楊邦憲祁承業陸陛韓原善胡
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薦曹欽程報聞
欽程嘗作新衣二百餘襲後浚責之
吏科給事中刀詩教薦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杜
承式祝耀祖張惟任報聞
疏稱紹吉浚士諤係丁巳掌察受小人之害
者承式耀祖惟任係癸亥被察受小人之害
者
御史曹谷薦洪啟初鼎心湯報聞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薦范濟世徐景濂楊維垣賈繼春
報聞
繼春以石三畏為薦主亦其不幸也
以王紹徽為吏部尚書
陪紹徽者王永光也周應秋李起元也
御史陳以瑞薦蔡獻臣齊琦名報聞
琦名有鳳子之號張素養曾薦之為趙南星
叅處
以李嵩為登萊巡撫
原推孫杰馮三元李嵩李春燁內 旨用嵩
後建生祠于蓬萊閣極其諂美云
以曹尔禎為山西巡撫
陪尔禎者張維樞也尔禎後以媚璫敗惟樞厥
庫事覺亦淂閑住
以王尊德為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夤緣曹欽程遂淂
節鉞後為科臣許世藎所糾
起左通政使卲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黔撫不淂益

忿與正人為難毛士龍遭其毒手以逃幸免
或曰劉志選誣餞中宮之疏輔忠實慫恿之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御史姚祚端薦房壯麗錢策王繼曾過廷訓郭
允厚孫杰報聞
以徐兆魁為刑部尚書
陪兆魁者喬應甲也兆魁到任為正月十三
日至二十日即治惠世揚之獄抬諸盛訴東
林且責世揚廿五板
以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尚友也
以陸卿榮為浙江巡撫
陪卿榮者郭鞏也
以亓詩教為河南巡撫
原推郭增光也而詩教入都意氣揚揚恣橫
如昔因為崔呈秀所怒初圖僉院不得竟以
陪推中州點用蓋遠之耳
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
陪思誠者駱從宇也從宇後以南禮部尚書

陪温体仁竟得點用
以董可威為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　旨大工緊急另推再
推王在晋董可威徐大化房壯麗竟用可威
以馮嘉會為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閆鳴泰靳于中鳴泰由經畧用再推劉
遵憲馮嘉會郭尚友徐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嚴為南戶部尚書
自嚴後為司農半籌莫展
以范濟世為南兵部侍郎
原推杜士全為正濟世陪
吏部題覆阮大鋮薦傅櫆等報聞
傅櫆徐從治服闋起叙曹履吉督學別如綸
擬部候選馬人龍以副使起用阮自華以知
府起用李春燁以京堂由用謝升儒次推擢
以張朴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原任郭尚友為正朴陪
以房壯麗為工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沈演也
以喬應甲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甲者薛貞也
以胡東漸為操江僉都御史
原推秦聚奎為正東漸陪
以吳中偉為順天巡撫
初推郭允厚潘汝楨孫杰李春燁張捷有
旨允厚春燁留京卿用汝楨捷果否曾歷邊
事着另推再推吳中偉徐如珂乃用中偉
二月
閆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蘇鎮
以顧秉謙揭薦之也鳴泰頌璫語極无将
以王點為大同巡撫
原推郭增光為正點陪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郭允厚內　旨允厚吏部
公舉邊才孫杰等報聞
孫一杰　霍維華　潘汝楨　張　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曽汝召
劉廷宣　郭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馮三元　王継曽
徐景濂　張惟任　須之彦　董漢儒
張霍鳴　何熊祥　張延登　岳和声
徐必達　張惟樞　馮師孔　李棲鳳
耿如杞　仙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声　莊祖誨　葛寅亮
継曽景濂之鄙猥熊祥之老耄不知何以名
曰邉才也惟師孔承疇人共許之
以謝啟光為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謝啟光内　旨用
啟光
以来宗道為南京礼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也
以張維樞為陝西巡撫
陪維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燁為兵部右侍郎
石三畏荐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報聞
以房壯麗為吏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范濟世郭尚友也
以沈演為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造也演素與兄漼不和而漼與内
通演復借兄以媚璫遂得刑部后為人所發
璫悪之罷去演曽斟刻三朝要典
以張霍鳴為南京工部尚書
霍鳴曽與沈漼同結交客光先以通于客氏
惜無有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為正竟用業浩以其曽叅曹于
汴并駁易應昌也
以孫杰為工部左侍郎
原推郭尚友為正杰陪
以徐大化為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吴中偉也

三月
以潘汝楨為浙江巡撫
陪汝楨者馮三元也汝楨首建逆祠今上以
以為患失鄙夫
南兵科給事中袁玉佩改北
以徐兆魁薦之也內并薦閻鳴泰徐揚先亦
有疏薦玉佩玉佩袁崇煥族姪也
以劉廷元為左副都御史
初推姚宗文張至發有 旨另推再推劉廷
元李精白乃用廷元
以王之臣為經畧閻鳴泰為薊遼總督
二人不經會推俱以題塘報事奉 旨竟用
之
以郭增光為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亓詩教罷歸遂用增光增光謀建牙中州
久矣
以倪思蕙為南戶部侍郎
以劉詔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詔在遵化亦有能声末路狼狽遂以媚璫敗
以林宰為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粮儲
四月
崔呈秀帶僉都御史銜
以田景新薦之也奉 旨如所請
五月
以崔呈秀為工部尚書
陪呈秀者薛鳳翔也
以施鳳来為礼部左侍郎
陪鳳来者李康先也
又六月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燁添註左侍郎
袁可立為兵部右侍郎呂純如添註右侍郎
以朱一桂為南京右都御史
以曹思誠為刑部右侍郎
原推中中偹為正思誠陪
以李精白為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原推姚宗文為正精白陪
以馮三元為左僉都御史
初推霍維華張至發未用再推馮三元丘兆麟乃用三元兆麟崇禎元年巡撫河南時逆璫敗楊維垣輩謀江西湖廣權折獨苦恐有人言故首用兆麟而謝文錦亦得撫江然二人皆其党也
以閔夢得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偏沅
七月
以周應秋為吏部尚書
應秋每朝候崔呈秀極足恭之態璫敗捧其足而泣曰兒子如何過天下傳而笑之先是逆璫陷害正人率擬參疏行之應秋為冢宰善逢其意有不悅者皆遭網羅蓋又一变局也而璫勢愈横矣
以馮嘉會為兵部尚書
陪嘉會者王在晉也嘉會與逆璫為腹親故得本兵
以薛貞為刑部尚書
陪貞者靳于中也貞后以劉鐸事發擬辟遷延不一載不赴詔獄人无不切齒者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者錢龍錫施鳳來李思誠張瑞圖駱從宇李孫宸鄭以偉李國楷王應熊王祚遠孟紹虞内用其三然錢與鄭皆正人也何以同與覆甌之選豈館中論資有不容採越者乎
八月
以魏應加為兵部左侍郎
應加曾攻熊廷弼後又悔之
以郭鞏為兵部右侍郎
鞏自給事中累升至侍郎皆未到任乃從來銓法所无者
刑科給事中蘇兆先荐李征儀陳保定泰報聞征儀兩舌人也保泰按粤為民所毆赤身奔

窺憲体掃地
以朱童蒙為延綏巡撫
賞其殺周起元周順昌之功也
以聶慎行為南直吏部司官
九月
吴淳夫加升京堂
以郭興治薦之也
以靳于中為南京刑部尚書韓日纘為南京礼部侍郎
以呂啚南為通政使
以王家楨為戸部右侍郎
陪家楨者尹同皐也家楨後有頌璫疏
以林欲楫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欲楫後有誦璫疏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欲其治熊党以殺楚人也
以李侍問為應天巡撫
侍問狡猾璫敗犹耐弾云

以章光岳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時正升者蔡献臣也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添註左侍郎毛一鷺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一鷺恨周順昌陥之緹騎至穠州激変又枉殺五人以洩璫怒
以李逢節為南京工部左侍郎
以趙紘為通政使楊紹震為通政使叅議
十月
以姚昌籙為山西吏部司官
昌籙與慎行以賄淂之
以韓日纘為礼部侍郎
以卯輔忠為兵部尚書管右侍郎事
陪輔忠者霍維華也輔忠楊東明門生也東明每亟称之
以潘濬為刑部左侍郎郭尚賓為刑部右侍郎
尚賓後糜王允光為冢宰以兵部侍郎起之王洽力争不淂

以張三杰為甘肅巡撫
陪三杰者朱國盛也
以朱一馮為福建巡撫
一馮素亦自好見幾不早撫閩未幾而敗
崔呈秀等以殿工告成加升有差
郭興治陳王庭賈毓祥俱升太僕寺少卿仍管
科道寺
十一月
以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結魏璫礼甚厚
以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廷元者黃運泰也廷元説逆璫曰金陵重
地頗佳収其人心璫喜用之而北都則用崔
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兩人一手握定
呼吸相通璫謀成矣
以閔洪學為南京右都御史
陪洪學者商周祚也
以許其進為山東吏部司官
其進以事後留署刺曰新升吏部司官仍管
揚州推官事
以王應泰為陝西吏部司官
應泰以黙陪浮之後為中州主考出題献媚
且試録首録璫銜人唾而罵之
以楊邦憲為江西巡撫
正推真憲時也憲時削奪邦憲以黙陪浮之
江西有三羊之謠邦憲為羊頭
十二月
以張寉鳴為貴州摠督
陪寉鳴者朱燮元史永安李棲鳳傅宗龍也
以范濟世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濟世者張朴也
以潘濬為刑部左侍郎陳九疇為刑部右侍郎
九疇死寗光先時按真定以病故大臣題奏
識者非之
以謝存仁為雲南巡撫
存仁在雲南與沐啓元比養成其悪幾為地

方害
黄運泰加戶部尚書照舊管事
運泰見逆璫下跪璫扶起以老黄呼之
以馮三元為左副都御史
三元實主邪盟其人深心狡智无㦱覺之者
閆鳴泰加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照旧管事
卲輔忠升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郭鞏升添註
左侍郎呂純如右侍郎霍維華升添設右侍郎
以許宗礼為左僉都御史
以吳淳夫為工部添設左侍郎
以吳應琦為南京大理寺卿
應琦曾溺太廟中
以商周祚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許可徵為兵科都給事中

天啟七年丁卯
二月
以倫肇修為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衡叢也
以李孫宸為南京礼部右侍郎
孫宸以黙陪得之正推者曾楚卿也
以王志道為南京通政司叅議
志道以黙陪得之正推者王伉也
以曹尔禎為戶部侍郎
陪尔楨者李若珪也
以趙絃為兵部右侍郎
陪絃者詹尔達也絃送王之國一路奉璫旨
惟謹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
濬以黙陪得之正推者王之宷也
以張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原推胡東漸王瑊張惟樞王黙惟樞得之
以呂圖南為通政使

畐南以點陪得之正推者詹尔達也

以胡廷晏為陝西巡撫

廷晏庸耄卒貽秦中盜賊之禍陪廷晏者劉

澤深也

以史永安為三邊摠督

陪永安者尹同皋也

以牟志夔為山西巡撫

志夔建祠称頌倫諸醜態且力戹趙南星于

戍所已奉 恩詔格抑不行致斃、而死其

巡撫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崔尔進也

以劉志選為掭江巡撫

志選為璫効死力誣皷中宫瑞党以節鉞酧

之遂點陪正推者王一中也

以李若珪為刑部左侍郎

若珪以點陪得之正推者孫國楨也

以梁應澤為鄖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以韓日纘為南京礼部尚書

先推者来宗道李康先楊景辰俱未點再推

者林欲楫韓日纘而日纘得之

以潘汝楨為南京兵部侍郎

汝禎以點陪得之正推者王點也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陪宗文者彭鯤也、化、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

故用之

以焦馨為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玠張捷再推耿好仁焦馨而馨得

之

四月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卲輔忠也之臣党邪異常實璫腹

心璫敗逆案開住人謂法不盡罪云

以許宗礼為左副都御史

陪宗礼者孫國禎也

以張朴為南京户部尚書

朴以黜陪淂之正推者倪思蕙也
五月
以李嵩為南京户部侍郎
以李夔龍為左僉都御史
夔龍以黜陪淂之正推者倫肇修也
以張延登為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湍士良再推楊維新馮時行俱
未黜又推延登陪延登者錢策杜詩汪起鳳
也
朱國盛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荐之也然國盛實精于水利
以田生芝為南京通政使
生芝以黜陪淂之正推者曾陳易也
以張曉為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士文再推曉陪曉者王黜也
以孫國楨為登萊巡撫
陪國楨者崔尔進也
以魏撫民為尚宝卿

撫民逆雛也素為丐子乃淂璽卿以璫廕故
冢臣周應秋不容誅矣璫党謀害三吳諸君
子欲用撫民為應天巡撫一日傳問璽卿可
推閒府否應秋唯、未幾璫敗不果撫民後
下獄日向各監翻觔斗乞錢人指之曰此魏
尚宝也可發一笑
以張翼民為大同巡撫
六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
七月
以王之臣為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豸畢自嚴内　旨用之臣
以溫体仁為吏部侍郎
璫局始末皆以体仁為主至王之臣當逆案
久定之後忽登津撫啟事非我　聖明主持
邪流且慶兎彈冠矣然則二人者殆逆党之
後勁前茅耶王永光急欲枚卜体仁不淂而
犒衆以推之臣永光為璫出死力者至矣永

光主銓四年力首倒翻逆党案後以党奸張
道濬袁弘勳事敗被斥歸

倒戈集
大啟四年甲子
正月
陳九疇降調
九疇首逢内意因晋撫謝應祥事疏叅魏大
中互相攻詰有　旨責其紛囂降三級調外
任用

天啟五年乙丑

二月

張惟一降調

惟一疏叅登撫武之望有　旨海外情形難以遥度張惟一叅論不當本應重處姑降一級調外任用惟一惧亟走崔呈秀求鮮呈秀救之得復原官

五月

霍守典回籍聽勘

守典晋人之别調也乃先為趙儁昌所叅

胡應台革任回籍

應台亦楚中之别調也

九月

周詩雅熊江俱削奪

、以吳國華叅之也有　旨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登薦舉非緣行賄定是狥情都革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周道登削奪

道登亦以門户處後入揆席乃露真相

蔡國用閑住

都察院題差奉　旨巡撫宣大著有默張養素去蔡国用前疏薦舉應雜着冠帶閑住

喻思恂閑住

以保留呂兆熊也兆熊推倉場不肯行思恂意兆熊瑞同鄉也借此可以結納疏入有　旨責其曲狥私情諂称德政着冠帶閑住

十月

玄默閑住

因具請告處之瑞意以默遠已耳

康丕揚遣戍追奪誥命

丕揚疏奏往日妖書楚事根由因及以被陷殆未奉　旨丕揚向為沈一貫鷹犬邪媚貪酷数掛弾章已經察典今反借端具疏希圖起用着九卿科道會議叅看的確具奏吏部等衙　擬削奪有　旨着焰属憲官犯贓事例發邊衛充軍丕揚晉中城事魏瑞與人有

訟爲丕揚呵責故及
十一月
喻安性閑住
因其請告處之
康世濟
世濟蔣諠俱削奪
世濟主盟浙派亦復不免
十二月
聶心湯削奪
吏部降調官員疏奉　旨聶心湯貪職著閒
與韓浚争妄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盡其辜
着削籍爲民追奪誥命
魏應加議處
亓詩教有疏申明兩次京察奉　旨魏應加
着該部議處具奏韓浚趙士諤已蹐華膴杜
承式遇盜乞憐祝耀祖募兵招議所舉未當
潘文閑住
文雲翼之父也因請告處之
董元儒削奪

以何可及叅之也有　旨董元儒陰陽反覆
变詐奸淫祝耀祖糾叅着削了籍爲民仍
追奪誥命
喻安性申用懋閑住
御史洪如鍾有道臣清裁有據一疏奉　旨
劉永基居心不浄浮説偏工唐昌家丁傾乾
同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
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荐舉不當
着冠帶閑住
彭叅削奪
叅有東林党蔽一疏奉　旨彭叅原係左光
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觧什前疏苗中如
何又來瀆奏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曹欽程削奪

以湍士聞參之也奉　旨曹欽程不檢敗群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逐一銷算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

二月

錢象坤閑住

象坤推南京礼部尚書有　旨錢象坤曾被言官論劾醜詆着冠帯閑住

石三畏削奪

三畏有中外人心正舊一疏奉　旨條議輕率荐擧欠當石三畏削了籍三畏客筵點劉瑾醉酒一出遂不免

李恒茂削奪

恒茂回話淂　旨李恒茂兩次回話俱屬支吾本當照例重處姑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

亓詩教閑住

以李懋芳參之也詩教入都藐崔呈秀呈秀啣之初謀僉院不得乃出撫中州不一月而被逐然在中州貪穢狼藉已為地方害矣

五月

葉大受削奪

因其推升處之大受為王永光鷹犬陷王允成李希孔者

六月

馮銓閑住

以陳朝輔參之也有　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着回籍閑住以俟公論之自定

趙興邦閑住

因其告病處之

秦聚奎閑住

聚奎有疏諫捐助事璫啣之惶懼認罪奉

旨秦聚奎不能强顔就列着冠帶閑住
徐紹吉閑住
吳殿邦削奪
以李燦然叅之也得 旨徐紹吉患得熱中
投身去輔營謀要地書喪生平着冠帶閑住
吳殿邦多事居鄉横叅公祖夙附權門今誇
入樞幕驅除同輩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喬應甲聽勘
以高弘圖叅之也得 旨喬應甲生平自負
乃撫秦貪跡大著言清行濁憑依掃地何以
風示百官據言叅論如出一口即行陝西巡
撫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狥情隱匿
王紹徽閑住
以袁鯨叅之也有 旨王紹徽賍私狼藉着
冠帶閑住
徐兆魁閑住
兆魁熟審届期跪奉 旨徐兆魁縱容司官
書吏受賍責法全不知愧而强詞飾辨着冠
帶閑住
沈演削奪
演有司官開報外錯跪有 旨責其先後言
詰展轉支吾誑飾强辨着削籍為民演淮之
弟也而實不相顧心知淮素與璫媪乃借淮
媚璫或發其隱以告璫遂及
七月
史孔吉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
門洞開閑住
以薛鳳翔叅之也有 旨門洞開小才矜己
勝氣凌人全無實心實事一味發抄發揭堂
官叅属灼見頗真着冠帶閑住
潘雲翼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雲翼以晋人為贄贄多矣而
卒不免
黄承昊削奪

承昊有疏條陳淂 旨黄承昊久係東林不
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
八月
姜雲龍削奪
有 旨責以居間鑽刺躍冶不祥也
須之彦削奪
有 旨謂其人係門戶也
周文煥閑住
有 旨責其規避給假也文煥以年例承璫
旨擇諸忤璫者疏名推升為處分地幾亦
羅其網
九月
綦献臣閑臣
有 旨謂其係門戶也
十月
徐復陽削奪
有 旨責其居官贖闇也
周用賓王夢尹王業浩俱削奪
殿工加銜累、、而三人與彭汝楠同處逆璫
喜怒之无恒如此
十一月
朱一桂閑住
吏部欽奉上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一
桂年力衰邁着冠帶閑住
梁克順削奪
克順有尊奉 明旨疏淂 旨梁克順門戶
邪党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十二月
詹以晋削奪
以晋有直陳無碍等事一疏淂 旨灵鷲古
刹雖廢可修所存田畝如何說变價助工分
明垂涎賊價規奪寺業而以助工藉口且既
慢神必定害人詹以晋着削籍為民仍追奪
誥命仍着自行修理寺宇其田因造橋估变
佃為民業的責令贖還本寺以為錙銖言利

之戒寺新田還着該地方官申報撫按具奏
張惟任致仕彭惟成削奪
二人推升有　旨張惟任素有才望年力稍
衰准加銜致仕彭維成久係門戶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王雅量致仕
雅量推升有　旨王雅量年力衰邁准以原
官致仕
徐天衢削奪
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也
李思誠于志舒丘志充俱削奪志充仍逮問
志充輦金營升跡露詞連思誠志舒用賄事
亦發覺遂俱被處然思誠實與志充不相涉
也天道禍淫假手同惡故因志充而及志舒
又因志舒而及思誠耳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駱從宇削任
因其推升處之
王伉削奪
伉推升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陳仁錫除名追奪
有　旨謂其東林邪黨也
曾楚卿削奪
楚卿推升有　旨曾楚卿係張鼐門生久依
門戶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二月
李徵儀削奪
徵儀推升有　旨李徵儀首薦夏加遇隨時
依附殊無特操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劉之待削奪
之待請告得　旨劉之待久依門戶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吏部除名永不敘用仍追奪誥

命

王之寀胡東漸俱致仕

因其推升處之

陳以瑞削奪

以瑞題差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逆祠

成以瑞謁拜匍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瑞閣

怒曰我豈大于佛耶未幾削奪

白儲珩開住張捷削奪

二人推升有　旨白儲珩負氣偏執着冠帯

閑住張捷曾附党人為李應升死友着削了

籍為民追奪誥命

姚應加削奪

應加推升有　旨謂其依門戶處之

田景新開住

吏部為缺官事奉　旨田景新資應題差如

何固辞意欲他番殊失憲体着冠帯閑住

四月

許鼎臣開住

鼎臣推升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徐大化開住

工部屯田司郎中周鳳岐一本遵　旨回話

事奉　旨柴炭銀兩已有　旨不許那借徐

大化巧立名色私意那借周鳳岐屯田署印

繆奉堂批葉憲祖擅發工科三千兩俱屬悖

旨着冠帯閑住委官潘堯年着錦衣衛差的

當員役扭解来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倪思蕙開住

因其推升處之

五月

何早早削奪

以漕運太監李明泰之也有　旨回空遲滯

有悞漕政暫用民船給與時價遵厰臣裕国

恤民之戒未嘗輕用民力有何擾害而人情

舵航何早抗違明　旨傍撩沽名着削了籍

為民追奪誥命

謝啟光開住

刑部一本門禁詰獲事奉 旨謝啟光身為
大臣職司風憲乃不自愛其身為人情日輕
殺私書殊非大法小廉之義着冠帶閑住杜
元紳陳應元俱着削了籍為民吏部除名
倫肇修削奪
肇修陪僉院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錢策閑住
策陪推浙撫有 旨謂其岐雜不正處之
沈景初削奪
景初推升有 旨謂其久倚門戶處之
王點閑住
因其推升處之點建逆祠告成而不往拜故
及
劉有源閑住
因請告處之
葉有声削奪
有声題點試差有 旨謂其久依門戶處之
李康先閑住
康先以藩封叙有 旨謂其係門戶處之
劉先春虞廷陛俱削奪
二人題點試差有 旨謂其門戶處之
七月
徐揚先削奪
揚先推升有 旨謂其係門戶處之
孫如洌削奪拿問
姜玉菓削奪
北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旨這犯人顧汝
翼通同孫如洌作奸犯科贓私畢露既經究
問明孫如洌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錦衣衛
拿送鎮撫司同顧汝翼一并嚴追以助大工
贓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姜玉菓交比匪人
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郭鞏閑住
鞏有仰助大工疏得 旨郭鞏自戶科給事
歷升卿貳即應感恩圖報如何久不到任且
前疏條陳未當着冠帶閑住其助工銀不必

收該部知道

楊世芳開任

因其題差處之世芳曾為瑨修要典者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天啓中閹禍始末各以年月編次虐政集記東林黨人先後被難之事邪氛集記閹黨諸人進擢柄用之事倒戈集則以閹黨既盛其徒自相攻擊旋有被逐而去者因併記之每條有綱有目備載當時所行詔旨而間爲評論如知縣唐紹堯逮治一條稱實刑曹姚誠立下手而猶翺翔藩臬又御史方大任一條稱大任如此受苦而竟忘之葢崇禎初年韓爌等既定逆案之後被禍者皆得牽復而斥逐起用猶有所未盡故有是言然明季門戶喧呶黨同伐異實有牢不可破者固未可據一人好惡之口而槩以爲定論也

泰昌日錄二卷

〔明〕楊惟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泰昌日錄一卷》提要

日錄題辭

草莽臣楊惟休恭撰

泰昌日錄何書

貞皇也何以書

貞皇思也

神皇之曆長矣何以不思遊乎

神皇之宇而令人忘恒久也遊乎

貞皇之宇而弗之能忘感速也詩頌成王曰閔

予小子頌高宗曰湯孫之緒然則思

貞皇所以思

神皇也

貞皇以數十年青宮仁聖之德播高深於瀰月

一語之下其盎如春一澤之布其淪如海一

肯之出其旋如天一政之行其奠如宇無問

海內臣民願緩須臾於訪落即有如蓋愆補

過光昭考而嗣其懿徽如

神皇詔非
貞皇曷任哉神之所以嗣者著也烈之所以嗣
者温也聚之所以嗣者通且廣也主道利周
是不然貴著也強弗友剛克貴温也嚮之以
烟霧積之以丘陵而放之以江海塞之所以
通且廣也神之而著烈之而温塞之而通且
廣故曰以人継人世得而知之以聖継聖世
莫得而知之莫得而知之故思之且夫物之
所以生者日也良農之患槁也思瞬雷而避
朝日宜其忌之思其所以濟也然則思之何
以不備書也曰其為吾
君之所出則無不備之矣其不及書譬爪髮之
猶吾身也非精神所處也雖然且避國書也
抑精神之所處以永吾思而爪髮之所處以
待予奪之人則謀野之所以疎矣然則官之
遷叙轉陞曷書釜鬵之所以沛也金錢之目

曷書膏腧之所以溢也侍從之職書爵及名
班朝之官書物及事宿衛之旅書内及外曷
書靈承之所覎而臨御之所式也知爪髮之
非精神而捲杓之為遺澤也通乎思矣思…
先皇則書之而補浴之跡率為断文綸綍之輝
不備全策謚詔空文縷縷千言何也取流滄
溟一酌而具百川之味攬玉崑閬片球而發
千載之蔵固不必其全也譬夫名達崇英把
其衣袂耳目猶人耳雲中顕神則氣色滿乎
宇宙而映帶谿乎今古此書之法也書
帶崩載書之何也
先皇逝而一月之君以存亡
嗣皇興而一月之臣以亡存嗟夫是則臣之所
以思也夫是則臣之所以罪也夫

泰昌日錄卷上

光宗孝貞皇帝

泰昌元年庚申秋八月朔丙午

上御文華殿即皇帝位朝百官大赦天下

詔曰維我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六

曆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

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四海化啓

父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上

賓之馭顧命神器畀予眇躬仰遵彌留憑

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宗社大計弗

獲固辭茲于八月朔日丙午祗告

天地 祖宗 社稷即

皇帝位永惟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

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

是邦家奠麗是訓是行屬茲履祚之初宜

涣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

天下與民更始事下有司

先是夏四月

孝端皇后崩

大行皇帝意悲鬱疹累動大臣上起居輒出

中諭相慰至是篤閣學士方從哲吏部尚

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兵部尚書黃

嘉善戎政尚書黃克纘刑部尚書張問達

英國公張惟賢等入問疾尚見

聖容清移諭諸臣靖共厥職毋遽警日再至

大行勞之從哲嘉謨等因進言用人宜亟邊

事無足煩

聖慮又言宜發內帑濟東餉

大行皇帝頷之諸大臣出與廷臣相對惻惻

及酉崩時七月丙申二十一日也

大行四十八年仁霞之澤入人肌髓
皇后服初允縞素再動悲愴過哀白日無暉
是夕有氣如一疋練廣丈餘起牛女虛危
歷翼軫沒
遺詔曰朕以冲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
十八載於茲享祚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
服之初兢兢化理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
講希御封章多滯寮采半空加以礦稅頻
繁征調四出民生日促邊釁漸開夙夜思
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與天下維新而遘
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
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
皇帝位尚其修德勤身親賢納諫以永洪圖
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
擇善地令早就藩大小諸臣務協共和衷

輔佐嗣君保我王室皆朕惓惓之至意也
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
其次考選并散館科道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挂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礦稅
并新增織造悉皆停止囚徒送法司審釋
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
士速加卹錄喪禮遵依舊制以日易月二
十七日無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
屏為重勿得輙離本地各總督鎮巡三司
地方攸繫不許擅棄職守聞喪之日哭臨
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
免進香詔天下咸使聞之
丁酉禮部左侍郎孫如游上喪服儀
皇太子于喪次臨百官具烏紗帽素服臨思
善門外凡二日成服
皇太子縗杖百官斬朝夕臨凡三日所謂輯

秋于殯宮門之外是也始朝臨七日畢制
也
撤天下礦稅內使
榷以佐大工工止榷存中外苛擾商民失
業天下患之以諫獲罪甚衆遼事起藝加
民益困至是撤令張燁馬堂胡濱潘相丘
乘雲等還天下大悅如出湯火
發內帑銀一百萬犒九邊將士
內帑之發日以為言彌留時大臣再請
皇太子侍遂有是命旨下上下歡動三軍呼
萬歲夷虜聞之避帳而是秋首功獨多
申飭閣部文武諸臣靖共率屬并勅護衛官兵
戒嚴中外肅然
倫非常也于是皇城內外皆宿兵邑從九
十日內四門二千八百七十九員外六門
六千八百四十八員

詔進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太后
奉
遺詔也妃侍
先皇久中外日壓東朝之慮宮車晏駕
令旨推
先皇意進尊號下禮臣議
戊戌禮部左侍郎孫如游疏
皇貴妃進封皇后非制請止之
疏曰詳考累朝典故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
歷朝以來豈其無抱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
嫌則禮之所不載也既非禮之所載則
先帝念皇貴妃之勞豈不在無名之位號臣
子體
先皇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且
王皇貴妃誕育

聖躬豈
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耶
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非其分亦豈其心之
所安疏上不報事亦遂寢
以黃克纘刑部尚書張問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張鳴鶴兵部左侍郎徐兆魁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協理院事蘇茂相巡撫浙江總督軍務
徐可求巡撫四川提督軍務俱都察院僉都
御史
起用王三善李瑾太常寺少卿黃運泰光祿寺
少卿王紹徽通政司左參政
陞用起用皆以資望素著
大行未駕路頗羈淹恤之恩朝野共歎蓋非
獨考終之彦已也一夕奉
令旨薪標之塗碎崇英逸偉極一時之盛而
兩資臺省之選并集

己亥諭內閣再發內帑銀一百萬特助遼餉
己發九邊餉而再及遼遼急也百萬賜在
尚方如天空一絲通計十三鎮卒八十萬
餘加餞不在是即人一金亦犒醪之賜也
兩遼新舊兵二十餘萬再賜百萬大農議
六餉四餉而值太甚之歲粟一金十猶之
人一金耳將吏之被汪洋而軍旅之聲踴
躍何德之甘感之至也聖人之仁如天地
然桔槔之潤澤竭而物不被雨露終夕則
枯莖改色故曰三軍之所鼓者氣也帑給
而慰重困之後輸輓騷繹乃
勅戶部為官募解卒而更出五千金內帑給
之萬里之外三軍之衆九重之闕相與動
卹周恩不啻置爪士膜內嗟夫真天地之
仁也哉
世廟時亦嘗詔賞邊軍官各鎮凡三十七萬

一千九百員給賞凡七十四萬三千二百
餘金額準之數减今十七而發金之數亦
减今十七
庚子大學士方從哲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
書李汝華兵部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
纘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英國公張惟賢
率文武群臣軍民耆舊于
文華殿上勸進箋不許
自庚子連日勸進
聖諭嚴切謂喪次哀悰何得遽議代禪以重
傷悼及三上辭益迫乃許之
壬寅諭文武群臣軍民耆舊曰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慟悲號五內摧裂而
文武群臣軍民耆舊以
祖宗基業至重
皇考遺命之嚴上箋勸進至再至三義正辭懇
不得已勉徙所請祈告
天地　祖宗　社稷即
皇帝位其擇日具舊朝儀以聞
大朝之設其弛已二十年餘國儀初改外
庭罕儷
命下之日中外歡動蓋有著籍二十年軒翔
廷闕而未見大鹵簿者一二元老頗言其
畧獨長年內侍尚有及見萬曆初年事者
于是禮部官上箋于
文華殿先期習儀夫君命大夫與士肄卜而
見君禮也豈謂不習哉乃至參對上下之
節雅極商榷威儀初具百僚以為盛觀蓋
禮樂之道須臾不可去於身君臣之交一
日不可缺於天下而況其二十年餘哉
甲辰禮部右侍郎孫如游具登極儀式
朝以辨色為期古也有司以八月朔年卜

也先期司設監于
文華前殿陳設
御座扆敷席也尚寶司設
寶案鴻臚司設
詔案殿內設表案
冊陛上几也所謂吉士纔几是也樂官設中
和韶樂
殿中懸不作所謂天子徹懸廞也錦衣衛設
雲蓋雲盤
殿內東別設雲盤承天門上設雲輿午門外
輅也鴻臚司設宣讀案承天門上西南嚮
至日早奉
皇帝旨遣官祇告
天地　祖宗　社稷所謂政必本於天殽乃
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于地降于祖廟之
謂仁義是也

大行皇帝几筵設具奏
皇帝縗服稽首告受命也
文華前殿設香案奏
皇帝易衮冕行告天地禮所謂上宗曰饗是
也詣
奉先殿告列祖以下所謂天子謁九廟以朝
於群臣是也載詣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
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几筵行禮吉拜告即
位也
皇帝衮冕搢珽設鹵簿大駕御後殿路也文
武官具朝服立冊墀東西向俟也鴻臚司
進侍從執事官至
文華後殿文臣閣大學士方從哲禮部左侍
郎孫如游史局編修官李光元凡四人尚

寶司卿熊尚文及丞一人吏科都給事中
范濟世凡六人御史顧造凡四人朝服北
上西向武臣泰寧侯陳良弼凡四人戎服
北上東向史官侍
寶座左近給事中在史官南御史在給事中
南尚寶司卿在史官後大學士在　寶案
北禮部官在　詔案南鴻臚執事官在門
外史臣籍筆載橐司起居科臣司導臺臣

八上　十三

司糾符卿主璽宗伯於禮無不統故事闕
臣不在內列其在內陪
御極倫對非定制也于是傳
皇帝旨百官免宣表賀拜而稽首以
大行在殯不備禮也侍從臣執事官入次行
禮贊各供事奏
皇帝升殿由中門出前殿升座所謂王入即
位是也侍從執事官侍如在後殿百官北

而就列鴻臚寺贊行禮緹騎遶之所謂虎
賁進前後是也畢出承天門外候宣
詔大學士躋奉
詔置几案尚寶司卿授
詔璽所謂奉符寶以傳嗣君是也序班官奉
詔冊陛案鴻臚寺官奏頒
詔大學士奉
詔授禮部官置雲盤從左門出所謂太保太

八上　十四

宗奉布陳常而逓相授也鴻臚寺奏興所
謂王釋冕反喪服也
皇帝入而詔出至承天門宣百官承拜如儀
所謂既皆聽命佀揖趨出也於是禮臣奏
詔遣官頒行天下時京朝官缺多不補而
大行以八月屆誕四方表賀官頗至其出使
在畿輔近地赴計文臣自一品盡九品凡
一千四百一十二員武臣自公侯一品盡

六品萬人則
發祚充庭之大目也
諭經畧遼東兵部右侍郎熊廷弼
諭曰近因虜酋猖獗犯順陷我城堡沒我軍
民特命爾遲籌調度亟圖戰守檢選兵械
相機征勦剋期蕩殘見今天氣炎熱邊方
迄甚暴露疆埸勞苦忠勤茲沛恩施用彰
撫慰于是官經畧以下總督文球巡撫周

永春巡按陳王庭各賜銀幣有差
戊申諭放卜
迄是閣臣久缺廷臣累以為言
先帝已嘗簡史繼偕沈㴶而
俞旨未下至是大學士方從哲疏請亟簡夙
推并揆新望以隆政本于是舊簡下而枚
卜再行
諭閣臣啟建皇極門殿以肅朝御
門殿之工十六已具中止原貯百萬金為
歷歲軍興殫幣至是遼餉愈急大工起有
司莫知所措乃以司空請發內帑二百萬
刻日起工天下知
上度于臨御而圖功鉅
以包見捷吏部左侍郎董漢儒工部右侍郎王
永光工部右侍郎陳禹謨刑部右侍郎汪應
蛟南京戶部尚書陳于庭太僕寺少卿林學

曾太常寺卿熊尚文太常寺少卿
諭催権使張燁等速回候別用
権使撤諸璫戀餘税不就道兵部以為言
于是悉蠲歲額遣而勒各監馳驛歸
以王佐為工部尚書
王佐自筮仕至正卿清真凝亮綱紀甚嚴
宇內目為人倫冠冕自江西巡撫已注吏
侍不為異己所欲迂迴十許年始有今擢

士論快之
己酉起用朱國祚南京禮部侍郎
起用馮從吾尚寶司卿朱一桂周曰庠太僕寺
少卿李宗延光禄寺少卿
以李長庚戶部左侍郎兼原官駐天津屬東征
兵餉臧爾勸戶部右侍郎徐必達應天府尹
畢懋良太常寺少卿畢自嚴太僕寺少卿王
舜門通政司通政使展自重鴻臚司少卿
起用鄒元標大理寺卿
元標自萬曆初廷論故相張居正斥幾與
劉臺同死居正籍
廟堂回慮起用以伉直不阿權貴條上時事
多觸忌諱再伏山林三十年巡方之使啓
事之章歲録不報海內士大夫想見其人
如景星慶雲冀其用卜世道云
起用劉光伏光禄寺寺丞

妄男子張差闖入
東朝外論如沸
先帝召大小臣工于慈寧宮陳對不設鹵簿
皇太子及太孫侍群臣跪伏欄楯下去
天咫尺後至者皆令入不復班次
聖諭內廷雍穆如此何至外多異論因令群
臣得起視
太子又令
太子諭臣下光伏以積念款吐不覺聲而越
次
先皇怒謂驚
太皇太后喪畢下光伏獄久乃釋之時喪免
久矣
先皇尚御縞服人言
先皇篤孝外雖順
祖制易月在宮中實行三年喪信也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上新政疏
謂新政方殷當以修身勤政納諫親賢為
急言甚切矣
庚戌兵科給事中薛鳳翔上時政二事
一曰內旨當慎一曰留中當防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以言事降外任用
賦之有金花周之內府王府漢之少府以
偹賞賚不領于司農者也

先皇時邊餉急司農仰屋計即鹿善繼以請
留金花被斥至是朝瑞上慎初三事後言
之夫餉司鳩司之役
皇上一發四百萬計金花萬計曾何愛焉不
以急有司一日請命而厚譴之冢宰周公
名德為
廟堂所重時有救鹿善繼疏中云鹿善繼之
被謫也以留金花耳其留金花也以需餉
急乎然眉指餉窮于露肘為此不得已之
計矣有臣若此正宜破格奬拔用示風勵
而反褒譴降
先皇神明天縱豈其見不及此無亦以蠲濟
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為非
度也及臣部遵
旨擬降疏上不報益知
先皇之原無成心矣後二日鹿繼善復原官

如部堂閣臣以下救朝瑞疏數十上不報
亦既顯斥其言于肆論之日而乃從默收
其人于彌留之會何哉甚矣周公之善揣
聖意中其微
皇上之善御諫臣錄其忠也
戶科給事中王繼曾上時事論
時
膚聽如環而言者輒指斥往事且夫

先帝存不能痛哭以効忠
先帝亡乃致抵掌而稱過哀思未定論議滋
多亦淋漓淚如縻之日所忍及也故王繼
曾疏及之臣曾待罪使署
先帝擢臣諫選言路諸臣臣受
先帝恩最亟而同咨之臣臣拜
陛下命最先臣該其報
先帝而忠

陛下之時矣臣惟自古人主善用言無如
先帝萬曆初年諫惡奄罪權相起廢官皆用
言無留行逾十年閣言官用朋黨相傾不
一圖王之國
先帝闇言者不用是非
先帝之失而言路之罪也當冐戲時亦務然
深維國家不可無謇諤之臣而以臣等待
陛下惓惓

陛下之親賢納諫而
詔臣等以授職建言可採則採之不可採則
閣之人可用則留遺
陛下用故職以為善用言官無如
先帝者也臣今者所謂竭肝膽以効忠含筆
盡無所圖之矣臣與諸臣約章疏無得作
隐語以煩
君父射覆大臣被論杜門靜聽不得展辨一

疏一辨再疏章奏繁瀆易起猒倦且國家
所以重言路以體也歐陽修有言諫官雖
卑與宰相等夫從容論思候君之自聽者
宰相也慷慨陳列析君之必聽者言官也
漢武帝英風之主汲黯數面折其非人臣
而至於面折其君非得已職不傾
陛下令臣等至此也所願者
陛下將

先帝親賢納諫數語大書座右令而後臨御
不輟期宰相不離側諫官不停疏用人行
政一如此數日舉動令臣等有法度之言
無弼違之言伯益進規不標諫官之名袞
職不稱闕令仲山甫無功斯臣等之上願
也

禮部左侍郎孫如游上喪服議
喪服歷代皆有制度而斷自
孝宗皇帝蓋
孝宗篤于親而定喪禮詳且備故
武世穆三朝以下宗之
孝宗時居
憲皇帝喪御門視事在喪制二十七日內服
俱縗二十七日外易素翼善冠麻絰至祔
廟釋御
朝如常儀今準舊制則宜于八月十二日縗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行奉慰禮二十七
日適
遺詔易月禮終次日
上易素冠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烏紗帽革帶奉
朝參候
梓宮發引除而會典載
先朝百日後始章服如常謂百日即不及
祔猶後也

諭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偕南
京吏部右侍郎沈潅俱升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同大學士方從哲入閣視事
枚卜之典以國儀初舉會推未遽定而
中諭出

夜有星如數斗青白色起騰蛇東行入奎二小
星隨之

辛亥諭冊立東宮遵
遺詔于釋服後擧行其擇吉具儀以聞
先是禮部右侍郎孫如游具疏請遵
遺詔立東宮以培國本曰往時
皇上毓德青宮
元子朝夕與俱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
迪之嚴又以父而兼師今日有萬幾應接
不暇即欲與

國上　廿五

元子晌育提撕勢或不能然則冊立遺詔
先帝非直為
皇長子慮亦兼為
陛下慮也禮科給事中楊漣相繼言之曰臣
考冊立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時未週歲即
先皇之正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
皇太子年十六矣以
皇上御極未及旬餘較
諸帝冊立之年為尚早以
皇上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已逼較

國上　廿六

帝青宮之日為已遲且
皇太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惟是體統一尊
遠媟褻而即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也名
位一正去幼志而修衮職德性可成二善
也官僚漸備近賢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
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四善也孫謀
已裕燕翼無窮
先皇帝后膝前十六年之愛注益可以即安

五善也若夫龍軒甫正鶴禁旋開跨盛焉
于前朝綿靈長於萬禩于
皇上遠猷鴻業尤善之善者一人元良萬邦
以正社稷之福也
禮部官請相度山陵
遼旱
遼警迫大發方被而復有太甚之憂經畧
熊廷弼以聞

廿七

起孫饒伸光祿寺少卿滿朝薦南京刑部山西
司郎中萬建崑南京禮部精膳司主事劉
文炳王佐尚寶寺丞秦聚奎鍾羽正區大倫
光祿寺丞
聖壽免行慶賀禮
壬子河南道御史顧造疏請復
祖制以光枚卜
枚卜之典久不定而省臺諸臣親應嘉薦

聖躬羈久未曆至是以營度
皇考山陵議附并議
尊號禮也
諭孝端皇后梓宮發引有日忽經
大行皇帝大故中停其并議施行
癸丑户科給事中李若珪疏新政願效狂愚五
事
一保聖躬二定聖志三勤視朝四慎枚卜
五急起廢
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起用建言廢棄臣王德完
孟養浩鍾羽正李琯姜應龍丁懋遜鄒德詠
何士晉孫如法雒于仁羅大紘黃正賓沈璟
李獻可舒弘緒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錢一
本賈名儒王如堅朱維經王學曾薛敷教樊
王衡謝廷讚楊天民黎道炤陳尚義涂杰凡
三十人

廢棄之臣或以指斥時相或以忌觸權璫
而建言
國本其義尤烈故部疏云
皇衷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犯顏不避何
可沒回天之力蓋起廢一舉言之殆数十
年而人物詮次頗多未協嘉謨負時望論
次既允而群策亦偕疏下之日中外相賀
先是
大行初法嚴令具罰必以言得罪或至死徙
錮之終身劉臺死而鄒元標乃獨生夫天
下言事之人多矣田夫販婦目不識之無
為言兩諫臣行者止坐者起指畫未終目
眦欲裂何也謂有秉之者非
大行意也前者言之而死且廢後復繼之歷
數十年人政之岐益多而論議益著于是
老者死壯者老存者不十一殆死矣乃得

須史見一日之昭雪于新政曾不及施而
向所謂秉殺言臣者且求先雪也然則[illegible]
言而死與殆死者乎且雪秉殺言臣者乎
夫後之言國事者豈皆秉臣殺之乎然而
其氣類也後之秉國者豈皆殺言臣者乎
甚不甚之間耳秉國者與之死而不可得
天與之不死以待雪矣而愈不可得于是
乎梯榮之防嚴而索瘢之條出為今日言
臣者不亦難乎故科臣周朝瑞云盡人而
起之尤恐偶遺即日而起之尤為濡滯甚
使疲瘵尫羸均宜沛之寵異以俟其自陳
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有
後豈可令引領睇環隱身錦上賁志長[illegible]
也哉
起升王德完孟養浩太常寺少卿
起升楊東明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史弼太
僕寺少卿何喬遠胡克儉光祿寺少卿鄒従
光祿寺寺丞
四川道御史馮三元疏效箴規以維泰運四事
一永孝思二勤講學三容直言四早諭教
甲寅禮部官請上
大行皇帝謚及
聖母尊號
先是
聖母崩而制不及加故至是乃論之在舊制
孝宗皇帝上生母紀妃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肅崇天承
聖皇太后附葬茂陵
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謚曰
孝恪淵純慈恭贊天開
聖皇太后附葬永陵夫
列朝尊謚故事既定於是改題神主附葬禮

以次第請

浙江道御史張濲䟦請臺省諸臣各捐成心以
儲大運以還和衷納之
以王紀為户部尚書捴督倉塲李起元兵部左
侍郎捴督陝西三邉軍務兼理糧餉王在晋
工部右侍郎捴督河道軍務俱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
以熊尚文巡撫湖廣兼提督軍務袁應泰巡撫
遼東贊理軍務俱都察院僉都御史
起公鼐國子監祭酒
起用李本固太僕寺少卿饒位尚寶司卿劉元
珎光禄寺少卿林材尚寶司寺丞
乙夘兵部尚書黄嘉善劾論延綏統兵官都閫
僉書袁大有正法以肅軍政
遼東經畧熊廷弼既奏用兵十八萬調𤼵
各鎮省精銳充之應募率多市人而逃伍

半為老弱且腹嗛煙𤥾勒而就道紀律盡
寛驍悍競起行未再宿旋已逃亡袁大有
督兵至昌平託閧訛言一夕䦨者七百餘
人所至流刼當事憂其内潰故部鎮臺省
以為言後雖稍有擒獲而所在刻尤莫能
定
户部尚書李汝華議截漕運以濟遼餉
海運之法既行前已截天津漕三十萬風
帆不常既渡望洋之歎即海若効順亦後
時日難期故預從津口截留十五萬石以
俻先運餉臣李長庚請也
廣西道御史黄彦士陳時政要務十事
一除孝思二橋
聖躬三俻輔導四勤政事五通言路六起廢
棄七振吏治八謹閹寺九嚴武偹十固邊
防皆一時大綸

丙辰禮部官奏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發引
聖母梓宮遷附新陵俱請卜吉
以柯𣏌尚寶司少卿余起元鴻臚寺卿
起用程紹太常寺少卿錢策光祿寺少卿張迎
尚寶司少卿
丁巳江西道御史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以光
泰運報聞
一曰人臣所當自請者二嚴章奏之體矢
獻替之忱二曰
當宁所當茹納者二齋御下之威廣兼收之
益
諭內閣暫免常朝
先是
上有疾召太醫陳璽診視閣學士方從哲遂
疏恭候云
皇上至孝性生頃因
大行皇帝登假哀毀備至又值
踐祚大慶典禮煩殷以致
聖體微勞自應調攝第丁巳為
御門之始戊午為常朝之期乞勉出以肅朝
儀
戊午諭內閣肅朝儀以明法紀
上以閣臣請力疾出
御門時朝儀希玩執事人員有持綠羅金扇
侍左右而喝道會極門者
諭出乃知
上精明虔肅性仁恕而紀莫可干
諭內閣皇長子冊立於禫服後擇吉行
冊立之議閣部及言官日以為請已有定
期至是

聖諭謂
皇長子年尚幼質清弱且先行開學禮冊立
俟禪服後議閣臣方從哲疏曰
皇上於即位之初首命釋服舉行冊立中外
宣傳舉手加額茲奉
聖諭不勝驚愕且前四十三年
先皇召諭群臣于慈寧宮
元孫時在侍竊見丰采岐嶷儼然有成人度
何至今日尤云清弱禪服制在民間為二
十七月在
朝廷為二十七日既擇九月之吉去釋服已
半月餘正典禮
旨今
諭今允行無疑其
聖諭臣謹藏閣中不敢宣示後部臣及言臣
復力請論乃定

己未雲南道御史張至發請懸賞格以勵東征
將士
庚申戶部給事中楊璉奏申明禮制以肅人心
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二曰通君臣接見
之禮三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四曰申章奏
入告之禮
黃河清
時陝西巡撫李起元奏臨鞏兵備使李從
心呈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清上下凡數十
里至十七日未時止夫河清難俟自古為
言在
武宗二年清有慶雲見翼軫則
肅聖徵也至是凡百一十四歲再清
皇家聖聖踵承直越千古詎謂清之不可俟
哉
肅皇元年五星聚營室復降甘露禮臣言歟

昉河清例遣祭則
武宗時蓋嘗祀河典不書何也今河清在泰
昌八月望至九月壬申以
聞故祀事不及行差夫白氣見黃河清啓
聖之祥灼然而可見矣時有太學生臣楊惟
休着河清賦
獻之以紀盛事

泰昌日錄卷下

光宗孝貞皇帝

辛酉上
天行皇帝尊謚
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廟號
神宗
先是禮臣擬謚
顯宗恭皇帝廷論嘖嘖兵科給事中魏應嘉
具疏慱之云夫謚追崇
先帝之大典也簡為次謚敦則罕聞稽古東
晉恭帝南宋恭宗二號當時光景已不堪
聞追惟
先帝聖謨不可殫述而四十年雷霆在上今
古所無神矣烈矣無以復加矣以至聖至
神之

先帝當議謚之會持衆美而効之光昭萬世
尢恐不至乃草草舉事取証謚言今
先帝盛美不彰何心抂踈出公論䝴之蓋昔
人云魏收死不謚恭則謚之薄恭久矣次
改擬云議曰
峻德昭中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
之光華惟易名永萬世之辭宜副除
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土斯敷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祚體乾行
健瑩精收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泰
和之福奉天祇若而裁成屬之範周法道
自然而張弛于焉合契即基命宥密未易
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幾神内
運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無逃于鑑別
明見萬里乖和畢照其情形哲莫遁焉寵
不通徇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覵以靖
氛囂于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遺
爲蔵納闒濂不以攖鱗而動聲色戢修純
密不以清燕而鞍箴圖大以成裕敦之至
也豊裕自如無宫室遊畋之好綱維在握
無科條文網之苛斂以居先簡之精也憲
章則標
高皇之宸藻表
文祖之駿圖誦法則緬戴禮于經幃羅貞觀

之政要以至銘齋顔而省已弘制額以作
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堅縹
塞之款封邉屛藩之侵佚勘定則剪鴟張
于川楮殄鴟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而我
武維揚後一隅而厥問不隕柔泰定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圜扉無究濫之嗟發賑
蠲租稄歲拯流亾之厄湛恩所霈浹于寰
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矣崇號所居

極
兩宮之偹奉徽懸娶朕展三載之通喪至性
所鍾終焉孺慕即周文敬止之孝無與浮
焉維茲功德之崇隆揔屬輝光之著見蓋
惟昭明厥行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
成用安人而立政洵哉優躋聖域而克闡
王猷者也臣等歷覽前輝參稽令典帝堯
運[illegible]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之天
光纘顯行簡編具載軌迹可循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作述粵自沖齡嗣
服迄夫大化觀成龔德澤于
宗朝而以久道運培元氣為之愈浹法精明
於
世宗而以深仁園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
烈覲光臻四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
奠萬年磐石之安夫非邁百王而獨超[illegible]

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
節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疏鴻禧方茂宜加意珍攝
以臻無疆之慶
以李養正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
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陳邦瞻兵部右侍郎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俱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以楊述中提督軍務巡撫鄖陽胡思伸巡撫保
定提督紫荊關兼理海防徐養量巡撫甘肅
贊理軍務周懋相巡撫寧夏贊理軍務呂兆
熊巡撫陝西督理軍務俱都察院僉都御史
趙彥巡撫山東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副都御史
起用白瑜光祿寺少卿白所知太常寺少卿[illegible]

文衡大理寺少卿
壬戌以右春坊右諭德周炳謨魏廣徵右春坊
右中允成基命同左庶子鄭以偉錢象坤管
理
誥勅
癸亥起用楊材喬應甲俱南京太常寺少卿姜
應麟太僕寺少卿袁可立尚寶司司丞馀喬
遷光祿寺少卿

以范濟世都給事中楊道寅左給事中甯蕃右
給事中俱吏科李奇珍都給事中薛鳳翔左
給事中張國祥右給事中俱戶科李若珪都
給事中周希令右給事中俱禮科楊漣都給
事中曾汝召右給事中俱兵科魏應嘉都給
事中暴謙貞右給事中俱刑科蔡思充左給
事中惠世楊右給事中俱工科
甲子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俱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
何宗彥人稱其品性以不與會推微有不
平之議劉一燝士論素歸中外想其風采
向在卜
先皇有意用之與韓爌台望並著
命下之日宇內彈冠夫
先皇爰立之思遠矣始若有所怯而不自決
卒乃遣之以光新祚然則廷推誠出公論

而
皇上于此二三臣亦卜之久矣蓋
兩朝植之而一日用之也哉
上不懌
皇上孝睹
先皇喪哀禮備至疾遂發閣部大臣及言臣
随太醫入相次問疾昔御史蕭廪侍
穆皇朝謂宮掖大盛精神太勞故外廷亦以

此疑之于是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上關臣
方從哲書傳聞
聖躬不安貫以用藥弄方之故專係
宮闈職不敢知惟是問疾之誠
皇上既知之夫亦知冊立東宮之必不可緩
元子之必不可移宮
慈慶令大臣元老保其身體傳以德義乎夫
亦知
朝廷之有危疑蕭墻之多隱憂一人孤立爲
治亂安危之大本大原乎昏定晨省孝子
所以事親批闥直諫古人所以决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安刑部廣
西司主事孫朝肅亦致書云疾以煩勞而
致猶可言也以不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
下不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已不可
言也知而不請隱蔵以負

先皇之託尤不可言也方今國勢辟之養癰
閣下見謂張皇過當務爲老成鎮靜之說
端倪已見監口難防竊恐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餘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出
入諷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膽顧閣下熟思
之也妄爲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卜吉之期于九月國本定宮
闈清
皇上覩此大典事典形神交暢豈僅僅勿藥
之喜哉兩書初出有言
聖躬偶爾在攝私憂大過亦何至迫言冊立
及至張皇之日大小臣工頗勤賛翼然後
知言者之識早也
乙丑禮部官奏請釋服

易月制也

諭禮部官

皇妣孝端皇后及

聖母温肅端靖純懿皇貴妃加上尊號

二后在

先帝朝已有謚

皇上以踐祚加儀制也議

大行皇后謚曰久道化成光輔憲天之治柔

攸順應咸推配地之尊主陰教以淑家邦

嗣徽音而垂宇宙恭惟

孝端皇后幽閑貞靜誠一莊嚴嬀汭鍾祥毓

虞廷而釐降郃陽毓秀媲周室以作嬪雎

德之行其儀不忒晝修纂誦陳圖倫觀省

之資晏退早朝脫珥佐憂勤之治祀先蠶

而獻繭儉比葛覃禮玄鳥以進環慈同樛

木逮深居靜攝禁不聞聲匪寵勿妬規事

多得請暨前星之啓曜初九潛龍屢覆露

以垂恩再三爲翼臣民襲祉夷夏蒙庥方

萬歲以祝椒風胡一朝而歌薤露在

先帝情鍾伉儷軫琴瑟之中睽肆吾

皇愛切瞻依奉杯棬而永慕當此昭盛之典

聿興渙汗之頒開大隧而珠襦玉匣偕藏

崇

禰廟而藻冕褕衣並祔禮兼文至崇典衣弁

臣等俯竭管窺博稽輿論

孝端皇后尊謚宜天錫之曰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擬長

秋之令範雲漢爲章慕象月之餘輝星辰

動色播芳聲於彤管揚懿惠于冊旌

議

温肅端靖純懿皇貴妃追封

皇太后祐命自天

九廟誕靈於玄穆含章啟
聖二儀蘊美於黄中子貴之義宜彰人生之
本斯一道洽前哲禮正
初基恭惟
皇母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秉德承乾應符
俔世匹二妃而有貞獨當秀異之鍾邁九
御以崇躋遂寄神明之統書環協吉帝蠲
迓佯祕殿恩勤育
皇躬而泰豫法庭訓肅藻
聖德以安深當夫龍邸方潛翟褕惟謹居盈
以約愈切括囊無咎之思履順于明彌增
執玉不勝之懼用克固
元良於宗子終開典艱鉅于
長君福國無疆宜家有自匪獨端貞內照裕
配日之真明抑亦玄朗旁通著隨時之大
義盡模極被嘉名膺寵錫於

下 十二

先皇徽祿可隆顯號必崇追於正位矧茲當
祔罔既永思宜遵
祖宗自仁自義之規用慰
聖明如生如存之感臣等祇承
達孝顯被
聖慈婦順以孝為先必冠易名之首母儀以
靖為盛用昭維則之表既獲僉同允垂徽
懿
聖母皇貴妃尊謚宜天錫之曰
孝靖溫懿敦讓貞慈參天胤聖
皇太后妥靈
清廟附宅玄宮益篤慶于邦家永承光於國
史
起用舊輔葉向高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並大
學士入閣視事
向高在

下 十三

大行朝久國祚首為東朝講臣故及蓋一日
八相因弁
諭閣臣凡屬青宮講讀官並錄以聞
以孫如游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以衛一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以何熊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陳道亨刑部左侍郎姚士慎光祿寺少卿
以陳德元巡撫廣西軍務都察院副都御史張
我續巡撫河南提督軍務都察院僉都御史
起用張鳳翔南京太常寺少卿馮若愚南京光
祿寺少卿
丙寅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具奏辭
新命
溫諭不准辭
免順天通灣房稅及山西宣大春夏額稅
丁卯諭禮部官定瑞王惠王桂王就封典禮

諭朕弟瑞王惠王桂王出府已久禮宜
藩封並
先帝遺詔
上立而念之因有分封起第之詔則陝之漢
中山西之平陽山東之東昌皆古建國地
瑞王隨乞荊州桂王乞衡州獨惠王不易
封至
嗣皇乃皆改定云
禮部官請加
恭靜端懿溫惠元妃郭氏及
明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尊號
郭妃
上元配王才人則誕育
元子者也部臣謂
皇上嗣登大寶宜進儷尊之名而
元子正位青宮宜推婁日之自並得

旨議

禮部尚書孫如游奏辭

新命不許

禮部官奏擇九月癸未行冊立

東宮禮如章行

戊辰順天府民王昪疏戚屬正名以彰國典

王昪自言

王才人兄男子陳槐謂才人陳姓非王氏子

争久之事下有司蓋自

才人薨逝持論無所質所以卒致

冲朝之紛紛云

己巳工部官奏擬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附塋禮

二后既

諭加號部擬于

大行衮事後遷

十六

王才人附

郭元妃園然

先帝在已嘗及此非創議

庚午諭禮部官進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

夫選侍有保

元子之功進封妃非濫妃以上非制矣後數

日乃有悠悠之論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疏申大法以肅邊政

遼左自開撫失事經畧楊鎬就逮而楊兵

官李如栢如楨尚未即訊先是四路兵進

杜松先敗劉綎兵獨克敢深入力竭而如

栢逗遛後繼不至致覆遼如楨代栢而開

鐵之役復壁不救然則不殺鎬栢楨三人

何以謝天下慰東方飲血之魂而厲後罷

之人哉故科疏及之當時以為名論

辛未湖廣道御史王安舜奏陳養身六要

十七

一養心二養氣三守中四慎獨五主敬六
主靜
上疾久不愈故有是疏
兵科左給事中楊漣疏陳保攝之法以彰
聖德以慰中外人心
前者丁巳戊午
上強起
御門手神已減至辛酉大臣入閣 十八
起居輙傳頭目眩暈體弱不能舉而道路妄
言進御失節大生疑議至是知內官崔文
升醫藥之誤故科疏極言其罪又云宜召
皇長子導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則識慮
遠矣
以邵輔忠何士晉尚寶司少卿耿廷栢南京太
常寺少卿
起用鄒德泳尚寶司少卿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以
新命視事入謝
聖諭忻慰
壬申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顧造
疏矜宥言官以廣延納
救周朝瑞也
以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經筵日講
以南京祭酒孟時芳升少詹及原任禮部侍郎
顧秉謙纂修 十九
玉牒
以錢象坤詹事府少詹
癸酉諭王才人附葬禮候議
定陵隧道興工
工部諸臣請也謂
定陵玄宮舊制完美僅議緝其
郭元妃園以陰陽忌諱宜俟載卜

山東巡按御史陳于廷疏海風降異損失海運
數多
是役也損糧至四萬四千有奇並衆驚而
復旱望餉如渴一運而損四萬餘追扺
右春坊右諭德張鼐疏調民力以裨邊計下所
司議
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
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起用呂邦耀通政司右參議丁懋遜太僕寺少
卿
以趙拱極南太僕寺少卿
甲戌禮部尚書孫如游奏停選侍封
疏謂
聖意以選侍保護震器厥功宜錄臣等自當
仰體第前奉
兩后尊謚及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為皇后諸典皆未告竣即以先後次
第酌之宜俟四大禮行後議
吏部尚書周嘉謨領大小九卿官問疾蔡慰
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奏題
東宮講讀官加恩
向者
上在東朝時講讀官十有三人曾朝節朱國
祚郭正域唐文獻全天叙蕭雲舉范醇敬
馮有經鄒德溥焦竑袁宗道吳道南黃輝
諭無論存沒並擢用卹錄示優異
發詔獄矜疑囚死罪以下付有司議釋
九月丙子帝崩
帝疾自風痺重以悲痛且萬幾積弛渙汗迅
發恩既遠于幽遐威益嚴于贄御衆勞交
集遂至增劇傳聞驚遽頗有意外之疑即

漸知醫藥之誤而一誤于崔文昇再誤于
李可灼斯事之大痛也
帝性仁聖篤愛臣工懸精綢繆如家人父子
崩之前一日入問疾
諭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各部大臣
言官等尚諄諄
嗣皇侍
帝令嗣皇諭諸臣曰
上向有疾因勞致甚非盡文昇罪時
冊立典卜以九月癸未期尚遠閣臣以下
請立
儲不必待卜
帝曰何迫也對曰
聖躬弗豫吉禮成慰
聖恩耳
帝咲指

嗣皇曰卿華輔令作堯舜君可也李可灼再
進藥服之
帝曰卿等暫出勿退諸臣出欄楯外久之
諭聖躬安所服藥佳諸臣且退至子夜
召諸臣再入而
帝馭上賓矣痛哉
帝在青宮時天下知其仁孝登祚不數日德
政弘被舉
皇祖所蓄而未及渙之號一旦沛然四海之
內手額相加絕徼聞風怵息內避
帝亦銳意圖功虛懷延植臨
御僅一月去
皇祖崩逝三十九日棄臣民于前哀未盡後
歎方遍之日真所謂江海為淚不足瀉一
日之哀思嗚呼痛矣雖然古之王而御世
或數十年或至百歲跡其行事湯湯莫可

紀

皇上臨御以日計古帝王百年數十年不及

曆之功一月而光宇宙然則謂百年旦夕

皇上萬年天子可也先是諸臣問疾

帝意亦惓惓選侍選侍李姓

帝之侍孺子也

嗣皇失怙侍有寵數擧子失之一女存所謂

皇八妹是也

下　二十四

帝謂侍宜子令保

嗣皇非子也保

嗣皇以前事秘

彌留時已有貴妃命冊未具諸臣在左右意

悲悋而法嚴毖乃選侍被幃促

嗣皇出啓

上欲自后其人可知矣

上既晏駕諸臣不得內處分閣部言臣相戒

趨入大學士劉一燝曰

嗣皇儲儀未具而

宮車晏駕急宜入正

尊位以慰人心於是言臣楊漣排闥入內使

千人持梃欲下言臣勵聲曰

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梃辱

天子從官若披之問

嗣皇所在諸寺張口不能對因共前詰王安

下　二十五

於寢門得

嗣皇謁之拜呼萬歲

嗣皇西向鞠躬曰不敢當三尚書周嘉謨等

因力請

御文華殿大學士劉一燝掖

嗣皇左國公張惟賢掖右陞御禮畢袞即日

登極不許時

先皇崩已久諸臣入見群瑞恍惚選侍在而

嗣皇后從倉卒中迫而得出疑選侍別有奧
援事叵測若止求作后此白女子性耳既
見
嗣皇畢因議
嗣皇所歸或曰宜依選侍或曰不也而
法駕竟歸慈慶則宮中向背之情覩矣繼欲
皇儀既正則不得御慈慶尤不得御東甄令
選侍遷處乾清而
天子避宮人皆非也周嘉謨移宮之請曷可
緩哉奉
旨凡四日去庚辰
登祚之期一夕乎移宮
旨尚拒未行則閹人李進忠實主之故楊漣
有慈慶宮紛紜一論宮移而李進忠之譽
覺明日
帝諭選侍始末乃知

皇母存選侍弗恤
大行崩逝選侍披猖欲作垂簾儀注故群寺
擾歷時不定而致恨諸臣之迫而入迫而
正位也夫
嗣皇恭順
大行而傳封冊之命確遵
祖訓而抑非制之求追感
慈親有分析之
旨無譬懟之思恩禮加除以適其安居處稍
別以謹其漸弗易選侍之名而弗替
皇妹之愛仁之至義之盡非
聖明天縱仁孝注篤誰翼之誰開之哉李進
忠何人也姚進忠趙進忠劉遜劉朝劉忠
田詔何徒之繁也宮之擾奚擾也進忠等
皆侍役竊寶玉金錢之隙非必移宮之日
而于移宮見之侍怙寵多藏而于進忠輩

非有屬籍之圂事覺田詔等懼及以重賂
賄王安安奏之發其贓並
皇祖奇璧金錢以巨萬計狼籍聲聞於內外
甚矣奴負侍侍負
大行也兎在市貪者弗逐及其在野人逐之
諸忠竊而彰秘玉叢金一擲曠宇之下如
兎石見而争之惟力是視然則非攘物于
宮而攘金于市耳其以為李氏惜也古人

曰父母之愛婢子父母沒沒身事之又曰
非禮之求父不能得之于子罪著而不求
禮存而不瀆業終身之矣必欲垂簾以行
其意即親為
嗣皇母尤當以制定之況
典制凜然
列朝共守一侍首為亂階而于
先帝之憲㦲顧命一舉大學士方從哲主持

宗社實有鳳圖自元老也劉一燝韓爌拜
命僅數日首趨排闥捧日中天指顧正
嗣皇之儀而伐謀預决機神紓謨定尚書周
嘉謨李汝華黄嘉善黄克纘左都御史張
問達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
顧造持重老成鎮䇲抗議以剖危疑扶國
是給事中楊漣叫閶闔之門叩慈慶之閾
一倡大論鑿緝群紛御史左光斗移宫列

疏發諸奸盜立清宮掖以無後艱蓋一時
翊勳之畧若夫處之而得所置置之而適
所安安之而無其迹固
嗣皇睿神之畫作臣下所敢知也前凝而後
丞左提而右挈始然而終斷策群而心一
嗣皇禮崇於上法偹於下群臣身當其事口
不言其功則天理人心之正而盈庭公論
之清也哉

書泰昌元年何也方
大行御極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及
嗣皇踵祚詔復以明年為天啓元年夫執踰
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宜後而執正始之
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居議者不恪
詔旨相格遂欲虚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
萬曆夫以泰昌附萬曆而萬曆之後直接
天啟是替泰昌也替泰昌無論難乎為天

啓即泰昌一月之仁超佚百代而不得以
年稱武亦非
皇祖憲禮窮則變断自八月朔以下為泰昌
紀年是也故部議以臺臣左光斗議為定
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也泰昌之年
號何為而議也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為
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存與改也曰
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為改崩而不忍剗削

之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决之曰天
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
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啟之議泰昌則當
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歲又使泰昌
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
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
已定于是乎追思
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
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
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
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禰宗乎
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
昌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
忍其親而削之是陷
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於祖而忍於父猶之

不孝也急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
以明年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
復何待哉生為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
之號仰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
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
已之有餘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
皇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
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
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至晉武
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帝
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于玄帝直書先天
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帝直書
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
之書亦如綱目內此觀之晉唐三君皆逾
年改元一四八月兩月不必正月而後改
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
者如此況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
無如朱紫陽司馬温公今之高論度不能
加兩公上如温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
議存萬曆并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
訟為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
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
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
即
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以前仍為萬曆四十
八年云
豐城楊惟休叔度父撰成於碣
石西宮之渫上軒時泰昌元年
歲在庚申仲冬月也河清賦附

賦

河清賦有叙　　豐城楊惟休叔度父著

泰昌建元歲在庚申八月既旦
先皇正袮爰及於望大政率舉分陜河臣忽而
告瑞踰晦再朔遂作典冊越有六日
今皇受瑁熒與哀并徵及運符昔在
世宗亦弘茲兆聖神合德俟千載以為期孫相
一揆約百年而尚近皇圖嘉運足軼陳玄
休妄無似率爾抽毫言之而長幸躬逢其
盛事要歸於諷竊自附之古人後之作者
將無有辭

有陽侯之子業侯播衣冠而見鴻洞子曰僕聞
坱圠既剖河源是列拓地輿而分流摇天潢而
爲肱宗四瀆兮告謹先八海兮稱伯波始濫而
卒張流方委而驟折其伏也何以湮其分也何

三四

以別其清也畧已鑑乎明星其濁也幾以同乎
尺澤迦變遷之靡常而運會之是撫僕則不敏
願請其益鴻洞子曰河之爲神也天稱德水地
號玄絡粤有江湝淮濟相錯溷天漢而邀淵吐
崑崙而噴薄及於規期其流如卻界蔥閡而對
符會蒲昌而合漢豐拔鶩之已窮羌伏流之再
淪胡靈變之欝紆殊譎怪而駭愕若其導積石
而前也折洮南兮澎湃横嶮北兮崩奔環三嵬
兮夜撼蕩五原兮朝昏堀雲中兮上都東孟津
兮龍門飛濤激兮砰磕湍濞裂兮騰喧撫華陰
兮滔滔徂潼関兮入垣于是砥柱中峙横折而
從洛汭挾而長邁㴩汶播而攸同徑黎陽及信
都播九派之鴻濛濫魚臺於青徐綿梁豫而處
中成皋武德之歸墟濮陽鉅野之瞑蒙詎指邇
而可宅爰表龍而作宮則有其立如山其幽似
竅裂若張牙吼若長嘯蹈深壑兮倏緞騰高岸

三五

兮忽棹駕西風而震怒澌寒流於夕照巇三門
而荒夷狢九曲而嫣吊則有鴻鳴於野婦歎于
室居處曷寄遷止莫必蛟龍鼓而鼠驚贔屭壁
而胆栗轟大陸之晴雷慘貝宮之烟日際黃雲
而蜒蜿渺長空其若失出海口之神魚下天心
之狐乙遡百尺而耶許放千艘而激疾咋魴鱮
兮攖吺叫天龍兮親鵩左驂沒而佽蜚懼抱石
沈而申徒怵巢投璧之可徼甘焚舟于始汨女

三六

媧之積蘆固效伯鯀之息壤是憂禹敉土而既
奠迺作貢乎帝丘下上中錯五服是柔殷誥于
盤洛闢于周拂晉西而啓壤沃齊東而畫流亦
引渠而鄭富或決溜而梁雕嗟漢初之無策師
十萬而震驚下淇園以為楗奠白馬而請成築
宣房兮志勞歌瓠子兮揚聲不封禪兮烏知亦
尋源兮於征桃花颺兮春漲竹箭駃兮秋平迄
千乘之經始式中策之薄營極聖睿之殫圖俾

神入之狎盟摧令謨於秘乩真俟河之難清嵬
末學之膚淺得窺奧於神明業侯盱衡而詫曰
烏謂是也昔禹得帝圖化為黃熊塗山窺之醜
而棄功尼父臨流畫河而東爾不濟者厥命之
窮汎子朝兮玄圭貺祖龍兮璦宮瀆五斗兮鄮
狗縮半夜兮朱際興亡之數其跡如蓬乃語清
以志怪必俟河之難逢且夫水國三千中原九
陝上帝撫而為丘皇王宅而為號何三秦之一

三七

偶後神區於天造控波臣之微辭而祥符之入
告鴻洞子撇髯而起曰何客之背也崑崙之巔
實曰天柱河源因之謂之靈府巃山萬里其河
有四東南之汛白水出焉海經志之是謂華源
天降嘉應其色惟五洪祉之錫清水出焉縞經
志之是為禎元祖河而秦群流交折涇渭漆沮
灞滻灃滈銅官焦鑊豹林澎池若湍匯而赴期
類崇墉而比櫛首漢塞而扼奇距戎邠而如截

蓋八流九派神山奥澤之區天吴馮夷之一大
都會也昔者黄帝之見夢也二龍受籙天老是
駱魚沂溜而啣書𤇆朱文而素蒻厥圖既登是
循是度維舜作尉負圖而游白玉為檢黄玉為
籌紫芝為泥結以網繆章曰天黄爾帝是求迨
禹嗣功龍馬載浮北條之山脉河而抽五帝之
旬惟奠及幽祥靈是徵並惟雍州以昔况今先
後率由矧我皇輿協靈率祖閟既遐齡潤化玄

三八

古榮光啓而天邑麗休氣塞而皇風鼓席十禁
之鴻猷煥三朝之新矩四瀆獻其精華五緯繇
其犀土乃坤乾之合符知聖作而物覩迪惟景
辰仲秋告望河神奉紀受律于商黄人抱珥畢
公贊璜澄波湛兮千里相將其始來也隱隱隆
隆如皚雪之紛揚其稍至也皛皛皓皓如鳴玉
之流先其既盛也瑲瑲琅琅如疋練之敷且長
散青林兮滉滉映金沙兮泱泱爛皎日兮朱鎔

朗秋暉兮銀塘訝瓊弁兮廷界恍楞矢兮在傍
耻鮫人兮寒綃掩漢女兮明璫位龍藏兮氷壺
翩貝闕兮玉堂引舴艋兮懸鏡釣牛魚兮空梁
神犀然兮朱馬耀巨黿叱兮蒼龍驤傾玉乳兮
瀿洄走白紅兮琳瑯岸霞駁兮洧洧山風飈兮
洋洋攬貝丘兮清泉叩壺嶺兮玄漿味醪醴兮
益壽臭蘭椒兮滌腸浪欲駭兮吐瑛濤將鼓兮
喬黄舒姑聞兮起舞冰夷傲兮取嘗寧屈原擷

三九

其源沂而吴猛劃其中央合歲之所不能益發
鳩之所不能量蓋曰作德宏而應遠立功盛而
兆隆殫令謨之恭厚啓光祚而龍崇且夫掃氛
清漠肇起中原蕩八荒之羶穢立縣寓而稱尊
奠琛獻璧列於大藩其庸在牘其儀在軒
三祖之所以作謀也殷樂制禮綱紀式昭朝宇
會清華夷率俾五帝既四百王云嗣民其春胥
賢以贊寀

列宗之所以無極也宏德豊功其傳奕奕翳我
神皇英茂作辟止亂於遄正治於繹比伉既撫
南夷受鉞四十八年皇宇再闢臣沐其休民歌
其澤
皇祖之所以涖國也昌期聿新其膺若鑑而惠
方淪則哲斯湛奉堯日而濈濈呼冏雲而汎汎
啓我
聖哉嗣武冲年秉一德於商謨相八士於周宣
三事允釐六官賁然揖升車而煇如濟百司其
連翩補績之華烈烈載華之史侁侁元戎赫而
攻車重黎巽而在璿石渠横經辟雍告虔於是
拱揖泰階如玄如渙承大道於三公納英言於
群署掃漢宋之因循奮軒黃之懿鑠恭安以節
旁圖史以啓鑰錫寵餐於褒匜乞更老而賜爵
獨已普而光覃敬讓敎而節約晋三接而康哉
黍一交而欽若遵世烈以縣遑率大卞而有恪
然後司瑞用幣言祀於礿沈白馬俎玄豨醮凝
澂以騰觚薦神潞而饋犧牷久曠之剛騂過群
望于寥廓來鳳凰於巢阿徽冥鴻於軒鶴濉八
表以清夷措六合於丹腹方將啓天芭于叢陰
湧神瀵於大壑命孟侯以封丘遣河臣而祀洛
刑一角之特牲粢九穗之嘉穫陋七十有二君
之匪儀嗣億萬斯年之宏变子則不敏而乃將
肆其盤礴譬訓海不覩海天之全而非魚不知
魚國之樂於是叢俟愀然色變攝衣而謝鴻洞
子曰愚生鄙野不識大道將適足於渦梁曾未
窮八荒之奥乃今知世宙之玄而沭大人先生
之造竦爾而慙熱然而躁不敢望吾子於津涯
將退而結予之眊

泰昌日錄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楊惟休撰惟休字敘度豐城人天啓中監生明光宗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朔卽位改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庚辰熹宗卽位又改明年爲天啓於是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是書所記光宗在位一月之事皆正史所具無甚異同文句亦頗蹇拙末載所撰河淸賦亦不甚工

欽定逆案一卷

〔明〕韓爌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閹黨逆案一卷》提要

欽定逆案分款全錄 此係二年所定後處分多有更改

一首逆

魏忠賢 太監先名進忠改名忠賢管理東廠因二十四款深疏參忠逆直聲振上公呼九千歲 兇殘禍國 潛肆逆尊 罪惡貫盈 神人共憤 逆形已著 寸磔允宜 特賜印信尚掌 朝綱一手擅天啟流毒宮成逆厥鳴一綿允中宮寸斬戮屍

客氏 乳口為逆濟內庭表裡為奸從惡碎正刑焚死揭反與提逆同惡濟 乳保恃恩 兇渠朋結 凌尊竊勢 納賄盜珍 陰逆首奸 死不盡罪 以上依謀反大逆論不分首從皆凌剮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北直薊州人癸丑科任工部尚書兼都御史事管大工因陞工部 負國忘親 通內竊柄 亢謀力贊 黨禍首開 佐逆渠魁 戮屍猶幸 管工把總擾朝權後芋閣縊死戮屍 淮揚巡按臟勤結為四道通內

李永貞 太監魏逆腹心凡造謀策首皆出其手為刑餘首惡 主謀代筆 盜帑殃刑 佐逆興謀 上刑正法

李朝欽 太監魏逆同謀主使同縊死阜城客店奉旨斬 附奸黨逆 殉縊刑 未盡辜

魏良卿 逆子市井無徒初封肅寧伯後封肅寧侯三封寧國公斬于西市 濟惡首逆 偽冒三封 盜帑竊權 罪浮于磔

侯興國 客氏子偽授都指揮 妖種盜庫 同謀逆孽 駢誅允當

劉若愚 太監嗾逆殺 殺清紳最慘 刀筆深文朋奸害衆辟刑次等具載爰書
元年六月從決不待時本月奉 旨改秋後後八年夏覆改擬絞
以上依謀反大逆不分首從皆凌剮處死律減等擬斬決不
待時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 浙江寧沈人癸未科南深江 巡撫老臺循璫陞閣府 傾擠國母驪逐戚臣罵母
之律尚寬通內之誅難逭
梁夢環 廣東順德人癸 丑科太僕寺卿 志選併力合謀情罪惟均律法正宜
倪文煥 南直江都人己未 御史加太常寺卿 拜逆為父嫉忠若仇奸黨無辭上刑
非枉 與崔呈秀同謀互虎元兇 特疏札夏之令周順昌者
田吉 北直故城人壬戌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六年進士璫陞尚書 璫姻内轉躐加尚書銜
執鸞官擬辟允協
劉詔 河南杞縣人己未科巡撫薊鎮加 陞總督尚書六年進士璫陞尚書 媚逆首兇宜建生祠
忝道臣幾至死地貽附黨罪戴厥辜
孫加洌 京祠首建諛頌不止朋奸驕贓
辟刑允當
許志吉 南直徽州人官生大理寺許 事追贓毒害同鄉激變徽民 稱旨派贓附逆流毒黄山
一案重辟何辭

薛貞 陝西韓城人辛 丑科刑部尚書 執法無聞媚奸有迹劉鐸一案辟足抵
償 劉鐸己擬大辟又當室重責 二十校殺人媚人亦何忌耶
曹欽程 江西德化人己未科太僕少卿以部郎 璫陞結傅應星為兄弟理學名區罪人 媚逆窮推張威
納賄報復代參正類削辱竟至捐生佐使殺生情法允協
吴淳夫 福建晉江人庚戌科兵 部尚書加太子太傅 媚奸遷秩附逆建祠推僨帥分
賄酬恩縱姻升袞師貽患九邊總惡一辟明刑
李夔龍 福建南安人庚戌科由 史部璫陞副都御史 寅緣線索起擢銓衡附奸伐異
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李承祚 豐成侯世襲久已療閹逆上稱 劾疏寸本太子太保賜肩輿 勳爵黨奸稱頌無等兩
公再請三尺難容 特疏請援魏國公例 以內功崩魏逆之功
陸萬齡 南直華亭人監生上疏 靖以魏逆祀孔子之堂 創祠國學侮聖媚奸名教罪魁
極刑莫貸
田爾耕 北直任丘人 襲錦衣正堂 廣侍衛近臣朋比首逆冤斃多命死有餘
辜 揭臺省系魏廣微以相國 結姻黃緣大拜可罪矣
許顯純 北直定興人武 進士北鎮撫 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冤斃忠諫宜正辟
刑 戕害忠良盡出一手凌遲萬段 未盡其辜審止身首異處而已
崔應元 順天大興人 北鎮撫理刑 北司酷刑迎合逆璫密贓戕命擬辟非苛
廠役流棍假校尉名色冒功 陞官作逆爪牙殺人家條

楊寰（錦衣衛指吳縣人而司房提刑）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成死為

韋（廝役流棍假校尉名色冒功陞官作逆爪牙殺人家條）

張體乾（山西太原籍後軍衛人棍徒充尖哨把總職陞都司）獻媚殺人戕救五命劉鐸寃

對大辟宜償（誣控咀咒劉鐸死于西市）

孫雲鶴（順天蓟州人東廠掌印）理刑阿逆騾列宮衛寃命宜償大辟非枉

（廝役流棍假校尉名色冒功陞官作逆爪牙殺人家條）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以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當緣作弊

因而符同奏啓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北直南樂人甲辰科內閣學士）失儀忌劾因合同謀私票潛通中旨因

而禍國要柄至於不收（父為閹府身為宰相媚逆殺人有百因思多矣）

徐大化（浙江會稽人癸未科工部尚書察處部郎首殺鷹犬羅織忠良）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

廣微始禍原與逆謀楊漣等慘寃更多主使

霍維華（北直東光人癸丑科兵部尚書）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敘功疏

云茅土尚覺其輕覆魏良卿加九級至太師尚餘一級助逆

顯著閃爍何為

張訥（四川閬中人丙辰科御史乙丑春興李番首為顯媚）首參趙南星戍死善類株連

推允張朴巡撫用示酧報同封迫遣似贊陰謀

閻鳴泰（北直清苑人庚戌科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識輔三鎮請建七祠即刻會題

何不少辟形跡人心依皈天命內順形諸奏牘豈得書妥呈

詳

周應秋（南直金壇人乙未科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師）稱揚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

改武蔭為文蔭借媚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傲臣心存浴

日志切補天冒進上公之典永藍帶礪之盟等語（丁卯南北主考辭魏）

（逆逆令具中崔呈秀及應秋之子故崔鐸周錄得中鄉試）

李魯生（山東沾化人癸丑科給事加太僕卿）倡執中宅中之說為二魏酧嘲凡殺

人媚人之兇皆一言疏毒致攻周起元一案尤勝頌首惡十

本（湖廣試錄後序媚瑄攻正見于給事中汪始亨全疏）

楊維垣（山東文登人丙辰科年例起翻局御史加太僕寺卿）特王紀參客魏徐大化出疏

排擠大化殺周朝瑞顧大章唆使代劾至參崔疏尤為魏逆

搆煽欲更別局以示酧恩（戊辰大察把握翻推引用郭鞏）

潘汝禎（南直桐城人辛丑科家居特起翻局浙江巡撫陞兵部尚書）交結織監潛通內庭首

建逆祠尤為始禍俯順與情本有厭臣心　國恤念切民瘼

等語（首建浙江生祠殺名學憲黃淯亭為守祠人殿元可惜）

郭欽　首逆姻親躐陞戎帥當緣不避罪累何辭

李之才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　奏宜罪（孝陵衛指揮同）

知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引名各列律減等充軍仍勅下法司
行各該撫按拘拟具奏如有賍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候部
覆裁奪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偽封東安侯）　魏鵬翼（偽封安平伯）
魏撫民（偽授尚寶卿）　魏希孔　魏希孟
魏鵬程（不論先堯不倫可知）　魏希堯　魏希舜（上俱偽授都督孔孟已病）
傅應星（偽逆外甥）　楊受奇（偽授都督）
客光先（客氏子侄偽授都督）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甫　余文輔　孫進
石元雅　趙秉彝　王國泰
王朝甫　高欽　葛思九
司六礼　陶文　李應江
胡明佐　紀用（上俱內侍）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顧秉謙（南直崑山人乙未科內閣首相要典總裁居首在後序）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
九月止皆由票擬中閣止遣內鎮徵有規陳刑賞僭濫一無

匡正衷綸輊襃阿逆何辭聖明有頌鈍依阿大負先帝附託
之旨允是定評（公論不容為同鄉逆潜逆可為人臣不忠之戒）
張瑞圖（福建晉江人丁未科內閣學士）逆祠坊額碑文人言多彼繕寫已達天
聽豈無風聞
來宗道（浙江蕭山人甲辰科內閣學士）為崔呈秀請卹有在天之靈等語雖由
司呈何無駁正仰聆天諭鑒察凜然
馮銓（北直涿州人癸丑科內閣學士要典提裁）父向與內通到閣因而協贊門
生袞友代喉噬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聞捐救周宗建等
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愆莫贖末減可需（結逆增高父遂得中旨大）
欽拜（魯溪特甚喉舌程疏拔忠良）
郭允厚（山東曹州人丁未科年例翰局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師）特起　題覆稱頌四十疏請逆
封莊田祿米六本頌有達聰明目居高聽卑及安即安社稷
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山東濱州人丁未科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題覆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
鐵券四疏首叙厰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工勳高社稷即錫通
侯之爵允應第宅之封等語
李蕃（山東日照人癸丑科御史加太僕卿）師友朋比合謀參劾多具代草望門
投拜人傳為四姓奴建祠媚詖頌呼至九千歲一崇（曾奏章有字忤逆者）

不爲傳進罪尤浮于張鵲

徐杰浙江山陰人癸丑科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事名
還尚書濫級蔑忌已見楊漣疏內附璫遂與崔逆齊名

張我續北直邯鄲人庚辰科戶部尚加太子太傅勤閣黨緣驟轉書軍餉中旨閣銅黨緣荐
起戶侍助工蹦萬餽內有証頌本有心齊重臣公忠謀國嫉
邪扶正世宙清明等語罪有定許倘宜嚴飭

朱童蒙山東萊蕪人庚戌科年例特起翰局廷綏巡撫原任兼江道以恨周起元中毒建祠佐逆毋死
奪情頌本有廠臣赤心報君訂謨定國狙豆兼軍旅之學衰
衣治征討之任等語

楊夢衮山東青城人己未科工部尚書給事三年宮保八座官工納賄不避嫌
疑大工侵那見于劾奏

李春茂山西陽城人甲辰科順天府尹加右都御史宣武門建茂勲祠助庫銀三千
兩祠成傳帖慶賀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　情惟有
祝釐等語

李春燁福建泰寧人丙辰科年例驟特翰局兵部尚書例轉給事躐陞尚書謝恩本有
皇極殿建內則廠臣監臣竭力捋忠外則閣臣工臣宜獻分
念等語又先爲移宮事疏擬內璫爲終始通內之証

王紹徽陝西咸寧人戊戌科拾遺特起翰局吏部尚書宮保造點將錄佐中旨處分劾馮
從吾致柳贊身死做水滸傳天罡地煞名目以陷忠良如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諸名皆一網打盡

徐兆魁廣東東莞人丙戌科拾遺特起翰局刑部尚書忠世揚頌大章証案皆其在刑
部時所擬咀咒一招璫名並例

劉廷元浙江平湖人甲辰科工部尚書挺擊一案黨禍先開參張差慣主風癲
王之寀竟以慘死

謝啟山東章邱人乙未科兵部尚書纂修要典事纂修要典動傳中旨恐嚇詞林
稍有異同徑自塗改陞南厚餽璫奸窮護彌閑住

徐紹吉四川保寧人乙未科戶部侍郎纂修三朝要典竄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廢慘救
諸臣各欲留一罪案叱呵詞臣塗更原稿

邵輔忠浙江定海人乙未科閒居特起翰局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府丞驟列尚書攻擊多其
主使送藩封本有監体悉廠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楊所修河南商城人庚戌科付都御史吏部不敢封爵轉南徽及奪情三事定
案一疏又爲要典張本頌本有廠臣身事視君家事視國等
語

賈繼春河南新鄉人庚戌科爲民特起翰局學院都御史保護逆侍藉發難端四罪一
疏得罪公論出處占望翻覆無恒

范濟世河南濟源人戊戌科回籍特起翰局操江都御史加戶部尚書頌本自叙一歲五遷搜
括助工錢糧百餘萬　賢助餉本有勞在封疆慶貽宗社等

語 先是揚州舊有捺餉數萬為剔項借用歷三十年矣濟世迎合逆意借題助工將前任為清止知府揚加祚刑尊追贓規任內己知府稍宗恒草職為民請遣規運腹閣胡吉甫剝睢建運司帑庫二十萬工值廻董御史許其學揚州推官許具進皆係崔呈秀乾兒嘆結二閣往具標呈暗旗胡良甫取旨進運伏江水壽三十萬贓私浙章書請年二十萬之項前可艮旨譚天相乃六任三年之重同許具進回派生百萬罷賍二十一萬三千大服一興懷動天地致淮揚之南十室九空狀役之家人離財散兩許其考進太僕寺部許戶進陞史部主事如探業中取物

李養德 四川銅梁人乙未科七年工部尚書宮保衢州知府題留加少卿管工郎者加銜尚書奪情忌同敗類頌本有禁地元忠藎勿贊襄主持在內等語

阮大鋮 南直桐城人丙辰科光祿寺魏逆進香泳州侍卯馬進百官圖導逆殺人因楊漣有卯馬獻策之語報復有魏大中楊左之參至合奠七年一疏尤為逆璫巧護辭朝

姚宗文 浙江慈谿人丁未科為民特起翻局湖廣巡撫湖廣建祠頌本有東廠魏上公聞出名世以澄清世道為任翼戴聖明為心等語

陳九疇 北直內黃人舉人侍郎借謝應祥一事傾南趙星高攀龍等受唆侍報一榜亞卿專楊左之禍由此釀成

亓詩教 山東萊蕪人戊戌科京察特起翻局河南巡撫諫垣專攻瑞諭起官主盟戲尔建牙失職依然耽視萬歷末年京師有四光之禍而亓居首

傅櫆 江西臨川人癸丑科刑科給事中加太僕少卿結同宗潛通內庭持異見顯開始禍與逆之甥傅應星結為兄弟

趙興邦 北直高邑人辛丑科京察特起翻局吏科都給事中加太僕寺少卿兵垣暗鬮失職吏部當起覆仇趙太宰力至遂贓五御史一疏駢斥

安伸 山東淄州人丁未科降曆曹欽程特薦河道加太僕寺少卿按差已滿留全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齊心背以贊內外臣衙門已有公頌不能自陳芹曝之忱等語與楊維垣曾察抹救忠良引用舊人

孫國禎 浙江慈谿人癸丑科登萊巡撫例濮特翻局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興明良會合廠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震華夷等語又廠臣擎天巨手翊運真才四內臣一腔忠赤等語

郭鞏 北直遷安人癸丑科降為特起翻局兵部侍郎為魏忠賢報首參之仇致周宗建有速死之慘亞卿躐轉通內可知

馮嘉會 北直河間人乙未科兵部尚書宮保部務請嚇多猶稱頌十有六疏俟劉應坤本廠臣精忠體國矢志壽還即承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曹思誠 北直景州人甲辰科吏部尚書河間贓金建祠要津催折善類肆恩奔有赤心報國殫力圖維貴省功倍之親臣等語

孟紹虞 河南杞縣人癸丑科禮部尚書署禮部有九天鵠與一新本有心齎允臣馬生應運等語

李恒茂 北直刑台人丙辰科給事薦起崔呈秀為三李中一人入幕參謀明

比害止（三蕃李李恆李璐李生是也李）
張　樸（四川閬中人戊戌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上開億
萬載聖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啟明良及
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郭尚友（山東湖縣人辛丑科漕運總督加戶部尚書）巡撫報南星總漕建睦德祠神
工參天地本有廠臣掃逆如雷如電異止為雨為露功德無
疆大功並世等語
李精白（河南穎州人癸丑科山東巡撫加尚書）東省三祠訣頌六疏元輔功高晉
被本有廠臣孤忠報主殫慮匡時製䧺柄以還至尊疏浮雲
而開九照傳頌對揚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山東蒙陰人甲辰科兵部侍郎）詞頌七疏餽器鏤名頌本有業赫聖明
之怒昭上公之功等語（舊九思若士文忠誠天授敏捷飛騰）
張文熙（北直景州人癸丑科御史加少卿）遂瑠姻親群邪契好喚傀又煥証周
順昌巡視光祿有頌瑠疏
楊維和（南直武進人癸丑科工部主事加都御史）主事加銜付都匿奸曲畫諂媚
何廷樞（廣西富川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封爵已定給賜宜優本有查覈額地
七百頃銀二千兩及查參違例逋欠等語
陳朝輔（浙江鄞縣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安平莊田催攢名屬先報田數錢糧

許宗禮（北直長垣人丙辰科右都御史）戶吏垣吏調管察考選四衙要路齊升
同鄉化黨
卓　邁（福建莆田人己未科御史加太僕寺少卿）二祠一頌瑠敗反攻代崔呈秀報
復參臭之令遠死廟吳制勝本有廠臣知人善任譚祖折衝
等語
盧承欽（浙江餘姚人丙辰科御史）訣頌二疏又請刻黨籍榜示海內建祠本
有肢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于中興煥宸居于天壮等語
陳爾翼（浙江山陰人丙辰科給事加太常寺少卿）特趨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廠
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遍救東林餘孽
石三畏（北直交河人己未科御史）趨南星當銓另轉崔呈秀特薦御史（缸五銜官）
郭興治（考選揭左大獄魏戎）（北直東光人庚戌科特起補南給事太僕寺卿例）攻道學例特因中旨後還參
方震孺遠間薦吳淳夫東堂
劉　徽（北直清苑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精頌十一本証房可壯拱尚爆鹽差
參熊廷弼懸贓百萬頌有廠臣精忠幹國盡力壽畫三戰三
捷奏此膚功等語
智　鋌（北直元氏人舉人御史加少卿）適內得選北道喉舌善類多人參解學
龍侯恪劉鐸頌本有運籌帷幄付托得人等語

王珙湖廣新州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叅方大任閹徒追贓祠頌疏不名廠
臣謝恩本有廠臣勵精勤勞經營得浛俾三朝之䄇典允興
等語御史閻西化之成徒不許納賄趄劍遣尤可駭異
何宗聖湖廣隨州人工部尚書舉房山建顯仁祠成買香火地題祠本有
廠臣睿莫通徹精誠格天等語
汪若極南直旌德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阿逆璫商疏訣頌羅王贊化一獄媚
奸天心助順殲奴本有廠臣緝助餉中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浙江上虞人壬戌科給事加付都御史叅王允成存張我續疏云無奸不
照又云清明再闢
門克新河南汝陽人己未科山東巡撫羅織孫文豸傾同寅冤斬祠連文震孟
陳仁錫鄭鄤除名
游鳳翔假叅高攀龍自辯復原職借糾官隶忠
連劾忠世揚
田景新青州人己未科巡按始在師門窃柄用事廠工疏荐崔呈秀侍郎
兼僉都御史
吕純如南直吳江人辛丑科陞兵部尚書忠藩監隨掠蒐夫役復命疏荐歸美
廠臣
吳殿邦廣東海陽人癸丑科尚宝司司丞媚璫劾樊王家追賍通叅改改尚寳

御竣例
黄運泰河南永城人乙丑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廠臣志
切恢復知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畧等語
李從心北直南樂人壬辰科河南總督南書加太子太傅祠頌五疏河道叙勞本有廠
臣懷擎天浴日之赤心運旋轉乾坤之妙用獨居首功當膺
特荐等語
楊邦山東益都人丁未科江南巡撫江西建祠元勲功德甚隆有廠臣魏上
公光岳元精扶正氣等語折毀洛臺祠侍罪名教
郭曾光北直大名人丁未科河南巡撫河南會建戴德祠有廠臣德隆乞請額
名本有體國精誠萬民傾慕等語
單明翊山東高密人己未科巡撫加侍部七年進士陞侍郎主事三年躐躋巡撫甯
城工用力歲輔壽邉未聞
王點北直魏縣人丁未科大同巡撫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廠臣
純忠為國默助自天邉疆求史敢不報廠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萬山西蒙河人甲辰科登萊巡司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廠臣神謨秘算
撥計籌邉赫聲濯靈揚威命鎮等語
牟志夔四川南溪人甲辰科京察持赵翻句山巡撫建祠派銀爲首稱遂立覺解役
張三傑山東觀城人癸丑科甘肅巡撫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廠臣與閣部和

衷善盡竭焰遏陳紀綱振肅等語臬司驟陞開府寅緣扳附
有徵

曹爾徵（南直長洲人戊戌科加 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撫晉建祠三本有心稱重臣早
夜焦勞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浙江肅山人甲 辰科南直巡撫）附逆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蘇
州

張文郁（浙江天台人壬戌科五年 陞工部侍郎加右都御史）疏
主事驟列侍郎督工黨緣
媚逆

周維持（南直金壇人己未科 御史周應秋之弟）疏稱劾黨籍折附書院論劉一燝
周嘉謨等削籍（元祐元禍几成 名數之所不容）

徐復陰（南直武進人丙 辰科南通御史）疏詆都土膏追賦奈方逢年等削奪（以主
考忌）化持局結業二疏護奸害正有據（甲子科試策犯忌件逆 者被削丁卯等試遭加）
（莫不尊親五者共出以克舜孔子 叙工邊功獻媚者何不蘭舉耶）

黃憲卿（江西廬陵人丙辰 科御史山東巡撫）中城山東二祠本頌元勛黃古為烈
本有廠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持地乾坤成　大忠大孝
佐九重光武光文等語

許其孝（北直棗城人癸丑科兩淮巡鹽 孝諸至備穿大紅建祠上梁）會稽建恩祠頌本有督
廠魏上公大付英姿靈鍾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語（與揚）

（州推官許其進合謀媚奉璫逆 建閑親自督工皆商被潤最恭）

張養素（福建建安人癸丑科 太僕寺加付都御史）建二祠頌王師屢捷本有賴廠臣
以安社稷之勛定滅奴之畧家授機宜悉符等語

汪裕（河南商城人己未 科御史加少卿）建祠守祠諛頌七疏元臣功德天崇
本有魏忠賢丹淵浴日靈膽補天德曜乾坤勛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河南鄢陵人 道御史）舉受人意指橫肆彈劾酬恩本有東林元
光大惡立為逮詔削奪海宇共覩清明等語

劉弘光（山東臨邑人己 未科御史）兩院會稿建報功祠屢疏糾彈多屬善類

溫皋謨（廣東東莞人癸 丑科湖廣巡按）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廠臣計安社稷翊
贊朝廷茂功崇德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浙江餘杭人己 未科河南巡撫）河南建會德祠頌與郭增光同（也擬旦）

陳以瑞（江西晉賢人 乙未科御史）叩逆像長揖佛前致璫疑旋被斥逐

莊謙（山東莒州人 己未科御史）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廠臣德著廟堂
中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遐邇永賴無之休等語

龔萃肅（南直合肥人 丙辰科御史）監差建祠本有東廠魏上公顯然柱國元
勳卑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山東恩縣人癸丑 科御史加少卿）薦潘汝禎監試中崔鐸格燒

何可及（雲南劍州人己未 科御史加少卿）頌疏五本先帝與逆璫並稱

李旹馨（陝西綏德人己未科南通御史）改析本内有火灾修省天心仁愛内有

竭忠之忠外有調元之相可継消頭此真先有九年之水益

成其為聖帝等語

劉漢（湖廣沔陽人人南道御史）舉丙疏媚逆糾叅可思

王大年（山東壽張人癸丑科少史加少卿）巡城建祠雖合由疏執法憲紀何存

余合存（南直銅陵人庚戌科年洲起翻石御史加太常寺少卿）特叅陳本有臣淦伏田里臺

臣在呈秀等交章薦拔又潔己奉公厰臣保護于内鳳至麟

生等語

徐吉（四川内江人丙辰科南直蘇松巡按）建祠本有厰臣澤被海隅等語祠成

仍疏敘效勞官有厰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禎漢（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御史）淮南建德祠會疏同詞諛頌

許可徵（河南尉氏人己未科兵部加付都御史）提音併鮮本有厰臣先機運籌閫

部秉公謀贊内鎮督撫道將膺揚閫外等語（兵垣以邊事煩加衘至左付都）

劉述祖（河南陳留人庚戌科江西巡撫）撫院會稿建祠諛頌無所規正

李燦然（浙江縉雲人己未科御史）河南會建褒勛祠本有魏上公帝閣篤生

出佐中興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湖廣興國人丙辰科浙江巡按會題未與迴避歸里故恨削奪）會潘汝楨疏到遲稍後

以例推被削

孫之獬（山東淄川人壬戌科翰林院日講官門天主試中呈秀之子鐸）中崔鐸晴有人言哭要

典大貽唉笑

吳孔嘉（南直徽州人乙丑科翰林編修以報仇嫁害吳養春一家）登第即工通内黃山條敘

多人（許志吉乙正典刑吳孔嘉以擬乃擬徒主事呂下問何以獨免）

潘士聞（福建宜春人己未科工部給事福建主試）閱中試錄序文有聖主當陽帝膂

良弼葉内有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勝算密謀出奇授畧等語

李寓庸（南直泰興人壬戌科吏部主事）奸黨薦入銓司鑽營見于叅劾

王應泰（順天薊州人乙未科史）

張元芳（部主事崔呈秀之婿）逆樞至戚薦入銓司

阮鳴鍠（河南洛陽人監生大理寺丞）誣叅呂坤并鄭三俊三案元兇一疏媚

逆備極稱揚

李若林　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南直宜興人官生後軍都督府經歷）建良牧署存仁祠嘉蔭署洽恩祠林

衙署永愛祠

周良材（雲南永昌人丙辰科吏部郎中）瑞學逆封案呈題覆

曾國禎（江西臨安人官生太僕寺少卿）建盧溝橋隆恩祠本有厰臣精誠格天

霄昊通徹等語

張化惠（河南内鄉人官生戶部郎中）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

精誠貫日等語

李桂芳 南直和州人 人户部員外 舉 大工訣須又守令急緩本系賀仲軾胡

敬宸有敝 臣急公之念可容草莽妄之等語

張一經 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萬生敝臣安

内援外功高千古等語

陳 殷 浙江山陰人壬戌科工 部主事加太僕寺少卿 主事僕卿尊情視事

夏啟承 湖廣景陵人舉人閒居 特起補河南道御史 拜祠首倡說言上公高懸榜諭

周 宇 四川成都人癸 丑科兵部郎中 附胡監鄉親厚善誘魏祖神道通靈

魏 豸 北直南樂人魏廣微官生户 部主事陞廣東廉州知府 自認逆孫逆祠朔望謁拜

部希尚 山西宣府人監 生大理寺評事 輸田二百頃為逆祠祭田

頡 鴻 山西祁縣人壬戌科 郎中陞嚴州知府 逆祠倡拜題額陞郡再建專祠

李際明 山東安邱人己未 科南兵部郎中 為輔媚奸陞官逆祠治品供獻

魏弘政 湖廣漢川人舉人 四川遵義知府 借胡監分金存題拜逆祠逆門引水

岳駿聲 浙江嘉興人 庚戌科通政 誣王之案受贓竟至逮死挺擊誣案已燬

肆辯不休

郭士望 湖廣蘄水人甲辰科 先任吏部後陞參政 直陳東林陷害本有敝臣魏上公

轉陰霾日月為光朗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參南

居益魏大中周起元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存

張鼎垣 四川内江人 人户部主事 舉 淮貢附璫躐轉官差貪累萬金

周 鏘 錦衣衛籍癸丑 科河南參政 河南皆建報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

閒起宮殿九楹

徐四岳 官生大 理寺卿 任子工部加銜卿貳頌本有臣濫仕以來木稅

一節倍竟釐剔一念微衷莫非仰体敝臣德意等語

胡芳桂 四川巴縣人癸丑 科南郎中陞知府 特存與援復仇害改 參洪南環房可 壯胡永順陸師

贊

辛思齊 舉人山東 兵備參政 訣詞二本媚璫援官

以上結交近侍官員律引名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升

李實

李明道

孟進寶

王體乾

劉敬

徐 進

馬　玉
楊　朝
胡　濬
劉　鎮
梁　棟
張守城
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除應元等十六人中有見任閑住的並放回原籍俱革去冠帶為民奉聖旨覽卿等奏這逆謀黨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以上監候逮問見擬外其充軍發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教款結具奏朕遵明國憲勅法除奸中儆官邪昭布中外還同勅一体通行該部院知道欽此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臣等欽奉 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確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致削籍為民開列欵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加封還遠黜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勿議外若稱頌少次前 諸臣或居位鮮匡維之略而指徵亦無奸謀或濫竽備壽采之負而緣索初非自至或行本攻邪摘璫惡非為戎首或附因緣踵稽職掌尚未全墮及專閹建手而原庸碌敢負允吏職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欲槩擬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閒住另請上裁如嘗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為即寬政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枯槁亦沐恩波其于激揚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矣藉矣至軍民商匠教項初擬行撫按查究即復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之閣上本特多奸棍埋名希榮窃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有飛僭季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者地方執而治之有餘可無煩宸斷為也再炤此舉臣等凜奉聖謨臚列三案考擬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衷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拾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之外聖諭謂即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為覆載同量從此務祛元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懈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計　開

黃立極 北直元城人甲辰科內閣學士要典提裁 代言秉軸碌碌徇人出鎮璫封唯
唯聽命
施鳳來 浙江平湖人甲辰科內閣學士要典付提裁 票擬不聞力諍趨諂亦未嘗先
浙江生祠碑文出其手筆
楊景辰 福建晉江人癸丑科內閣學士要典付總裁 掌院曾有疏頌入直未聞驅過
房壯麗 北直安州人乙未科都御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 涇渭漫無主裁線索隨人指
使 掌銓引用邪黨
董可咸 山東益都人乙未科工部尚書 在工一味恭謹猶幸見幾早去
李思誠 南直興化人禮部尚書 王家楝之居閒一事雖明非自受然比暱
匪人遺璫削奪頌璫有純忠靖國大業匡時罪詒
王之臣 陝西潼關人乙未科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操守多議亦有頌疏年來涉歷邊
疆稍寬一默
胡廷宴 福建漳浦人乙未科陝西巡撫 手本庸暗溫等建字致濫充斥人謂寅
緣指福
張九德 浙江慈谿人辛丑科大理寺卿加付都御史 素無節越之望秉時躋躡諫非
無因
馮三元 北直三河人庚戌科降巡湖廣付都御史 躋躡撫院人柔不孚
喬應甲 山西猗氏人壬辰科陝西巡撫兼左付都 撫秦濫議退避候結 進上十疏罵趙南星楊左

諸人罪浮于徐大化
楊維新 陝西高陵人乙未科六年巡撫兵部都御史 翊助之國二疏稍頌
朱國盛 南直松江人庚戌科 輓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躋躡速化何許
馮時行 北直河間人己丑科加太僕寺少卿 逆璫同黨以破戩營改京堂
呂鵬雲 北直東明人丙辰科大理寺丞 年例請告與孫傑等破例復官未幾乞
差猶能自避
董茂中 浙江山陰人癸丑科大理寺付 察處借題辨復改陞京堂
周昌晉 浙江鄞縣人丙辰科御史 持議每多依傍循省未免躐遷
虞廷陛 浙江海鹽人丙辰科吏科都給事中 參趙南星等存李夔龍等不協公論
家後遭逆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 江西南昌人丁未科京察特起翻局御史巡按應天 素無大過二疏涉頌
徐景濂 福建莆田人癸丑科太僕寺少卿 昏潰潦倒持論舛僻
陳保泰 福建惠安人癸丑科閩住特起翻局御史 例轉中旨復官逆毀前疏文飾
郜興言 河南洛陽人丙辰科工科加付都御史 浮沉依附亦有頌疏後乘郢守人
等一疏可原
周惟京 福建晉江人乙未科應天府尹 為南京兆嘖嘖人言兼有頌疏
徐揚先 南直吳縣人癸丑科河南道御史 頌大章忠世揚獄依違文致荐舉亦
多匪人後遭璫削情稍可原

陳序（山東雷縣人己未科給事中）誣徐居相叅梅之煥聽人指使

曹谷（浙江秀水人癸丑科閑居特起翻句御史）以報藩舟出境滴又疏要典不可燬

朱慎鍫（山西汾州人壬戌科宗室中書）頌止一疏揄揚（宗臣媚逆可羞之甚）

郭如闇（江西廬陵人癸丑科南科）生平操守無瑕錦寧賀捷頌美已過

虞大復（南直金壇人丁未科南部郎中閑息牧之情）揮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辭揭

葉天培（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廣信知府）遊玩逆寺遂至屈膝雖傳汗顏何逃愧心

酈存性（北直昌黎人丙辰科南兵部主事）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躐兵曹人多異議

萬大同（湖廣江夏人舉人南工部主事）興胡良輔交好旂幟鼓吹迎送江干

何早（南直懷寧人戊戌科論處特起翻句南道御史）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明道論斥姑從寬政

歐陽充才（江西泰和人甲辰科鳳陽知府）始因任性逐璫後以彌縫毀節

夏之鵾（南直崑山人舉人江寧知縣陞南工部主事）兩任縣官原無善績製偏逆祠有干清議

張九賢（山東歷城人癸丑科刑部主事）外疏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河南郏縣人癸丑科吏部主事）在銓滋議亦有頌疏

譚謙益（山海舉人主事）宣官察處自辯復官

吳士偶 頌疏

徐洛（南直長洲人）頌疏

李三楚 頌疏

童舜臣（浙江山陰人北京衛監生）頌疏

陳守瓚 頌疏

以上四十三人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冠帶

所列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著照不謹例

閹黨逆案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崇禎二年正月大學士韓爌等奉敕定以黨附魏忠賢諸臣分別首從擬為等次每名之下各著罪狀皆當日之爰書其夾註科分籍貫則似乎後人附益也

遜國逸書四種四卷

〔明〕錢士升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逸書七卷》提要

從亾隨筆敘

從亾二十二人惟程編修與能賢朝夕隨侍始終周旋所記歲月往返歷歷在目與致身祔膝二錄間有矛盾而要之不離隨筆者近是故紀中多取準焉乃余竊有大疑自古受命帝王或階侯封或起徒步獨我高皇以皇覺爲初因陵碑中親白遭破而奉先殿所藏遺篋牒具存焉若於再造有密印者斯已不可測識矣讓皇出亾初苦病足乃自吳而楚而蜀而滇重趼萬里似行脚漢密菁空山乞食咬菜似苦行僧著楞嚴疏作大士頌參悟又似老耆宿祖孫始末何相符也豈高皇以古佛現身聖王而讓皇又自王宮皈依雪嶺耶但文和尚臘已踰耆迫欲東歸四十季前習氣似猶未盡命縶

不斷流轉何窮或再來享人王之奉亦未可
知試拂策而問編修恐不能復置一語矣
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識於小山叢
桂別業

從亡隨筆　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

朝邑程濟著　魏塘錢士升訂

○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十二日燕師廹金川門　上
愴惶無措都督徐增壽請　上面縛開門出降御
史魏冕大理寺丞鄒瑾毆之御史曾鳳韶翰林史
仲彬尚書張紞侍郎廖平大理寺少卿胡閏力請
加誅　上赦勿手刃壽于左順門群臣復勸上誅
李景隆　上遣使召之未至而金川門已獻矣
上知金川門失徘回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進曰
臣逆知有今日也爲今之計莫若出亡　上曰敵
勢正熾兵且四集如何出城何處可棲身朕且病
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法今出南方可
免　上曰然太監王鉞曰郎出亦懼人認得奉先
殿有
太祖遺一諭臨大難發之群臣齊言速取來須臾舁
一紅匣至四圍固以鐵閉以二鎖鎖以鑄鐵灌堅
不得啓群臣無計濟以足碎匣底視之皆光綳之
具得度牒三紙袈裟剃刀俱備白金十錠　上曰

數也因大慟群臣亦哭侍郎廖平進曰功莫大於
存嗣臣請保太子 上急命太子出拜平平亦拜
乃冠太子以宦官帽潛出 上命舉火焚宮群臣
大慟皆願從亡程濟曰人多不可且不必多因爲
上祝髮命取筆來顧濟曰朕仍以文爲名乃書牒
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御史葉希賢皆曰臣願
落髮以從因書牒能曰應能賢曰應賢濟袖出道
人巾易冠之 上與能賢皆披緇群臣哭仆於地
上曰爾等各有身家宜自爲計尚書張紞御史曾

鳳韶哭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 上以手麾衆引
去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兵巷戰金
川遊兵攻朝陽門以故 上得從西華門出也
上不能行濟曰事急矣遂扶上沿河而走見一舠
横岸濟曰有舟無人駕奈何中書梁良用曰臣可
乃翊上登舟鼓棹順流而去申刻抵南門濟曰此
去是三山門有兵不可去乃舍舟而登良用哭曰
臣從此別矣赴水死 上掩面泣濟扶上至聚寶門
門軍止上濟曰吾等與鄉僧道恐死亂軍耳乃得

出會日暮無可棲濟曰此東去乃郊壇有神樂觀
道士王昇與臣有舊盍往投 上曰恐洩濟曰此
人素忠義皇上曾錫名者緣步乘月而行更盡達
觀王昇出迎入軒中坐頃昇進素食 上悲咽不
能飧是夕不寐十四日晨楊應能葉希賢金焦吳
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和郭
節馮㴶王資牛景先劉仲史仲彬鄭洽王之臣黃
直太監周恕何洲亦至環坐咸躃泣 上曰此後
止以師弟稱勿拘禮數群臣泣諾因議所往師曰

西平侯晟何如濟曰勢耳燕王不能忘情能免其
不告耶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
中家給者不妨駐錫師曰良是濟復曰人多不便
同行於是議以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
人朝夕同伴往來通音信給衣食者吳成學蔡運
馮㴶趙天泰梁田玉史仲彬復舉可以駐錫廖平
鄭洽王之臣三家師曰此郊壇之處可暫不可久
鄭洽曰我族皆尚義可居可先弟子家師點首而
已師曰吾足痛不可忍蓋昨行急浮腫耳濟扶師

出正課所以載師忽遇一人於道史覩之乃僕也
訊其故蓋遣來偵彬吉凶者且云有舟河側衆喜
彬曰且至彬家於是扶師登舟同行惟楊葉鄭史
程餘俱散去期以半月會彬家十五日師云今日
十五哭他一日齋因及皇祖妣宮中齋佛事泣數
行下十六日次丹陽時道多援兵往往掠奪師顧
左右嗟嘆良久十九日抵吳江史彬迎師入家出
衆羅拜夜宿清遠軒二十日移居觀音閣師病泄
思食火肉不肯道史覓之以進師喜曰此物奚至

閱數日諸弟子亦至此時吳成學亦爲僧矣師問
何名成學曰慧師命之曰雪菴成學禮謝自後稱
雪和尚云七月三日雨師與濟等坐語往事悲愴
久之乃吟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文如織影迷
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吟罷淚下
次日霽命諸弟子歸師足尚未愈扶杖送至門衆
拜辭師口吟詩送之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
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師
一月謂濟曰我在此久居亦不可況此中離京師

不遠恐爲人蹤跡決意欲往滇中濟曰滇南路遠
須俟師足全愈乃可八月十一日天色甚好月見
半規師與濟坐月下因問遁甲法濟出肘後片木
向月指之但見天黑如漆師懼急命解去十五日
晨吳江邑丞鞏德至彬家敕追史彬敕命且請史
曰聞帝在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十六日師與
濟希賢應能別史仲彬去期來年春會于廖平家
時師足尚未全愈又未帶冬衣隨身僅葛衣數件
而已僱舟至京口師謂濟曰此去須過故都奈何

濟曰無妨乃與師過揚州去六合陸行至襄陽六
路之苦不可勝言且匆匆不暇筆紀惟記得九月
九日天氣微寒晨風刮耳師覺體寒又不道與弟
子且釋狀又不便沽酒顧謂弟子曰今日九日矣
夜宿草店中盡出葛衣覆其上一夜不寐濟以手
抱師足師曰吾記得昨歲九日那邊正飽得緊一
夜不能睡今日雖不得睡似覺安然因複云不是
負此日也我吟爾和如何濟曰唯命師曰黃花
滿地帶霜剛濟應能希賢各一句圓十五日至襄

平家平時尚未達家蓋懼踪跡耳平家不知所以
不納濟亦不敢陳說因處師于大悲寺中晝則乞
食於道夜則歸宿十月盡廖平始歸濟遇之於途
因說師所在相與共來見廖平拜牀下問安訖師
曰日望爾歸平曰踪跡吾輩者多是以不敢即還
鄉里也師因語及往事弟子等皆不知說何語次
日平延師至家見其子咸慟頃之師問曰爾今名
何平狀荅曰未也師曰我為僧可命姓曾名奎平
召奎拜師錫姓平出帛為師製服師曰不可豈有

游食僧衣帛者乎易布為之自是師住平家平以
少司馬家居恐為人覺乃送師西山中附旬日半
一[illegible]亦至平託師于景先平亦避名他[illegible]十月[illegible]
會師師一日謂濟曰余等食指且衆況天氣又寒
爾等又不便鈔化盍去之時平家被人發其踪全
家遁去故師以為無依決意往滇因留牛景先於
西山師及濟賢能二行四人往雲南過四川所謂
善慶里者道遇馮淮因問淮居止淮言寄食郵中
因請師往留三日而去淮亦請與俱

○癸未春正月十三日到雲南因投永嘉寺主僧智
空欵甚殷師喜相與盤桓最久師命濟叙空易數
師遣馮淮入襄陽蓋憂廖平家也師語淮曰明年
余來遊天台見諸弟子語其勿來況路途遥遠不
便也淮隨入襄陽見牛景先知平家事已寢史仲
彬已先在數日矣因往會平家告以師語南中地
氣燠能賢皆病師甚憂之蓋自能賢病無托鉢者
濟侍蒲團久之南中無好醫日惟啜米飲而已蓋
智空久解焉夏六月馮淮來師喜甚因備知諸弟

子俱至襄陽又聞梁良玉身故頗淚久之師以詩
哭焉有云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秋八月賢能
病愈思居蜀師曰再佇幾時相共遊浙定其所止
募建一菴為長久之計濟時亦病師坐濟傍不刻
離濟曰濟不死濟何敢死尋愈師親為煑糜冬十
二月天氣亦不寒師曰地方甚好此中無人可依
若一冷則無牛製服矣太息久之
○甲申正月師命濟收拾東行十八日離雲南智空
送以布履各一師命受之二月至重慶馮淮欲留

師往蜀蓋以前且貸寄食郎中之熟識也淮往西
其家已不在矣三月到襄陽廖平時不在家見牛
景先於西山因知廖平先往浙矣師乃駐錫焉夏
五月師遣牛景先入吳約史仲彬六月師出山入
吳馮淮留八月八日日下春師與濟賢能到仲彬
家門已閉濟扣之牛景先啓戶見師入告彬出迎
上堂急命秉燭衆出拜頃獻酒環坐而飲彬留師
西偏師曰明晨遂行無煩也彬問奚速師曰彼方
覓我而畱我昨道中遇一冠蓋者瞪目視余此臣

余若認得今東南遣臣汝亦不免我去正爲爾也
相與泣下彬固留十日因爲師并濟等製服十日
師命弟子等作三班行師及濟先往賢能繼牛史
又次約會於杭十五日諸弟子會於吳山共遊湖
上諸勝二十餘日九月九日登高賦詩詩罷而泣
明日遂行師及諸弟子至天台忽遇蔡運金焦尋
馮淮亦至時運已祝髮號稽山主人馮淮稱塞翁
師因問廖平淮云未還明日遇平負薪於途師因
稱曰耶溪樵平因以爲號云師遊台蕩間將四旬

焉江南天氣乍寒師思還雲南固却諸弟子而去
冬十一月四日離台州
○乙酉春二月至重慶遇雪和尚問其居云此中杜
景賢爲其葺一菴在善慶里師及諸弟子往焉見
其菴亦不甚大臨江環竹地甚幽師喜留之杜景
賢高士也覘其意似知我輩行藏時時送酒來不
以釋行目我然復戒雪菴使誦大士經蓋雪菴每
出應付惟誦易故也師題其菴曰觀音菴云夏六
月師病痢雪和尚以栢葉九進三服而愈師喜命

錄其方於菴壁師一日命濟著往雲南得乾之姤
濟曰姤遇也當遇知己乾初爻爲潛恐有蹤跡我
輩者亡何聞胡濚鄭和入雲南偵師師因懼且若
是其奇乎不復往冬十一月黃直至留三日去師
以胡鄭數來雲貴故不留直時直老而貧師憐其
老出橐金與之泣別而去
○丙戌春三月適有傳言朝廷知師在偵察嚴密師
乃别雪和尚而去夏四月師往西平侯晟家住旬
日嚴震直忽至拜師牀下師問若何來得無邀我

乎。震直日。臣奉命交趾還。聞師在此。故畱一覲耳。師曰。爾已官新朝耶。幸好爲之。震直慙泣拜辭師去。一夕。吞金死旅舍。師聞之。惻然自悔。復恐人覺。乃遁去。夏五月。結茆白龍山。能賢力也。師得以延錫。六月。師復病痢。不得煎藥。久不愈。濟以栢葉煮水進。不妨。時益畏人知。不得出山。以故糧米時乏。師憂之。而病不易愈耳。冬十月。師病愈。聞朝廷誅殺過多。復慟念方黃諸臣。而病。至是濟亦病目。此際愁苦不可說也。十二月大雪。師命能賢等拆朽木以煖之。時濟病目方愈。師曰。恐爾熱痢。解衣衣濟。不令近火。濟感泣。

○丁亥春正月。師命能賢濟。持應熙分路求乞。三月師病愈。然癯瘦骨立。濟等莫不太息。秋七月。濟以乞食出。遇郭節程亨史仲彬于招提之側。相與暗泣。不敢出聲。時三子來訪師。不遇。正愴惶。得濟導引。因乘月步至菴前。應能啓戶。三子入。拜師牀下。見師憔悴。皆環泣曰。師何至此病耶。師語以非歲迄今。病未得愈。時方戒嚴。又未得出山之故。三子各有所獻。師因問節有子否。節對曰無。問彬。彬曰一子。年十六。始就外傅。師曰。欲仕乎。彬曰。不敢爲官。欷歔久之。因留節等住山中數日。師以秋霽山明。攜諸弟子遊。以近及遠。日以爲常。八月。節亨辭師去。獨仲彬留伴焉。十二月。師齋祭死難諸人。自爲文哭之。

○戊子春二月。仲彬辭歸臨發。師謂曰。自後無煩往來。道途遥遠。且吾在此亦甚安妥。再遲兩歲。俟禁稍寬。吾仍有台宕之遊。言罷而泣。索筆書扇。贈彬。

自署名曰釋文。夏六月。菴災。時因亢旱失防於㸑。師及濟等。僅免難耳。天之厄人如是耶。秋七月。濟出山募葺。八月告成。葢得其地道者張靜之力。菴新成。比舊稍廣。四圍種以竹木。環翠如堵。師日坐其中。喜謂濟曰。吾將老是矣。命濟著之。得小過之旅。濟曰。此菴不久將毁之。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主人先笑後號咷。師不悅。冬十二月。金焦雪菴黃直訪至。俱有獻於師。得濟臘。

○己丑春正月。師東行。留能賢守菴。濟及雪直焦從

三月到善慶里。杜景賢已不在。而所建之觀音菴。亦已毀矣。無以安擔雪菴。與濟力募。草創新之。師因草創復欲去。夏五月到襄陽。而廖平家已徙蜀。知平久留會稽。師還滇。

○庚寅春三月。師至菴。謂濟曰。自後無他往也。蓋以從亡之人。大半星散。復聞廖平等。都已身故。師哀嘆累日。亦不復問往日事矣。

○辛卯春。有司遂毀菴。師先一日夢齒落。問濟。濟曰。恐有口舌。因出遊山南。暮歸。則菴已爲平地矣。師泣曰。今復何往。濟慰曰。且作行腳。聽所之也。夏四月。師至浪穹。見其地深闃。密林數里。山水環抱。濟曰。此地頗佳。因命能賢募建。數月菴成。菴之制。前立小門。環以松竹。綴刺爲垣。中建一佛堂。傍列茅舍三楹。堂後一室寢處。右一室爲濟居。茅舍後一室爲能賢居。右建一堂。安往來諸弟子之處。後即香積供也。菴既成。師復命濟蓍之。得剝之坤。濟曰。剝盡而順。爲吉卦也。然上六龍戰之詞。似帶凶徵。師復不悅。

○壬辰春三月。能以疾卒。師哀毀忘食。夏四月。賢又卒。師痛哭曰。從亡之人。二子朝夕未離。菴凡三建。皆出其力。與濟大慟。乃薄葬於茅舍之東偏。纍二冢焉。一日師謂濟曰。菴廣而人稀。不宜。因納一弟子。名應慧。慧卽滇之大理人。師以能賢既卒。朝夕愛恩。竟成胃脘之疾。時或一發。痛不可忍。濟延醫治之。不愈。冬十一月。馮漼黃直訪師。至泣拜牀下。師因問漼。何以知吾在此。漼以會直始知爲對。因問直近來何以爲生計。直對以補鍋夔慶間。因復問漼。漼對曰。訓蒙。師喜。語及楊葉。皆太息久之。留二子處西堂。

○癸巳春正月。漼直辭還。師謂曰。後無復來。蓋師憐其途遙耳。夏五月。師南行至甸。濟及慧從。六月師還。納弟子應智。冬十月。鑄應明鐘。師自爲銘篆之。十二月。渡馬嶺遇寇。先是師以甸還。日思出遊。濟曰。時當戒嚴。不可出。恐人覺之。師曰。吾已爲僧十年矣。人能識我乎。不聽。因出。濟請從。不許。迺同慧智往渡馬嶺。遇寇欲挾之去。會遇官軍。僅免。師

還謂濟曰悔不聽爾幾及於難

○甲午春師髮見二毛謂濟曰吾老矣不知何日超脫耶太息久之夏四月遣濟募糧秋九月師學易數旬日而悟即知先後天之理冬十月慧卒師解衣斂之命附於楊葉塚次十一月師納弟子辨空時菴僻處命召緇流故辨空投焉

○乙未春三月師設奠祭楊葉二和尚師先一日夢能賢因慟覺故有此舉夏師出菴東下途逢馬二子老補鍋因問所從來皆答以訪師師因止之迺

與師還至其東家數日師辭去秋八月師及濟遊衡山還訪塞翁而塞翁已往滇矣師乃還一日投宿蕭寺見東廡下二病者視之即淮直也師命濟語僧移於舍東師泣曰二子爲我來也因覓醫治之此地偏寂無人烟不得醫數日淮直竟死師慟久出囊金解衣斂之即葬其寺之東偏師親送之立石題曰嗚呼兩忠臣之墓冬十月師還菴十一月立諸從亡死者之主於舍東十二月命濟出乞

○丙申春三月師一日與濟夜坐見一大星光芒甚異出紫微垣貫昴宿而過師曰主何事濟曰主有兵加胡繼而聞六師出塞夏六月師足疾發蓋日山遊勞頓所致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返師飲獲愈自是相將濡沫而亡師弟尊卑禮也冬十月師命濟錄述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師自爲敘今在大理府山中即浪穹故址

○丁酉春二月師曰此中久居恐人覺之欲別創一茅所謂移家更上山也因卜於鶴慶山中建一小靜室時往來其間故世人不知師所在矣夏六月

十三日夜月甚朗師命濟從徘回林際久之顧謂濟曰追憶疇昔在宮四年何月無月日以北兵而不能少釋於懷何似今夕如是其閑目前但少賢能二子爲可慨也言罷太息秋七月雪和尚弟子了空來投因知雪菴已涅槃矣師泣謂濟曰今又少一駐錫所因命立玉菴側冬十一月師避暑東行先是傳言胡濙知師久在滇事聞朝廷因遣太監鄭和等往覓西平侯家并搜尋各處觀菴院又命海舟下西洋以訪張三丰爲名實爲師也於是

師有東行之役一日濟隨師至衡山謂濟曰緇微
如是其容予因作詩以慨感云詩曰我行至東山
深海窟虎跡蛟蹤我行至南地炎河乾猶揳巢璅
我行至北黑霧毒霧燭龍沉色我行至西陰雨霏
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可行噫何道可行詩
罷泣纖
○戊戌春三月師返至黔夏五月命濟圖師作菜根
歌歌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
秋八月師讀易適至師卦謂濟曰師義云何濟曰

貞吉否凶師點首濟問師曰師復有玄解否師曰
否吾夜夢在軍中一犬當道吾發矢斃之復見一
犬在傍嚙吾服驚覺今適以師卦命爾占耳爾以
貞否爲對余思非吾僧家事也服者身之章也戌
爲犬今太歲在戌或者吾殆乎濟曰服者有服親
身之謂蓋濟之言所以寬師懷抱耳
○己亥春師命空智等出丐於鄰邑夏六月師始觀
佛書師性敏慧過目不忘如楞嚴法華華嚴諸經
輒能背誦各有詮釋署其名必曰文和尚云秋九
月命濟輯舊逝諸書不果先是師屢命占屢應故
有輯書之命會濟病不得侍筆硯也
○庚子春三月命空等出山夏六月師命濟移居菴
西偏蓋以堂後陰森無日色不炤地濕耳秋七月
仲彬訪師至師問何以知吾所在彬曰先曾到白
龍山而不見故徧尋諸郡昨適遇了空微了空無
以覲師顏矣因問空何以識彬空曰前在雪師處
見之昨我認彼彼不認我師曰佛氏所云有緣也
因大笑師出十八年自未見師笑今始見喜色時

師體亦有肉命彬宿榻側彬問及楊葉師太息曰
已入土矣復命彬往奠之其夕師及濟彬臥語至
旦八月彬告還師泣謂曰從亡諸子大半入鬼籙
惟子懷常不我遐棄吾已見二毛壽未卜其永短
欲續雁宕之遊不知得否彬亦泣曰師必遐齡命
濟送彬三日而返冬十月師命濟從入蜀徧遊諸
勝登峩嵋有詩云登高不耐東翹首但見雲從故
國飛之句
○辛丑春二月陰雨連旬師命濟詠茅護楊葉之塚

因著有愁霖賦。夏四月。濟隨師入蜀。秋七月。師入粤。遊海南諸勝。師一日謂濟曰。余欲從此入吳。又慮秋深冬迫。因還山。時道途亦稍寬禁。往來無阻。故師思遨遊焉。冬十一月。師還菴。一日謂濟曰。人皆知吾爲僧。吾今欲逃玄如何。濟曰甚是。因蓄髮日讀太玄莊老。

○壬寅春。師遣空智等。至窄慶山中靜室。蓋自以道不堪與比丘溷跡耳。夏四月。師避囂於菴南四十里名淥泉。濟三日一往。冬十月。師製冲和巾自冠之。

○癸卯春二月。師命濟從遊楚地諸勝。登章臺山賦吊古詩。有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遶樹啼之句。夏六月。師遊漢陽。登晴川樓。顧謂濟曰。陳思王有太息霧與揮涙雨集。眞絕妙寫心之句。因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秋七月。師留大別山。蓋偶以足疾故也。日遊山中。竟至度歲。

○甲辰春二月。師謂濟曰。盍續天台之遊。因東下。秋九月。遇仲彬於旅次。先是仲彬來訪師。投宿逆旅。仲彬時狀黃冠。逆旅主人語彬內有道者。可偕行。彬入視之得遇師。噫此亦天緣奇覯也。拜師牀下。師曰若何之。彬對以訪師而來。師喜甚。謂曰。今再遊天台。明日可俱東。因及洪熙改元。昨歲榆木川之役。師黙首歎曰。亦有是乎。十月。濟隨師至吳江仲彬家。信宿師行。彬送至杭。聞洪熙晏駕。師曰。我今心稍放下矣。十一月三日。師及濟至寧波。因思越海。六月渡蓮花洋。

○乙巳春正月朔。謁大士於潮音洞。作大士頌。有以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觀妙明無跡。時多師爲智慧云。師登盤陀石。有敢言通帝座天高聽亦卑之句。夏五月。師始歸。竟自閩粤還山。冬十二月命濟出山。空智等亦來餽供。

○丙午春三月。師命濟往河南。省王資金焦等。夏六月濟還自祥符。啓師資焦已故。師太息久之。秋八月。師祭從亡諸人於菴前。時師春秋五十矣。濟六十一矣。嘗謂濟曰。從亡諸子。或長吾。或少吾。今皆淪沒殆盡。所存者吾兩人耳。泣下沾襟。因有是奠。

九月十一日雷震菴西師座師不悍曰雷不聲藏震余經座必有咎焉盍爲我著龜濟曰唯唯得乾之夬上九辭曰亢龍有悔此菴其不久乎

○丁未春正月師命濟毀堂後舍以封楊葉之塚移居隺慶之靜室命空智等主浪穹夏四月師疾彌月不愈一夕夢金甲神授藥明日師興因誓韋陀復祝髮作比丘焉秋八月滇冦亂師命濟從入蜀師一日旅次聞兩人說靖難時事歷歷一人氣若不平師暗謂濟曰忠義固在人心耳又述革除建

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之詔一人曰孫蒙祖號可乎是死而生也師暗謂濟曰我生而死耳又說到齊黃方胡輩死烈之慘家屬被累之多師暗謂濟曰吾得罪於神明矣此諸人皆爲我也因泣數行下明日命濟往探之一空室耳師遂行冬十月師宿永慶寺題壁詩云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蹤塵心銷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戊申春師聞史仲彬獄死師泣謂濟曰彼何人斯而有此厄耶因遥祭焉夏五月濟從師遊神女廟見壁間詩云襄王此日知何處空見朝雲暮雨時題云有感而署名曰東海逋臣師揮淚命剷去之秋七月遊黃牛磯師咏詩云嶺猨夜泣湍波急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冬十月遊漢中遇廖平弟廖年因延師至家出家人拜師乃悉平逃死會稽頃曾奎見時奎巳三十娶平妹三歲矣師亦不復見往時態但曰他日無忘廖氏也居數日師固辭去

○巳酉春二月師至成都再宿而去夏五月還至浪

穹而菴巳爲冦焚毀矣六月到鶴慶山中空智亦在因悉菴災之故師曰無損二塚乎曰否竟不及他秋九月師復畜髮冬十月濟病師惶懼日呼曰能賢佑濟能賢佑濟濟感泣曰濟若死師可急往漢中毋留此

○庚戌春正月濟病愈南中地常溫無雨雪濟因是病會大雪濟啗雪而瘥師有靈雪歌夏四月師欲廣其菴濟空等因出募秋七月甫成師顏其居潛志軒有潛志軒詩冬十月師命立從亡諸人主并

方黃等蓋先聞旅次人語故也

○辛亥春二月師有陝西之行命濟從夏四月至延安徧遊諸勝秋七月東行至蜀秋九月至夔阻雪於途師囊乏無策蓋時師徒二人皆黃冠蜀重僧故竟無資助者一日忽遇一道者會煮銀法因得衣食焉訊其姓名不告但云隴西人

○壬子春正月入楚至公安宿蕭寺佛堂左頃一道者亦來止佛堂右與師不接一語坐頃復一道者來覘師而去至西偏見先來之道者因拊掌曰爾

在此遂共坐夜漏將三鼓但聞聲不知所說何事繼之泣濟晨起視之二人俱已去師悔未詢其故忽地有遺不全紙上書郭任梁中節云濟曰此亦遁世者師因作蕭寺黃冠夜泣詩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姪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閑二子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縐多愁顏拊掌遽驚還歎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猨夜叫寒鴉泣余腸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往探訊其苦兩公蹤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宇數個依稀恍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夏五月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秋八月師舟下九江九月師遊吳山時濟請師至彬家師曰彬事既露遲明歲還訪其子可也冬十一月師遊天台留赤城觀

○癸丑春師在赤城秋九月大雨師有祝霖篇蓋有感而作多寓言也

○甲寅夏五月師命濟從入吳江訪史仲彬之子時史家事已大定其禁亦寬彬子晨婦適娩身得雄

師命名曰鑑留五日而去晨餽布衣十餘件六月入會稽秋八月還至夔宿安福寺冬十月還山濟請師遊廣西師曰俟明歲行濟蓋以住滇久雖常出遊而空智輩不無機洩

○乙卯春三月師往粵西濟從夏六月師中毒濟以金線充解之師命鐫此方於石玉海子曰今猶存焉秋七月濟遇何洲於市問之蓋爲齎書來此已數年矣因導見師痛泣良久時洲年七十餘洲見師亦老因勸師還江南師自此遂有江南之思冬

十二月何洲死

○丙辰春正統改元師聞之喜遂決意東下秋八月還至滇卜新築舊日之浪穹

○丁巳春二月師復祝髮時師欲東故祝髮避時忌也三月師命濟從入漢中夏五月師遊峩眉因避暑太白祠秋八月師命濟著得兌之歸妹濟曰兌金王之卦應時爲宜而變爲歸妹歸妹爲六十四卦之終卦也上變而爲震被內兌卦所尅且九五變爲陰位不當也此占凶師曰我欲東歸若何濟

曰歸妹女子之貞男子則否師不荅九月師夢李太白贈衣問濟濟曰太白金星也此夢不爲吉師曰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夢見我此明示我啓明也以衣贈我覆護我也曷不吉冬十一月還至浪穹

○戊午春二月師病尋愈夏四月師復病濟等憂之五月師少差遣空王潛志軒秋七月師欲粤西行不果時師病後濟勸乃止冬十一月智遁師恐智露其踪遂有粤西之行濟從

○己未春正月師欲東命濟著得觀之否濟曰不宜還還必有咎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既吉矣不宜變否所謂否之匪人也中互見艮巽艮止而巽入止入之象大象皆艮艮爲寺人當遇此兆因固勸師不可東夏四月濟勸師還滇不聽先是濟夢車斷轅雀化蛉濟以占不利而夢凶故勸師還浪穹也秋九月師謀結茆欲居粤濟曰此地多瘴不可居濟不過欲師還滇耳冬十月晦野鼠嚙師足并嚙手指

○庚申春三月十三日師謂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爲我蓍得兌之歸妹濟揲几曰大凶師曰何凶濟曰此前所占卦同歸妹序卦之盡也而師今年適六十四三月爲季土之月土爲木尅木已將盡至夏火王則木洩氣木生火火生而木爲灰火雖木之子子生而母死何取乎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及之時其危乎夏四月師題寺壁詩有長樂宮中雲氣散朔元閣上雨聲愁之句時其寺有遊僧十餘人見其詩不知爲師作也因冒云是彼

所吟五月有人察其偽僧因詰言我
高皇帝之孫懿文皇太子之子事聞藩司司因繫僧
并繫師時蓋同寓于寺故也飛章以聞詔械入京
師師時又不敢自認爲眞但令濟從秋八月師至
金陵秋九月師及諸僧至京朝廷命御史鞫之僧
稱年九十餘歲老且將死思附葬祖宗陵側之語
御史以年度之壬午迄今僅三十九年何言幾有
百歲知其爲詐廉得其狀蓋僧實名楊應祥爲鈞
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御史以是奏聞

詔爲首者以冒認宗室論死下錦衣獄從者戍邊
師先有南歸之思茲適值此度以眞或可免竟陳
其實御史疏聞命宦官吴亮察其眞僞吴亮者師
之舊用中官也亮至不能辨師語曠昔宮中事數
條亮乃大慟伏地不能仰視密以聞遂命迎入稱
老佛養大內中冬十月濟還滇時濟聞師入大內
心自語曰今日方終臣職矣今　皇上寬仁親親
之誼應能原此乃入滇焚其菴散其徒乎二塚紀
其始末以付了空名曰從亡隨筆云

史翰林致身錄敘

嘗讀遜國臣傳至補鍋雪菴諸人求其姓氏
不可得輒掩卷嘆息想見其人又見野史載
西內老佛事鑿鑿可據意四十年間牧圉之
僕必不僅一程編修此段疑案遂爲胸中宿
物脫而得史翰林致身錄且驚且喜作而嘆
曰
高皇帝神靈至此哉鬼門忽開艤舟先徛一門

無蕭繹之兵威三讓有泰伯之至德而同時
隨亾者二十二人或侍左右或資衣食或重
跰於滇蜀萬里或埋骨於窮谷深林皆定盟
一朝周旋没齒有褰儸捍圉之苦而反國無
期有横客刎頸之忠而從容更篤此採薇以
來未有之奇節而朱書紅篋實先啓之甚矣
高皇之功德深而培植厚也已得徐司空幽忠
紀及翁夫人血影事皆耳目所未有合而梓

之。嗟乎諸公姓名。湮沒二百三十餘年矣。而乃今從名山浥瀾之餘忽現光采。或降神於乩或示靈於夢。一段精氣徹清虛。貫金石。久而不容泯滅如此然攷當時諸臣門誅者。方則八百七十三人。練則七百有六人。耿則瓜蔓之抄村里爲墟。又不知幾千人。其棄官遯去者。御史給舍四十餘人。北平州縣二百九十人。靈壁被執文武百五十人。而知者寥寥。則遜於紀載者多矣。嗟乎諸臣亦何知身後名哉。忠憤激烈。一息萬季。即或傳或不傳。或初不傳而終傳或終不傳而其遯盖不悔之精神一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夫名山大川在。即諸公在。宇宙虛空在。即諸公在。而豈以姓名之傳不傳爲存亾哉。

崇禎辛未冬嘉善錢士升書於寅清堂之南軒

致身錄 十八條

東吳史仲彬自敘　男晟謹藏　孫冊釋附

魏塘錢士升較定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辛卯建文皇帝即位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經科除翰林院侍書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仲彬應　詔執貪縱官吏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死

高皇帝命王政戶部仲彬恐錢穀事重頓首固辭吏

訪治道稱　旨賜酒饌於廷及鈔四百錠驛舟傳歸詳黃給事敷奏紀事

建文帝即位越五月　詔起山林才德士國初薦舉科貢三途並用薦舉又列明經賢良人才三科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劉有年廬陵人華除滿雲南後官僉事上儀禮十八篇弁敘仲彬明經儀禮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至是上之於朝命藏秘閣特　詔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見試四書疑一道　欽授翰林院侍書階修職郎上正九品秩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

告卽位也元旦　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
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
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衡山初六日陛
辭閱三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仲彬疏諫不報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與方孝孺等議大加更
定仲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樓
璉亦上疏稱引孟莊子之孝　上於樓疏批也
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

二者六卿果可畢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太僕
下耶假令
皇祖而在當必以更定爲是羣臣勿復言 劉亨廬陵人
○秋七月仲彬廷斥監察御史尹昌隆爲奸黨因薦
魏國公徐輝祖　上嘉納之
時　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
上讓位守藩廷臣愕然仲彬執笏揮之曰天下
迺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
之又何以爲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見魏國
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絶人以當一面燕可
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　上曰人臣之
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勿爲
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
時
建文帝正値更制仲彬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

役不均非所以爲治江浙本賦重而蘇松嘉湖
又以籍入沈萬三 松江 史有爲 嘉興 黃旭 蘇州
紀定 湖州 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
爲定則乞悉減免以甦民困竊照各處起科畝
不過斗卽使江南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
石餘者臣往年面奏
先帝賦斂太重蒙　旨嘉勞特以臣本蘇人而史有
爲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逢
皇上明聖每事從寬敢竭愚忠伏聽採擇疏上

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夏五月改仲彬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階長史下正六品 徐王帝第三弟允熥華除降封敷惠四年死）

時三王（衡王允熞吳王允熥徐王允熙）未遣之國長史以下諸員直宿內閣叅議事宜多見親幸故壬午削籍殆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仲彬驛歸報命

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并

將士强弱密偵以聞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

上於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當令將畧還爲第一至莊得（西涼都指揮使）張能（都指揮使楊皁旗張）楚智（都指揮使）平元（百戶）斬將搴旗力戰以死宜急加卹典以爲風勵 燕王用兵變化不測用强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單騎逼營鳴角穿營而去蓋恃無殺叔父之命也軍中多謂

皇上失之太仁

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反也默然者久之更奏

機密事十二條（不傳）

帝叱左右曰勿泄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仲彬以省親還鄉隨賜勑命

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 皇少子（文圭）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百五十二人

帝親製詞彬以前二日考滿

皇帝勑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也爾徐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用明經起家矢盡忠報國或較書或轉餉或密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畧俱隆輔藩與襄帝並茂朕資啓沃實用弘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居仁從爾階爾母黃氏從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無忘焉特勑十八日奉 旨發中書科謄寫與

他二十一日辭　朝限三月以裏來京
○四年三月仲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學士
時北兵日逼　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
騎入京戒其子晟曰爾父官秩雖卑被
朝廷恩寵見機引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
先帝孝弟力田之諭以成家保身無爲我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仲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
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　上愕
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瑺等請幸湖湘王艮等請

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
衆議譁然不决彬獨以方言爲是樓璉亦言效
死勿去爲正　上微首肯羣議遽定
○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史魏冕及仲彬請誅徐增
壽從之
先是燕兵將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
廷毆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曰
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冕與彬亟請加誅
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　手詔召來
使未至金川而門已獻矣
○大内火起
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鬼門[illegible]太平門之西
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
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
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
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
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

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内程濟碎篋得度牒三
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剃
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内應文從鬼門出餘
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帝曰數也程濟卽爲　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
亦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
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凡五六
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

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御史曾
鳳韶曰頃即以死報　陛下
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
帝至鬼門中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門兎
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
頓首
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郎
前
皇上賜名王昇昨夢

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較尉縛臣詰
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
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
弗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　陛
下之來也今晚憇息觀中徐議行止舟至太平
堤畔昇起導前間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
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
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
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

四川叅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
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程濟
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
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㴶黃巖人
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
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監正王之
臣襄陽人大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徐王府賓輔
史仲彬吳江人　上曰今後俱師弟稱呼不拘
禮數諸臣泣諸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

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
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　師
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
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
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㴶時稱塞馬先生
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
庵時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
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
肖子王之臣家业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

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　師曰吾
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
況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
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旦夕
者駐錫於玆有何不可　師曰良是於是更舉
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
師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壘所在明旦必行將
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
夜分　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仲

彬步至中河橋畔（通濟門外有中和橋河字疑誤）謀所以載者
有一艇來聞聲爲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
以偵彬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　師且至彬
家諸人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葉爲
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
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黄
溪奉　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
師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
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　師命歸省

○八月十五日新皇帝追仲彬勅命　師逸去
新皇帝即位之九日偏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
百六十三人即日削籍戒無齒及八月着禮部
行文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誥勅至是蘇州府差
吳江邑丞鞏到彬家追奪且曰　建文帝聞在
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旦　師即同兩比
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
於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仲彬往襄陽謁　師

正月二十日爲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
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閱六日馮漼自雲南來四
人相對大慟馮告以　師向留雲南之永嘉寺
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復居
停旬日諸弟子俱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
東歸
○甲申八月　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彬家
先是七月牛景先來言　師將至矣至是八月
初九日天將暝一僧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

拜畢款至重慶堂已舉燈矣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　師曰我明晨當即去仲彬惶悚曰弟子捕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諱　師當見原本意欲留　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　師泣曰彼方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而視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正爲汝計相對而慟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不妨視　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　師服　師用綿紬大

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布大小計三十有六件白金十兩爲資十三日清晨彬隨　師爲兩浙之遊杭州計遊二十三日天台鴈宕計遊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於石梁間且云諸友皆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　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三月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　師

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留五日彬攜一僮三人皆道士飾行二月

得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簡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　師近來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謂善慶里　師不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　師密而嚴有胡濙濙受密詔遍行天下鄭和受詔行遊西洋數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於寺舍旁暫息道人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掌曰是急叩　師程曰已結庵白龍山深處矣去

此不遠兩人淚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人步往程爲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已微曙矣叩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　師榻前　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與我嘗否各爲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况當年職居禁近知　師所嗜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笋鰲鵝豆肉鬆六味

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床頭樽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翌日　師率遊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郭與稱以事請行彬亦以請　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汝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尚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欷歔久之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　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再勿來道途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

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仲彬往雲南謁　師

自南遊後常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心常惴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行　師囑曰恐彼此俱累至是革除之禁稍稍寛矣決中秋攜一介以往始至南康蔡運家繼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庵故道了不見所謂庵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老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脂中流淚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　師死且瞑目否則得一耗歸家亦安凡仙寺院靡不拜禱循遊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　文大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　師所　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庵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縣名屬大理府）所轄地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

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庵之東卽埋之於是

師命舉所餽獻奠之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嘆久之留連彌月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仲彬往雲南謁　師

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内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一道鼾鼾床上覘之　師也伺其覺　師喜曰來此何爲曰來訪　師彬曰　師欲何往曰訪

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動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强飯精爽倍常明日卽偕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餚於重慶堂 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 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起趨出招彬曰此 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涕泣

問向來狀 師曰虧這幾箇隨亡的人給我衣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 師今欲何之曰欲遊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 師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 王艮 貴池 金焦 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聞 師顧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兩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仲彬等覩渡而返

此先君事 主之顚末也先君性忠孝一飯不敢忘君從亡一節爲仇訟凡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爲悔死之前三日不肯往獄中先君曰吾死矣卽不望若遠行儻來時得謹事衣食周給吾瞑目也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然勿示他人戒子孫毋輕示人雖

今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

未三月初七日也閱三日竟死明年不肯訟冤於按臺寘仇於死但先君所不忘於 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寅五月兒婦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吝言前道士在外晟急迎之入方稽首於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 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命名曰鑑 師精於錄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

字成家足矣　師曰即不貴當以文名世留五日易具衣十件并行糧爲會稽之遊程濟從之迄今又十一年不知所之時

正統戊午五月望不肖男成謹識

冤報錄敘

余從老友姚叔祥得黄陳冤報錄讀之夏類河間苗同嫪毒中冓之言不可道矣豈天厭瑛兇毒畀此晨牝暴揚其醜耶苗生少季華駁墮落狐經借婬報警君子不由惟是淮清三屍裸市踦道路掩泣翠笙母子感恩憤恨瑛卒以代賀漏機觸威夷僇雖曰天道亦緬事啓之也其後苗復姓改名生三子忠臣一點骨血竟托根亥於八月之胎婢異哉快哉然古來類此事者如豫章王之于梁武庚申君之于元明迹雖曖昧因果之功未可謂盡無也剌淫醜倿余於茲錄有取焉

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識於放下菴

寃報錄筆記

枝指生好記人間隱軼遂有野記之輯知好每日姑妄言之茲讀寃報錄人劇鬼異事劇穢褻要亦人情陳瑛凶毒容米瀾伯娠婢得寄根苗一事一言要皆當時實錄秖惜忠良後胤致襲假父前尤然尤不此踵未可得云報之一字因念秦世之六王畢也但知六宮千百爭寵阿房何知貧陽太后情慕桐輸之醜前爲六國報乎若黃茇者不郡汚其身殺其讐以遷報侍中可不稱哀孝乎哉吳妨枝山祝允明記

讀陳寃報錄

滁陽有陳姓名英者以能佼順領攻巷議自河間之獻縣來家醉翁亭畔晩要夏詔令生二女兩嬰自稱瑯琊寓公時滁初去兵火士流草創多踵武口爲帙英卒造異說怪駭人聽聞衆咸傾下呼陳才子人或容詢滁士云何英以野渡無人舟自横荅之顧遭南北兵亂有同母幼妹爲人畧賣貴池許瀾伯家瀾絶數年貌亦端艶名曰琴笙會有詔求經明行修之士而英受州司薦益大自誇耀必

得上選滁之纓爲餞送側目不敢仰視乃擕婦夏子女僦邸秦淮適與瀾伯客窓讀書處僅隔槿籬籬編而已會許陳皆出許夫人翁氏聞有陳家眉髻不免攀籬語笑夏俄見琴笙小年丰姿便問因緣曰我家小姑也不覺蹋地啣泣及許歸聞之曰既同作研席試人我何當婢侍其弟即併衣資船送歸陳英亦情感最深隨婿壘客苗生快稱妹倩但不知笙密懷許娠耳壬癸之際諸所薦覽例必再試方得授京兆闈英知主試爲許交厚使苗生

及妹苦求鬬說且啗之利許大怒曰今日陳公進
身之始我若受囑不獨自負抑且負公嚴謝不允
英卽他求竟不得試而許爲甲子解頭矣英極忿
痛何面更見滁人復挈妻妹北歸獻縣倚重夏舅
力爲别營以人才舉而加玉于英換名陳瑛竟獲
試僉按察職按二縣稱職逾年乃眞僉山東象河
南政分司北平正位察使與布政曷都司貴事藩
府多不協而瑛日使苗生陰調南來耗問密致誠
款建文改元之三月北平察僉湯宗告變言瑛密

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之河池先是
翠笙以許幃有身配苗纔八月于癸亥歲生男狀
猶玉琢名曰亥郎舉家謂八月產乳爲嘗惟笙心
自知之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試會殿皆第一笙
尤以此九歲孩眞是文章種子其年官翰林修撰
疏復姓黃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初改侍
中與孝孺澄泰益相信用瑛旣有廣西河池之謫
南拉家卽及妹犄走數千里到謫所時方平緬有
景東少年得劾官河日仇其以瑛故下变苗生仇

工緬字尤于陰道狐經伎雄衆戰而亥郎年十七
八貌劇華駿陽道偉健等之嫪毐亥勤三年兩學
皆擅于時瑛婦夏以中年人親少齡宅相先承逼
體之好呼爲小丈夫瑛雖微聞以陰事故溺樂以
之爲奉歲壬午七月卽從粤右召瑛爲副都御史
明年轉左都日勸朝家猛戮遜國諸忠以自輸其
憤奸惡得志肆恣簪帶烈矣時黃觀奉建文四年
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金川之變痛
哭東向朝服再拜投湍流中死其夫人翁暨二女

瑛請配象奴翁急脫釵釧給奴入市沽酒肴祭告
禮奴喜去市翁與二女急赴淮清橋下相結其沉
而
詔猶稞三屍于市不許掩瘞人皆爲之泣不敢视惟
翠笙感翁恩私爲痛泣亥密叩其感笙遂陰語亥
曰爾爲黃狀元骨血我受其夫婦之恩故爲默默
痛切耳亥大感悟心自慨嘆我忠臣子何忍見吾
翁母及兩女弟膺此屍市大辱要旨瑛使致然亥
益用衆戰陸勁供夏貪餡通諸婢上下數十輩人

逼親就至爭鬼卉晷刻爲快有兩寡女病亟必慕
而亡猶以魂憑他婦枕上交接作生時情愛語是
不獨人願爲妻鬼亦甘稱婦也夏性尤妒特使瑛
乞莆田陳繼之没官女京奴色甚美聘爲亥妻俾
奪衆鬟愛戀曾不知以忠臣女爲忠臣媳爲大奇
絶亥却自辛妻其妻妾其女庶幾報我一門痛辱
矣復故勸瑛代緬蠻入貢上聖德頌中着三衛效
忠八百來王語
上以漏泄中國機要俾蠻輕視天朝因從在庭再劾

遂論死夷家瑛故有功
長陵一旦忽何如是亦天道所必至也先于事發之
始亥挈夏及諸女郎挾重資逃去深山窮谷復姓
黄更名荄亨其所有夏及諸女各如河間婦人病
髓竭死惟供養母笙年至八旬而没荄復家貴池
生三子成化間有宫緬甸譯字至五品畢竟侍中
有後不負其一家忠節也
余家上世以永樂初鐵尚書十歲兒福安戍廣西
河池所時有苗亥乍從陳氏歸自河池特閔福安
言傷卩孩幼六此荒瘠客爲致書彼中交好托致
周全
仁宗詔釋還鄉鄧已無家可還寄居秦淮前鐵兩家
最稱石友後苗改黄姓而亥上加草爲荄云是忠
臣黄侍中後如勁草之有好根荄也荄亦大年余
祖父兩世交深知其母子情事悲惋殊甚不敢誣
曲毫管庶見其真書遂成篇俾垂諸人于千百世
後嗚呼此鄧州鐵老生鐵筆願諸君子張鐵口諷
之

拊膝錄

玉海子劉琳著　魏塘錢士升訂

列傳

程濟傳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罪之濟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

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錐碑再錐遽曰止之爲我錄碑文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當錐處得免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師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有奇術翔少濟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難免爲　帝落髮濟從之出亡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京人尚識濟至京後莫知所終著有從亡隨筆

廖平傳

廖平襄陽人建文時爲兵部侍郎壬午京師陷出亡後隱於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書詩于溪沙書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竊其書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

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帷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真史失其名惟稱耶溪樵云

梁良用傳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爲舟師已而死於水

郭良傳

郭良定海人建文中爲中書舍人京師陷與梁中節棄官爲道士去

王資傳

王資河南杞縣人始建文中以指揮從邊將防守淮北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遂被執迺還遂走鳳陽京師陷道出隱金華玉華山

牛景先傳

牛景先杭州人本姓朱建文中爲所鎮撫靖難師入京師景從亡出走死蕭寺中永樂改元窮治奸黨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發教坊司

楊應能傳

楊應能河南杞縣人爲吳王教授壬午六月京師陷出亡祝髮爲僧與葉希賢俱來往滇南亦死鶴慶

葉希賢傳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以進士爲監察御史壬午六月京師陷出亡祝髮爲僧名應賢來往滇南三吳間老死于鶴慶

王之臣傳

王之臣襄陽人建文時爲欽天監監正四年夏六月京師陷臣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臣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因不言姓名人稱河西傭云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輒覆故衣其上人勸之棄不肯問之不荅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

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留都官亦不荅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斂我棺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黃直傳

黃直常州人累官至侍中尋遷爲按察使京師陷遁去往來夔慶間避姓名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

學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或與錢布衣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卽出錢買酒自飲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焉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守陽

玉海子云直後死南中

馮漼傳

馮漼黃巖人刑部司務京師陷出亡在夔州以章句課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馮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剷去日夜夢何奇特飛龍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出變化間王張精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王人去不知所終玉海子云復同黃直入滇道死

蔡運傳

蔡運南京人建文時爲四川參政壬午京師陷出亡後爲僧隱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史失其名惟稱雲門寺僧而又以宋和爲雲門僧誤也

梁田玉傳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刑部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御史葉希賢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

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蠖蠖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録可識者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吳成學傳

吳成學浙江人國初舉賢良建文中爲翰林修撰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死成學實出亡也隱姓名爲僧號雪菴走西南重慶之善慶里

遯隱士杜景賢與往來白龍諸山旁有松柏灘清
幽可憩景賢素豪有力為之寺焉成學率其徒數
人入居之焚香趺坐朝夕稽誦經咒又詮聽之則
易乾卦也景賢固知其非常人景賢曰和尚相釋
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
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
婉解之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
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
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

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
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且好酒日注酒一壺
俟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
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
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容然意氣渙
發又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
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
若干篇顯于世史失其名咸箴雪菴云又疑為葉
希賢又疑為郭節皆非也

梁中節

梁中節定海人建文中為中書舍人少好讀老子
太玄經京師陷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為道士入
山去

梁良玉傳

梁良玉定海人中書舍人梁中節族也京師陷詭
妻子易姓名挾微資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
市肆粥書為業以死

宋和傳 郭節 何洲附

宋和臨川人郭節建州人皆中書舍人也與海州
人太監何洲相友善素以忠義相勗京師陷變名
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金焦傳

金焦貴池人建文元年為監察御史靖難兵起御
史尹昌隆勸上出降焦奏劾之極論昌隆不忠請
誅之不報尋陞工部右侍郎三年改刑部右侍郎
李景隆敗焦論景隆懷貳不可用壬午京師陷間
道出亡入蜀死

趙天泰傳

趙天泰三原人建文元年以明經爲翰林編修壬午京師陷泰出亡入蜀時被葛衣囚自稱衣葛翁又號天肖子老死

劉仲傳

劉仲河南杞縣人建文中闕 壬午六月金川門失守與王資等出亡爲道人癸未同楊業諸子遊天台因病留卒以老死

史仲彬傳

史仲彬蘇州吳江人洪武戊寅以明經除爲翰林侍書建文元年遣祭告衡山時朝廷更定官制彬與樓璉疏諫不聽靖難兵起監察御史尹昌隆奏請降燕仲彬以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得以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也今日之急務惟以遣將募兵臣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勇可任昌隆狂言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是昌隆素有敢言之風其勿罪二年改爲徐王府賓輔副巖震直轉餉山東因而奏機密十二策壬午燕師廹金川門徐增壽欲開門降仲彬力勸誅之 帝乃手刃增壽於左順門京師陷彬與同列二十餘人出亡還家詔追奪其誥命宣德丁未竟以匿帝下獄死

鄭洽傳

鄭洽浦江人建文中爲翰林待詔壬午六月出亡入蜀道中病足留公安茅菴中尋亦卒

周恕傳

周恕海州人太監建文中燕世子來朝恕勸帝留之帝曰留之彼則有以名也會黃子澄亦以不可留爲言帝遂失放還壬午燕廹京師帝曰悔早不聽恕大內火起恕出亡爲道人來往吳楚間後病死蕭寺

已上從托名遁跡者

王稌傳

王稌字叔豐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爲所稱許妻之逮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姪鄭

珦至聚寶門外求其遺屍以歸葬而不可得卒至縶以其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需用之而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遵孝孺遺文深藏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没每食必屏兼味稌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稌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集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魏澤傳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建文壬午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孝孺之黨澤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更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

巳上存孤友道者

徐垕傳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恐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王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靖難兵起奉使兩浙招集義勇明年京師陷歸家杜門謝客越二載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卒于旅

耿炳文傳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釆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賈勇先登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二年陝西鎮守三年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

年破虜北黄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鏹鈔造第鳳陽尋先塋賜君用爲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三年討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二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鄚州至雄縣燕師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

萬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屢敗上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于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墀　文皇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是耶炳文懼自殺年六十五

吳高傳

吳高父良以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謚江國襄烈公高歷官前軍署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侯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守遼東與楊文數以兵攻永平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上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靖難後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略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以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死徙

其家

盛庸傳

盛庸陝西人靖難兵起充參將從長興侯數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燕兵圍急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盡毀燕諸攻具捷聞即軍中陞鉉爲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參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斬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斬譚淵尋敗欲

搗北平而燕兵已至淮上四年春駙趨靈壁大戰齊眉山次于淮南六月燕兵至浦口庸出高資港戰敗京師陷庸被削爵永樂元年陳瑛劾庸曰出怨言以懷異謀庸懼自殺

劉貞傳

劉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右軍都督克大寧總兵官修懷來城攻左軍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大寧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遵化亨有二心燕師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敕

印浮海歸時上聞遺行北平諸將降燕因籍貞家下獄俄貞遊海道出福建還京詔釋其家京師陷赦其前罪陞左都督督遼東貞懷愧憤永樂元年卒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于禍

劉有年傳

劉有年江西廬陵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皇太孫卽位年上儀禮十八篇升爲史仲彬明經彬得應詔爲翰林建文中多所條白壬午京師陷閉戶不出因坐不迎駕謫戍雲南後西平侯薦于朝起爲交趾按察司僉事卒於官

楊文傳

楊文和州含山人洪武中屢立戰功官至左軍都督 高皇晏駕時文充大總兵官帥師二十萬征五開蠻夷其年五月命往揀擇北平行都司及王府精銳馬步往開平備禦閏六月召回後受命力禦燕師敗績燕王入京師赦不誅永樂四年正月卒

嚴震直傳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僉議尋受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高皇卽付震直訊報具獄 朝廷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修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郡震直質直勤敏 高皇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山東以史仲彬爲副兵敗震直爲北兵所縛

置布囊兩馬昇夾至北平永樂中復爲工部尚書
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文大師因悲愴吞金而死

已上被赦尋自殺者

鄧戩傳 陳鵬附

鄧戩陳鵬俱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真定燕
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若來求戰是
下策也須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
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
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以爲然乃出師掩其不備

與燕兵遇于藁城敵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遶出
陣後南軍奮擊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
焉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戩等軍大潰遂
被擒而都指揮陳鵬亦被執繫北平獄死

徐凱傳

徐凱合肥人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累
立戰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鹽井衛事征賈哈剌
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又克征虜大將軍
從沐春討刁幹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
百夷爲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
二年六月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
銘守滄州爲犄角燕兵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
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
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餘
衆盡降凱等不服械送北平道死

程暹傳

程暹以父開國有功得授指揮尋陞都指揮建文
時加都督副總兵官禦燕師滄州之役與都督徐

凱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趙傑皆被執繫送
北平後皆死獄中惟李英得釋還因家于燕

朱滐傳

朱滐衛指揮建文中加都指揮燕師襲真定滐被
執欲用之不屈械送北平道死

花英傳

花英以父開國有功授都指揮燕師攻定州英與
都指揮鄭琦王恭指揮詹忠皆被執送北平英自
殺琦恭忠繫獄老死

孫岳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不敢過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失守尚猶堅守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馬溥傳

馬溥壽州人父鑑開國有功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僉事建文初陞都督四年夏與徐真並克參將遇靖難師於靈壁戰敗被執送北平道遁

陳暉傳

陳暉爲副總兵與主將何福平安堅守靈壁何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燕王與諸軍攻靈壁三震砲南軍誤以爲已砲急趨走門塞不能出營中紛擾燕軍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暉平安及參將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共二十餘員送北平道遁

唐禮孫霖傳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大將軍盛庸以徐凱敗於滄州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指揮孫霖爲先鋒營消日靖難兵夜襲禮被執送北平霖遁

詹璟傳

詹璟衛指揮建文四年正月東平陷璟被執不屈送北平尋死之

賈榮傳

賈榮湖廣興國人建文三年燕與都督朱能戰衛水縣被擒送北平道死

楊本傳

楊本者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靖難師起招募才畧之士本應募起家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吳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淼平階而一軍不見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大破之授錦衣衛鎮撫蓋自南北交戰惟平保兒與本有

功他將皆敗本約明日復出諸軍爲後繼時李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由是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軍虐民者不可以不誅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傅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帝召還

京師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命親王爲監軍則燕指日可平免生民於塗炭尊宗社于泰山矣事寢本遂率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燕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出本殺之

張壽傳　一名冐

張壽建文時吳傑平安帥兵禦燕遣壽監軍三年正月乙丑燕軍至滦州真定守將復以馬步三萬邀之以騎兵十餘遁阨歸路王率精騎百餘薄陣我師潰走真定燕兵邀之壽並指揮千百戶數十人被執繫送北平道死

徐真傳

徐真建文中以參將從大將軍何福平安守靈壁燕師震砲真誤以爲應兵突出門塞愴惶爲燕師所執送北平與同被擒陳暉馬溥孫成王貴等二十餘人道中亡去

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爲僉事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爲閽官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官抵大辟群宦銜之紏結巧誣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壬午燕王入京師追錄廢毀藩府諸臣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懼服罪人止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船環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西畿感愴

病卒

徐安傳

徐安者寧波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至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壬午年靖難師自揚州趨南京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諜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止獲一漁舟以濟京師既陷罷安歸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體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奪還莊業因逮安謫戍雲南

何應泰傳

何應泰四川人其先世鳳翔父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縣覩其俗質直可居解官居閬中遂爲閬中人應泰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自下怡怡如也閬中至忘其爲故吏應泰亦不自知其寄寓也課敎子弟數甚燕見輒條家所宜爲督以躬行故諸子恒廩廩爲慤應泰當少時昕夕不敢離父母所祗父母舉措察其情所安者倣習不替父手所閱經史受之應泰刻行細讀暗記其詞旨精切者摭爲私淑雖兵革衡斥寓遊亡虛夕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繹操紙治文根經串史詞意遂茂于是川中諸儒咸尊爲規範云

明興

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閬中推應泰以應詔就學益力褰火炊糗寒則汗沸水於壺內被下熨足以讀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階外其刻苦如此

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應泰行藝爲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爲山陝堂奧思建壯王以綏轄之尋令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成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應泰名詔授燕府奉祠奉祠者禮官也專典祠事其慎重非他王國臣比應泰慨然曰一爵一職即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爾何卿卿計寒顯而自限也嘗職務甚勤嘗宣至帷幄屏人諮議應泰具以質對不可則力諍于　王前曰臣不求詐合于上同其

常情若逆知其不可而詭順以攖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壬午燕王入京師諸臣歸附者如茹瑺為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泰獨稱疾固不起以奉祠官終于家

劉現傳

劉現字朝紳温州永嘉人建文二年進士除翰林編修為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死與一子纍然獨處會諸藩多事現日夜

思歸既而臥病骨立乃謁告歸治殮具卒于家無何京師陷而與現同拜官胡溥楊榮楊溥皆事新朝云

錢芹傳

錢芹字繼忠蘇州人少有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椽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太守姚善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不交一言而退語在善傳建文中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為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黃山

高賢寧傳

高賢寧濟陽人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貢為國子生燕師至濟南城堅未亟下以箭書射城內令速降賢寧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陷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乃作論秀

才耶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日吾食廩有年義不可也綱言於王不罪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

陳周傳

陳周蘇州人嘗第進士與吳僧道衍善衍時佐燕固薦辟之周乃隱居錫山終其身不仕

林大同傳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子史手自抄錄不

問寒暑洪武中爲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遷人取召卒以疾辭所著易經奥義并文藁若干卷

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康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罷數日畧具聞南師熸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典州有司遂械縉至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王璡傳

王璡字器之莒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味命徹而瘞之人稱爲埋羹太守惟政嚴嘗懲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銜之切齒靖難兵起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衛縛往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爲璡徐荅曰將泛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義而釋之

孫鎮傳

孫鎮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時以課程事罪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自號冲玄子

胡子義傳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廾核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隱峨眉山終身不面北

薛嵓傳

薛嵓陝西閿鄉人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寺少卿建文辛巳閏三月我兵屢敗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嵓齎至燕軍嵓如燕說燕王曰上言殿下且釋

甲謁　孝陵　王知其紿已曰事至此尚誰欺左
右欲殺之　王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壬午　燕
王入京師免嵓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王陳爲黎
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
還君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黄中以兵五千
送歸國舉嵓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嵓被殺

劉亨傳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
君子徵辭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人

對稱旨命說書于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出爲壽
州訓導戊寅冬皇太孫卽位詔求賢亨應詔上書
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而六卿職卑於五軍當並
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
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以兵宜立學敎之使知
事上使下之道多見聽用因有更定官制之舉矣
陞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
滛祠妖妄皆禁絶之於縣治旁作善敎坊再思亭
以風勵民庶三年上其績賜敕褒寵壬午京師陷
亨歸附仍治縣事縣民李德茂馬阿寶將殺亨事
覺被戮朝廷嘉之勞以金帛旣而有言亨昔上書
改舊制者會以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入
館閣修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廣東聘爲考官
亦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有學
行雖老猶可爲敎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
任敎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敎官何
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上言孔子云老者安
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

中年八十二卒

已上被敕隱居不仕者

柳一景王志傳

柳一景湖廣人曾爲刑部郎中王志蘇州人太學
生京師未陷以請殺李景隆不聽遁去居浙東臨
海東湖上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
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矣兩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宛宫
自焚矣兩樵夫相抱慟哭遂投湖水中死

張安傳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阜
侍郎被殺籲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氓
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王海子曰樂清樵張安也
係指揮被執而道遁者

龔翊傳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
兵起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
周忱薦爲崑山太倉學官翊謝曰翊仕無害恐負

往日金川門一慟耳竟以隱終門人私諡安節先
生

已上遁世者

王賓傳

王賓號光菴吳之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
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此事終
不肯出仕

已上隱士

王鈍傳

王鈍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繇吏部郎中爲
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建文中爲戶部尚書壬
午靖難師渡江鈍走出城已而聞遠方黄家屬因
歸附　文皇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朕骨
肉今何顔耶鈍頓首懇謝降爲布政使令致仕鈍
悒快成疾卒

鄭賜傳

鄭賜字彥嘉福建甌寧人洪武乙丑進士除監察
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丁艱起復改北平布

政司調安東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壬午燕王入
京師賜歸附轉刑禮二部尚書尋改爲侍郎卒予
家洪熙初贈太子少師諡文安

黄福傳

黄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洪武中繇監生授項
城王簿遷衛知事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
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陞左侍郎六月燕王
入京師福歸附陞戶部尚書李景隆於　文皇前
指福爲奸福厲辭曰臣果應死但爲奸則非也正

統五年卒贈太保謚忠宣

尹昌隆傳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泰和人以貢舉中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禮闈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改爲監察御史建文初五藩相繼煽動諸臣請加兵昌隆奏曰禍不在五藩而在燕請還燕不報已何靖難兵起日迫南昌隆奏請讓位守藩史仲彬劾之請罪不果既而京師地震又上疏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黜知福寧尋以咒咀下獄

救還壬午燕王入京師昌隆歸附改北平按察司知事坐預庶人謀逆伏誅家亦籍沒

已上四人列在奸臣榜歸附者

李景隆傳

李景隆泗州盱眙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爲開國元勳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曹國公

高皇嘗書體爾祖禰忠孝不忘八字以賜之皇太孫即位與雍祖俱以元勳子見用靖難師起命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四十萬禦之戰于鄭村壩敗績明年四月引兵號百萬戰白溝河三戰皆敗兵潰散景隆單騎奔德州而德州已失時山東參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屢挫北兵之鋭景隆得以奔還諸臣請誅之上以文忠開國有功不忍加誅及燕王渡江駐師金川景隆與徐增壽謀叛會上誅徐增壽景隆遂與谷王穗開門迎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奉天護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

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十貫尋命兑修

太祖實錄都總裁官其後以罪奪爵闔門幽禁

茹瑺傳

茹瑺衡州衡山人洪武中縣監生官至左通政累遷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建文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靖難師起山東諸郡相繼陷瑺首歸附壬午燕王入京師以瑺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不世襲

顧成傳

顧成揚州人洪武末年爲征南將軍總兵征五開叛賊有功建文二年加陞都督同知三年陞右都督帥兵禦燕師戰敗降反爲燕用壬午燕王入京師論功行賞封爲鎮遠侯

胡廣傳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八歲而孤幼好學日記數千言建文二年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院修撰擢

侍讀壬午京師陷靖即歸附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廣總裁復從出塞入沙漠勞進文淵閣大學士嘗序文文山集并爲附錄梓之以傳辛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李西涯讀文山集附錄詩云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删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最婉百年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嗚呼可畏也哉與廣同時歸附者解縉楊士奇夏元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張智王景皆爲新朝大臣而最流毒於諸忠往往赤族者莫如都御史陳瑛

已上皆歸附寵榮者

鄭恕二女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

胡閏女郡奴傳

郡奴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

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貓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自即薙去日以爨墨汚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一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礱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

王叔英妻女傳

叔英殉節後詔治奸黨其妻繫獄二女相繼赴井
死

黃觀妻翁氏傳

黃觀妻翁氏池口人觀徵兵上游諸郡人援聞京
師已定哭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
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當國者執其妻翁
氏并二女配象奴比取釵釧出市酒肴翁佯諾悉
解與之俟其出即乘間攜二女家屬十人赴淮
清橋下死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朝

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木破棺猶有存者
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

儲福妻范氏傳

儲福以燕山衛卒既死妻范氏奠之時年二十有
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毋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
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
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
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者蘇蓆草也因取之織蓆售
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塋葬爲廬于墓旁
范年八十餘亦卒蓆草遂不生士人義之

曾鳳韶妻李氏傳

靖難兵入金川門召鳳韶爲吏部侍郎公刺血書
憤詞于襟上自殺妻李氏亦經死

甯忠妻徐氏傳

甯忠累官都督與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
督徐凱女也後與凱同死

王良妻妾 附詳良傳

王省女傳

王省死節明倫堂女嫁同邑周岐鳳岐鳳初王郎
墨簿妻與偕行省時在濟陽北師及境女逆知父
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訪凡三往
竟得其遺骨遺文以歸

鐵鉉二女傳

鐵鉉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爲娼二女入教坊數
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
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
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化。舊曲聽來猶有

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遜國逸書七卷內府藏本

明錢士升編士升有周易揆已著錄是書前有崇禎甲申自序所錄書凡四種一曰拊膝錄稱玉海子劉琳撰琳不知何許人所記皆建文君臣事蹟分紀傳三十餘篇一曰從亡隨筆稱程濟撰一曰致身錄稱史仲彬撰皆敘建文帝出亡之事一曰鐵老先生寃報錄所記陳瑛中菁之惡尤極穢褻乃惡瑛者所爲大都誕妄不可信也

守鄖紀畧一卷

〔明〕高斗樞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麇紀畧一卷》提要

守鄖紀畧

前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高斗樞[illegible]著

前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十字排印本作鋤頑先生四字

間排印本作閒

崇禎丙子予以湖廣副臬備兵長沙庚辰晉右參政辛巳六月間報晉臬長移守下荆南駐鄖陽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先是庚辰閣部楊公既敗張獻忠獲其妻妾與軍師潘獨鰲不即殺而置之襄陽獄中獻賊入蜀李自成羅汝才及老狪狪革里眼諸賊繼之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致被逮閣部統諸步兵追至蜀中戰守逾年賊勢愈熾至辛巳正月賊復奔楚閣部迎戰於楚蜀之交兵大潰獻賊遂從巴歸間道

步排印本作部

排印本防下有守字

直馳至襄襄有防兵數百賊哎以利反為賊用二月初三日半夜城中四面火起官兵俱不知所由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襄王亦遇害皆防守官兵所為也至次早天明獻賊至各兵迎之以入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報聞天子

二節

大怒為逮撫臣袁公繼咸然袁公先奉閣部檄駐竹山去襄千里實非其咎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於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鄖撫予遷鄖道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宗云余以七月初於長沙解纜至荊而卧疾數日月盡達襄陽城中一片焦土向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壓市止存頹垣敗壁居民十無二三皆葺草以居官署僅有新葺者徘徊入鄖則八月初六鄖城四周僅六里又半為甌脫居民不滿四千外六屬俱為賊破每年蹂躪四五次惟郡獨全然城中與城外關廂俱燬無一居民如（田疇俱為蓬蒿者數百里）惟近城之田則城中人

三節

耕種以衕口是年蝗飛蔽天野無寸草七月間獻賊復由鄖入秦督師丁公與左鎮尾之而至左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污之狀不可言數日啟行復罄洗其家以去去十許日而余至米菜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

賊而恨兵爽慘極矣大約自荆至襄所經荆門宜城城邑無恙而村落已空然猶有十一二僅存者自襄至鄖則城邑已不堪言而出城僅不見一人村落止存廢址欲覓一椽一瓦俱不可得矣若鄖之六属房縣竹山竹谿上津鄖西保康并城郭已平四鄖夷城址俱一片蓬蒿居民僅存者俱覓山之髙而上有平岡者結砦以居大縣可三十砦小縣不過十餘砦砦之大者可二百人小者不滿百人各墾砦下之田以自給縣令至者亦居砦征輸久停民貧無訟胥吏盡逃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不復能至

（僅排印本作[illegible]）（排印本竹下有俱字）（排印本砦下有字）

郡參謁矣

余以初八日履任至十三日忽接猛将軍如虎檄報獻賊復東來立可至鄖是時鄖兵俱發往各路盖因賊既西入秦倘秦兵嚴守必從而折北也不意仍從東來須臾猛将軍至兵僅百許次早献賊至予率琛五鄖夫登陴固守賊亦不知城内無兵而又慮督師在後竟引而東而城中士民復大恐謂左兵當復經此也余即遣役往迎督師且懇其兵無入城督師答書已許不入城而託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欲暫住以發疏余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人心始定明

（排印本從而折北作折而北也亦作而）

起明史高斗樞
倅作故排印本
與此同

日暫師至駐一關帝廟湫隘殊甚又十日
始東左鎮意殊不懌以阻其入城也猛将
軍係外國降将驍勇善鬭是冬戰死於南
陽城上
鄖城舊為治院所駐是時澄川王公移鎮
襄陽而鄖中共事者守徐君起元倅陳君

六節

萬家李則朱君翊辯也營将則房竹營游
擊李茂春兵一千五百均陽營游擊胡廷
聘兵五百守均其留鄖者一千而治標左
營百総楊明起余啟凡各兵三百許又游
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則降丁也余因周
視鄖地東與北俱山麓而西與南俱漢江

迥排印本作迥

下字排印本同
不知何人旁改牟

洲排印本作洲

賊善騎而不習舟檝余謂戰地必在東與
北離城僅丈許行半里過一小山名西坛
遂折而西繞西坛之外復折而南沿至東
南城下離城亦止丈許予乃於西北及東
南西隘各繕一樓一西倚城一西倚漢水
各甃以磚楼上多設銃砲樓下開一門以

七節

通出入李茂春之兵即營於東南樓之内
沿南城外而居西坛高出於城丈許不可
無兵而山頂頗平量可容兵數百名則令
楊明起居馬西坛之下地平如掌當城之
西南則王光恩居馬城東亦有二培塿一
曰四舖嘴一曰青龍寺離城甚逼予令余

三排印本作二

皆排印本作俱

排印本素下有能字

鏡排印本作銃
隅排印本作城

俱排印本下有

起凡居四嘴舖分均陽營兵三百名居青龍寺其均陽餘兵則居城中備城上及他調發之用均陽兵皆鄖城人與鄖民皆親族在各營中獨守法故留之城中其城北素無濠城東雖有濠而淺地勢陡峻不當水余令東北離城丈許各築土墻高八尺每堵留一鏡眼凡閱三月而四隅防守之事備其一切築墻造樓及葺蓋兵房皆用各營兵而不煩一民云

八節

辛巳之冬壬午之春鄖城幸無賊警夏間忽接陝西興安道檄稱川北有賊名搖天動先時同群賊入蜀厥後各賊東來而此

連排印本作隸

排印本賊下有防一城四字

賊獨留川北今將從興安趨竹山以及鄖襄約有萬餘予令房竹營千總漆尚友均陽營千總高萬錦并楊明起合兵禦之賊聞竹山有備遂延不敢入境仍歸川北至九月間王光恩來云有弟光興在搖天動內有衆數百情甘投順余未之許而光恩請愈懇余令光恩招之至汰其老弱得精壯百五十人即連光恩營光興改名光泰後李賊犯鄖光泰戰甚力

九節

先是張李各賊輒大掠以去至壬午夏秋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時已得中州數郡

將取襄鄖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久住
樊城全無赴賊之志治臺王公澄川亦留
左於樊以衛襄謂大兵在賊必不至也及
自成汝才由汝寧趨襄左開風先遁至荆
州又念荆南江為界無路可逃又改往武
昌而賊遂長驅抵樊徘徊數日以大砲擊
郘十
襄之北城襄人大恐一時文武先取其家
屬登舟矣賊復西去七十里至白馬灘渡
江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賊遂入襄
時十二月初三也初八賊分股攻均州時
降丁惠登相在馬登相隸左大將軍而分
居於均素狂悍難馴不屬鄖鎮節制至是

南川印本作以

剬字排印本同

領兵登武當依險自完賊遂入均守將高
萬錦自溺漢江以死
十二日賊抵鄖城予率各營戰於城外時
王光恩光泰楊起明余起凡戰甚力賊攻
四舖嘴青龍寺晝夜不休啟凡等以火礶
擲之焚死者相踵而攻不止然終不能登
郘十一
賊又分股直抵北城予於土墻內先伏鳥
鎗手擊之百發百中賊不能近至十五日
賊始退是月荆州承天相繼俱陷
方賊由白馬灘渡江鄖襄路斷故鄖中久
不知襄已陷也至攻鄖而退兵追之獲賊
三十餘人始言襄陽情形李茂春素恇怯

領排印本作領

始有懼色且謂治院已東去鄖兵月餉將安出而惠登相在武當貽書勸其遠避否則賊再來必不能支茂春遂於十七日夜拔營而去余親往留之竟不能得次日茂春將往金漆潦會參將徐勇先奉治臺檄守灘茂春不能過而營內船少各兵多步

十二 鄖

行兵歸無不嗟怨又四鄉無一居民兵無所得食於是茂春大窘復統其兵來歸余下令各營謂茂春罪在不赦而裨將及各兵則不妨招之入營茂春必須擒獲議罪於是王光恩楊明起余啟凡各招房竹營兵兵盡降而茂春就擒余縛送徐參將勇令其羈於營內以候請旨後勇亦去金漆潦至興安茂春隨之以去又數月茂春病死光恩等三人既分招房竹營兵又各有名募三營之兵各盈千而高萬錦死後其兵亦歸鄖仍入均陽營於是鄖兵有四千餘云

十三 鄖

癸未春李自成羅汝才（即曹操）同駐襄陽時已據荊襄承德并汝寧南陽河南及開封諸郡矣自成志圖僭立欲先併吞各賊時獻賊在安陸黃州自成每與書檄皆用上司臨屬吏體獻賊大怒然畏自成之強不敢與較亦不敢復與自成合營矣老狪狪

革里眼各股自成以計除其魁帥并將其衆惟汝才勢力相敵自成潛欲除之忽於三月初六夜統精賊百餘直至其營排闥而入斬汝才於卧榻之上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計籠絡半月始定於是中原為難一憑自成所為矣

（有排印本作某）

惠登相在武當自成屢招之登相見有其誅勦同輩懼而不往自成大怒令賊劉某統兵三萬往擒登相隨攻鄖城登相聞之逃往興安賊追之不及遂於白河一帶刦往來之船欲從漢江順流犯鄖予念鄖城外西南為賊所居獨倚漢江為險若賊得順流而來各營何以自固又計自興安至鄖船數不多因急令水哨馬之服領兵船十餘溯流而上驅捍民船將至白河賊已得船五隻然船戶已先逃賊在船中不能自駕之服擒船一賊十二人其四船皆走覆水者二登岸而逃者二之服并擒其四空船以歸賊仍從陸路於均州渡漢而北竟薄鄖城鄖兵止四千有餘又益以衛軍三百及民間丁壯二千以青衿能事者領之盡出城捍戰城上僅留老弱守堞及均陽營兵二百主炮而已賊勢甚勇先用均州靜樂宮內門檻約百餘片列於城東北皆

（鄖十四）（鄖十五）

（賊排印本作[illegible]）（擒排印本作[illegible]）（檻排印本作扇城東北作東北城）

以繩捆縛如木城我兵直抵其營連用火
礮擊之火起賊走各兵盡撤其木城以入
次日賊用木梯六十餘條復抵城下各營
齊出奮擊殺賊百餘盡奪其梯始退而營
於楊溪舖離城十里予因與各將約曰賊
衆五倍於我且有馬賊二千餘我兵出戰
不得遠追倘賊用馬繞我兵則城與兵不
能相顧矣今後兵出城以一里為止又兵
與賊相持倘賊不能遽退則城上擊大鑼
三聲為號兵即兩邊疾驅以開銃路城上
大小銃三百一齊俱發則賊未有不傷者
如又不退而近土墻則城上鳥鎗又佐以
城上之砲必無能為也自三月杪至四月
賊死傷甚衆忽一夜城上哨者見二十餘
丈外賊暗中往來徹夜不休不審其所為
至曉視之則已築臺十許座矣其臺用土
一層即用麥一層平鋪之層累而上高與
城等每臺高二丈濶丈餘仍用磚石砌垛
其上架銃以擊城凡三夜成臺三十六座
亘於城之東北二面矣又十餘日予料臺
上之賊久而必倦約各營及民兵盡出攻
臺民之老弱者盡攜鋤鈀以隨攻破一臺
輙出平之并擕其麥以歸自辰至午已鋤
二十二臺余料各兵飢倦即令歸營次日

下下排印本有游擊二字

兵及民排印本作民各兵二千餘字

休息又次日復出兵盡鋤其壘賊大窘復
退至楊溪鋪然尚無去志也先是治壘標
下劉調元當襄陽陷時統衆入山素欲歸
鄖而苦鄖無粮至是予遣人邀調元統其
所部六百人來鄖賊聞之輙分賊渡漢邀
擊調元予亦發兵千許往援賊大敗調元

鄖十八

始得至鄖時五月初一也予以調元遠來
應休息一日初三黎明當盡發城內外官
兵及民往楊溪撲賊至初二日午遙見賊
營火起如欲遁狀而大雨適至復不果去
初三日予起發兵則賊已遁矣賊之攻鄖
先後凡四次而最勇者惟此官民各兵無

初字排印本有者字 二排印本作一

者排印本作也

不捐軀自効當四月初予遣二健兵往陝
西請援於督師孫公且言旬日以來殺賊
三千孫公笑曰爾鄖殺賊已盈萬而止報
三千何也去兵不能應孫公復曰昨有賊
來降自言攻鄖不破已死一萬兵應曰方
兵與賊戰時見一賊倒地即紀一功故云

鄖十九

三千至賊傷於陣上回營而死者鄖中亦
不能知故賊云滿萬者孫公首肯之隨發
中軍高傑統兵援鄖傑未至而賊已退鄖
之將士自此知賊可禦城可守人人自奮
無離心矣而治標降丁苗時化亦在南漳
困統衆來歸時化驍勇善鬬鄖兵勢稍振

矣
五月杪自成聞督師治兵西安將出關而
南遂至鄧州急鄖之堅守復發兵來攻予
戒嚴以待數日賊抵龍門距鄖八十里頓
而不進衆不鮮其故予曰此必畏而不來
又迫於自成之命不敢歸也余(今)當每日黎
（余排印本作今）
鄖 二十
明發兵五百營於楊溪山上日入而歸次
日復然又戒之曰倘賊悉衆而來爾即歸
鄖不可輕戰如是三日而賊遁後聞彼地
（聞排印本作問）
居民曰賊甚畏鄖不敢前見楊溪山上有
兵即欲遠去會五更漢江水發有水石相
（更下排印本有時字）
擊聲賊於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遂大亂

相殺或奔或伏至天明賊將曰未見鄖兵
已作此狀奈何欲攻鄖乎遂引去
均州去鄖僅一百二十里為賊所據鄖兵
哨探不能踰均而東六月間予令王光恭
（恭排印本作恩）
苗時化劉調元往攻之賊聞兵至輒遁遂
復均州
督師孫公駐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駐鄧
鄖 二十一
州以待之予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
必悉衆迎戰請以鄖兵直趨光化穀城以
擣襄陽乞家示兵期孫公約以八月上旬
至七月杪惠登相徐勇由興安直趨均州
奉孫公檄會鄖兵同攻光穀予謂督師兵

（城 排印本作止）

未出關而自成在鄧離鄖城三百里鄖兵不宜遠出且姑待之登相不聽與徐勇逕趋穀城余不得已先令劉調元苗時化往候自成離鄧再發兵八月初恐徐苗劉竟抵穀城之下賊不料官兵猝至倉皇無措然登相不揭攻城之具賊欲走而兵已傅

鄖 二三

城賊不敢出城上寂無一人而兵亦束手不能登至次日登相等始得木梯鋤鈀等具而城上垜夫及銃砲矢石排列亦定矣又數日襄陽發賊來援登相與時化迎擊之斬首數百生擒一百四十餘人餘賊奔回然穀城竟堅守不下調元為登相所侵侮遂渡漢水而北獨抵光化書諭守賊傅某遂以城降至九月初十聞督師已出關自成亦離鄧予乃發王光泰楊明起又分均陽營兵親統往穀穀堅守如故予謂必得內應乃可又旬日而偽知縣陳知客請降約以次早兵從西南角登城城遂破各

鄖 二三

賊或斬或奔城內居民先為獻賊所屠不滿二百人登相復肆擄掠余力禁乃止又次日而督師敗報至

督師出關自成率賊於襄城郟縣之間待之由陝至郏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督師至一城輒入追至襄郏間去關已遠粮運

（鄧 排印本作郟）

遠排印本作純

頗艱而自成堅守不戰分賊萬餘遶出督
師之後絢道遂絕督師大驚總兵白廣恩
先降於賊餘兵遂潰云
督師敗報至穀城諸將皆色沮而登相徐
勇更甚予亦未審自成行止未便攻襄而
穀離鄖遠遂旋師入均以探自成消息又

鄖二十四

一日知自成入關且至西安又遣賊來襄
盡虜其妻妾以北予始統各營攻襄登相
與勇竟不行襄賊為李之綱路應標楊捷
等聞兵至開門出戰苗時化王光恩奮擊
大破之斬賊二百餘賊奔入城城既高而
北西臨漢江東西南三面皆壕深廣難渡

排印本而下有鄖字

賊又恐鄖兵順流而下乃於漢江當城之
西北處以大船塡巨石沈於江底自南至
北横截江流予令各營於三更時多負小
舟至東南一帶渡濠薄城而城外亦有短
墻墻時連時斷賊初藏於墻內見有小舟
間渡齊出城外銃箭齊發舟不能近予誘

鄖二十五

賊出戰而賊終不出予欲坐困之而鄖守徐
鄖理朱各以牘來稱自成已破西安狗地
至漢中并商雒一帶俱為賊有賊已近鄖
而兵乃遠出乞加詳審予然其言遂於臘
月望日收兵歸鄖而勇與登相各率所部
取道襄陽之北界疾馳而東奔至武昌投

左鎮矣左駐武昌擁重兵靡重餉而逍遥竟戲使孫公出關討賊時左亦從郢入襄使自成腹背受敵則必不能猖獗至若是也

（[illegible]）

甲申春自成已據全秦將北犯京師而恨鄖之攻襄也復發賊三萬令路應標馮養珠等統之以攻鄖鄖時有胡廷聘劉調元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余啟凡六營兵力未減於前但自崇禎六年流賊渡黄河而南無歲不擾鄖襄遂奉旨停徵餉無可措帑藏如洗癸未四五月賊圍城城外二麥俱無收稲亦不能栽秧入冬至春鄖城大飢營中兵將各從漢江溯舟至房竹貿雜粮以自給其貧者採食艸根樹葉遇賊傅城兵民奮擊大概如癸未四五月然賊結營楊溪舖每三四日一至城下不至如前次之勢猛矣予探賊粮運頗艱各屢徵襍粮運至均州復自均餉攻鄖之賊亦有不繼之時予與各營議曰賊倚均為窟穴均城之賊謂鄖自守不給必不備我之往襲吾間道入均殺其魁帥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策也遂發兵千餘楊明起領之日入時渡漢江從南岸往均黎明而至均賊果不為備各兵奮勇入城逢人便斫復燒其

（賊排印本作寇）

（能排印本作得）

（奮擊排印本作齊奮）

（排印本徵下有集字）

（排印本我下有兵字）

（入排印本作襲）

鄖三六

鄖三七

至排印本作岸
與復字

聚糧之所而還賊不知兵從何至報至鄖
城下城下之賊遂退三十里欲與均稍近
也復數日以糧不繼而去自正月二十至
三月盡云
自壬午冬襄陽陷後朝廷用李公乾德為
鄖撫復用郭公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

有訛傳鄖城久陷者遂至鄖撫不復推矣
至癸未六月予具疏請兵於是京師知鄖
尚在復議鄖撫廷推皆謬及於予會換路
有惱予者持之此時鄖城萬死一生尚視
為美轉也於是以鄖守徐君為鄖撫而加
予太僕少卿司理朱君加僉事路阻不通

師排印本作帥
先排印本作所
排印本先帝上有前字下同
三排印本作二
城字排印本同
蓋此之誤

至甲申四月有鄖城舊弁師干城自京師
伏行歸鄖具言其狀於是徐君莅鄖撫任
予以疾遷居別署朱僉事攝道事云
是年三月間予差役往武昌乞援朱司理
亦差役往襄郢皆賊所擄去役俱破衣行
乞以前至七月司理先所遣役先歸得楚撫

何公手書知三月京師已陷先帝賓天并
聞南都之事於是城中文武諸臣俱為先
帝發喪哭臨如禮無不盡哀又數日予所
遣役歸始知三月間予已遷秦撫蓋自成
破西安廷議欲守漢中與安以固蜀之門
戶而不知漢興俱久陷矣次日襄城路應

標復來攻鄖賊以七月望後至鄖攻守之
狀大率如前予雖謝鄖麾每日登陴與諸
將協力固守襄賊分馬賊千餘每日廵哨
（將排印本作若無固守襄三字）
於漢江之南蓋恐鄖兵復襲均也鄖兵固
已疲極而賊亦艱於粮運俱欲散去惟路
（排印本無已字）
應標不許至十二月初七衆賊殺應標而
（鄖三十）
星散去矣
（排印本無去字）
先是十月間余先遣守備余廷元到南京
（此段及下一段排印本皆無）
上疏乞兵且言鄖兵僅五千日夜為賊所
攻不能分以入秦徐治院朱僉憲亦各差
役上疏南京始知萬里狂氛内尚有一鄖
城存也文武俱優叙予加部銜廕一子且
謂秦地久陷秦撫無路可往改予楚撫不
知鄖之無路入楚省猶之秦也予惟有坐
守於鄖而已
甲申之冬自成已敗歸西安分賊守黃河
以阻
大清兵之入又加城濬濠日夜不休至乙酉
（鄖三十一）
正月
大清兵渡河報至自成即日盡率其賊衆男
婦由宛至襄念中州諸郡不能復顧而承
德荆三郡外已無餘地於是留婦女輜重
於襄自統衆賊將從承天東下聞左良玉
在武昌有舟師在漢口賊素不能水戰遂

改道由荆渡大江取道石首渡洞庭湖口
至岳州繞出武昌之南蓋武昌防賊者止
在西北不料其環繞而南也左帥大驚即
登舟東下且拉楚撫何公同行何公以計
脫獨身至長沙而左帥遂至九江盖左帥
畏自成之甚竟不知自成之敗而南竄也
南京聞左帥至九江又不知其為避自成

鄖 三十二

也而滿朝疑懼時事若此真堪痛哭

三月

排印本三月上有乙酉二字

排印本無大字 [illegible]

大清兵至襄鄖之官與民俱詣襄投順余與
童僕數人往溣洲躬耕以餬口徐治院奉
英王令仍為鄖撫乙酉丙戌予惟以耕種
自給故鄉路絕丁亥春先大夫在家差両
僕來鄖始知浙東俱平與聞家難遂買舟
東歸云

春先大夫遣僕來鄖始知清兵已定浙東且其閒 [illegible] 東歸

鄖 三十三

題守鄖紀畧

黃梅喻文鏊 石農

鄧襄蜂集勢縱橫尚剩鄖陽斗大城怕聽梅邨新樂府雁門尚書行為大司馬孫公作也潼關夜雨颯秋聲

不畏賊兵畏左兵賊兵翻使左兵驚艨艟十萬彎强弩直下潯陽浪不平

鄖

守鄖紀畧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高斗樞撰斗樞字象先鄞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刑部主事累官湖廣按察使分守鄖陽自辛巳六月以後屢被寇攻斗樞盡力守禦者兩載城卒獲全癸未六月斗樞具疏請援朝廷始知鄖尚在而閣臣陳演與斗樞有隙乃別推鄖陽知府徐起元為鄖陽巡撫僅加斗樞太僕寺少卿銜及甲申二月始遷斗樞陝西巡撫時全陝已陷不能之官後福王建國南京以斗樞巡撫湖廣道路不通斗樞亦竟未聞國亡後遁歸故里而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歸里後追述守鄖之事所載戰守法頗具亦陳規守城錄之類也

遜國正氣紀八卷

〔明〕曹參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國正氣紀二卷》提要

讓皇帝年表

嗣統四年

改年建文

永樂革除

萬曆追復

今上上

尊謚

年	干支		
洪武三十一年	戊寅		夏閏五月辛卯嗣皇帝位上大行皇帝謚
建文元年	己卯	春正月祀天地奉太祖配尊皇考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爲孝康皇	后冊妃馬氏爲皇后立皇子文奎爲皇太子
建文二年	庚辰	春正月京師道不拾遺	
建文三年	辛巳	春正月凝命神寶成	
建文四年	壬午		夏六月靖難兵襲京帝遁去以崩聞

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秋七月 壬申北平靖難兵起

冬十二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冬十月 文 舊書冬十月與末改元潤建文年也

遜國正氣紀卷之一

逸史臣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祈較閱

讓皇帝本紀

惠宗讓皇帝諱允炆孝康皇帝子呂后所出
太祖高皇帝孫也生於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之日幼慈慧
敦孝友勤詩書志存古道以禮法自閑　孝康皇為太
子時適病癰　皇孫年甫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離聞
號呼聲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周匝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　太子疾甚

皇孫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
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衰三年　太祖不可三年之
內語未譏聲笑不露齒遠聲色絕酒肉獨立自處悉遵古
禮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撫育備至
寢食與俱　太祖聞之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
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　皇孫遽應祖孫繼體宜同德
太祖心許時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群臣泣翰林學士
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承春秋正統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毋過憂　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
詔曰曩者列聖馭宇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
位於今二十五年矣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
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
九月十三日冊適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
庶乃命宋國公勝穎國公友德諸文武大臣兼太子賓客
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讀東宮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
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朝夕贊翊　太孫夙英明仁
厚好典禮文章既正儲位中外萬幾皆付裁决是時政尚
嚴峻　太孫濟以寬大一日侍　皇祖側舉大明律授
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汝其熟玩以復
太孫捧讀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辨其義乎對曰辭因
問名例之義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
名義爲重維持風化名教居先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
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
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
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
其意可也　太孫曰名例律中若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

改之可乎曰試率意改來因更定五條　太祖喜曰善
善　太孫復跪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刑相涉者宜
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未原情竊有所
不安曰凡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考禮經及歷朝刑法志
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
不重汝當平世刑宜從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
刑可遵此又語　太孫曰吾平日用刑雖重然所誅戮者
皆極惡無道之人去惡以保善如去莠以養苗非厲苗也
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爲然未若行德以風
之但愧上之德薄何憂民之難化　太祖喜曰汝言是
也嘗聽政觸怒輒誅夷狼藉退怒猶未解　太孫迎問曰
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怒曰上
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亦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民陳理以子獄父事
送　太孫處分遂從容詳審得冤狀實情竟脫之
太祖猶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理父抱病
經年因誤服藥而斃繼母素憎誣其枉以証之得
太孫條其情而洗冤脫罪　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

不愼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還若狂、
盜七人命送 太孫審、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屈無
辜竟釋之。 太祖覆審畫、得其所釋之原問 太孫曰、
汝何以知其非盜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
有稽。文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決獄者信不可不讀書後傳位詔中有云
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皆見於此也二十八年冬十月、
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二十九年、八月、詔議諸王見東宮
禮。冬十月晦、 皇曾孫文奎生、 太祖不懌、曰、月日皆

終、其不歿乎、三十一年、五月、 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
泰受顧命、輔 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
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
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
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
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
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
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
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
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
此令從事。 皇太孫治喪禮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
喪儀悉遵周禮倣其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
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亦以香湯
灑掃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
上朝服執鉞立於諸陛之上自十之日以至十六哭臨如
禮蓋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
遣謫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嘗藥以進扶掖以

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親奉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疏是氣亦漸平多所全宥每當靜夜侍衛俱倦寢獨服
立以待呼無不應應無不順蓋終夕未交睫也體素豐腴
至此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迎於太明門外群臣百姓
望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下純孝舉隅隅然有至德之思焉是月辛卯
皇太孫卽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皇太祖高皇
帝受
天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
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
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
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
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自是非 孝陵援
遺詔止諸王會葬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啓
帝齎勑勒令還國愈致憤怒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
例以請

皇帝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先太子殂向欲遵
之而不可得玆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
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爲重惡得殉庶人之節況有遺詔
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
義不能遵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
能也有司復奏曰 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
但郊社宗廟之禮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廢故
漢文詔以月易日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 如漢文行事
其意甚遠願 陛下稍抑至情俯從衆請復諭曰朕非敢
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親綳而行事朝賀
獄囚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経食則饘粥
有何不可不則食稻衣錦爾輩其以爲安乎羣臣奏曰
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
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祖妣孝慈昭憲至
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孝陵衛
議革冗員裁省州縣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

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
卿黃子澄同參國事泰曾受顧命子澄嘗與 上議藩國
事故倚任之以平江知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丙午日赤
無光 七月辟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
陞侍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命也召董倫爲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念先朝舊臣也賜御書怡老堂時有告周
王反者從子澄議命李景隆即訊周王逮至京廢爲庶人
以王紳爲國子祭酒以張鳳李衡等世錦衣衛千百戶有
差念鳳衡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八月

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勅練兵山東。時燕藩已蓄異[illegible]
祖雖與　王姻親。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
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備
燕。茹常以貪汚免、詔張紞爲吏部尚書、徵江西處士楊士
奇授䓁府審理副、尋留翰林、充編纂官、九月、罷鑄銅鼓衛
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甚日長星西隕、有聲如雷、雲南總
兵西平侯沐英卒、遣祭獲喪至京師、謚惠襄。　冬十月、熒
惑守心、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增置陝西
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岳池教諭程濟

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下獄。監察御
史劉有年上古逸禮儀十八篇、詔送前戶部主事史仲彬
來京、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還京勞之、及其副將何清宋
晟韓觀有差、詔舉山林材德士。以史仲彬授翰林院侍書、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　帝嘉納曰朕過也。詔禮
部頒行天下。使明知朕失。高巍應詔辟止書言宗藩之勢。
時藩府相繼告變、燕雖稱病、日操練兵馬、招致異人術士。
密謀不軌。　帝憂之。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
使、謝貴爲都督指揮使、俾察　燕府動靜。遣代王桂如蜀、

以銷其邪心。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牲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盡釋刺面軍及囚
徒還鄉里、詔賜田租、曰、朕即位來大小之獄務從寛省。獨
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 己卯

春正月、改天地祠爲南郊祠。　庚辰大祀
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三日、　帝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
殿齋宮。進素食。子夜展事。脫舄登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

如禮祀畢。始御朝。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帝嘉納
之。諭群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位。改元伊始。即
告聖帝名賢及五嶽神祇。乃命史仲彬遍示即位於天下
神祇。司業張智請闕里祀孔子。詔養老。賜高年絮帛有差。
命官贖民鬻子。復減田租。勑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
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
巽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
長史葛誠還燕。密有委託。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命都督僉事耿瓛偕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尋召還。誥

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遂賜天下詔曰朕惟盛德不食報者並慶後昆大位不逮親者追尊宗廟皇考早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至治用錫佑朕嗣登大寶已諡 皇祖考妣而 皇考妣諡號未備心切悼焉謹採群臣議追尊 皇考妣云云擇日祔廟妃馬氏正位中宮共承祭祀封三弟吳王衡王徐王用夾輔邦家夫尊親所以崇孝敬正家所以厚風俗嘉與萬方共臻治理其有懷材抱德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年八十者

各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帛一疋綿十斤所在窮民歲給米三石戚里收養之荒蕪田土莫之耕者即除徭賦農桑衣食之本勿奪其時使得盡力學校所以作士備任使加意風厲焉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務慎黜陟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五世同居者勘聞旌表水旱災傷速開報蠲軍中孤兒存恤有定例其年老篤疾者撫之願還鄉者聽前代軍民骸骨暴露者所在官司收瘞衛所軍戶果絕即與除伍民間有篤廢殘疾不克自生者收養濟院例支衣糧著爲令詔下普天胥慶群臣請立 皇太子

詔曰有天下者公天下朕功未報於先王澤未加於萬姓而急於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言又請曰立嗣必子所繫來久矣早慰天下望幸甚詔曰堯舜夏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叔濟濟多賢實秉德以陪朕諸昆弟具有淳德克襄理道倘數年後幸而神人和協朕於諸叔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嗣位朕於官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爲例世世守之群臣復請曰 太祖登位之初即立儲宮非私也所以一人心而防禍源若今不定更須後擇恐啓宗室覬覦之

心生小人反間之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願陛下裁察詔曰卿等固請封弟後擇吉立太子中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郡主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附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以周是脩爲衛府紀善留史局 帝欲更定官制會壽州訓導劉亨應詔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於五府非所以示均降宜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義帝嘉納已與孝孺等大加更定史仲彬上疏以安靜法祖

爲言不宜驟爲更制。樓璉既稱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政。
帝曰、璉與仲彬皆知一不知二。六卿果可卑於五府耶。祭
酒果可在太僕下耶。假令 皇祖而在。當必以更爲是。
群臣勿復言。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
曾鳳韶、劾王大不敬。無人臣禮。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
帝曰、至親弗問。免民賃舍錢。葺松番衛。 三月丁丑。祀
先師太學。 帝齋戒往盥。獻拜跽禮如 祖廟。御彝倫堂。
錫賜師生有差。堂官講顏淵問仁二章。 帝問天下歸仁
與家邦無怨。其旨異同。祭酒對以乾道坤道之別。 帝曰、

自身而家。而邦而天下。總我一心。嘗攝故一日復禮。便家
邦天下都歸仁。中敬恕工夫。政是克己實處。自能無怨於
家邦。非謂家邦不怨我也。一時聽者。悅服咸遂。思聖學緒
論之聲。遍郊圻焉。詔求賢曰。朕願海內沐浴淳德。泳濡文
教。用追配虞周。而賢士不畢集。朕心孔棘焉。其開科取士。
一如洪武制。猶懼蓄德之士。或少文經世之猷。或逸格非
薦舉不次。無以盡天地所儲。該天下所在有司。朝夕咨訪。
轉相上聞。用稱朕志。 燕王還國。未幾。遣世子及高煦高
燧至京師。或沮不宜偕往。 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齊

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輝祖亦勸。 帝留之。且言高煦兇
悍無賴。異日寧惟叛君。行將叛父。 帝不之信。尋遁還。
王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俄北平僉事湯宗、左護衛倪
諒、上變告陳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右布政使曾
昱、副使張璉。俱逮下獄。尋編管瑛於廣西。昱削職。璉降銅
陵典史。逮燕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 帝用齊黃策。
勑都督宋忠率邊兵三萬屯開平。凡燕府精壯悉置麾下。
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召胡騎指揮
關童等在燕府者。悉還京師。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

德順德。遣採訪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巡
行天下。諭曰、卿等承命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務盡厥衷。毋
負任使意。尹吉甫之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
畏強禦。部使事也。京師地震。求直言。監察御史尹昌隆言
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譴見於天。 帝惡之。故貶。徐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復原職。既而昌隆復上疏。
觸忌。御史金焦劾其放言肆害。斥昌隆爲福寧知縣。 夏
四月。召湘王柏於荆州。柏自焚死。廢齊王榑爲庶人。幽代
王桂、岷王楩於其國。尋廢爲庶人。當是時。 燕王感[illegible]

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泰
黃子澄徐輝祖卓敬日夜謀防燕。會燕長史葛誠教授余
逢辰、稍洩其謀、張昺謝貴馬宣彭二、毋遇中朝使至、輒云
宜早爲備。 燕王固知之、自覲 帝歸、即托疾、久之、遂稱
病篤。大暑圍爐、猶搖首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
帝偵之、不之疑也。誠與逢辰密告昺貴曰、 王實無恙、公
等勿懈防。恐一朝叵測。已而僉謀備禦。 五月、選補儒學
官、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成、已更者、但通經
薦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銓部用。

是月、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聯府奉密詔、徵兼軍
中。 燕王益懼、其部下朱能、張玉等、謀益肆、 六月、詔讓
燕。遣中官逮燕府官屬、又密勅張信、手致 燕王、信告母、
母曰、不可、若父嘗云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非爾所能執
也。信從母言、潛至燕邸、請見。 王疑信伺察、陽爲感風不
能言、故作佯狂狀。信曰、 王果抱恙、守職不二、臣奉密詔
在此。當就執。 王驚、以實告曰、生我一家者子也、疾召僧
道衍定謀、舉事、適謝貴等已集兵布城衞、圍王城、又以本
搦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會親吏李

友直竊其州獻府中、 王益急、即呼玉能等、率勇士入守、
能曰、易與耳、先擒昺貴、餘無能爲矣、 王曰、不如以計取、
依內官所逮名收下、就令內官召昺貴、付之、將必入、入則
縛、一夫力耳。 秋七月壬申、 燕王稱疾愈、御東殿、集官
僚、設左右伏、昺貴不深慮、果入、入爲左右縛、不屈死之。燕
兵遂起。都督指揮使彭二、燕長史葛誠、俱被害、教授余逢
辰泣諫、死、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關、馬宣
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瑱守關。 甲戌、
燕王上書、言齊泰黃子澄當誅、兵以靖難稱、燕山衛儲福

憤、不顧身、起兵禦敵、繼而逃還、賞州燕殺獲衛指揮盧振
夷其族、斬賢良方正杜奇、江北蝗、有司請督捕、 帝曰、朕
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
有司其赦疑獄、捕逋逃、周窮乏、以裕實政、是歲不爲災、更
有秋。丙子、前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攻燕、逆戰、不利、退
守薊州、偕本衛鎮撫曾濬、整師再戰、不克、死之。 靖難兵遂
奪薊州、襲通州、破居庸、守將俞瑱走懷來、退依於忠、 燕
王與將士計曰、忠瑱共守懷來、必爭居庸、乘其未至、邀擊
之。甲申、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敗績、遂守大

同都指揮使彭聚孫太力戰死之俞瑱宋忠不屈死之
敗走一時將校憤懣死者百餘人丙戌永平指揮使趙彝
郭亮叛降開平上谷守將相繼從叛而燕勢大振庚寅大
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兵十萬出松亭關
駐沙河進攻遵化靖難兵援救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欵
於燕忌萬不敢發　燕王以計間之貞亨遂縛萬下獄聞
於朝籍其家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討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嗣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不幸骨肉

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
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彰其過止正橚罪餘宥不問今年
齊王槫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
大逆柏自知罪大難逃先自焚死槫已廢爲庶人朕以
燕王親最近不忍究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
炳文等率師三十六萬往正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
安職業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班師之日罰賞不爽祭
告　天地宗廟社稷諭諸王削燕屬籍諭誡北征將士曰
[illegible]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仁
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
父名時　帝方銳意圖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
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當
急爲防禦河北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
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
步騎號百萬分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
省合給軍餉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
北征復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
使事贈故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文節徵雲南兵

入京備征己酉炳文師次真定都督徐凱駐河間都督潘
忠楊松先鋒駐鄚州壬子中秋夕　燕王率衆渡白溝河
圍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陴卒屠其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
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　燕王遂進至鄚州奪戰馬輜重
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師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
營滹沱河南北　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
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北兵旦夕且至令河
兵北移得併力攻之易炳文信其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
燕至真定炳文逆戰敗績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

河北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燕王解圍還北平是役也內兵戰死幾五萬溺死無算還
馬甲輜重亦無算吳傑師師援眞定兵潰　九月丁卯以
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時　帝銳意文
治日與孝孺輩居便殿事文墨齊泰黃子澄皆以北兵無
能爲　帝不知慮也至炳文敗績始有憂色問齊黃曰柰
何子澄力薦景隆遂用之　帝親餞之江上重爲恩賜谷
王穗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帝慮遼王植
寧王權通燕召二王還京遼王奉命寧王不至詔削權護

衛監察御史韓郁上書請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
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持書勸燕罷干
戈之舉厚親戚之誼如是幸甚不聽江陰侯吳高及都督
指揮耿瓛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東參政
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率
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眞定遁
還謫爲南寧衛指揮使　冬十月燕兵出劉家口襲破大
寧都指揮朱鑑死之並王權及都指揮房寬皆降燕劉貞
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向營州中獲衛指揮徐淵陳

文襲破貞營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吳陳附
燕兵攻大寧引師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
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城
中守益堅都督瞿能父子帥精騎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
顧後軍不繼勒兵以待景隆忌其功成阻之先是大寧既
拔率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
平自是大寧棄於埒顏諸虜其行都司隸於保定致京師
東南自失一籓籬矣景隆別將攻通州不克　燕王至會
州閱將士立五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

各軍　十一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
東遇　燕王戰敗績景隆七營合戰皆敗盡棄其輜重拔
其衆南奔駐德州既而九門兵盡潰　燕王再上書辨八
不軌事尋傳檄天下統兵三十萬誅在朝左班文臣時朝
臣不知警懼日究典禮改官省衛而燕勢益振矣　十二
月燕問遼東守將吳高削職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燕
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岷府典膳李英等有罪伏誅
附馬都尉王寧謀叛幽於其家鎮撫伍壩起兵攻北平不
克死之河北指揮使張倫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

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勑令武[illegible]參
贊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成、殿在乾淸坤寧二宮間、爲
退朝燕居所、置聖訓古書其中、以尚父冊書之旨、及書官
室聲色之戒、命孝孺爲銘、閱之。　帝賜坐、問中庸孟子之
深淺、對曰、子思孟子一脉相傳、兩書似無淺深。　帝曰、孟
子言堯舜之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
爲而成、不動而敬、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而後
服、與孔子爲政以德之旨、尚隔一層、孝孺沉思曰、如是則
中庸深、孟子淺矣、　帝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顧

終不脫縱橫氣、習於議論處見之、孝孺曰、亦時使然耳、而
其理道後先合一。加景隆太子太師、徙楡王楧於蘭縣、選
募勇士、以楊本爲錦衣衞鎭撫、周拱元爲所鎭撫、法司奏
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之三。參贊大將軍高巍使燕、以錢
芹爲行軍署斷事、茅大芳副都御史、葉砥翰林編修、顏伯
瑋知沛、罷齊泰黃子澄、謝燕、尋留京師
建文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燕攻蔚州、遂
過大同、李景隆帥師援大同、燕兵駐居庸關、回、南師凍餒
死者過半、景隆遺燕書、請息兵、召解縉爲文淵閣待詔、

帝聞縉有可憐閒却攀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之詩、故召
左參議、揚砥上書、畧言帝王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
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則根本傷矣、詔華職、是
月、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擧、翰林學士董倫
太常少卿高遜志等、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史官吳勤
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御史王度、僉吉士、監試、詔均
江浙賦、人得官戶部、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
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
時頑梗耳、豈可長爲定則、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

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改都察
院爲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院一、詔曰、頃以治獄煩興、酌
劾御史臺爲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賴宗廟神靈、刑獄頗
簡、其仍漢制、更都察院爲御史府、專糾貪殘、擧循良、匡政
治、宣教化、爲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定爲二十
八人、改景淸爲御史大夫、以戴德彝爲左拾遺、以黃觀爲
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觀奉命草詔、指斥燕王、辭甚嚴正
三月丙寅朔、日食、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
制曰、聞至治之世、論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爲準、堯舜禹

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施
於民者其後先始終亦可得而言與夫踈親以及疏篤近
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故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矣以
親則有象之傲臣則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
抑爲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每思古先聖
帝明王之治將何脩而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囹
圄空虛刑措而不用歟圖治莫切于用賢而患賢才之難
致化民莫先於數學而患禮樂之難興果何踈而使野無
遺賢民皆樂於爲善歟茲欲使海內熙皡如唐虞三代時

致之必有其道施爲必有其序諸生習聖賢之說久矣其
具於篇朕將親覽焉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以靖爲翰林脩撰勅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
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如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夏
四月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眞定約日合師進
勦辛丑　燕王率衆渡馬駒南駐武清癸丑景隆師至河
間先鋒豢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眞定移營保定期
會於白溝河燕進至固安乙卯營中暴雨水深數尺己未
燕王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發邀擊　燕王驚曰平安豎

子往從吾征胡知吾用兵以故敢來先犯吾必摧之將
勇善戰雖互有勝負而燕實屢卻會都督指揮何清杜魏
安始收兵還營當是時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
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册地中人馬遇之輒
爛燕兵恐甚戰敗迷失道　王從三騎殿後下馬伏地視
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得免於難庚
申　燕王復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
吉盡搶殺之是日南師戰勝破燕後軍房寬狼狽走正危
急適高煦率精騎衝入合　王接戰兩軍相持都督指揮

瞿能父子引精騎奮躍直前大呼滅燕南軍氣鼓鋒刃所
觸俱成齏粉景隆亦麾騎乘後　燕王莫支見玉能丘福
陣動又見陣後塵起驚曰敵繞吾後矣急馳赴之督戰甚
力而左右惴恐曰敵衆我寡奈何曷退就王軍得併全力
語未已南師益震怒矢石俱發注如雨殺傷甚衆　燕王
三易馬三被創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瞿能幾及之　王急
走隄登高處佯作麾鞭狀招後繼者景隆輩果疑有伏不
敢進　王始率衆馳入陣陣勁正倉遑間忽旋風四起折
我大將旗南師大亂崩聲如雷瞿能父子力戰兔食遁淵

勝聚諸人相繼死　燕王喜曰天贊我也命乘風縱火焚
諸營於是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山積
萬萬計其所賜璽書斧鉞盡爲燕獲溺死者幾二十萬人
燕王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時徐輝
祖承命帥師來殿獨全軍以還壬戌燕兵攻德州　五月
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帥銳卒入
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叅政鐵
鉉叅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丁丑　燕王率衆趨濟南
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攻之急鉉巍等痛哭誓師悉力

防禦大挫燕衆　燕王射書招降生員高寧賢作周公輔
成王論答刺之請罷兵辛巳燕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
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咸哭哭而呼曰旦
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於城外伏地請降又請兵稍退
得全生靈言畢又哭哭甚哀　燕王信之是時　王在軍
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據永平保定北平三府其他縣旋
破旋守無一堅降者一聞濟南降喜曰斯中原要地得濟
南可斷南北即金陵勢下盡中原自守亦可徐圖江淮遂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鉉令懸鐵板城門上伏

壯士閭圻中約　王入城呼千歲遂下鐵板挾橋乃遣人
請　王入撫諭　王果乘馬張盖率勁騎渡橋而入比入
門門役即呼千歲鐵板急下僅傷　王馬首　王大怒夜
益急鉉與巍隨機應敵募壯士突擊且累獲勝都督僉事
朱榮乘師遁還伏誅改史仲彬爲徐王賓輔兼原官詔各
王府賓輔及伴讀伴講進對不稱臣用賓師之禮　六月
八百媳婦國入貢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遣尚寶
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王不許　秋七月都督平安
率兵次眾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既而偵高燧出

軍良鄉遂未進　八月燕王圍濟三月不下憤甚計無所
出以僧道衍言解圍還北平鉉庸遂復德州諸郡縣逐燕
將陳旭遁歸繇是兵威復振朝廷又不復以燕爲意矣改
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盖文華武英殿文淵
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承天
門災朱幾乙字庫災詔求直言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皐
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徵洪武中
功勲謫廢者子孫錄用之　冬十月置威武中衞募壯士
清遠戍卒羅義上書言息兵講和事并錄上北平書言衷

辭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志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封犯朝廷卽倖成猶爲不祥況萬難無一易哉宜謹守燕土以安臣職朝臣且惡之議下獄賞濟寧功封盛庸歷城侯克平燕將軍陞鐵鉉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赦不敎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申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平安却靖難兵於鋅山殺其驍將陳亨時安與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爲犄角困北平燕襲破滄州執徐

凱程暹等械至北平燕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獻縣知縣集民衆與譚淵迎戰懷印死於陣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鐵鉉總理軍務督師北進 十一月庸駐德州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截所擄輜重順流而北自率衆循河而南庸遣兵襲其後不克 燕王遂至臨淸掠大名焚燒軍餉 十二月燕兵至汶上復掠濟寧庸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遣先鋒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襲破其營都指揮唐禮被執營走乙卯燕至東昌誓衆大戰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恃屢勝直衝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戰益力斬其大將張玉燕衆股慄多棄甲投降朱能率胡騎奮擊我東北角致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躍以出兵衆爲火器所乘踉蹌奔走庸趨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再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是役也庸鉉問燕兵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激以大義故人人思奮遂獲大勝出師所未曾有也當燕敗北際 王恃 帝禁每以單騎殿後諸軍不敢飛矢相加故

得免於難既而 燕王退駐館陶庸遂傳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 王歸路是月詔舉優通文學士勅方孝孺同唐士愚等集古今經史中事爲一書以致治亂昭鑒戒

建文三年辛巳春正月朔辛酉凝命神寶成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 帝以是告 天地祖宗宣布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群臣賦詩歌頌詔頒示天下歷城侯盛庸獻京邑之捷 帝喜傳諭天下孚告

太廟　燕王還北平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召復齊
泰黃子澄職仍預軍國事　二月乙未燕兵南下駐於保
定衆將欲攻定州　王不可曰吾野戰則易成功攻城難
於收效況彼軍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
援勝負未可必也莫若擊保定盛庸師師二十萬駐德州
約吳傑平安由眞定攻北平　三月盛庸師至單家橋營
於夾河燕衆掠其陣陣傍火車火銃強弩戰布周匝不可
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燕率萬騎直薄庸陣陣堅終不可
動燕以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揮諸軍迎戰斬燕

將譚淵董眞保等　燕王更以勁捲庸陣後朱能張武等
從　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叢中鐵蒺相薜不能
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饒將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迨
暮各斂兵入營　王以十餘騎逼庸陣野宿明日引馬鳴
角穿營而去將士相顧遲疑不發一矢以　帝旨毋使殺
叔父故也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陣東北庸軍西南自辰
戰至未互有勝敗稍息復起相持庸兵氣正銳忽東北風
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昏噎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
風縱左右擊庸軍大敗　燕王又書曰天贊我也追至滹

沱河庸還德州癸未眞定諸將平安等率師至單家橋甲
申與燕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逸去復戰陳聯不援皆敗
績　閏三月乙未燕兵掠眞定吳傑移軍滹沱河　燕王
令騎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
營藁城　燕王來合戰互勝負己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
攻其東北　王親以驍騎循河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
射　王下如雨矢集旗革叢於蝟毛竟不及　王時安於
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見內軍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無
不一當十　燕王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不自恃

急下樓墜而走又會大風發屋拔樹衆皆驚駭傑軍亦亂
燕兵乘之殺傷無數都指揮鄧戩陳鵬等俱被執安傑還
眞定己酉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於大名復謫齊泰
黃子澄諭燕罷兵　燕王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將　帝覽
書嘆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柰何
必用兵爲也召孝孺諭意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
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攻永平眞定諸將
渡盧溝橋擣北平彼必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
擒矣我因欲緩之彼奏適至宜即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

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遣大
理少卿薛嵓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
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奉命抵燕、王問、帝意云何、
嵓曰、朝廷諭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紿我
也、嵓惶懼不能對、燕將士欲害之、王不可、令護送南還、
夏四月嵓至自燕、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
說也、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五月燕遣指
揮武勝上書於朝、言吳傑等違旨出兵、帝覽書、復召孝
孺諭意、欲止兵、孝孺對曰、陛下卽欲罷兵、兵一散、豈易復

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願陛下詳察。詔下勝獄、六
月辛酉、燕遣將李遠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因其無備、極
肆焚掠、至沛尤甚、前後燬漕艘萬餘、糜粮無算、河水盡熱、
運卒逃散、京師大震、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袁中
伏敗績、時觀海衞指揮張壽痛國事危急、憤言其弊、坐罪
論死、自是朝臣皆箝口、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燕兵掠彰德、都督趙淸禦却之。燕兵破尾尖寨、
平安率兵攻北平。燕衆還次眞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江
於平村。戊戌、帝命方孝孺草詔、遣錦衣衞千戶張安貽

書燕世子、令歸朝、許王燕地、既而燕測其謀、王賓太[illegible]
將房昭、率軍取保定、駐水西寨、期進攻北平。燕王聞之
卽日還兵援保定、是月監察御史金焦上戰攻守三策、擢
爲刑部右侍郎。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將孟善
守保定、丙子眞定總兵遣都指揮圖諒率兵餉餽援房昭、
丁丑、燕王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是月老撾入
貢。九月平安攻北平不克、還次眞定、甲辰、燕王攻定
州、倭寇浙東。冬十月丙辰、眞定都督指揮花英鄭琦率
步騎三萬、援西水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列陣峩眉山

下、燕兵潛出陣後、合戰、英琦敗、與都指揮王恭詹忠皆被
執、房昭帛諒走、英自殺、琦恭忠死於獄。燕王還北平、翰
林脩撰王艮聞北兵漸迫、憂怛不食而卒。事聞、道禮部侍
中黃觀諭祭於家。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
復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一時被執者王雄等七十一
人、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韃靼通燕、寇鐵嶺。皇少
子文圭生、詔內官出使不得放縱、犯者許有司檢送京師。
自是奄寺氣沮、密謀款燕、謂須直擣京師、天下可定。燕
王從其議、故正位後不次擢拔。十二月丙寅、燕衆復出

北平、帝勑駙馬都尉梅殷募召淮南兵民四十萬、鎮守扼燕、既而 燕王遣書、以進香為辭、殷怒、峻辭拒之、尋劓來使耳鼻曰、留爾口回去說知。燕竟不敢過淮、復勑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充參將、師偏師北進、防燕兵日南、是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建文四年壬午春正月甲申朔、命魏國公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指揮葛進率步騎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敗、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敗於衡水、

燕王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㬚被執、吏目鄭華死之。燕攻汶上與沛縣、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清典史黃謙死之。伯瑋子有為慟哭自刎、詔設京衛武學、道兵部右侍郎徐垕招集兩浙義勇、以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燕兵至徐州、諸將戰捷、勒碑敘績、二月、諸將集濟寧、餉卒潰於鄒縣、燕兵復攻破徐州、內官段實不屈死、　三月甲申　燕王自徐州攻宿州、入蒙城、都督平安統精騎四萬追躡、戰於淝河、敗績、胡騎指揮林帖兒其旭里戰死、安等復結陣宿州、燕將譚淵斷徐州餉道、尋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師至小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與燕兵大戰、勝之、斬其大將陳文韓貴、再戰、又斬其大將王真、真勇將也。　王嘗曰、奮勇如王真、何功不成、至是被戮。　王憤甚、督戰益力、安奮怒操長槊馳追、幾及、忽馬自蹶、　王幾得脫、安嘆曰、真天命也。燕卒大懼、議還北平、甲戌、魏國公輝祖引師來援、會何福軍亦至、與燕戰於齊眉山、自辰至午、內師再勝、斬驍將李斌等十餘人、會大霧、斂兵還營、先是燕喪陳文王真、繼而折斌、衆無所恃、懼甚、即欲北還、不敢顯言、請漸退小河

東、就麥、何嬰徐勳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　王麾之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渡者右、諸將皆趨左、　王怒曰、若是事去矣、任爾所之、諸將乃不敢言、是時、　王實內懼、不解甲三日矣、會京師傳言燕兵北歸、　帝以京城不可一日無師、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蓋兩軍相恃、貴進忌退、彼勸進、此召還、與亡之機決矣、丁丑、平安營於靈壁、燕王遣萬人遮餉道、令高煦伏兵林間、安率軍護餉、突至、斬燕兵千餘。　王揮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為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復斬燕兵數千、卻之、高煦伏起。

王還兵掩擊其後、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出師。就糧淮河。至翼晨、燕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己砲、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自擾、人馬墜濠塹幾滿。營遂破。指揮宋瑄力戰死。福單騎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完、伯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自是內銳師盡失。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我輩萬死、不足贖誤國罪。河南參政鄭居貞率師勤王、被執、偕侄道經死。

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至濟寧、潰於直沽。

己丑、燕王至泗州、守將周景初以城降。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眾營淮北。王命朱能將驍騎、以小舟潛濟。庸未之覺也。及近營、舉砲衝突其陣。庸始駭而走。遂渡淮、克盱眙。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是時庸諸將分屯淮鳳、嚴遏燕眾。王欲從淮取道、阻於駙馬梅殷。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而知府徐安毀橋斂舟、殊難卒渡。王乃率眾徑揚州。至天長、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遂乘勢克儀真、立大營於高資港、掠舟渡江。朝中始惶、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余之困苦而不救乎。凡文武吏士、即日奮義共致勤[illegible]、不敢忘報。遣刑部侍郎金有聲、禮部侍中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身。然已無及。復召齊泰、黃子澄。敕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來援。是時朝臣莫知所措。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以俟援兵、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毋多言也。敕刑部尚書侯太輔餉淮安。是月、徽州知府陳彥回、樂

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俱糾眾勤王。六月癸丑、魏國公輝祖、開國公常昇、帥師與燕戰於浦子口、敗之。盛庸諸將逆戰、又敗之。王因敗、且欲北還。會高煦引胡騎銜至。王撫背勉勵。煦殊死戰。庸軍少卻。帝遣都督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叛降。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爲麾下金某所殺、率眾降燕、且邀賞。王怒而誅之。命具棺斂葬。遣使送葬。王得陳瑄舟、卒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既而敗走。兵部侍郎[illegible]身戰死。鎮江守將童俊送款。王並責之。庚申、至龍潭。帝遣景隆、茹瑺、王

佐如燕議和不許　帝憂懼無計問孝孺曰奈何對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糧食器械俱備盡撤城外屋舍驅民入城共圖固守以待援兵內外夾擊決一死戰尚可成功倘不如算車駕或幸荊幸蜀收憤激之人心集散亡之士馬不難轉敗為功　帝然之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門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燕以君臣上下之義為言　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　帝聞之愕然衆臣請幸湖湘或幸浙海僉謀不一方孝孺史仲彬金焦等請效死勿去帝深以為然勅魏國公常國公分道出師禦敵甲子

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兵為燕騎獲乙丑燕兵圍金川門時　王雖駐龍潭猶畏京城鞏固四方勤王師至內外夾攻故日夜為禦備計至是覘知軍民綏散守禦無策喜曰師可速進矣遂上書　皇太后言不得已起兵之故為討賊輔成也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會　燕王至遂開門迎附北兵遂入京門卒龔翊慟哭去之京師大譁魏國公徐輝祖率師巷戰敗績百戶平元奮力戰死御史連楹迎　王馬首大罵斃之被害刑部主事劉原昭率家僮數十人巷戰死兵科給事中龔泰刑科給事中葉福江

部郎中韓節俱投城死太常寺少卿廖昇高遜志僉都御史程本立皆經死戶部侍郎郭任編修[illegible]死鄒瑾魏冕等自殺兵部郎中譚翼赴火死衡府紀善周是修哭拜　先師自經廡下一時死者遁者不可勝數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事洩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諸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大呼請速加誅臣等不與此賊俱生　帝猶不忍至是始手戮之欲誅景隆叛亡矣　帝知城中[illegible]諸臣相繼死亡即欲自殺程濟告以出亡可免難　帝遂變服遁去須臾宮中火起內臣有服冠冕圭袍赴火者

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一時相傳　帝崩時六月十四日也丙寅　燕王肅清大內詰問　帝所在宮人指焚所應焉　王乃出屍煨燼中伏而哭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遂用翰林王景議為　帝發喪治葬命如禮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　帝位虛三日巳巳　燕王詔　孝陵還即位壬申以天子禮葬　建文皇帝

逸史臣曰　帝為太孫時博學右文事必法古仁明孝友聞於天下及即位獎用儒臣愛民成俗三年之內幾致刑措道不拾遺誠賢君也而[illegible]不法裁抑無術復

牽制文藝優柔不斷緩急失時以致身亡國亡爲天下後世悲果天使爲之歟甚哉乾剛所以爲君德也

遜國正氣紀卷一終

遜國正氣紀卷二

逸史臣曹參芳輯著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讓皇帝外紀

建文四年壬午夏六月丙寅靖難兵犯闕

皇帝倉遑莫措嘆曰敵兵四出朕足不能行奈何翰林編修程濟曰非常之變須以非常變通之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吉帝從之適少監王鉞曰昝

皇祖升遐時有遺篋命臨大難啓視謹藏奉先殿左今其時也群臣急請出之俄而舁篋至四圍固以鐵二鎖亦鉄灌

帝見而大慟命碎之內度牒三紙應文應能應賢名釋帽緇衣鞋刀具附白金十錠有朱書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分行暮會神樂觀西房　帝泣曰數也可奈何吾

皇祖天人也禮拜畢立召主錄僧溥洽祝髮頭應文一牒以名與　帝符故適與王教授楊應能在側因名與牒符願受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稽首受牒各祝髮溥洽神出黃冠自易群臣悉其事者五十餘人　帝泣曰我去留諸臣奈何御史曾鳳韶曰頃即以死報　陛下矣帝麾諸臣大慟是夕御史給舍郎縋城而去者四十幾人

當以死報者語在正紀 帝與程濟梁良用等九人潛至
鬼門牛景先用鐵棒擊之不奮力而啓隨出門有舟待岸
帝疑之舟人跪告曰臣神樂觀道士也卽前 御賜名王
昇是 帝問曰爾何之對曰昨臣夢 皇祖緋衣御奉
天門令兩鞍尉促臣曰且日午時可牵舟抵後湖鬼門候
出者勿洩洩且殛爾臣故候此 帝訝嗟良用掖 帝登
舟鼓枻而行至太平堤回視 帝淚如雨下奮身躍朱雀
橋死 帝遣招曰卿等何遽死濟曰 帝在臣何敢死遂
同至觀薄暮矣正疑懼間應能希賢十三人至共二十有

二人工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翰林編脩趙天泰程
濟侍讀史仲彬侍詔鄭洽浙江按察使黃直四川參政蔡
運御史葉希賢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
節宋和郭節刑部司務馮漼鎮撫牛景先王資劉仲教授
楊應能欽天監正王之臣太監周恕何洲是也 帝命環
嚮坐曰今後勿拘常儀但以師弟稱衆稽首泣諾廖平曰
隨行不必多第無家累者強有力者俱餘則遥相應接以
濟緩急 師是之酌定左右侍側者能賢濟三人往來道
路給衣與食者馮漼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六

人 師曰吾欲往滇南依西平侯衆意云何仲彬曰大家
勢重耳目衆多新主豈無偵伺者曷若往來名勝中東南
西北皆吾家也弟子給資糧備旦夕需朝夕相依何不可
師曰然自是更舉七家廖平黃直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
史仲彬是也翼日昧爽景先偕仲彬步至中河橋謀載適
仲彬家偵舟泊通濟橋間遂迎 師同載仲彬與希賢應
能程濟鄭洽凡五人從餘散走期月終聚當是時迎附
新主者茹瑺景隆居前繼以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
吉兵部右侍郎劉儁左侍郎古朴劉季篪大理寺少卿薛

嵓翰林院學士董倫侍講王景脩撰胡靖李貫編脩吳溥
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孜幼胡濙
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監助
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楊士奇桐城令胡儼等皆一時名
臣也咸稽首請正大位楊榮曰臣請陛下今始入城當先
謁陵乎先入廟乎 王啞然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因是
謁陵後御極茹瑺首入殿賀 文皇呼之曰瑺吾今日
得罪於 天地 祖宗柰何瑺叩首曰陛下應天順人
何謂之得罪 文皇大悅進瑺忠誠伯遂革除建文年號

遷　興宗孝康皇帝主陵仍稱懿文太子徙　呂太后於
懿文陵改封呉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徐
王允熈爲甌寧王尋降爲庶人後皆暴死幽少王子文圭
於廣安宮廢爲匡庶人榜揭左右文武班官五十一人皆
曰奸臣以文學博士方孝孺爲首尋出賞格徧收族誅時
師已去江濱聞之仰天大呼者三曰天乎我何罪至此乎
過吳縱縣丹陽抵呉江黃溪八日至仲彬家彬迎　師於
別所西扁曰清遠軒衆出拜明旦　師改題曰水月觀自
篆其文尋感賦曰細雨披楊起緑烟水波如織影迷籬午

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絃越三日諸弟子來會聚
五日命各歸省呉成學亦至已祝髮自稱雪菴和尚願負
擔　師不欲多人命辭去以詩送之八月十五新命追仲
彬語勅縣丞鞏德來　師率賢能濟逸去至京口渡江宿
六合草舍濟抱　師足侍寢盡出葛衣爲衾　師倡詩濟
賢能各成聯句縣是過黃湓宿居民佘德華家德華止食
甚恭謬稱皇帝老子諺語也　師大驚遂去建德遡遷抵
襄陽訪廖平撫太子奎曰吾僧也汝當易姓太子年方七
歲章衣哭之欲相隨　師不許之王之臣家平復寓　師

於西山中景先亦至居無何平舉家逃徙　師留景先住
山中自與賢能濟入蜀至夔州遇馮漼於途漼邀　師宿
村館三日時漼以童句訓童子也
癸未永樂改元春正月　師大恙投滇之永嘉寺時良玉
死海南　師命漼探廖平蹤跡六月漼來并以良玉死事
告　師賦詩哭之甲申春正月　師去滇三月至襄陽就
景先於西山五月命景先入呉會仲彬六月離襄陽秋七
月師繇池上抵廣德州八月至仲彬家信宿辭行彬驚問
奚速　師曰渠方覓我而圖我昨道間遇一冠盖瞪目相

視我固疑之速去實爲汝也遂相羇大慟彬隨進絺衣履
雜項　師受之與濟先行賢能仲彬景先以次會於呉山
師匿跡杭之淨慈寺依僧聯師俟衆至偕遊湖山諸勝聯
師十高僧之一也　師出像遺之羌而稱頭骨硫然曰髯
不可剃剃則刃捲其口至今傳之景先卒重九　師遊天
台鴈宕周行三旬有九日還焦漼仲咸集會　師於石梁
間運已祝髮爲雲門僧稱稽山主人漼稱塞翁焦號蒲叟
御留寺中以老　師遇廖平於耶溪平因變姓名爲耶溪
樵冬十一月　師離台州時趙天泰號天肖子卒於蜀

己酉二月、師至重慶、雪和尚結菴於善慶里、遂留居焉、因題其菴名。三月、師病痢、雪和尚進栢葉丸三服而愈。六月、將往雲南、命濟筮之、得乾之姤、曰姤遇也。一陰初生。恐遇偵伺之人。已而聞胡濙鄭和果往來雲貴間、遂止。九月、鄭洽訪 師於蜀道、病、留公安、卒。冬十月、黃直至、留三日別。 丙戌三月、 師別雪行、夏四月、至西平侯沐晟家、投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時嚴震直以使事過滇、遇 師於途、 師驚避、震直曰無駭、嗚咽數語、夜呑金死。 師泣曰、震直殲影以全我也、拭淚而去、復抵晟家、未十日、且聞

既寧王允熥暴卒、晟恐、請 師避、五月、能賢結茅於永昌白龍山。 師喜而居之。 丁亥三月、 師不豫、濟煮栢葉湯療之。五月、仲彬何洲道裝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程亨在焉。因同入蜀、至善慶里、聞無其人、遂分行遍覓、濟乞數旬、復偕入滇。秋七月、至滇中、偶歇寺左、遥望黃冠來、方欲審問、及視之、濟也。時濟出乞食、故遇之。共相悲感、乘月同行十九里、至白龍山、而天已曙矣。先是師慟念方黃諸臣。抱病經年始愈。四人見師、骨立、皆環泣、拜榻前、有頃訴所懷。來各獻方物。 師飱之、曰不嘗此三年矣。翼日、 師

率彬等遊庵傍諸山、自近及遠、遥相倡和。八月、節亨洲三人辭去、彬獨留。十月、 師復聞朝臣受戮過慘、泣曰、諸臣皆爲我也、親爲文祭之。曰、余德不諒兮、四海沸、骨肉相殘兮覆宮闕、漆身呑炭兮溝中瘠。株連蔓勦兮無休息、爾忠魂兮控天知、我泣彼黃泉兮血淋漓。 戊子三月、仲彬辭行、 師囑曰、今後勿復來、道路險阻。一難關津盤詰、二難竊途暮景、三難來何裨我、且爾心力竭矣。彬叩首曰、臣心政未竭也。相與慟哭失聲。六月、菴災、七月、濟出募葺菴道者張靜成之。濟筮得小過之旅、曰、鳥焚其巢、不久殆毀乎。

十二月、焦借直雪至。 己丑春、 師東行、留賢能守菴、濟及焦雪直從。三月、至善慶里、雪留。五月、遊襄陽、詢知廖平從蜀。 庚寅三月、還菴、習靜空諸所有。 辛卯春、有司毀其菴、 師去白龍山。夏四月、至浪穹、賢能募建菴、菴成、濟筮得剝之坤、曰剝極而順、吉卦也。龍戰之辭、有凶、愼之。 壬辰三月、應能卒。夏四月、希賢卒。 師慟、連喪、並葬菴東。隨納弟子應慧。十二月、濯直來訪。 癸巳春正月、辭去。五月、濟慧從 師南行。六月、還菴、納弟子應智。七月、鑄應明鐘。 師爲銘篆之。 甲午秋、師學易數、適焦至、講究甚詳、

師是之冬十月應慧死納弟子辨空　乙未三月　師遂
賢能設奠哭之夏四月　師出遊道逢淮直留其主家數
日八月與濟遊衡山還訪淮淮直已去滇　師即行偶宿
蕭寺見廡下有二病人熟視之淮直也因留調治未幾俱
死　師哭葬於寺東題其石曰兩忠之墓十月還菴立從
亡諸死臣主於菴東祀之　丙申冬命濟述從亡殉難諸
臣傳藏之巖石親撰文序之　丁酉二月別築靜室於鶴
慶山中六月雪和尚卒七月雲和尚弟子了空來言雪已
故　師悼之十一月前臣胡濙鄭和至滇蹤跡　師恐潛

徃衡山作慷慨歌曰我行自東山深海窟虎跡蛟蹤我行
至南地炎河乾揄狹巢環我行至北黑霧毒霿燭龍況色
我行至西陰雨霏霏弓矢野施我悽我惶何道可行噫嘻
何道可行　戊戌三月　師欲之黔四月至金筑安撫司
君羅榮寨之白雲菴題二詩於壁為之濬井而手植杉於
傍至今井木猶存五月命濟圖　師作菜根歌曰菜根青
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　己亥　師註楞嚴法
華諸經自署曰文和尚六月命濟輯僑遁詩書不果　庚
子秋七月仲彬來訪至襄陽及鄧州郭節家皆不知　師
所在乃隻身徃滇既而之白龍山覓菴不可得痛哭[illegible]
十月　師偕濟遊蜀登峨眉吟曰登高不耐東翹首[illegible]
雲從故國飛十二月　師還鶴慶菴頃之兩比丘引仲彬
至　師問彬何來對曰弟子自白龍山奔求月餘無跡忽
値比丘緣也感愴備至既聞賢能相繼死益大慟奠於墓
前越月遣歸　辛丑夏四月　師復入蜀七月去粵遊海
南八月　師寓橫州壽佛禪寺故禮部樂章之父樂善以
爲異僧從受浮屠法　師嘗手書其額於寺門冬十月還
菴十一月偶欲避跡蓄髮爲道士讀太玄莊老深契老子

虛無因應莊叟洸洋自恣以適己之旨　壬寅春遣空智
主鶴慶靜室　別居淥泉曰泉水長逝兮余將何之　癸
卯二月偕濟遊楚登章臺吟曰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
鴉遶樹啼六月遊漢陽登晴川樓望遠悲傷有江波猶湧
恨林靄欲翻愁之句七月留大別山遍遊十餘旬洸洋自
適　甲辰二月東行遇仲彬於道聞榆木川變訝嗟久之
彬問　師近況曰頗健飯饑食倦眠耳明日發江南甑笠
相隨野屋而食冬十月抵彬家信宿彬族人名弘者猝入
識之稽首流涕問何來行境　師指濟曰斷這弟子險阻

相依周旋不貳二十年來戰戰兢兢無有寧息語未已大慟徐曰今或可稍寬假矣弘復安慰之問所欲往曰將遊天台諸勝弘因頽備一日之積行擔相從居數日　師別去弘送至杭十一月　師偕濟遊寧波渡海既聞　仁宗攺元詔赦奸黨族屬仰天合掌者三

乙巳洪熙元年也春正月朔　師謁大士於潮音洞作大士頌曰以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觀妙明無跡五月復過彬地擬往祥符浦江彬送之江上聞　洪熙升遐嘆曰天何奪我仁人速也有頃別仲彬去十月縣聞兇還山十

二月鉄食命濟出丐

丙午宣德攺元三月　師命濟往河南覘王資金焦六月濟還知焦資已卒八月祭從亡諸臣於菴九月廖平卒於會稽冬十月聞諸孫漢王曰嗟乎忍殺叔父乎　丁未二月　師移居鶴慶之靜空命空智還居浪穹夏四月　師復祝髮八月滇寇亂　師與濟入蜀冬十月宿永慶寺詩云扶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戊申春聞仲彬以從亡故獄死　師哭之慟過烝之秋遊黃牛峽吟云嶺猿夜泣淵波急樹上

霜紅含淚色雲愁烟慘雨冥冥野老呑聲談故國冬十月遊漢中遇廖平弟年乃悉平死　太子奎納平妹三年矣師甚念之　己酉五月還浪穹菴已焚毀六月至鶴慶山中九月　師復蓄髮　庚戌夏四月　師欲廣菴命濟出募士紳助之七月菴成　師顏之曰潛志軒　辛亥二月遊陝歷瞿塘劍閣觀秦漢舊址悲傷久之與濟言曰古今與亡大都如是七月還蜀九月至夔絕糧二黃冠給之

壬子春正月　師入楚至公安同二道士宿寺中夜聞哭泣聲甚哀既去覘遺紙始知爲郭良梁中節也追之不及

矣因作痛哭黃冠夜泣詩五月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有何年化鶴歸之句八月冊下九江過池之齊山寺九月至吳山冬十月寓錢塘東明寺留其像十一月遊天台留赤城觀癸丑駐觀中往來梵刹　甲寅五月　師至吳江訪仲彬子晟適晟生子命其名曰文隨覘其案宋史更名曰鑑留五日閱仲彬所遺致身錄嗟嘆不已辭行晟進衣糧爲會稽遊八月還夔十一月至山　乙卯春正月　宣宗賓天二月　師聞而痛悼三月偕濟遊粵西跡嶮攀崖登高長嘯與濟言曰吾隨在有爽心處濟曰悟矣四月

師至慶遠府寓西竺寺寺僧異之適故侍衛指揮趙英言就而訪焉識之嗚咽不已獻蒸羊 師起作偈繞而謌之乃食既登舟英泣別復進方物。師以乘馬酬之及解紱馬忽騰躍而死 師訝之賦詩記其事七月何洲寄書於桂林 師來過洲於市洲相抱而慟隨 師行慟極還江南不果十二月洲老死 師葬而祭之

丙辰正統改元。八月 師還滇題詩武定獅山九月復上築浪穹習靜。丁巳二月 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溥筮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貞男子則否三月從 師入漢中五月遊峨嵋十一月復還浪穹 戊午冬弟子應智通當是時 師猶恐露跡遂偕溥入粵 己未正月溥勸師還滇不果志謀東歸復命溥筮之得觀之否曰所謂利用賓於王也不宜變否中互艮巽艮止巽入艮爲寺人或遇閹者留止 庚申春正月師決意東歸三月謂溥曰余老矣志決東歸爾再筮之溥復筮得歸妹揲几感曰大凶歸妹序卦之盡也 師年六十有四今當春季木氣將盡至夏火旺子生母死且太歲支干皆金火必克之夏其危乎未幾 師至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偶題詩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環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東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題畢竟去閱者驚訝相傳爲 建文皇帝也忽有僧自之自詭爲是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僧皆逮 師與焉溥侍行八月至南京父老有識者指曰此程編脩也九月至燕京寓大興隆寺御史鞫自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鈞

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 師不得已陳其實御史見師長身隆準吐聲若洪鐘進退夷然畧無懼狀異之亦以實聞命中官舊侍者吳亮診視亮往見 師指曰爾吳亮耶亮詭非是 師曰我猶記當日事曾御便殿食子鵝偶遺片肉於地爾時執壺戲作狗餂之奚云不是亮聞言伏地不能仰視頃還奏詔迎入大内稱爲老佛竟以壽終附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裡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呑聲哭木依上廣至今誦之或曰帝之生也頭[illegible]
顱偏
高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
高祖使賦新月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 高祖曰猶可免於難後 帝出亡果得
歸大內以終天年 高祖之鑑神矣江上老人曰 成
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太迫个
列聖追思咸懷隱痛至崇禎甲申恭上
尊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誠篤孝
讓皇帝廟號惠宗

逸史臣曰臣讀 帝淵田諸詠不禁唏噓嘆息曰仁矣
哉 帝乎然仁者必勇理直氣壯雖奮發有爲胡柰
荏廷諫當斷不斷以致於亂耶攷其在外三十九年奔
走戰竄罔有寧息祝髮黃冠屢自易形抑何爲者豈急
欲苟全性命故不恤隱忍受辱耶嗟乎主辱臣死忠也
君死社稷義也 帝知諸臣爲我獨不自爲乎幸其全
身請歸崩葬西陵猶 故天子遺風焉嗚呼慟哉

從亡諸臣傳附

程濟

翰林編修程濟朝邑人或曰績溪人博學通術數洪武末
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褎貧
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一時異之建文初上書言某
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
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靖
難兵果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
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
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 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
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盒蓋禳之也淮上諸
將不用濟策致屢敗 帝聞召濟還初濟與同邑高翔並
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
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
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時
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
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
高皇遺篋計濟袖出黃冠易之被 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

難毎遇險輙以術脫　帝不自知濟亦不使　帝知也濟
嘗病　帝親爲煑糜含淚坐榻前不刻離濟曰濟不死濟
何敢死　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龜
濟亦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
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　帝東歸濟從至
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
平覲實迎　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
子職矣還滇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
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莫測所終

逸史曰語云天心留漢王朗可假天心去漢孔明不足
信矣夫天之興廢豈智力所能移哉編修程濟早覘西
北起釁具瓿預防固已有定識矣既而曆數果歸龍德
將潛乃袖出黃冠屈伸變化與時推移卒爲一代純臣
冠逵天知命之學也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
終蓋謂是乎

葉希賢　楊應能

御史葉希賢浙之松楊人也舉賢良方正爲御史侃侃自
負建文中屢言兵事謂武備不可弛謀爲須用斷文廣劾
耿李二大將軍失律當究及京師陷衆倉皇[illegible]
得度牒賢以名與牒符願祝髮披　帝出亡曰我事君非
事國也後歷難險忠懇愈篤壬辰四月卒於浪穹臨終語
帝曰臣力竭矣心則未盡也

吳王教授楊應能河南杞縣人素以勁直稱壬午六月京
師陷與希賢同日祝髮從亡相顧言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非專爲居職言也賢應之初從　帝至仲彬家復泛
舟抵京口渡江重九夜宿六合草庵當出亡時諸臣皆葛
衣濟抱　帝足侍寢能盡出葛衣爲衾帝倡詩曰黃花滿

地帶霜開濟賢能各成一句闕已從　帝往來吳楚蜀滇
間或舟或陸扶掖備至壬辰三月卒鶴慶與賢並埋於浪
穹

逸史曰先臣燕時可於萬曆間遊黔西永洪菴悉其菴
在萬山深處土人咸謂　建文皇帝偕兩比丘嘗駐此
三十年墨跡尚存後自滇而粵莫知所往燕曰兩比丘
者豈葉與楊耶初聚卒散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
牧圉耶嗟夫君臣之誼譬之父子厥考負首之仇厥子
回面而攻禦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

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二公削髮殉主其遁
山採薇之節哉乃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
臣軀何有同面事讐亦孔之醜噫嘆先生遭世陽九周
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緇流爲友彼人奴哉甘心
廣柳噫若二公者可謂無忝矣

廖平 弟年

兵部侍郎廖平荆之襄陽人建文時授是職京城陷日奉
帝命携 太子出奔負程嬰之俠後 帝至其家寓西山
命 太子更名姓平遂棄其業全家逃徙漢中平自流於

會稽日賣薪給飱風雨晦冥或歌或泣若呆然無知者人
固疑之然莫知爲何如人一日遇帝於耶溪遂號曰耶溪
樵嘗遊行溪畔書詩於沙隨自亂其沙不使人知疑者窺
視從後抱持之乃識其詩云夢入鴛班覲紫宸覺來依舊
泣孤臣半身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
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
真後竟死會稽山中有弟曰年以妹配 太子戊申十月
遇 帝於漢中相持泣曰臣兄已故臣妹侍 太子三年
矣

逸史曰曆數有歸後夫殄殲負程嬰之俠者殆可爲遊
不可爲哉至全家逃徙孤跡飄零乃得以事隱以俠終
豈非謂義衛志智衛身耶讀其詩想見其爲人猗歟會
稽片地至今有餘韻也

卜景先 蔡運

鎮撫卜景先沅人初爲御史改鎮撫與北兵有功朝欲擢
用景先以疆場事重願從征既而來京適城陷。帝議出
亡景先力贊之乃出鬼門其門窄不容脊景先饒力即破
之之神樂觀議給衣食奉行者景先與焉易道人服夜走

丹陽遇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後從 帝
於廖平家西山平以 帝托景先而遁蓋爲潛 太子也
景先力任之及 帝南行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
帝之吳之越同蔡運周旋其側衛掖備至甲申秋卒杭之
寺中初景先出亡時聊中微闕破鬼門事逮治家屬次妻
劉氏發教坊司死

蔡運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遠俗自
好罷歸起寧州知州有疵攻壬午六月從 帝出亡遂祝
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携茗椀筆牀

泛舟而遊望遠吟哦悲感無常態至幽僻處伸紙賦詩賦
已必自歌用壯憤激聲駭裂傒其歌竟又賦稿纏綾滿袖
歸則焚之無有知者嘗同金焦馮濯觀　帝於天台久之
帝去蜀涉滇庚子秋史仲彬往見將與遲俱行比至杭聞
已物故矣賓州百姓感而思之
逸史曰牛將軍學問人也壯而禦侮叱咤雲霓晚而翊
帝幽遐盤踞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蔡賓州殆
漢之龔勝歟語曰世代降遷事不及古豈盡然哉

史仲彬　史弘

翰林院學士史仲彬吳江人也洪武二十四年以稅戶應
詔縛貪虐官吏六人廷見　高皇帝條具若干言尋付
法司論死　上命主政戶部彬恐錢糧事重固辭更訪治
道稱旨賜饌及鈔給驛舟傳歸　讓皇即位詔起山林
材德士有司以名聞屬御史劉有年上禮儀十八篇兼敘
彬經明行修特詔所在官禮請來京陛見試四書疑問一
道辨析詳明授翰林侍書元年春奉命祭告衡山四月
帝用訓導劉亨言與方孝孺更官制彬以安靜法祖具疏
不報秋尹昌隆奏燕兵勢甚勸退守藩位廷臣相顧愕然
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　皇上所得私
授者一人逆命舉而授之尤而效之何所底止選將募兵
今日急務勳臣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深沉以當一面燕
可圖也昌隆肆言無忌請加誅戮改爲徐王府賓輔仍兼
原官三年副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同參機密十二
事冬賜彬歸省勑誥四年春入覲　帝親諭授翰林院侍
讀學士六月廷議避難獨彬與孝孺言社稷爲重守死勿
去是策之上者又同御史魏冕力請誅叛臣徐增壽城陷
帝倉皇出走彬期會於神樂觀子夜與牛景先潛至河畔

覓舟適家僮舟至喜曰神護我主也遂載　帝泛江一時
烟波萬頃天地慘澹　帝恐彬曰無傷雲霧相從可免觀
瞻　帝始安及抵家適新命偏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
即日削職追繳誥勑吳江縣丞鞏德來彬家私問曰建文
皇帝在君家否彬未及答德微笑而去　帝驚卽逸去自
是彬嘗注念　帝側一覲於襄陽西山一同何洲覲於雲
南白龍山一覲於大理浪穹一覲於荊之逆旅每覲必獻
方物服色類綢繆曲致　帝眷念不已亦再至彬家後彬
以從亡故爲里讐連訟凡十有七次繫獄死臨終書有致

身錄囑其子展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艱苦也設後
帝復至適展生子命其名曰鑑閱致身錄泣曰彬不愧斯
語矣

史弘嘉興民彬之族祖也　帝於甲辰冬爲黃冠時偶來
彬家居重慶堂上方飲食弘到哭至識之問彬曰此建文皇
帝也吾曾於東宮見之方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
彬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涕泣問　帝近狀拊膺欲死
帝拊濟谷之詳外紀中既而弘願偕一日之積負擔送至
越江稽首泣別

逸史曰余觀從亡中稱材足御事斡旋不失者惟仲彬
爲最故彬之訪　帝日最多　帝幸彬家亦最久及跡
露被訟至十有七次危矣哉當是之時奸黨誅夷於前
逆黨屠戮於後而天下垂首喪氣若不勝其酷者彬獨
棲遲故土不易服不遠遯何哉嗚呼其知可及也其愚
不可及也終始周還以一死畢事乃復著書自命謂之
曰致身信哉

吳成學　王玭

翰林修撰吳成學舉賢良授是職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
潰相失以爲已死成學匿去隱姓名爲僧號雪菴初會
帝於吳江臨別　帝送之詩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有兩
岸好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和尚會意
走重慶之重慶里有隱士杜景賢異之與遊白龍諸山山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愛之景賢爲造菴和
尚招徒居之朝夕持誦不休諦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曰
和尚相釋而誦儒可乎和尚會意乃誦觀音經　帝曾留
止菴中彌歲題曰觀音菴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袖之乘小
舟急掉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

又讀終卷乃已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不戒酒景賢
時送酒飲之和尚不好獨酌每拉牧豎偕飲飲半酣呼兒
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暝然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禿白
勇翦落筆成章意氣煥發能感愴人卒秘跡以死莫有知
者嘗走滇謁　帝惟徒了空知之成學初亡時嘗宿王玭
家玭高其誼欸曲備至事覺以匿奸黨論死卒無怨聲玭
蘇州人官御史

逸史曰異哉雪菴棄家如敝屣置身於太虛幾掃除一
切矣獨於騷經卷卷不已何哉爲騷曰屈平之作離騷

葢自怨生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和尚當讀時輙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怨耶非耶
隱君不可其讀易而可其讀騷寄意於玆相視莫逆會
心哉

馮漼　黃直　王之臣

刑部司務馮漼黃巖人建文中授是職京師陷隨　帝出
亡酌定往來道路給衣食者漼與焉後去夔州以章句課
童子謀生爲對語及古詩自題馬二子或馬翁或塞馬先
生無常名亦無常題藉給衣食耳一日遇　帝留宿村館

三日後漼亦間辭主家覲　帝於滇承命訪廖平家事卽
還嘗大書壁間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
過滇池濵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主張藉
高旻比見補鍋匠相持而哭私語畢卽剗去越數年乙未
與補鍋復遇客死滇之蕭寺

老補鍋者按察使黃直常州人也累官侍中尋改是職金
川欵遁去往來夔嶐間帕首挂短衣行吟澤畔顏容枯槁
既而爲人補鍋至州邑三日卽去去或復來人有學其藝
者聞教之教不發[illegible]後有學者卽遣先從者
去喻之曰世間破壞事類此人亦不知其意夔慶間遇者
皆呼爲老補鍋補或與錢布米皆不攫當食時與食卽不
復索錢遇風雨寒暑不出出囊中錢沽酒自飲飲罷或泣
或歌令人感愴嘗寄宿蕭寺忽市遇馮翁相顧愕然已而
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哭且別言勿復相見
後同馮復宿蕭寺病且死　帝適至葬於寺東題曰兩忠
之墓

王之臣襄陽人爲欽天監監正京師破被葛衣出走亦與
出亡約　帝嘗一至其家事露之臣棄家走金城行乞市

中狼狽憔悴遊地極寒常衣葛衣不改已而過河依莊浪
魯家爲傭魯家雖異之亦不究所以之臣取傭直買羊裘
披之必覆以故葛衣夏或衣著布布卽新故葛衣仍覆其
上久之葛益破纏縷不肯脫傭力倦時輒自吟哦或時聞
哭泣聲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識傭欲與語傭走匿
避旬月俟其去乃還有問官傭何人官亦不答居莊浪數
年病欲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殮我棺俟西北風起卽火
之揚我灰毋埋我骨魯家竟從其言

逸史曰三子者之行不同而降志辱身乃心王國則一

也天下多惜其姓字不傳至近世黨禁弛始知爲馮溜黃直王之臣也夫逃名而名隨滅名而名益顯豈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耶然而今之時懷忠之士耳毀名異行老死巖穴而不自述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焦

刑部侍郎金焦池之貴池人初舉賢良方正舉於朝建文元年爲御史燕兵起尹昌隆請讓位焦劾昌隆無人臣禮又言李景隆懷貳不可任遂上禦燕三策戰攻守備悉肯綮帝嘉之擢刑部侍郎壬午五月北兵至儀真詔天下

勤王焦知事不及濟與孝孺練理畫策城中尚有精兵二十萬積粟盈倉堅守之背城一戰尚可支猶況有盛將軍梅駙馬尾其後勤王師衝其左右冀無能萬全乎不勝徐圖幸荊襄衛未晚也衆愕然孝孺獨是之終不能用及金川失守焦泣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願身從帝奔得與二十二人列潛至史仲彬家相聚水月觀五日言別甲申重九同諸亡臣會帝於天台戊子冬覲帝於滇之白龍山菴明年春帝東行焦同濟直偕從因留蜀時朝偵猶急焦伏巖棲經晝乞夜行旬有六日恬如也甲午後裘糧至浪穹道帝學數焦釋康節元會運世卽[illegible]之數也卽理也乾無尾坤無首易之因時妙用帝深然之越月辭別後同王資往河南卒於祥符臨終嘆曰唐陵漢寢今何在北幕南庭誰是家踰年丙午帝命濟去河南而焦已殁故矣至崇禎己卯郡生立祠祀之

逸史氏曰金侍郎焦侃侃一代之臣也然余閭里中故老遺民未嘗有稱說者何哉或曰國初法網言脫禍隨故相率隱忍聽其若存若亡以俟百世噫當時人心亦大可見矣歷二百年王命寵渥而其事始稱人始著余

得從剝落中攷者其行其慷慨立朝臨難弗讓庶幾哉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而合郡思之崇尚廟祀有以也夫

王資劉伸

指揮王資河南杞縣人從偏將防守淮北饒勇善射喜讀古節義傳靖難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輜重盡糧委棄猥藉資被執遁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言守禦必須已而從帝出亡足備旦夕者資其一焉易服爲道士偕同金焦之河南既隱金華玉華山疑卽玉華山樵

別見隱遁傳

鎭撫劉伸亦杞人也出亡後與王資並黃冠講太玄老子甲申偕諸亡臣侍　帝遊天台遂留寺中以老死錢士升贊曰力不從心命也非戰義有所歸家亦何戀瘁矣間關剛哉百練黃冠者誰愧彼纓弁

逸史曰信哉虛顧其志實顧其行資弄讀節義固致身於君伸暫講黃老亦以死國雖或遁或老侍　帝不久要之此兩人赳赳自立視其隘又芻狗矣

梁中節郭良

梁中節郭良並定海人並官中書舍人京城陷從　帝出亡並棄家爲道士導引林泉憂君無已因共訪之之公安寄宿佛寺　帝自蜀入楚亦偶宿此時改服爲黃冠兩人不知爲　帝　帝亦不知爲兩人各自退避至夜半微聞兩人哭聲悽然而悲　帝大驚異曰豈亦有大難白之寃耶促從者伏枕聽之時春初寒風蕭瑟雜夜泣聲慘愴備至　帝益感愴待微明將寄爲探訊起視之去矣閱其遺紙驗姓字始知爲兩臣也急追之不及乃作蕭寺黃冠夜泣詩懷之詩曰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蒲拄杖坐西邊低頭不語意自閑亡何一人復冠簪髮黃面獨多愁顏拊掌歎驚還嘆息漏分但聞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余衷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欲往訊其苦兩公蹤跡雲無根空餘蟬斷字數箇依稀是亡臣名我欲把毫悉胸臆冰凍筆花寫不得後兩人日遑遑事奔走覓蹤跡而道路差別卒未會　帝帝亦不知其死所

逸史曰昔徐偃王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王嘆曰吾賴文德而不明武備嗟乎我

皇其賴文德乎草野君臣間關險阻留此殘碑斷字以寄百世隱痛於戲難矣哉誰之咎歟

趙天泰鄭洽

翰林院編修趙天泰陝之三原人建文初以明經授是職壬午京師破　帝出亡天泰與焉時葛衣因自號葛衣翁又號天肖子以訪　帝老死蜀中

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出亡初同聚神樂觀議迎帝至家駕甫幸坐孝義堂堂中扁無故墮地天泰曰此不可久留　帝即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乃舍洽洽尋訪

帝於蜀道病留公安茅菴中遂卒

逸史曰余嘗聞父老言及余德華事未嘗不同類而共嘆曰日事奔走無爲也及讀大家勢重之語傷心哉能免客死道路乎然不死道路又不足了煢煢初心矣趙鄭兩臣之終於蜀皆形影所樂蹈者嗚呼天有所興必有所廢理之常也全身苟活胡爲哉

梁良用田玉良玉

中書舍人梁良用與中節同族父子兄弟八人並仕於朝出亡時良用載　帝抵南門去太平堤視　帝目不轉睛

涙如雨奮身投朱雀橋下死同族相繼死者凡五人一時稱爲闔門忠節

刑部郎中梁田玉良用從子也　帝出亡酌定給衣食通往來者十三人田玉與焉後髡髮爲僧避跡無常或覘帝或募緣人莫知之竟以憂憤死

梁良玉亦中書舍人出亡時家族潰散良玉棄妻子隱姓名走海南市肆鬻書爲業困頓萬狀次年夏即死　帝以詩哭之曰子犯歸貲王重耳未提時嗚呼梁氏亦多英矣天不忍忠英淪沒故二百年後松楊王詔遊治平寺忽聞縛藏上有聲異之令人緣絶頂得書一卷載建文出亡諸臣事蹟歲久紙爛不可讀細詮得良用等九人各爲贊題曰忠賢奇秘録

逸史曰周以八士興於朝　明以八士死其國嗟乎梁氏之子豈有異哉士之遇不遇天也夫天能拂其所短不拂其所長莊子曰侯之門仁義存焉幷仁義竊之而罪不及於當時伯夷潔行醜周守餓而名不絶於後世繇是觀之天者理勢而已而聲聞唧唧緣頂得書亦奚足怪

宋和郭節　程亨　徐貞附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皆中書舍人也同與出亡各變姓名挾卜筮書走四方風雨晦明頗能預測人異之疑之兩人復蹤藏和時稱槎主節間稱雪翁節嘗同史仲彬程亨覲　帝於白龍山菴舍

程亨山西澤州人仕爲翰林院簡討張昺之親也初未與出亡約京師陷亨棄家逃及昺被族尋捕亨家逮亨妻楊氏子程禮禮妻張氏用火燒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仲彬同何洲至節家訪　帝蹤跡亨適遇焉相持痛泣遂偕

節四人同詣重慶不值分途行乞走雲南遇程濟於白龍山深處引拜　帝榻前見　帝形容憔悴各慟哭曰弟子輩萬死不足贖罪　帝慰之留一月辭歸

徐貞官工部尚書陝西人也　帝出亡後曾留其寓信宿事露族誅文命教坊群亂其妻至死其幼女年十三隸樂籍樂官陳儀憐其事乃陰養之不令汚洪熙初遇赦儀爲擇嫁良家尚處子也儀在穢職而能執義如此至今稱之

逸史曰嗟夫悲哉二子之業也不疑無卜智矣而主困身逃人事日殄豈亦有倖望而爲之歟抑托以滅跡也

贊曰匪扃閭居匪巖隱卜㝢明我心妄持圖度間關憔悴志同道合嗟彼居停猝羅奇禍

何洲周恕

太監何洲周恕皆海州人同爲中官素以忠義相勖建文初燕　世子來朝恕請留之　帝不可問子澄子澄亦曰不可遂放還未幾兵起　帝悔不用恕言壬午六月帝偕諸臣出走神樂觀洲語恕曰君亡義不容存殁面希榮矣嫿不爲因追侍焉　帝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湖湘間恕憂病死蕭寺丁亥春洲與仲彬訪　帝於粵西至連州復偕郭節入蜀不值乙卯秋洲鬻書於桂林市已老矣遇程濟引見　帝相持慟哭勸　帝南還是冬死年七十有三

逸史曰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　高皇有鑒於是雖設中貴止供灑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庭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宮府謐如雖　讓皇紛更
祖制此獨遵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謫行而撫監戍戍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騎以交阯于敵矣延至逆振舉

萬乘之尊輕擲虜庭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綿綿盈朝積骨盈邊可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雖幸發自其內然參伍狡弁表裏作奸寧免拒虎進狼之譏耶繼以魏璫怔忪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竊號竊名古今慘變向非
先皇帝威靈電掃幾有不可問者矣原其初誰壞　祖制而至此賢者能辭其責哉然間有足取者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諸人可槩棄乎若棄職從亡追隨以没此

兩人者尤豪傑所難也疇謂刑餘無君子哉

昔子家子仕魯昭公從亡七年議事發言不廢臣禮後意如知其賢許以從政乃不受而逃之賢矣太史遷獨遺之魯不得與狐偃趙衰者比竝其以功名未白於天下不當置竹帛邪逸史曰致治有元勳板蕩有忠臣皆王國楨幹昔唐虞以二十二人亮天工開揖讓於前我 國家以三十二人從淵田繼揖讓於後治亂雖殊同符於此故殷三仁周十亂竝見稱於孔子諒其時也我從亡諸臣流離於庭膏身於莽戀戀故主而不違與七年之逃十九年之富貴者倍蓰矣可不謂仁乎故附載之以誌君臣義云

遜國正氣紀卷二終

遜國正氣紀卷三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文忠列傳

甚矣生死之於人大矣驟而語人以死誰不惴然驚愕然駭廼事關社稷身繫綱常尤有重於死者不得不舍輕就重而擇所取焉何者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之死靡他臣之大節也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變出非常不能竭股肱之力捍患禦難轉危爲安繼以一死分也然不易言者商惟墨胎漢稱龔勝唐嘆河北二十四郡無忠義宋指南朝李侍郎雖張顏文陸輩不乏決脰剖胸要皆後先繼起未若我遜國際濟濟多英於斯爲盛者也居者死社稷禦者死封疆而不屈者死犴狴株連者死燔埸其他且竄且誅殆不勝數嗟乎一堂冉革朝市不更鍾簴無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諸臣寧負順天應人之舉決不忘歌薇叩馬之心寧甘鼎鑊刀鋸之慘決不效檻車啟面之辱誓此心以捐此身其遺骸朽骼啖鳥鳶豺豨而不自惜者此無異故彼誠自擇所處維綱常社稷以爲懷二心者愧也余蹶今追昔欷歔憑弔恨不得與方黃景練明大義於中天徒

寄痛於嶺猿夜泣何爲者至今大典昭明尊稱崇祀起二
百數十年幽魂而風之與乾坤並耀矣語曰不没人之孝
而後有孝子不没人之忠而後有忠臣鼓舞之機間不容
髮余竊其意而筆之作文忠傳

方孝孺妻鄭廉鏞弟銘 胡子昭 劉端 王高
盧原質弟原朴 鄭公智 鄭居貞 林嘉猷
劉政 方法 倪旺子遜 葉惠仲
魏澤 余學夔 王稌

文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縣
薦辟爲濟寧守學術治行名於一時生孝孺是夕有大星
隕其所自幼精敏絶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
雄邁深醇鄉人目爲小韓子初入鄉較見聖賢姓字或良
將相遺容即低回企慕有願學之志會克勤被誣逮繫孝

孺疏乞身代不報時宋學士濂以文行重海内克勤於獄
中命孝孺往學焉濂一見深異之曰吾閱士多矣未有如
子肯從我遊乎即假館授業克勤再被誣孝孺復草疏將
伏闕上訴而克勤歿孝孺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是時濂亦
乞身還金華孝孺來往四年盡得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
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
已任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有三旬九食缾無儲
粟者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於臣使見 皇太子賜

晏。敬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高皇聞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高皇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孝孺歸杜門著述。適有讐家獲罪。詞連孝孺。所司籍其家。械送闕下。

高皇識孝孺名。立命釋之。令奉祖母挈子還。二十五年復辟至。時方重賞罰。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敦篤力行。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講論無虛日。歎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名其讀書齋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於禮樂。諸王莫比焉。丙子徵入典應天試。三十一年夏。

皇太孫卽位。以

太祖遺命趣召孝孺。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故孝孺有詩云。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又獻凝命神寶頌。比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北兵旣渡淮。書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絕命辭曰。天降禍亂兮不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初燕兵出北平時。姚廣孝送至郊。曰江

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及入京。　帝以崩聞。孝孺服斬衰。晝夜哭。

文皇旣登位。使廖鏞兄弟召之。數四不至。乃使人收之。孝孺至闕下。哭益厲不止。　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羣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旣至。孝孺悲痛。聲徹殿陛。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

弟 上曰此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訾之投筆於地又大哭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奮然曰能殺我九族不能殺我十族復哭罵不已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罵聲喃喃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氏鄭先自經死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等盡誅之 上怒猶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凡坐死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

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還蜀孝孺不得與俱爲文顧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及往事泣行數下濂沒於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恤其家道夔必艤舟哭移時乃去與郭濟林右劉綱王紳王綺鄭楷趙象王叔英劉浩葉見泰友善聆言遺書必切劘道義其文章議論波瀾大類蘇氏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嘗謂道之與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刑政作深慮十篇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皆前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詔方孝孺輩皆忠臣其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於世

都督廖鏞與弟銘巢縣人祖永忠開國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將宿衛殿庭靖難後

文皇以鏞弟兄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尚不識箇是字鏞銘復命 上怒令收孝孺至磔於聚寶門外凡七日而罵聲不絕鏞銘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之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兄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併銘女送浣衣局

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字伯尚世居嘉定州榮縣之東平鄉子昭窮經術性方介少從方孝孺遊漢中蜀獻王喜其爲人賦詩贈之以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歷

翰林院簡討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進刑部左侍郎[illegible]
九月十一日坐方黨受僇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
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年皆
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績繼等皆編伍妻王女住兒給千
戶喜孫爲奴獨弟志遠爲四川按察僉事匿丹稜以免正
德間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寺丞劉端郎中王高俱南昌人同舉建文庚辰進士素相
善端陞給事中遷大理寺丞高爲刑部郎中壬午之變端
約高棄官去以全名節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

人端曰忠臣也　上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
上惡其言命與高俱劓之且笑曰看你這副面皮端詈曰
我到有顏即死可見
皇祖無愧　上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少卿盧原質字希魯浙寧海人世家桑洲爲巨族母方氏
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爲外兄而文學資益於方門爲
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孝孺以詩賀之曰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
年文運屬天台歷官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壬午孝

孺死原質坐黨被族與弟原朴等同日死
監察御史鄭公智字居貞浙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
孝孺薦之蜀獻王王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智數稱
述河間東平王賢行王說之建文初從方孝孺至京舉賢
良授御史職吏治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死戍其
族
參政鄭居貞初名久成改名士恒以字行徽歙縣人豐頰
美鬚善書始侍父潛官閩中因家焉從尚書貢泰遊洪武
中舉明經授肇昌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爲時所重二十三

年進河南參政三年遷去士民思之永樂初坐方黨論死
時年四十九從容赴市無一語及家事鄭善詩文所著有
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藁隨藁檜庭藁初孝孺之教授漢
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
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
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
秦關外岐山諒非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
代孝孺亦答贈以文又次韻寄云閣下知名久相逢值暮
春才華曾動主議論每過人漢水原通蜀台州亦近閩何

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次章云爲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劒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摛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負詠甘棠

僉事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烟族無顧恤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鄭公智負笈走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孝孺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嘉猷以儒士較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爲府寮建文初辟爲編修遷陝西

僉事嘗被燕召入居最久得其隱情以二郡王素傾世子故告孝孺孝孺入告遣錦衣千戶張安賫書詒燕許世子王燕燕內史黃儼因間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論死嘉猷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當見義勇爲遂死之

舉人劉政字仲理南京長洲人父以禮通經學爲沛縣廣文政穎敏力學生平以忠義自許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試官方孝孺出托孤寄命題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鳥中孤鳳吾當虛左以待之及

帝遁去孝孺被戮政痛君師俱難遂悲憤不食死或曰政聞靖難兵起感憤成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因病卧未得行抱恙數月問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恐其疾之殆也秘不以聞及京師陷頗久政乃知之怒責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伸其志以死遂頓足搶前嘔血而歿云

都司斷事方法字伯通桐城人性孝友博學淹貫舉建文己卯鄉試爲方孝孺所取士授四川斷事涖官抗直持廉

文皇即位諸臣皆表賀法慟哭不肯署名嘗作文遥祭孝孺尋以方黨被逮舟過安慶投江而死女貞姑痛父難終身

不適人至今子姓繁盛理學方學漸皆其裔也

都督僉事倪珏巢縣人佐

高祖有功累官是職子遴授世襲指揮僉事博學好問嘗同廖鏞兄弟授業於方孝孺門後孝孺死遴哭之慟設奠祭之遂不朝 上怒削職論死孫德逃隱於城南烏龍岡著有卧雲集載華除事甚詳

知府葉惠仲名見泰以字行浙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見泰字夷仲者爲方孝孺所知並有文名稱二葉各有集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為會試同考官後陞南昌知府永樂元年三
月坐修實錄指斥舊事以方黨論死年六十四妻蕭配千
戶泰貴為奴

典史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謫寧海典史逮捕孝孺
時澤藏其幼子以故方氏有遺種謝遷詩所謂孫枝一葉
是君恩也澤有過孝孺故居詩曰箭輿衝雨過侯城撫景
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白
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
不勝情至今稱誦之

余學夔台人也博學能文尚氣節喜周人緩急孝孺族誅
學夔知其幼子德宗匿魏澤所乃易服變姓名佯狂乞食
過澤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驚叱之去去又復來遇
於途歌如前澤目之之他所與語移時知其心乃以德宗
付之時年九歲耳學夔携之匿海島中彌月乃循濱海歷
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結網兩人遂學結網為生上海
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携德宗訪之三叩得
見允大驚喜默祝天地　高皇收育為子遂更俞姓學夔
竟乞歸去不知所終德宗後裔有為南昌司訓者鄉人葉
琰為置田宅要之歸台奉祀事

王稌字叔豐褘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於
方孝孺甚為所器孝孺之及於難也稌周旋其間與孝孺
外任鄭珣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以
其祖父忠特從宥免且需用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青
岩山下終身焉時詔毀方孝孺文集曰敢有收藏者與奸
惡同罪有庶吉士章朴素喜孝孺文家藏若干與友人楊
善私言善借觀密聞於朝　上怒戮朴於市而擢善官自
是天下惻然稌與童景庸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

執事與同志商搉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行狀以
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
一遂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傳世稌性孝事父母必極其
誠遊其門者多賢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巖集聖朝文纂
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
先生

逸史曰卓哉遜志之學也以明王道闢異端綱常名教
為己任使得竟其所學庶幾哉與周召畢散稱隆矣迺適
遭時革命竟裒麻慟哭喋血以死蓋所云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者爲無忝乎余嘗讀其文詞不禁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而宏毅之風真足廉頑立懦謂讀書種子至今尚存也可其從死諸臣大都皆仁人也故殺身不變而魏余王孫佯狂乞食恤其苗裔傳其盛業有古俠風烈也

卓敬

戶部侍郎卓敬浙之瑞安人也字惟恭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一目終身不忘七歲與羣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就學寶香山性至孝不以道遠廢定省嘗夜歸値大風雨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行比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謝曰敬以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得雖死不可回也禍福豈所計哉時諸

王在宮中服飾多僭擬太子敬乘間進曰朝廷觀效綱紀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宮中服飾與太子埒嫡庶不分尊卑無序此舛道也何以令天下　上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讓帝初御宇燕藩來朝敬密奏大略謂燕王智慮絕人酷似　先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耳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帝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榻前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語及此敬曰楊廣隋文不尤親耶帝
王之孝在保安社稷小節非所論也　帝黙然良久曰卿
休矣吾方思之事竟寢繇是燕得藉北兵趣京師　帝始
悟敬言然已無及矣　燕王即位罪敬不迎乘輿捕至曰
此小兒得非當日建議徙封幾至傜朕者乎爾何敢離間
骨肉乃爾敬曰　先帝如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　文皇
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繫獄命中官以管仲魏徵事諷敬敬
抗辭不聽　上感其至誠未忍殺姚廣孝名道衍時毋爲
敬所輕甚銜之乃進言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

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衍人事有機不可失也　上曰
向者奸臣皆欲害朕惟敬議徙封建文君聽其言干戈息
矣廣孝曰不然夫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底物
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寧有今日哉乃命殺敬敬臨刑從
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必有餘罪神色自若經日
面如生夷三族没其家圖書數軸而已妻劉女楊奴發教
坊　文皇雅聞敬名既歿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
不負其君者惟卓敬耳敬美手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
曆兵刑靡不精究猶邃性理所著有遺書五十卷發明周
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十卷門人黃潮光蒐
於家後廬陵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
按兕牛事傳甚奇録之以見至人毋多異遘非誕怪之
說也敬嘗讀書山中偶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遥見林中
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扣門一童
子應聲而出曰吾師知郎君來使我候此敬仰視門額
有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揖之翁起相
勞苦敬曰欲急歸省親敢乞一燭尋路翁笑曰山中那
得有燭但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溼衣徐爲之計敬起解

衣問童子曰翁何姓童子曰吾師不欲人知其姓毋向
人自稱逍遥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
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
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遥翁名敢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
居逍遥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間陶隱居丹室
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稍憩不覺淹歲今亦將還故山
矣敬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無用知也
燎衣訖又乞還翁曰郎君既不能待旦吾有一牛可騎
之而歸敬大喜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

汝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
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
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
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若第收此帽他日當自
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遥窺籠中諸物
悉箍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須臾已及門矣遥從牛背呼其家
家人已就寢驚起備墻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月風
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

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咆哮化爲虎而去室
中人大驚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縣西四十
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
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所見夜凉疑有雨
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路而歸見虎跡歷歷
尚存焉

逸史曰知幾其神知死必勇豈卓侍郎謂乎一時忠臣
委身赴難死爲已耳無大石畫也敬深憂遠慮獨爲從
新計稗國事多矣至守節不回忠實誠信雖
文上論猶感動之况百世下乎雍雍然固宰相才也

鐵鉉　朱恭二女事

兵部尚書鐵鉉字鼎石河南鄧州人家豊和鄉慷慨有才
喜談兵陳事洪武中繇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上喜賜今字時朝政威神羣臣奔走奉職
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任使有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
能奏當乃屬鉉片言决之　上益喜凡法司疑獄盡屬之
未幾擢山東叅政靖難兵起李景隆將軍馬數十萬禦之
駐德州鉉督餉飛輓芻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景隆軍敗
南奔鉉與叅幕高巍遇於臨邑協謀定計收潰卒保濟南

北兵至圍城數匝百計急攻屹不可破鉉出不意襲擊敵
兵城攻壞者隨輒繕完先以藍布大幅界灰紋其上如甃
石狀張於外襯以蓆席并力潛築北兵遥望驚以爲神遂
不敢逼北兵又隄水灌城城中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三
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又出千
人城外伏地請降復請退兵十里全城中人　王喜下令
退須受降鉉縣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戒曰俟入城
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入撫諭　王渡橋至城
下城門比入門門內羣呼千歲鐵板急下傷　王馬首

王急易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乃躍而過仍合兵圍城鉉令軍士譟罵北兵大怒攻益急以礮擊城城盡震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有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趨真定南諸將憤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

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侯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兵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苦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赴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說晏天心水亭犒問辛勞述賦賡歌激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援之大戰城下斬燕大將張玉事聞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賜金幣誥命鉉入謝賜晏餽粟肉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掌天下兵壬午四月北兵至宿州鉉督諸軍奮擊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眞中原震動。

王欲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至六月京師陷天下已盡歸燕矣鉉猶擁孤軍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聲時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海南安置子

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戮死妻楊并二女發教坊楊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嘗有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雙垂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久之鉉同官以詩聞次女亦有春來雨露寬如海之句　上閱之笑曰彼終不受屈乎乃赦出皆適士人云

逸史曰嗚呼鐵尚書鉉不世才也崛起豊和非有藉而為者收集敗亡累瘡登陴出奇計聲振海內雖

文皇且憚之可謂知勇俱者使天命不改成鉉志竹帛爛
然則徐常後多一功臣矣而䖍肩納肉之刑不加孰成
爲烈丈夫也哉

景清　劉固　弟國　子超

御史大夫景清本耿姓報籍訛爲景陝西眞定人也倜儻
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不
與固請約明旦卽還生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嘗
假書於女生忿訟於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素
所業書卽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祭酒叱生退清出
隨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初清赴舉時
道淳化淳化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
來女詰之妖曰避耿秀才耳女以告父父追清道故清書

耿清在此四字令粘於戶妖遂絕以斯知清正氣可驅邪
也甲戌試春闈第三廷對賜第二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
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偶指詿
誤下獄尋宥之出守金華已改巡茶川陝建文初擢左都
御史改北平叅議往察燕邸動靜　王嘗燕之清言論明
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復爲御史大夫未幾燕兵入京矣
當是時　帝以崩聞人心轉向勤王之師無可復徵諸抗
死者澤量若焦終無裨國勢清不勝憤然欲爲圖度而計
畫無奈乃詭自歸附欲察頭首狀與迎降者無異

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自是清恒伏利劒於衣
衽中伺間發之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
曲星犯帝座甚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　上心動命搜
之得七首於懷詰之清知事不成遂奮身直立張目自嗚
曰吾之所以不死者欲爲故主報讐耳今爲此不成天也
厲聲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前噀噴御袍聲徹廷
陛舉朝臣震恐乃命臨其肉以草實皮械繫長安門是夕
精英迸見後　駕過清所忽索自斷厥僵行數武若犯駕
狀左右驚怖乃命焚之已而　上晝寢夢清伏劒追繞御

座驚覺不怡者良久曰清爲厲邪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
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天啓中泰人高其義復專祠
祀之

教諭劉固字永貞陝之真寧人以儒士授山東青州教諭
建文元年因母老乞歸許之時耿清爲都御史以書招固
薦以真寧地接代境時五藩扇亂故也無何靖難兵起固
去蔡家江右意近京師耳清於適固弟國因與國來京師
依耿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門[illegible]固出城固曰母老[illegible]
幼一也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illegible]死而已乃潛寄[illegible]

王氏及城陷固閉門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抉劒被
族罪連姻婭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僇於聚寶門外
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
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
遲固年三十六

按幽忠仙蹟云近有降於箕者曰我劉永貞也名固
因耿大夫禍連誅死題詩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
存楊僅離孔娘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前酒黃
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illegible]哀人問先生今何

仙曰財入童初宮蹄年又有降於箕者詩曰短劒光
飛雪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燕客窟
圖見秦官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亡
臣劉固書又詩曰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
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鶴那
紉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棲
鳥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
林中復聽猿悲徹書法遒宕工部侍郎徐良彦有記
大學士錢士升續記之如此

逸史曰語神語鬼聖人懼以此疑後世不道道其常而已故經曰事君致身亦以身之外無復能矣景淸踊躍鍰後而枯皮厲鬼　皇帝幾不自安豈妄也哉此其氣在窮千古謂之奇忠可也而以俠客荊軻擬之陋矣彼劉同庄士子超者壯士也使起而任之可以爲將

練子寧　徐子權

御史大夫練子寧江西新淦人也名安以字行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判卒於官子寧少英敏不凡從其鄉竹庄先生遊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村暮雨泉石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稍長與金幼孜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登會試廷對極言朝廷近日用人狥名而不責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古人育才之道甚剴切擢第二授翰林編修子寧益以名節自礪聲

望蔚然未幾丁母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調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後因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遂拜子寧爲御史大夫特見信用北兵起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時李景隆姦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之曰爾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師　朝廷何負於汝乃敢懷貳異志喪師辱國不忠之罪萬死莫贖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奸不能除

奸請先伏誅遂罷朝北兵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道用衙府紀善周自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兩人子寧從傍叱之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及　燕王即位縛子寧至李景隆因前憾請速誅　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磔之族其家姻戚張彥存楊文壽等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方孝孺嘗稱子寧多學而文後王佐緝其遺

文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嘗過安慶謁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荊楊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正德初提學李夢陽命有司梓之立祠祀其父子先是子寧妾秦氏有身生子戍所名曰善慶洪熙初放還後僅有存者知縣黃尚賢索得一人匿他氏家復其姓俾主祀之

徐子權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爲刑部主事素與子寧友善以名節砥礪京師陷聞子寧死權慟哭賦詩有翹首謝

京國飛魂還故鄉之句遂自經死

逸史曰聞之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寧舊居三洲實隸峽峽人請祀之淦人與之爭知府劉瑞許兩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豈非子寧之烈耶余觀子寧居喪孝執奸抗節血煌煌乎成書子權以是死信友矣賢哉俱美也其感民之深不亦宜乎

黃觀 妻翁二女

禮部侍中黃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父贅許姓生觀初從其姓幼穎敏好學有節操治尚書補邑庠生嘗學舉徵書舍受業元翰林侍制黃冔冔死節於元觀感奮益以忠義自勵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解南畿尋罹外艱治喪遵古禮起復仍入監造詣益深嘗繪父母像為圖携以自隨逐日瞻拜輒淚下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除翰林修撰日侍御前數奏明爽 上甚

眷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錄又以有政事材凡法司諸楊文令撰成即書之復命清理軍職貼黃兼晉詮銓諸司按牘二十九年擢尚寶司卿未幾陞禮部右侍郎建文初釐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乃改觀侍中仍兼尚寶司卿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始復黃姓時 燕王來朝觀密疏請留不聽及靖難兵起觀奉命草制譏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時北兵已至濟徐間明年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奮不顧身且行且募至安慶燕王已渡江矣未幾即位下令梟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

名第六既而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觀取寶已赴上游超兵矣即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貲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聞變慟哭謂友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家僮自京逃至言狀是日夫人果被象奴叱出金銀釵釧之屬市酒殽以供合歡需翁佯諾悉與奴持去比出戶即乘間携二女并家屬等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聞言而慟招魂葬之江上次李陽河復聞 帝已出亡新主御極三日矣觀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朝服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急處死舟人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帽

以獻 文皇怒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判於市族其家并逮姻黨生員朱翀及翁賽兒翟金剛奴等百餘人謫戍觀弟覯先匿其幼子逃之他鄉又云覯妻畢霜居母家遺腹生子招其苗裔世居陡灘觀故宅在學宮西貴池令龔守愚即其所立祠祀之有闡幽集錄其遺稿傳世

翁夫人池口人素以女誡自閑志節如丈夫初沒時及二女屍順流至賽工橋相持而立顏面如生鳥魚不敢侵久之土人瘞於橋側人遂底式之又久之池人慟其梓里相與蘊榁而掩之遠年踐土遂成塚焉萬曆癸卯青陽施益

臣爲封樹立墓貴池里人爲建祠置[illegible]

竝有墓祠記勒石先夫人投水時憤甚嘔血於石中成小影陰雨則見之相傳爲大士影相戒勿踐有僧忽舁致巷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黃狀元妻也僧驚訝之因沃以清水悲悽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髣髴鬟鬟人咸異之少司空徐良彥移置清溪侍中祠顏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熈爲之銘曰湯湯淮流炳炳粱石爰鐫貞魂乃昭靈跡金光隱見玉顏映覿宛並飛青堅疑藏碧昭哉侍中有赫烈媛命際蛇竆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壓現年歲可遷精英不變儼然慈相恍同梵侶鬱影沉雲幽香陰雨蓬鬟悽容嚴凝悴宇儼固留痕明月印礎璽修容與峩峩悽悽孝娥聖母驂螭駕霓飾我巾幗嗤彼鬚眉貞珉不毀千載傳燹先是宣德二年清溪諸民時時見一冠裳人携二三女即立溪畔薄暮若有聲士人驚異心知其爲公也遂就其地搆廟爲三楹旁列二夾室緣時禁未解不敢顯言寘土穀神像以蔽之後宗伯葉向高史繼偕沈㴶等顧瞻遺像唏噓涕泗捐貲拓宇顏其門曰清溪忠節祠池之諸生三年秋闈合奠以祭

逸史曰侍中觀余同里人也攷其先世德立行修[illegible]好義故子姓獲忠孝報云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節義文章天所靳惜疇鍾其靈而爲百世師哉偉歟侍中身爲屈閭族作田橫禍慘芳流景行奕禩迄今讀其遺文追思愛慕瞻其廟貌低徊不忍去天之報施善人何悠且久哉去王侯富貴生則榮之沒則已焉者遠矣

清溪二義士貴池人也未詳姓氏當金川失守　建文帝出亡二士方乘舟聞　燕王已即大位不禁相嚮而哭失聲遂赴水以沒竟不欲以身顯此其與皦矯沽名者相去遠矣迄今都人士泊舟其間見[illegible]泓空淥直與西山片石相映而月白猿啼之下二子忠魂隱隱尚在真廉頑立懦之一助也以故清溪有專祠先是附祀黃公祠相傳觀之門人云

逸史曰聞之陶徵士云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不勝撫卷長息余謂無惜也士苟操行孤潔逃名而名隨之況以大義問水濱乎清溪羅汉師弟淵源幾於洙泗並傳矣美哉洋洋乎

王叔英妻金 二女 盛希年 金有聲 朱進 林右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黃巖人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義切劘名籍甚二十年辟爲仙居學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多惠政有禱雨文建文初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

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其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行又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層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 帝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靖難遊兵逼

江干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 上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共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飡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時六月二十七日年

三十餘歲陳瑛簿錄其家妻金已經死二女赴井死初叔英將死移書與天台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卒收葬於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郡守葢讁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幷祀其妻女叔英著有靜修集孝孺嘗稱其文章敷腴紆餘有作者風後謝鐸爲之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孤竹君子不惑業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入薇乃甘我餓

以死惟義之就昌黎有頌特筆莫記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金有聲河南人累官刑部侍郎素以忠義自矢與叔英言
國家多難之際有不竭股肱而繼忠貞者非人也壬午北
兵南迫奉命與黃觀叔英等分道徵兵未至江西而京城
失守矣方聲猶奮不顧身偕指揮朱進期廣募勤王而南
昌百戶劉恩乘間縛獻不屈死之進亦死進常州人也
林右字公輔者浙江臨海人也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希
直原采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勘定功進春坊大學士
命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北兵入開

方王族抄爲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
監司聞右夙林請爲閭里計右強視兵督郡子弟訓練勦
平之 成祖蘇是知名遣使召之不赴復令武士械至京
陛見猶以溫語慰勞招疏用右對曰罪人逃死已久籍令
可用當與方孝孺輩同朝矣 成祖怒命拽出劓之遂
死後葉址齊銓次其遺事鄉人陳龍山爲之傳今祀鄉賢祠
逸史曰余讀原采與希直書酌古準今通變才也有才不克用如抱沉痾不任醫治欲疾愈得乎逮身亡醫亦偕亡終無裨於死者矣原采絕命詞雖蓋非傷也一時激烈如有聲久之彌勁若公輔臣忠友義兩不相負者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三君子之謂乎

劉璟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景文成公基之子也夙沉涵經史喜
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辯氣英發延安侯唐
勝宗破甌賊葉丁香多決策於璟因薦璟才略
高皇喜曰璟眞伯溫兒矣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授閤門
使且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時都御
史袁泰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遠去會
谷王就封僉議璟忠勇果敢可任輔職乃授谷府長史谷
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王與奕璟勝

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對曰可讓則讓不可讓璟
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命參
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
蹶璟力跳登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
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之上馬奔還養疾建文
二年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有裨時用又不聽璟無
如之何也壬午 文皇帝卽位璟堅臥不起因逮之臨
行親族勸之曰今 上神武過唐宗先生忠良允爲魏徵
可也不宜自底刑辟璟瞋目視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志

决矣入見抗聲不讓猶稱殿下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
箇字　詔下獄一夕自經死法官欲坐其家　文皇以
文成故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大學士錢士升賛曰矯矯仲景是父是子一死不
苟而況生死勇過賁諸千秋一字遣天信心獨成吾是
逸史曰諺云讀書不識字人疑之及希直語門人曰爾
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璟對　文皇亦曰千秋後
逃不得一箇字噫嘻一字何字也字義雖繁止爭是非
而已非是即非此春秋所以嚴一字也璟之死亦自成
其是而已矣

高巍　高不危

高巍山西遼州人母蕭老而固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
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
授前軍都督府斷事上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
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後坐斷事忤旨議貿量謫貴州關索嶺許姪代
役建文初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
赴銓曹上書論政事畧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
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關陝百二山河其民悍勇
西鄰吐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
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
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
廣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其北雖沙漠不
毛然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
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
據之虎視呉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
慶肅星羅棊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
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壞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令海内之勢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諸侯之長策也今
盍師其意下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齊兗
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秦晉燕蜀其餘皆然則藩
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
使人饋問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

北初犯則容再犯則赦之不改者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
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　帝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
從李景隆出師恭贊窺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
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巍自稱
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
夫者以其爲國家排難解紛上足安宗社下足安黎庶而
無一毫儌利干譽之心焉爾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
之志慕魯仲連之爲人喜與人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
也頃我

太祖上賓今天子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出何
名今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爲遏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
生靈豈仁智之爲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
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巍所以置死度外
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他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
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

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
得藉口以爲殿下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
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
王擄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雖易若建瓴但
自興兵以來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
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以天下無
窮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
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王信

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僥倖恃事巍不知孰優況大喪未終遽興師旅其與泰伯求仁讓國之事不大徑庭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擁篡之譏幸而事成国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爲何如倘有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懷欲之愚其可得歟傾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上不報又上書援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亦不報已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鐵鉉於

臨邑相持慟哭共矢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華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慢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被燬慷慨激烈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官淮郡同時死義家屬男婦十三名男繼兒充軍項兒監候決九年三月尚在監弟宣年二十七戍海南衛或曰不危巍字也非是變後續奸臣榜二十六人不危與焉

逸史曰偉矣參軍古策士儔歟然策士辭炫而衷浮謀譎而識卑參軍過人遠矣先策其散權推恩智深也繼之以排難解紛勇沉也濟寧之役泣血飲戈戰守畢竭文皇固無如之何矣卒之雉經驛亭天也得正而斃也豈侯生田光比哉

遜國正氣紀卷三終

遜國正氣紀卷四

遜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陳迪 妻管 黃魁　暴昭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祖宥賢父仲康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爲郡學訓導嘗代郡草　萬壽表

高皇覽而異之十二年以通經薦爲翰林編修匪侍講預修大典轉山東左參政捕碭彌盜民德之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晉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

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

讓帝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爲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集議條奏沿革損益迪議居多二年知貢舉時四方以水旱聞迪請敕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錄獄囚無令久滯致傷天和且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恤必嘯聚爲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凡二十餘事皆從之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誤國歲時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併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已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吐之益詬詈比死不輟聲人於迪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邑許家橋迪妻管氏合門縊死遺孤呱呱五月鄰女芮氏從瀆中潛出之至八歲事覺遣戍逆萊縣族戚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洪熙初詔釋親

族等輩還鄉給産成化初郡人祀迪於鄉賢後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嘉靖中吏部郎李默請判寧國復建忠祠郡人私謚曰靖獻

禮部侍郎黃魁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屢官擢今職魁操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與觀迪同寅和衷二人敬愛之靖難初觀兩公忠烈魁亦不屈死今與迪俱附祀觀祠中

遜史曰偉哉宗伯文武才也出捍滇蠻入典禮秩經綸萬端較若畫一咸望其總理海內整齊萬民者也乃時窮龍戰撫膺當世父子精忠矢諸天日僚友感憤同爲

殞越余讀衣帶歌辭想見其騎飛馭氣駕雷霆而比星辰於昭於無垠之宇矣彼餙始骨者不望之䰟銷哉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洪武中以才望薦擧北平布政使參政旣擢都察院左都御史風裁峻傋轉刑部侍郎二十九年取大誥條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甫入境即變急走歸聞 帝請預備方畧燕王偵而恨之朝議北平雖破當設官禦敵擇有才望者遂陞昭刑部尚書掌平燕布政使事駐眞定旣平安師敗召還昭陳防禦策甚詳不能用及金川門失守昭亡被執

抗言大義聲色俱厲 文皇怒去齒以手指之截手脚蹴截足猶詈聲不絕斷頭乃已

逸史曰嗟乎昭也聲絕而身殞形銷而神化浩氣還於太虛百世仰其芳芬過於斷頭將軍遠矣

胡閏 女郡奴 張仲禮

大理寺少卿胡松友江西鄱陽人也名閏少與吳存何英徐蒸爲同志友以忠義相砥礪嘗畫松長沙王廟壁題曰蒼虬出蟄復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時
太祖爲吳王下饒州見廟中詩召見稱賞洪武四年郡擧閏秀才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至建文初始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北兵起數與齊黃指密謀設法防禦又請 帝誅徐增壽遂

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廬 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服不可更 上以族誅恐之閏抗聲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猶不絕 上大怒縊殺之以石灰水浸脫其皮實以藁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慶同死傳福方六歲發敎坊局習匠已戍雲南交趾後衛抄提全家二百七十人陳瑛復羅織姻婭數百家男女悉抄提至東市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爲附無名聞者悲之閏女名郡奴時四歲其母王縛受

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厨中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裁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熈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絶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誓爲貞女不適人鄉人謚曰忠毅貞姑嘉靖中提學邵鋭立祠祀閩萬曆二十年鄱令儲昌祚以郡奴祔焉

按胡族在城西隅頭幡坊抄提胡族男女共二百一十七人一路無人烟雨夜時有光怪有一猿嘗哀鳴徹曉聲震四隅聞者悲慘凡與閏有姻連者俱差舍人柴斌簿録到院家財入官老弱死道途死桎梏者無算幼男置竹筐肩挑赴戍中途困踣輒棄之得至戍所者率一丁一衛骨肉四散尤不忍言萬曆初御史屠方叔請旨放還鄱令程朝京搒於邑門忽爲旋風攝入天際若素鸞翱廻自午迄申復還廳中一時聚觀者幾萬人事詳英風紀異録

知府張仲禮饒州人也國初以賢良徵縣教官歷陞惠州府郡職居官清儉不攜家室獨任張福緣任饔飧以胡閏外親抄提全家解院陳瑛疑家財未盡復差柴斌行廣東直指差官兵同至惠州簿録斌怒仲禮無官橐痛加桎梏仲禮徒步出府門合郡民大哭曰仁人也爭賂斌求寬迨至饒乳仲禮蕭然四壁大失望遂用非刑福緣先死仲禮戍玤州到衛死尋滅族

逸史曰語云君行令臣行志閏之衰經哭踊豈不以君令足致喪身赤族耶而安若茹薺志使然耳嗟夫君令臣志固極矣柰何罪哀猿也程濟載　帝遁蜀中夜聞人述諸臣慘殺事乃泫然作色而悲之曰吾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爲我也傷心哉言乎

高翔

監察御史高翔者陝朝邑人也饒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為御史職所論奏皆國家機要多被采納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初翔與程濟並徵翔厲行誼濟好術數翔止勿為此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其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也

文皇素聞翔名即位後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産夷族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税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尤發其先塚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

地為溷澤園

逸史曰智士忠臣各行其願素所蓄積然也適之則傷心全之則愉悅無負所懷來而已故衰麻之哭得若也祖骨之燔有子也殺身夷族信友也嗚呼上不負君親下不負朋友綱常名義萃於一身矣後裔何怨何詈哉

陳性善　黃墀　陳子方

副都御史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山陰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臚唱過御前

高廟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簡討誠意伯劉基卒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秘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以獻乃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咸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姸正　上嘉悅賜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　讓帝為皇太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輙改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詔書云然是為法自戾何以信天下　帝為動容北兵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靈壁戰敗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天官劉伯完指揮王資皆被執旋縱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河而死靖難後追戮家徙邊尋赦還同時有黃墀陳子方皆餘姚人與性善友性善死二人約赴難墀有詩曰為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子方詩云北狩緣藏

青史氏有遂猶是白頭翁

逸史曰嗟乎性善脫萬死以還亦若傾否賜新可死可不死矣而必死之死而必朝服何哉其子路結纓子輿易簀數意也且識靈壁之敗天意有屬謀臣戰士固盡誤矣即遂而立朝能轉敗爲功哉與其再設引刃曷若速閭水滸耶君子謂死貴知幾信矣夫

王艮　陳忠

修撰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少孤事母孝建文元年舉江西第一明年舉禮部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乙丑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迨北兵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節

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墻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尚不忍捨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縉與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畫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盡其事當國家危急特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法亂紀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後貢還中允坐累繫十年竟死獄臨終嘆曰吾愧見王欽止矣。

逸史曰君父之間雖不言報施顧士爲知巳死耳王修撰艮其無愧也觀其訣妻子語畢國士報矣彼同寀並以草莽受殊恩侍側紫宸方期顧名義永作干城一旦營私狐媚靳廷唇吻遺臭上通於天豈曰羞見王敬止巳哉

陳忠字思中浙之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二名官編修素與王艮友善相勗以道德毎語及北兵憤激欲死及金川門破忠知艮必殉難遂嘔血而死別紀艮以辛巳九月卒非是三陽採遺記有曰烈烈王公伏鴆自死乃有編修同心知巳霜雪並操汗芳青史哀哉飼豬徒增愧耻蒼實錄也。

周是修　廖昇

紀善周是修名德江西泰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善行力學洪武末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上目曰汝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孝弟力田耳上喜擢周府奉祀正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王毎令作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讓皇帝弟也當是時尚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北兵渡淮與蕭道用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於尊經閣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内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計故言無不直烈女不爲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必先理致未嘗搆思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譜集義論語類箴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遺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等書初是修與楊士奇解縉胡靖金幼

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既死陳瑛言其
不順天命請加誅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勿問後士竒爲作傳語其子輯曰脫我當時偕死誰爲若
翁傳聞者笑之萬曆中焦竑言於督學饒位即是修死所
立祠祀之

逸史曰我 國家不乏節義士顧以理學而兼之者希
直是修其人也余嘗讀進思集綱常巍然若知其有
學有守養之素矣揭萬年嘗與余言曰吾郷先生周子
是修當時學者望而敬之有不可奪之操迄今仰而思

之有不可及之德殆君子人與㤼節義不足重周子而
周子爲節義重矣私心嚮往之

少卿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所以進以學行名與方孝孺
王紳董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縣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
文初修
高皇實錄正月勅昇爲纂修官靖難兵渡江茹常等自龍潭
敗還昇聞之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
與黃觀于叔英周是修王艮[illegible]等皆不順天命究其
妻小與叛[illegible]等 詔勿問

逸史曰元臣福壽爲元守死者也 高皇且卹後賜祀
吳臣呂珍送欵前驅者也 高皇即斬市殉衆推其初
豈不德珍讐福壽哉胡德以誅讐以封賞罰異施耶慮
無以昭正氣風來世耳我 文皇守家法不因佞舌讐
諸忠仁哉厥後陳瑛羅織屠毒未已旋遭孥戮天道好
還昭然不爽吁可畏也已

程本立

按察副使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今析桐鄉父德剛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衆欲奉官之以疾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敦孝行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受鄉人稱爲孝隱先生嘗與本立言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繇是篤志修行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

謙往就學焉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賜楮幣鞍馬在任五月以毋艱去官服除補周府從王之國丁卯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會刀可伐煽誘百夷爲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順逆利害諸酋咸感悅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知本立賢屬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矢捐軀以救一方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凡九載繇是軍民安業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寶學士董倫交薦之乃徵入翰林纂修太祖實錄署左僉都御史本立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壬午實錄成出爲江西副使未及行値北兵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詔追奪其恩典家無遺貲所著有巽隱集郡人吳昂官福建僉事刊布之邑人祀本立於鄉賢祠

逸史曰慨自鄒魯失傳伊洛倡明程氏之學有淵源矣原道繼承前訓與希直是修輩亙相闡發始識道之大原出於天賦於人則爲仁義禮智信散於倫則爲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盡倫即所以盡道不容虛假故惟聖人爲人倫之至不然雖事功如管晏智謀如良平文史如班馬曠達如莊列揆之倫理不無歉於心歉於心即賊於道也故諸先生於成仁取義務爲實踐粉身夷族亦所不惜以期無歉於心耳噫嘻名節爲道之藩籬藩籬不守而欲入道難矣

茅大方

副都御史茅大方、一曰毛大方、楊州太興人也、博學能文。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時皆遜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年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與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上御製策入對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大方感激輔王盡職自顏其堂曰希董以彰聖訓且著其志焉方孝孺爲記稱其神氣備卓敦篤和雅不亢不諂深得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憤國命日感遇

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情詞激烈。聞者壯之壬午變後牓續奸黨茅與焉。既而被執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受刑臨終嘆曰天理在人心吾得死所矣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發教坊尋死命棄其屍道文五卷郡人儲巏輯之名曰希董集行世。

逸史曰余讀茅大方謁孟廟辭。慨斯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在中天也天不乏陰雲晦蒙而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世不乏殘刑橫殺。天理未嘗不在人心。秦能威戚六國。不能威六國之民不思故王莽能詐移漢祚不能詐漢民不戴舊德則知國可戚人心。不可戚董子正心以正朝廷探其原也茅公志欲希董亦有見於此乎噫微矣哉。

王良妻

按察使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以明經舉爲吏部郎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府人罪不當左遷浙江按察使謫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聞變痛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狥爲衆刼去良還坐堂上集諸司印凡九携歸衙舍嗟嘆躊躇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即列薪於戸閉其家人毋得出

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以全宗祀遂舉火抱印闔舍焚死時六月二十一日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印信安得擅毀詔徙其家於邉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没後官不敢葺宅以居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改公署東亭爲祠祀之提學副使劉端作記銘曰允烈王公殁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萬世赫且明矣

逸史曰賢如瑚國君之政爲士弘清淳之風豈王氏事聊字警曰良於[illegible]人從容就義以諭則其人已大有學識可任用矣詔召蓋欲用之也良乃與夫人從容死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與

文皇嗚呼烈哉

王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人洪武中進士擢是職巡淮楊北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楊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執禮繫獄彬外禦內防極盡經營不解甲七日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隨以自衛北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者官三品左右生異心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方浴崇與千戶徐政排闥直入縛彬以獻彬不屈死之妻子皆死政遂出禮於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門迎降正統間彬白日現形院中親與提學副使劉瑞談其遇害事正德中楊州祀彬名宦

逸史曰我 國家疆圉鞏固古未有之即就南計北杭洪洞南俯具區東環滄海西納大江誰敢睥睨以伺故守江者先守淮是時爲燕謀者從淮取道阻於殷從鳳渡河扼於安僅乘間抵維楊假彬能堅守殷擣其後庸擊其傍眞鎮援應詎得飛渡哉而釁自內作萬里長城一朝殞壞嗟乎天也

曾鳳韶妻李 王度 鄒瑾 鄒朴 魏冕

司中 董鏞 周璿 謝昇 李文敏

甘霖 丁志芳 黃清 馬坤

監察御史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登進士建文初擢是職會潘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侍班言殿上宜行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謂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至親勿問及北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解兵無敢往者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取竹通節入詔鼓鳳逵之不報還屢疏禦敵不用 帝出亡請從 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塵使散鳳韶泣曰頃即以死報陛下矣

靖難後知鳳韶剛直有爲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刺血書衡辭於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我衣殮遂自殺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一時御史殉難者十餘人

山東道御史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力學通經史文行爲鄉里師以明經薦爲是職繩糾不避權貴同鳳韶以

直聲聞。疏十餘上。多采用。北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既而監庚辰會試。翕然稱得人。時景隆屢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客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及召景隆還。赦不誅。且用景隆。忌庸功。以言間之。弁譏度。度稍踈斥。北兵日迫濟寧。告急。度力請募兵益戰。有小河之捷。勑度勞軍徐州。及還而鳳陽失守矣。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變後。坐奸黨戍賀縣。尋以出語不遜論死。夷其族。時年四十七。戍粵東者百五十餘人。萬曆初。詔赦諸死節族黨在戍者。惠州守黃時雨詢得度後三十五丁。悉與除籍。且捐俸新

表忠祠祀之。

鄒瑾。江西永豐人。洪武初。嘗官重慶。邂逅金華王紳。握手如故。紳稱其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既而至成都。一時賢達聞風傾注。尋以薦至京。建文中擢大理寺丞。念切時艱。屢疏防禦。北兵逼京城。與捊魏冕毆徐增壽於朝。請誅之。帝亡去。瑾慟哭自殺。尋夷族。男婦死者四百四十八人。

監察御史鄒朴。字爾愚。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王不聽。及事覺。朝臣以朴諫疏聞。帝嘉其忠。召至京。擢是職。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卒。時稱永豐雙璧云。

監察御史魏冕。亦永豐人。建文初擢是職。勁直有才名。屢陳時政。靖難兵至。都督徐增壽開門叛納。冕與鄒瑾率同僚十八人。當殿毆之幾死。會輟朝。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俱生。御史魯鳳韶。翰林史仲彬及張紞。廖平。胡閏等復力請。帝怒而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傳聞帝崩矣。或勸冕同楊胡輩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主亦惡用。二心殘喘。祇自壞耳。遂自殺。後陳瑛請追戮。詔夷其族。

僉都御史司中。陝鞏昌人也。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屢有直聲。建文初擢是職。壬午變後。召中詰責。中語不遜。復肆詈聲。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方已。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監察御史董鏞。長沙人。字伯庸。以文學薦入太學。傳洽有才名。建文初擢是職。諸御史中凡氣節效忠者。皆集會鏞宅。相誓以死。將較懷二心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詘肆不屈。以奸黨夷族。女發教坊。姻婭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稱旨擢是職益勉王事抗言大計未後用京城被襲憤激死之妻王氏子冀兒没於官

監察御史謝昇徐之沛縣人與蘇州王璡友善俱以忠義相砥建文時擢是職或曰轉兵部侍郎練兵給餉夙夜勤勞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禍戍金齒妻韓發丘福軍中四女送浣衣局

監察御史李文敏山西蔚州人以太學有聲擢是職尋轉四川按察使疏論時政不報金川陷不屈以奸黨論死

監察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文學素優洪武丁卯鄉薦時人慶之答曰碌碌辭章果足盡丈夫事哉既擢御史正氣嚴毅朝臣推重及靖難後被執抗辭求死神色不變但戒子孫不必求仕正德中郡守胡宗續祀之鄉賢祠

監察御史丁志芳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縣丞擢知縣擢今職疏時政多見採納北兵將襲京城謂妻韓曰燕王至城必破人臣之義不事二君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兒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嗣既而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麗孫毅中有學行成化丁酉鄉薦始復其姓

巡撫都御史黃清未詳何許人相傳建文中巡撫某地正直著聲靖難後拒不奉詔志圖興復力寡被擒論死馬坤不詳何官同日就戮或曰亦御史職

逸史曰禁亂止暴帝王事也誅奸鋤佞御史職也不能殫効於幾先徒懲創事後晚矣顧烈烈多英一時激憤雖肉斷烟連而操縱自如得非剛大之氣素蓄耶蓋作忠有氣鍊忠有骨成忠有識三者具而精英上薄必且爍為列星凝為河岳身死而不死者自在迄今憑吊遺

跡想見其慷慨悲歌狀猶若斷雲落日淒迷蒼莽間不令人有餘慟乎悲夫

戴德彝　嫂項　陳繼之　韓永　湯宗　盧迥
宋徵　盧振　何申　巨敬

左拾遺戴德彝浙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既陞侍讀。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休戚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宜以古人自期德彝感奮圖報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蒞以言顯建文中改左拾遺北兵南逼彝與齊黃等日夕謀畫克殫厥心壬午變後逮問抗

聲不屈死之時德彝兄弟俱留官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不測令盡室遠逃併匿德彝二子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械者至無所得遂挐項笞炙遍體焦爛項無一言戴族得全嗟乎女中勁骨如此

戶科都給事中陳繼之閩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居官勁直嘗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多指斥任謀畫嘗論徐增壽背國徇私當誅靖難後詔捕繼之責問不屈磔於市父秀母黃年垂七十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女年十三給袁家為奴弟余翔成邊翔女俱送浣衣局妻韓氏發丘福軍中自殺

戶科右給事中韓永陝之西安人或曰浮山人未詳所起建文中擢是職永豐幹美髯目光如電吐音宏亮每論時事慷慨激切於兵畧尤中肯綮 帝善之方期大用靖難之變攜厲欲死召至見其丰采欲官之永曰吾王獨耳何以官為不屈而死

北平按察使湯宗江西贛州人正直英發立朝侃侃言北平按察使陳瑛私受王府金錢志圖不軌 詔逮瑛謫廣

西靖難後召瑛還為都御史銜治殉節諸臣多坐夷戚根宗尤甚備恐慘酷

戶部侍郎盧迥浙仙居人疎爽有大節不屑曲謹少喜飲飲後長歎人以為狂既仕折節恭慎建文三年擢是職多有建白每面折景隆議論生風北兵入京不屈縛受刑長謳而死

宗人府經歷宋徵浙江人見諸藩強肆上疏請削罪廢屬籍以免後患諸王聞而恨之徵又同牛景先盧振等言李景隆喪師失律懷二心壬午變後責問不屈磔之并夷族

盧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慷慨敢言及北兵起嘗與齊黃徐輝祖謀畫戰守日夕不懈聞有踈虞抗章指斥遜亾後遁至揚厲聲不屈榜掠而死夷其族別有燕護衞指揮盧振另載

中書舍人何申浙嘉興人抗直敢言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陵破憤恨慟哭吐血數升疽發而死

戶部主政巨敬平涼人洪武末歷官監察御史直聲震朝一時憚之建文中改戶部職清愼廉幹靖難後被逮不遜受戮夷其族

逸史曰蘇子謂平日有犯顏敢諫之職而後臨時有死生不易之操不信然哉諸臣因事納忠未雨綢繆事之不濟效死靡二可謂烈矣設無此後夫徒羣然厥角稽首不幾君父大倫蕩滅無餘乎　文皇亦何用此盈廷巾幗也噫嘻

侯太（茅卯仔）　郭任　陳植　樊士信　過昇

葉福　劉原弼　韓節　龔泰

刑部尚書侯太北直南和人或曰河南人以賢良起家累官是職北兵起太與侍郎郭任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督餉至濟寧五月復督餉至淮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徹夜不寐然勢不可支矣未幾京師失守太至高郵尚圖招集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語語未畢忽同被執械京不屈死妻曾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戶部侍郎郭任南直冊徒人廉愼有能建文時官是職益

勤職事靖難兵起主調兵食嘗上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兵食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已然之誤不必深言今日之計全仗天威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亦竭祗自困耳　燕王聞而惡之及兵入金川門任猶圖抗禦被擒詰問放言死之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戍廣西次年并三女給配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洪武閒任吏部文選主政歷官今職北兵日南植受命督師江上旌旗嚴肅北兵且懼忽麾

下有迎降議楨大怒責以大義整飭堅守爲都指揮僉某伺隙刺死獻降邀賞　燕王怒其叛主立斬之命具棺殮楨遣兵護喪葬於白石山楨宗人懼竄走無一會塟者護喪使志曰族之無良至此哉孫遺記謂

文皇自率兵至京惟待陳楨爲最隆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

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其是謂與當急表出之

兵部主事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擢是職守淮河士信以此地南北咽喉極力防守未幾北兵南下士信督不顧身力戰而死後夷其族

兵部侍郎邊昇河南滎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歷官是職有氣節嘗身擐甲冑北兵渡江親冒矢石率衆拒之力戰不已氣竭被獲不屈而死

刑科給事中葉福閩縣人賦性忠義時政有失必疏以聞北兵起立志矢死遣僕歸告其母曰福爲王臣義不得爲孝子矣及兵逼京師福分守金川門時景隆等叛迎福禦之力不能支慷慨自殺事載閩三忠碑

刑部主事劉原衡字良輔河南扶溝人洪武中以貢任是職果敢有爲累疏時政靖難兵入城中大閧原衡曰此天崩地裂之頃我輩死不復恨遂拊膺慟哭率家僮數十人巷戰殺傷過多既而遇害索遺骸不可得其家人刻木象形塟之裔孫自強萬曆初仕至刑部尚書

工部郎中韓節揚州人素懷忠耿嘗曰吾論事君以忠一語終身用之不盡臣子不察此讀聖賢書所讀何事時北兵日逼分守金川門城陷從魏國公徐輝祖巷戰敗績曰吾不愧吾論語矣再戰力盡而死

龔泰浙義烏人字叔安幼孤母傅躬教之泰勵志勤敏長從宋濂門人宗思虞游學日益進洪武十九年領鄉薦既

入太學奉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革宿弊銓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克勤厥職北兵渡江令泰巡城泰知人心緩散與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我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而北兵已入城矣被執見　燕王釋之泰曰尚欲生乎遂投城死年三十六妻負遺骸歸泰行誼方正遇事剛果素以孝友聞鄉國稱之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

逸史曰鞠躬盡瘁臣子之事至成敗利鈍非人力也當燕三北而天以風助者三則其眷念可知矣天意在燕

雖侯郭之圖艱遺棼之格鬬劉葉龔韓之抗禦終不能
紓志自鳴矣嗟乎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遜國正氣紀卷四終

遜國正氣紀卷五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褱祚較閱

姚善　黃鉞　楊福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楚安陸人也志行淳質學識高邁嘗爲諸生時日待旦輒工詩與會稽王之淳相倡和洪武中薦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二十年擢今職初　太祖以吳衆奕俗侈靡違式繩以重法而臨者亦務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猛各協時宜延請廉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吏民回嚮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含車詣門賓問爲誰對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訓士一日餽米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

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迎芹至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急於此者善竦然請問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益重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　帝用廷議服齊黃於外善言於朝曰兩人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顛濟危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乃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

蘇嘉松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而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出號召以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王言何謬也遂磔之時年四十三子飾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隨配保兒項兒習匠正德中巡撫秦金祀於鄉賢祠蘇人至今頌之

禮科左給事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也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書肆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　朝廷新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餘畝在葛澤陂因令鉞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卒一二日卽入城從友人借書道中卽披覽比至陂書讀盡每以爲恨適元末隱士楊滎者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聲琅琅不輟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過目能不忘也滎曰我有書在海洋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滎舟至其舍與數

冊持去數數往來滎怪其頻舉所借書咨詢悉記憶滎大喜曰吾架上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學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滎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擕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因子好學盡以藏書留覽乃不自韜藏卒爲人知併顯我家若之何鉞曰公無患當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詳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深福才能聞學並居鉞下且父老身病不可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

得罪尹心知其詐不得已獨遣鈜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
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戶科左
又改禮科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方孝孺爲之辟左右
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與人朝廷近
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鈜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
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
見其奏事上前覘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
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
下過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倚戎馬至此而禦之晩矣君其謀圖之孝孺乃因
鈜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鈜相對
痛哭以死自誓鈜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徙居之足跡
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黄給事何在無知其
家者一老人與鈜鄰知之引御至陂時方秋收禾堆積村
巷途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鈜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
以官貴至欲具雞黍鈜以居喪不許卒備菜粥對食而別
其執禮如此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　詔總率蘇松常鎮
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鈜鈜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

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收善善麾下許
千戶乘隙縛善邀賞鈜聞之遂絶食閉目三四日求死家
人強爲救免或傳善對欵服已得宥鈜復瞪目曰吾知善決
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獨死報明君亦以謝
希直也遂復稍稍食已七月十一日善被刑報至鈜登琴
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
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祝畢紿家人
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
郡邑訛言併錄鈜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

橋側百方求鈜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立水中福慟哭親
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成禮瘞之復吊以詩曰江風
夜夜鼓洪波江水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
奪採薇歌手披宿艸狐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
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墓在虞山北麓邵圭潔爲立石
楊儀曰叔揚畢瘞赴難失其同人忍須臾以待克一之殉
命而從容自沈於河不棘以蔓禍不紓以苟生孝不遺親
忠不後君信不忘友備美哉賢於生矣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

山王出絶漠解職家居二十餘年姚善虛心求見芹不屑經生業容受一册不交語竟退册中謂陳守禦勤王事不知其詳也建文中詔舉山林才德士善薦芹爲戶部司務署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諮議軍務入奏事道中忿憤且死條上兵事緩急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

王賓字仲光別號光庵吳縣人素孝友以名節自勵父歿未冠終身遂不冠毀形異服箕踞道傍人莫測其所學姚守開而異之請見輒避他日善去侍從竟入室得見相語

甚驩所陳皆切民艱國事善欲薦於朝終不敢啓請賓夙與廣孝善後廣孝功成旋里賓見榮狀掩面走之廣孝謁之再賓閉戶不納廻屏騎從徒步造門強請乃見語未卒忽墮若既而仆口目俱歎或曰廣孝三謁不肯見從門隙潛窺見賓呼之賓操吳音應曰和尚差哉頗蹶而歿遺文集若干卷韓奕吊之綴其文而藏焉韓奕者吳之名節士也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善造室而請奕避入蘆中終不見善嘆美而去時稱吳中三傑

俞貞木字有立家世於吳少聰穎能屬文稍長篤志學問欲力追古人既冠無室或勸之娶以學業未成辭之永嘉陳鱗以易經擅聲貞木從遊盡得其所學辭歸益研程朱之說直探羲文與義視天下榮利泊如也洪武初薦授韶州樂昌縣令尋丁父憂服闋改都昌令縣故有周元公朱晦翁祠下車拜謁修治即與諸生講道以禮教民翕然從化未幾復丁母艱遂屏去塵紛間作詩文以陶寫情性與人交力陳忠孝大義郡守姚善聞其賢數延至府行乞言禮皆關時務靖難時勸善起兵勤王身先倡率因被逮感憤卒於途

逸史曰西漢多循良東漢優清節兩者兼之或寡也郡守姚善政蹟過龔王而節義益厲鉞賓諸人相率維風從容無避若恥不與黨人然卓哉陳建曰國初此風往往有之悵令懷昔真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陳彥回　周繼瑜　張彥方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閩之莆田人父立誠洪武間仕
州縣被誣論死彥回戍雲南弟彥囦戍遼東彥回未入滇
家屬俱道死及至僅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
縱之回貧不能歸往依邑人任定遠知縣黃積良因更名
姓為黃彥清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閩中教諭嚴德
政知其才以明經薦彥回為保寧訓導造就人材文行並
著九載來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閱十有三月
[illegible]彥回入臨新淦中傷悼且薦其廉幹陞徽州知府數

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未幾祖母郭卒成服為禮郡民走
京乞留時彥回尚當賣婪居恆以亡命冒宗為愧屢欲陳
首以祖母年高慮有差跌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絰赴闕
疏其故乞正名籍詔可并除彥囦戍籍仍從徽民請復留
郡彥回乞竟服不允特許襄事供職彥回葬郭於郡之北
山始治事時走墓下哭甚哀郡人稱為太守山靖難兵南
逼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囦來自遼東邂逅旅邸
悲喜交集謂所知曰予荷朝廷再造恩此生不足報萬一
當與弟偕家孥予身許國他不恤也未幾北兵渡江彥

回糾眾赴援靖難後擒械至京不屈死年四十七妻[illegible]
配奴死
同知周繼瑜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有風裁北
兵南侵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聲言靖難兵罪惡
逆義攻背祖訓後京師陷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素孝友建文中為給事中以便養告
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
沮之彥方拊膺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
部抵江口遇靖難遊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樵樓時暑
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瘞縣治之清白堂廟
祀之

逸史曰傳曰人臣之義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
逐鳥雀也敢濡忍待乎勤王之舉無論爵位崇卑咸當
奮不顧身一時投袂如彥回決策有繼瑜已足褫魄彥
方復鼓勇江口義感三軍設天助其靈奚啻郭李卯廼
事蹙勢移遂致齒崇市井血漂樵樓豈不慟哉

顏伯瑋子有爲　胡先　唐子清　黃謙

向朴　楊茱　王尹實　韓彥復　顧道

鄭華　妻蕭　趙次進　鄭恕　二女

沛縣令顏伯瑋以字行名瓌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賢良除沛縣知縣以善政撫民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屯德州淮北民終歲給餉伯瑋措畫有方民不告勞辛巳六月北兵掠濟寧遊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復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築堡備禦伯瑋躬

自教閱時加激厲尋爲山東調去過半壬午正月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遂題詩察院壁云太守諸公鑒此情祗因國事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北兵襲破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嚮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子有爲夙孝義不忍臨危離父復還痛父死拜而泣曰父死君兒死父矣遂自刎珏走濟寧逾月還沛知胡先已歿瘞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宦於徐因爲傳其事言伯瑋孝友婣睦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令沛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寄百里之命視死如歸賢於人遠矣正統中御史彭勗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沛縣主簿唐子淸有善政民愛之北兵日迫知縣顏伯瑋專調兵食一切經畫邏察盡付子淸未幾被執將兵者知

其賢欲留不殺子淸曰吾願從顏侯於地下死之

沛縣典史黃謙儒生也以文墨兼兵旅果敢能戢下顏伯瑋素禮遇之謙益效力防禦悉備適被執命謙至徐招降謙曰吾不忍負顏公願同死死之

逸史曰烈哉顏公身死其君子死其父同僚死其義皆精忠所感也信不愧文文山矣廟詔云廬陵忠義之鄉豈虛語哉

向朴　[illegible]令向朴字遵博浙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誠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菴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

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材應詔陛見　上問君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是職單車就道不攜妻子時兵燹之餘爲闒荊蓁沓厖磔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綺難兵起淶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勇義與敵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獻民哀之拾遺骸葬道左都御史陳瑛獻人也怨諸忠死者最深請究治不已有和某懼瑛發塚夤夜負骨潛瘞邑北十里永樂初中秘工丹賓北上涵得塋所夜夢朴服血汚葛衣共談往事

起兼燭爲文爽昆月往哭甚哀洧川令韓彥復匿其二子於任司農顧道輯其遺事書於寶峰菴佛座三人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徵有學行道淳被徵辭疾不赴時人稱其有王偉元攀柏悲號之風嘉隆間朴祀本縣鄉賢祠幷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撫按奉詔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賓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蓁嚴食焉

逸史曰國家之於祀典重矣有功於國者祀之有德於民者祀之死王事者祀之朴之愛民死事祀之宜已而韓尹顧亦稱三義士而祀焉得無附驥尾而行益顯乎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彼陳瑛者自喪其心故狗彘不食其餘也哀哉

東平吏目鄭華浙臨海人字思孝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日侵知難弗禦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次進曰諾華馳還東平將州佐貳議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力戰而死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

八忠祠

逸史曰職卑死重不以職之崇卑定生死可謂自靖自獻者矣若忠難寄托然諾無欺難哉吾將起趙丞而拜之

鄭恕字本忠浙仙居人好古博雅家甚貧釜甑生塵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徒數十人講論經義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聘爲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壬午北兵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發配比自殺子灝湜姪混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燕疏歸起義

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盡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逸史曰一邑一官百里寄耳非齊黃倚托比也易難浮沉上下爲胡褰諸人倡乎乃矢衷不貳視百里若長城此曰守土之臣義不容苟彼曰委贄爲臣難完子職故能使子女激烈同察感憤相繼殺身成仁不稍讓焉烈矣哉先世何多英乎

程通 弟希廸 黄希范 石撰 葛誠 余逢辰

杜奇 龍鐔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業儒有操行偶因鹽法坐繫御史察其非辜喻旁引他人可免平起對曰平不辜爲人所誣而又誣人免己欺天也寧以身任罪御史嗟異謫戍廣西通少有至性嗜書執禮年十四補庠生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明年以父誠戍嶺南徒步扶櫬還葬廬墓毀瘠至妻子莫識其容服闋復上太學時平年已大耋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

更相爲命願代爲役辭極哀懇 上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指平顧曰汝認此人否平通相持駭愕哽咽不能仰視 上爲之動容恩命除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以祖喪免歸廬墓哀毀如父服除復任會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千言謀猷悉備壬午變後歸閉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摘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

簿錄其產僅田十餘畝遺書數百卷時有黃希范者學守
自擽洪武末知徽州雅與通善至是感傷通死爲衛卒所
捕藉其家通夙勵聖賢之學居常恂恂臨事剛果事遼時
悉心輔導王毋敬禮之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之
後通異母弟彥迪朝王語及舊事王惻然動容旣而曰爾
兄有遺像在焉出以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世譜以歸至
今尚存

寧府長史石撰江西平定州人學行稱於鄉洪武中以薦
舉授是職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太寧獨爲守備

計毋以臣節當守諷王王亦心敬之及北兵襲大寧執撰
憤詈不屈遂支解

葛誠未詳里邑以進士爲燕府長史　王嚣之嘗使誠入
奏事覲朝廷所爲　帝密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告遣還使
內應銷王邪心靖難兵將起誠以大義切諫不聽及　詔
讓燕　王稱病盛夏擁火猶謂寒甚張昺等信之入問疾
誠密言王實無恙宜預備又密疏以聞及昺貴死　王恨
誠殺之且夷其族

余逢辰字彥章南直宣城人素有學行爲燕府伴讀　王
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旣而知事不可挽遺書
示子自分必死及兵起辰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
杜奇北平人時望所重燕兵初起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
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聞召見禮之奇言昺貴朝廷大臣
不可殺臣節當終守　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遑逮
其家即位後族誅

晉府長史龍鐔江西萬載人字德剛素慷慨有節操洪武
十七年貢入太學授浙江副使以累降長洲令撫民以仁
擢長史會北兵起徵兵於晉王問之對曰大義所在

祖訓昭然　燕王聞而恨之靖難後詔械至責問不屈殺
之友人收其遺骨得撰親書辭於襟中捐生固殞弗事二
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與我歸
於一所膚髮形骸收藏故土探遺記曰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移孝旣可作忠未有移忠非所以盡孝者也忠孝歸於
一所至言哉

逸史曰王國之秩雖尊長史之位闕矣心長力寡安所
用之無亦曰吾行吾志耳通之移孝作忠鐔之盡忠全
孝兩得之矣若奇若撰侃陳正論逢辰與誠獨立不回

此數子者不以利倍君不以境移情不以刃失志豈不卓然丈夫哉

王省女 子 陳思賢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黃彥清

教諭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上以文學徵廷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不赴親老乞便養授濟寧教諭丁艱後除鄱陽凡八年文皇靖難兵至省為遊兵所執從容引譬明義陳說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日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其女子皆賢

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卽墨簿聞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死泣請於夫遣人往收遺骸歸瘞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祠有父風為夔州通判後抗節死賊中

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也素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實行勵士多所成就聞北兵起時感憤及即位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素勵學行之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郡吏執送至京皆不屈死弟七人同日死嘉靖中提學副使

邵鋭立祠祀之

逸史曰三代以明倫爲學孟子嘗稱之兩公獨究其實發鼓哭臨義昭昭如日出然然後慷慨一死爲二三子倡噫嘻登孔孟之堂而踐君父之實與百世師矣彼讀聖賢書而不識字者可愧也夫

周子臨博士黃彥淸徽婺人或曰江西人以名節自勵善言詞建文時授是職一日行市中見童子遜讓有禮道不拾遺歎曰何世風之厚也及朝備述之且比之中牟三異帝曰昨宮中有譁聲朕諭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

愉爾獨犯教豈朕有乖德歟行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多欲歟悱然自責二人始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何斯言之易也彥淸拜首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失睦是其常事陛下列爲已過愈見盛德靖難後以彥淸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曾私謚　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殷言彥淸實不在軍中而金蘭單得釋或曰彥淸偕諸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顧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政未幾解官卜居邑之東鄉至今後裔尚存

逸史曰公則上專不公則下移謚義也鄭夫人以一字信千秋不回有常歟貞夫彥淸忠與人殊義銜竊取倖矣哉

張安國妻賈 柳一景 王志 和州二生

工部郎中張安國浙定海人建文中累有建白壬午北兵逼近安國與妻賈言曰大事去矣無能爲也予職非司馬旣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羔勝事人柰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挈妻孥乘舟入太湖未幾聞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與妻相嚮而泣北拜稽首曰食人之祿存身新主之朝恥莫大焉乃鑿其舟偕妻沉死

刑部郎中柳一景湖廣人太學生王志蘇州人素友善以忠義相劼憤景隆誤國喪師慷慨彈劾不聽且召用二人

遁去居浙之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曰不二價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歸遇樵夫語曰燕王即位矣樵夫愕然嗚咽不能答久之問曰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二人擲擔相抱慟哭遂投湖中死或駭而去至今傳爲東湖樵夫云萬曆初南京兆尹奉 詔祠祀

和州二生者庠士也素相善勵以忠孝不伍於俗壬午間聞京師將潰 帝詔趣勤王無有應者二生感憤泣欲行下義不顧身謀起義師未幾有司捻諸東門之外即其所戮之其姓字不傳

逸史曰易言知幾書稱行遁全身遠害臣子之常身旣隱矣焉用死爲然必鑿舟自沉與擲擔投湖激於義也故命友魚鰕而不樂與歌採薇若志與兩生布衣耳非食人祿而恥存身新朝比也豈烟霞氣骨偏存戀闕高操乎止哉過江山巨翁矣

張昺

刑部左侍郎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是職建文初會諸藩不靖相繼告變大臣廷議宜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彈壓之乃出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謝貴並受密命比至則伺燕動靜知有異謀防守頗愼王察之故嘗稱疾府中亦扶杖而行昺意稍懈燕府長史葛誠謂昺曰 王實無恙昺不信既而知事急集在城七衞及屯田戍卒防守王城飛章奏聞燕將張玉朱能請起兵 王曰非計擒昺貴不可會 朝廷遣內官逮護衞官

條 王盡縛至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爲然竟不端禮門伏發被縛 王揮杖笑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怒抗聲不屈死之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反洩其機竊奏章以獻故燕得早爲備昺死友直遂爲北平參議靖難兵入京城詔族昺捕其近戚程亨妻子生焚之跡族及里人並戍邊惟一子得脫文皇屢夢昺披髮爲厲惡之復命出其屍焚之面色如生火中金光觸天一時異之洪熙初 詔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歸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逸史曰語云成敗天也生死數也人臣任國事敢以成敗生死聽之天數哉懈防之罪昺實難逃一死不足塞責矣顧披髮作厲陰行博浪胡爲者祇自傷耳嗟乎決脰於生前燔骨於死後過矣不聞

高皇曰吾何苦一子英喋喋泉下訾我哉

張紞　毛太　樓璉

吏部尚書張季昭名紞陝之富平人也父月川文行知名紞自幼勤學勵行洪武中舉明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太子深器之歷通政使左叅議雲南平出為右叅政陛辭　太祖賦詩二章賜之歷進左布政使紞久任雲南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上下典儀中國衣冠悉為裁定夷民服悅遠近奠安二十六年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勞之曰暴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往任歷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

四野懽忻皆繇誠信相孚克共乃職茲爾來朝不待考朕知其功冠天下為十二牧首故嘉乃職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晏及道里費　讓皇帝立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戀慕如失父母屬時更化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紞識鑑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材不但文詞工巳也首取士奇繇是知名壬午六月靖難兵至誅連奸黨紞與焉及　文皇即位召紞與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與舊制並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紞退痛故主淪喪遂自經於吏部後堂死紞嘗為雲南公廨記甚詳悉已見其經理鴻材愛民實跡又論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遽束以法強其所不能彼不猜然相噬則觖然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

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况以夷人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發憤雄而貪爾之顧其勢有所不可亦祟斷久之乃巳徐而思之有如紂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何以制之必材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安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蟊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約而中之以懲其餘亦攻心伐謀

之大端也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統之治滇大約見此

吏部左侍郎毛太一曰太亨浙江人建文元年陞是職佐張統尚書事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素上封事條陳方畧壬午之變 燕王膀枚奸臣太與焉彼統死太亦死

逸史曰滇南初定非才德兼長者難治異類冢宰統以定遠宏綱兼元亮綜理既已夷民信服遼邇歡呼而入統百官又識鑑精絕日有開矣馬遷謂智慮絕人者毋

患無身統太以文章政治不有其身亦人傑矣哉

侍讀樓璉字士連浙金華人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用歷宜寧仁壽主簿陞藍田知縣擢監察御史偶因誤謫戍雲南 讓帝嗣位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講官侍讀學士靖難兵入京越三日 燕王即位急欲草詔者方孝孺不從族之後改命璉及王景璉趨入見孝孺受極刑禍連姻黨門人惶怖受命歸而憤愧欲死其妻問曰得毋傻方先生耶璉曰先生何忍傷但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逡巡一夜憤憾不已遂自經死

逸史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定分也敢回面草詔乎春秋之義嚴如斧鉞璉罪何辭獨其憤恨自經震悔免咎或可追諸忠矣嗟乎等死耳先後差別且不得成完節況其他哉

齊泰女　黃子澄子玉　楊任
兵部尚書齊泰應天溧水人也初名德洪洪武二十年發
解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禱郊廟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擢兵部
左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
詢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自是益承眷遇
閏五月受
太祖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地逼勢
嫌泰恐一旦閒宮車晏駕將為窺伺或托名奔喪擁衆來

京　朝廷不能制乃與太常卿黃子澄進議詔諸王哭臨
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悅曰
此齊尚書間我也燕府人臨至淮安泰請急出敕符勒歸
國燕是疑隙益深泰嘗使燕燕厚賂之泰受而歸請為兵
費　帝益倚重泰泰慎宗戚權重　朝廷勢輕日思所以
裁抑之乃與子澄畫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泰欲先燕子
澄不可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而燕得以有備元年靖
難兵起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帝惟召學士討論周官
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再詔閫外事一以付泰泰移檄
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北兵遂
首以誅泰為名時尚遣諸親王監督諸軍泰以谷王橞漏
師遁還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而寧王權與燕合
謀不至惟遼王植來遂留之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
勝負及北兵過淮泗勢不可支朝廷謫泰及子澄官求解
兵燕不聽曰此緩我也進兵益急　帝尋復召泰未及還
金川門開　帝遁去泰追之不及奔廣德欲徉他郡起兵
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抗辭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子甫六歲戍邊衛妻及妹甥媳

俱發教坊一女守節不污後出嫁洪熙初赦子還今子孫
猶存故居為鋪舍人稱為尚書鋪云喜靖中知縣謝廷茝
為祠祀之
太常寺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受同邑
歐陽貞易周與學書清江梁寅春秋博學負盛名游鄉較
同舍避席洪武癸亥貢入太學明年鄉闈舉第二乙丑會
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
讀累遷太常寺卿　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

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無慮矣既嗣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齊諸藩相繼煽動　帝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應曰臣湜不敢忘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燕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也取周先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入白之遂遣李景隆以兵圖河南追周王橚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湘王柏聞討狼狽自焚死執齊

王榑囚之降岷王楩為庶人且捃摭燕事加誚讓　朝廷以為子澄功褒賞之燕上書訟周寃子澄奏請逮坐央意致討時燕邸世子兩郡王俱在京奏稱病篤以三子請泰欲收之子澄曰不可若爾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不如遣之示無疑也尋悔追之不及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約北平都指揮謝貴先發七月貴謀洩見殺北兵遂起移檄天下言　帝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破雄縣傔來朝廷遣長興

侯耿炳文帥師禦之相繼敗績　帝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矣子澄遂薦李景隆為大將率諸將兵幾百萬往征時　帝寵信特深賜斧鉞餞之江上賞賚無筭而景隆尨昏懦子澄雖授以方畧依違而已始大憂之至河間燕王聞之笑曰九江膏粱竪子耳色厲中餒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未幾接戰景隆輒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始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懲將士練子

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淮灘諸將連敗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詩志痛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北兵日迫廷議謫子澄齊泰於遠方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對曰此緩我計也請悉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即已　帝遣少卿薛嵒請罷兵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昇子澄以快敵人為失計始急召

子澄還未至金川已失、文皇卽位購之甚急、武士湯華縛至京、上雖嚴飭、猶有釋用意、乃屢挫不屈、但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矣、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方孝孺執迷、見短朕將悉宥若罪、子澄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也、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何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者、是作法之不良也、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以勝我、果有之乎、對曰、

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蓋世、托東北大藩、永衞王室、乃於北狄胡塵、不能徃靖、而反稱戈內噬、若臣引夷人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罪汝、汝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愚矣、命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痛、子澄神色端毅、不爲之變、上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愼不可法、上倚武其手曰、汝雖夷入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

足、族出江西者盡斬之、妻妹皆發教坊、姻黨戍邊若四百餘人、先子澄坐謫時、潛攜四子珪玉潤澤至蘇州、知府姚善處、善爲編籍崑山、玉爲里正、更名彥修、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及子澄被執、彥修能操吳音、充解役至京、潛收骸骨藏於焦山、數年、洪熙初、始葬崑之馬鞍山、萬歷癸未、有蔣姓冐認爲已墳、訟之、令至山親勘、莫能决、忽白日雷震一聲、青氣一道、上衝、從西北去、又裂出一潭、見有石誌、乃洪熙元年都御史劉璉撰題、曰大明殉節太常黃公墓誌銘、令大驚、聞於撫按、爲封墓立祠、其一支在分宜者、改名曰

經、走湖廣咸寧、正德進士黃表、其苗裔也、嘉靖間、樂籍有鄭珊者、相傳爲澄子孫、禮部王學古曾建議放屈、未及行、至萬歷十一年、祠郎李三才爲落籍、復姓、今袁州祀子澄鄉賢祠、

袁州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初生、有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特不免於刑耳、任性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安民、北兵起、任引疾歸、壬午、子澄出徵兵、徃約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

擒至京磔於市子禮盐坐死藉産族誅親戚連坐者…
餘家皆遠戍

逸史曰古云國之所恃在老成人夫老成者智以發謀勇以撥亂則可坐拯時艱不然謀之不臧即見危授命誤人國不少撲之齊黃不固有似歟權首受咎罪不容口自余觀之黃罪較甚而齊罪止一一者何不能捨身耳上不能從君師師戍備繢次不能畢命彊埸報隆遇下不能較鼂錯朝衣東市蹇瀞口徒以區區趙括托秀重任而自號討書國得不亾乎及巳亾猶曰航海自欺

矣幸臨刑侃侃典型不失此其操有過人者或曰昔者吳王鑄山煮海日擁重兵削亦然不削亦然豈真錯罪耶於戲

遜國正氣紀卷五終

遜國正氣紀卷六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褒祚較閱

武忠列傳

禁暴戢兵安民和衆以衛社稷武臣事也古者出將入相一人嘗兼之兼之者何才備也致天下無全才授官不攝事而行師旅扞外患者專謂之曰武詩稱赳赳易曰丈人権重之也昔吳起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李勣守并州唐太宗以爲賢于長城詎不盛哉建文中右文之典與任閫外者或非其人故臨難趨死凜凜著亢節大率多在勲戚

[illegible]下位設是時任用適空即命有攸歸而魚爛之勢或不[illegible]然討不及此申命失時而死戰死抗者尤難矣戚將軍曰理明識定心一氣齊捨身竭力正心立志而武職爲[illegible]爰作武忠諸臣傳

徐輝祖子欽　平元　常昇　趙諒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達長子、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先中山王數鎮北平、特留宿衛、家衆肅然。太祖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廪賚甚厚、已而中山王北平還病卒。上命輝祖奉手詔道迎勞、俄王薨、守制終、至洪武乙巳、始令嗣國公爵。賜誥稱王之勳績、而勉輝祖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葬避皇太孫諱、賜今名、先是名允恭也。明年、給賚金帛文綺、賜第鳳陽、以歲時入覲、并給兵百二十人為衛。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

時胡有降衆隸燕軍中、蓄異志、人發之。上密詔燕王詗實、輝祖與王合夾誅之。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為甄別高下、無以勸懲。上命輝祖率翰林院禮部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謚輝祖嘗侍皇太子、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故特任之。復建武學於京師、教授將臣子弟、輝祖與駙馬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讓皇初、嘗召對密言事、拜太子太傅。

高廟遺詔、諸王世子及郡王在京者、三年喪畢遣還。時靖難兵將起、世子及兩郡王尚留京師、乃佯病篤、以三子請於

議、不許、既而屢請。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輝祖及其弟增壽議之、輝祖執不可、密奏高煦勇悍無賴、非惟叛君、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國患。增壽與駙馬王寧力為庇護、乃忍遣歸。高煦乃潛入輝祖廐中、竊良馬馳去。亡何、北兵起、詔徵兵往攻之、敗、始議置大將專征伐。二年、竟拜李景隆督師北進、以輝祖繼之、戰于白溝、景隆大敗、輝祖殿、獨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戰於齊眉山、大破之、斬其驍將、再戰益大勝、燕人恐、將北奔。京師聞之、謂不足慮矣、乃召

還。未幾、北兵至江上、輝祖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不利。金川門潰、景隆叛、輝祖仍率兵巷戰。百戶平元迎燕軍力戰而死。遜國後、羣臣勸進、輝祖獨不屈、下吏令自招罪狀、輝祖無一言、惟書中山開國功、子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勒罷、添其名於奸臣榜、尋幽繫、五年而卒、年四十、或曰自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黃[illegible]同罪、空論死、朕念中山王有大功、不可無後、召輝祖子釋迎保、賜名[illegible]、[illegible]爵、欽乞守墓。

文皇怒、謫右中都、萬曆初、詔錄建文死事諸臣、各以官稱而

輝祖居首。

逸史曰事因時起時以執變人情之轉易於環也況椒塗有俔天之妹式閭有同袍之臣稍一委蛇而國舅元勳居然自是疇能易之然必耳削奪幽囚沒齒不怨囹圄五戕愈於小樓嗚呼招之不來麾之不屈所稱世臣社稷臣者吾無間然矣

開國公常昇開平王遇春仲子也兄茂封鄭國公安置龍州 上念父遇春功封昇開國公 懿文太子妃昇妹也後爲孝康皇后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同徐輝祖分道出戰衆散金川失守昇見 文皇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念遇春開國勳召昇至京賞鈔帛遣還謫所弘治五年詔錄太廟元祀功臣孫復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傳孫玄旅嘉靖十年議封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懷遠侯

晋守右衛指揮僉事趙諒開平王外孫其母 孝康皇后妹也諒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任是職親爲信用時時奉密詔往來軍中督察諸將而諒能效職無私交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鬱憤卒

逸史曰常昇以勳戚受殊恩不能見義引決徒踽踽滇南豈亦聞故主耶莊子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烈士勇也而昇歉焉然以視反顏二心者霄淵矣趙諒武士也亦能憤死可爲有恥者

梅殷 瓦剌揮 李堅　胡觀　李祺　耿璿 弟瓛

駙馬都尉總兵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

高皇長女寧國公主後大長公主是也殷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勤學問能騎射諸駙馬中

高皇所最愛者十九年勅殷提督山東學較兼理地方教語稱殷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後嘗受顧命曰燕王最不可忽爾老成愼重可竭誠輔弼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鎭守淮安燕王遣殷書欲進香金陵殷答書云

皇祖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　王怒復書言興兵以除君側之惡非人所能阻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等於天地及北兵南下竟不敢道淮安別走泗水破盱眙出六合渡江至京師卽　帝位殷尚擁重兵駐淮　上迫公主嚙指血爲書以招殷殷得書慟哭詢　帝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忘與忘吾姑俟之乃還京見　上　上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上猶寵賚甚至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辭色　上嘗夜遣小中宦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朔邪說詛幾得罪甲申冬早朝小舟[illegible]竹橋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下水水淺不能沒蒼舟篤其背而死乃言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實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已殘之無自苦乃官其子順昌爲都督景福爲指揮賜手書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成化辛丑進士爲知縣忤上官改襲前職官至中都副留守先是公主嘗移書阻靖難兵

王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兵不得已故令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自恃

高皇長女故屢以大義相規云時有瓦剌揮降虜也久屬殷幕下憤深曦害殷請於　上割二人手足剖其心祭殷畢卽自經死瘞殷墓側

駙馬都尉李堅河南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選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illegible]貴賤濟北平堅素負才勇建文初以軍功封灤城侯燕

兵起充左副將軍從耿炳文戰於眞定時炳文護衛西北
北兵出不意突擊西南炳文大敗堅與北將丘福接戰互
有勝負已而兵敗薛祿刋槊刺堅墜馬揮刀來斫堅大呼
曰我李駙馬也祿擒以獻　燕王謂曰爾懿親至此柰何
堅無降附意命械送北平憤恨死於途子莊以公主故見
宥當嗣惺禍繳誥券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宣德初卒
駙馬都尉胡觀東川侯海之子也尚　高皇第十女某
公主觀素剛果　讓皇重之二年充副將軍佐李景隆北
征　燕王謂諸將曰景隆志大無謀喜專違衆郭英老邁

退縮平安剛愎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柔懦無斷數子
皆匹夫無能爲也觀聞之憤怒同景隆戰於白溝敗績爲
燕兵所殺或曰永樂初被陳瑛劾自縊死
駙馬都尉李祺字承先濠定遠人韓國公善長之子也尚
高皇女臨安公主公主修婦道甚備時婚禮初定光寵赫奕
人豔稱之及善長老而祺以能見使任洪武二十三年因
父罪囚於家
讓皇憐其枉赦出尋命守江浦北兵入城祺扼腕投水死 史彙及書法僞皆並載如是皇明主婿錄謂死於洪武二十年似非也故存之

逸史曰甚矣忠義之入人深也之四臣者皆藩降懿媛
天潢姻戚豈不知　成祖之親尤親於　讓皇耶而剛
毅自持或懟或殉不稍內顧何其決也蓋大義所在所
欲有甚於此者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是之謂乎
駙馬耿璿長興侯炳文長子也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
尚　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
璿爲駙馬都尉掌前軍事勇悍有胆畧北兵起以王室懿
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征璿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
數敗璿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及　帝遜去璿杜門稱

疾不附坐罪死公主復降爲郡主明年春憂卒璿弟瓛累
官至後軍都督僉事燕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
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及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文
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論死
逸史曰哀哉耿璿始以討進既復飲泣終以杜門死公
主亦死於憂憤顧其心豈嘗須臾忘　帝耶炳文以老
臣既喪師辱國復含忍圖苟全殆陳瑛鄭賜交劾而後
引繩就木晚矣表忠紀獨傳炳文而次二子於後死寃
哉

楊本　周拱元

鎭撫楊本河南中年人或云浙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初募才畧士本應募授錦衣衛鎭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觀兵及登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征本常持一鐵捧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敢前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所向有功李景隆忌功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不救遂未成功本上疏畧曰刑屬三

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忠君庇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故舊不忍加刑徐輝祖征燕亦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兵馬及召還京師猶命太教坊操練軍士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及責問乃歸罪臣下皆過爲寬宥也乞假臣爲大總兵召募義勇凢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北平問罪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朝廷不用本遂孤軍出征力戰不已竟被執不屈繫獄後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益素愛其才畧將欲大用也至是惜之

逸史曰異哉楊本治兵之術奇矣出師之謀正矣奇正相生使得專城未必不盡敵而反乃孤軍致覆惜哉余嘗慨其術之不傳　熹廟時有全國成者自稱得其遺教有陰陽五變火城火帳地陷水砲諸制獻之當宁詳哉其言之也而不果用亦同本之齎志以沒嗟乎合抱之松無庸於婥人之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信有之也

錦衣衛鎭撫周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有得出入辰沅蠻中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悉中授職軍前效用凡行間吉凶占候輙中楊本稱之嘗引步兵防餉舟身先士卒靖難後不屈死之

逸史曰占候之學行閒所重子房得之奇門武侯精於六壬誠意稔於太乙各用所長各兼所要推其原莫不本於五行六甲葢五行天地之功用六甲效靈於五行者也拱元亦測其微乎而抗節以死不詭於正道矣聖人曰修身所以事天

謝貴　彭二　盧振　倪諒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者，未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尋宥，降河南衛指揮僉事。讓帝即位，慮北平有變，齊泰薦貴智可，乃授是職，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即有事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栅斷端禮四門。王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爲之備，能請先擒貴昺。王曰：彼防守嚴，猝難擒獲，須以計致之。令奸臣遣中人逮獲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

收之，隨令中人召昺貴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能等曰善。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貴昺入。久之，二人果至，衛從甚衆，門者呵止之，惟昺貴兩人入，至門，壯士即擒。貴罵不屈，殺之。隨衆移時得知，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九門，克其八，僅西直門未下。都指揮彭二素負氣節，果敢能任事，見昺貴被殺，將卒驚潰，悉躍馬大呼市中，集兵民數千，殺入端禮門，奮怒衝擊，而燕兵銳甚，力不能支，戰死。燕將虜雲往諭降衆，守兵俱逸，乃盡克九門，靖難之兵起矣。

逸史曰：骨肉藩封，變起倉卒，捍禦固難。然文皇之大志素矣，卿大夫知之，國人知之。當事者獨輕入虎穴，引頸就刃，何憒憒然耶。論者謂其舍身之義小，誤國之罪大，宜也。偉哉彭公，叱咤衆旅，橫擊王宮，事雖未成，死可無恨，豈與貴同日語哉。

北平盧振，燕護衛指揮也，乃心王室。帝素知之。己卯六月，詔逮燕官較，令昺貴密約振爲內應。事洩，昺貴見殺。逆執振，詰責不屈，殺之，夷其族。奸臣榜四十四人，武臣惟振與廖鏞、宋忠三人與焉。先是有左護衛千戶倪諒，與振

友善，覘燕必變，預告府中事，逮官較于諒、周鐸等伏誅。燕王恨之。及靖難兵起，諒逃，捕至，將殺，責其不忠。諒曰：此政臣忠處。族之。壯者戍邊，癃幼者刺離間親王四字，充錦衣衛鞍轡局軍。

逸史曰：士有至性，遠邇親疏，不得而間之。燕之護衛，燕官也，不親於燕而親於朝，大義使然耳。故預圖於事前，復死於變後，不撓之衷，視友直輩千仞而上矣。

馬宣　曾濬　余瑱　宋忠子謙　彭聚
孫泰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兵起、張玉以薊鎭、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驍士、三河潞河、躍馬可渡、不先定、將爲後患。燕因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時宣果起兵西行。將攻北平。遇燕兵戰于公樂驛。不利。退保薊州。與鎭撫曾濬閉城堅守。反覆諭之不下。玉等擁衆急攻、宣出城再戰敗、被擒、并擒濬、皆不屈。宣罵不絕。口死。

余瑱者、北平衛指揮使也、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議曰、居庸險隘、爲北平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繼守、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死。
宋忠者、錦衣衛指揮使也、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三十年、爲御史劉觀劾、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叅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得復官錦衣、建文初、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爲內應、及昺等遇害、靖難兵起、奪居庸關、守將余瑱敗走、忠不敢進、退保懷來、　燕王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

以待其至、　燕王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率馬雲徐祥等精銳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者、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屠戮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燕王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遊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諸將咸喜曰、我家固安、宋總兵欺我、遂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燕兵一麾度河、鼓譟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鎭南衛指揮、後謫戍邊、尋賜死、年十六歲、
都指揮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每先登、頻有斬獲、忠敗、泰中流矢、流血被甲。慷慨裹創。奮力大

呼與聚死戰俱陷陣而亡當是時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
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逸史曰燕將非盡賢於南也胡戰勝攻取算無遺策使
智不及謀勇不及戰至是哉語曰勝則草木皆兵敗則
智勇俱困名將不如福將有以也而懷來之士自將帥
而下皆以不降死偉哉過於田横矣士固不可以成敗
論也

楊松 潘忠 甯忠 劉燧
徐凱 程還 俞琪 趙滸 胡原 李英 張倫
都督楊松錄都指揮權是職爲耿炳文先鋒時炳文駐兵
真定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松帥驍
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援 燕王謂諸將曰今夕中
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圍其城
而忠援兵未至黎明城破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時
燕王度忠在鄚州尚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兵千
餘渡月樣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忠等援

戰即舉砲既而忠果帥師至燕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
伏發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背腹攻之遂生擒忠
甯忠累官都督建文初充右副將軍與駙馬李堅佐耿炳
文北征駐軍真定潘忠楊松敗王至鄚州獲降將張保保
言炳文兵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 燕王計欲
炳文并其衆則易破乃善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脫
歸又令言雄縣敗狀燕兵旦夕且至炳文遽信之盡移南
營燕兵次無極縣炳文軍滹沱河北出西門而營直抵西
山次日燕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樵採知炳文惟備西北

乃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炳文適送使客出、覺兵至、奔回急趨橋、燕兵斫橋、炳文幾被擒、城中大驚、炳文乃率堅忠交戰、燕王與丘福復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進、踏藉死者甚衆、忠及都指揮劉燧等、皆被執、後忠與妻徐同死。徐即凱女也。

徐凱者、合肥人也、字子安、父興、以開國功、累官成都前衛指揮使、凱襲父職、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潘、掌鹽井衛事、征賈哈喇有功、又副沐春討刁幹孟、陞都督僉事、鎮守四

川、階文官軍叛、會都督甯正討平之、建文元年、副大將何福征百夷、靖難兵起、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凱與陶銘守滄州。與吳傑、平安、盛庸相犄角。燕王聲言破遼東、凱等諜知之、信以爲實然也、燕兵自通州直趨、三鼓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馬、盡殺之。食時抵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始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措、燕麾壯士、踩東北登城、凱麾師出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滕。將校百餘人。皆被執、械送北平、道卒、

逸史曰、嗟乎。雄鄭失守滄城、隨棄破竹之勢成矣、夫將兵之道、速則取勝。遲則變生。故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而諸將擁兵犄角、坐受困亡。豈天使然哉。所恃死不負義、聊以盟心耳。

朱鑑　卜萬

朱鑑者北平行都司都指揮使也守大寧北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獨率兵死戰力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皇帝加卹典　燕王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都指揮卜萬未詳所自起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毎戰先登北兵憚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燕行反間說爲書盛稱獎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卒

歸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遂遣歸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書遂執萬萬極辯不能白下獄死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逸史曰兵法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未有氣隔心悖而能成功者善乎朱鑑之言也異同之爲事利害也甚矣哉彼已相能固於堅城一水一火鬭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刺無間之刃哉亨既忌萬將亦有意邑可擣而萬曾不覺何闇也志曰當發不發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乎亨以叛全萬以忠獄宛哉其亦足以爲共事者鑒矣

張安　儲福妻范

張安者故指揮也與靖難兵戰被執道亡隱於樂淸以樵爲業毀名與行人莫有知者一日採樵歸聞人言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大驚愕顙天號哭曰國旣就亡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死一時稱爲樂淸樵夫云

儲福常州無錫人燕山衛卒也年二十餘頗好義見人談往古節俠事便欣賞不已北兵起福感憤挈母妻逃福雖逃猶以北事爲恥心忽忽不自得仍與妻范語皆節孝事范亦甚淑之靖難後詔挨購戍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

衛挈家行乃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從逆之徒號泣弗輟竟不食死母韓妻范營地葬之范年僅二十奉姑孝謹每哭則走山谷中大慟不欲使姑聞恐貽姑戚也居貧不能爨時懷隱慮一日往溪澗浣衣見溪傍草甚茂與蘇席草無異因取織席爲養姑需姑年七十餘終爲營葬廬於墓傍終身不移年亦八十餘卒卒後草竟不復生鄉人義之卽其廬葺爲崇孝菴與福同祀之

逸史曰壯士聞戰志切忘軀而被執宵遁卻矣致顙天號泣束薪投港何烈烈耶豈亦聞風而興起者儲福一衛卒耳而始遁旣高蹈復得正致感其妻終身孝謹繁少存德膺而上豈非仁人也哉使居起行陣以九江任之當必有可觀而天地反覆賢人遯藏致身無地僅一節士鳴可慨也

張倫　陳質

河南指揮張倫不知何許人勇悍負氣節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建義旗募敢死士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立戰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倫將自貴爲丁公乎死之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夙有威望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縂代府除軍代簡王被罪及北兵出懷來執以西師協宋忠忠敗退守大同志圖勤王靖難後被執抗辭不屈死之

逸史曰昔文信國結溪洞民入衛人笑之以驅羊搏虎文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無一應者吾深恨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庶天下臣庶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君子曰若天祥者可謂智矣吾於張陳亦云如必觀望審勢成則倖榮敗則背之是豈人理哉

鄧戩　陳鵬　瞿能子　滕聚　兪通淵

都指揮鄧戩陳鵬與都督吳傑等守真定燕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倘來求戰是下策也嘗設奇以誘之乃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軟衛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城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信之乃出師與燕兵遇於藁城突入奮擊矢下如雨箭集　王所建旂如蝟毛擒殺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兵乘之戩師大潰與鵬俱被擒繫獄憤卒

都督僉事瞿能字世賢合肥人功臣都督通之子驍勇有

名以禮餙躬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藍玉擊西番有功又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幾狼塞以都督職掌雲南都司靖難兵起召同李景隆攻北平能果敢善戰兵勢甚銳與其子率精騎千餘殺入彰德門勇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以大軍未至阻之於是燕衆得乘夜汲水灌城天寒冰卒合明日我師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軍迎敵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甚衆日已暝各收兵還營　王曰勝負常事耳彼軍雖衆

明日當破之、至期、麾精騎數千突入、高煦率張玉等兵齊
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南師飛矢如注。射王馬三被
創、而三易之、幾爲能所及、薄暮能復引衆跳盪而前、大呼
殲燕。斬其騎數百人、越嶲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
引衆赴之。能氣益銳、會旋風大起、北兵乘埶突擊、復以勁
騎繞出其後、南師遂北、能猶揮戈斬十餘騎、父子力戰而
歿。滕聚俞通淵俱歿
俞通淵、盧州巢縣人、父廷玉開國有功、没於陣、追封河間
郡公、兄通海功最、位平章、追封虢國忠烈公、通源定中原
有功、封安南侯。通淵少隨父兄集義旅、以舟師應
高祖渡江、起參侍舍人、既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
事。又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無算、轉餉江西、充
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俘獲頗多、封越嶲侯
討建昌叛賊城越嶲、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初召
見、授豹韜衛指揮、充偏將、從大將軍禦靖難兵、號敢戰、與
瞿能父子忠義相礪、白溝河之役、諸將因風遁竄、通淵力
戰而没、朝廷悼卹、勑葬聚寶山、虢國公墓側、命子靖嗣爵。
尋卒、幼子端、優給錦衣衛全俸、亦卒、靖難後削職、

逸史曰、昔劉項角鬬、仁暴異形、天以風助之、佑有漢也
至靖難時亦然、而仁暴之跡不與焉、何羣雄澌滅至此
耶。嗟乎造化亦多奇已、堯舜無子、湯武無君、公旦無弟
兄、豈天固留此缺陷、令百世憑弔耶、諸臣殊死戰、無如
風何、即無如天何矣、而柔懦之夫坐失事機、目前知天
哉

莊得　楚智　張能　小馬王　韋諒
何清蘇瓛　唐禮　薛鵬弟鳳　丁良　朱彬
朱榮　花英鄭琦詹忠　王恭　賈榮　詹璟

西凉都指揮莊得洪武末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盛庸夾河之捷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兵以勁騎乘尊掩擊得力戰死之

都指揮使楚智素稱驍勇洪武中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戰輒奮力北人望旗懾股

慄夾河之役馬陷為燕兵格殺

張能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所向披靡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皁旗不仆北人驚異

小馬王失其名以常騎一小馬如雲故名官指揮臨淮人白溝河之敗脫胄付其傔曰吾為國死爾以此付家人言畢盡力轉鬪連殺數十人立馬豎鎗而死敵兵歎曰古名將不多見也

都指揮韋諒守真定時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結寨號召義勇承制自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冠期攻北平諒率萬人運餉入援　燕王聞之曰昭得諒兵不可圖矣乃統衆先擣諒寨諒不及防鬪死

都指揮何清死於白溝河千戶蘇瓛死於德州之陣素稱勇力過人

唐禮官都指揮徐凱滄州之敗盛庸引兵出德州營於東昌令禮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為先鋒營滑口北兵夜襲破之被執不屈死

指揮薛鵬與靖難兵戰於汶上先勝後忽敗被執送北平

道卒弟鳳自縊

丁良朱彬皆指揮從何福征與燕將陳文戰於小河福斬陳文於陣燕將張武見陳文戰歿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合擊良彬不及防被擒死之

朱榮都指揮守真定與燕兵屢戰有功忽蹶被獲嘔憤而死

花英鄭琦王恭皆都指揮使定州之役與指揮詹忠遮陣敵燕既敗績俱被執送北平英自殺琦恭忠憤死於獄

指揮賈榮洪廣與國人勇敢自負建文三年與燕將朱能

戰於衛水被擒不屈送北平道死

啓璟亦指揮燕兵拔東平璟被執送北平道自殺表忠紀

贊曰糾糾武夫裹革是誓甓陣陷堅洞胸決眥人孰不死貴得死所貢父有誄以愧竄鼠

逸史曰兵志云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故曰戰死者上也獻死者次之然義不受屈命與志伸亦烈矣豈規避偷生者可望哉

宋瑄　崇剛　徐讓　衛健　張昌

段貫

指揮使宋瑄鄆國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平有功戰於靈璧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十數級已而諸營盡敗瑄猶格鬭不休力盡乃死靖難後以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刻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當嗣　文皇惡瑄以弟琥代之

指揮崇剛未詳里氏沉鷙有膽略與王彬同守維揚練兵繕甲濬城濠彬倚重之北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盡力防禦異心輩忌剛不敢發及彬爲麾下所縛知縣張本開門迎降剛發憤欲戰并縛剛剛與彬同不屈死

鎮撫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才氣磊落有口辨應募來京賫書物往北平議和解兵慷慨立談　王不答遣還戰歿

衛健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亦應募至北平見王陳說大義請孰思之不聽還與徐讓並授衛鎮撫軍前聽差遣旣戰歿

逸史曰金川之失崇宋先之也而歃血登陴力戰而死

與死且不屈豈盡人罪哉嗟乎人之云亡邦家其喪棼宋之謂也徐衛者慷慨陳說有古策士風蘇子曰以比干之心行蘇張之事二子以之

內官張呂一名長壽與段寶素以忠義相勖恥與諸中官伍呂奉差爲眞定監軍恐心防禦既被洗道死段寶守徐州有功壬午二月燕兵至寶敗績不屈死

逸史曰余攷遜國中官白伺周而外復得張段二人皆以不屈死可謂忠矣至甲申而之臣承恩輩或僵伏御側或碎首堂陛抗慨之風屢見愧乎日盜名者衆矣嗚

呼黃門何翩翩多君子也語曰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哈三帖木兒　林帖木兒　婁鬼里

騎將哈三帖木兒者胡人也性猛而忠號敢戰隸火耳灰麾下從平安於淝河安斬燕將王眞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城　燕王恃　帝禁以數十騎當之諸將相顧錯愕耳灰持矛直刺王前相拒不數步燕將童信引弓中其馬馬踣遂生擒耳灰三帖木兒持矟突來救耳灰信復射之人馬俱仆并生擒之三帖木兒不屈死耳灰亡林帖木兒婁鬼里皆胡騎指揮戇直而勇淝河之戰被甲先登橫擊處勝既馬蹶被擒死之

逸史曰余讀
高皇蒙古色目之諭眞如覆載之無私繇以
讓皇之休養安全華夷無間其慕義作忠也宜哉惜乎能感激於其類而不能再覩於未然豈果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可勝慨哉

遜國正氣紀卷六終

遜國正氣紀卷七

逸史曹參芳輯次　同郡後學劉襄祚較閱

隱遜列傳

傳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故稱臣者咸以死爲忠殊不知死易而生難彼死于十五年之後者豈忝於十五年之前者耶彼願頂黃冠歸故鄉者豈不愈於匡山抱石者耶所以孔子稱殷有三仁視行遜靖獻與披髮剖心無二蓋欲人臣各行其是無愧于心而已矣豈必等而同哉若革除巳後黨禍方張不希胡解之榮者必罹方黃之慘不得巳而思其次僅有肥遜以自明讀峨眉亭詩想見其深衷矣夫不事王侯既存君臣之義而鴻飛冥冥益深宗祀之誼故相攜而去容與丘樊異行毀名甘心牧豎雖故都風物偪側日增而俯仰顧盻流思耿耿不降不辱終身莫稱豈硜硜沽名者可望哉特高標霞舉秘跡繁多其果行育德事不盡言僅以所識者作隱遁諸臣傳

原缺第二葉

終。

東海遁臣者不知爲何如人也無常居常往來道路多徜道觀僧舍中一日過神女廟題詩曰襄王此日知何處空見朝雲暮雨時題畢竟去其蹤跡不可攷時蜀中峨眉亭亦有逸士題曰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一時驚爲建文遺臣而劉兗徵嘗爲傳之謂靖難後網羅初張負高行者入荒壑窮山間諸凡可悲可涕之事大都秘而不發即發而不傳者不知凡幾何人而遁臣始挂一云

逸史曰皇甫謐作高士傳而魁偉畸行有足多者然自孤竹長饑而下身值明時或高巳違情釣采華名者衆矣未若彼樵人居士蜿蜒山麓水碕與夫踽踽道路心名不顯影與形離者翩翩足法也嗚呼噫歌巳盡戴益無時舍數子其誰與歸

劉亨　龔詡　高賢寧　陳周

縣丞劉亨盧陵人字嘉會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辭以親老得歸癸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於華蓋殿以言事忤出為壽州訓導建文初應詔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六卿職昇於五軍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多見聽用陞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絕之於縣治傍作養教坊再思亭以風勵民庶三年上績賜勅褒寵壬午

縣民李得茂馬阿寶作亂謀於令乃以鄉兵擒首惡戮之餘黨諭降保全甚衆靖難後有言亨昔上書改舊制者斥歸遂杜門不出後有薦入館閣修永樂大典亨以疾固辭聘為楚粵考官亦皆不就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古行高雖老可為廣文式亨造朝自言年近八十豈能造士　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上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中卒

衛卒龔詡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北兵入詡見國破衆迎拊膺慟哭逝還鄉隱居耕讀德義溥著宣德中周忱撫吳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受或勸之答曰詡仕亦無害於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國子生高賢寧乃山東濟陽生曾受學於王省建文中貢入國學北兵攻濟南不下射書城中諭降時賢寧在城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城外靖難後被執　上曰此作論秀才也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方貴倖勸之就職賢寧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書生食廩有

年於義不可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卒

陳周蘇州人建文中進士其先與吳僧道衍友善靖難後衍因力薦之時有訓導王達亦與衍善衍亦薦達出受侍講周遂逃之堅隱錫山終身耕圃意趣悠然達嘗懷憂久之　文皇雖以十難字達愧自死君子曰醜陳周矣

逸史曰之四臣者有用才也以有用之才而甘心淪棄亨不以學顯詡追舊慟高念餼廩周遠勢交皆胸有所恃不以利達攖情者嗟乎頤期之老懸懸少主是宜薄秩賤隸終身不易初心疇其能之史云周詡諸君有[illegible]乘方不忒臨義

高遜志　韓郁　胡子義

太常少卿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illegible]學問受業宣城貢師泰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深沉典雅成一家言年廿五爲鄖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翰林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偶以事謫居朐山建文時起是職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輩一時稱知人靖難後遜志遁去不知所之殆晦隱終身挺節不汚耶或云經死

監察御史韓郁一曰康郁建文中上書言豎儒偏見病藩

封太重疑慮太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催而齊臣又告王反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致有今日之變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輙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者方洋洋自得果何心哉諺曰親者隔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靖難後遁去不知所終

僉事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郎子昭之弟也以薦辟分敎威遠復繇典寶官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嘗有懷鄉詩曰一區廢宅崇山下半畝方塘夕照中鄉國睚遙身自遠乾坤雖大足難容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執不可曰髮吾親遺體安敢棄置終日作闍黎狀也王益敬義有二子僅數歲即仰天泣曰吾兄無後彼不絶吾裔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逸史曰易言地道即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諸君子皆鴻飛冥冥莫知所終何也豈有美內含欲從王事而弗敢成故托跡翱翔耶深心哉矯如秋霜者燁若霏虹隱見去來吾終莫測其微也

王璡　孫鎮　石允常　周縉朱寧　孫岳　袁杞山子照

寧波知府王璡、字器之、山東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府職、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舉、自奉甚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尤痛繩武人之不法者、故軍衛銜之、壬午北兵南迫、至江上、璡造船爲勤王計、衛吏縛送京師、上問造船何爲、璡徐對曰、將繇海道、趨瓜州、截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扼吭而死。

衛輝知府孫鎮、南京合肥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中例科、除戶部主事、通敏練達、時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職、應制賦禁柳詩、稱旨、擢衛輝守、毀淫祠、撤浮屠、興學課士、教民樹畜、驅蝗禱雨、神卒效靈、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廿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丞、不受、號沖玄子以終。

常州同知石允常、字恒德、浙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事、狷介有聲、人稱謂石清潭、時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察之、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爲讒所構、左遷是職、北兵起、允常棄職歸、

文皇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洶懼服罪、以當時有旨、凡舊事輸情服罪者、止贖米五十石、仍於原官加一秩用之、允常獨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憤卒於舟中、遺文曰遇安集。

永清縣典史周縉、字伯紳、楚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初授是職、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有聲、北平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拒守、而民爭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畢葬、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聞王師潰、天命去矣、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京、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時吏部言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一人、當靖難時俱棄職遠遁、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難盡攷矣、

都督同知孫岳、洪武中從大將軍立功、歷陞是職、建文中

克願陽守將北兵起岳大修戰具撤寺材爲戰艦[illegible]
甲戌行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畏之竟從下流渡
淮仝盱眙及金川門陷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
岡服王命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袁杞山者嘉興人也逸其名性俠好義尤邃經學與蘇州
守姚善交因交王叔英黃子澄名挂黨籍子澄來蘇謀匡
復數詣[illegible]及同邑楊任家許千戶既執姚善疾至袁楊
二家[illegible]先出乃械楊去坐籍沒戍邊者七十餘家袁一
子戍北平洪熙四月復還土田而袁返陶庄戒子孫世勿
仕子頴有學行多著述有主德篇主者帝也紀帝在位德
政也俱杞山口授當日帷記事裔孫袁黃跋曰建文施仁
行義自三代而下最稱淳厚緣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
而諸臣著述又拘時諱不敢稱揚遂使淑德善政漸滅不
存我祖杞山先生得於目擊家傳此不可不傳者也刻在
成化中

逸史曰語有之士可殺而不可辱此言爲治世惟然不
幸明逢末季龍蛇以陸則殺可辱可辱而殺殺而辱亦
無不可蓋天生豪傑智勇俱備欲其相用不用則角

則鍛鍊催殘成一代偉節而生死榮辱則算也孫石諸
臣辱而成戌且死者豈非其倫哉夫主德既修臣下並
烈[illegible]蛇壁叢負極遐闢靡可紀極若陳晁濮大學劉賢
林善夫道紀皆以節稱而行實不少概見余輯之而悲
一時孔懷甲胄致身無所以波難久立下流不可居茫
茫天地南北皆迷陸隱何巢舟藏靡螢處則不知所託
行則不知所之又不獨朱寧二百九十一人然也噫嘻
盛哉

徐垕　豐寅初　何應泰　趙凊

兵部右侍郎徐垕字宗實浙黃巖人洪武間應聘赴闕
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授風紀官垕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
郡邑士子多所造就詔爲駙馬胡觀師垕設教嚴明如在
鄉塾視亦受教惟謹旣冠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
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南向置師席于西階東向垕憮然歎
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布衣而詘師道哉輒
手引駙馬位下然後就講復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
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遜謝執弟子禮愈恭畧綺紈之習

而敦忠孝皆垕力也召見獎諭授蘇州府判垕勸農除害
崇尚節義郡民德之有節婦王氏以前朝事夫旌廬曰封
比干墓非前朝事乎　上謂其知大體從之尋擢兵部職
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㪅定賦稅開政教之
路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皆切時要北兵起奉使招集
兩浙義勇靖難後家屬覆沒京師垕義概㦬然杜門終老
或云歸二載逮至京卒於旅

敎諭豐寅初字復初浙鄞人洪武中爲國子司業抗疏諫
燈謫仁化敎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恬養百有五歲卒子

慶給事中孫熙弘治己未榜眼

何應泰先世鳳翔人父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閩中視其
俗質直解官居焉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卑以自下閩
人亦忘其爲故吏課敎子弟毅甚諸子凜凜惟謹泰少時
父以手校經史授之即刻厲繹誦操紙爲文詞意遂茂川
中諸儒自以爲不及洪武初詔選孝弟博聞之士推入國
學爲一時冠九年詔擇上舍生備燕府官屬授泰奉祠泰
慨然曰半爵一職足以自獻所忠不忠勤耳　王雅重之
宣至帷幄屏人咨議泰具以質對退爲忠恕銘以自盟靖

難後藩邸諸臣各膺顯秩泰獨稱疾不起淡約終身陳昌
積曰榮寵爵級世之隴斷所決性命以必趣者也幸而掌
右脊位膴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勢以恫喝
薰赫人使趨已不暇視黼裳王紱爲生賦世襲之具晝忖
宵摩以覓持保之術苟可媾購不辭臧獲婦寺而甘心之
甚則敘感訴昔簌簌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有組肘之
所不爲而爲之矣嗚呼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又何惑其
然也奉祠公躬被寵有年國邸羣臣鮮出其右顧棄紫襄
之富貴而甘遯丘壑含魚水之君臣而與牧叟爲伍烋異

乎世之擯逐者矣豈開介子推之風而興起耶抑所拆土微不可測度耶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珍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祀公觀之詎不然耶公非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尚尚尤不其難哉

都督僉事趙清鳳陽人驍勇善兵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職致仕清去北平時常懷隱憂不敢言燕兵起黃齊諸人薦清格河南兵守彰德燕衆至城下知清

防禦有方不遽攻適採樵清出兵追之輒引去 王遣人招之清對使言王如至京城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誰敢棄命失職 王感清言而解攻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閒

逸史曰甚矣名利之溺人深也誰克蟬脫塵埃棲心象外所恃秉質醇粹含章內興則不爲勢祿攖情若屋寅泰師道素立堅持大義固也趙清武弁耳亦靜以制躁不奪所操豈荀卿所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侯之謂乎

彭與明 劉伯完 陳暉 徐眞 馬溥 王貴 孫

大理右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縣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員外郎建文初陞楚按察僉事蒞任是職勤廉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兵起擇中朝堂知兵有風裁者出督江北諸將推與明靈壁之戰何福兵敗與明被執 燕王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詰其故泣血不言明日復遁莫知所終

天官劉伯完不知里氏國初重天官之學凡通曆象占步

風角者皆得衣食於官有征討必選擇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律法建稱人歷官欽天監副北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壁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陳暉徐眞馬溥皆建文中名將也溥壽州人父鑑有開國勳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陞都督壬午暉爲副總兵眞與溥俱參將從何福軍靈壁食盡將就糧於淮期砲舉突圍出適燕軍傳砲攻城誤信已砲爭道出軍遂亂平安與暉等力戰不得出被執械送北平中道暉眞溥與

指揮孫成王貴等二十人夜遁各變姓名逸去。膶始爲洮州衛指揮累官都督。初戰眞保滄德屢勝、靖難後有薦起膶叅贊韓觀軍務膶匿不出隱而卒。

孫霖亦指揮爲唐禮先鋒東昌之役霖營滑口夜被北軍襲破弩鎧就執霖遁去不知所終。

逸史曰兵法右轅左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以防備具防敗也至敗則死之何辭靈壁之役彼脫而逃此遁以死尚稱聞乎膶眞諸人固不足數已君子曰跡雖不赦情則可憫躓歷間關百折彌勁其不肯處二天之下也

矣與明伯完非若儔伍知幾識微或亦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歟。

遜國正氣紀卷七終

遜國正氣紀卷八

逸史曹參芳輯文　同郡後學劉褱祚較閱

後死列傳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也夫死既以分而復以後稱何以故或亦逡巡不果躊躇其可以死可以不死乎嗚呼死以可不可討難矣然終不能不死也故國之慟未釋新主之疑方來積疑生畏積畏生嫌而後抽戈飲恨左支右持以視從容鼎俎畢世不二者不大相懸絶乎雖然春秋之義不誅跡而原心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而隱忍濡遲安知非

越外遐思也至勢已蹙迫莫可誰何始嗚咽咿唔甘心引決或吞金飲鴆憤經溝瀆其亦可謂知恥近勇庶幾不遠之復者統名之曰後死可也作後死諸臣傳。

盛庸　平安

盛庸不知所自起以偏將從耿李北征屢有戰功李敗庸收殘濟南與鐵鉉死守庸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燕毀北兵攻其捷聞封歷城侯充平燕將軍代李景隆總兵進駐德州燕兵掠濟寧庸移營東昌燕頓兵城下庸背城而戰列火器以待燕兵鼓噪而前衝庸左翼不動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亦合庸麾兵大戰斬燕大將張玉圍　燕王數重燕將朱能率胡騎奮擊東北角軍士趨之西南兵漸薄　燕王始得易服躍馬突出庸軍復大呼躁擒斬萬餘

人燕兵大敗走翼日再戰燕又敗步卒先登庸乘之復擊殺無筭北平震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退駐館陶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以邀歸路三年春燕兵復南出庸約吳傑平安共攻北平三月庸進營夾河安軍單家橋燕掠庸陣不能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　王率步兵攻左右翼而以精騎衝入直搗中堅庸麾兵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指揮董真係等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擁盾層壘自蔽燕軍攻之不能入復以木鎖橫貫鐵釘向前擲之盾牽連不能蔽燕乘隙急攻庸士棄盾走倉卒發火器反燒自陣軍遂卻莊得楚智張能皆死是日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　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不敢發一矢以詔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也明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勝負將士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障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庸衆大亂燕兵追奔至滹沱河庸走德州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謂必破燕將士咸攜金銀錦繡曰破北平張燕犒飲至是盡為燕所獲四年五月燕兵長驅

至淮上庸南趨盱眙領馬步營淮之南岸與燕兵相對燕將丘福等率數百騎西行以小舟潛濟突庸陣庸倉卒不能軍遂單舸走六月燕兵次浦口庸率舟師駐江上嚴陣以待燕兵欲還適高煦至殊死戰庸軍奔潰都督陳瑄隨以舟師降燕衆得渡江庸猶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靖難後以璽書慰庸仍命鎮守淮安旋移山東庸毋不自安常懷死志未果永樂元年致仕去陳瑛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卒自殺諸子皆被戮

逸史曰成敗不足論人也而死生足以定品如淮陰武
侯並人傑也淮陰捲甲長驅不五年而佐漢定鼎武侯
鞠躬盡瘁畢世不克定一三分至今頌武侯之功不在
淮陰侯下然庸東昌之捷生氣凜然雖失國喪師身且
不保無傷也惜見義未勇至斃囹圄曾不得與耿鐵齊
名為天下後世非笑悲夫其足為二心者鑒

平安滁州人也一名保兒累官都督僉事李景隆北征安
為參將二年四月燕衆渡白溝河安伏精兵邀擊　王曰
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知吾用兵是以敢前及戰互有勝

負因何清敗沒乃還營翼日再戰安持矛同瞿能父子奮
擊殺傷甚衆黎明能與燕將房寬交戰安帥大軍為兩翼
王見房陣披靡安銳甚燕將張玉朱能陣俱動急呼曰敵
繞出吾後矣以七騎馳赴之所乘馬三被創而三易幾為
瞿能所獲　王急走隄上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
伏不敢上安斬燕將陳亨於陣薄暮復戰風折大將旗能
父子俱沒安亦敗奔北聲如雷俞通淵滕聚皆死景隆軍
大潰七月安率衆攻[illegible]之安疑不進十二月
與盛庸合兵敗燕於夾河三年三月復大戰於單家橋擒
燕將薛祿脫走閏三月戰於槁城敗績九月燕攻定州安
率軍士直搗北平　王命劉江還援江及城連放砲不絕
以疑安軍遂大戰於城西安敗績十二月安率兵圍通州
大戰於九門四年三月燕長驅過渦河安將萬騎躡其後
燕設伏於淝河待之令王眞迎安軍安憤勇大戰斬眞四
月安與何福進營於小河斬燕將陳文安操矛刺　王垂
及而安馬忽蹶燕將張武自林中躍出得脫去越數日安
帥馬步護糧於靈璧燕兵來翊衝擊安陣分為二何福出
援與安合殺傷甚衆北兵引卻高煦率衆突至福敗入城

明日北兵破靈璧安逃戰大敗墮馬被執送北平靖難後
以為北平行都督　上問曰向日非馬蹶當如何安曰刺
陛下如拉朽耳　上笑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後有自
北平入京者　上問曰平保兒無恙乎安慚懼飲鴆而死

逸史曰昔
高皇問將士曰天下誰是奇男子衆以遇春對
帝曰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眞男子也夫
高皇重不臣之人甚矣平安一語致
文皇汲汲之豈非其道意乎惜委質為臣不克終躍馬逆

戈之快徒以餒鬼卒烈士行晚矣故安之不終重於
文祖亦終無以自重於天下自敗也悲夫

嚴震直

工部尚書嚴震直字子敏浙之烏程人器宏識遠魁岸卓異洪武四年東南郡縣歲入田賦齊人戶輸舉以萬石爲額擇糧長主之限以時月轉輸至京民往往罹罪郡縣官亦牟[illegible]廢乃議舉篤實長者專掌其事共推震直精勵持己和易集事繇是督理十餘年無芥疵可指

太祖聞其名召見授職叅議尋留內用署通政司事奏對詳明中外無稽留之累二十四年陞工部右侍郎賜宅於京又復其家奉

旨造榜槳甲鎖子頭盔六千副以給守禦

皇城兵備極精堅轉晉本部尚書時營建方殷乃稽古驗今綜理縝密而嘗有不備之慮調民夫六十餘萬開鑿臙脂山河道移置五軍都督府六部繼而有

旨盡集天下工技世藝之家役於京師一時至者凡三十二萬二千八十九戶震直奏請戶役一人使勞逸適均又炤諸司役作繁簡更定班次率二三年輪班各書籍貫名氏持片榜赴京往來使之

太祖喜其幹理誠愨呼爲嚴老實而不名二十六年鄉民訴其身縱不法

上即付震直訊鞫及其獄

上以爲不欺赦[illegible]已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

八年廣西龍州趙宗壽潛蓄異謀私通安南　上欲興師問罪遣使往諭安南以觀其嚮左右皆憚行震直挺然承命至其國宣布恩信開示利害一國輸誠所贈金帛名香悉却不受時有御史誣論　上立黜之仍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兩廣鹽運爲官民病奏減其半且得通行江西諸郡二十九年復奉命廣西立法捿運以通行鹽至今便之其河渠之不利舟行者併屬焉桂林與安靈渠屯久圯比至審地勢鳩工用計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導南北二江南江曰漓自蒼梧入海北江曰湘繇洞庭轉

長江達京師築堤岸治陡閘凡以陡名者三十有六倚石渠以便行人通石函以利灌溉傍通靈川千秋峽鏟象鼻石峯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往來無虞萬世永賴
太祖聞之喜曰廣西堤塘歷朝未成今老嚴成此巨功朕嘉得人矣三十年夏來京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嘗謂天下之路法者猝不可止而獄庭乃民之死地也風紀之原刑法之重尤宜盡心以故生平治獄復昭雪者甚多時兩淮民買食鹽先輸米於官而鹽久不及民米過期不納通額積至屢年御史分遣清理淮湖來朝責官吏贓之罪逮數百人至京震直奏其故皆釋之因　太祖屢加委任而忠言讜論日進不已八月復拜工部尚書冬十一月重建成均學宮躬覽工緒改造大成殿及門廡悉遵古制閱三月落成　讓皇即位任原職益加敬謹　上心重之北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效力居多會兵敗被縛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　文皇知其老成人全之及即位復原職繇而奉使安南回至滇偶值　讓皇鸞詔久之泣數行下
讓皇曰何以處我對曰　上從便臣自有處是夜吞金而死或曰縊於驛亭回奏病故採遺記曰巷遇故主旋吞金屑

盡志而斃豈非完節惜見未早苟延歲月卒以忠貞足贖前失

逸史曰語云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死分難易信哉人臣不幸當國家橫決一時慷慨赴義猶意氣所激至事久論定故主之誼已矣新君媢焉非媢新君也慕位趨勢之念藉事權而鼓舞效忠使遇故主途人也使新君如故主亦途人也古今豈乏長樂老哉震直不以始終易操邂逅之間凜如天威咫尺讀相對一語至今猶餘慟焉嗚呼難矣

吳亮

內官吳亮不詳何里人嘗侍　讓皇左右頗忠義及壬午之變　帝出亡亮未與聞素有所思隱而不敢發正統四年　帝自知老矣決欲東歸題詩寓意適有僧目認逮衆至　京　帝亦與其間爲法司鞫　帝以實告一時文武愕然間有指其惑衆誣世者　朝廷不忍以亮曾侍起居使往訝視　帝見亮卽曰爾非吳亮耶亮詭非是　帝具言當時事亮伏地涕泗莫敢仰視復命畢拊膺哀號自縊而死表忠紀贊曰帝也來京亮也伏哭出之入之窮反而

復壬午庚申中庚六六寒之大內嗣以正終亮以故主一死碌碌彼何人哉亦罔臣僕

逸史曰遜國之宦忠有五亮其最焉亮雖死不同時然三十九年之後天時人事幾變更矣耿耿一念獨不可稍轉移乎乃執義不回久而彌篤雖古壯夫烈士何以加諸嗚呼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

讓皇帝仁風所被於亮益徵焉猗歟貞哉

遜國正氣紀卷八 終

遜國正氣紀跋

代與知錯行其淸明之氣流行天地間而不絕者其權在人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也唐虞三代謨訓所載同一德化其既也上下馳騁兵爭以魚爛其地其道歸春秋宋之世存於理學猶唐事之見於詩漢政之著於兩史也至今言史者曰漢言詩曰唐言學必曰宋何哉蓋人心所向神卽以凝世道之汚隆不得而涸也我

高皇帝載造中邦因革百代天下犂然知古可法於是法三代以德法春秋以權法漢唐宋以詩書學問而未有過之

者過之功在節義故靖難時雖親以藩派聖如

文皇而不自遜服其名十族名奸黨名瓜蔓類不可勝舉所以然者皆

高皇帝生之

讓皇帝養之

文皇帝成之故浩氣英風勇貫今古以成一代之盛也夫一代之盛而徵之是不知有　明矣

明並日月著千古綵節義之不可掩然則大節義所以大吾

明也家君子之見或者如此故纔不憚瑣語不遺細凡一邑記諜與故老流傳及函塚刻石之文皆親購之如一事而散見數書必加撮合或數書而不同一事必重討論求其當理以明一代之盛雖然未易盡也當其時北平棄職者二百九十一人懷來抗死者百餘人縋城者四十幾人編籍去位者四百六十二人從亡者二十餘人其執節死者又數百人今傳留不能過半夫往來四年間人才如此其衆而缺略如此其多脫將二百數十餘年事而並書之欲其無失不亦難哉弇州曰我

高皇功德喻漢祖萬萬文獻即小有未稱亦不下武宣叔季昔孟堅之所草創私史耳縣官不忍寘於理而更褒借之給筆札蘭臺進而爲公史今之世剝喪雖極而金櫃石室之副寧無一二流人間者有能論次其文以繼前代或者人心所向天地之神亦凝焉以昔人桴而後人鼓之其節義之氣百年嚮應以終漢之文唐之詩宋之學春秋之權以大吾明也亦奚不可

不肖男晟百拜謹跋

遜國正氣紀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曹參芳撰所記建文時事跡大畧抄撮致身錄靖難紀遜國紀諸書而成上卷首詔諭次年表次本紀下卷首外紀次從亡諸臣每條之下各附以論斷其所載事蹟如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陛不拜及程濟等從亡以後諸事又以牢落西南四十秋一律爲惠帝之詩大抵沿襲傳聞無所考正參芳爵里無考惟所著本紀表一卷自署南國郲博士弟子員又載崇禎甲申上建文尊謚稱爲今上其從亡諸臣傳內復稱愍帝爲先皇帝其書殆成於福王南渡時歟明史藝文志作九卷今本二卷然首尾完具疑九字爲傳寫誤也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明〕黄鳳翔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靖大政類編二卷》提要

嘉靖大政類編叙

粤稽古帝王延齡永祚自唐虞三代而降未有如我世宗肅皇帝者也漢梁二武享國家長頗一則窮兵四夷峻刑厚斂幾蹈亡秦覆轍一則浮慕慈悲捨身

佛寺末年覬啓疆之利延豺虎而破金甌此名長實促耳烏足道哉我世宗肅皇帝聰明仁孝神武淵弘兼以嗜學右文博習經典臨御四十五載所為定郊廟之制秩百神之

祀內而戡定叛亂外而攘卻羌狄
肇舉彝章遠符古誼運籌廊廟陣
掃妖氛當其眾口紛紜羣策輻輳
能令人聆瞀莫知所執
上常洞晰而獨運之如懸金鏡于朝
曦而妍媸靡遁握玉衡于斗極而

錙銖靡爽也用能俾文治輝煌武
功耆定宏謨偉烈照曜千古晚歲
慕道崆峒潛精玄理築齋宮于西
內居焉動植諸瑞有喜天顏而賜
閱心尤廑露禱雖險邪秉政或忽
假席之威而批決如流莫過借劍

之請還乎泰階朗漢白簡生風檣
然舉大憝而掃除之不啻撥濃霧
昇曒日也眼釘既拔茹茹斯登竟
乃拎清寧之乾坤挈泰和之宇宙
付諸
聖嗣百千安而下猶且沐被餘庥矣

猗與盛哉鳳翔曩者濫竽史局刪
莘汗青今茲纘玄藏山簒成斯錄
匪能如遷固之竊比春秋旁貫六
經匪敢如孔僖之評駁是非批纍
梁郡惟是分類臚列隨事掇要差
振衰挈領採水觀瀾本末備陳庶

便考覽一開卷而祖功宗德爛然
具在若夫進言者之忠佞宦者
之賢否穩實直書參互考見固亦
當世得失之林也其諸章程制度
載在會典者不具列

清源山人黄鳳翔譔識

嘉靖大政類編目錄

目錄畢

嘉靖大政類編卷上

西吳茅元儀止生甫校

大禮

上卽位之月、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五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卽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兼備。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大宗後、是爲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鎭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爲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令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而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襲封興王、主祀、如定陶王故事、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上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上仍命博考興禮、詳議以聞。於是進士張璁疏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陛下嗣登大寶、卽議

追尊聖考、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宗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皇帝嗣孝廟、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陛下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爲人後之義、視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今迎養聖母以母

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所生、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絶其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此正陛下今日之謂也、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

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上得璁疏大喜、亟下所司議、聞召大學士楊廷和等于文華殿、面諭之曰、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尚書瀏等復上疏議如初、上仍命會官詳議以聞、而是時聖母興獻妃奉迎且至、禮官條上儀注、初議由崇文門進東安門、尋議由正陽左

門進大明等東王門、已復請進東安門、便上俱不允、而親定其儀、從正陽門中道入朝廟、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以往、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然猶諭大學士廷和曰、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情、務加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及瀏等復執議如初、於是遂有旨云、奉慈壽皇太后命、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

后已而進士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韜亦上疏議與璁合上下其疏于所司命中官傳諭大學士廷和等加稱興獻后尊號廷和等擬稱興獻太后奏上上於興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封還御批仍依原擬上進禮官及科道官執奏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大統止立皇子為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後然自加尊稱也今興獻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孝廟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命願賜歸上優詔荅之於是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順等給事中朱鳴陽等御

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先後合疏爭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等沈光大等并劾張璁邪議霍韜傅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巡檢房濬疏請早定皇考興獻王之廟號聖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璁議禮科右給事中熊浹疏言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之例以降於列聖加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徽號母妃則尊為皇太后徽號如慈壽之例上皆下其疏于所司尚書澄等復合疏爭給事中安磐御史李儼程啓充亦特疏言

之磐謂興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儼謂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羣小之心漸搆兩宮之隙啓充謂帝后之稱既行廟享之禮何祔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嘉靖元年正月上諭禮部慈壽皇太后加上尊號為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為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為興獻國太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號為壽

安皇太后禮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帝尊號遣官詣安陸州行禮而張璁以是年冬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二年五月上從治中王槐議就安陸設祠祭署以玉田伯蔣輪子榮除奉祀令其世襲詔禮官議用樂禮官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再上不允給事中底蘊等御史朱灼等請從禮官議仍請冊崇仁王奠封主祀然後議定樂制期于得中時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鄭極言其不可禮官集

廷臣議凡數四謂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嫌疏俱留中竟特旨用八佾焉而是年尚書毛澄致仕去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蕚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竊睹禮官以皇上與爲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識者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細故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一[illegible]之義乎願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武宗曰皇兄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矣臣久欲以請遡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暢然更改無疑臣言乃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謹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留中未下也上下蕚疏令文武羣臣會議大學士廷和知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上許之而禮部尚書汪俊等會廷臣議極辨桂蕚等議非是疏上留

中有旨亟召桂蕚席書張璁于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至當以聞三月丙寅朔上勑諭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太后詔告天下仍命於奉先殿側之一室奉獻皇帝祀尚書林俊等固爭有詔詰責奪司屬俸吏部尚書喬宇等修撰唐皐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鄭本公等上疏

極論之俱詰責奪俸刑部尚書林俊等掌詹事府
尚書石珤等國子監祭酒趙永等復極言建室非
禮上俱不省有旨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時
萼等方在途璁復上疏謂陛下稱孝宗爲皇考稱
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是
執政悞皇上以不孝而皇上不察也乞亟行改正
再詔中外於是復有旨促萼等來京尚書汪俊力
乞休上責其肆慢令回籍特旨用南京兵部侍郎
席書代之大學士毛紀蔣冕先後乞致仕俱不許

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等各疏論張璁霍韜
席書万獻夫邪議朋奸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磐疏
又謂今欲別建廟于大内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獻帝又不得入是無考
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
也疏並下所司而璁萼及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
黃綰復以疏上俱報聞四月已酉庚戌先後上兩
宮尊號如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修撰目
柟以建室事未定復疏爭之上怒下二臣詔獄謫

外任大學士蔣冕自劾求退上責其非大臣事君
之義許致仕去遂有旨定奉天殿西室名觀德殿
勑中官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詣安陸迎獻皇
帝神主六月璁萼至自南京萼稱疾不出上命璁
萼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於是翰林
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各疏言恥
與萼等同列乞罷歸上不省吏部尚書喬宇鴻臚
寺少卿胡侍給事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萼
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萼等

罪狀乞正典刑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爲人後解二
篇爲人後辨一篇上詰責學曾等宥之續相侍皆
下詔獄調外任蕙黜爲民七月乙亥更定章聖皇
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是月已卯上册
於是侍郎賈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愼等給事中
張翀等御史余翱等郎中余寛等寺正母德純等
上疏伏闕號哭待命上怒甚令逮熙等下詔獄拷
訊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
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

禎忤瑜臧應奎張璨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皆
死杖下學士豐熙修撰楊愼檢討王元正給事中
張翀劉濟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黄待顯陶滋相世
芳寺正毋德純等皆謫戍上册之日尚書秦金金
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
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行禮爲鴻臚寺
所糾上詰責而宥之是月獻黄帝神主至京奉安
于觀德殿大學士毛紀乞致仕上切責之許致仕
去先是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議上大禮疏留中至

是八月庚戌始得旨以書獻夫璁萼留中諸疏幷
南寧伯毛良等疏俱下禮部集羣臣議戒勿仍前
執悖時書已赴召至京矣廼與璁萼獻夫集廷臣
于闕左門辨議既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
經地義不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
本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
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稱曰皇
考章聖皇太后太母也已去本生宜稱曰聖母武
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奉神主而別爲

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
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入甚愜上意大禮遂定
以九月丙子頒詔天下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云四年四月改獻皇帝
司香署爲神宮監安陸衛爲顯陵衛光祿署丞何
淵先以言大禮由平涼主簿擢用者也復疏請立
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萼璁等吏部
尚書廖紀等勳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

等皆極言其不可上不聽書乃會廷臣議請於皝
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
規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
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獨尊之體避兩廟
二統之嫌上可其奏命度地興工親定其名曰世
廟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規制窄隘宜於奉
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皇考神位工部尚書趙璜
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
太皇太后獻皇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今

立廟出於其左恐獻皇在天之靈未安况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太廟觀德殿宜可勿更書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上復諭大學士費宏宏乃請勑該部卜日興建上易殿名曰崇先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曲名別於太廟宏等謂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上旣從之復命禮部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

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上從璁議復諭璁蕚聖母將謁太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璁等具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爲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璁等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大學士石珤疏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卽奉先殿也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説哉且乾剛坤操

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肖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容悅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上覽疏不悅而席書謂禮實無據請上裁定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獻皇帝神主越己亥奉章聖皇太后謁焉七年七月己卯追上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尊號曰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聖母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十二月加上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

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時內閣傳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加而並之如此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進復古禮建明堂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卽以大祀殿行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文皇帝再造家邦當配以太宗以親論則獻皇帝陛下所自出當

以獻皇帝配至於稱宗之說臣等不敢妄擬疏入
得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
一之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再會議以聞
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
備于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
父故引以証聖人之孝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
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

制于周公爲嚴父于成王爲嚴祖矣未聞成王以
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
以嚴父故移配天之祭于成王也且皇上嗣統之
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
者惟席書張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
力斥之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
干太廟豈今日乃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
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獻
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

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責其肆欺不道下錦衣
衛拷訊黜爲民禮部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
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配帝侑食
允合周道惟文皇帝繼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
安竊謂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文皇帝配冬
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則禮文周悉
於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聞已復
以稱宗之禮集廷臣于東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
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

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獻皇帝錫封潛服繁天
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篤生聖人光承天
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皇考稱宗實應
古誼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報廼作明堂或問
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
去我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吉也於是禮部
遵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皇
考與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皇考祔于孝廟
但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皇考神主宜仍

于特廟遇祫享太廟恭設神座與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矣上躬視孝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獻皇帝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上帝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二十年四月辛酉夜宗廟火二十二年十一月敕禮工二部營建宗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凡爲室九二十四年六月廟工成詔定太廟安神

位次太祖居中左序成宣憲睿右序仁英孝武而追崇之禮極矣

野史氏曰自初議大禮時濟濟廷臣咸執爲人後之說逮張璁倡議遜于主心方桂諸人相機傳和而羣議詘矣夫重正統奪至親非人情也顧情之所趨曷有窮極考則稱宗稱宗則必祔廟雖預爲之節所謂導其源而遏其流耳當明堂配帝之日璁尚臥病綠野韜方儼然朝列追憶前言寧無慙悔蓋

肅皇帝初諭云委曲折中務申孝情大哉皇言眞足爲萬世法即更定樂章猶欲別於太廟厥後愈崇愈隆以與列廟昭聖並則導諛徼寵者之過也

四郊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敕廷臣議郊祀禮先是上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即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

一從祭朕疑之璁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牢而食之意殊爲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屢合太祖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即圜丘爲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爲屋即周明堂下爲壇即周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行蓋缺典也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如以爲即圜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璁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祈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廼無難者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

因革以對復問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待以歲月上意猶未已仍卜之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上大喜謂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郊祀之議相表裏因以言奏示璁言乃疏言天地合祀祖宗並配舉行不于長至之日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集議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疏入未報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廼親著論辨折斥下言疏

令廷臣議焉三月丙申璁疏言聖祖爲一代創業
之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忩不忘
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上以
其議留覽下其疏禮部先是詹事霍韜言親蠶之
事有文無實勢難久行宜擇近地便上不以爲然
至是復深非郊議疏言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璁尚
書時不能以道事君而苟狗謬論變亂成法異日
必有任其責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
惟見于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憑上覽疏不悅責韜

罔上自恣言疏辨謂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
爲嫌是徒知合祀爲太祖之定制而不知分祀爲
太祖之初制也知大祀文爲太祖之定訓不可皆
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可遵也且皆太祖
之制也從其是而已言官議禮豈曰變法韜修大
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援引
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議郊祀則以爲僞書耶
竊詳圜丘方澤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備在存
心錄一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

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忽合周禮祖宗
並配父子同列稱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
后稷以配天臣謂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帝臣謂我太宗足以當之敢畢其愚疏
入上嘉納之下之禮部令速具議以聞韜睹言疏
以上怒不敢奏辨乃貽書言痛詆之復錄其草送
法司備照言疏陳其狀且數韜無君之罪上大怒
令逮韜詔獄閱月餘乃釋之辛丑禮部集上廷臣
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

而以愼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
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有尚書李
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
人立言雖異納忠則同但既主分祀須建壇壝時
詘舉嬴恐未稱皇上愛民節財之意臣等竊謂禮
屋祭曰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于大祀殿而配以
二祖皇地祇則營壇壝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
禋之敬伸矣又衆議中有欲改大祀殿爲明堂者
於經義未協惟改山川壇爲地壇既免營建之煩

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闕典當修無可疑者疏入上仍令再議而自爲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皇祖始制露祭于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行事俱以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孟春享帝大祀殿以文皇帝配蓋爲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各以春秋仲月行禮于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時上意已專决矣然璁鑾終以二祖分配爲非疏請愼

思審處禮部集廷臣議亦如璁鑾言而璁鑾復合疏爭之上曰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不如寢其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不遑豈宜復有違阻閣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禮部速會官申議以聞璁復特疏爭之曰郊祀之議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不

忍無言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于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未免有失于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祖宗並配宜從今制所謂善繼善述之孝不忽不忘之心願從容而裁酌之上諭璁曰卿惑于危言變前志恐非素日之忠時上見羣議不一欲寢其事作告天罷議文以示閣臣四月戊辰禮部

上配典申議謂二聖配祀天地歷年已久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圜丘方澤雖曰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配大祀殿我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于中竊恐太宗有靈未忍獨享似宜仍奉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爲失上覽疏復諭璁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璁復疏曰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以圜丘方澤皆奉太祖配爲皇上親制大祀殿奉二祖

配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大祀殿既可奉二聖並配圜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解也况有大祀殿又有圜丘同兆南郊益非禮制臣惟今日郊祀之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皇地祇亦以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圖耳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上報

曰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黷爾諸臣同爲謬論本目内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曲全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於是圜丘方丘及東西二壇皆以次告成行禮然二祖並配上意終不然也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决不可爲自來只是

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詳具大禮紀中十八年春啓蟄節將行祈穀禮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于玄極寶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于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于

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莊肅謚議

嘉靖十四年正月丙戌莊肅皇后崩上命禮部具喪祭儀尋遣中官諭曰喪禮畳視聖慈仁壽皇太后制行禮部具上儀注中有上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羣臣奉慰禮上覽之曰朕於皇兄后無服矧兩宮在上又臨聖母壽旦恐用純素朕青服視事禮儀再酌擬來聞於是尚書夏言等言大行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者無容別議惟是皇上服制既絕則不必臨御西角門及一切奉慰禮皆不當舉

嘉靖大政類編〈上　莊肅謚議　二十六

但羣臣成服之後又不當素服於奉天門朝參宜暫免朝參便因復條上未盡事宜報可復諭言等聖母壽晨百官只各居私所盡制大學士張孚敬等言是日宜服吉庶於禮義允協上嘉其體君忠敬從之已禮部請莊肅皇后謚上命會官議奏於是廷臣會東閣集議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謚冊之文只宜二字四字言曰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謚似應一體吏部左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言乃集上其議因奏曰大行盛名帝后媲美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當稍異且謚以表行尊名於服制有無名分尊卑本不相涉皇上命集議祇欲考據懿行非議字數增減也十二字之謚似爲累朝事例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上覽之不悅曰韜謂謚非天子所自行此言謬矣今時謚議非

嘉靖大政類編〈上　莊肅謚議　二十七

古者比止論字數豈可不有等殺朕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之道今受命即位無事嫂如事母之理矧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所壓爲尤重再會議歸一以聞於是復集東閣議成國公朱鳳等尚書汪鋐等曰聖諭甚明莊肅固上同於列后大分實上壓於兩宮今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議上得旨皇嫂謚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合然上意尋亦悔之嘗因御文華殿

召見李時等論及孚敬曰孚敬性本拘執如莊肅
皇后謚用十二字何害至十五年十月加穀皇后
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改題
神主雖夏言初議然亦獨斷云

章聖南祔

嘉靖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百戸隨全光祿寺革
職錄事錢子勳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疏
下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
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
本所在不可輕動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
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
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
不拔之基若上啓寶山下瞰金井梓宮搖撼聖靈
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
議上命禮官集廷臣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
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為不可遷疏下禮官并
議而廷臣及閣臣皆極言其不可乃止六年十月
閒住御史虞守隨復進皇陵正議數千言上謂守
隨妄言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諭大學士
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
魂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萼寀議璁言舜葬蒼梧之野盖二妃未之從也廷臣之議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爲正論聖慈萬歲後奉祔顯陵情禮俱盡惟聖明無貳焉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僉事審河光祿寺厨役王福孚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時極言其不可且請遂治昇等上乃報罷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勑禮工二部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陵之西

得大峪山深以爲吉壤也故决意營建將迎獻皇帝梓宮合祔焉於是廷臣議上顯陵奉遷大峪興工二儀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知禮儀䕶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錦衣衛指揮趙俊爲管吉凶儀仗官又命翊國公郭勛等知建造事壬子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興工御史陳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梓宮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爲之兆安臣謂宜奉睿宗皇帝遺衣冠與章聖皇太后合葬于大峪山又以章聖皇太后遺冠帔奉以合葬于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梓宮於大峪山則顯陵之在承天者當爲二聖衣冠之藏以當荊襄旺氣疏入上責其欺妄黜爲民已未上復諭大學士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宮南詣合葬穴中乃爲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顯陵調度卿傳諭羣臣禮官當亟上議於是禮部會議上言靈駕北來與慈宮南詣其理一也顯陵遠在江漢深厪聖懷今皇上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而

遠卽數千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遙度萬一果有未善慈宮旣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上裁擇若夫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誤也上不聽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管吉凶儀仗以往仍令俊星夜馳赴顯陵至日會同內臣何富奉祀蔣華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宮據實詳具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上報聞十八年正月元夕上諭郭勛曰入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爲不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

部趣昨三命使率原定工役南詣承天奉啓巖宮俟至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庶爲詳愼上報曰優柔不斷乃婦人事朕意決矣即擇日具儀以聞於是欽天監擇二月七日梓宮發引上曰八日祈穀奈何于七日發引乃更定十五日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顯陵玄宮有水衆嘖嘖謂當北遷上意欲躬往視決之會禮部擬上梓宮南祔事宜得旨梓宮暫奉慈寧宮俟朕還京來奏遂以二月庚子朔冊

立皇太子冊封裕王景王爲將有監國之命也九卿大臣許讃等都給事中曾熫等御史劉仕賢等咸以南幸爲諫而工部郎中岳倫特疏言之上皆切責之獨下倫詔獄黜爲民甲寅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爲留守使大學士顧鼎臣爲同留守使乙卯駕發京師辛酉至眞定望于北嶽三月巳巳朔自衛輝渡河庚辰抵承天府御舊邸卿雲宮遂謁獻皇帝于隆慶殿辛巳謁顯陵立表于陵寢之北周覽久之命改營焉壬午詔

增顯陵圍垣遂定新玄宮之式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獻皇帝配次日復祭告顯陵戊子上御龍飛殿受從官賀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食庚寅以回鑾告辭于隆慶殿壬辰駕發承天府癸卯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思視吉壤一節甚無意義夫既重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者効順于我皇考聖靈安悅茲山流慶子孫決勿之他行宮道路止勿治是時上意欲奉皇考純德山而葬慈宮太峪故微示其意如此壬子駕還京師丙辰諭

輔臣曰太峪之工玄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二十七日詣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丙寅上諭尚書嚴嵩曰峪地空凄豈如純山完美央用前議奉慈駕南祔是日遂還京五月甲申獻皇后梓宮發引至通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閏七月庚申二聖梓宮合葬于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舉[illegible][illegible]祭于永孝殿八月辛未奉獻皇后神主祔獻皇帝廟上率皇后及妃

嬪行禮如儀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
聖母南祔顯陵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宮俱葬天
壽山上責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
職拱辰者敬嬪父也故敢於誕妄如此

二后喪祔

孝潔皇后陳氏元城人也父萬言爲邑諸生嘉靖
元年八月后膺簡入宮而萬言爲鴻臚卿尋陞中
軍都督府同知賜第于西安門外命工部爲之修
葺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高廣踰制宜裁其半萬
言佯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
員外郎翟璘主之上怒逮寬璘下詔獄已而萬言
再疏爲請乃釋之九月冊立皇后明年萬言封泰
和伯子紹祖爲尚寶司丞而翟璘復以他事謫外

四年七月萬言訐奏元城知縣張好古逮繫坐降
調時萬言恃后寵驕橫甚然后既正位久未有儲
嗣又頗以妒聞上滋不悅后矣七年九月后有疾
萬言疏乞容妻蕢氏入宮省視上不許越十月庚
子后崩禮部上喪祭禮儀上疑其過隆令更議部
臣具累朝舊儀參酌以請上裁定示閣臣云聞喪
次日百官素服於思善門橋南哭臨又次日亦如
之第四日成服百官服喪服入臨三日止服冠黑
翼善冠素服犀帶視朝一十二日盡杖期以日易

月之意一十二日前後共二十七日俱西角門視朝服淺色衣百官於成服之日素冠服行奉慰禮自二十七日後黑冠素服角帶朝參閣臣張璁等言上服制宜素服經帶十二日其後乃黑冠犀帶前後二十七日俱御西角門視朝朝之日百官皆素服經帶二十七日以後乃素服角帶上意既允已復有言曰朕當黑冠素服降之九日而釋可矣璁等奏曰大行皇后喪禮皇上以皇太后在上欲爲降殺非背恩也臣竊謂夫婦之倫參三綱而立

人君爲綱常之主言動尤不可不慎按記曰天子與后猶父與母也爲天王服斬衰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母之義也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周景王太子壽卒八月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爲子夫爲妻皆服報服也後世夫爲妻始制爲齊衰杖期夫喪服自朞以下諸侯絕然特爲旁朞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爲朞年則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皇上爲后服朞以日易月董十二日臣子爲君母服三年以日

易月董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臣愚謂皇上宜服朞十二日宜容臣子素冠服經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職在輔導不敢陷君父有過之地諱昧死言上不聽時禮臣方獻夫亦疏如璁言且引仁孝皇后崩文皇帝衰服後仍服白衣冠數月以証之上曰文皇后喪禮與今大異其時上無聖母下有東宮從重盡制或爲所宜卿獻夫是背議禮之臣他人引程子之言會辯其非豈今日以周景王事強

爲固執其遵朕欽定儀制行之詹事霍韜奏曰禮有經有權禮云夫爲妻服朞此萬世之經也因禮之變酌義之中則謂之權皇后配陛下共事天地承祖宗者也陛下爲之服焉爲天地祖宗之故也然限於陰陽內外之辨則有不得盡致其情者矣今百官遭妻喪無服喪蒞事者謂內而不外陰不可以當陽也至於陛下何獨不然聖諭云素服十日儆輟朝之義臣則曰爲皇后服禮也然行之內廷可也若履當陽之位行中宮之服或不可也百

官爲皇后服衰爲其者儀天下也然上壓於陛下
則有不得盡致其禮毋矣古禮父在爲毋杖不上
於堂尊父也至於朝廷何獨不然臣請陛下玄冠
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
入左掖門則烏帽玄衣杖不上堂之義也退入公
署及居私室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子爲毋
之義也若陛下於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
辨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皆非時義之
宜也此於古禮所未有然可以義裁者惟陛下釆

擇上曰喪服禮制朕已兩定儀注下禮部遵行令
霍韜所奏斟酌時宜當從所擬不厭數易朕於十
五日常服在奉天門視朝百官淺色衣朝叅退仍
如制服二十七日而除是月乙丑命建陵於襖兒
峪工部言發引在邇雖奉吉權創薦殿但淺率不
稱請以襖兒峪北舊行殿權安其中上不從閏十
月庚午冊諡大行皇后曰悼靈壬午禮部上發引
儀注上更定多從裁損如百官哭臨及禁屠徹樂
當於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於端門行辭祖禮
從中門出時哭臨既止一日辭祖復從罷免而梓
宮命出左王門於是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疏
言皇后正位七載儷體至尊生以禮歸歿不以禮
葬非所以重大倫爲萬世法請更議之上曰后尊
則帝益尊朕豈不知第有所壓不得不斟酌裁制
耳給事中徐景嵩又言哭臨辭祖之禮不敢强請
惟梓宮出門臣民觀瞻所繫王門之議臣心實不
敢安詔如前旨遂以是月巳丑發引而陵工未畢
迄次年三月朔乃克葬焉禮成從部議奉主祔於

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側至十五年九月議遷
奉慈殿三后神主於陵殿廼從尚書夏言議改諡
曰孝潔而遷主于奉先殿西室云孝潔皇后崩之
歲以十一月冊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
癸卯有旨廢皇后張氏而是月壬子冊立德嬪方
氏爲皇后后有盛眷父鋭封安平伯已復進爲侯
二十一年十月丁酉宮婢楊金英等謀弑上伺上
寢熟以繩縊之幾絶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奔救
上乃免諸謀逆者皆伏誅而端妃曹氏與焉時妃

方有寵於上宮闈籍籍謂后實誣陷之然上不疑
也自是上深德后而眷益盛矣故鋭卒而其子承
裕復世爲伯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后崩上悼甚
諭禮部以元后禮喪之禮部上喪禮儀注自成服
日爲始上黑冠素服十日十日後易淺色服俱西
角門視朝百官十日内俱布帽素服絰帶朝參十
日後烏紗帽黑角帶素服通前二十七日後上常
服奉天門視朝百官仍淺色衣俟梓宮發引乃如
常詔如擬其禮視孝潔皇后加隆焉乙巳禮部請

愼選陵地擇吉發引詔陵地不必擇預造已久蓋
卽曩所建壽宮也仍命并啓安儀各具以聞十二
月戊辰冊謚大行皇后曰孝烈先是孝潔皇后謚
冊正副使以節冊授内侍官詣几筵至是命正副
使入殿不許内侍代太常讀冊百官侍班行四拜
禮乃退云二十七年二月癸丑上定陵名曰永陵
禮部議上孝潔皇后啓安禮有旨報罷乙丑修齋
薦于永禧宮廷臣分日序進行禮而豐潤伯曹松
南京禮部尚書王學夔以入臨至上謂梓宮未發

仍命線經供事四月己巳禮部具發引儀以請上
覽之曰梓宮由中道行虞祭如禮制用九往者孝
潔皇后崩時上避慈宮且別有謂今孝烈皇后功
德俱踰非朕私變也安玄宮當居左他日卽配享
廟庭旣而以葬期太逼命再擇日具儀又命梓宮
居中之右虚其左於是部臣復上儀注上改蕭殿
曰行享殿餘如擬六月甲申梓宮發引丙戌葬永
陵己丑還主奉安于坤寧宮禮部臣按故事請安
主于奉先殿東室上諭輔臣[illegible]曰后尸主還

京朕欲于坤寧宮正寢奉安卿等與禮臣議之於
是禮部具儀欲候虞祭禮成諏日告廟舉坤寧奉
安禮上覽疏曰所擬未合朕意所以暫奉于宮者
俟期年行祔廟禮豈以坤寧可久安耶十一月部
臣復請權祔主奉先殿歲時享獻上謂后主宜卽
祔太廟命輔臣及禮部詳議嵩等具言升祔位設
宜于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安主則設幄
於憲廟皇祖妣之右以從祔於祖如之義上曰祔
禮至重豈可權就夫后固非帝而乃配者自有一

廟之序安有享從此而藏從彼之理不可蹈前邪爲奸欺計也其遵祖制奉祧仁宗祔以新序卽朕位次勿得亂禮嵩又言君父在上遞遷之禮臣等不敢遽言仁宗若他日所必祧此時舉行事體所繫甚重須集衆論之公且陰不可當陽位更須議處已復奏寄諭卿謂陰不可當陽位則不必祔祖姑之側卽祔皇妣之側可矣二十八年十一月上乃諭禮部藏主于慈孝獻皇后之側每遇享居本次止設位儀品祀不必及遂以是月甲申奉主祔

于太廟然上意終不愜也二十九年十月上復諭禮部曰奉先殿未設后位爾等執泥弄文視朕猶閏位焉其從正歸一議聞禮部尚書徐階會廷臣議言奉先殿后位未設誠于禮未備然遽及廟次則臣子之情不惟不敢實不忍也竊謂宜仍其舊疏大臣會議惟階頗以祔廟爲不可都給事中楊思忠主階議餘無言者上使人覘知狀及疏入上乃曰爾等懷貳之心牢至今耶茲非專論后又非子爲親夫爲婦也正義止以朕躬論碩無人肯奉

議者階與思忠二人議定以聞卽是矣於是階思忠言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則有不能具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大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則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之心果有未安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禮以義起九之外亦可加也謂宜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可不必祧在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

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一言而止非懷貳耶且禮得其正何嫌豫祧以俟耶其更歸一會奏於是階等復會廷臣議言仁宗爲皇上五世之祖以聖躬論仁宗于禮當祧孝烈皇后母儀萬國于禮當祔臣等衆論攸同宜奉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九室以明典禮疏入報聞已禮部以忌祭在近請擬上祧祔儀節上猶嗛禮官初議牴牾乃曰孝烈皇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雖不祭亦可部臣愈益惶恐乃言陛下繼

天法祖謨烈佑啓萬世治功超越百王所謂中興
大有爲之君孝烈皇后隆德懿行翼贊皇猷弭變
宮闈慶流宗社所謂以聖配聖炳乎相成者也伏
睹本朝故事宣宗章皇帝廟舍恭讓皇后而祔孝
恭章皇后憲宗純皇帝廟舍吳后而祔孝貞純皇
后忌日必致祭于奉先殿故典具存無論先後今
日祔廟之禮忌祭之儀乞容臣等具儀開奏奉祧
升祔至期舉行忌祭則正義明而禮制定矣上曰
非天子不議禮后本當祔廟朕屢論之丞弼示之

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實俟題朕神主耳乃命候旨
行事已而上諭輔臣曰昨禮官及諸臣所云猶强
耳人心全不識天時初以皇兄無嗣太統屬在朕
躬本之天定自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猶
不明至是乎今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
來由臣下議處今忌日奠一巵酒不至傷情于是
閣臣傳諭禮部廷臣無敢復言者乃以十一月壬
寅奉祧仁宗神主甲辰升祔孝烈皇后于太廟第
九室云上意啣思忠不解吏部屢以資序擬陞俱
不允三十二年科臣表賀正旦首署思忠名上摘
表中玄禧申錫一語詰之曰是何文體思忠懷欺
不臣久矣令逮于午門外杖之百黜爲民隆慶元
年禮官言國家陵葬廟祔之禮自宣宗以前陵寢
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
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惟元
配始得升祔恭惟孝潔皇后爲大行皇帝元配禮
應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
然非元配今宜于大行皇帝發引之先奉孝潔皇

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梓宮同日祔孝烈皇后
以次列祔及大行皇帝升祔之時宜請孝潔皇后
祔享而移孝烈皇后于他所庶名分正而典禮全
上命如議行

冊立分封

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冊立元子載壡爲皇太子冊封第二子　爲裕王第三子載圳爲景王時皇太子生四年矣貴妃王氏出也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瑞曰卿雲蓋其應在裕王云十九年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十二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府校書趙時春各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賀時上體不豫

覽疏怒曰東宮目上視未愈安得行步且朕疾未平遽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不道姑從寬黜爲民二十四年二月上諭禮部舉行皇太子冠讀禮禮部尚書費寀等具儀上矣巳復言冠禮儀節繁多東宮未易盡習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今東宮加冠似爲太早乞暫勑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則事爲有序而禮不難行上命會閣臣嚴嵩等議乃疏言東宮幼齡冠禮相應停止習讀亦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選端謹知書內侍伴讀演禮俟膂性漸開儀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上命俟吉行然上意謂諸臣擅擬甚不懌詰責尚書寀等奪司官俸大學士嚴嵩因言冠讀之論已下令無稍減繁儀止取成禮上曰冠乃成人禮首太子繼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乃可二十五年正月御史周冕以東宮講讀爲請上怒謂典禮自上出非他事可得建白責冕輕妄令降雜職極邊用尋降冕雲南通海

縣典史二十八年命皇太子演冠禮於臨保室大學士嚴嵩侍禮部言故事皇太子受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尾則東宮之位似宜避尊上曰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今侍衛未備已之三月乙酉皇太子行冠禮成丁亥皇太子薨上悼甚冊謚曰莊敬三十一年正月禮部尚書徐階等言皇子年十有六選婚講學實惟其時然必先行冊立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禮可以次及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上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婚何害

今逼君不巳詡何令階具儀奏階等覆言舊例親王冠禮行于奉天門前之東廡婚禮行于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先後婚期亦然其婚禮暫於皇城内行之俟建有府第乃更議疏入上問大學士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舉宮内嵩言往時諸王名位相等今事則非前比雖冊禮未舉倫序昭然諸凡事體宜從愼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婚候勅行府第即修二所不

許違慢三月癸未朔二王冠禮成上諭閣臣曰二子當先舉習讀半載正合婚期其示禮臣知之尋命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仍掌部事起原任禮部侍郎歐陽德爲禮部尚書禮科給事中章适以二王講讀請禮部請從适言上曰此事朕與卿等計令舉行适瀆擾當治何乃借之四月戊午上復諭輔臣嚴嵩曰朕二子出閣事久未見部疏何也於是禮部疏請選宮僚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吉期上上初許之巳復諭曰今

又逼夏月能行幾時不如七月末旬行時掌詹事府事尚書孫承恩自以職在輔養援前旨固請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云臣下專政果适不奉君令卿又此附和未可也七月禮部請如前旨乃以翰林院編修高拱檢討陳以勤孫世芳林濂充講讀官二王以八月巳巳出閣講讀尋遣工部員外郎樓鎮治景王府第于德安府九月選錦衣衛千戶李銘女順天府民王柏女[illegible][illegible]十一月朔入宮時徐階巳解部事禮部尚書歐陽德等言親王婚禮洪

武年間以父婚子皆行禮禁中將之國而後出外府宣德弘治間以兄婚弟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今二王婚禮似當行于禁中得旨於各府行禮大學士嵩言府第淺窄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若俱出在外臣等再三計之寔有未安上謂嵩搖于外議命舉冊立事嵩言此舉天下臣民久所仰望但令婚期巳定乞從臣等[illegible]請于宮内成婚其冊立大禮候旨舉行上批答[illegible][illegible]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嵩對言儲

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
府第連接從人衆多情各爲主易生嫌隙此在二
王不可不慮者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宮東宮體
勢增重主上尊安今烈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
俱在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臣等屢請冊立意
蓋爲此上報曰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待朕
處分勿再瀆已而禮部擬上婚禮儀注言會典所
載醮戒之詞有二一云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一云
往迎爾相用承厥家今奉聖諭朕二子將舉婚禮

一王留京一王封國則承宗承家當自有別伏候
裁定又會典東宮不回門親王回門然未有定期
今宜待之國前一月行上覽之怒曰既云王禮又
何不同第速降敕冊立太子任爾輩分別爲之時
上意愠甚尚書歐陽德佯爲弗省者遂擇日具冊
立儀以請上以問大學士嵩嵩對昨御批部疏會
舉冊立所司豈敢不遵但此事前奉聖諭候吉處
分臣等不敢再瀆上乃詔部臣曰豈有朝更暮改
之理二王一體行禮勿復違擾於是以次年二月

庚戌冊裕王妃乙卯冊景王妃二王各受醮戒行
親迎禮出就府焉禮部條上二王婚後一切禮儀
上報曰二王講讀于各府書堂三月中旬行大朝
常朝俱免第朔望各入宮拜見生母王及妃生辰
亦入于生母前行禮具皮弁不見者重父前也進
賀表箋不用郊祀雖不陪一體齋戒正旦冬至朕
御殿受賀次日百官常服于各府行禮免賀勿行
禮七月禮部以萬壽聖節請令二王入宮行慶賀
禮上曰二王非羣臣比姑候明秋十二月癸酉朔

大學士嵩言臣叨奉密對屢請建立太子聖衷淵
邃久未施行中外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
何以辭其責請及歲首諏吉舉行上曰卿此疏自
解是矣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卿第安心毋怵細邪
敢有借此欺擾者重加以刑自是無復敢言者明
年禮部以聖壽請二王詣乾清宮前行賀禮復詔
暫免蓋二王自出府後並不獲見上焉三十九年
二月原任春坊中允郭希顏疏言往歲恭讀聖諭
欲建帝立儲臣不敢言立建請言安儲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談際
易萌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
邦國而況于親子乎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天
慈爲王纔總但宮府[illegible]久慮山川若已預待惟
聖明蚤斷及時勅三禮官[illegible]其儀衛殊其寵數於
制於情似爲兩盡[illegible]儲可得安也自言
者倡爲二王両[illegible]臣恐二王與嵩皆疑
而不自安皇上何不[illegible]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
使知王初無他也必不疑於王諭二王以母忘恭

敬使知嵩終無他也必不疑於嵩則君相相保儲
可得安也上覽疏大怒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
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於是禮科給事中藍璧等
奏希顏慾壑大逆坐妖言惑衆律上從之詔所在
巡按官卽時處斬傳首梟示時上春秋高諱言儲
嗣二王並居外邸形迹相擬裕王母妃旣薨而景
王母妃在上左右又有與援羣邪窺覘旁觀危懼
頗有咎大學士嵩者故希顏疏以爲言然聖心自
有定屬非恒情所能測也是歲十月壬寅上諭嵩

景王府成已數年當遵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久不
舉行嵩等以示所司於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兵
部請設儀衛羣牧典仗官工部請道官修葺德安
府第越明年二月景王之國有旨百官賀二爵俱免
雖冊立未舉而國本自定羣疑渙釋中外人心踴
躍稱慶矣

宸章召對

上自龍潛藩邸篤嗜學問比入嗣大統日方饜華弊政覽洪範疏而獻皇及聖母尊稱未定曾召大學士楊廷和見于文華殿以大禮事諭之未遑及考文事也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禮四年五月建世廟萬幾有餘閒矣是年十一月戊申諭大學士費宏等謂問書無逸與聖祖御註洪範均是治天下之法可撰序刊布[illegible]請以無逸一篇依御註洪範體式因經分註繼[illegible]成書已復有旨再註尚書伊訓并聖祖洪範註與近日御註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宏等謂洪範九疇雖衍于箕子而其原則出於夏禹又序出聖祖請首御註洪範次伊訓又次無逸上復製洪範草畧一篇命宏等稍加潤色又命將皐陶謨與伊訓無逸等篇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五年正月上製豳春及四景詩爲宏和親序其端名曰豳春同德錄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陛辭上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六月壬子尚書席書以疾請假遣中使臨問

賜詩慰之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各加慰諭賜之詩章賜宏詩有云賡茲忠良副倚賴舜皐彷彿康哉賡一清詩有云邇因西陲擾起卿督邊方才兼文與武內外資安攘珤詩有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方詠詩有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次日宏等疏謝上優答焉八月示費宏等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十月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四箴賜宏等宏等疏謝請勑工部與翰林院蓋亭竪碑仍勑禮部通行國學及府州縣學各摹刻以垂永久上如議行時詹事桂萼方與宏有隙因言文詞末技不足煩聖思徒使宏閱伺意旨竊恩遇以壓羣臣上不謂然也然宏竟爲萼與侍郎張璁力攻以去六年六月上以聽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幷序一首示大學士楊一清等一清等依韻和進上覽畢賜璽書諭答命集成一帙名曰翊學詩是歲除夕上製五言律詩一首示一清諭

曰辟殘比省過迓歲比進善一清與輔臣謝遷張
璁翟鑾各和進上於次年正月四日彙書之名曰
輔臣賛和詩集且序其端命一清序于後十月丁
酉上製孔顏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
聖君子㝡哉勿僞出示輔臣十一月上親製顯陵
碑文召見楊一清張璁翟鑾于文華殿諭曰碑文
頼卿等藻潤茲特酬勞賜一清蟒衣麒麟衣各三
襲玉帶一璁麒麟衣玉帶如一清鑾雲鶴衣三襲
金花一一清等各疏謝上手荅曰覽卿等奏稱頌

甚過朕深自愧鑾奏有放勳二字朕尤不敢當云
八年二月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
越三月甲辰不雨上製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禮部請刋布中外從之十年三月巳丑禮部言皇
后出郊親蠶不便上諭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
議移之西苑晡時駕幸西苑趣召二臣二臣趨至
太液池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上
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
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轉

昭和殿二臣復命言其方位正當第宮後垣宇宜
增飾上曰蠶壇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
省約賜二臣酒飯珍餌二臣復入殿謝上出御製
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仍命賡和孚
敬請上手書各賜爲子孫寶上許之明日二臣進
和賦上手書製賦如所請後數日并裝成帙名曰
詠和錄賜之巳復諭孚敬曰君臣不交安成治功
今後凡有所入奏毋拘時而來朕又欲於今秋與
卿等一遊仰遵我聖祖丕訓預與卿等言之八月

丁未上幸西苑時孚敬巳致仕去矣召輔臣翟鑾
尚書汪鋐李時侍郎夏言同觀收穫上御豳風亭
面諭之曰我聖祖有訓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
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鑾等
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我皇上者俱所
謂知稼穡艱難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召鑾時二
臣見于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之御
近修葺告成宜設位祭告時曰皇上追慕聖祖盖
見至孝上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臣三品以上

俱令與宴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亦寓勤學之意亦用宴落成之經筵日講官俱與仍進講詩七月書無逸各一章卿等具儀以聞已乃以九月乙丑祭文祖於西苑仁壽宮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召李時諭曰昨見宴圖尚書王時中蔣瑶俱列門外還宜坐之於内時對以地狹不能容上曰皇親可移之殿西時曰俱是國戚上曰親親不如親賢乃刻時中等席於殿内時尋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己巳復幸西苑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左

都御史汪鋐尚書夏言入見上曰陝西饑荒已遣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河南巡按徐讃因曰陝西初災傷重大近聞亦少蘇上曰百姓艱難還用賑濟民廼天之民也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次日復召諸臣諭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當任朕欲用一人爲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廷臣才識短長俱在聖明洞察之下上曰朕豈能周知朕欲用王時中爲刑

部取王憲爲兵部王瓊爲吏部就令唐龍代瓊鑾等對曰聖見允當已乃改瓊爲吏部尚書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專管賑濟上復曰朕念陝西民多死徙故發銀三十萬遣官賑之欲令小民速沾實惠龍宜亟往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實有朋比者治罪壬申上御無逸殿命大學士李時翟鑾坐講時講尚書無逸鑾講豳風七月武定侯郭勛及九卿大臣俱侍講畢上御豳風亭賜諸臣宴亭下退而勛等表謝戊寅侍郎嚴嵩湛

若水進君臣同遊雅詩上命付史館己卯上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鋐夏言面諭曰天地百神祀典朕已釐正宗廟之制尚未盡善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後因合祭天地始用同堂之制今宜復之時等對曰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難更古人廟制卑小今太廟規制宏偉一旦復古禮恐一日徧祭九廟聖躬太勞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言曰古禮恐難復且廟皆東向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

大體却須依據異廟乃各全其尊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爲之鑾曰南北地短豈能容都宮寢廟上曰不必如此只行其義可也時曰不動太廟則寢廟亦不須動上曰三廟俱不動朕思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祭而列聖東西向不得專祀朕心不安時等頓首曰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太廟兩旁隙地無幾須量地廣狹方可擬議上命卽具奏行十月乙酉上幸西城召時鑾鉉言至重華殿諭之曰朕初建雩壇于南城但此地乃遊觀之處非祭天所宜建于圜丘之傍廼合古禮卿等相度以聞於是時等同往度地繪圖上之十二月壬寅上御平臺召時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復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只是三條謀反叛逆姦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天下故臣等只擬一半入官上曰大用先朝壞政正是姦黨如何不信于天下鑾曰皇上猶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於是盡沒其產十一年九月庚申上以星變召大學士李時

等見於文華殿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張孚敬方以被論去上意謂孚敬也於是時等退而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愼刑獄上嘉納之十二年五月上諭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曰江西所進青爵甚佳可爲祀天用今雨霽稍爽可與鑾鉉言三臣入觀其以酉刻至南宮之重華殿於是上御重華殿左室召孚敬等入見曰朕嗽疾靜養久不與卿等相見良用歉焉茲已平復特與卿等一見孚敬等頓首曰臣等仰瞻天顏不勝慶幸上命至殿中覽觀祭器孚敬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事天之誠上命中官以牙邊檀扇分賜五臣曰天氣炎熱與卿等共凉仍命賜酒饌孚敬等頓首謝旣退復召孚敬及時以黃紙御書宣宗章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白紙御書恭和詩示孚敬等次日孚敬等疏謝報聞仍命各爲賦紀之名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製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孚敬等集錄進呈上從鉉請詔工部刊布十一月辛未上在南郊齋宮

製上報歌一章示大學士張孚敬等曰朕草此數
言聊見肅將之意卿等可以贊佐戒進之辭和之
其歌曰肅羣臣而朝趨恭壇弓欽大報以叩穹蒼
愧綿才愚質弓懼無以上副恩隆爰肇復泰禋弓
茲當四舉愬衷匪直慎始弓圖惟厥終末註云去
歲疾未親故承以慎終句於是孚敬等俱恭和上
俱留覽十四年正月壬戌朔召大學士張孚敬李
時侯郭勛尚書汪鋐夏言至文華殿示以御製元
旦詩命賡之庚辰上賜大學士孚敬時尚書鋐言

長春酒幷諸品物諭以二十一日午刻面議大禮
壬午召孚敬時言至文華殿西室面諭曰今擬建
文祖廟爲世室廟字當避子敬曰世廟等號原奉
欽定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可改文世室
須別名上曰然則稱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文
皇廟宜稱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
功宗有德世室稱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
字上曰羣廟何稱孚敬言皆謂當用本廟號他日
遞遷則更廟額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曰昭一

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易牌額上然之欲加一
字爲昭第一廟復問孚敬曰何如二臣謂仍用本
號爲當上復以爲然仍諭三臣曰皇考世廟以逼
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七廟興工但七廟統于
太廟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重建皇考廟于太
廟左方實與太廟切近須稍殺舊規於列祖廟不
至相踰庶免豐禰之嫌禮部可會官相度來聞戊
戌上躬祭太社太稷是日言孚敬時言見于平臺
議宗廟禮儀孚敬等奏曰適日有祀事聖躬日勤

請暫免今歲躬耕之禮上嘉其忠愛命暫已之三
月丁卯日講畢上召孚敬時見于文華殿西室以
莊肅皇后崩命改廷試之日令禮部傳示因言今
年選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習卿等舉堪任
者時曰須擇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
行方可爲人師範文學只是末藝孚敬因薦蔡昂
上俞之因問前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因言内閣缺人卿等以爲孰可孚敬請上自擇
上曰古人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卿等知而不

舉卽是蔽賢不忠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不同此
官必須慎重上復諭六部也須得人吏部都察院
尤爲緊要因評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
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昨考察
未免虧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
鋐終遂時宜若韜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了時因
請舉先朝午朝之典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朕
思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是朝儀若政事另行爲是
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驟

難復不若時時宜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
曰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臣賢
否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待廷試
後行之丙子上召大學士李時見于文華殿時候
郭勛與尚書汪鋐督視太廟工數爭事上疏相訐
上謂時曰勛疏言工上事猶可鋐疏全是忿詞此
何可恐時爲營護甚力上曰若不究竟須留中耳
鋐無故舉梁材自代何說昨東閣與夏言爭莊肅
諡號此禮部與內閣事於鋐何與乃悻悻如此時

曰大臣議事貴平心和氣如此舉動未免取議天
下後世上曰科道何不彈之時曰不敢上曰此謂
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也勛鋐卿可傳朕意戒飭
之辛巳上復召見大學士李時于文華殿時張孚
敬以疾給假上問孚敬疾云何時以火嗽對上曰
孚敬求靜養非盡屏諸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
刻日可愈上曰孚敬閣中專決卿何不與爭時曰
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
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

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諡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
與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
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愛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
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何如時遜謝稱善上因
問太倉積貯時曰聞頗充羸由革冗員多上曰此
卽位詔書所革殛楊廷和之績廷和殊有才第非
輔弼器耳七月乙卯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
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侍郎張雲刑部
侍郎甘爲霖大理寺卿掌國子監事吳惠太常寺

卿洗光巡撫甘肅僉都御史趙載各有劣宜罷下吏部議復尚書汪鋐疏稱諸臣賢俱擬留用上覽之不悅召大學士李時問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咎張孚敬殊不知科道陳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疏亦私耳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上曰人才亦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同鼎臣教習庶吉士又問聶賢何如人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衰耄宜令

致仕聶賢令自陳全體貌耳又問王綖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綖亦何塘趙永之流留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允上曰如此則外調之復曰張雲誠慤甘為霖有才趙載何如時曰無過上曰此三人悉留用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京翰林用之翌日俱如所論處分八月庚寅召大學士費宏李時見於無逸殿東室諭曰今日閒暇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殿于規制東壁書無逸篇

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豳風圖長句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建殿亭之意而自儆尤切宏奏曰皇考詩及御製詩文憂勤一念實萬世太平之基碑文言敬天邮民親賢講學尤治道至要上曰朕志在邮民即工作亦非得已如四郊七廟奉天奉祖兩宮奉親皆當營建過此即無事特因言遼東事定湖廣賊平天下亦無事上曰遼東本撫臣行事不當以致攪亂宏曰吏部推巡撫內地者

只會戶部邊方會兵部恐不得人似宜會九卿推如京堂例上曰善其語吏部著為令宏曰三邊缺總制臣敢舉一人上問為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曰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上曰守仁徒虛名耳因令宏語吏部推鏌復曰既可用安事推即傳諭行時言遼東須用馬水甚好宏曰永家丁八十餘人甚驍勇善騎射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側非禮令宏等相北口閘設祠宏曰上無事不敬

與堯舜同上曰堯舜豈朕可及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猶未能盡宏因勸上保養聖躬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須靜養以凝神聚氣為要一曰神氣充足百體自安宏言黃帝問道廣成亦專在靜上曰道書中有之但凝聚必有法卿為朕剖折以聞又諭卹民在用賢宏曰聞上昔與李時評被劾諸臣甚當上曰朕僅得其略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或未當仍須執奏尋賜酒飯出已乃召見尚書夏言令建祠於北閘口湧玉亭後隙地九月己未給

事中薛宗鎧御史曾翀等論劾吏部尚書汪鋐鋐疏詆宗鎧等挾私報復上召宏時諭曰鋐被論如此何顏復立班行二臣以大工未畢請留之上曰鋐邪佞詭隨留之無益第言者不已鋐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以上意風鋐鋐乃引疾予致仕去十一月以新建列聖昭穆七廟增設祠官召見尚書夏言于平臺令不拘資格嚴加考選十五年五月端陽節宴百官于奉天殿畢上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道中

宮賚賜艾虎花絲百索牙扇等物上至勛等致詞謝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山中扈從之勞勛等復頓首謝至水次上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而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復宴于無逸殿稱觴上壽盡歡而罷自是歲後上體時不豫又數謁陵十八年幸承天即行宮有諭忿然皆非特召至二十年正月元夕幸豳風亭召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夏言翟鑾尚書嚴嵩觀燈亦未嘗賜對然躬覽章奏手札頻下迄于升遐之前兩

月猶不輟云

京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統內外衛軍以時訓練永樂間遷都設五府統軍如南京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立三大營曰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戰戍守之用曰三千營司寶纛令旗曰神機營司神鎗火器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哨掖五營三千營有五司正統末鑾輿北狩精卒盡沒[illegible]尚書于謙請就五軍營中挑選十二萬官軍團操為十營其三千神機之軍亦間選入團營老弱則存留大營以為次撥成化三年分為十二團營以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為名正德六年更為東西官廳就十二團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候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於是十二團營名之曰老家而兩官廳又為團營矣嘉靖六年大學士張璁言營務久壞宜加振飭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團營國家第一事卿其圖之一清及璁等條上營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

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用各邊閑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即號令尚不能知惟逐衆聚散耳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於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於武藝者名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今宜嚴禁違者以軍法從事一京營之馬非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閙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卹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樁朋之銀庶養馬者不至貽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上曰卿等所奏深合事宜令兵部如議速行已乃改刑部尚

書李承勛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專督營務
是時御用監太監張永以楊一清之薦先巳提督
團營疏言營軍籍額十萬七千有奇實止五萬四
千四百營馬籍額　五萬二百餘實止一萬九千
三百餘匹且病憊孱疥者過半聞者爲之駭愕承
勛言團營軍士有汰無補額數日虧宜依弘治十
三年例毋論終身永遠有丁願替者聽務足十二
萬之數兵部覆言團營軍額查覈選補巳有七萬
七千餘加以外衛班操共可得十一萬倘能日加

訓練遇警調發自足應用不必議補且先年抽選
軍士例止其身一以杜詐冒夤緣一以愼版籍造
報今欲槩令接補恐扶同冒替名在實亡無巳宜
量如弘治十三年以後例凡充軍終身者驗其老
憊願替聽以精壯親丁頂補永遠者或逃故限兩
月內許本身及戶丁自首驗明保收有寄揑者首
發治罪迯者淸軍官嚴限解補詔從部議然兵部
所言營軍見在之數與張永所言多寡懸殊不無
遮飾具營馬數置之不言上亦不窮詰也十三年

十月上命兵部會科道官選閱團營官軍而提督
團營武定侯郭勛言選閱有妨操練俟駐操之後
別爲議處時勛方倚上寵眷挾團營爲奸利遂敢
抗明旨若是兵部言事方有緒遽爾停止轉滋奸
弊且平旦營操畢操而閱原不相妨請閱選如議
上然之尋復中輟二十年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
劾勛專擅貪縱狀內言其占役備操官軍不知其
數令辦納月錢買閒回籍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
有見禮扣班軍行糧交送故轉從流離日多上大

怒下勛獄論死命成國公朱希忠代之二十九年
北虜犯京師人心震惶虜旣退大學士嚴嵩言京
營戎伍日虛亟宜振刷上然之下兵部議時吏部
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覆言國初京營勁兵不
減七八十萬自營制遞變雖寖不如初然原額軍
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據籍見
在者止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者又不過五六
萬入比者醜虜深入事勢孔棘守城出戰動稱無
軍卽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

械取給一旦其耗敝至此極矣臣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各營之主帥而號頭把總之類又古偏裨之官間多紈袴世胄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軍安得足且精乎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嘗有意振飭失然將領陰謀阻撓軍士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惟陛下大振乾綱差風力科道官通查團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

參考其弊立見并乞嚴飭提督官洗滌自新於是提督官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鏸自陳乞罷上許辭提督團營他職如舊兵部推提督官四員上曰此事須復祖制事權又須歸一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改曰總督京營戎政以咸寧侯仇鸞為之贊理軍務用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各營用協同提督二員其一應興革事宜兵部會官定議以聞仍命給事中俞鸞御史呂光洵往九門各營查閱官軍實數鸞等

還奏各營缺伍一萬三百人請治提督等官罪得吉奪希忠鏸及坐營官郭琛徐[illegible]德等祿俸有差中軍大號頭馬璽等革任閒住已兵部議上興革事宜一十二團營兩官廳官軍宜悉併入五軍營仍分中左右哨掖五枝每枝添設坐營官一人叅將二人遊擊二人三千神機及五軍所屬二千團子手等營俱如故一正統間各營團操官軍有四十三萬五千餘人今所存並十之二三命總督協理官清查見在實數設法處補一巡營科道官久

則易玩宜如弘治年間例一年一易滿日舉劾大小將領以備黜陟仍添差司官四人佐之一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尚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三十人此輩既不知兵又專務占役俱宜裁革一見在提督坐營公侯伯等官各令自陳去留取自上裁都指揮以下兵部同協理文臣汰去不職別選知兵之將充之使本營將領各練本營士卒遇警即率所部出征不得更設他人一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

年更番上班操備徃徃爲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于五月中赴京各都司統率八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掣回不必兩班赴京如此則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爲省費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仁令回府管事內侍官俱裁革三千營改名神樞營各營協同提督官郎推一堪任者以聞舊司掖哨官兵部同佐鸞選用見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卽替補召募務足原額餘如議既而佐一自大

同至復請損益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叅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上從之已乃改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復諭鸞與邦瑞及禮工二部曰朕新定營制可詳議具奏告于太廟行之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只用一人大將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須經戰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二祖武威可也鸞請戰將六人職名上令平日且名練勇叅將俟用時更議之時鸞恃寵驕橫巡營主事申旞疏言營政更張之始凡事願詳加博訪不當決計一人責效旦夕上以旞疏示鸞鸞因奏旞意欲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官已添設科道二人今益之主事重以職方之勢臨之臣等懼罪不暇何暇討虜得旨下旞鎮撫司拷訊革巡視京營主事時上甚倚信之每稱爲大將軍鸞請設

戎政廳首領官六房椽史上皆從之三十一年鸞死以罪追戮于市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茲與卿等改之卿等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但營制自正兵之外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兵尚未足況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未盡事宜謹條列以上一 故事軍器當藏內府有警則給事已納復所以戒不虞也昨鸞建議得自製用失祖宗防微深意宜查收貯庫如

舊關給一欽定戎政廳本無首領官六房椽史鸞
奏請設官鑄印凡事不關兵部任私滋弊宜亟行
裁革一各都司班軍賣逃及行糧侵耗之數宜詳
覈一鸞以京營名邊將且歲調邊兵非經久之術
乞下本兵議一徃者京師所募民兵四萬鸞幷入
營中軍民雜居事體非便亦當議改上答曰卿等
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兵部覆上議
處甲冑戎器革戎政廳首領及入衛將領京營職
銜俱如嵩等議又言京營班軍鸞所以得賣逃者

有二一則班軍與京軍雜操易於影射一則工部
不時借役得以藉口宜令吏部專註一官督之如
薊州例春以正月初旬上班至五月初旬下班秋
以七月初旬上班至十一月初旬下班另爲一營
統以一叅將而又免其執役則夙弊可清一入衛
兵在甘肅者宜罷在遼東宣大者宜留鎭待警入
援在延綏寧固者每歲以二月赴宣大適中處聽
總督調用七月移駐懷來保安等處與遼東同入
關聽提督分布防秋未可盡撤一招募民兵付前

叅將左灝就民兵教場訓練其加增糧餉宜量減
一戸部所收草塲子粒銀共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餘兩宜盡發兵部貯庫凡出納令戎政大臣籍紀
備查一各營費馬甚多宜通查官軍定以有家者
爲馬隊無家者爲步隊老弱不堪者不得一槩充
馬一大同原設大邊二邊墩軍巳百九十年雖有
與虜通者而我軍寔藉爲耳目鸞皆撤還宜趣守
臣議復一各省民兵入衛南直隷地遠人弱宜免
山西三關與大同接境歲苦邊患宜量免其山東

河南北直迫近京師防秋畢日行彼處議查詔如
議

河道

嘉靖五年淮河泛溢禮部尚書吳一鵬言清河以北徐州以南水勢瀰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殺其勢巡按直隸御史戴金言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黄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久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請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开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疏通提督漕運總兵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小壩河丁家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黄水分流故道宜於此開濬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分散殺水勢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河南大名地方多有黄河故道故道不塞則害遷河故黄陵岡金梁口一帶築濬之工歲無虛日所幸

地居上流河向東行循河築堤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勞各縣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計惟塞支流之口築堤障以護民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被淹之處有無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堤障水俾入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應否增築高濶以便牽挽至於濬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大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閘河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黄河水勢向背閘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所議又以章拯堪任命陞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令督同山東河南撫按官親詣地方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舉行拯於六年六月疏言今日所宜築濬分殺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零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

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爲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拯議上然之命刻期興工拯隨得旨回部管事已又遣督顯陵工程是年七月起原任工部侍郎盛應期爲右都御史代之應期以七年正月上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痺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之官民咸稱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約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

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爲永久之利計用丁夫六萬五千人于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做調仍量行僱募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貯佐之期六月而畢事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命應期及春和督官吏工役興事且誡各巡撫等官協力共濟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

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俱從之會夏秋間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并罷諸治河官應期言河工已完其半請俟秋涼終事工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竟罷新河之役尋以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右僉都御史代之應期維熊俱令閒住初應期議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及應期督工嚴急怨讟朋興維熊復言其不便故朝議頓改遂兩罷之於是左都

御史李承勛言興事任人惟明與斷豐沛河工三年之內三易大臣役丁夫三十餘萬用帑銀二十餘萬始也講之不熟繼也主之不力乍行乍止靡費孔多今宜遣部臣知水事者詣工所各陳所見下工部詳議行侍郎潘希曾詳慎斟酌必詢謀僉同然後興工部覆謂承勛議是但既責成希曾不必別有所遣以阻其任事之氣上從之希曾至則疏言近年沛河沙淤旋挑旋塞皆因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黃河故道上流則孫家渡趙皮

寨下流則飛雲橋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淮入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堙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下東呂梁上過閘河以故決隄壅沙大爲漕患倘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塞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孫家渡興役乞勅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塤委官媽工亟爲疏濬聽臣閱實具奏上從其議是年閏十月沛縣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希曾言廟道口之淤蓋由決河西來橫衝其上并掣漕河之水

東入昭陽湖以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散漫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上流分濬孫家渡趙皮寨二處則橫流以殺而運道永安工部覆奏得旨允行八年十二月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裁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于鄭州增設防河判官一員專駐其地爲善後計九年五月以河隄成加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尋

改兵部尚十一年漕運都御史劉節疏言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卒過忽伏水漲發泥沙漫入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與工挑濬拯目前之急吏乞會議長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捍巨浸工部覆上得旨切責管河官怠玩令各官如議修治是時河患不常而治河之臣亦數易十二年八月河溢魚臺十三年正月睢州野雞岡正河淤五十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先後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朱裳

湛獻議興役不過濬淤沙築長堤而已而朱裳則言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經壽春王園寢至泗州經祖陵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園寢尤爲逼近屢有渰浸今宜于祖陵築長隄以遏泛溢壽春王園寢砌石岸以防衝決但事體重大不敢輕舉部覆亦未之及也十四年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一泗州祖陵欲築隄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園寢請於四面各

百餘丈外環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徧辦一近年黃河入運道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自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俾匀水悉入漕河一南旺周遭湖隄已築城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横流今黃河南徙汶泉水微培隄亦已高厚但容吏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閘逼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為隄岸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舊議祥符之盤石口蘭陽之銅瓦

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竊謂黃河當防者惟北岸為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部覆其議為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祖陵建閘築隄坍橋則都御史王杲郭持平張景魏有本先後董其事以三十三年始告成焉三十二年河决新安口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鑛請自劉伶臺至赤宴廟疏濬淤沙於草灣

老黃河口築長隄磯觜高家堰長隄冊行增築原建新庄等閘加石修砌凡費帑銀十三萬有奇至四十四年河决沛縣等處淤百餘里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書治之時衡定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隄於吕孟等湖以防潰决卽盛應期所開故道也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新河土淺水湧勞費難成不如濬留城故道由是與衡不協衡持前議益堅身自督工吏卒不用命者重法繩之時浮議籍籍謂衡違衆自用故興難成之役以要功

給事中鄭欽上疏言狀兵部請遣官勘視新河與舊河孰便詔工科右給事中何起鳴往起鳴至沛縣查勘還奏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等處以不貲之財投諸河流已弃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横亘數十餘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積潦濬後難保不淤五也新河内多舊隄高埠黃水難侵開鑿之費視

舊河爲省且可遠將來潰決之患故尚書朱衡任其必可開而議者見爲難成亦有三焉一以夏村迤北十六七里地高恐難接水然北高南低大約只深一丈一照水平便已加深何患水淺一以三河口沙深水急不無阻碍然既建壩閘截或用石包砌每歲挑淺何患沙壅一以馬家橋兩岸築隄五里微山取土不便又急水投埽勢必不堅此惟在委任得人培築堅固[illegible]可措手者往時舊河淤塞未甚都御史盛應期建議開新河垂成而廢至今惜之今宗何狃道旁之議不爲通變之謀臣斷以爲開新河便工部會廷臣議皆合上意乃決勸限開築新河不得藉口速成苟且完事時四十五年三月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期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引鮎魚諸泉及薛沙諸河注其中築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illegible]沛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

二百八十丈有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潦蓄洩八月間工垂成矣所未通者十餘里值黃河驟漲隄岸有潰決者流言至京師工科都給事中王元春劾衡倖功欲速無爲國長久計宜黜而起鳴初主新河之議者亦與御史黃襄請亟罷衡俱下部議覆而季馴與衡旋以新河功成告言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閡阻於是羣囂乃息吏工二部覆諸臣疏請留用衡令會同季馴悉心料理以圖永久從之

閹宦

閹宦自正德間中外盤結内則口含王爵手握天
憲外則陵轢諸司漁獵蚔黎幾同漢桓靈之季矣
上初即位深鏡徃跡思挽頽輸而輔臣楊廷和力
佐之王岳范亨持加贈蔭魏彬李鎮韋悉從斥遣
各監局冗濫員役詔司禮監覈汰鳳陽宻雲諸守
備改給勑諭奪其符驗旗牌於是御史楊百之南
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疏請罷鎮守内臣然是時
大禮未定二三輔臣方累疏乞休納牖射隼之策

未暇及也姑遵奉正德遺詔去其太甚而已辛巳
六月御史宋鉞言眞定府抽印木植内臣原非舊
制且極言太監祖臣貪婪狀而浙江撫按官許廷
光唐鳳儀亦疏劾抽分太監趙俊浚利鬻權大爲
民害上命革臣任逮俊鞫問抽分内臣罷勿遣有
御馬監監丞何澤者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奸利事
詔答諸内廷發充孝陵淨軍仍取通政司副本入
御史成英言詔書方求直言而澤以言獲罪蓋左
右近習惡其害已構陷欺蔽遂至於此非上意也

乞亟旌澤而罪諸朋奸者疏入僅報聞焉十二月
有旨勑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
事御馬監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右監丞鄭斌鎮守
廣西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閒住於是兵部尚書彭
澤等言金等肯緣鑽刺乞寢成命倫榮或各加戒
飭養飽虎猶勝於餓虎也上從之尋復有旨以張
弼劉瑶分守涼州居庸關等處亦以澤等論奏已
之嘉靖元年七月司禮監太監温祥齎冊寶自安
陸州還言濟寧管閘主事陳嘉言欺侮遲留上震

怒遣官校逮之御史王秀給事中劉濟各疏論救
上不聽二年六月給事中劉最言内廷修設齋醮
皆由内官監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聖心靡費内
帑而復肆巧辨掩制言官此風實不可長上怒最
狂率令調外任時文方督修九門城濠家僮李陽
鳳索賄于匠頭宋鈺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
死事下法司問未決文爲陽鳳訴冤改鎮撫司訊
理尚書林俊執奏者再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
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

宗詔赦左藏史狄兼譽繳還誥頭忠臣愛君類如
此令太監崔文廼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
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欽弄威
福脇奪見囚臣誠不忍見朝廷紀綱為此輩所壞
上頗優容之然陽鳳事竟付鎮撫司也劉最既謫
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復奏最在途
仍用舊銜乘座船索夫役而御史黃國用遣人護
行均屬違例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最坐謫戍國
用降邊方雜職三年五月守備浮圖峪指揮使胡

璽等奏紫荊關守備太監耿忠不法事忠亦訐璽
自辯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麟請並斥治之上特宥
忠逮璽等于法司問四年正月降浙江巡按御史
歐珠為商州判官浙江左布政使馬卿為鶴慶知
府杭州知府查仲道為福建鹽運司同知以織造
太監吳勳誣其抗違詔旨被逮降用也而南京織
造太監張志聰亦訐長洲知縣郭波阻悞工役會
波已陞工部主事逮付詔獄降為江西布政司照
磨山海關守備太監李能言修理墩臺宜於商稅

取給上許之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御史劉穎等
極言其不可兵部侍郎鄭岳請從臺諫言俱報有
旨自璧復言比者甘肅之捷參隨人等均陞一級
似為過濫而太監張忠至九十員名視尚書金獻
民總兵杭雄浮于三倍以上名器賤同瓦礫非所
以勸有功疏入不報十一月提督浙江市舶提舉
司太監賴恩乞換勑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
軍有旨許之兵部言威柄不可輕假成規不可輙
易鄭自璧請功責恩取回別用章俱下所司十二

月添設南京守備一春時南京守備已三員矣南
京御史王獻以為冗濫疏請停革兵部覆如御史
言詔如前旨是時鎮守分守內臣皆貪饕桀驁所
至厭苦之獨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堯封等疏稱鎮
守太監王思競之賢請賜勑褒獎得旨不必賜勑
第令益加勉勵以稱委用六年四月浙江鎮守太
監鄧文請于商稅內量收脚價以充獻新器具之
費部議謂比年歲儉民窮商販利薄若另抽脚價
是為額外之征不惟病民寃且病國上切責文不

許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平寘鐇之逆發劉瑾之奸隨侍南征羣醜畏憚及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弭國家大變內臣若永誠不易得宜特賜起用俾供內職者勉于効忠上命永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永迺查上各營軍馬額數及陳清勾解酌替補汰老弱飭馬政諸事章下兵部釆行七年六月浙江巡按御史王化劾織造太監張志聰縱家僮興販私鹽上切責志聰令降一級取回以太監取陛代之家僮

下按臣提問十二月內使雷玉威逼人至死巡城御史敖鉞以狀聞請治玉罪上嘉鉞能體朝廷欽恤之意命陞俸一級八年二月南京長隨郭良等以進貢南還奏求車輛人夫及馬快紅站船上許之兵部執奏謂故事進貢官止有馬快船載在會典其餘不得增給詔從部議三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復盡徵牧馬草場地租戶部言御馬監轄二十馬房草場五十六所熟地二萬四千十二頃頃從侍郎王軏之言命科道官勘處以熟地八千頃歸監資公用留生草地四十萬畝備芻牧其餘熟地召民佃種徵租信公私兩利經久可行之策福請不宜聽許上從部議令如前旨行是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入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聽逮治五月給事中劉世揚等劾南京守備太監卜春王鏜各奸利不法事詔春鏜革任閒住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疏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重

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爲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時上方總攬乾綱益明習治體於近習靡所假借而大學士楊一清爲上信嚮頗得斡旋其間故言官之論列該部之執奏無或阻撓中貴人廩廩奉法非復如向日輈張矣是年十二月惜薪司太監芮景賢言本司積餘木柴足內官長隨等一歲支給請將明年柴價銀一萬九千兩暫行蠲免部覆從之景賢即昔年媒孽劉最以致逮繫者也九年正月御馬監太監麥福

奏乞騰驤等四衛軍士見操者免差科臣點閘新
補者免由兵部審驗兵部引弘治間舊例及近奉
詔旨爲請上從部議刑部尚書許讚言頃奉旨逮
興州後屯衛都指揮崔昇匿其叔太監崔文所請
戒飭文必出昇以正法上命并文逮治之九月裁
革雲南鎮守中官從巡按御史毛鳳韶言也十月
裁革廣東管珠池中官從給事中王希文言也十
年二月裁革四川分守中官從巡按御史丘道隆
言也是時楊一清去位而張孚敬柄國意在悉去

鎮守中官以剔夙蠹故贊上裁之如此未幾孚敬
致仕去然上睿聖獨斷灼知各處中官爲地方害
日久遂以次裁革之十七年四月武定侯郭勛請
復各處鎮守中官并委其取礦課以資國用兵部
言此華害民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
不當議復都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上曰鎮守
内臣非太祖舊制今且着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
廣浙江大同每用一人内監慎選以充不得作威
生事至十八年五月以星變之省詔諸鎮守内臣

盡數取回自後永無遣之盖自是宿蠹一清所留
者惟南京承天鳳陽及黄花鎮諸守備耳即有城
社竊伏之奸無幾矣二十三年五月降巡按湖廣
御史史褒善爲滁州判官先是承天守備太監傅
霖與留守李翔等數忿爭褒善並參奏之　霖乃
訐褒善擅用鑾器鐵鍊驚擾陵寢褒善遂得罪二
十五年三月謫巡按御史包節永戍邊衛時承天
守備太監廖斌横恣甚節至欲繩之而語洩斌懼
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

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民王憲等知節與斌
有隙訐姦豪周章等謂斌黨庇節收章驗問欲以
持斌斌隨劾節謁陵遲慢當進膳不行旁立大不
敬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奏
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節抵飾逮下法司問
法司坐節謫戍有旨令永戍邊衛逃則殺之三十
一年十二月廷杖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從謙以内
官監太監杜泰乾没内帑銀巨萬疏發其奸泰亦
奏從謙盗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事下鎮撫

司言二臣均屬有罪所引誹謗事茫無的據上竟
怒從謙誹謗廷杖之從謙遂死杖下三十六年三
月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劾奏司禮監太監李彬
侵盜帝真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
役軍丁造墳于黑山僭擬山陵大不道宜置諸法
上命逮問論斬沒入其貲銀凡四十萬有奇金珠
珍寶無算四十年十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劾黃
花鎮守備紀揚貪殘不法且言本鎮既有兵備又
有叅將等官太監似為虛設請并裁之上詔逮揚

員缺不必更補已而揚捕至亦訐紀索賄不遂挾
私妄奏上命并逮紀而質調為大理寺評事四十
四年二月供用庫內官豎盛等以侵盜香料十八
萬餘斤為少監何進所發詔[illegible]盛等獄命給事中
張岳御史董堯封查覈具得其侵盜狀因言該庫
錢糧宜照光祿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一
查已法司當盛等俱盜內府財物律詔如擬五月
內官監太監趙楹下獄論死初湖廣黃岡縣奸民
胡大順貪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
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進用乃偽造
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得之鸞筆且言呂仙授大丹
三九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鍜之則成清霞
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
廷玉因方士藍田玉羅萬象通楹獻之時此三人
者方幸于上上覽其書樂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
如何不來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
屢上書求見上問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
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喚他至今大順仍可

用否階言水銀非可服食田玉等妄自傳喚罪惡
尤重乞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
順等問狀下法司從重擬罪楹具疏為大順等申
解上大怒下司禮監拷訊執付法司與大順等俱
論斬楹竟死獄中按馬從謙包節史褒善黃紀皆
力排九關之虎豹遭其反噬而從謙蒙難特酷紀
雖左調然其言既行微罪有餘快矣李彬趙楹之
獄足令羣奸褫魄明日月而威雷霆非聖神之主
疇克有是乎

初山西代州崞縣人李福達以妖賊王良謀反遂連坐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縣民惠慶邵進祿等從之福達用是貲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衆俟我遂揭貲復還山西進祿等事覺見捕急聚衆爲亂僞授官爵殺傷吏民官兵捕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聞之復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

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詭能燒煉和藥往來武定侯郭勛所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復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義大禮案繫之福達窘迺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竣事去巡撫副都御史畢

昭獨謂福達果張寅仇家誣証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証坐良罪擬發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亦以乞侍養去嘉靖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鞫治之傅爰書如前訊勛爲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于法司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福達坐死并沒入其財產妻子爲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逵南

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其罪勛亦累自訢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上置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撫都御史江潮亦言勛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豳及自璧逵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上曰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狗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奉詔于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指福達福達語

塞而証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証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纍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顧壽等以其詞上上怒曰顧壽等徇情偏護豈朕欽恤愼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誣今又勘實何也俟齋祀畢朕將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淸言君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証咸在第令諸司虛心鞫審則眞情自得何至勞黼衮之尊親獄訟之事上乃已仍屬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爲民顧壽等懼乃雜引

前後讞詞指爲疑獄上切責顧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繫馬錄下鎭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皆令逮繫之於是顧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上怒益甚遂并逮顧壽等下獄八月命吏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旨令致仕而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焉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爲之救解錄素憾勛乃窮治寅事指爲福達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

郎一鵬泰祐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内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横行殆非一日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上以爲然乃詔　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于獄萼等旣已廷鞫乃言于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

賴欲殺寅以逋債因妄指寅爲嵱縣逆黨李福達啓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証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朝聽而一時奸黨甘心于勛寅者藉起矣以天之道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証布政使今陞都

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張逵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遈忿構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

下巡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馬錄故入人罪死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爲輕下法司欲坐以姦黨律萼等言錄罪未至死宜發烟瘴地面永戍大學士楊一清亦以爲言上不得已從之巳諸臣出差逮捕至者給事中常泰員外郎劉仕發戍邊寺副杜鸞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員外郎今陞僉事司馬相俱爲民僉都御史張潤原任御史今陞太僕少卿張英南京御史潘壯戚雄俱閒住南京御史吳

彥疏乞宥顏頤壽等失入之罪上怒令謫彥外任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巳具服謝罪矣及在廷諸臣攻之盜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詞於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書改皂白混焉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乃李璋徐文華以殺人媚人劉琦盧瓊程啓充以挾私彈劾各戍邊衛輕重惟意高下在手一何舛也先是吏部郎中彭澤大計謫外璁爲澤訟寃言文華瓊啓充皆以大禮事合謀傾澤次且及璁璁之欲甘心

於三臣也匪今日矣瑋琦之戍所謂殃及池魚乎讀實錄所爲璁傳則曰奉詔鞫勘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蓋江陵當國專總裁之柄出護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誰當能辨之者

張延齡獄

嘉靖十二年十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革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閒住鶴齡延齡者昭聖皇太后弟也在先朝憑寵驕縱而延齡特甚嘉靖二年延齡以强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自是亦稍稍歛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不敢與邵將並亦無有疵摘之者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鼎爲延齡家奴祖因以星命被親狎鼎嘗語同儕馬景等謂

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役使鬼丁景等初信之後祖父子不相能而景等亦厭祖譖於延齡逐之祖忿怨挾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景等下錦衣衛獄鼎等下東廠獄有旨將會多官廷鞫而祖仰藥死提獄主事陳能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獄亦因以解蓋正德十年九月事也延齡尋囑天文生董昶爲草奏求進爵不允然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張銳太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擇其便美者抑價買之爲山池

臺榭僭侈踰制又以婢竊金施僧桃僧與婢杖之
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被
索急遂謀於祖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訐延齡至
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遂遣人執聰發篋
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
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至遂拾聰前牘奏之事
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
田宅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
茂遠無左驗延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之上怒曰

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賢賢等黨比
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
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迺具獄上謂司聰以絞
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昇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
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凶殘罪應論死其兄鶴
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
麟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濬主事王言陳能曹
春等皆宜追問奏上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
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令但以多殺無辜僭恣
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
等逮赴京治罪賢奪俸一年已子麟等逮至俱令
革職爲民時大學士張孚敬爲延齡求解不能得
上因其乞休諭之曰爾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
以今日之事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昭
聖太后恐君上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疏對曰延
齡事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眞得其情豈不願正國
法正慮萬一非眞未免於聖德有累耳已而南京
兵部主事劉世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諂

諛以正風俗一請廣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
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
慰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上責其訕上庇逆令械繫來京黜爲民始延齡之
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
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奴出入扶侍
因私通親知往來置酒讙譁爲樂至是主事羅虞
臣行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
所柜得甚歡而罪繫邊將徐永宋梓王[illegible]亦常與

延齡燕聚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㫖書聖學心法一幅而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有奸徒劉東山以宅事坐繫恨虞臣笞已欲報之遂摭奏延齡前事謂逆惡訕謗賄結邊官為外援其妻崔氏動引宮闈為主令于姪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而虞臣實黨之又有劉琦者亦訐奏延齡陰附權閹傳遞宮禁金幣賄結邊官賂遺眞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百餘人上切責尚書唐龍等令戴罪聽處分先後提獄主事沈椿

等三十六人見在者逮問陛外及出差者巡按御史執赴京并訊已而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贅等俱仍原擬繫獄主事沈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邊衛得旨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貲富甲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撫危言恐嚇之索賄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十二月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瘐死獄

中明雲鶴以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踵未已劉東山既發配逃歸京師巡視東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訐奏延齡夫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連構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八章下錦衣衛訊鞫時孚敬已致仕矣錦衣衛以為請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為推鞫

言東山等所奏皆無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斂怨致奸宄垂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上命釋鏸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莊東山竟荷校死二十五年延齡死西市按羣小之構是獄者三矣實伺間抵原累斯貲禍以張孚敬之寵眷於廷臣無二猶

肆然株連之自非聖明獨斷則其禍蔓延豈有極
哉蓋霍韜之言曰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
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
勢日重恐給役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離間或
以彌文小節構兩宮之隙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
言在大禮將定之先韜之見早矣

嘉靖大政類編卷上

嘉靖大政類編卷下

西吳茅元儀止生甫校

甘州兵變

嘉靖元年正月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
都御史許銘銘與總兵李隆爲同里人銘性矜嚴
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心恨之
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
利益恨銘因嗾令指揮楊淮嗾諸部卒詣銘告增
糧價銘掠治爲首者二人隆欲藉此陷銘遂令諸

部卒各備鮮明衣鎧具三日糒待操再以增糧價
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與隆及守
備太監董文忠俱至公議府隆陰使人約諸部卒
今日告必不聽毋散衆益縱恣圍繞不解薄暮遂
焚大門入搵銘出亂毆之死焚其屍毀銘所居公
署盡掠其衣物銘家屬走匿文忠所得免諸卒復
大掠城中刼庫釋囚迫脅文忠以銘尅糧激變疏
聞於朝兵部言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宄
謀一旦有急廼揚言勸諭乘機嫁禍及副總兵李

義畏縮坐視俱當治罪得旨西事未寧陳文忠等
姑令戴罪領職倡亂諸惡巡按御史驗實擬罪以
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使使
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爲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
四人名爲首惡覬自解已而御史史梧等南科給
事中曾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
典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
永助逆罪上命褫隆職逮來京問以右都督徐諫

代之逮永下吏命巡按御史速勘以聞其官軍隨
從原無助逆者勿問隆既逮至法司會官廷鞫隆
不服上以獄情重大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
指揮使王佐往勘之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
甘州質對是時虜酋亦卜剌住牧西海數入寇甘
涼巡撫耿九疇方徵調防勦外虞虜患內虞諸惡
黨構煽不敢窮捕之也董獲栗不老等四五人而
已岳等至甘州與總督巡按官會鞫具得隆謀殺
銘及栗不老倡亂罪狀擬隆謀殺人造意律斬栗
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
流放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臣依
律處斬栗不老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治罪有差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大同兵素獷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讙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首惡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

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趣之叅將賈鑑杖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鑑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處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還鎮已文錦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文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陽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開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華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副總兵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勑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勑行事鐸尋以母憂乞終制去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右

僉都御史代之給事中劉祺通政司經歷李繼先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耻爲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而命昆回部

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厄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杖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廼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尋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勑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宜大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

玩叛亂頻興令若專為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為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勑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剿無赦戶部仍遣官賫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況此寇顧戀妻子或竄匿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兼

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剿有能擒首惡者賞銀伍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三百兩陞二級先是勑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閒所見尤宜真確請勑瓚據名擒捕即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

是始言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勑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慴天祐等處變生不測故請罷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挾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 檄諭該鎮天祐因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

聞是月庚子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璜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勑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璜請率兵臨境設法擒薙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璜暫駐宣府俟事平即日班師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璮等四人璜等遂班師還京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所劾上責璜班

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刻榜梟示文錦卹典廷臣屢爲言之上皆不許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閫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諡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卹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上謂洪謨出位妄言降旨切責之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嚴急瑾素苛刻及茲役與衆益怨是月乙亥夜卒王福勝王保等六七十人鼓噪焚帥府攻瑾殺之因焚鎮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總督侍郎劉源清總兵郤永巡撫都御史潘倣以[illegible]聞兵部尚書王憲言悍卒習亂戕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宜諭安良

善賞其脇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請以撫剿事宜責諸總鎮俾以便宜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劉源清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因以都督僉事魯綱代瑾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軍丐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褫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爲僉都御史代倣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源清次陽和大同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倣督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檻諸囚詣軍門允中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今幸勿以爲言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迺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亂又多株連無辜者源清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比曉城中訛言且屠城逆黨遂夜呼噪爲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

清所諭意撫之迺復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振詔獄振詣幕府自明因言亂黨就逮且盡可無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相糾集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據之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以爲將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倣與鎮國將軍俊櫁等諭止之不聽俊櫁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

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詣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母妻在圍為賊遊說欲因之允中遂留居懷仁不敢歸源清所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為然疏請得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傅鐸譚鉉充左右叅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倉米十二萬於懷

來城令戶部右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妥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忭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畏懦辱國今不可以再辱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勲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鏸宣城伯衛錞靖遠伯王瑾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紀功責巡按御史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已定源清及永貪功妄殺以激亂之及今班師亂可弭已

源清則深詆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撤王府及諸公署民屋為薪夜縋城撤屋多為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微諗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二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永悉執之城中人滋懼及源清永令豎招降幟叛卒悉

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兵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至永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大敗叛卒遂引虜千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那顏居虜衆徘徊不敢進明日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叛卒為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叛卒不足恃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刃擊之大詬而去是時虜騎掠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城募窯夫穴城而

入卒以毒烟燻之穴中死者相枕源清復請築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書往視其事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始殺主將非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御之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説傳嚇城中致使劫因勾虜抗拒朝廷旣諭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此地此人皆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

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討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無何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上責其避難負託奪職閒住兵部請并罪永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時城中積困敝外攻益急諸叛卒虜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者闔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刺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相與血盟討賊

乃陽令寧持軍校士庶狀詣源清爲黃鎮等乞原而陰以榮等謀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請馬昇楊麟爲賊所逼非其心且昇感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捐數千金募死士耳繼祖以其謀告源清乃檄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懽聲如雷其夕昇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入城昇麟先後捕斬

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三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遵賞格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旣還疏言亂孽旣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廼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衆戎律

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大多而重鎮蓋岌岌矣賴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而兇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俾功債事之姦責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

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士張孚敬持不欲行上諭之曰大同一事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人皆曰卿獨與言爲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給事中常序等下兵部會推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上意特命侍郎黄綰往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擅回爲吏部尚書汪鋐所糾且言綰昔攝部篆黨同欺蔽罪得旨調綰外任綰謂孚敬擠之也上疏自理言大同之變孚敬立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以此爲孚敬所忌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同悉用大同人供役左右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無告言叛軍者綰亦絕不問叛軍事衆心稍安有關鉞薛源楊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鉞自虜歸綰執付獄反側子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然又有請招源月歸

者綰曰此輩甫奴虜牛馬驅之耳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僇之不來則勿索時諸叛卒方挾虜恐愒內地聞綰令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叛卒害者始扁至陳牒綰佯不省而審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逆黨尚欽者懼不免擦刃嗚金倡亂歷數街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出未獲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自甲中倡亂及

兇渠惡黨擒獲無遺者遂以其名上論

死遣戍有差綰因疏言源清承貪功僨事之罪瓚
繼祖祐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乘機撫
定之功昇麟雖爲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傚
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其賞罰兵科都給事中曾
忭等言大同叛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
也今議者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
者宸濠之亂源清爲進賢令倡衆死守有保障功
當蒙八議之貸況今非叛變者也書榮越職圖功
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冐昧掠美無功可錄

傚允中觀釁自全降志辱身得免流竄爲幸何得
靦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承罪在不赦源清當錄
鼎勞未減傚允中錄用非宜瓚繼祖等功次宜如
綰議得旨源清承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奏綰
奉命勤勞可嘉陞俸一級仍賞銀幣瓚繼祖祐各
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等各陞級傚允中復原職
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卹典又以忭等欺誑
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而釋之尋逮源
清承至京問訊獄久不決綰意不能平疏言臣奮

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刻臣
又以此發策陰寓貶臣源清等貪功罔上盜錢穀
百萬殺傷無筭罪宜首戮該部科曲爲之庇而臣
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
散將何以示勸懲至十五年六月綰以憂去上從
部議黜源清爲民降承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呂經以苛刻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檄行淸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人益怨之嘉靖十四年九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并城築圍墻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衆[illegible]不遂大譟羣擁詣經乞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將怒告者將笞之衆

益鬨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毆途人授之械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主尋圍苑馬寺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聽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滋政多苛偷[illegible][illegible]宜取回別

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為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迮逆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盖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

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銑言為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草價為餙裝具得卒於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首恨經遂率衆持梃踏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

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䟽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霅使我築墻種樹耶毁肩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爇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刼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皷竟日夜明日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昊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賞犒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

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黄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翕然而起誰復激之此於法不宜復寛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毋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㭿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

等所囚雄以掊尅斂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勲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閉城門鳴鐘皷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謀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㭿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

都御史天子重臣廝隷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着降外任遼陽叛卒趙劓兒等聞庭㭿將至乃詣廣寧與鑾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中人爲逆謀益急銑密刺

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畧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於是剮兒等四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以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酋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蓋惠

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勑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據究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叅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棍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剮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戍極邊革去世襲雄戍邊衛經革職閒住欽昊令歸別用銑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黄懋官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海警故議選各營精銳以時訓練不足則益以四方趫徤名之曰振武營然所團集皆惡少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每月各衛送支册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

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爲戶部代之者尚書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不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鼓噪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墻出因仆地不能起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兵

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黄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當殴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减折糧餉衆始散事聞兵部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上曰營卒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京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冠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

令捕治其為首者餘黨勿問於是南京科道官劉行素趙時齊等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黄懋官之查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安謙給放失宜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廷竹兵部尚書張鏊俱屬有罪得旨令坤致仕克廉閒住攸躋謙黜為民綬等令自陳其營軍訓練之法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時各軍雖稍定然流言謂朝廷將盡誅各營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迺與鏊謀託疾閉閤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衆心密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勳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因馳奏請處分兵部議叛軍戕殺大臣迫脅府部當即時斬首梟示上復命三法司會官詳議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秋後處決上謂所獲未必果皆為首者令再議聞迺止坐首惡三人餘悉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貰之及綬等自陳令鏊致仕廷竹閒住綬降二級徵還鵬舉策勵供職時當事諸臣皆獲譴而亂卒獨坐輕比

上意在寬貸廷臣不敢爭也已乃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鏊仍加太子少保東至則言倭患未可逆睹營兵不宜議罷東於諸軍又多所假借於是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涖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塲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驕肆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刼人恬不為怪法紀為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營軍士宜散隸各衞一體差操庶可解散兇黨然一旦更張必有能彈壓之者迺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

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珏以顯代之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嚴加禁治珏着改調而陞顯爲署都督僉事代之然未幾而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設在江北乃南京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餘共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幇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幇丁非制請於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遂縛欽於營臺羣毆之東聞亟遣官撫諭許幇丁如故欽

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京科道官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謬妄宜罷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幇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上俱從之命東回籍聽用時李遂爲兵部左侍郎乃陞遂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上從部議許之仍另給勑諭俾得便宜行事而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自隨部覆謂兵餉無從取給止令選精銳伍百人徃報可初振武營之變遂有戡定功故衆議謂代東者非遂不可然遂知上意在寬貸比至留都不敢以已意有所振刷也則惟請增坐營官家丁厚其餉犒而已然自是而卒無敢譁者蓋亦權宜消弭之一策云

北虜

虜自正德中其酋曰小王子居沙漠東偏與衆顔爲隣小王子之子三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卜剌弑阿爾倫遯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卜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之子卜赤而阿著子吉囊俺答諸種中最強出入河套滿官嗔部營俱從之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亦剌世與土魯番爲

讐諸虜以河爲界在河西者曰西虜在河東者曰東虜嘉靖元年七月以虜駐牧球厰詔叅將唐晃時春各選所部兵五百屯黄花鎮武定侯郭勛勒營兵待之戒毋得出境啟釁是秋虜入犯邠州固原等處殺掠甚衆給事中管律御史黎貫請起用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而改總制侍郎李鉞爲甘肅經畧部議謂一清家居日久一旦起用未免辭奏稽延宜戒鉞竭忠督理冀圖後效上從之二年正月套虜入沙河堡閏四月亦卜剌與套

虜入掠甘凉等處饟道阻絶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徐謙請選兵給餉分道進攻鉞謂北虜方乘虛窺伺而我復專事遠畧恐腹背受敵徒勞國威宜厲兵秣馬伺賊入犯方行勦殺部議以鉞言爲是上乃命相機愼動務求萬全毋貽邊患八月虜入界嶺口尋入遼東丁字堡殺備禦都指揮王綱九月入密雲白厓厰三年十一月入延綏永康諸堡十二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四年正月西

虜寇甘肅總兵官姜奭敗之八月一清請勅西虜上以啟釁爲慮令先具制勝方畧以聞十一月召一清入内閣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代之憲至則請征勦如一清言上竟不許五年四月虜犯大同復犯宣府總兵朱振都督傅鐸禦却之以捷聞六年二月虜犯宣府叅將王經死之三月復犯宣府叅將關山死之所部卒殺傷殆盡六年八月虜犯寧夏總兵鄭卿等敗之斬首三百餘級七年二月改王憲爲南京兵部尚書起原任兵部尚書王瓊

代之三月虜犯山西游擊邵定死之六月虜犯太同十月辛丑犯宣府己未犯莊浪十二月犯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把總指揮趙源戰死八年二月虜犯寧夏總兵杭雄率兵禦之所亡失甚衆匿不以實聞大學士楊一清爲上言之遣給事中李仁往覈具得其狀因論巡撫都御史翟鵬罪得旨雄逮問鵬奪俸兩月然爲雄匿敗狀者實總制尚書王瓊瓊與張桂厚善故仁迴不敢及瓊而鵬之得譴亦薄云九年正月虜犯山

西五月入寧夏塞瓊與總兵張鳳上叅將王効功言效於神木境外斬首虜三十級虜挫衄去會神木縣人薛添祿詣闕言效横挑胡虜匿所亡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朦朧報功上令撫按官覈實奏報是月從瓊請發銀十萬兩於寧夏爲修邊費而是歲北虜小王子與西海亦卜剌解仇結親往來延寧境上巡按御史范安言其事於朝且及守備指揮彭廉隱匿邊情之罪上從部議令條勘報處分然效與廉卒無恙時諸將帥皆黷貨掊克掩敗

冒功如大同巡撫蔡天祐科罰商銀巨萬爲商人所許迺明以饋遺宴賞自解而上下相蒙觀望畏縮則諸邊皆然不特陝西督撫而已十年三月虜犯大同總兵彭楧稱疾不出千戶張鉞陷虜亡卒六千人巡撫都御史王大用以被劾免寧夏巡撫都御史翟鵬與總兵張英有隙會套虜大入不能禦所亡失無筭已復互相訐奏詔各罷之八月改王瓊爲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唐龍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瓊瓊在陝右絶無禦虜功虜每

入輙得利去惟征勦番夷曾有斬獲而時時請内帑築邊墻廷臣又言全陝災荒邊工宜暫停止會瓊以獻甘露賜金幣遂膺特簡焉九月虜犯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塞大掠應朔等處巡按御史張祿以捷聞上從部議遣科臣與巡按御史會勘給事中張潤身言祿扶同奏捷宜令迴避祿復具奏飭辨及給事中王機御史楊宜勘上諸將帥失事狀各治罪而閏身與祿並坐奪俸時論爲之不平云十一年三月虜衆十餘萬寇延綏初虜酋小王

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尚書唐龍告急
上命侍郎張瓚賚銀轉餉趣徃調度選京營兵二
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
龍疏至頗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
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退乃令京兵掣回是秋薊
鎮渤海所大峪關等處時有零虜窺犯十一月中
虜四五騎抄宻雲鎮虜墩殺千戸谷壽等百餘人
叅將袁繼勲閉壘不出嗣後虜輙以零騎入寇昌
平懷柔宻雲間大被其害事聞逮繼勲等治罪有

差十二年三月虜犯宣府十二月犯寧夏總兵王
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是歲虜
酋吉囊等擁衆屯套内窺犯延綏凉固屬諸邊戒
嚴不得間乃突出四五萬騎亂河而濟襲西海虜
酋卜兒孩大破之先是卜兒孩請貢下守臣勘上
方畧至是總督尚書唐龍等言其事且言卜兒孩
衰敗遠遯西海獲寧然吉囊實兼併西海收其部
落大半勢益強時時於河西駐牧患乃在延寧肘
腋間矣十三年正月大同叛卒勾虜入寇二月虜

犯延綏梁震等敗之七月虜十萬餘騎入自定邊
營大掠安定會寧等處由青沙峴出塞總制尚書
唐龍上捷書言斬首虜三百八十餘級上從部議
遣給事中戚賢往勘之具言大虜入邊諸城堡多
所殘破然首功可録於是龍及梁震王效等各陞
賞有差七月改唐龍爲刑部尚書起原任都御史
姚鏌代龍十四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魯綱等敗
之是冬姚鏌以疏辭忤旨罷命兵部左侍郎劉天
和兼僉都御史代之十五年四月虜犯凉州復入

莊浪總兵姜奭副總兵王輔等敗之六月虜復駐
大同近邊巡撫都御史樊繼祖請兵餉甚亟詔調
延綏遊兵一枝分戍西路仍開納銀入監例輸赴
大同爲召買之需未幾虜至叅將葉宗等將萬餘
人遇虜大潰虜遂入天城陽和宗等皆擁衆不敢
出事聞副總兵李樊等坐逮繫詔獄七月虜入延
綏黒河墩等處副總兵白爵等擊敗之十一月復
設宣大總制官更名爲總督以戸部左侍郎周叙
爲之宣大巡撫路迎樊繼祖俱令別用起原任大

理卿史道爲僉都御史代繼祖陞順天府丞郭登庸爲僉都御史代迎皆特旨也尋遣給事中錢亮主事韓昜體勘山西邊事上蓋爲之旰食云十二月虜犯寧夏總兵王效等擊敗之捷聞上大悅乃并論延綏之捷陞天和左都御史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及效等陞賞皆從優厚焉已而虜復犯延綏入威清靖平等堡十六年二月虜犯大同總兵梁震敗之尋又犯甘州大掠三月犯寧夏我兵陷虜伏中所溺傷甚衆事聞降文魁一級調外任效等

各降一級戴罪殺賊時虜酋吉囊俺荅勢張甚而邊兵單弱不支陝西總兵任傑謂舊邊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濶防守爲難惟紅堡寺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而近欲修築新邊一道徹舊墩軍士守之以省饋饟天和遂上言其事兵科給事中朱隆禧等言河套本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墻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

延駐十餘月時諸邊歲歲中虜所亡失動以千萬計是歲劉天和言將士敗賊於千虜城斬首二十八級而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言總兵白爵敗賊於宣城北莊斬首百六級兵部題覆以爲數十年未有之捷也八月虜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犯攻固原分兵四掠所殺擄甚衆諸將皆逗遛自保虜益深入保定撫臣陳講告急天和慮以失事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等二人會大雨浹旬道濘於是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虜虜始引旋

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斬其酋虜衆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皐復迎擊之於鐵柱泉追奔出塞斬獲頗多於是天和馳疏告捷言三鎮首功四百四十餘級而吉囊子爲我軍所殲上大悅時天和先已改南京戶部尚書乃特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尚文等及巡撫趙廷瑞等俱優加陞賞內閣本兵並予陞廕而巡按御史張光祖亦命陞京職先是諸邊奏捷無有叙及按臣者至奉命覈則按臣主之

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天和若能爲國家深長慮者不宜棄地資虜上然之切責天和奪傑俸半年七月虜犯宣府殺參將張國輔八月虜犯大同邊臣告急詔悉發宣大兩鎮兵及延寧遊兵併力截虜還保定漢達官軍赴援十七年五月虜犯大同參將張世忠敗之六月虜犯宣府都督周晃把總韓錦死之八月虜犯河西十二月虜犯懷安萬全左衛等處殺擄數千人總兵張鎮論死十八年六月虜犯薊鎮入鐵門關陸軸谷窩八月

虜犯榆林九月虜犯宣府殺掠人畜萬計十月復犯宣府深入至長梁灘十九年正月虜入大同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二月虜以十三餘騎入宣府指揮僉事王勳易而追之爲虜騎所圍參將許國往援之戰敗虜所殺指揮以下官二十五人卒二百人三月虜破延綏清平堡入米脂總兵周尚文駐師青秋原故與虜左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虜殺掠甚慘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去七月虜入平涼敗副總兵劉慶兵流刼崎嵐石州靜樂等處凡

自張光祖以邊捷獲恩敘諸按臣遂與督撫合爲欺誕是年十二月陝西總督楊守禮以鎮朔堡之捷告二十年二月復以甘肅莊浪之捷告而巡按御史呂光洵魏光晃與光祖俱賚銀幣蓋恩紀濫而功罪淆矣六月命兵部尚書樊繼祖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初虜酋俺荅遣夷使石天爵乃肯切欵大同塞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史道及巡按御史譚學各疏言其事上命會官集議廷臣皆謂不可許而請添設總督大臣臨邊防勦上從廷議命

繼祖往而夷使石天爵令撫按官究明馳奏道既得報遂遣天爵回又陰賂虜令勿蹂躪已所部於是虜酋俺荅遂越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囊由平虜衛入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州孟縣壽陽諸處漸逼真定副總兵丁璋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殺鹵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筭繼祖第與諸將帥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乃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

伐而巡按御史王達則曰虜從容出關譚學則曰虜回未戰繼祖所言事涉虛誑上命紀功科道官勘實具奏已勘上如遂等言令褫繼祖職道與保定巡撫都御史陳講黜爲民總兵王陞等各降級逮問尋遣侍郎張漢賑濟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官張翼翔張光祖俱以勘報稽緩紀驗顛倒黜爲民已復令奏捷者不許叙及内閣本兵與巡按御史二十一年二月虜犯蘭州閏五月虜酋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克漢詰大同求貢巡撫

都御史龍大有令墩軍誘納之縛天爵殺受禿等猥言以計擒之事聞上命陞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吏陞職加俸賞銀幣者數十人巡按御史侯度亦陞俸一級而梟天爵及前夷使乃肯切於市總督侍郎翟鵬知虜且大入乞調兵給餉甚亟上怒其舉動倉皇怠事負託令褫職閑住總督官罷勿設六月虜由大同左衛雙山墩入寇屯朔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大原諸將卒無一禦之者虜遂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由忻崞代州移營而

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約副總兵段堂等襲之至陞支村遇虜堂等悉引避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虜迺從鴈門故道去虜茲入也往還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屠戮慘甚盖以石天爵爲詞云事聞猶以斬首三百餘級爲解大有及山西巡撫劉臬坐戍邊宣府巡撫楚書坐罷黜總兵李蔡等論死賻世忠

右都督立祠祀之以宣臣配兵部言邊事方殷宜選大臣忠誠有將畧者令之總督上復令翟鵬往鵬至則屢請募軍養馬費上趣戶部與之仍責侍郎王暐等延緩奪其俸已而戶部言宣大三關動稱乏餉自去歲九月至今春已發去客兵銀一百四十七萬兩有奇主兵米二十五萬石盖邊費之不訾如此時上方極意憂邊出京兵備内藏每有請輙應顧虜氛熾甚東西馳騖將士既疲於奔命而積弱習怯驅之不前往往恣虜深入伺既去則

掠其一二惰歸者以告捷甚則殺降拾屍展轉鬻
賣諸督撫亦姑聽之覬用徼恩遂謎於是戎律日
弛而内地之塗炭極矣二十二年八月虜犯延綏
遂至綏德州巡按御史殷學疏言賊入内地諸將
擁兵自保已而巡撫都御史張㯋奏捷言總兵吳
瑛等選銳追虜獲首功百計兵部覆稱延綏遊兵
假調宣大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
謂奇捷學按部隔遠聞警馳奏無容别議上謂學
顛倒是非謫外任陞賞㯋等有差十一月虜犯宣

府二十三年正月虜犯薊州黃厓關二月犯大水
谷三月犯宣府總兵郤永等禦郤之給事中戴夢
桂言神京逼近宣大當掣所緩備所急部覆請於
陝西附近調兵馬二枝并前所調榆林二枝赴宣
大防秋七月獲虜諜劉天杜虜所用間諜嚮導皆
中國人而大同叛卒爲多山東西河南保定等處
時有捕獲至是殲獲之于京師是月虜犯大同
前衛總兵周尚文禦之戰于黑山之陽虜却走我
軍追及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九月甲戌虜犯宣府

由膳房堡入乙亥至順聖川戊寅至蔚州辛巳抵
浮圖峪副總兵周徹拒之虜夜走間道抵完縣保
定巡撫鄭重告急京師戒嚴癸未自土王溝越廣
昌窺紫荊關亘四十餘里乃由大同出塞去於是
都給事中戴夢桂等言順天巡撫都御史朱方遂
議掣兵太早宣府巡撫都御史王儀總兵郤永輕
信其言總督翟鵬漫無可否使虜得乘間入犯俱
屬有罪上命逮鵬方訊治方逮至廷杖之竟死杖
下鵬死獄中御史舒汀等復言掣兵之議兵部主

之尚書毛伯温郎中韓最厥罪惟均上是之令褫
伯温職爲民廷杖最謫戍已而兵部上失事諸臣
罪狀擬郤永逮治上曰鎮巡責任一體柰何擬功
輒同擬罪輒異此弊匪止今日法旣不平孰肯效
死永姑從寬降二級令盡心防禦巡撫王儀降一
級邊方用二十四年正月總督陝西三邊侍郎張
珩及總兵官咸寧侯仇鸞言昨歲十一月虜犯永
昌我兵五戰皆捷斬虜酋狼台吉及虜衆百餘級
科臣言狼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内叙功鸞兒

弟與其椽史家丁皆與焉冒濫尤甚鸞妄奏希恩不足信上命陞珩右都御史加鸞太子太保仍廕一子餘諸臣陞賞有差時鸞方厚結輔臣嚴嵩嵩力左右之以濫被恩璵所謂狼台吉者固在也自是而邊臣欺蔽日益甚矣二月御史劉廷儀按遼東言東州新安等堡累遭虜患殺擄人口五百餘馬牛羊稱是諸將不能禦又匿不聞詔革遊擊武鏜等職降都御史董珊總兵趙國忠俸二級七月虜寇延綏自寧塞堡入犯安寨保安等處總兵吳瑛等皆閉壘不戰副總兵李琦卒與虜遇陷重圍中而中流矢力戰潰圍出虜遂深入距延安僅百里所殺擄男女四千六百餘人掠馬羸牛羊十四萬總督都御史張珩及巡撫都御史張子立以捷聞巡按御史曹邦輔具言其失事掩匿狀詔遣給事中鮑道明往勘之道明還報如御史言上大怒令逮珩等詔獄珩子立遣戍瑛及叅將楊鋭論死時珩方倚前事習為欺誕屬輔臣夏言以召用至方與嵩為異故珩等遂得重譴人咸快之八月癸

未虜襲遼東松子嶺殺鹵甚衆丙戌犯大同中路原任總兵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原任叅將張鳳戰死總兵周尚文率兵邀擊頗有斬獲虜乃遁九月虜犯遼東錦義十一月虜犯榆林官軍擊敗之二十五年二月虜犯宣府五月虜酋俺荅遣夷使堡兒寨等詣大同塞求貢為邊兵董寶等所殺總督侍郎翁萬達以其事聞兵部請嚴兵待之詔可七月萬達復言俺荅遞番文求貢上不許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皐奏稱虜衆四十萬在宣府獨石欲東西分犯請京營河南山東兵為援上命京兵即日啓行仍發河南民兵往是月虜自寧塞堡入犯延安慶陽保安安化環縣諸處所殺擄八千四百四十餘人會大雨虜乃引去總督侍郎曾銑言叅將李珍出塞擣巢斬首百餘級上嘉銑奇功賚之銀幣失事諸臣降罰有差時銑方與言厚善故得掩敗冒功如此八月虜犯西寧塞復犯雙山墩九月虜犯陝西梁家墩十月犯清平堡十二月總督侍郎曾銑請修邊墻因請復河套其畧曰

河套古朔方地漢衛青因河繕塞唐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國初東勝衛即其地也後東勝内徙虜遂據套為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河套虜得出入自由東西侵掠臣嘗審度機宜當秋高馬肥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為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毎當春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乘其無備直抵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

支矣歲歲為之虜將遠去我乃並河為塞置建衛所分戍卒修屯政省中國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唯聖明裁斷部覆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復套尤難宜從容計處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今銑能倡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圖上方畧兵部即發銀二十萬兩聽其便宜調度二十六年正月虜犯永昌副總兵蕭漢禦之敗績已而延綏守臣報虜將大入本鎮歲防宜大遊兵乞暫免調發上曰

陝西兵馬遠調比于長戍勞敝將士已失機宜今陝西有事即當止調仍飭宣大守臣自行隄備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皐言連歲發京兵防禦薊鎮但非本鎮屬轄不足以應緩急乞止發二枝即以其餘犒軍銀給本鎮募兵上曰京兵原不為薊州而設宗皐前歲虛張虜警亟請京兵今乃欲扣賞銀為募兵費輕肆不堪重寄令褫職二月宣大總督翁萬達言宣府遊兵四營各路援兵五營分屯要害立法甚備近鎮撫官奏選各營精銳五千人

別立戰鋒五營及臨戰陣復自居後而驅羸卒為前蔽今宜歸其兵于各營如舊上從之四月萬達復以俺荅求貢事聞言虜自冬春來信使疊至詞頗恭順倘今秋果不入犯似亦可許而曾銑復言三月中套虜近塞駐牧侵掠居民總兵王縉等選銳出戰斬獲甚衆虜移帳漸北上方主復套之議乃責宣大邊臣瀆罔令總督官申飭防禦時俺荅與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冦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方屢奏

嚴旨不敢輒為請求矣十二月逮甘肅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鸞在甘肅久貪縱酷虐總督曾銑以防秋調河西兵鸞執不發為銑所劾有旨奪鸞俸令按臣查勘銑又言其朘削欺罔諸不法狀上大怒乃逮治之已復逮銑初銑既疏陳復套事至是又陳其經略之策上命會官廷議時上意已中變廷臣不知也兵部尚書王以旂等請先命大臣督餉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官紀功上諭輔臣茲出師果有名否成功可預必否此

與害幾人之命者不同其令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言方今帑藏殫竭不宜興無名之師橫挑強虜銑好大喜功廷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幸賴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不能先事匡正請從顯戮上慰諭嵩令盡忠供職大學士夏言因上疏自辨云臣誠愚昧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諉臣自解臣不知死所矣上責其徇私強君又不自引罪令部院參看

以聞於是嵩復疏攻言每事專決不過列署臣名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靦顏在列上慰諭嵩如前旨言懼迺復上疏自明且求去上以其疏并下部院參看尚書王以旂等會廷臣議言復套非策上責諸臣恐心觀望奪與議官祿俸令逮銑削言官以尚書致仕已而鸞逮至上疏自理因訐銑馭軍無法掩敗冒功而尅取軍錢鉅萬遣男曾淳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以故朋謀為奸妄議復套疏下幷訊錦衣衛具獄一如鸞疏上遂命釋鸞逮言

坐銑交結近侍官員律斬之妻子流三千里言逮至亦論斬以是冬死西市九月虜犯宣府自鎮安堡入經雲州永寧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遊騎南掠至岔道八達嶺關輔大震二十八年正月壬子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暘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乙卯大同總兵周尚文率兵赴援大戰于曹家莊敗之斬其酋四虜東走尚文與宣府總兵趙國忠復追敗之虜乃由黃家黑峪北遁事聞總督侍郎翁萬達及

尚文等陞賞有差尚文疏言諸將士奮不顧身三戰三捷即所摧敗前此未聞今臣獨膺陞賞陣亡及有功將士未霑恩賚恐人心懈弛願辭陞賞之命少推恩將士上命兵部議賞於行未幾尚文卒兵部爲請䘏與上不許給事中沈束特疏言之上大怒謂尚文連疏自伐功勞怨望多端束狂瀆朝廷擅權市德廷杖之錮諸詔獄八月虜由松樹墩潰墻而東寇大同左右衛及威遠平虜等處毀寨堡村莊五十餘所殺軍民三千五百餘人九月虜

犯榆林已復犯宣府遼東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力戰死全軍皆沒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燿逮詔獄各廷杖之燿死杖下宗皐謫戍邊八月壬戌虜酋俺荅糾合諸部大舉入寇至獨石邊外駐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口官軍拒之不得入癸亥虜引而東駐大興州乙亥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潮河內騎以綴我師而別從間道折墻入汝孝等兵大潰虜遂抵密

雲轉掠懷柔順義引而南戊寅至通州分掠三河昌平各州縣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仇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上復從禮部尚書徐階議召鸞入衛出死罪將官戴綸等于獄令鸞調遣是日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率師入援聽調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兵亦至城中人心稍安己卯虜衆營白河東遊騎掠各村落去京董二十里總兵仇鸞等兵至通州營河西自固守謙等營

東直門外庚辰虜分掠馬林店等處焚湖渠等馬房執內官楊增等去辛巳自通州渡河向安定門鸞等邀虜後騎于小孤山斬首十三級壬午虜衆薄都城縱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上令百官集議闕下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曰今第出沈束於獄中理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時上遣中使密覘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壯之宣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遣近侍有才猷博辨官一員詣諸將營賞軍激厲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

自爲戰逗遛觀望者必誅上嘉之卽陞貞吉右諭德兼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尋以仇鸞爲平虜大將軍陞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務時鸞兵自孤山回至東直門外割死虜首六級獻之守謙兵薄虜營而陣以無後繼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癸未上御奉天殿朝見羣臣甲申羣臣議上虜酋求貢事皆以爲不可許上然之是日虜退趨白羊口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尋殺

之初虜薄都城汝夔恐喪師戒各營兵勿輕與戰守謙營最近城最先傳播諸將士遠避不戰者皆以爲解二臣遂得罪乙酉逮直隸巡撫都御史王汝孝黜爲民丙戌降諭德趙貞吉爲荔波縣典史上責其沽名欺上也丁亥仇鸞逐虜于白羊口與虜遇軍士不戰自潰死傷千餘人戊子虜出橫嶺口邊懷來川己丑始盡出邊人馬饑乏皆不能軍諸將不敢逼尾送至古北口外而返甲子從仇鸞議調各邊兵赴京防秋九月命起復兵部尚書翁

萬達回部管事時萬達被召總督宣大未至上遲之屢以爲問大學士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有觀望意上廼陞兵部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尚書尋降萬達爲兵部侍郎守易州已復黜爲民十二月虜酋俺荅求貢不許三十年二月邦瑞罷爲民以兵部右侍郎趙錦代之是月許虜酋俺荅貢市起用原任侍郎史道赴大同經畧邊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奏乞罷馬市令下之詔獄降狄道縣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共易馬二千七百餘

匹虜酋俺荅進謝恩馬九匹仍加賜之彩幣是月宣府開馬市于新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等共五部入市易馬二千餘匹先是把都兒打來孫皆居遼北自庚戌以後收屬三衛夷人而居其地遂巢薊遼之間以故就市宣府自是冦掠無時春秋並入矣五月虜犯大同左衛七月虜酋俺荅執我妖叛蕭芹呂明鎮以獻上嘉仇鸞等功陞賞有差時虜方入市旋卽搶掠邊臣詰之則委罪於芹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

惡喬源丘富等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八月虜請以牛羊易穀豆朝議難之獨史道極言其可許而宣大總督蘇祐等疏言虜牛羊衆非塞下穀豆所能博易恐因而啓釁不如勿許便廷臣皆以爲然於是上不許令史道回京十月延寧馬市完虜酋狼台吉等凡易馬五千餘匹十一月虜三入宣大邊搶掠人畜甚衆十二月虜酋卜吉哥俺荅妹夫也住遮北赴市後期因向山西求市山西不應則復叩大同守臣與市于大沙溝凡易馬

四百匹薄暮潛衆襲入復驅其馬及掠人口以去已俺荅復進馬九匹牽馬三百餘匹求互市御史李逢時叱去於是俺荅遂縱賊入掠一犯雙溝等處叅將尚表等禦之皆敗再犯團山墩及威虜等堡敗遊擊李桂佐擊朱漢兵事聞詔切責撫鎮諸臣俾各修戰備三十一年正月虜數犯大同塞而把都兒等復叩宣府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大同冦盜不爲衰止而宣府晏如請無拘以一年兩次之期容令絡繹開市部覆璽議可行但原限銀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二月丁巳虜大入攻大同鎮羌得勝二堡遂移帳並天城平虜駐牧辛酉由榆溝入掠懷仁川巳巳犯平虜奶河堡指揮僉事王恭力戰死虜遂南下大掠懷仁而去諸將帥匿不以聞而大同巡撫何思以虜退告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馳視具得其狀乃令逮叅將孫麒張騰遊擊劉潭于詔獄副總兵王懷邦等各革職戴罪自効總督蘇祐懼獲譴屬虜使丫頭智來求市喉通事林叢

蘭誘而縛之以擒獲聞詔斬之于大同市梟首各鎮祐等僅不蒙賞賚而已於是代府饒陽王充蒸言總兵徐仁日恃虜和掊尅戰士及烽警猝至一籌莫施遊擊劉淵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諦審輒以游言誑闕下及使者賚幣至邊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爲市副總兵王懷邦幾爲所擒投賄于賊乃免虜以是益橫至使右衛山陰東至陽和天城間烟塵四起汙瀦萬狀將來地方莫知終極乞亟垂省問拯北門剝膚之災上覽奏卽令

逮仁詔獄思懷邦革任聽勘麒勝潭俱論死四月
虜犯遼東前屯指揮姚大謨等戰死備禦指揮王
相率兵禦虜大戰于寺兒山殺傷略相當虜引去
相復遮擊之矢竭被創死指揮張策等及麾下士
死者三百人五月命暫留宣大選兵勿調先是從
佐鸞議每歲徵大同兵九千人宣府兵三千人入
衛號曰選鋒命鸞將之給事中朱伯辰李幼茲等
極言其非策比之守堂奧而舍門庭而是時宣大
數苦虜患鎮兵寡弱不堪戰守兵部亦以為可憂

廼疏請罷焉八月鸞死追戮其屍是月虜犯大同
平虜衛深入朔應馬邑等州縣殺掠數千人九月
庚辰虜三萬騎入弘賜堡散掠大同左右衛及安
東十七衛壬午虜騎萬餘入威遠堡掠朔州山陰
等處乙酉虜分哨攻山西三關西至大黃梁東至
廣武站丙戌乃引衆北去壬辰虜寇寧夏殺擄甚
衆乙未虜犯宣府癸卯巡按宣大御史蔡朴疏乞
罷宣府馬市上命各邊馬市悉令禁止十月虜酋
小王子打來孫等寇遼東錦州三十二年二月乙

卯虜犯山西河曲老營堡諸處壬申虜犯宣府新
開口參將史界戰死三月虜犯延綏總兵李梅戰
沒閏三月虜犯大同上榆林堡及高臺平虜等處
時馬市已罷而夷使貨杓兒等六人尚羈留在邊
總督蘇祐奏請所以處之者詔第禁縶之如故五
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虜四十七
級七月丁巳虜酋俺荅把都兒等大舉入寇由大
同弘賜堡下渾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已已入寧
靜菴口散掠大峪南溝等處急攻揷箭圖等峪關

南大震辛未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率兵
援紫荊時虜前哨已有越浮圖峪而南者鳳玉夾
擊之虜馳去鳳玉復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
傷過當壬申虜以騎來戰綴鳳玉兵分道自廣昌
紅紗坡石門峪北遯八月乙亥虜分兵東犯蔚州
西閣平刑關入掠代州繁峙等縣丙戌套虜駐鄜
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為所屠掠且徧乃移營中
部以臘涇原會霖雨連夜乃遯時虜入內地二十
餘日所殺戮搶擄殆無餘類總督蘇祐上諸將首

功凡三百九十有五巡按御史毛鵬則言諸將閉壘觀望恣賊荼毒及賊既飽欲而去則取其畸零病羸陳功告捷乞治諸臣罪上從部議以官兵遏虜出境歸功玄祐令兵部分別奏請陞賞失事者各按臣覈實以聞九月虜由大同平虜衛入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都御史趙時春督兵禦之陷虜伏中總兵李淶等戰死全軍皆沒時春棄軍而竄僅以身免巡按御史[illegible]一淵劾時春輕率喪師罪竟置不問三十三年三月虜犯宣府嵩峪等

堡六月虜犯大同五堡左衛威寧等處總兵岳懋迎擊之于青圪塔陷虜伏中力戰死是月虜酋把都兒射書宣府城中乞開市守臣以聞上不許七月虜犯大同掠平虜衛等處散掠至朔州凡十餘日乃北遁九月庚子虜數百騎犯紅井官軍襲敗之乙丑東西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總兵周益昌憑墻禦却之三十四年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蔡等禦之敗死四月虜犯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

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是月虜騎寇掠黑松林及小沙溝莊浪參將吉慶匿不報爲巡按御史詹理所劾詔罷慶任六月虜犯大同鎮山墩參將馬芳等與戰不利八月虜大舉入寇分犯宣大山西等處總兵歐陽安督兵遮擊于朔州川頗有斬獲虜乃遁去九月戊午虜自宣府龍門入寇犯懷來保安辛酉引去參將馬芳夜襲其營斷其衆爲二奪獲人畜衣糧甚衆虜遁西奔張家家出境十一月

兵部尚書楊博類奏各鎮戰守功請告廟社叙諸臣褒賞之上札諭閣臣曰防秋是邊臣本職歲要加奬殆與雇夫無異大學士嚴嵩請今歲姑與之明歲乃已上許之於是總督許論王忬等各陞廕忬亦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已而給事中丘預達等請自後邊臣報功疏無得槩覆俱下御史按覈列狀奏請上然之三十五年六月虜犯宣府黃王梁等處遊擊張鉉率兵千餘人迎戰敗死一軍盡沒八月虜入陜西窯兒開墩掠神木等縣十月虜掠

大同紅門隘及老營等堡十一月北虜打來孫等犯遼東總兵殷尚質等與戰敗死亡其卒千餘人已復屯青城分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歐陽安拒却之三十六年二月虜入大同破胡堡殺守備唐天祿等犯威遠平虜井坪已復有萬騎屯天城攻毀村堡三十二所三月乙酉虜犯延綏副總兵陳鳳戰死丁亥虜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賴壬子虜酋把都兒等由滾河口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勛戰死越二日虜乃出境癸丑虜

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六月虜犯宣府參將祁勉等戰死八月虜犯義州殺指揮姚良任等九月虜入大同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攻毀七十餘堡巡按御史路楷言其失事狀已復言總督楊順率諸將敗虜乞錄順等功而治失事諸臣罪順遂獲廕一子原衛千戶其顛倒功罪至此十一月虜婦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俺荅子辛愛之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詣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自詡為奇功送之闕下辛愛遣騎求索不得迺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城數重順恐詭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為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之出塞西走乃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圍右衛益亟道路梗塞烽火斷絕三十七年正月順與路楷連疏告急於是給事中吳時來疏言順寡謀納侮權敗冒功而楷比周為姦尚書許論雷同附和俱當治罪上令逮順楷詔獄命兵部侍郎江東往理總督事黜論為

民而起原任尚書楊博代之已復令博總督待事寧回部四月黜大同巡撫都御史朱笈為民時右衛被圍六月餘矣城中折屋而爨括牛馬而食勢危甚博應召趨大同東與巡撫楊選總兵楊承勛選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拔帳北遁東等以是月壬辰入右衛城事聞上命徵東還而留博在鎮視事閏七月虜犯遼東副總兵劉岳等拒却之八月虜犯甘州十月戊辰虜犯遼陽總兵楊照等擊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壬申北虜土蠻

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虜不得進遁分騎潛
犯里谷墩邊山等處把總馮時雍死之其明日虜
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三
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虜入遼陽東州等堡三
十八年二月庚午虜酋把都兒等自潘家口入渡
灤河而西進過三屯營遂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
至薊州南至玉田諸縣己卯乃出大安口而遯是
歲虜諜大舉諜者預偵知之將入屯駐會州屬夷
影克哈孩等爲之鄉導誑稱虜欲東犯義院冷口

以給我師總督王忬遽分兵而東諸所分布主客
兵號令數易人馬疲于道路虜遂乘間由潘家口
入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史王輪二級調外任總
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令忬戴罪防秋已而御史
方輅言忬調度無策貽害邊疆宜亟黜別選代之
上命改宣大總督楊博於薊遼逮忬詔獄論死忬
以失嚴氏父子意故楊照歐陽安之捷並賚銀幣
至是遂得重譴竟死西市時論爲之稱枉焉六月
虜由大[illegible][illegible]州堡入犯轉掠宣府駐內地凡旬日

侖久而乃分道引去八月虜犯宣府土木堡遊擊
董國忠等戰死十月虜犯遼陽遊擊賈冕戰死三
十九年二月大同總兵劉漢自鎮河堡出塞搗虜
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馬駝百七十餘隻時
虜衆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搗巢以牽制
之虜果狼狽西顧自是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
丙戌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人掠
二百餘人戊子入寇一片石等關四月己未虜犯
遼東廣寧大掠而去辛西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吉等寇寧夏

河東七月乙丑虜酋把都兒等犯薊西遊擊胡鎮
等拒却之庚午大同總兵劉漢等搗虜巢于豐州
豐州在大同右衞大邊之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
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築城居之構宮殿
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時虜酋俺荅
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于豐州守其老
[illegible]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
等居板升如故於是漢謀之巡撫李文進部分叅
將王孟夏等夤夜疾趨豐州鼓噪奮擊斬首八十

三級生擒六十七人焚其宮殿居室擒自馨弟自橋奪獲牛馬橐馳百餘隻往返凡五日捷聞總督都御史葛縉與文進等陞賚有差九月庚午虜犯大同辛未屯朔州川山西總兵王懷邦倉皇不知所出乃佯棄戰馬千餘啖虜使緩行急引兵自靜樂入太原聲言繞出敵前實則避之甲戌虜遂移營而南攻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己卯循代州以南轉掠五臺崞縣壬午出寧武關北遁事聞革懷邦及大同總兵劉漢職十二月虜犯遼東自海州

東勝堡入南趨耀州堡轉掠海蓋熊岳等堡殺擄男婦六千餘人所焚刼廬舍畜產稱是失事指揮王徹祖等下吏鎮巡官楊照侯汝諒以去任不問四十年正月虜自河西踏氷渡河寇掠五花營守備王世臣等戰死四月虜犯延綏自鎮靖堡入殺綏塞卒三千餘人住龍州十餘日始遁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槩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率恣意侵漁以供賂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

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幷乞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穰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尤莫有甚於薊遼總督許論者今宜較

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戶部議令論回籍聽勘已而郎中許汝驥閱視薊鎮還極言其行伍不充戰守無措上切責總鎮官欺肆令論候勘明幷治巡撫張玭降一級調外任總兵張承勛等各革任降級論尋褫職已復陞右僉都御史霍冀為戶部侍郎總理宣大薊鎮糧餉冀與總督楊選勘上薊鎮糧餉不敷之數因言薊鎮主客錢粮自庚戌年[illegible]京運始發至庚子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illegible]萬今

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
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為十區副
參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
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
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逋
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弊疏入
上是之九月虜犯居庸岔道口十一月虜拆墻入
陝西寧夏邊分犯螺山鐵柱等處進逼固原循下
馬關而西鹵掠數日始遁四十一年四月虜酋土

蠻等犯遼東破東關驛錦川營五月虜犯遼東副
總兵黑春等敗之已復犯遼東黑春引兵逆戰陷
虜伏中死之虜遂大掠海金等處深入七百餘里
殺擄幾二萬人留邊內凡十五日十一月虜犯山
西神池等處大掠數日而出總兵吳徵許為與虜
戰報功御史王好問劾之詔革徵任逮問是月延
綏副總兵趙苛等督兵出塞搗虜巢于半坡山莪
麥湖斬首一百九十級時各邊多以搗巢為功然
所得皆虜中老弱及中國被掠人又常為追騎

所及失亡健卒兵部嘗言其無益有害乃至奏捷
則槩敘陞賞焉四十二年正月虜犯宣府滴水厓
由黑漢嶺南下敗參將朱蘭等兵遂掠隆慶永寧
等處駐東西紅山窺岔道原任總兵劉漢力戰卻
之賊遂西行據虎皮寨會大雪乃遁出入凡七日
二月虜犯遼陽副總兵楊照敗之未幾復犯長安
堡照又敗之九月照率兵出廣寧塞襲虜夜失道
中流矢死遊擊線補袞等力戰博虜斬首二百餘
級十一月丁卯虜衆自墻子嶺入犯京師戒嚴詔

宣大總兵馬芳等入援以總督尚書江東統之戊
辰虜大掠順義三河等處分兵圍下店時總兵胡
鎮孫臏遊擊趙溱方率兵赴通州邀敵聞虜圍下
店引兵救之虜騎大集圍鎮等數重臏溱死之鎮
潰圍出己巳江東馬芳等及各路入援兵俱至薊
遼總督楊選及巡撫徐紳懼得罪則提兵赴京屯
東直門外旋回通州皆相仗不戰虜遂大掠諸縣
鎮所殺鹵無算及虜以乙亥日引去諸將望塵尾
之疾徐以虜為節虜至鴿子洞參將郭琥設伏待

之頗有死者乃別取道龍王谷等處以去時虜疲
極失道衆亂諸將無敢發一矢第稍取零騎及失
道疲憊者報首功凡三百七十級部覆謂二百年
未有之功東等各優加陞賚焉十一月斬總督侍
郎楊選于市流其妻子初朶顏夷人撲我哨卒四
人以去俄而夷酋通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伏
兵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罕子懼則擁原撲哨
卒夷至邊請易其父通罕者虜酋辛愛之妻父也
選計欲以牽制辛愛則并釋諸夷獨留通罕要其

諸子更迭而質因疏聞自詡方畧且爲諸文武臣
請賚上從其請及是選與徐紳以失事逮繫論死
上謂選質通罕父子致引虜入再命錦衣衛訊鞫
下法司議罪法司請依接引境外奸細起謀律郎
時論斬故選之得罪獨重紳得減死戍邊焉四十
三年正月東虜土蠻等犯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
等言諸將拒守功且言虜入犯時值海水暴漲虜
騎陷没者衆上謂海神效靈詔禮部議祭告燾等
陞賚有差燾之滑稽善幻類如此九月虜犯山西

老營堡遊擊梁平守備祁謀戰死四十四年五月
虜犯鎮武堡遊擊楊維藩禦之遇伏陷没六月虜
突入延綏黄甫川關城焚掠凡四日廼去八月虜
酋黄台吉帥輕騎犯宣府洗馬林過脂莊堡把總
江汝棟伏銃卒二百于堡中出而搏之幾獲焉爲
其部將冒死奪去黄台吉傷重昏瞑越日乃甦九
月虜犯延綏鎮靖堡參將魯綱等禦之敗死四十
五年三月虜犯遼東備禦苟麒等禦之敗死虜自
西平出邊轉掠河東鹽場等處清河守備郎得功

扼之於張能谷口斬首五十七級驅還所擄掠甚
衆七月乙未虜犯宣府深入至丁寧水峪口丙辰
虜寇延綏巡撫陳其學遣都司馮時泰等擣其巢
陷没虜大掠數日而出十月套虜寇固原總兵郭
江等禦之敗死副總兵時鑾爲虜所執失亡士馬
幾營[illegible]自偏頭關入寺墕堡殺守備左保及
官軍甚衆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内地六日攻
掏窰窨畧盡甲辰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參將崔世
榮戰死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

利小入則小利盖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盖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内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輙行戒備請兵請餉勑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爲築堡之說者使

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兀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董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亡卒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廪之不繼是致逃亡損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

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名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敝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罰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敝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監董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粃糠沙土之揮禾終歲勤瘁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敝也近年議討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

一夷欲不饜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東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懸鶉枵腹手持敝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敝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虚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資費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戴更

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
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債帥掊克功罪混淆猶不與
馬逷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
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
覆謂營伍逃缺則食宜羸餘何迺更稱不足蓋至
是而無策甚矣

南倭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illegible]人來
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
真僞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
其黨宼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蹤躡寧紹間
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璡以去事聞上切責鎮
巡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
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醜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
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

撫臣按覈預爲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
集議詔遣戶科左給事中劉穆往已而浙江鎮巡
官捕得素卿及夷人中林望古多羅等穆至會巡
按御史王道鞫之具獄上部覆素卿謀叛中林望
等故殺俱論死防禦失事官諭戍奪俸有差得旨
如擬然素卿竟不伏誅也四年五月琉球貢使鄭
繩歸國令賫勑轉諭日本國王捕送元惡宗設及
佐謀倡亂者虜去官民仍優卹[illegible]不者將閉絕
貢路徐議征討從廷臣議也繩等未至溺死九年

琉球陪臣蔡瀚等來貢日本國王源義晴因託齎
表文乞宥素卿罪歸國并乞新勘合金印復修貢
獻禮部驗其文俱無印篆言夷情叵測宜勑琉球
國王傳諭如前旨然後斟酌奏請自是貢使絕矣
十八年閏七月源義晴復差正副使碩鼎等來貢
浙江鎮巡官以聞上詔所司嚴加譏察果係效順
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毋得私相交通以滋
釁亂碩鼎等至京宴賞如例國王王妃及使臣各
有加賜碩鼎等因乞給新勘合及歸素卿等并原

留貨物部議謂夷情譎詐須令悉繳舊勘合遡易
以新素卿等罪惡深重貨物已經沒入俱不宜許
以後貢期定以十年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
艘違者阻回詔從之然所云擒獻元惡歸我掠人
者置不問也尋詔所司促令歸國顧竟以待汛越
明年始歸蓋海寇則盤旋內地凡三載云二十三
年八月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而各夷
嗜中國財物延歲餘不肯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
沿海巡視備倭等官故縱之罪部覆如節言二十

六年三月貢使周良等以四船六百人至[illegible]
明春貢期守臣阻之以風汛解乃具疏聞上切責
諸司疎玩令巡撫官亟爲處分及宋素卿曾否處
決一并查奏而是冬海寇犯寧波台州人情恇擾
越明年則貢期已及矣巡撫都御史朱紈爲之請
於是良等以二十八年六月至京宴賞有差復加
賜如前初部議夷使非正額者悉罷遣之紈力陳
不便良因自陳貢舟高大勢須五百人中國商船
往往匿海島爲寇增一艘者護貢舟也禮部不得

已請百人外量加賞犒且云百人之限勢難遵行
請相其貢舟斟酌之報可是時東南承平久官邪
民困瀕海奸商多爲巨艘出沒夷島中肆爲奸利
海上寖寖告警朝議從御史楊九澤請設浙江巡
撫兼制福興泉漳四郡而以紈爲之尋以給事中
葉鏜御史周亮言改爲巡視紈性精廉勇於任事
顧乏將略又[illegible]喜功有[illegible]商艦泊浯嶼月
港奸民私與[illegible]下令嚴通夷之禁諸奸
恩事浸乃率兵[illegible]人[illegible]格鬭爲我兵所

擒紈與叅將盧鏜海道副使柯喬謀不問夷民首從藏其九十六人張肴功奏捷而指其所繫者二人為佛郎機國王聞者嘆之御史陳九德劾紈專擅濫殺罪詔罷紈下鏜喬吏遣都給事中杜汝禎即訊之汝禎訊報一如御史言於是鏜喬論死繫獄紈先已仰藥死巡視官罷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經阻回徃來內地日久習中國虛實乃諸亡命惡少奸商黠儈又為之指畫嚮導三十一年四月遂駕船百餘艘衆萬餘人自浙江舟山象山

等處登岸攻破黃岩縣流刼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數民間動輒稱倭來相恐喝矣事聞乃改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許以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叅將克寬請募徐邳盜為兵詔從之三十二年二月倭犯溫州克寬率舟師破之三月海寇王直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淮北濵海數十里羽書狎至是月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五日四月丙戌浙江把總夏光等破賊于松林港

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所徃來平湖海寧境上縱橫肆掠凡殺把總一指揮四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無慮數百人竟徜徉奪舟去戊子犯太倉燒燬關廂公私廬舍癸巳破上海丁酉攻吳淞江所南匯所俱破之屠掠極慘分掠江陰庚子掠海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走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甲辰陷福建福寧州寨與所五月己酉攻海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癸丑復

入上海殺指揮武尚文宋鰲焚官民廬舍及倉厫俱燬壬戌陷浙江乍浦所流刼奉化寧化等縣叅將湯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以火爇之賊半死餘衆奪路遁于海時倭勢猖獗南兵脆弱遇賊輒望風奔竄大猷克寬雖間有斬獲而東奔西陷勝負不能相半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提督金山等處以克寬為之而出盧鏜于獄為福建備倭都指揮詔旨從之都給事中王國禎又言巡視之設於諸司黜陟可否一無所與事多掣肘展布為難迺改

仟爲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遼東巡撫都御史各勅令兼理海防自倭夷入犯眞倭無幾大率倭居十三叛民居十七所刼掠皆子女財帛地窮搜窟宂厝捲殆盡倭亦饜所欲思歸矣六月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沙泊有倭幾三百人失風舟壞不能去克寬及僉事任環列兵守之日久未克九月復有倭由華亭泖鈇登岸流刼金山衛等處移舟泊寶山克寛引舟師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是

月有倭舟失風飄至興化府南日寨知府董士弘率兵圍擊殲之三十三年二月上海倭犯松江府敗官兵殺縣丞劉東陽巡按御史孫愼疏劾克寛及都指揮梁鳳懦怯不前但伺賊入海則督陸兵登岸則督水兵故與賊相左以觀望塞責宜治罪詔革克寛鳳職戴罪立功以通泰參將解明道代克寛以盧鏜代鳳三月南直隷績至倭二千餘人自南沙登岸分掠蘇松諸處克寛擊敗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級寇復掠民舟入海趨江北薄通

泰等城焚掠各鹽場餘衆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俱震大猷督兵勦普陀山倭我軍半登賊突出乘之殺士卒三百餘人四月乙亥浙江倭犯嘉興盧鏜等禦之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兵百人溺死五百人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遂陷嘉善盡焚沿河運船辛巳犯海寧壬午揚州衛千戶洪岱等督兵援通州遇賊戰死乙酉浙江倭自嘉興東掠入海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焉五月進薄蘇州府大

掠於是都給事中王國禎御史温景葵等疏言倭寇逼近留都乞調兵給餉簡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故事上從部議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隷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温景葵兵部主事張四知往山東調民兵一枝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共六千人令叅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用并懸賞格有能擒斬首惡王直等者授世襲指揮僉事如直等悔罪率衆來降者亦如之已而

國禎等言招撫非策且許渠魁以重爵尤非政體
上乃命經一意勦賊賊首不赦惟脅從願降者待
之不死時大同虜患亟上復特陞王忬爲副都御
史巡撫大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
蘇州倭寇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
之於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於長礁八月參將
李逢時許國以山東兵至逢時率兵先進敗倭於
新涇橋復追敗之於羅店鎮國從間道襲賊至採
淘港陷賊伏中兵潰溺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

之事聞逮應天巡撫屠大山等下詔獄大山黜爲
民國逢時與總兵解明道俱論死山京兵尋遣還
時刑部主事郭仁請勑令朝鮮宣諭日本國王部
議謂倭奴方得志恣肆非可以言語馴服且猾夏
之罪不懲而綏以撫諭於國體未便朝鮮國近上
表獻俘心存敵愾復令轉行宣諭恐亦非其心矣
上從部議九月倭寇七十餘人犯海門淮揚兵備
副使張景賢擊殲之十月兵科都給事中李用敬
論張經縱賊悞國罪部議言經調兵未至山東兵

侍勝致敗非經失律但經本以南京參贊之臣督
制東吳內外牽掣不便行事乞量改一官專以平
寇責成別選一人代其參贊上是之改經右都御
史兼兵部侍郎專督軍務十一月倭屯據柘林突
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督兵與戰
于烏程之窯墩我軍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復入柘
林十二月突犯新市百戶賴榮華進薄賊乘勝陷
伏中死諸兵奔北嘉善知縣鄧植弃城走賊遂入
縣治屠掠甚慘二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

德轉掠塘棲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
鶚等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爲進止採
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至又皆以背約銳進敗
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
人苦倭患久恨不旦夕底定遂籍籍以玩寇爲經
罪矣二月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事請
祀海神降德音增水軍差田賦募餘力察賊情遣
視師部議謂差田賦恐致擾民遣視師宜行督臣
將率不必別遣餘皆下督臣約行會崑山罷間府

丞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弁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文華隆禧之疏似不同泛奏者今南破北虛豈爲國之道耶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慫慂時君忘先聖大德卿等集兵部科臣令盡忠猷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恐請罪言文華之疏臣等已酌其可否題覆隆禧所奏設巡視則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皆駁寢之臣惟祖宗制倭絕其朝貢自來不言及市舶意良有謂且浙直所徵調策應獨恃漳泉之兵

若設巡視閩中則人懷自顧安得藉其力而用之今兵力四集平倭可期而邊臣矢力奮猷亦足禦虜倘所任不効則請治臣等之罪疏入得旨此疏有何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豹等益惶恐上言便宜五事上責其摭拾舊聞塞責令豹降俸二級侍郎翁溥等奪俸半年該司官降調奪俸有差已遂罷豹以總督薊遼都御史楊博代之仍切責經令尅期勦賊尋遣文華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盖文華本謀而輔臣嚴嵩薦之也文華本

嵩私人遂貪緣爲上所嚮用既出憑寵自恣所睚眦卽立摧扑之百司震懾財賄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甚焉三月蘇松兵備副使任環敗倭於南沙墅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鍾富黄維等俱死文華因急督戰冀以掩敗爲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竟不聽文華以此啣經已而保靖

永順兵俱至越數日破倭于江陰又數日川沙窪倭及江陰倭俱出江東遯五月朔柘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與經分遣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若此者然文華論經戚于湯克寬怯懦之計玩

冠殃民疏已先數日發矣疏至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如文華言遂詔逮經及克寬陞應天巡撫僉都御史周珫爲兵部侍郎兼原職代經無何捷書聞都給事中李用敬給事中閻望雲顧雲鵬袁世榮等言經功足贖罪宜令乘勢搗巢以殲醜類若再易帥恐悞事機請姑召還錦衣使者上覽疏大怒謂其黨庇阻法令各廷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復以問嵩嵩言經實養冠殃民且以大學士階本爲證又言文華憤經不戰與御史胡宗

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而繼至文華誠忘身殉國然必藉巡按力宗憲宜與文華同賞上遣錦衣衛官齎賜文華宗憲銀幣經克寬逮至俱論死經以是冬死西市天下冤之是月癸丑柘林倭焚巢出海東遁乙卯任環及大猷敗賊於陸涇壩文華騰章報捷且攘王江涇之捷爲已功然自經被逮所調集兵皆泮渙不用命代經者又庸駑非濟變才即原任總兵何卿沈希儀統川兵至祗坐糜廩餼無尺寸功由是倭患日新諸客兵復爲地方所苦

東南事愈不可爲矣丁巳倭犯常熟殺知縣王鈇鄉官叅政錢泮六月庚午犯上虞遂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甲戌三丈浦倭駕舟出海大猷邀擊之沈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餘級丙子倭犯江陰殺知縣錢錞戊寅環大猷敗倭於鶯豆湖俘斬百餘人餘奔嘉興辛巳黜珫天寵爲民改南京户部右侍郎楊宜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珫陞宗憲代天寵時師久無功文華陰委罪二臣以自解宗憲又素與文華比故有旨謂珫病

甚天寵侍酒廢事特黜之仍敕文華悉心督察命禮部鑄關防馳賜焉乙酉副使王崇古敗倭於靖江七月乙巳有逃倭自杭州西掠者沿途傷亡至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追急奔入歙縣黃栢源口流劫績溪旌德涇縣南陵官兵望之輙奔潰蕪湖縣丞陳一道爲賊所殺賊趨太平府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平遣兵千餘禦之大敗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直趨南京犯大安德門其酋衣紅張盖沿小安德門徃

來窺覘趨秣陵岡去是月惟許浦白茆港諸倭出海大猷督把總劉堂等追擊之於源江北頗有斬獲文華迺疏言三丈浦源江北之捷請告廟獻俘行敘諸臣功得陞賞焉八月倭自秣陵關過溧水縣縣丞趙珠臣棄城走遂入城宴飲民家信宿乃去已復趨宜興武進抵無錫惠山寺我兵追及急擊之奔滸墅關都御史曹邦輔督兵圍之會柘林賊出海者爲風飄旋凡三百餘進據陶宅港邦輔慮二寇合且爲大患乃合兵四面蹙之賊殊死鬭

殺太倉衛指揮張大綱士卒傷亡亦衆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邦政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我兵追之盡殲焉初文華聞賊且滅趣赴蘇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衔之甚猶謂陶宅寇乃殘孽可剪與宗憲謀簡浙兵精銳者得四千人親將之約邦輔以直隷兵會勦東西並進賊盡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我兵死者千餘人直隷兵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人已而浙江兵備副使劉燾督兵五千人攻之官軍見賊卽散走燾僅以身免由是賊勢愈熾文華益慚憤疏言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徼倖功捷乞加懲究宜重失文華意亦言邦政雖有斬獲功然實違節制當罪部覆謂二寇多寡難殊比量聲勢不宜分難易論今第令邦政戴罪自效俟事平之後乃論賞罰詔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蓋文華與嵩相表裏如此十月陶宅倭夜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親督分兵五哨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開洋賊亦復回登岸巢于川沙

窪於是南京給事中朱文漢等論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庸懦不職狀詔令致仕而御史周如斗極言客兵不足用宜停徵兵之令申勅督勵鄉勇亟靖劇寇而罷何卿沈希儀部覆皆從之十月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刧黃岩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由上虞渡曹娥江犯會稽十一月乙未倭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鎭海鎭東等衛閩中倭患自此始矣辛丑有倭二十餘人自海洋駕舟先後入川沙窪與舊倭合壬子倭八十餘人自海鹽

登岸刼掠爲官兵所殲戊午倭五十餘人犯平陽殺指揮祁嵩等又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庚申倭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戸丘珍等巳復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閏十一月巳巳周浦倭悉衆東北奔統領川兵遊擊曹克新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餘級賊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夕伺擊之賊乃焚巢駕舟出海總兵俞大猷等追之及于老鸛嘴擒斬二百餘賊復奔上海之新場先是給事中孫濬夏栻論文華顛倒功罪欺誕悞國

有旨令矢心秉公視師圖效文華既不自安又知賊未易圖有歸志因遂疏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乞還京供職越數日諸兵潰于嘉定之高橋克新復督兵擊賊酉陽邑梅等兵復潰爲賊所乘士卒死者十之四諸軍奪氣比文華乞歸疏至上許之十二月還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蹈伏中土舍彭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三十五年正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時賊勢日熾惟海上間或告捷而

客兵太多不受約束川兵皆逃去無一留者總督楊宜袖手無策且懲張經之禍諂奉文華極其卑悞文華雖厭薄之然不怒也文華與宗憲厚亟欲以宗憲代宜既還朝上諭嵩問文華南寇始末文華言曩苦無兵今徵兵四集所苦督撫非人若罷宜以宗憲代之卽餘寇可立殄上深以爲然會御史邵惟中劾宜上特詔罷之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爲異同乃推南京戸部右侍郎王誥上命陞誥代宜時上深以南寇爲憂疑文華前言不實屢以

問嵩文華聞之大懼謀所以自解者稔上喜告訐乃訐默部試選人策目有云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晩年爲任用匪人所敗此語實爲謗訕自臣奉命還京計零寇指日可滅乃督撫非人今復一敗塗地皆由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迫臣論劾曹邦輔則嗾給事中孫濬夏栻媒孽臣及宗憲黨留邦輔延今半年南中之事大壞昨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而用王誥抵塞陛下宵旰之憂何時可釋上覽疏大怒逮默詔獄論死詔黜宜

爲民逮邦輔來京問王誥仍舊職宗憲陞兵部左
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軍務尋陞湖廣按察使張
景賢爲僉都御史代邦輔邦輔逮至謫戍默竟瘐
死獄中未幾而部推文華工部尚書上大悅曰此
推甚得人其陞尚書兼太子太保以賞討發不臣
之功四月倭船二十餘艘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
慈谿大掠軍民死者數百人江北倭流刼至金山
殺鎮江千戸沈宗玉王世官於江中而柘林乍浦
等處皆爲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大猷邦政擊

將軍沈莊斬首三百五十餘級佐擊將軍宗禮帥
兵九百與倭萬餘衆戰於崇德三里橋三戰皆捷
斬首三百餘級軍威大振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
何衡等俱死之賊遂圍桐鄉於是巡按浙江御史
趙孔昭奏請簡才望大臣一員督兵應援上從部
議勅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往嵩揣上疑文華未解
慮且見譴令文華自請視師嵩爲言江南人引領
傒文華至宜仍遣督察上乃止良材勿行命文華
即往賜勅遣之五月倭自慈谿入海泊魚山洋聽

撫賊毛海峯等助官軍擊之擒斬百八十人先是
宗憲奏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并招通番商犯既
奉命旨遂以寧波府生員陳可願蔣洲往及可願
還言自定海開洋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峰等
言日本國亂島夷不相統攝須遍諭之乃可杜其
入犯我輩以窮自絕實非本心誠貰其前罪得通
互市願殺賊自効宗憲以便宜許之故海峰等遂
來附云宗憲復遣使至桐鄉諭賊首徐海陳東解
圍海聽命歸我俘二百人東不從留攻一日始退

屯乍浦二人由是有隙宗憲乃乘間急説下海使
爲内應海計擒東及其黨百餘人以獻而自率所
部別營梁莊官軍遂抵乍浦用火攻之斬首三百
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囘被虜男婦七百人餘賊
遁入海者指揮鄧城引兵追之沈其舟無一人得
還時冦自黃浦七丫港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仙
居趨彭溪鎮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
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賊勢日衰矣
海旣聽撫進退未决其部衆無所得食稍稍出營

鹵掠至是官兵俱集文華與宗憲謀遂督師直擣
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噪從之海等投火中相
枕藉死於是浙直倭寇悉平惟定海舟山倭據險
結巢時出刼掠我兵環守之是時客兵悉遣歸而
川貴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等兵始至宗憲乃
留春防汛而簡精銳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臘
月大雪大猷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戰大敗歸
擁柵自固我兵積薪草以椶簑捲火擲之賊四散
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江南之倭寇

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先一舟自如
皐登岸凡七十餘人官兵合勢急擊殲之于白蒲
鎮庚子倭大至自呂四場等處登岸凡二千餘人
流刼海門壬寅至通州攻城不克分掠如皐泰興
復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巳酉至揚州數日進
犯高郵復犯如皐至泰州五月癸丑復犯揚州山
東徐州兵禦之皆潰賊遂薄新水關攻掠矢及城
中已又犯淮安府掠船四十餘艘旋入寶應燬官
民廨舍辛未犯天長都司沃田等禦之敗死賊遂

入縣治復入盱眙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六月淮揚
兵備副使于德昌叅將劉顯擊倭大敗之賊乃駕
舟奔遁自刀門滔洋而去時方遣兵部侍郎江
東督山西保定河南等兵赴淮揚防勦捷書聞廼
命東還八月倭使僧德陽等至詔遣歸初生員蔣
洲與陳可願同往諭日本可願先還洲留諭各島
至豐後島為所阻留惟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
回被擄人口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德陽等具方物
奉表謝罪請給勘合修貢護送洲還而楊宜前所

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亦行至豐後豐後島遣僧
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
島夷義鎮等不知也宗憲疏陳其事言豐後有進
貢使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有金印回文而非國
王名稱但其進貢還掠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
犒其使遣令傳諭國王鈐制各島縛獻叛人方許
請貢部覆如宗憲議止令浙江布政司移咨風示
義鎮等轉諭其王報可廼遣德陽等歸十一月宗
憲誘擒海寇王直等直與王滶葉宗滿謝和王汝

貿皆中國奸商導倭入寇者直徽州人也宗[illegible][illegible]直同鄉欲招之則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遣蔣洲諭意許直等自新且寛海禁通東夷市直等大喜即傳諭各島島主源義長等裝巨舟遣夷目隨直來貢市以十月初至舟山之岑港泊焉時議者競言其不便浙中文武將吏亦陰持兩可直覺事中變先遣滶見宗憲問曰吾等奉招而來今兵陳儼然即販蔬小舟無一近島者得無詒我乎宗憲百方諭之終不信乃從其言遣滶出而以指揮

夏正爲質直與宗滿汝賢來見宗憲好言慰之令自繫獄待命具以狀聞請戮直姑准義長等貢市永銷海患或曲貸直等死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以爲不可而江南人訩訩謂宗憲納夷人金錢數十萬爲求通市貸死宗憲聞而大懼追還前疏盡易之言直等死在不赦惟朝廷處分臣等當率兵將殄滅餘黨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嚴處永絶禍源於是嚴旨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

夷目善妙與謝和等移舟據舟山爲固時夷使德陽清授尚未歸島德陽居舟山道隆觀清授居定海七塔寺會直就擒諸夷竟殺指揮夏正焚道隆觀以德陽去而宗憲亦請用洪武年間故事發清授于四川禪寺安置而直竟坐梟示宗滿汝賢發戍邊是冬福建倭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取布政司庫銀數萬兩及綃數百疋金花千枝賂之併遺以新造巨舟六艘俾開洋去御史宋儀望給事中劉祐劾之上大怒命械至京

問鶚厚賂嚴嵩嵩曲護之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沿海郡邑同時登岸焚刼丙申倭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刼庫獄殺擄男婦千餘人癸卯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福清倭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福興倭患日是少熄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嘉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焉時舟山倭阻岑港而守諸軍攻之不能克[illegible]復徙

身欲柯於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私誘王直啓
釁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宜罪上以宗
憲去留令在廷集議廷臣議宗憲功多當切責留
用上手答曰逆直罪浮丘富本宗憲用計誘獲小
人嫉功會彼奏上玄瑞遁遂有言宗憲仍舊用心
平賊以副簡眷盖謂其方獻白鹿故也十一月柯
梅倭駕舟出海泊于福建之浯嶼經年乃遁聽撫
賊毛海峰復移衆南嶴建屋而居福興潮廣閒紛
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三月倭犯象山縣海道

副使譚綸督兵敗之四月倭船數百隻轉掠揚州
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沙廣東
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二千餘大掠而去福建
新倭大至攻福寧州不克乃攻福安寧德破之福
興漳泉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
使劉景韶擊殲之再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
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
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縱火焚之前
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督兵

攻之不克賊閉壘自固伺閒乘風開洋遁已而江
南三沙倭復由海門登岸犯江北景韶督參將丘
陞等擊敗之于劉莊追至鍋團陞馬蹶爲賊所殺
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屬
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二月倭寇六
千餘流劫潮州等處尋遁去是歲福建倭寇充斥
破永寧城爲指揮王國瑞鏈墳降之又破寧德縣
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與泉漳三郡城以外
皆爲賊藪倉廥懸磬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

竄入賊中爲之謀主羽翼甚至掠行人發墳塚量
其家貲索贖持牘往來恬不爲忌諸將帥冒功飾
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邀擊攻
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尅復爲功上下相蒙
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
之貪縱欺誕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猶得以
風土不便調外則由賄嚴氏父子云四十一年八
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
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城陷之殺同知奚世亮據

其中凡三閱月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後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令逮宗憲詔獄勘問往浙直總督遂罷不補四十二年正月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請亟討處兵食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兵千二百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與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

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婦三千餘人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乏不爲備繼光卽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壘而衝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薙獮之無遺者蓋此舉爲閩中戰功第一云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坪又追及

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會兩廣南贛撫臣徵調土兵大集爲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效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三月倭犯通州呂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於海中沈其舟斬首百餘級蓋自是倭寇絕矣九月罷浙江寧波府市舶議先是言者欲比廣東事例

開市舶以通海夷至是巡撫都御史劉畿言浙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奸民牟利啓釁覆轍具在若復開市舶是開門延寇也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

茲編始事於癸巳秋脫稿於丁酉春詞不能工聊存故實藏之笥篋不敢示人頃命書史覓之則已侵蝕蠹蛀未漫滅屬有目眚弗能再加訂正念數載精神所萃雖恐弃措爰口占數語付諸剞劂之

役

萬曆已酉夏六月望日鳳翔謹識

嘉靖大政類編卷下 南倭 二十四

嘉靖大政類編二卷 三通館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字止生歸安人茅坤之孫茅國縉之子也崇禎初以薦授翰林院待詔贊叅孫承宗軍務改授副總兵官守覺華島旋以兵譁下獄遣戍漳浦而卒是編記嘉靖一朝大政自禮四郊以下計十九類抄本多缺訛末有萬歷已酉跋語記玆編始事於癸巳脫稿於丁酉藏之篋笥已侵蟫蠹屢有目眚弗能再加訂正爰口占數語付諸剞劂之役然則當時蓋別有刻本矣

平巢事蹟考一卷

〔明〕茅元儀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巢事蹟考一卷》提要

明茅元儀平巢事蹟考一卷首有自序
一篇末附上西東若大目馬議一篇明初鈔本
譚牧老藏後跋許滇生為老許氏書散出予收
得之並與舊鈔蘆浦筆記同出云 光緒丙申秋九月
古杭王彥然記
茅氏著書多負遠子孫陵替剩入叢書中者唯何精抄
戍楼閑話一種尚未刻傳世家所未知者
余藏千戍樓閑話鈔本[illegible]
大[illegible]
日[illegible]
此書曾從國學海類編有之後平湖
陸積容刻入香廬叢書內此種題曰宋
撰人闕此據元人鈔本蓋皆不知為茅止生所
著也四庫全書雜史類存目一種正誤亦作云
民為點竄所作刪去原序而不云其後附有西南夷
大目馬議則似未見全本予矣殊甚時以議中一用
之以逐奴而奴終宵遁等語殊防忌諱故先撤去之耳
此本首尾完具而其前仍闕數行當各本補之 樊工記

固然也唯漢之黄巾唐之芝巢與本朝之劉趙輩丁太平之時忽然自起天若為之然漢唐釀無窮之禍而本朝仍謐寧之禍亦時為之也今日之流寇與劉趙等似不足深慮而四方之民望風而從積日之久已半仙芝之竊惴惴焉虞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禍極於後五年及今而圖可以無唐之大决裂然考古所以鏡今也唐方始禍之時沙陀五百即殲賊之十四唐之謀臣唯恐戔瞷華故使巢得揉天下破两京及諸道之師畫壁都城終莫敢先登始召雁門之帥而鵶軍四萬遂奏全捷然餘燄猶降秦宗權圍趙犨困朱温苟非克用振其餘勇底平之事何可庶幾夫用夷之禍在游歷内地周遊城郭艶風土之繁盛習武備之削弱狡焉生心憂不旋踵驟勝必驕久聚必潰豈不深長計哉然竊有三疑焉移唐祚者朱温也非克用也温乃巢之餘黨耳苟無克用温之得為

所欲為豈不甲十數倍乎此一也回紇之所以為唐禍者客也至今日之夷則窮而歸我久服戎行達官随征本朝歷有典制此二也即恐其瞷我弱而艶我盛登萊之役彼之出入中原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須統帥得其人駕馭得其道耳用忠義沉悍之將而無使貳心之屬為之帥此統率之道也昔以名將使統率者猶為之屬則指臂之勢矣監以文吏使所過之地芻食無缺秋毫無犯此駕馭之道也不早是務必使禍極而圖之終無與于此而唐之已事不灼然乎走在士伍不與謀大計然陳子公能屈指而計吉者唯其習耳巧不過于習之門走竊自料巧固不能習則未敢多讓也姑節略往事為平巢事蹟考使知者自考焉

元儀自序

防風茅元儀止生輯評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寃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冦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為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並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遂冦淮南諸州復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賂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七月共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遯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有疑忿若在麾下不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刼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芝冦荊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冦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十人隸宋威〻復奏加誣毀若勍冦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廼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衆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為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党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九月巢冦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冦掠二浙石鏡

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是
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
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趣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
有威名仙芝多鄆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群盜為憂鐸曰臣在朝不
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為副使將精
兵五萬屯潭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
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
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
相請除巢率府從之巢待(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
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
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郴州
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
庾嶺趣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水邕管
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徙駢淮南十一月
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
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
尚讓追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
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巢趣襄陽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
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迎)戰陽敗追之伏
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
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
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
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
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
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
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于
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為都統遍傳徼(檄)天下
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
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
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疾(疫)卒徒
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
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
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忽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
洛令朝邀(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軍師鐸說駢曰妖亂百
萬所經鎮戍(戍)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
害之地唯江淮為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
長淮何以振東中原蹈(陷)覆必矣駢駭然即令出軍有召用

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已权從容謂
駢曰明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遂平則
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為公良畫計莫若觀釁
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継遣之
賊知之乃告絶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将遂
陥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陥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
長時城内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将勁兵悉願盡力出
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馬初巢冦廣陵江東諸侯以
駢屯数道勁卒居将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
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称賊六十萬
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携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
巢不足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〻遂称風痺不復
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曾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
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
賊遂擊全数晸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過許昌大
謀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将周
岌詬溵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称
留後于是溵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
丁壯以益兵十月陥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初巢将渡淮
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至鎮討為盧携曰盗賊

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
賊既不能入関必還掠淛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
継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師大恐巣自称天補大将軍轉牒
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将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
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関内及神策軍守潼関上對宰相
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且令發兵守潼
関令孜荐張承範等使将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
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関奏
乞早遣粮援上命選兩神策弩子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
範将之巢陥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
閭里晏然曰令孜募坊市数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
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禀
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
人代行往〻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楼臨遣之承範
進言聞黄巢擁数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
人使抵扼関下令令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関上而未聞為饋餉
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継援
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関與克讓
軍皆絶粮黄巢軍抵関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
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関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

自關左禁坑入夾攻關丶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
脫走巢入華州畱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
詔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
己乃歸罪盧攜貶爲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薦王徽裴徹同
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
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旣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
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
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
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
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
次請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猾且幸興元徵兵以圖丶
恢復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
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称
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
以尚讓爲太尉以其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豆盧瑑崔沆
于琮劉鄴匿民閒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
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幷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
義不降賊擧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
殺之夏綏節度使諸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
討賊皆曰賊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
勸攻從賊乎因悶絶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
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
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閒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
固知人心固未猒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
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
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鎭
關中者尙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
召畋〻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
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
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爲
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
營於渭北孜元冲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曰令孜亦
勸上〻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
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朱溫陷鄧州詔以鄭畋
爲京城西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幷聽以墨
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巢遣尚讓
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
尾陂斬首二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
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

北方雜胡也於崞西獷猂暴橫楨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説
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賊不足平
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及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
達靼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党項羌也糾
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
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効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
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絶
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慨四月唐弘夫屯渭北
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
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程宗楚先
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鋭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
死躪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調詗以
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
十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
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
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去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
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為阻竟不發
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楊
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于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
此不可圖全即諸請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
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
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
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
遣牙將鹿宴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
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為
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
留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
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
州而東及彰城詳迎勞甚厚溥説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
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并其
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晸
与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
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
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留務委
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
以時溥為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為諸道都
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
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塩鉄轉運使鐸

薛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
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為京城三面都
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
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月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
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元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
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
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
將李詳于華州執以殉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
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致十
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〻懼悉鑿舟沉於河舉同州降復
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武銳可用殺之
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發二州怒甚
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華軍華陰復光軍渭北掎角攻之賊
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
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
度使自為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
藩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
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

巢前日販鹽虜爾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
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
引咎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尚強復光
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
以與河東結隙爾苟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〻則賊
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鄭從讜克
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
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為
鴈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鴉軍至矣當
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
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
至號令毅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曰令孜策
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構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
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
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
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宰相請加賞以為十軍
十二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
三萬控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華引兵逆
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言潛入
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

後敗尚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何
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
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
去多遺珍重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
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楊復光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
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
逼京師李克用自遣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
遣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尚有堅陣烈抗官軍
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
攻自卯至申群兇大潰自望春宮戲賊至昇陽殿合圍其
賊即時奔遯散入商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名破
敵摧鋒鴈門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克用時年二
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
目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
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初陳州刺
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
為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

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
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
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
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為持久之計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舂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為
河東節度使鄭畋為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
李昌言上言匪情猜忌不可令畋危從過之乃罷為太子
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
溥為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岌時溥朱全忠等以黃
巢兵尚強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
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
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拔之巢懼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
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勇士數十千人因
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王
蒲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
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
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
行二百餘里以粮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
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

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二月尚讓敗黃巢于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父子首來降林亦伏誅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李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從訓圖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改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附上南京呂大司馬議

為直陳流寇第一奇策事竊惟流寇之患歷代皆有而莫甚于唐末黃巢之禍今 國家當興盛之時而不幸寇禍酷似之若非速為撲滅流禍漸遠元氣漸剝然斷生非盛世所宜有也詎有之觀已成事以巢之强而撲滅之者終歸于沙陀之鴉兵非此則雖諸道之兵合集如織如熊如貔豈其乏人又有王鐸以宰相為都統楊復光以監軍効死力終莫敢攖其鋒以收復京師今合數省之兵以擊寇而寇不見减縱横自如坐困且难何况盪洗此非夷丁不足以勦寇亦易見矣而今之夷丁又非若沙陀之種有李克用者狼心反覆之 為之將特以饑寒而來歸命一用之以逐奴而奴已據五城終於宵遯再用之以征賊而孔有德望風而解萊圍但攻城非其所長故遊魂今日猶在耳然有德之終不敢出登城而決戰者亦畏此也昨見兵垣有調關內外夷丁三千之說甚為得机然賊衆矣恐鴉軍尚須四萬則此之三千未為萬全但關上用兵之時更不可調幸近見宣大總制張公有疏稱有卜石兔部落不願隨插西遷投降入境除收補本鎮七千之外尚有餘人欲發山右真保河南等處勦賊愚竊以式古准今用夷盪寇此第一奇策也因宣大投降之夷丁

有強可用無恣可虞此第一奇會也但道路驛騷漢丁不
免何況彥丁所至之地即有折色亦必須本色以供人馬
故必用名將督攝而監以知兵文職方易為調劑目下本
部誼當發兵剿賊不唯為　根本至計亦為
宗社遠謀然此中兵力可否稱任無逃明鑒似當確行此
策以奏膚功恐粮餉無處則譬如募兵安家須用本部之
銀今此丁不須安家即用為月餉每丁每月一兩五錢每
馬九錢加之頭目犒劳等費不過八千金而可以為三千
丁一月之需治四月之糧不過三萬二千兩便可奏功萬
一過此為日不多不妨別為之計即委監者收發不入將
手更易銷筭但馬匹器械盔甲無可區處此當一面題請
一面移咨宣大總制盡為借給量同舟之誼必無不應凱
奏之日厥功共之使此賊不滅恐其迈戈終為晉患巢至
廣州又入關中已事可鑒亮無不洞悉也但須早斷以早
致蕩平寬至上内顧之憂慰天下雲霓之望耳

平巢事蹟考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茅元儀撰是編因明季流賊猖獗官兵不能禦元儀建策欲用宣大降丁勦之因謂唐黃巢發難時沙陀五百卽能殲其衆而唐人疑不肯用迄至亡國故敘錄其事冀鑒其禍而用已說其大旨見自序中然亦一偏之見自古以來名外兵以救內難無論克與不克未有不終於致亂者也書中所載始於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作亂迄於中和四年平黃巢皆全勦資治通鑑之文有刪除他事不盡者如乾符五年鄭畋盧攜憤爭南詔事是也有偶遺本事者如廣明元年漏載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而其下敘王重榮事突出處存之名莫知所自來是也葢元儀姑借巢事以寄意故疎畧至於如是耳

先撥志始三卷

〔明〕文秉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先撥志始二卷》提要

先撥志始三卷題曰天若遺民著撰四庫存目知為明文秉撰
秉字蓀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然第二卷記蘇州民變有
郡紳忠貽書一牘急以文震孟姚希孟入告之語似不當直斥其
名豈以紀載之體述其原書故不為私諱歟　庫目本二卷上卷起
萬曆訖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至崇禎二年此本雖多一卷
然所記亦未必有溢出者殆傳寫分合之不同或江南通志六卷
本可輕勝諸本也書中記三案始末視諸稗史為詳實可喜
乙未嘉平既望吳下所收三春重加莊補而記之

先撥志始小序

四明為沈一貫　齊為元詩教

楚為官應震吳亮嗣　浙為劉廷元姚宗文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嘆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泒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晋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illegible]袒玄黃互戰其曰于聖誰知烏之雌雄迨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否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閹乃滅亡而廉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於逆賢之時敎猱升木翼虎而食孰甚於贊導逆賢諸人馴至於烈皇之時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

天若序一

謂天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日而萌於慘戮名賢璫黨煽熾之日又不在於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人而釀於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人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予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寄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今春而甕其滿矣因出己意稍為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邪正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淂失之故亦洞若觀火矣乎

天若序二

甲申重陽日天若遺民題於南溪石室

先撥志始叙

三代盛衰著於詩書周之季也王迹熄而春秋繼作筆則筆削則削而亂臣賊子懼此後世之史所由為重於天下也嗚呼吾歷觀諸史而天下國家亂亡相隨續者豈非以小人哉他無論矣漢高建不拔之基光武恢中興之業賢聖之君六七作誠以為曆配殷周矣而閹寺蠹之濁亂天下炎祚遂斬唐太宗負不世出之姿臻三代

之治而開元之初文治武功無忝厥祖雖其間禍亂相尋然從虜强藩舉不足以滅之而刑餘掃除互執國柄而李氏不祀宋興除五代之穢跡攬王政之餘風忠孠立國重道崇儒誠三代以後之盛朝也而權奸朋比斥逐正類中原遂喪南國以亡嗚呼小人之禍國家莫宦官朋黨若矣有一於此而不至滅亡者未之有也國朝至光熹之際尚忍言哉逆閹蓄窺伺之心為攘竊之計其不為新莽武氏者幾希矣故斥戮忠良毒流縉紳禍不可解而餘奸遺孽復揚其波以斲削國脈當是之時宦官之禍千萬於常侍軍容誅戮之慘什伯於黃門北寺而朋黨之奸又倍蓰於斥元祐黜道學也則合漢唐宋之所以亡者而亡我國雖有五帝三王尚能善其後哉吾故俯仰數十年間未嘗不流涕而痛哭也天若遺民心知其故而痛傷之慨然曰余聞之

先人曰國朝之亂由於門戶門戶之始由於建儲而不謂卒以此而遂亡也於是原本家學網羅舊聞上自神廟下迄于烈皇帝勒成一書名曰先撥志始以授不肖而屬之序不肖受讀卒業掩卷而歎曰此書出而使後世洞然知國朝之所以亡而列聖無失德而先公未竟之緒又以此而克大也昔司馬文正作通鑑始於三家為侯而識者謂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

之端而遷固著書必推本太史叔皮以毋隧前人之緒二者比書備之矣而不知文正遷固之所以不得已於書者即夫子作春秋之意也吾故晰其事而首揭春秋大義以為之敘

乙酉仲春方山石民敬題於木筆亭

先撥志始卷上

天若遺民著

神廟嫡母爲仁聖陳太后生母為慈聖李太后中宮為孝端王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王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有所私幸必有賞賚隨侍文書房內奄即註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為驗孝靖宮人也年稍長矣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巵以進遂御幸焉賞頭面一副既而諱之孝靖有娠神廟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註相示神廟面頰發赤慚愧無以自容慈聖好言相慰謂我老矣猶未弄孫若生男社稷之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而鄭貴妃與帝戲輒呼老嫗〻暗行譏刺帝默不自得也光廟於十年壬午八月丙申生一應恩禮從薄盖本於此光廟既誕生冊封孝靖為恭妃越二年福王生即封生母鄭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疏

言貴妃以孕育蒙恩恭妃誕生元嗣反令
居下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乞降旨首
册恭妃次册貴妃又須明詔册立元嗣為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有旨姜應麟疑君賣
直好生無禮降邊方雜職給事中楊廷相
等御史陳登雲等疏救不聽應麟既奉旨
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帝入侍慈聖故問
曰外邊官人們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
他帝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宮中呼太子為長哥二宮人
為都人慈聖曰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
亦由宮人進御也帝惶恐伏地稱死罪不
敢自是立長之議聖意堅持不回實凜慈
聖之諭耳　鄭貴妃負盛寵福王既生即
乞憐於帝欲立為太子北上西門之西有
大高玄殿紫金城西北門供有真武頗著靈異帝
偕妃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同御書一紙封
玉合中貯貴妃處為信後廷臣敦請建儲
慈聖又堅主立長帝始割愛定立既立後

遣使往貴妃處索取玉合封識宛然內所
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帝悚然懷負誓
之警從此二十年中不敢復詣大高玄殿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及大節東西兩宮
同諸貴妃俱詣太子聖母前行慶賀禮時
鄭貴妃有寵帝意難之因托言欲候中宮
生子以為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朝夕
繼上聖怒所由來也大理評事雒于仁進
四箴疏帝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三
加重處既畢令宣光廟福王來見首輔申
時行曰皇長子龍姿鳳表敢賀有道之祥
皇次子蘭芽玉茁足徵螽斯之慶帝笑而
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册立東宮明春舉行工
部郎張有德欲掠之以爲已功因以大禮
届期儀物未備為請帝大怒有德罰處并
停明春册立之典歙縣許國進公揭謂有
德誠所宜罪但册立之旨既已頒行王言

如綸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
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
名實不知也首輔素得君見諭旨嚴切慮
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實
不與聞冊立大典聖心既有主裁即徐〻
亦自無妨往例閣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例
帝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
塞許國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
有閣揭即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

四

輦下喧傳首輔實有二心密劾擁戴於福
藩國雖席藁待罪而於首輔不無心嘆焉
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
原揭以歸衆論益沸爭罪值日科臣羅大
紘大紘疏辯并參首輔中書黃正賓特疏
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
有大於建儲者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
彈章蠭起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
差許國予告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

東王錫爵之赴召也門下士某進三王並
封之議可以結王知仍無礙大典王深善
其說至朝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内
閣王邀大宗伯羅萬化語之故羅亦唯〻
絕無不可意次日而並封之旨下矣旨云
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
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齡欲暫一併
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
便擇日具儀來行諭旨既下舉朝大譁光

五

少卿余杰寺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
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此奉
二十年冊立之旨今忽改為分封之詔歷
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年
英宗以宣德二年憲宗以正統十四年孝
宗以成化十四年雖時中宮正位嫡嗣皆
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
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
星一耀所冊者即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

責元輔王錫爵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
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未
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本應
依訓處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
軍余杰王學曾俱革職為民錢允元王就
學急過婁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
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辨無過慮
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之迨
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慨然良久曰即

六

當有處明日遂力請於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誕生後恩禮甚薄年十三矣與母居
景陽宮猶同臥起鄭貴妃與帝言皇長子
好與宮人嬉且言非復童體帝遣使驗之
孝靖大慟曰吾十三年同臥起不敢頃刻
離者正為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實告帝
自此有疑於貴妃以後所言皆不入矣是
年出閣講學後四年以皇長子行冠禮又
三年冊立為皇太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

即孝元也　光廟未出閣時有旨明年皇
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從俱從簡略禮科
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期講讀官已
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
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止允其預
告奉先殿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
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張貞觀邀功妄瀆
着罰俸一年已而工科黎道炤疏言皇長
子出閣講學命下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

七

王寶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責
者道德若珠玉玩好過進錯陳豈作法於
初之意哉張貞觀事關職掌義難隱默乃
蒙罰俸等云有旨黎道炤明白黨救同類
好生可惡着罰俸一年張貞觀降雜職調
外吏科許弘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
而臣等之言日輕自皇上以黨救見疑而
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回言愈重言者之
罪而臣等効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大

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
社稷之福也有旨弘綱罰俸一年貞觀革
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
學故事講以巳刻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
刻寒暑勿輟　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
甚諸講官立殿門外時尚未賜戴煖耳光
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宣言天寒如
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　八
分珍重即講官忝居禁近亦上應列星若
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
奄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擡出始克竣
講帝聞之亦不罪也郭以此受眷東朝妖
書事起傳語東廠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
真切如此諸官進講時竊視光廟袍內止
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
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云　光廟出講
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立看講御案
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光廟出講銅
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
廟瞩內豎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
已默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解
曰以是爲非以非為是講官劉曰寧講畢
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光廟
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衆官既退相語真天
縱不可及也
前妖書即閨範圖說跋而標名曰憂危竑議　九
東吉得閨範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
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
之差情或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
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
呂欲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
無奈遂設鮿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
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欲
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
乃私顏哉晥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

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
曰呂叙中直擬繩述光朝聖母置太后中
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
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現
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
則報恩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
叙中又引先朝女訓為戒彼乃母后臨朝
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
極則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

十

及此或曰今古賢后妃多矣胡閨說獨取
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獨首
載其由貴人正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
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
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
減膳以妃進后事幾將成呂秉時進此亦
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彩幣十日
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贄祀敬賢之禮却之
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收露

難容乃上憂危一疏有是言乎曰憂危一
疏又稱忠義肝胆況此一副急淚胡可遽
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諭太
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闕
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
則語有所忌倘明擧冊立將為之諱若歸
此而前功盡棄歸彼而後患自招何若不
言之為愈也或曰閨矣閨呂所述余能命
書稱在長之命不通清淡藩王稱在三之

十一

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咋舌是亦
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予料
建成均穢國蔭人各有見又何責備太苛
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
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
哉予之過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
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
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
為況事為今之業國元勳終有起呂之日

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藻之子獨與之何
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
蒙程公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
洪公其道白公所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
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或舉春秋大義
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奄執
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
既定羽翼已成子帝布之士豈知國家大
計宜從此三緘毋自取禍可也予故曰呂

十二

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
或人不能難唯〻而退燕山朱東吉謹跋
此萬曆二十六年事也先是刑侍郎呂坤
按察山西時著有閨範一書帝以賜貴妃
妃捐貲令鄭國泰重刊增入后妃首漢明
德皇后終鄭貴妃時光廟年已十七歲冊
立久稽外庭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疑呂
潛通宮禁擁戴福藩故書內云〻前此給
事中戴士衡疏參呂坤謂假托圖說逢迎

掖庭語侵貴妃全椒知縣樊王衡疏中直
指帝為不慈光廟為不孝貴妃爲不智妃
聞泣訴於上二臣皆謫戍至是有援引歷
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內刺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鄭承恩洪其道白
所知薛亨呂坤等以張劉等皆稱呂所見
極高所舉極大也名曰憂危竑議戚黨疑
其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疏奏士
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并及王衡與位乞

十三

行逮問帝審係匿名遂止不究　給事中
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
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
司打問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
離間天倫好生可惡著錦衣衛拏在午門
前着實打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又司禮
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為皇長子重為
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擾
為王德完亶再來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

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磐各罰俸一年王公之被杖也帝欲立斃之杖下大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帝問死未矩曰將死矣帝遂不復問人謂王公餘生矩實保全之　帝始專寵貴妃而疏孝端辛丑歲聖躬抱病甚篤後膭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也而有戚容淚痕猶濕及覘貴妃竊寄有所指揮宮中事秘外庭勿詳也帝由此蓄怒於貴十四妃又前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皇長子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時年月稍遠司帑者偶爾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帝遂震怒升殿命抓宮人首來祖制升殿則宮眷不敢進參帝以此難貴妃也妃即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議冊立儀制光廟遂於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後妖書

鍼題曰國本攸關內題曰續憂危竑議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定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十五稱乎今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故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但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過哉子之言矣夫仕宦者皆是豈有一人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

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之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勢矣文則有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有錦衣都督王之楨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戚畹則有鄭國泰又有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含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子何以知

十六

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者如姚廣孝豈止富貴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請難之兵取諸京營而有餘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在真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

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則己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以來無不陞者而王親王道化本內

十七

有名竟不陞豈其材力出諸萊儲下哉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不錄亦王之楨有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掌河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前妖書起雖未行嚴究帝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東廠

太監陳矩據實奏聞帝震怒着東廠多布旂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公四明沈一貫也兩人俱註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鯉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於閣中供一天啟聖聰牌朝夕致禮帝覘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聖心頗為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十八史康丕揚疏參僧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捧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稱方內弟子郭為南宗伯時榜示驅逐達觀乃至京由內奄聞於慈聖於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且謂江夏榜逐意達觀藉此紓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立事徐楨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

被逮令內侍傳諭法司云達觀犒僧偶被誣累勿因禁他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皐密奉四明意直疏參江夏及歸德疏中言中城兵馬劉文藻捕獲遊醫沈令譽劉本稿大有蹤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托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家三次云云歸德亦疏辨求罷不允四明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嘉慶家人十九袁鯤供稱伊主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而止江夏時寓楊村蹤跡之者趾相錯於路復以疑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并楊于世劉柏等皆詿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玉立起官壹事時玉立新補刑部郎中太倉王士騏在吏部實道他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察處已而

士騏王立各跡辨俱革職為民錦衣直房
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掾
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吉人鄭福
成廠衛諸人見之咸甦且怒不數日遂緝
獲皦生光蓋畨後於生光寓中搜出羅文
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証遂據此定
招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都
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皦生光皦其
二十
簾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
天府學生員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
十八年被生員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
史批順天府問革發解大同當差不合逃
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臣委理刑百户崔
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奸書粘布各巷
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文册内有侯
之門仁義存而妖書中亦有此語且其筆
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奉旨尓廠衛

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
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
八年八月惠在皦生光家刻過詐騙包繼
志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内又刻妖詩
小木板一塊三十年六月内又刻岸遊稿
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在刑部街遇生光
說我有書几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跟到
其家將書三張串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
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内刻藏掩
二十一
着些勿教人看拿到演象所廟内簷下靜
處刊刻次日伊子皦其簾来催二次又次
日日落時分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
出錢四十五文與惠收訖随將妖詩示惠
惠伏認無辭又將皦其簾提出面質言俱
相同又將皦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
奸逆不止於刊字之質証詩内幾欲惑國
本是即妖書内國本攸關也戴首皆吾君
是即妖書内長可立次未必不可立也其

他候之門仁義存種〻相類等語奉旨刑
字匠徐惠既已承招還會同廠衛府部九
卿科道嚴鞫皦生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
黨之人研審明白一同具奏　廠衛等衙
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之奸
黨以正國法今日臣等研審皦生光招稱
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盡苦楚皆由皇親
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事關
大逆故初刻妖詩再刻岸遊稿猶以為動　二十三
不得他續造國本攸關一書寄催徐承惠
刊刻令子皦其簾黑夜擲鄭皇親家及閣
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去鄭皇
親必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於文武
官僚萬〻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
研審而對明白逆犯皦生光着錦衣衛拿
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發問擬應得罪
名來奏
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

太保尚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
聖旨云〻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
之私敢為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
因而震激宸衷淵清國是此真神人之所
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臣等切齒此囚恨不
窮治以謝天下恐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
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
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
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　二十三
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為皇
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
為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
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
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
擬等因本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旨這
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
稷例處他卿等便覆來　本月念一日具
官蕭大亨等題為奉旨覆奏事云〻臣等

覆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不為道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於官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為重輕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旨皦生光輕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

二十四

然妖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着會官處決仍梟首於人烟湊集處倘有奏擾的以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附妖詩

五色龍文焰碧天　識書特地湧祥烟　定知鄭主秉黃屋　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臣偶從鄭外戚家庄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　臣歸嘆曰梁家

羽翼成矣獨的所謂松風狂客為誰則衆爾包繼忠也包氏投鐵貨買金叫以金錢行間語曰臣防容蟻而漂邑殺人寔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時光廟未冊立故稱皇長子

附十大說

十大說云皦揚（揚即生光改名）爾忘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規於小愿乎爾有大名見

二十五

污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侮乎爾有大讎不報而乃規規於小怨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患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乎爾有大難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賞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之乎爾有大才不試而乃規規於小過乎此十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皦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

日有感援筆漫書洸蒋無功錄一通張之
軒側旦暮起卧觀之　生光會審時御史
余懋衡特向衆官云非夢觀音大士説妖
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
帝亦為絶倒焉御史沈裕厲聲向生光云
妖書確是你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
言怒目切齒而去沈後奉差出都屢見生
光為祟遂卒於途中文華殿中書趙士禎
山東人素慷慨有膽略妖書事起遂杜門
二十六
不出過後屢見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咸
謂妖書出趙手非生光造也　帝於妖書
初起即召皇太子至大聲諭云哥兒你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閑門
晏些開門又遣司禮太監田義口傳聖諭
內閣我今親朝聖母問宮而諭慰言及戒
諭皇太子云我的意愛教訓你也知道你
的純善孝友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
妖書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

拿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
着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
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因忿怒動火難以
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汝細加看
誦即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云言
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
簷隨賜膳品四盒手合四副酒四瓶傳與
先生知道大禁中嚴密一啟閉間天語丁
寧如此張差之梃帝已灼見於十二年前
二十七
矣　光廟元妃孝元郭后無子妖書事定
帝特選淑妃以侍太子左右孝和皇后與
焉踰年生熹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
人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陛間徬
徨候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立奏帝即轉
奏慈聖合宮歡忭宮人還報光廟乃喜是
時孝和未封故傳諭云選侍所出次日禮
部擬封夫人帝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
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
時福王尚未之國中外洶洶懼變刑員外
沈應奎節俠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
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衛嚴督緹騎巡
緝惟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衷
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
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减潞公而
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孝靖崩先是光廟 二十八
移居迎禧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候
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
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
妃令候氣絶始開門引光廟視殮戚畹王
昇述其事甚詳有旨合行事宜炤世廟皇
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翁正春御史穆天
顏各有疏請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
不報

四十一年七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奏稱
勳僕水戶孔學趙宗舜與曰乾俱投緹帥
王之楨門下學向乾宮說有女大姐嫁與
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時在阜城門外
庄上歃血必報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
共圖大事將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
王必大陞大賞富貴非小立有妖書一冊
會填姓氏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二月初
一宗舜孔學設席請妖人王三詔至家書
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 二十九
花園內擺設香燭又用黑瓷射魂瓶一箇
披髮伏劍念呪燒符又剪紙人三箇將新
鐵針四十九箇釘在紙人目上七日方焚
化妝壇相聚只在聖節前後約定下手等
云疏進帝憤怒不堪遶案而行者半日在
右辟易莫敢進輔臣葉向高揭奏往年妖
書出於匿名無可究治故難處置今告者
與被告者現在一下法司鞫審其情立見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

中外紛擾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
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東宮而
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
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於别疏内批出或
傳聖諭中有干碍情事不必盡露要以正
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而又速定福王
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恬然無
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帝尚未寢覽之怒
始霽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 三十
日下曰乾於法司 鞫之獄面諭禮部擇福
王之國吉期以聞 孝元郭后以四十一
年十二月甍停宮中者兩年尚未發引禮
科元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
田不給香火無供恐令墳園之荒廢皇太
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靈輀未廢寧
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疏稱皇
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郭后配東宮
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四十三年五月始
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郭墳地六月
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户三十名園地二十
五項 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
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勿遣行乃
以慈聖壽為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
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為壽慈聖
却之曰吾潞王可宣来壽否十二月署禮
右侍郎孫慎行集舉朝公疏請之乃下福
王臨行前十日貴妃又請更期帝怒叱之 三十一
曰如此予復何顔對外廷妃始噤不敢言
光廟雖正位東宮内奄往往托疾求去侍
衛不過數人於是有張差者薊州人手持棗
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一門
止兩奄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差
梧一人至殿簷逘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
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太子奏聞有
皇爺可憐語奉旨法司擬問時慈聖已上
升次日帝幸大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

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即宣閣部諸臣見於
慈寧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於不意未暇
肅朝儀也帝憑白石闌命太子宣諭張差
身無寸鐵的係瘋顛不許妄扳誣陷無辜
傳語諄〻絕無奏對者御史劉光復搢笏
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太子極孝敬
敷奏方始帝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
何有奄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太子帝大
怒謂外庭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光復
三十二
為震驚几筵執送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
杖贖帝怒其輕比侍即以下降罰有差遂
宣旨云去歲慈聖靈轝在途內臣執紼者
以震驚几筵當大不敬今光復罪宜比附
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着監候處決群情
惶駭隨頒聖諭下部院蓋特悉瑣瑣借一
儆百實無深怒也時張差變起輿論籍〻
咸指宮闈給事中姚永濟韓光祐劉文炳
何士晉元詩教御史過庭訓牟志夔戶主

事張廷等相繼疏請嚴鞫後提牢主事王
之寀疏言張差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
知姓名公〻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
徒執梃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
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路
人赴愬於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寀疏入亦
竟高閣天下事尚恐言哉　行人司正陸
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以不
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
三十三
霸州武舉高順亭今匿於何所又云臣前
年為藩封踰式直陳大難身犯奸晼亮鋒
云〻蓋大受前年為藩封踰式曾疏叅鄭
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
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絕門戶萬
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叅國泰謂大
受不過引前疏之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
並未寔指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
使誰謂其陰養死士滅絕門戶此揭出而

人不能不致疑於國泰矣且國泰既沒〻
於自明即當請皇上將所供內官龎保劉
成立刻發下與馬三道等俱聽法司公同
拷訊一〻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跡豈不
洞然胡至今絕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
見矣吏右侍何宗彥疏張差一事真亘古
奇變皇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寀一
疏皆有根據法當嚴究今已旬日尚未報
聞刑左侍張問達題逆犯張差窩頓內官
三十四
宅主使引導種〻奸謀具悉供案臣於二
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尚未見勅行
會勘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
始得奉旨是時衆論沸騰鄭國泰計無復
之連夜輦金三十六萬潛致劉廷元卽中
分餽諸權要於是合口共持瘋魔之說而
黠猾二字為世大禁矣時貴妃悚懼無措
帝諭曰外邉口語籍〻不易解汝須自求
長哥即宣太子至妃哀號懇禱太子乃上

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招扳止據
張差等定獄焉
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
郎張問達等為欽奉上諭事云〻臣等審
得張差供年三十五歲名喚張五兒係薊
州井兒峪居住於本年三月內收割柴艸
堆聚貨賣被不在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
硬買不從將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
赴朝內聲冤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
三十五
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無人阻擋直至
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遇守門內官李鑑
吆喝攔住差即向鑑一棍鑑傷在地竟跑
入前殿簷下被拿住等情又提牢主事王
之寀題為鞫問獄情干係根本等事內稱
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差年壯力强非
瘋顛人問其何由執棍至宮初招我迷了
只說告狀苦死撞進臣說汝若不招再加
刑法且要餓死你實招與飯吃不招餓死

差見飯低頭云不敢說臣魔去官吏止留一吏扶住問他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〻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說罷老公〻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〻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了我有力量救你老公〻與我棗木棍領吾從後宰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用手打一巴掌被我一棍打

三十六

倒裡面老公〻多了就被拏住等情本部批接所供口詞與前不同似風魔而又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原問官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父的名李守才騎馬老公〻龐保住薊州東黃花山修鐵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灰劉公我說了劉成罷龐保與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殺一箇打了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

爺洪福大等語看得張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兇器跋扈之勢昭彰非宗社百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有不可言者矣乞勅三法司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內官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薊州道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對審再三馬三道初不肯承認但稱實名馬宗孔是差母舅黃花

三十七

山修鐵瓦殿送灰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做甚麽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修補玉皇殿龐公修鐵瓦殿是才送灰又稱商量打彩朝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箇來把他走裡面去再幹甚麽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衆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年臘月風起時常在外邊几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裡罵天罵地口說吾是玉皇兒子玉皇差

我就叫張差〻又招稱李外父在馬三舅
家商量就了說你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
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箇差了要砍三箇
就砍又稱紅封票不知几時家裡是差妻
李氏收着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東邊幹
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拏棗
木棍去却好有一根在家裡拏進去沒人
攔我不然挿翅飛不進等語各口詞在卷
一十七日奉旨風顛奸徒張差持梃闖入 三十八
青宮震驚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
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持旣有主使
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
日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於慈寧
宮面諭衆官風顛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
保劉成俱係主使將三犯即時處決餘犯
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今日朕率皇太
子皇長孫皇孫女恭詣慈寧宮聖母几筵
前行慰奏禮訖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

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的係誣扳
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
天和遵將張差於二十九日處決訖隨具
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昨
皇太子親来乾清宮問安奏龐保劉成的
係誣扳若一槪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
不雨拿到內官名又不同可着司禮監同
三法司於文華殿門前鞫問具奏臣等遵
召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棍闖入當 三十九
時就擒遍搜除棍外並無他物其情實係
風顛悞入宮閣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
反覆參詳料保成素必淩虐於差故肆行
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
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速決張
差以安人心況今拿到內官姓名不同當
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於本
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
積疑致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

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華山修宮初四
日蒸點心初五日犒給劉成供稱原名劉
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在城西麻線衚衕與
飯吃與棍等情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
該司禮大監李恩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
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四奏二犯
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是誣扳
着與馬三道等一并斟酌速行擬罪來奏
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
四十
於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劉登雲堅執
不識認差五次嚴刑二犯俱已物故該臣
等看得前後招辭已處死張差及龐保劉
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窺竊青殿假術
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有口餌張差以
多地意欲何為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
輕減但三犯並已身故覆執無人各犯供
擬配狀姑從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實遵
諭旨之屢頒既以廣皇上欽恤好生之心

又以昭儲位恩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
具題初七日奉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
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人等着該地方官
禁諭解散不許借住近京惑衆生事　按
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獄此獄者刑部
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
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三可柯文羅
光㫤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
美馬德灃朱瑞鳳等當王之寀揭奏張差
四十一
口供奉旨三法司會審張差招有三十六
都頭兒則胡士相擱筆不言招有東邊一
起幹事則岳駿聲吵云不許波及無辜招
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力持不便追
究大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時
頗亦調停於是改党內為闖內改都頭兒
為大頭兒與地三十六項已載入招又復
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
推我獨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也然借風

頗為調護兩宮之計自是出于至情至理
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為王之冢罪案是誠
何心哉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日上崩於
乾清宮光廟臨喪哀毀殊至慘動百官次
日即傳令旨礦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
堂胡賓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是時稅
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
論百疏盡行留中辛丑冬神廟病篤追悔
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既
承旨尚未即發忽有內奄三十餘輩踉蹌
來追四明猶豫未決奄輒自相撲流血被
面四明惶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
毒者二十年光廟首詔傳免民間歡聲雷
動又念遼東闕餉將士勞苦可憫發內帑
一百萬兩解赴經略熊廷弼犒賞軍士又
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
犒賞并諭二項共給腳價銀五千兩沿途

四十二

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
即發　上大行皇帝謚曰顯皇帝廟號神
宗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
泰昌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命考選館諸
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撫鹽諸差併
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　大學士方
從哲等以駙馬王昺疏救劉光復奉旨為
民乞復原爵允之　上諭禮部遵遺旨封
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尚書孫如游執稱本
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考遺命為言大
學士方從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
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毋以子貴若但以
奉侍勤勞遽加尊號本朝實無此例遂止
不封而移居貴妃於慈寧宮凡朝謁尊禮
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時西宮李康妃有
專寵鄭貴妃投誠於李故所求立應封后
者太后之漸也竊謂光廟此舉以銷幾間
而釋疑端厚則厚矣然不可訓也祖制宮

四十三

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黄餘皆用紅鄭貴妃
有寵神廟代請賜黄慈聖不許請之再四
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不聽遂傳旨東西
兩宮皆賜黄神廟乃止不敢復用後孝端
上仙一切宮中印務俱付西宮范德妃權
署家法嚴正如此況王昺疏内所述貴妃
待孝端者種　無禮乎是時穆廟東宮劉
昭妃尚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
迎劉昭妃於慈寧宮禮也
上點吏右侍

四十肆

史繼偕南禮右侍沈漼俱升禮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之請
也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升
禮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
臣葉向高於田間　上諭禮部封皇弟瑞
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
府惠王請改荆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内閣朕今早御殿見各
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及駕四至省愆居

即閙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朝儀本
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可傳示大小九
卿科道等官以後凡遇臨朝務須十分敬
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
官指名參来重治　又傳旨天氣炎熱邊
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略熊廷弼總
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賞
賚有差　又諭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
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

四十五

養病致仕各官内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
者着量才起用　給事中周朝瑞疏參慎
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恩澤三
曰斥遠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内庵激
上怒謂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内以備萬
壽諸費今朝瑞擅請停旨為大不敬几予
廷杖因念即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調
用閣部連揭求賜寛釋不聽　上諭吏部
東宮講讀官現任者即與優擢在籍者速

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舊恩
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允鋅亦以疏
救劉光復錮繫五載矣上從之　起陞鄒
元標大理卿鄒公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
時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者輒予杖
公賁奏疏入朝遣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
杖畢詣會極門投疏值日內奄曰若非上
奪情疏乎盍以趙某等為鑒公曰吾告病
耳疏入而明、日果杖嗣是屢起屢躓迄不
四十陸
少挫佚林下二十年世以其出處卜消長
命下士論稱快　王德完太僕卿王公即
請篤厚中宮被杖者於国本稱第一人鄒
公至是年高德劭中和之養粹然識者微
以為嫌而王公尤甚故給事魏大中有彝
腰貼地笑臉迎人之誚　起陞原任戶科
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白所知俱太常
少卿姜應麟鍾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吏弼
俱僕少卿紹以礦奄叅逮戞制孫疏救革

職應麟以爭先封鄭貴妃謫降所知以吏
部守制為戴士衡誣其匿喪營陞革職者
起陞汪應蛟南戶尚書饒伸馮若愚俱南
光少卿劉元珍胡克儉王惟儉白瑜原任
知府錢策俱光少卿饒位柯昺馮從吾黃
龍光鄒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寶少卿歐
大倫秦聚奎余喬遷柳佐俱光丞王佐林
材劉文炳劉時俊袁可立俱寶丞呂圖南
南通政司右叅議原任吏郎中張鳳翔耿
四十七
廷栢俱南少萬建昆南禮郎瞿鳳翀南戶
郎原任知縣滿朝薦南刑郎原任通判夏
燻工部郎原任同知王邦才南戶員郭尚
賓南戶主史孟麟南禮主郝名宦南刑主
原任知縣帯國賢南工主內朝薦國賢邦
才皆係礦奄叅劾逮問者　上以文華殿
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發內帑銀
一百萬兩敕建皇極門殿着欽天監擇日
興工　兵部尚書黃嘉猷奏請將萬曆四

十八年七月以前拖欠未徵錢粮悉乞蠲
除并通灣店房遺害請查豁免上從之
帝御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
之後日親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飾美
女以進一日退朝陞座内宴以女樂承應
是夜一生二旦倶蒙御幸病體由是大劇
八月晦日疾大漸召閣臣方從哲等顧皇
子諭曰公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宮
仍諭要緊者再時有鴻臚丞李可灼自云 四十八
有仙丹介内奄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對
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軽信上命中使傳
宣諸臣退可灼至同進胗視且言病源及
治法甚合聖意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可
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决須臾乳媼至上
促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先是上
飲湯輙喘及飲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
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中奄傳聖
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

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有頃可灼出閣
臣遽詢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臣
言不宜驟進傳趣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又
問服藥後何狀云聖躬仍安如前次日五
鼓内宣召甚急諸臣趨進龍馭上賓矣盖
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庭盛傳宮中蠱進美
女上體由是大損御藥房内奄崔文昇復
投以相反相代之劑給事中楊漣已疏論
其合謀弒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 四十九
籍籍之口始漸不可觧又帝初服藥時賜
可灼銀幣已賓天矣從哲猶奉前旨票賜
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略曰當
先帝病篤正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
無方無制之藥駕言金丹夕御而朝賓天
縱不敢深文以伸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
人之罪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既而可灼
席藁待罪又票着馳驛回籍御史鄭宗周
請寸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從哲改票

著司禮監議覆衆心益憤不平於是論者蜂起矣　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謹按孝宗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悞用熱劑也御醫局太監張瑞醫官施欽劉文泰等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尚書羅珪左都御史張敷華尚書掌理卿事揚守隨僅引結交近侍官員律絞議者猶以蔽法為恨斯時為政府者宜援故事文昇可灼俱下獄擬罪則國法〔五十〕正人心平矣今也文昇不問可灼蒙賞是非倒置乃不遂致一激而為孫宗伯之狱逆再激而為魏忠賢之爰書黨禍不已國運隨之德清方從哲之肉其足食乎

西宮李康妃乃光廟所專寵大行彌留每以進封貴妃為諭羣臣持之鄭貴妃結歡於康妃光廟既崩而人客謀擁留皇子於慈寧宮欲要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處分政事

太監王安保定人初為光廟東宮伴讀以從龍恩陞司禮監光廟頗嚴憚之其登極兩月一切政教安左右之力為多至是知康妃等謀深以為不然遂具揭遍投外庭稱選侍欲擁立東朝做前代垂簾故事人情洶洶受遺命諸臣大懼閣臣方從哲等率羣臣哭臨門閉不得入給事中楊漣排闥直入守門內奄持梃亂下漣厲聲曰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內奄止不敢動群臣乃得入至乾清宮〔五十一〕哭臨畢羣臣問皇子所在諸奄不對群臣相率入殿內力請皇子出從哲議皇子暫返東宮俟選侍（時李未封康妃故稱選侍）移居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返居東宮之理選侍無僭居乾清之事呼內奄李進忠等責以覆亂諭以禍福良久皇子始出倉卒升輦閣臣劉一燝尚書周嘉謹英國公張維賢給事中楊漣等共登肩輿步行數武輿夫始至是日居文華殿群臣先行叩慰

禮即請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周嘉
謹楊漣與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左光斗等
具疏力請選侍移宮次日群臣立候上批
有旨選侍着即日移仁壽宮王安等從中
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
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類盡為羣奄所掠
選侍位下内奄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乗機
竊盜内帑王安發其事追究連及選侍之
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賔天肉

尚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
妹無虞意外給事中周朝瑞駁之謂爲喜
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辨謂保全選侍葢
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且皇
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
以安之乎即移宮亦是正理何必立時驅
逐乎革其已進儀註之貴妃困其無端羅
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云云既而幸有嚴旨

雉經入井等語有何憑據着令回話繼春
回奏以風聞對有旨削職為民　御史左
光斗疏略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
捐其小過伏乞皇上宣召九卿科道面諭
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李進忠
劉朝既以正法其餘概從寛宥庶幾燒梁
獄之詞者正所以寢淮南之謀也疏入傳
諭内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
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

朕躬欲要封皇后朕心不安暫居慈慶宮
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等每日奏章文書
先送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
從來有此規矩否朕今奉養選侍於噦鸞
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
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
示遵行　給事中楊漣疏叙移宮事情中
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
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

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慰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既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傳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聞風嘆息之

五十四

言作此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伏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時召見諭安於選侍稍加恩數仰奉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日特諭曉示群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佈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議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諭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使李

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迎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

五十五

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每日僅往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盛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庭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　按此即要典中移

宮一案止當時楊左何嘗不請調護選侍
而毆崩威挾等句皆出於聖諭中語乃盡
舉為楊左罪案逆賢不足責熹廟中夜捫
心何以自解　給事中惠世揚疏參御史
劉廷元往日用事群小附和開款造单日
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下無不
錯愕并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斥罷有
旨兆魁以特簡留任廷元下都院看議時
兆魁新陞副院也已而都院覆廷元候論

五十六

定處分世揚首攻二奸彼党恨之入骨遂
誣衊世揚青衣小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
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
普天縞素矣青衣宮禁有是理否時光廟
哭臨世揚內裏白帽旁觀者訝之翰林王
悳能大聲曰此惠世揚也如今皇帝是他
做紅帽也憑他戴何況白帽聞者訝之乃
知邪說黃鼓有自來矣　上大行皇帝謚
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皇長子即皇帝位

以明年為天啟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稱
泰昌元年

先撥志始卷上終

五十七

先撥志始卷中

天若遺民著

天啟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臯等追論御史劉廷元下廷臣議吏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突有張差之變廷元職司巡視宜如何憤激乃云迹若風顛貌同黠猾若休戚不相關者然賴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設真信為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何罪以謝天下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不顛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自咎反嘵嘵於忠義亂賊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為亂賊乎阿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為忠義乎科臣鵬雲道臣逢臯懷恨不平連章瀆奏皆為宗社靈長至深遠也有旨

劉廷元降三級調外任用　禮尚書孫慎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進紅丸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掩弑之實且引許世子不嘗藥以責從哲給事中魏大中亦疏參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可灼末云可灼之藥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宣時後先糾彈者刑侍郎鄒元標光少卿高攀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沈惟炳薛文周御史張慎言禮主事劉宗周等俱奉旨下廷臣會議吏尚書張問達覆奏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票賞可灼不加重究令輔臣自請削奪臣等公議應如所請為法受過崔文昇李可灼應下法司從重究擬云云有旨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去時崔已充南京淨軍後法司擬可灼遣戍有旨依擬　孝和素與

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孝和讐之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熹廟年幼不甚省既即位封乳媪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服飲食幾與三聖埒時魏忠賢已入宮中客初與内奄王安國臣有私繼又私於忠賢王安掌司禮印客與賢協力擁戴安時内奄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俱以盗帑下獄忠賢初入宮原名進忠後改今名楊漣曾疏參忠賢乞三憐於安安委罪李進忠忠賢得無恙既忠賢與國臣爭客市閑帝詢客意所向爲遂國臣而留賢安心不平深加詬責客與賢反大恨安安循例告病擬邀温旨即出有奄陸藎臣者霍惟華戚也通信惟華謂安賢適當水火有隙可乘惟華遂出疏參安賢猶懷前恩思爲手援王體乾心圖掌印慫恿客氏激賢怒遂矯旨允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安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

辰等俱降謫有差王安死忠賢用事烏程沈㴶首通其名下劉榮以轉通於賢賢以霍惟華之疏攻王安也深德華華因孫杰與之通線索漸審冢宰周嘉謹惡之以年例黜惟華於外孫杰遂疏攻嘉謹嘉謹引疾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　神廟時熊廷弼以兵侍郎經略遼東守禦甚嚴但性剛愎自用歲時絶無一介賂遺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四文自遼歸訟言其短衆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弼在遼凡流民來歸者聚集堡城中給其衣食有逃出者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細不得行應泰至盡反其所爲敵騎至遼城下奸細開門内應一云應泰所納降夷盡占居民婦女群擁轅門投訴概置不理以故遼民憤恨招敵攻城遂開門引入遼陽陷應泰自刎報至舉朝震恐帝拜熊

廷弼兵尚書復視師於遼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且令廷弼守關先是化貞主戰欲令西虜制敵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為內應廷弼欲阻險修備盡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氷火二年正月敵騎巡行至廣寧居民訛言敵欲渡河紛〻南竄坐營恭將孫得功等擬縛化貞以獻敵化貞大懼踉蹌逃

五

歸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盡關之說為有當也遵奉守關前旨亦改旆而南言者並以私逃論化貞逮問廷弼自詣法司俱論斬楊漣等議廷弼遵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於是持公平之論者咸以此言為最當云遼事一案主議者刑主事顧大章也先是丙子之際正人日受摧殘大章慨然以賈虺自居及補官國博頗為世道効力後為同事者翊其功遂犯時忌及是御史楊維垣疏恭大章黨獄大章疏辯熊王之案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願自謂持平今諸臣並論辟矣業已辟之又何黨焉維垣又恭大章受廷弼賄四萬代為營脫并及花獻宸佟養中等大章又辨尓時會審者二十八人人各有单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成一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

六

行於議釋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至花獻宸係御史李時榮所定佟沖係御史史應瑜批釋與臣風馬牛不相及維垣但欲甚臣之罪不知已犯說議欺君之罪矣有旨奏剖既明照舊供職後逆璫借鑑案殺楊左實本維垣之疏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曰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後遊長安與光廟伴讀王安善曰為安指說當世人品某〻為邪某〻為正安聽之亹〻不倦丙

丁之際正人盡退而局中諸大有力者亦
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人主矣也齊楚
客矣也浙齊楚註在前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
柄素在客未易逐是可構也遂多方閒間
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雖揚
左主其謀而後先奔走者文言也庚申之
歲鼎湖再泣擁護冲主鼎新朝政則南昌
劉燝一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時
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而忌者日益衆壬 七
戌被彈下法司僅從末減人謂文言宜少
休矣文言不聽益遊公卿間遂入蒲州韓爌
高邑趙南星之幕寅緣題內閣中書而器小
易盈頗肆招搖甲子阮大鋮同爭吏部員
缺欲釋恨楊左等嗾刑科傅櫆疏參文言
下詔獄卒無可坐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
逆賢欲借文言口以殺楊左等使御史梁
夢環復疏參逮下詔獄
天啟三年癸亥京察先是鄒元標為左都羣

小悍其丰采必逐去之而後快於是給事
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相繼攻之福清
葉向高揭內謂童蒙止論其講學允厚并譽
其人品興治直擬為賊三臣之意同而其
說則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然
三臣之意似不在於講學而在明歲之考
察也元標連疏乞歸陞趙南星為左都與
吏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中元詩
教趙興邦宮應震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 八
持局者也時目為四凶考功郎程正己素
惡其招權亂政後並得贓狀俱當之以不
謹吏科都魏應嘉爭之甚力正己不聽諸
有議者亦俱從褫不稍假借 給事中
阮大鋮桐城人也與左公為同里甲子吏
科都缺序應屬周士樸劉弘光其次大鋮
又次魏大中大鋮素與東廠理刑傅繼教
善繼教及刑科傅櫆與逆賢甥傅應星通
譜稱兄弟大鋮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周士

撲不許陸轉朝論沸然知大鉞自為地也
高邑擬如例轉大鉞懼又疑左公發其謀
適有熊徐之隙恭左及張鵬雲魏大中大
鉞請告以歸大中遂補吏科都給事中
兵員外鄒維璉廉而才高邑器之調為吏
部時江西現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員外
調皆属破格給事中傳櫆遂恭高邑紊亂
舊規援引私人高邑疏辨有旨督促維璉
到任櫆再疏并恭左光斗魏大中目為邪
九
黨御史張訥疏內有躍治之銓部屢頒巽
命之招呼等語御史友化中出疏力辨福
清票旨各安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　光
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有封號熹與客魏
忤熹廟時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
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
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至崇禎
時無有聲其冤者　熹廟裕妃張有娠鋪
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盡

行屏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
禎時始復其封號云　范慧妃偶失寵李
成妃侍帝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
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幸李有鑒於張預為
之備得以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黜為
宮人崇禎正位始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奄劉良相曾為帝伴讀孝和遺言與西李
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往鳳
陽殺之　涇陽張問達去位高邑秉銓鋭意
十
澄清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
下多不悅福清故堅卧以持之致有傳櫆
之事初楊漣由僉院陞副院僉院虛席熊
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楊與趙堅執不可
[illegible]左光斗遂嗾傳櫆恭趙及楊左并魏
大中張鵬雲時漣勢甚危適帝以小恚妃
忠賢侍罪私卻外廷有傳其事者漣遂
草二十四大罪疏左贊之甚力而徽商之
繆昌期昌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內只

在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內
無張永外無丈襄可幾倖乎左默然不三
日而楊之疏竟上疏入忠賢已內侍久矣
時天啟甲子四年六月也忠賢初聞疏恐懼
甚至而王體乾與客氏救援不遺餘力楊
疏遂奉嚴旨忠賢疏抗辨反優詔答焉僕
卿朱欽相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御史袁
化中李應昇等為兵道陳道亨科道楊朝
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十一肘
腋俱不報福清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
歸私寓加以優渥比於大臣勛臣處上不
失其恩意下明其退讓此兩得之道也揭
入大拂內意福清懼思有以自解乃揭言
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逼我為之門人指
繆也當楊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為然謂忠
賢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鳥入宮上乘
梯捉取之忠賢挽上衣不得升有小璫賜
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

此若大洪字漣疏行今後恐難得如此小心
謹慎者侍上左右時繆在坐正色曰誰為
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
而出楊聞之憤甚福清移書致解雖本前
語而稍圓融其辭楊欲發抄其書復有止
之者乃已而門生逼我之言出忌者附會
其說謂楊之疏由於繆而代草之毒蘊矣
楊之言竟不用而外庭喧傳楊欲候朝時
面奏一日早朝鴻臚卿屢自重叩楊面十二奏
當於何時以便唱引時武內奄數百人皆
持斧爪等器咸耽耽注視楊亦聞請面奏
之言也楊目懾氣奪請姑徐之於是賢黨
知外庭為不足畏矣時首輔葉向高才能
籠罩人忠賢頗敬禮之楊疏入忠賢反欲
請上御平臺召見百官面質事款氣甚惡
葉為兩解之八月葉請歸而黨禍乃起
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最相契稱同調
南樂相公魏廣徵其子也執子姪禮甚恭

趙以其不肯弗加禮也每向人曰魏允貞
可謂無子南樂聞之大以為恨南樂大拜
後往謁三及門而閽者不為通曰有事講
請坐無事講請回南樂艴然曰我人可以
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而歸適
孟冬祭太廟南樂後至吏科魏大中等交
章劾之南樂乃決意逞宿恨矣　崔呈秀
薊州人巡按淮揚貪墨甚著高攀龍為總
憲力任澄清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為廉呈
十三
秀為貪秀計求援龍執法不少徇遂遣戍
崔素與內奄許秉彝善廣微與內奄王朝
用善許為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逆賢門
下於是兩人咸借力於內以圖報復矣
涿州翰林馮銓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繆
為尤甚銓父盛明為遼陽兵備望風南奔
銓求援於諸公甚哀而曲事繆甚至繆每
狎之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銓素與
魏良卿善至是致以書導之行廷扶興大

獄又時々刺外廷事情密報之於是杖御
史林汝翥翥逃未獲遂杖工郎中萬燝錦
衣田爾耕竟斃萬於杖下又疑林藏福清
家緹騎圍繞搜索福清待罪疏謂閣臣之
體蕩然者指此也　帝好走馬又好作木
戲蓋房屋凡斧斤之類皆躬操之雖巧匠
不能過忠賢每欲有所處分即令王體乾
俟其經營鄙事時即從旁奏文書帝聽畢
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
十四
下移忠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　內外水
火之形既成逆黨設阱以待適有謝應祥
者素以廉稱會推為山西巡撫御史陳九
疇以應祥曾任嘉善知縣與魏大中有師
生誼特疏糾之大中誚九疇為焚琴煮鶴
九疇忝大中為狗私把持文選郎夏嘉遇
疏辨會推始末九疇復爭執不已有旨魏
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
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揭奏紛紜成何體

統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會推大臣會看
吏尚書趙南星亟稱謝應祥之賢而明嘉
遇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河南布政郭
尚友也臣以其厚賄前科臣鄙之不與推
有旨責其朋謀奸黨淆亂國是南星遂請
老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
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忠上為人調弄況
向日經筵朕親覩失力豈望澄清吏治既
年老引咎着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疏留
十五

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
會看不公自劾失職有旨總憲風紀重臣
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私何乃師友偏比
不肯從公會看又幼冲字樣任情那改非
欺而何此求罷着回籍調理内閣揭趙高
俱大臣請准馳驛亦不報　吏尚左都員
缺會推喬允昇馮從吾汪應蛟奉旨都院
混淆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
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衆正

抗旨狥私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
漣親承諭旨佯為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看陳九疇事党比不公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頑鈍無
恥表化中亦無不挾同情弊與陳于廷楊
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
都着革職為民仍追奪楊左誥命吏尚左
都員缺不拘在任在籍俱着會推六七員
來看遂起崔景榮為吏尚改李宗延為左
十六

都　楊左既逐南樂又手為所欲起用之
人黄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惟華
等五六十人各加二圈三圈目為正人又
將縉紳便覽若韓爌繆昌期曾于汴李邦
華鄭三俊等重者三點輕者二點約百餘
人目為邪黨托王朝用送逆賢處以行黜
陟焉王紹徽造東林同志錄韓敬造東林
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郭致都門按籍搜索
而諸賢受禍無遺矣

東林點將録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戶部尚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機務頭領一員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毛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大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馬軍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究星沒遮攔吏科給事中劉弘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獨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攔工科給事中劉懋

探聽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遣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江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粮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鵰禮部主事賀烺

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專一棒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龍大學士孫承宗

天轉星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喬允昇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王圖

地孫星錦毛虎工部左侍郎馮從吾

天藏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右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丞李炳春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闊星摩雲金翅翰林院簡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虫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地異星白面郎君庶吉士鄭鄤

地滿星玉旛竿吏部員外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張光前

地慧星一丈青吏部員外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荊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右侍郎李瑾
暴兩頭蛇孫居相
地勇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劉業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奇聖水將戶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尚和
佑金鎗手右僉徐良彥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醜石將軍張鳳翔
地狂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巧王臂匠程紹
地暴星喪門神王洽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常藩
定小霸王大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佑賽仁貴李應魁
地闊星火眼狻猊太常程註
稽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走飛天大聖鄒惟璉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鄭良訓
然鎮三山兵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戶科給事中郁土壹
傑醜郡馬工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工科給事中薛文周
孤金錢豹子兵蕭基
天罪星短命三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敗活閻羅江西方震孺
僻打虎將山東李玄
地激星[illegible]福建道御史[illegible]緒

十九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威百勝將河南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猛神大將貴州張慎書
地樂星鐵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恩誨
伏金眼彪湖廣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揚朔
耗白日鼠湖廣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靈神醫手雲南胡良機
地魔星雲裡金剛四川道御史宗師襄
理九尾龜河南熊則禎
鎮守南京副將一員
地煞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頭領六員
天竟星船大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損浪裡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二十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退翻江蜃四川萬言揚
地考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右甲子冬臨安韓敬造
蘇松兵備朱童蒙前在臺中以疏攻理學
大臣鄒元標等癸亥京察例出者也在任
多不法心不自安求退巡撫周起元劾之
有旨朱童蒙不准養病併前例推郭允厚
李春曄俱陞京堂用　南御史呂鵬雲以
例推僉事請告奉旨呂鵬雲不准告病并
前例考察各官徐大化孫杰俱陞京堂用

霍惟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
維垣俱起復原官　給事中李恒茂疏申
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衊
不必行勘着回邑管事知縣石三畏既經
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
御史陳九疇即陞京堂用　諭内閣朕覽
李魯生本内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官擬
票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
協贊一二也前鴻臚寺数起批行外廷嘖　主
嘖近日巡視科道本正乞嚴行相視遷擬
領埋且乞討肩與者乞進侯爵者卿概應
之如嚮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
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旁觀侍
食依違大家殫力紓忠以副眷注　南樂
欲專政遂於告病時求逆賢傳特諭分票
商量南樂與賢通譜凡遞消息親手封進
外題曰内閣家報釘封鈐廣徽印送至王
朝用處復加封記送賢直房時黃汝亨史

記事皆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遂大拂其
意李魯生因有帝曰執中王曰建中旨不
自中出而誰出哉之疏天下笑之　大學
士韓爌引罪求斥略曰臣以謭劣備員中
書諸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
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列朝堂無能
回雷霆之怒以至先後多官之黜諭旨中
出之變在聖朝止肅綱紀乃中外懼興黨
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　主
不能臨事執持為討還之聽此皆罪狀之
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為輔
臣溺職之戒奉旨卿親承顧命當矢公盡
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
着馳驛回籍閣中公揭請如故事稍加禮
貌無失待大臣體不報　十一月贊師大
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遼天顧三年當此
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遼去
京数十里擬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

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
宜與諸文武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傳諭
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
薊邊乃以朕萬壽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
擅離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
外之變閣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屬
誰手兵部即速行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
首即東真有奇謀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
志以滅賊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素為
二三
內庭所嚴憚而帝於其獻替每多嘉納時
賢奸倒置孫擬陛見痛陳利害冀悟主聽
其寔非晉陽比也嫉者謂其帶甲五千欲
清君側左樞李邦華寔召之內外合謀定
矣逆賢急奏帝而崑山顧秉謙欲圖首揆
遂擬諭以進孫得之即日東歸邦華引疾
回籍逆賢次年即分遣內奄鎮守各邊口
以奪諸大吏之權　大學士朱國禎為李
蕃劉徽所劾遂三疏引病有旨馳驛回籍

加少傅賜銀幣蔭子一人差官護送歲給
廩米輿夫如例賢語人曰此老也是邪人
然却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　御史崔呈
秀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
并譽忠賢修城之功頌墻始此　前魏廣
徵所薦正人內有王之臣獨四圖己丑大
計南吏科楊朝棟循例糾撿逆賢力奏帝
遂傳旨王之臣頗嫻將略方需顯擢臺疏
不列豈為公論仍候邊撫用　御史劉弘
二十四
光疏稱賜環諸臣遭門戶毒手　如科臣陳
亂業霍惟華道臣潘汝忠王雅量等皆飽
歷風霜才堪大用孫杰陞而惟華獨後何
以稱持平也有旨嘉納惟華出山即叅元
詩教持軸者為詩教推轂以惟華言路為
碍急除惟華等為常僕後頗覺之遂成罅
隙互相傾陷潘汝忠即首建逆祠者　劉
弘光又疏叅談自省等削奪薦邵輔忠姚
宗文劉廷元施樑有旨速催上任元詩教

之出先驅馳唐世濟然非東人意迎合者
為之耳弘光此疏以救淅也　給事中霍
惟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娓娓數千
言奉旨這本條議一字不差韓爌等削奪
范濟世王志道劉廷元汪慶伯徐景濂郭
如楚張捷分別量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
聖即與推行李可灼免戍回籍閑住　初
馮銓入魏廣微幕下廣微極相推引銓復
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為之延譽又逆賢

二十五

未奄時有妻馮氏亦涿州人疑與銓同宗
頗有故敘之思甚注意焉因令王體乾侍
帝時舉甘羅故事銓又令御史張樞疏請
枚卜內有司馬者英路公矍鑠壽考固可
無遺也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則英妙
又未可少也等語廣微聞而忌之具揭逆
賢阻其枚卜銓入相後頗聞其譖遂與星
秀等暗毀廣微適魏有救楊左之疏逆賢
大怒几蹈不測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訐

典遂參汪文言有旨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旂扭解來京究問　初傳概參文言已逮問
受杖至是逆賢恨楊左甚馮銓霍維華李
魯生說賢興大獄借文言以殺楊左遂令
夢環出此疏從此緹騎遍地矣　文言逮
到奉旨著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北鎮撫
司許顯純打問過汪文言招出甘肅巡撫
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得此缺奉旨李若
星削奪一切贓私着嚴行究問務要指出

二十六

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該司究問文言具題
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
漣等希圖倖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
中袁化中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旂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削奪為民仍
令該撫按官提問追贓具奏　漣等逮至
俱下鎮撫司打問坐贓各數萬該司請送
刑部擬罪追贓不允定限五日一比六公
俱拷掠無完膚每一公死顯純即剔喉骨

用小盒封固送賢示信五公既死猶顧送
刑部擬罪罪定仍送鎮撫追比顧語家人
曰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盡部獄中楊
左之逮也初借移宮為案苦於無贓涂大
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但屬楊左顧大
章等無與封疆止周朝瑞係熊廷弼顧
大章與楊維垣爭辯耳楊左四人又無與
乃合移宮封疆為一局以殺六君子報忠
賢二十四罪之恨修廣微糾論央儀之怨

二十七

者大化也賞繼春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
殺楊左有名諸人之為逆黨計者誠不遺
餘力矣
楊左等先後逮到下北司拷問
六君子審時各侃侃不屈魏公曰若如此
不是明心堂（北司名明心堂）是昧心堂矣奈許顯
純奉賢意旨鍛鍊愈酷左公謂北司能難
我者供招不共也供招其自應下法司擬
罪庶有見天之日乃其成招招上仍着北
司嚴限追比時周公謂逆賢　所恨者惟楊

左楊左死四人或可得生反析逮二公之
死而究竟俱不能免也大獄既興凡可以
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江浦知縣楚烟追
比肆毒于周起元子彥冔江夏知縣王爾
玉索賄逼死熊廷弼子兆珪黃州推官王
萬金於梅之煥之獄假陳周寄不遺餘地
本房座師王洽馳書囑其護持且曰吾輩
識力正於此際認取梅公正直頴恢千古
隻眼為百代瞻仰萬金畿欲發其書以求

二十八

媚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
公桐城知縣陳贊化竭力護持左公家屬
為上官阿遣挺立不頓武昌推官鄧來鸞
委曲周全熊廷弼家常州知府曾櫻護持
高公家免其子提問以李公同年代出金
以魏縱騎撫視患難皆一時之卓然者
楊左等下獄魏廣微心不自安而力不能
得之於逆賢客崔景榮有書勸其申救
廣微因揭奏今日文書房傳上旨鎮撫司

打問遏楊漣等贓着臣等票擬逐日嚴刑
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
驚愕臣自辨事閣中並未見有此旨念漣
等在今日雖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聖
朝之佐即贓私是真轉發刑部臣猶議減
免之條若逐日嚴刑追比就死須臾耳揭
入降旨切責略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
清廟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
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等移宮一

二十九

案指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
弼等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而楊
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亘天
地不容神人共憤者也在朝文武特祿養
身狗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
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
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朝政日亂大不相侔廣微揭中語也
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
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圖國是敢有陰
懷觀望暗美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
或揑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
之律俱治以説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楊
漣等生為貪婪之臣死為不忠之鬼今雖
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
完日明其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
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擬此諭者馮銓也銓又令御史門克新疏
參廣微誤聽景榮不覺識見潛移脚跟不

三十

穩併參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逆邪廣微
大懼出崔書為徵炎顧秉謙為委曲祈哀
逆賢怒稍解廣微引疾歸景榮削奪
御
史卓邁疏參熊廷弼急宜斬因薦蕭璘佘
合中林一桂有旨俱原官起用合中即首
疏頌逆賢者
諭內閣吾皇祖特起熊廷
弼於田間授以經略賜之尚方錫之蟒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
病卸擔荐袁應泰而遼滅亡既而剛愎不

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
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
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
今黔中尚岌岌奉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
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
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罪屬可矜
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揚漣
左光斗之幕囑令移書求解諸奸受賄動
以百計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

三十一

已將楊漣等置之於理頃八月念一日於
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
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
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
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
畏等形於奏章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
萬民之憤卿等可傳示刑部衙門着便會
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
戒 按遼難之發銓父鼠竄南奔書坊中有

刻覆遼事傳者內列馮市政史子奔逃一
四銓以為大辱先令卓邁上急宜斬之疏
遂於講筵袖出此傳面奏請旨正法閣臣
擬諭進王體乾等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
家於皇爺何與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
數語廷弼奉旨從容更衣出胸前一小袋
內其辯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
何物曰辯冤疏也張曰君未讀李斯傳乎
因安得上書熊曰君未讀李斯傳耳此趙

三十二

高語也以疏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疏卒
不果上嗟乎撫當房而經守關此帝語也
廣寧之棄非弼也遼陽之陷非弼也楊鎬
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弼乎弼不死
於法而死於局何以瞑藁街之目也 御
史賈繼春疏稱王安以修郝之故倡為移
宮之說揚漣左光斗希寵助虐昧心說謊
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傳檄恭汪文言左光
斗魏大中連在其中矣於是先發遮飾之

計而泰内之疏出矣泰内者其所借之題
目也不過為自免之計在今日不可不明
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
輩從前倡惑之説又播中外且撰為傳記
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聖孝明而國是定
刑章立而借題破是非真偽之根朗然主
聖臣忠之實烱若臣血悃無恨矣奉旨揚
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安倡為移宮
之説又與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深盟固 三三
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毀壞封疆鐵案
既定猶貪其重賄托汪文言内探消息暗
弄機關及文言之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
其罪信口裝議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
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雖追贓身
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就依這
本上説將諸罪惡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
并近日屢旨着史官纂集成書頒示天下
按継春啟還侍是也然却是第一截後卻

過范濟世而揭發抄矣聚正擠之屢騰張
慎言是第二截此疏以楊漣泰内為借題
此刊黨碑是第三截末疏又以楊漣泰内
為正題是第四截此旨内稱無影響正從
借題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邮咸妃邀恩
復封趙選侍沉寃莫訴是有影響否他可
知矣刑章明而借題破殺漣者誰乎継春
擊忠直可謂先鋒開奸逆猶稱護法前美
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
工主事曹欽 三四
程疏泰周宗建張慎言黄尊素李應昇薦
傳櫆陸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
恒茂梁夢環張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
周宗建等俱削奪安伸以原官起用 御
史余合中疏薦周汝砙等内云臣入都門
伏讀聖諭之所褒嘉宸衷之所眷注有潔
已奉公者以保護於内有矢心端慎者以
輔弼於外有旨廠臣潔已奉公悉心調護
朕所素鑒周汝砙等着即優擢此頌璫首

疏
巡城御史倪文煥責治門軍為提督
大監金良輔所㕘嚴旨切責仍着回話書
吏長班俱逮問文煥懼投呈秀門下父事
之言於逆賢以為孫事乃解回奏疏上有
旨念係新進姑不究文煥即疏㕘李邦華
林枝喬李日宣周順昌内云順昌給假南
歸坐三大船寶貨充盈沉壓其舟狼籍河
干白鏹暴露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華
等削奪周公苦節為天下最南歸之日行

三十五

李一肩都門嘆為希有且從陸路行今云
白鏹三船真載鬼一車矣尔時諸君子弾
劾殆盡有不書者邪正不兩立必然之理
也因弾劾而被遣逮戍者清流之禍千古
同痛也薦擢必書者寔為其逆賢之私人
也舉劾並列者因彼此及也倪文煥盧承
欽兩疏獨書者一則指東為賊亘古之奇
誣一則羅列黨羽要典之開先也餘皆做
此　文煥又疏㕘崔景榮内云同一君子

也首攻淮撫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對廷
元疏㕘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未登啟事
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賣身
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
以久不聞削奪也又東林之人輦金數十
萬托李孔度為奸細陰謀翻局豈所不問
有旨崔景榮為民李孔度等削奪夏之令
逮問後竟死於獄　御史吳裕中疏㕘内
閣丁紹軾有旨廷杖　按裕中廷弼姻也廷

三十六

弼之死人傳出責池丁紹軾意馮銓使田景
新嗾吳曰内意薄丁矣可㕘之又傳意逆
賢曰吳為熊報仇賢遂矯旨予杖以死吳
死銓所致也　御史田景新疏㕘内閣朱
延禧禧引疾允之延禧山東人朝瑞化中
亦山東人其逮也禧語緹騎曰好熖嘗之
事終明白璫聞而惡之又内傳閣票稱賢
為元臣延禧不可田遂㕘之　景新又疏
陳五款内一款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侍

郎兼御史不便乞加僉都用資彈壓內從
之　御史張訥疏叅趙南星十罪并及王
允成鄒惟璉程國祥夏嘉運有旨王允成
等俱削奪趙南星所引私人着指名囬話
訥再疏臚列姓名指陳賄狀有旨許念敬
解京究問丁元薦等為民鎮撫司打問許
念敬招出盛世承傳淑訓賄營情節有旨
世承淑訓削籍念敬法司擬罪其過付趙
南星贓撫按嚴追充餉保定撫按郭尚友
三十七
馬逢皐問明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
星年老收贖有旨不准依律戍邊按南星
在冢宰日郭尚友嘗求巡撫趙鄙其為人
力拒不許璫即擢尚友巡撫保定究治其
獄尚友所以待趙者無復人理嚴限比贓
公子皆鋃鐺受扙宅鬻無歸移住家廟夫
人即日憤死南星次年死戍所　時羣小
立意折辱諸君子程公正已以掌察問罪
下撫按提問追贓獄上有旨程正已着親

身擺站不准收贖　刑部覆李若星遣戍
有旨李若星着撫按官重責一百杖發遣
時撫為郭增光按為鮑奇謹奉行惟謹
張訥又疏請毀書院略曰都城書院改忠
臣祠矣此外又有四孫慎行馮從吾余懋
衡三大頭目為之主盟東林書院乃李三
才科民膏血所建孫慎行高攀龍窟穴其
中關中書院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
衡主會鄭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於此
三十八
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旣潦倒劉一燝復
誤國黨亦稍散諸臣居鄉種々不法而禮
部又借題誣衊先帝若王之寀史記事以
發牌馳驛俱乞聖斷立裁有旨一切書院
俱拆毀鄒元標等俱削奪　給事中葉有
聲疏薦阮大鋮余大成有旨阮大鋮着升
京堂用余大成原官起用　御史安伸疏
薦鄧輔忠田生金有旨吏部速議來看
御史智鋌疏叅解學龍等因論葉向高擬

閹鳴太田籍聽勘之非有旨解學龍等俱
削奪閹鳴太奉旨擢用　薊撫申用懋引
疾歸部推吳中偉已領勅辭行閹鳴太竟
從旁攘取之㷀程赴任吳改別衙門用後
補大理寺卿　吏部等衙門公䟽請慎遣
中使奉旨旣盛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
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
內臣查効兵餉原諭並無掣肘卿等大臣
當思仰體着遵前旨行按票內奄出鎮各

三十九

邊及此旨頗東譏也丁紹軾特揭諫止力
言不便者也不聽凡內奄奉差閑防文篆
曰某處內官閑防惟東廠則曰欽差提督
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勅諭最嚴重
此永樂十八年所定也天啟時避御諱改
鑄曰官旂逆賢擅改內奄紛紛出鎮秉譏
獻媚票註太監二字遂以為例祖宗朝內
奄上䟽稱奴婢稱萬歲爺逆賢盡廢此禮
稱皇上曰陛下曰臣直與外廷等矣　御

史盧承欽䟽叅曾珍董應舉李遇知因歷
舉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
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曾于汴楊兆京
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
賀烺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
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
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
榜示天下時謂此䟽大類元祐黨碑於是
要典之議興矣　諭內閣朕維君臣父子

四十

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
皇祖早建元良式端圖本父慈子孝原無
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瞿鳳翀何士晋魏光
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邀首功
皇考一日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
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
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恨
追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作子述正統相
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袁化中周

朝瑞周嘉謹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艸莽以淂封之宮眷視若冠讎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王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

四十一

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源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余煌謝啟光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等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　時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　按此諭出而正史去籍僞史為政矣試將三大案平心論之張差持

梃擅登殿屠毆擊近侍真千古奇變巡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原云稽其貌的是黠猾提牢主事王之寀以事關青宮稍致詰問即曰奸人曰邀首功此何說乎後以匿名榜出指斥逆賢嚴旨緝捕內云如有的據先將正身拏住細〻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勘造謀主使之人豈事涉逆賢應窮究到底事涉青宮即應抹煞了事乎可灼進藥而先廟賓天縱謂之悞庸醫悞殺平人

四十二

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幣比屬經論列僅准致仕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有伸討賊之義者反曰借以快私恨然則董狐歸獄於趙盾孔子加罪於許止亦謂之私恨耶李選侍擁留皇子欲邀封尊號垂簾聽政此時君為重妃為輕即云踉蹌移徙咎不在外廷也今曰貪定策曰希非望將必奉呂雉以臨朝聽武曌之草號然後為不貪為無希望耶又曰

侍封之宮眷視為冠仇盡思逞侍趙氏非
待封宮眷乎見逆客魏則勦今自盡莫敢
稱寃西李有雖非李和遺言乎結歡客魏
雖在天隱恨獨致優礼嗚呼盡庙而既如
此矣於逆賢何尤
主持甚力遂為羣邪所深恨要典既修徐
大化孫杰重舉青衣入内合謀定葉舊案
逮惠下獄三法司鞫問周應秋曰你道是
徐熙寰孫万我是好人否惠曰好人也應
四十三

秋曰汝何故叅之曰此正犯官愚處犯官
罪該死情愿死耳應秋喝責上三十板血
開骨露幾登鬼録爰書稱為扞網之冥頑
正指此也遂以交内擬大辟逆賢欲俟要
典修成然後梟惠首以定案會帝崩得免
崇禎時即與釋放之旨屢頒矣猶有奮筆
此牘改斬為戍者
六年丙寅正月勅諭東厰魏忠賢我祖宗建
都於燕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若此新倉

主事李柱明出身科甲潛懷穿窬心如廁
中之碩鼠形如梁上之鵜鶘不思粒粒皆
萬民脂膏竟以穣穣潤一家囊橐偷盜之
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贓共有
一千八百两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
飴發埜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還倉米蓋
一舉而工關國計下儆官邪懋績如斯褒
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廕獎勵此
奬勵之始按柱明雲南人惠公門人也惠
四十四

公逮入都柱明周旋不避形跡故亦及於
禍
給事中郭興治疏叅方震孺有旨逮
問論斬御史張汝懋疏叅房可壯有旨
着撫按提問追贓待邵輔忠得幸愚可壯
傳逆賢意懸京堂缺令御史高弘圖論列
弘圖不應嚴旨杀去汝懋遂應募已票逮
問矣適帝偶怒逆賢遂得免汝懋疏内有
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規模之槩豈逆賢
不軌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一代之興

是何言歟　山西巡撫柯昶巡按安伸問
明張慎言遣戍回奏奉旨張慎言黨邪害
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盜永
戍姑依擬其周宗建贓私訣撫按久不回
奏聽其逍遙無忌戍何法紀繆昌期已經
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即
着錦衣衛差官旂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
來京究問按天啟初年貴州巡按缺庠應
屬安伸都察院具題伸懋泰經歷何顯宗

四十五

謂其庇張慎言而以貴差陷己有旨以規
避降調逆賢用事崩求曹欽程薦起京官
出按山西即首結其獄擬慎言永戍竟剌
其臂　周公宗建任仁和縣與浙人頗容
選入御史當事擬例轉福建副使時郭鞏
新從田間起其鋒甚惡與忠賢香火情深
人莫敢攖其鋒公愿擊鞏自贖遂連疏攻
之鞏卒請告去乃留公而用沈珣忠賢專
政鞏等力修舊怨故及於禍　繆公與高

邑應山諸公相善門戶黜陟與泰未議然
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應
山奉譴出都公攜盒道旁款語良久而別
與代艸之說相符忠賢恨之其疏請告也
小奄傳語內閣云繆其放他去罷省得在
此送客人隨奉嚴譴歸里新撫莅任公同
郡紳進謁偵事者見之遂以入告故亦及
於禍　蘇杭織造大監李實疏參前任應
天巡撫周起元及鄉紳高攀龍周順昌李

四十六

應昇黃尊素有旨周起元等俱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齷齪不
識字然非忠賢黨黃尊素時至湖上不避
形跡與實往來人遂謂諸君子將以實為
張永也此語流傳都下忠賢疑之實司房
在京知其事大懼求解於李永貞貞代艸
此疏司房出實空頭本上之諸公先後逮
至俱下鎮撫司坐贓追比拷掠慘酷死獄
數日有旨領埋屍膚毀爛不可識別矣

周公順昌吳縣人癸丑進士筮仕福州推官時稅監高寀勢凌郡邑晋謁者如撫按體公抵任獨不往寀恨甚其帳下某以他事撫軍委公往捕同官皆難之太守勞永嘉約與同見辭其事 公諾之矣既退自思一衙役不能擒何顏復稱司李遂謝太守獨往執其人以鮮撫寀大怒趨入轅門與撫大閧監司呂純如為和解之寀執純如歸署須周推官至乃釋撫以謂 公 公不可 四十七

寀卒無可如何以是得強項聲俸滿行取留授禮部寒素如貧儒不特干謁屏絕即交際亦峻拒不納至地方利弊又必明目張胆見之施行然後已吳中士民無不愛戴之江南司官缺選郎卿（一作六卿未與望）陸輿望以公薦公既入吏部飲冰茹蘗較前加勵壬戌署選豫書諸應選人以次挨授吏無能上下其手蓋百年所希見也給諫趙時用揭有微語相及即決意乞假出都之日真八百

孤寒齊下淚矣歸里後操守更進申說利害更勤士民愛戴亦更切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門公與周旋復以季女字其孫口中指斥逆賢不少避忌邏卒歸盡以入告又以他事詈新撫毛一鷺及呂純如兩人比而媒孽其短澶儲道朱國盛復左右之於是李實之疏列公名矣開讀之日一郡罷市不期而集者數萬人號寃之聲上徹雲霄求撫按特疏保奏撫按以套語支吾 四十八

衆擁持不得進緹騎又候不耐以刑具列堂下大呼囚安在且以巨挺擊諸人衆心憤極即奪巨挺反擊緹騎萬聲鼎沸雖黃童白叟皆攘臂奮勇撫按不能禁與郡邑俱披靡以出緹騎死者二人餘皆四下逃竄而緹騎之至浙逮黃尊素者挾勢需索如故衆復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橐於河緹騎皆倉皇星散所賫駕帖遂失不知所在時衆怒如城公哀辭諭令解散衆勿

應當事者乃匿公別署揚言侯旨到始發而俄頃二夕水陸調兵振旅護公乘小舟渡閔泊曠野間乃敢宣詔從艸莽中畢事特忠賢所遣偵事人在吳者星馳告曰江南反矣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刼順昌豎旗城門盡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絕粮道而刼粮艘矣忠賢聞大恐以咎呈秀跪而數之曰若語我盡逮五人今激變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頭請死忠賢叱

四十九

之出李實聞變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至顧秉謙病悸不能出丁紹軾代擬逆賢至閣强為厲色語曰上怒甚必欲盡誅爲亂者丁曰公誤矣夫京師仰漕於東南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邇地方有事正宜示以寬大而復嚴旨激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應而入馮銓意獨不然當擬票時從丁手攘去握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辭忠賢促之迫丁乃擬旨以進

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旨迨毛一鷺再疏三疏至會丁以病卒秉謙出視事於是復有漏網渠魁等語邵輔忠貽書一鷺急以文震孟姚希孟入告少保虛席以待毛弗為動止擒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杰沈揚五人具獄斬之五人當訊時無一語自辨第云周吏部之賢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為之死因談笑受刑周既下詔獄忠賢與其黨密謀意欲有所羅織時地忽震

五十

動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擊死俄頃有聲如轟雷從西北起振撼天地黑雲乘之簸蕩壞民屋舍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驟馬雞犬皆死斷臂折足破額抉鼻者枕籍街衢又王恭廠舊藏火藥發驚象象狂走人民踏死者又無數忠賢由是有戒心緹騎亦相戒不敢南下即黃尊素駕帖已失第行撫按起解不復差官旅矣　高公泰

呈秀疏實李公應昇代草呈秀日往高公門長跪祈哀又知劾疏出自李公黑夜登門乞憐李峻拒不納秀恨二人入骨故不免高于緹騎未至前一日艸遺表置案上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末云乞使者持此以覆皇上遂自投池中水僅濡下體北面捧心屹立不動蓋公學問以敬為主直誠無僞故于去來之際解脫無礙彼雖諸公雖皆以忠烈流芳而公猶不可及也

五十一

先撥志始卷中終

先撥志始卷下

天若遺民著

天啟六年六月浙撫潘汝忠首疏請建東廠太監魏忠賢生祠略曰忠賢心勤體國念切卹民鑒此兩浙連歲災荒賴蠲茶菓舖墊諸費舉百年相沿之宿弊一旦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歌祝釐等因奉旨准從衆請用建生祠着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祠名永思巡按劉雲一待疏同新任巡撫徐吉疏敘督理各官織造太監李實捐貲置買膳田以供香火俱奉俞旨此生祠之始也從此效尤成風矣時內閣崑山顧秉謙元成黃立極涿州馮銓未幾去位黜入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普三人中惟李稍能以禮自持云　司禮監太監王體乾請賜客魏金印於是賜忠賢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客氏

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各重百餘兩時外請
建祠內則請賜印推戴逆賢二人皆首功
而皆未正厥辜千古恨事　左都周應秋
疏稱撫按追贓當嚴楊漣左光斗家私鉅
萬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並無消息各
犯其家不貧其局易結臣請置循環簿二
扇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沉
擱奉旨這條奏深裨憲綱楊漣等贓銀着
刻期奏銷應山居官以廉名至不能具官　二
旂費士民置募卌醵金助之追贓家無餘
貲令空棲止城樓今言家私鉅萬應秋之
良心喪盡矣　御史陳朝輔兵郎中吳淳
夫先後疏參馮銓并及趙興邦曹欽程入
幕等事有旨責其附和朝輔再疏臚列納
賄諸款有旨馮銓閑住趙興邦曹欽程為
民崔呈秀始因許東彝轉因石元輔以交
逆賢後賢出督殿工王秀迎坐輒屏人密
語銓既得志遂與呈秀爭寵呈秀潛向逆

賢譖之適銓與霍惟華李魯生偽造三案
以錮諸君子呈秀摘內數語以為將剃于
是逆賢舊好頓變銓始不得安其位矣
御史袁鯨劉徽各疏參吏部王紹徽私暱
喬應甲推轂秦撫奇貪異穢驗人聽聞有
旨紹徽閑住壬戌紹徽乞真定撫缺於選
郎選郎拒之逆賢用事遂投身門下滲歷
冢宰恨同卿之推轂也圖欲盡傾殺之特
以應甲撫秦應甲貪婪無恥物議大沸紹　三
徽亦以此敗　御史龔萃肅疏請枚卜并
請內外兼用有旨下部議李魯生李蕃先
投廣微門繼入銓幕後見銓寵衰又與呈
秀比孫杰吳淳夫霍惟華等欲推轂呈秀
入相盧承欽李爔如王業浩劉徽等合謀
攻去銓令陳朝輔先發吳淳夫繼之復以
紹徽在位為礙於是袁鯨劉徽各疏參紹
徽人以外臣枚卜為疑龔又出疏以堅之
紹徽廣得其狀遂於辨疏中發其謀曰有

所推轂則必有所推折者此也衆懼逆賢
知之變其事王業浩閉門不出袁鯨抗疏
自明自是魯生等遂與孫杰霍維華等分
途矣後呈秀以業浩不出疑其翻局于他
事本逐為民
兵尚書王永光因王恭廠
之變疏陳時事語頗愷切忤逆賢意奉嚴
旨引疾歸此疏為司屬王陞張履端所贊
成非光本意　陞周應秋為吏尚書應秋
素極貪穢及為冢宰稱官索價每日勒足　四
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目手復狠辣凡門
户中料本參及有輒借推陞題補以快誅
求遂至刻奪無虛日南吏部盡大復應秋
婿也致書云挾泰山以起北海在婿固不敢
厚望入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盧
後陞江西學副　崔呈秀為兵尚書呈秀
母死有旨奪情視事禮尚書來宗道題覆
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讀至此上艴
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從来祖制凡

任本兵者親族不許管兵事呈秀竟用弟
凝秀為浙江総兵不特首背祖制顯著無
將之心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恭王之
案孫慎行有旨王之案撫按提解來京究
問孫慎行撫按另擬戍遣　應天巡撫毛士
一鷺問明毛士龍等招由具奏奉旨毛士
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士龍戍甘州以
一婢自隨後有旨逮問士龍先期遠遁其
婢反以地方官虐殺為辭拔髮稱冤地方　五
無如之何僅以廣捕行緝立案崇禎登極
始自投刑部　是秋帝幸西苑與二小奄
泛舟為戲適在水最深處忽風起舟覆帝
與二奄俱落水中二奄溺死帝幸獲救御
體由是成疾　給事中陳維新疏恭王允
成薦張我績有旨王允成撫按提問追贓
張我績候缺起用我績貪贓百餘內有為
逆賢姪女素以醜陋見憎于是尊重之駕
於嫡上攜三萬金為贄稱姪婿叩頭逆賢

喜令以五千金助殿工為起用地陳維新
知即薦之
刑尚書徐兆魁奏辨厰疏倫
述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
間懇御史温國奇求寬已實不知而司官
不謹致衙役羣搶李承恩家皆率屬不嚴
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
司官書吏受賄賣法全不知愧強辭飾辨
温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都着閑
住劉鐸犯罪得釋令又代人居間行賄明
六
設騙局着提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
案罪上加罪司官瞿師偃枉法受贓本應
重處姑削籍為民揚州知府劉鐸素善魏
良卿鐸前以妖書被逮審係歐陽暉所作
仍以原官候補良卿偶叩鐸曰當日官旂
公費幾何鐸曰三千金良卿戒旂校還之
遂為旂校所御邏其在獄居間一事東厰
疏恭復逮會其妾以鐸得釋醮謝神祇家
人有怨鐸者以詛呪首錦衣王體乾疏聞

尚書薛貞擬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呪
詛決不待時疏入光之司官高默等不遵
堂批賣法狥情俱降三級調用　李承恩
者戚畹也有園亭一所為京師冠逆賢欲
得之托所私喻意承恩不應賢怒令李家
人首違禁數事捕承恩於獄王體乾奉旨
熱審特重笞五十以悖逆賢一笑焉　高
默同事湯本沛吳縣人為知縣三月以貪
酷激民變考察降五級饒金四百金於頤
七
秉謙補上林典簿拜倪文煥為父引見崔
呈秀所以推刃同鄉者不遺餘力周忠介
之禍實為下石一日呈秀引本沛見逆賢
同鄉前輩必無幸矣適中風嘴歪不果見
隨以劉鐸事降調方公震孺訴冤疏有云
刑部改為一日一比者主事湯本沛也已
已京察遂處酷為民　鎮撫司具題緝訪
事有旨據韓三口供奸輔韓爌受過贓銀
二千六百兩着撫按官追解勒限速完此

獄乃楊維垣構成晦菴韋陷蒲州呈秀等
復從中主之王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
廟時有夏言故事逆賢已有成心韋韓三
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不能代砌揑奏也
楊維垣為座師徐紹吉爭户侍郎缺觸魏
廣微怒遂向逆賢譖之故終賢之世効力
雖至而官不甚顯
論擒奸細功特封魏
良卿為肅寧伯尋進封肅寧侯時賢威權
日甚羣邪獻媚爭奇於是倡為封拜之說 八
有東勝石衛人武長春者以騎射稱雄標
銀南下必借重護行沿途劫掠亦所不免
羣臣今計令東廠密擒之指為建州奸細
勅旨褒美内外贊頌持送封逆賢姪為肅
寧伯賜鐵券世襲既而群小猶以為未足
復晉封為侯 給事中李魯生疏參徽州
知府石萬程有旨為民乙丑探花吳孔嘉
徽人也素與族吳養春懷讐有[illegible]二吳以
富甲江南所為多不法孔嘉令人詣廠首

其事二吳俱被逮拷死詔獄家産入官工
主事呂下問許志吉謀其差至徽遍地行
拏遂激民變萬程掛冠去故魯生糾之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皇祖年間有逆犯曒
生光揑造妖書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
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冲齡踐祚之
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
棄祖宗封疆莫顧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
祥牖朕憬然群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復 九
芟除而脅從宵壬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
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革心咸與更始不
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錮已深尚有等
未盡奸徒怙惡不悛密美線索或巧布流
言蜚語揑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
聽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
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緝訪如有前項奸
逆確有的據即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研
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人明

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文明之治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叅都督張國紀罪狀
齧竹難書內訾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指斥
中宮末云肘腋重臣殫忠弼亮贊協中興
今聞有伏養之奸藏頭露尾投閒抵隙思
為一網打盡之計伏望天語丁寧緝事衙
門嚴拿究治云云　御史梁夢環繼疏叅
國紀罪狀引志選丹山之穴等語以傾中
宮有旨張國紀着草去爵祿回籍省愆 十

懿安張后係秉筆劉克敬所選性鯁直數
於帝前以顛倒舊章為言蓋指客魏也客
魏恨之時有匿名榜揭於後宰門屏列賢
反狀并序賢江命七十餘人逆賢怒疑后
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為之孫杰邵輔忠
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林下殺似諸人而
由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以魏良卿女進
劉心選知之首疏叅國紀梦環繼之禍且
叵測李國揩力救并林司官共救得免賢
猶還怒劉良相并老奄馬鑑供發鳳陽縊
殺之既殮後蘇衆聞棺中有聲而畏逆虐
焰遂埋之崇禎時始聽改葬焉

論寧遠
解圍功進封魏良卿為寧國公良卿弟良
棟封東安侯魏鵬翼封安平伯餘官進爵
有差時北兵犯邊圍寧遠兵備袁崇煥固
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內外文武咸歸功逆
賢曰仰賴厰臣指授方略克奏膚功不有
殊典曷酬大勳吏尚書周應秋等翰林院 十一

楊景辰等太常寺林宗載等給事中吳弘
業等御史安伸等南京兵尚書王在晉等
俱具疏頌賢功德或合辭或單奏揄揚鋪
張歡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於是晉良卿
為公良棟四歲封侯鵬翼三歲封伯大小
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宮保尚書都御史太
常太僕等衙蔭錦衣者幾千人陞崇煥為
右僉都巡撫寧遠袁以賞薄觖望次年建
祠矣斯賞如故乃引疾歸

七年丁卯二月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為廠
臣建祠虎丘太監李實疏請照江西例地
方官春秋祭享蘇州名普惠松江名德馨
巡按徐吉疏同　薊遼總督閻鳴太疏請
爲廠臣建祠薊州　又疏請祠額內云人心
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恭照廠臣魏忠賢
安內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捐俸卹軍卹民
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其全且於兵農
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弘
十二
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額賜名
廣恩順天巡按倪文煥梁梦環巡撫劉詔
疏同鳴太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二
句尸祝之疏幾作勸進之箋像安得不冕
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照曰恭照心
足勝誅乎薊州生祠成迎賢喜甚巡撫劉
詔行五拜三叩頭禮矣脩耿如杞見像垂
旒執圭恐之止一揖不拜詔逮具疏恭立
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刑部擬罪尚

書薛貞議以大辟論斬　閻鳴太又疏請
建祠容雲祠名崇德劉詔等疏同　又請
建祠昌平通州通州名章德昌平名崇仁
劉詔等疏同　又請建祠涿州賜名弘賞
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梁梦環疏同　又請
建祠河間又請建祠保定保定名旌功河
間賜名仰德保定巡撫張鳳翼巡按倪文
煥盧承欽疏同　寧遠巡撫袁崇煥疏請
爲廠臣建祠賜名德芳總督閻鳴大巡關
十三
梁梦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太疏請爲
廠臣建祠賜名威仁閻鳴太卓邁疏同提
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運太迎像於郊
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至祠所
安置訖遂列班升墀率文武諸官五拜三
叩頭已又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身某
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某
日蒙九千歲陛拔則又叩頭謝致詞畢就
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浹踵運

太揚〻甚得意爲宣撫秦士文晋撫年志
夔亦像前跪稱上公萬福五拜三叩頭同
而運大鳴太志夔尤險極醜態　宣大總
督張曉疏請爲廠臣建祠祠名隆勳宣撫
秦士文巡按汪路張養素疏同　又請建
祠大同祠名嘉猷大同巡撫王點疏同及
祠成點托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張翼明翼
明至無可獻媚乃疏請爲廠臣建坊有旨
宣鎮赤城共請坊額以示華夷著與名一
十四
代崇功中書郭希禹疏請將自置山田二
百畝敬捐以祝廠臣喬松之壽　山西巡
撫曹尔禎請建祠五臺祠名報功總督張
曉巡按劉弘光疏同　登萊巡撫李嵩疏
請爲廠臣建祠有旨准於府城水城各建
祠以慰遼人戴德之誠寧海院賜名景仁
蓬萊閣賜名留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
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建祠賜名祝恩三
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按莊謙疏同　督

理三山工郎中何宗聖請建祠房山有旨
褒美祠名顯德宗聖又疏稱房山知縣楊
齊芳願捐俸一百兩士民高寧等願捐銀
二百兩置買香火地附祠崇報　上林苑
鄉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為廠臣建祠
有旨褒美祠名感恩　督理崇文商稅户
主事張化愚督理蘆溝橋務工郎中曾國
珍各具疏請建祠俱有旨褒美一名廣仁
一名隆恩　巡視五城御史黄憲卿王大
十五
年汪若極張樞智鋋上疏請建祠宣武閣
外有旨俞允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建祠
宣武門内順天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洌
同請賜祠名并祈御製碑文以便營建祠
名茂勳　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建祠
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蔬署
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　林衡蕃牧二署
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　提學御史李
藩疏請為廠臣建祠永安門有旨嘉允時

内奄李永貞最用事家在通州富河庄藩
特製扁額送至其第永貞堅拒不納人心
快之藩在賢門下與李魯生周昌晋稱三
傑藩提挈大綱發縱指示昌晋論人語多
暗刺不甚指斥姓名魯生胸藏鱗甲筆森
戈戟遭者無不立碎時為之語曰一周二
李其機莫比後昌晋持斧出易以劉徽改
語曰二李一劉其機莫儔　五月監生陸
萬齡疏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
十六
蕪子輿氏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謂孟
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
山我朝列聖相傳大道始明顯皇帝中季
東林偽學自立旗幟欲鈎高名忍揑浮詞
污衊君父誣先帝為不得令終陷陛下為
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之
所必誅孟舌之所不赦者也恭遇申岳毓
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如廠臣魏忠賢抱
百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導首
勸鑾輿視學竭力匡君立補累朝缺典而
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
居逓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
擾其最有功於世道人心為聖門之攸賴
者也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兇就繫而
天下翕然稱明此即廠臣之誅少正卯也
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孝此即廠臣
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為魍魎糾結
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為邪慝
十七
借冒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廠臣驅蔓延
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
臣等涵濡廠臣之教佩服廠臣之訓念帝
都為起化之地國學為首善之區伏願於
監西勅建廠臣生祠後楹即祀寧國先公
與啟聖先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製
碑文一道勒石題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
結鼓簧淆亂國是搆釁宮闈朕甚恨之賴
廠臣獨持正議匡挽頹風一時門戶之奸

若鏡照胆兩朝仁孝之𡨴如日中天功在
世道甚非渺小至於安內攘外剔蠹除奸
免稅捐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貼席
緩帶家絃戶誦皆廠臣恩德所被太學諸
生請於國學建祠祝釐具見彝好即着鳩
工舉行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
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疏略曰
神宗末造奸人標榜為邪是非淆賞罰暗
遂至夷狄盜賊內外蜂起蠢茲小醜吞噬 十八
全遼乃　社稷有靈篤生廠臣獨受遺命一
秉忠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羣臣但知有
社稷不知有富貴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
知有奸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煥然
此廠臣肯堂肯構之元功也至若邪黨逐
而是非明巨憝戮而賞罰肅織經熊法而
閫外之盜臣喪膽奸部趙逮而內外之貪
墨寒心擒武長春而敵之詭計露敗宗社
奠安皇上崇德報功自有凌烟之像雲臺

之圖臣等感臣也衣租食稅歌咏太平寧
敢忘廠臣奠安之功各願捐貲建祠乞賜
額名以垂永久奉旨這所奏廠臣志存報
國功在奠安斥邪以正墨剔蠹以法奸擒
敵謀而隱憂消倫軍儲而邊感震箕聯屬
國氣懾狡夷其種丶勞績朕所素鑒所請
建祠致祝允協輿情如議行祠名德芳
保定侯梁世勳武清侯李誠銘各疏請建
祠一賜名著受一名鴻勲靈璧侯湯國祚 十九
襄城伯李守錡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
山東巡撫李精白先以麒麟歸瑞忠賢具
疏後即累送其第至是請祠請額內云廠
臣仁威彈壓乎山川識澤滲漉乎中外堯
天之巍蕩帝德難名時雨之沾濡元勳丕
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總督李從心登萊
巡撫李嵩疏同山東巡按黃憲卿另有疏
又有旨祠名湛恩一祠二名於是議兩殿
上懸撫前而按後焉嗚呼堯天巍蕩逆賢

而既為建矣置帝於何地耶黄憲卿在京
已一再疏矣秖任後復繼疏請上樑之日
二臣俱親詣殿前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
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
明精白易以多福多壽蓋惟恐頌禱之未
至也濟南巡道梁廷棟至期竟不來祠所
內奄李明道到河干部道俱手板堂恭廷
棟以客禮謁於舟次奄送不登岸廷棟亦
竟行不顧歸即堅請終養時崔呈秀正奪

二十

情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各
疏請為廠臣建祠祠名戴德此祠毀民房
二千餘間起建宮殿九重弘麗為古今所
無建樑祠所真書大工見者駭嘆蓋大梁
守道周鏘祥符知縣季寓庸為之延綏朱
童蒙建祠僭用琉璃尾嗚太公然稱人心
歸依天心效順精白公然稱堯天巍蕩嗚
呼逆賢縱無不軌之念彼黨已顯然著擁
戴之形矣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昇鳳陽
巡撫郭尚友巡按宋禎漢巡漕何早巡鹽
許其孝公疏據漕儲道朱國盛等工部等
官顧民景等知府劉應召等知州沈起津
等知縣劉芳遠等合詞請建廠臣生祠有
旨祠名瞻德　提督臨清工侍郎吳淳夫
疏請建祠祠名萃德東昌知府王竞民收
進逆祠募疏不發淳夫疏恭之　長蘆巡
鹽龔萃肅疏請建祠祠名留恩時撫按建
祠已署龔名矣龔曰同衆焉見發忱遂具

二十一

疏獨建鋪張功德詞極斐豐萃肅既有內
外兼用之疏以媚呈秀今復獨任此舉媚
骨一副到處頂尖出色　湖廣巡撫姚宗
文疏請建祠祠名隆仁鄖陽巡撫梁應澤
巡按溫皐謨疏同應澤復欲建祠鄖陽荊
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迫之再四蔡以掛
冠爭應澤參疏已出聞帝崩追回　楚王
華煃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
允王作帝藩屏不知何感於逆賢乃有此

舉
河東巡塩李燮然疏請建祠祠名襃
勲　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劉弘光疏同
淮揚巡塩許其孝疏請建祠祠名睠思總
漕郭尚友巡按宋禎漢疏同　此祠上樑之
日熹廟哀詔已頒其孝等哭臨畢即易吉
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觀者咸為咋
舌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建祠固原祠
名懋懿　陝西巡撫胡廷宴巡按莊謙同疏
申詳逆祠司道府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
二十三
按兩司等官王道元等兵偹則容雲張惟
世昌平張福臻泰州王化行霸州甯三輸
宣府張宗衡河東蘇進榆林楊所修粮儲
戶部則宣府王珍延綏夏如亨磚廠工部
周延長蘆運司孫鳳翔淮揚運使沈傳卿
知府則河間王建大廬州劉應辰登州王
廷誠大同李樹初無為知州沈起津合肥
知縣劉芳遠鄉官左之宜揔計建祠四十
所作俑者潘汝忠也疏請祠名者閻鳴大

等也稱功頌德翊揚贊嘆旨亦駢語相答
四明之派其品定於此矣疏與旨不全錄
者不勝錄也錄萬齡疏者悔先聖而毀名
賢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若楚藩之捐助
勲戚之建祠更有足異者蓋與國同休戚
即使改唐為周革漢而莽尚賴朱虛之誅
諸呂太尉之入北軍今乃聲心擁戴罔念
國恩其肉豈足食乎至郭振明儼為陸萬
齡從助生何以覥焉稱世爵死何以對二
二十三
祖列宗定逆案時竟不之及并史永安梁
應澤張鳳翼亦皆漏網而守正如蔡善繼
梁廷棟亦無格外之旌蒲州諸公不得辭
其責矣　禮部題應天主考有旨陳具慶
張士範俱着陞翰林侍講去舊例兩京鄉
試俱用宮坊詹事逆璫抑左庶子賀逢聖
孔貞運何晋騶等而特簡具慶二人主應
天試徐時太孫之獬主順天試俱從編簡
超陞侍講真創見也　順天中呈秀子崔

鐸應天中周應秋子錄後各以廷臣論劾
謔草鐸本房中書林莘芳錄本房江陰知
縣李之翰是科選家有全選周錄三義津
津以魯蒙一面為蒙者尔時主試者無不
極力獻媚浙江主考陳盟出題巍巍手惟
天為大三句文王以民力四句蓋西湖逆
祠甫落成也應天擬題有擬此謂惟仁人
三句者張士範矯手頓足嘆為妙絕武進
知縣岳凌雲抗衆對曰今日之事上固不

二十四

可得罪於朝廷下亦不可貽譏於清議這
能惡人三字也覺忒傷天地之和張面赤
不能應具慶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
而民莫不敬五句湖廣李明睿錄敍並列
諸奄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題出嗚嗚
乎一句時方擬逆賢於宣聖建祠國學司
業朱之俊揭示通讚云上公之功在禹下
孟子上故倪公以此暗敗之三塲策問有
云天下變生于猝而計生於豫自命之士

智暑輻輳其意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
頸愕惶反走是可嘆也又引王丈成倫哀
濠語曰學者牖戶之謀泰於性命豈必鶴
湖所廢講哉使逆賢不敗倪岳二公危矣
後岳以忤政府左遷倪殉甲申難　兵右
侍霍維華疏稱袁崇煥有陸無儋功高當
薄乞以己蔭讓之以昭公道未微及崇煥
談款之誤有旨切責去秋帝因溺水成病
至夏加劇維華聞之獻仙方靈露飲其法

二十五

取上號大米淘淨用甑蒸熟內放銀瓶蒸
吸其汁飲之帝初御頗覺甘美久之傳諭
不用而聖躬日漸浮腫醫藥罔効逆賢大
惱誚責維華維華知不可收拾遂故作相
左之態因崇煥請告急出此疏為初維華
以崔呈秀吳淳夫薦起用其妾有為逆賢
甥孫者剩因稱愚甥孫婿人共笑之持公
封讓子詹知堯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為異
同也

禮部題國子監秋祭有旨著寧國

公魏良卿行禮國學丁祭例遣宰相代奠
至是禮部來宗道獻諛題良卿往行祭之
頃狂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仆
地又之始能出聲未幾即有駢斬之禍
帝彌留逆黨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
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於
孺子嬰也忠賢納其說令人諷張后后力
拒不可曰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死一也
不從命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
二十六
忠賢無以難乃承命召皇弟信王王既入
深戒濟陽之覆轍復切南坡之異謀乃屢
賜溫詞曲加慰勞忠賢等心乃安八月二
十六日帝崩於懋勤殿信王即位大赦天
下改元崇禎　上大行皇帝謚曰哲皇帝
廟號熹宗禮部擬僖宗成皇帝御筆改僖
為熹成為哲　新任南通政揚所修恭崔
呈秀奪情固應秋貪墨　吏科都給事陳
爾翼疏言聖主當陽衆正布列而東林遺

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勅下廠衛衙門
嚴行緝拏云云按所修由給事陞僕少亦
彼黨頭目也推為南通政恨甚因與同黨
陳尔翼李蕃等謀知局必敗思將累年血
業盡卸之崔呈秀而參告之以自解又以
周應秋在銓貪饕無恥議并除去以孫杰
代仍轉所修於北然後糾合衆力共持殊
局推所修先發陳繼之李文繼之所修疏
內微黜呈秀復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都
二十九
察院罵李蕃蕃不敢動又詣孫杰罵之曰
尔身從何得官從何得乃大家相圖如此
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請查經管錢粮
扶杰且曰必令尔翼出駁所修差可恕耳
杰唯唯呈秀始去次日而尔翼緝拏東林
遺孽之疏出矣　江西巡撫揚邦憲疏廠
臣功德巍巍事奉聖旨已有旨了　太監
魏忠賢疏微臣又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
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廠臣有功不居更

見勞謙之美准辭免以成雅志時楊疏避
上且聞且笑又不發票逆璫覘知之急出
疏辭免廣西巡撫王尊德建祠疏同日到
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還來後泯於無形王
後遂以不肯建祠稱守正不阿陞兩廣總
督　南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工部主
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崔呈秀俱報聞維
垣疏中雖劾呈秀猶曲護忠賢內云廠臣
公而呈秀私廠臣忠而呈秀邪廠臣猶知
二十八
為國為民呈秀但知貪錢壞法等語有旨
奏內奪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屢旨自明
不得苛求已而澄源疏遂及忠賢猶未敢
訟言略曰忠賢始事先帝贊籌邊務拮据
大工亦人臣分內事何至寵踰開國爵列
三等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答必歸功
廠臣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姓名盡廢君前
臣名之禮甚至祝釐遍於海內譽之以皋
夔尊之以周孔且當時之皋夔周孔亦未

嘗有是贊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
四十八萬八千餘人忠賢誠賢必不屑與
之合轍至若呈秀貪淫奸惡罄竹難書臺
臣第舉其涯末耳有旨陸澄源新進小臣
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呈秀隨請罷有旨
回籍守制徐大化浙人也占居京師倡封
疆之議以殺楊左得忠賢歡心由三次考
察之部郎躐躋尚書寅緣內旨督理大工
侵尅錢粮無筭復受銅商厚賄那借借薪
二十九
司庫銀二十萬兩司禮太監程呈芬妬其
嵩利內詆於逆賢勒令閑住至是賭璫局
將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參呈秀以為
翻身之地　兵主事錢元慤嘉興貢生錢
嘉徵先後疏劾忠賢俱報聞元慤疏略云
崔呈秀滅倫絕紀傷敗名教皇上大奮乾
綱鋤而去之臣竊謂忠賢尚在根源未淨
禍機終伏也皇上倘念忠賢事先帝微勞
貰以不死亦宜勒歸私第散死士輸蓄藏

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彼
魏良卿輩逮令解組褫紳長為農夫以沒
世是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有
旨錢元慤小臣如何又來多管姑不究嘉
徵疏曰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
賢者可一日逭四凶之誅緩魑魅之投哉
謹列其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
弄兵四曰無君五曰無聖六曰刻剝藩封
七曰濫爵八曰朘民九曰掩邊功十曰通
三十
關節伏乞皇上獨斷於心勅下法司將忠
賢明正典刑云云有旨魏忠賢事體朕心
自有獨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姑饒這遭
戶員外王守履疏奸臣罪狀事奉旨這所
奏崔呈秀罪狀明悉着先行革了職為民
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
矛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閒住　魏忠賢疏
患病不能供職事有旨魏忠賢准私家調
理隨奉聖諭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明時掌
司禮監印　太監涂應元疏君恩愈深等
事有旨准私家調理應元忠賢黨也為信
邸承奉上以從龍陞司禮秉筆忠賢既出
應元力任善後之托上因其告病即准休
致後謫鳳陽　上御內教場閱操操畢令
諸武奄俱赴兵部領賞諸奄既出傳諭內
丁着各歸住私宅不許復入而肘腋隱憂
消於俄頃次日早朝上傳寧國公魏良卿
降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
三十一
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　十一月降忠
賢淨軍發往鳳陽時隨從甚衆聖諭下兵
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蠱盜內帑枉陷
忠良艸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
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將素蓄
亡命之徒身帶兇刀環擁隨護不勝其數
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旗前去扭解押付彼處交割明白所有跟
隨奸從着該撫按官即行擒拏具奏若有

曉虞責有攸歸尓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
示時忠賢與膝璫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
旅舍嚴旨既下朝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
自為計從衆立刻星散忠賢自度不能免
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於旅店崇
禎元年二月順天巡撫阜邁等奉旨將忠
賢尸磔之梟首河間府西門客氏九月告
歸私家十月奉旨籍没步赴浣衣局收置
十一月上命乾清宮牌子趙本岐臨局笞

三十二

死尸發淨樂堂焚化其子侯國興與魏良
卿同日棄市其弟客光先與壻楊六奇發
烟瘴地面充軍李永貞者逆賢名下最用
事忠賢既退永貞即辭歸私家與名下丁
紹呂等密謀擁戴徐應元應元而諭後合
紹呂餽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銀五萬
兩三奄皆獻進御前後降淨軍承天安置
次年以李實空本誣永貞填寫有旨逮問
法司擬決不待時即正法焉崔呈秀聞忠

賢之訃隨亦自縊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
律斬其子鐸與弟凝秀同魏志德希聖希
孔希孟撫民楊文昌亂昌董芳名馮繼先
傳之琮楊昌祚王祿蕭惟中俱擬烟瘴地
面充軍内魏良棟冒封東安侯年止四歲
魏鵬翼冒封安平伯年止三歲冒襲錦衣
崔鐣止七歲崔鑰止三歲有旨崔呈秀於
薊州斬首示衆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
充軍魏良棟等既狭提無知准釋放以彰

三十三

朝廷法外之仁　時廷臣追論忠賢之黨
都察院司務許九皐疏參田尓耕李實涂
文輔有旨田尓耕先行削職爲民其家產
及各處店鋪着撫按官即時封固盡數籍
没以充邊餉李實着降奉御發南京新房
閑住余文輔着降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十孩兒五虎五
彪有旨三法司會議具奏虎爲吴淳夫李
夔龍田吉倪文煥孫杰後移天換日遂以

已死之崔呈秀苟且塞責而孫杰不列焉
彪為田尔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
時刑尚書蘇茂相左都曹思誠大理寺署
印少卿姚士慎皆璫孽也曲加護持引職
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
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李夔龍田
吉各一千解助邊餉田尔耕許顯純引職
官故勘平人致死律監候處决崔應元楊
寰孫雲鶴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輙用慘刻

三十四

刑具律發邊遠充軍讞上輿論不平甚
時劉志選梁夢環薛貞皆相繼論列就逮
而内外蒙徇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昌
言虎彪爲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
之律寧有首從之殊乃章引尋常貪酷職
官律例巧為諸奸出脫且監候必於原籍
充軍必於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
志選梁夢環薛貞並奉旨提問竊恐法司
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御

史吳煥亦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
夕就獄至不敢入與妻子訣今虎彪諸奸
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挂壁任意優游如劉
志選等皆係大憝巨奸或燕處於園亭或
潛藏於京邸與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
廟堂執法為璫黨劊手公然抗疏陳辨云
云時新選科道命下彈擊璫黨無虛日於
是璫輔黃立極施鳳来張瑞圖璫冢宰周
應秋及璫所援用九卿郭允厚房壯麗孫

三十五

杰來宗道陳九疇呂純如阮大鋮等咸次
第斥逐田籍　上既處忠賢即欲定逆案
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怒其不
稱旨諭以諛誦贊導速化為題且云忠賢
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又舊輔
韓爌起自田間上召同三輔冢宰王永光入
有黃衹乞一事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
迹也當一一案入之而爌等以不習三尺
對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

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時張瑞圖來宗道皆不列上問故閣部辭以無事實上曰張瑞圖以善寫為璫所愛來宗道題崔呈秀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承光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為真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擬逆賢時而論首通內奄王體乾劉棠者烏程故輔沈潅

三十六

也首參王安致逆賢用事者霍維華也進謀殺人羽翼逆賢者魏廣微崔呈秀等人也首票內奄出鎮降處主試各官削奪追贓一切嚴旨鋪張逆賢勞績亟允生祠建造者顧秉謙也擠蒲州韓烏程朱聊城朱者廣微也為馮銓前驅而擠廣微者即銓也擠銓者又呈秀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銓呈秀徐大化楊維垣等也引祖制設立紅牌嚴旨逐廣微反處決熊廷弼者馮銓也而助銓殺弼者徐大化也嚴刑慘酷以鍛鍊六君子者許顯純也卹題呈秀父

卹典僭稱在天之靈竟等於二祖列宗者來宗道也題逆孽魏良卿代熹廟郊天享太廟釋奠先聖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例請封逆賢而公者豐城侯李承祚也熹廟病篤矣尚致揭逆賢欲進寧國為王見嗤於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熹廟將崩召崇禎矣閣中撰一獎勅臚列逆賢功勳力摹曹瞞九錫文者黃立極等也崇禎正位矣猶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滲金像者大

三十七

梁守道周鏘也在內羽翼布惡者王體乾為首李永貞李朝欽涂文輔石元雅為從嗚呼外廷如此內奄不足責矣

欽定逆案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維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是以經凜無將之戒律嚴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猥狡下才倫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嚬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

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敢肆其毒痛乃
一時外廷諸臣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
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
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握利權而筦兵柄
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於三
封稱謂浸擬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
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沛元兇逆孽次第
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觀
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迹其矯誣
三八
烏容輕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
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
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欵據律
推情再三訂獄首正奸逆之案嚴於五刑
稍寬脅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
另疏處分姑開一面之網此外原心宥過
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
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脩職業共遵王路
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詩張無急恩

讎而借題參舉朕孰是非以衡論奏程功
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宜懲
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二人依謀反律凌剮處死
魏忠賢 客氏
一首逆同謀六人依謀反律減等決不
待時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國興 劉若愚 若愚屢疏辯改監候
三十九

一交結內侍十九人俱監候處決
劉 與謀附望若覚已抵死逆竟殞名罪
志 志情奸風仇何足償地罪致生教魁
選 選罪媚承奸辭 李 逆蔽 孫 田
傾之併惟逆旨 許 承 昭魁 如 尔
搖律力均 田 志 祚 附筆 洌 耕
毋尚合 吉 吉 請賢 曹 京不
后 寬 吳 璫竊矯附封而 欽 祠倫 許
驅通 淳 姻勢旨逆逆公 程 首明 顯
遂白 夫 躐黨派何 劉 媚報建奸 純
外之挽九轉宮贓辭 詔 逆後諛騙
旦誅奸逮 倪 薛 媚祠竊代頌贓 崔
罵雜媚稔 文 貞 首參權參 陸 應
毋逞逆惡 煥 媚劉兇道張正 萬 元
梁 李 拜父奸釋疊旦戚類 齡
夢 夔 逆婊有一建幾紬削侮媚 孫
環 龍 為忠逆素生至睹奪聖奸 雲

詩教諫璫垣論尚復政官趙興邦營向內呈起立後致叅贓趙謹岳
駭聲挺毀擊力一辦案不已休吳殿邦媚樊附王逆家黨劾贓孫
之獬中修崔要銲典吳孔嘉一登第案通條內設黃多追山人張元
芳逆至樞戚王應泰試叙錄文內譽監璫列太石甚傳櫆通開內禍
季萬庸呈薦身入奸監黨司郭興治攻因道中學旨例復隸官李
恒茂薦三後李崔中呈一秀人周惟持首藉疏毀刻書黨院陳尔
冀薦為崔本逆兵賈繼春出及處復占無恩恒石三畏陞正劾人
生運死誣徐復陽持疏局護結奸案害二正游鳳翔假斜叅辦借復
原官門克新疏掰催梟熊斬逆田景新加薦崔右逆僉待都郎

梁克順受橫人肆意彈指劾郭士望自秀稱時崔薦呈楊惟
和胡芳桂憑復藉仇與害提正陳九疇郭鞏
許宗禮周良材張汝懋自劉廷元起
交汝懋俱贊導許可徵陳朝輔李應
薦徐吉劉述祖劉漢李時馨
李桂芳徐四岳辛思齊以俱上疏十頌人美
張我續祀助工內有瑜萬徵朱童蒙建毋祠死佐李情宜安伸
按當差全已助祠滿柯廷樞內封爵云查已定撥給額賞地七宜百優本項
千銀兩二以上四人諂附頌美邵輔忠劾奸多究出系

其郭尚友疏雷有如掃霆逆語如阮大鋮有年令一笑疏七尤
使為獲巧疏楊所修現不掌駁史封垣壽張文熙逆姻璫戒盧承
欽頒請示刻海党內籍李漢人姓稱家為奴四劉弘光屢疏
扛屬彈善多顏智鋌嗾善偽類自邵輔志至智鋌俱頌
美贊選秦壬文祠餽器頌七詩名疏單明翔選撫璠肅迎寧
城得工力楊焚哀會不正避納嫌交疑陳以瑞邛撰逆致像璫襄疑
示逐張文郁晉緣工起附身送李際明治逆呂祠落供成獻泰
士文至際明俱諂附周宇魏弘政張
聚垣郭希禹張一經五人俱諂附

四十三

曾尔禎　王默　李若琳　郭增光　鮑
奇謹　宋禎漢　劉之待　王大年　溫
臯謹　莊謙　何宗聖　張化愚　曾國
禎　張永祚以上十四人俱建祠　李春茂
建祠給助庫銀三千陳殷奪情俱諂附劉
祠成傳王慶賀卯祥視事摧戴督理
嶽叅毛士龍齊頌美贊選周鏘逆祠借起
宮可壯等一疏
九殿重
另奏處分交結近侍減等四十四人擬
冠帶閑住帝抹去冠帶二字

上三人俱升吕下問部屬也黃山一案同許志吉激成嶽州民
變以上二十一人俱應補入贊導史永安
張鳳翼　梁應澤　袁崇煥　李守錡伯
李誠銘侯　湯國祚侯　梁世勳侯俱建祠
曾楚卿　姜逢元　余煌　朱繼祚　華
琪芳　楊世芳　吳士元　張翀俱參修
要典道　田一甲孫辯曾參孫琫余一臻李瑛胡忻得罪門戶以致之外
轉有旨京堂用　朱之俊陸萬齡建祠於太學之後以司業署監司榜示通衛
題疏言上公之功在禹下益子上瑞跋急參陸以自解　徐時春與陳具慶

四十六

陳具慶　張士範孫之獬俱四年編修瓚陞侍講北中崔鐸南中周錄瑞黨何設
張士範應天主試出見而民莫不敬五句以頌逆賢
陳盟浙江主試出維天為大二句以充頌逆孟題出文王以民力四句以逆祠落成寫意
頌之　袁熿俱三啟功成頌美乙丑進士丙寅少卿亦附逆墻豈能逆化　常亂緒俟
李覺斯　李光祚俟　李起元本兵　王永光本兵三人因獲武長參封肅寧頌美
李國楷　蘇茂相俱敘功成辭恩頌美　涯起元順鳳頌美
張惟賢公　王在晉尚書　林宗載科　吳弘業科　段國璋科俱審遠奏撓頌美
以上曾楚卿至此俱應補入

諂附頌美
定逆案者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周道登
冢臣王永光憲臣曹于汴也當大憝斬除
之後自應窮治其黨上以副聖天子錯枉
之權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春秋之義
首嚴亂臣賊子而必先治亂臣賊子之黨
法至嚴也王永光業以本兵領美矣以頌
璫之人而定附璫之案恥孰甚焉且也楊
世芳以蒲州公之戚薛國觀以沈惟炳之

四十七

友俱邀恩一面之網於是同事者皆援例
而逃吏議操法紀以佐天子者固若是耶
即就案中論之亦實多可商者人臣非有
大功不許封公侯此祖制也所司朦朧奏
請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律也今遺
尊魏良卿斬矣而奏請三封之周應秋何
以不辟也交結內官近侍人員者斬謀殺
人造意者斬而顯行通內之霍維華孫杰
馮銓邵輔忠羅織熊案之徐大化楊維垣

何以未滅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斬何
況奄寺而首建生祠之潘汝忠何以律免
也又律子孫罵父母者絞此就愚氓言也
劉志選梁夢環甘作鷹犬直攻張后忍下
華歆之毒手顯行成濟之操戈懷奸如此
駢斬何疑而僅擬一絞何以平人心也三
朝要典明為逆賢權書矣而纂修之曹楚
卿朱繼祚等何以竟置格外也捐助之楚
藩建祠之勳臣捐貲之侯伯頌美之張惟

四十八

賢常亂緒獨不可奏請處分乎黃立極等
身入綸扉而滿朝頌德遍地生祠不聞諍
正焉用彼相顧秉謙身居首輔而播惡成
禍皆出其手區區贖徒遂足蔽厥辜乎至
閑住一款為居官不職者設耳諸人既屬
逆賢私黨豈容復厠衣冠之末而猶以不
職之例例之乎艸菅放論竊謂劉志選梁
夢環應烙崔呈秀決不待時妻孥沒入家
産籍官其通內顯著孫杰等熊案主謀徐

大化等與首開禍始之顧秉謙題請三封
之周應秋首建生祠之潘汝忠應照吳淳
夫等監候處決其借詆在天之來宗道叩
首九千之黃運太堯天帝德之李精白毀
爭要典之孫之獬與原擬充軍閹鳴太等
俱應改發口外為民做古投諸四裔之義
其原擬贖徒張我續郭尚友等應改充軍
王默上樑不出猶知羞惡應仍入為民一
項其贊冀漏網張樞袁鯨等纂修要典曾

四十九

楚卿朱繼祚等試題頌美張士範陳盟等
建祠頌美史永安張鳳翼梁應澤等頌美
漏網王永光蘇茂相等申詳生祠司道張
經世甯三翰等與原擬閑住黃立極等應
俱改為民其楚藩與勳臣郭振明等應題
請停爵革祿用示懲創袁崇煥通時雖云
邊功亦應題明請旨定奪內呂鵬雲雖中
旨京堂而即乞差自遠姜逢元擱筆一嘆
隨遭斥逐二人應與閑釋許其自新取如

紀蔡繼善梁廷棟王光民曾櫻石萬程應加優擢為守正不阿者勸夫如是庶乎得刑罰之平矣

天若遺民筆

先撥志始卷下終

先撥志始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文秉撰秉字蓀符吳縣人大學士震孟之子是書江南通志作六卷此本乃僅二卷然首尾無闕或卷數有分合耶所記皆明末遺事上卷起萬歷訖天啓四年下卷起天啓五年訖崇禎二年如妖書梃擊紅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賢亂政崇禎欽定逆案之類靡不詳載自序謂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著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於早也又別一抄本後附逆案十九頁有跋云欽定逆案一冊與先撥志始微異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則得之馮涿州家有刻本因錄於館中又附東林列傳十頁乃江陰陳鼒所編又附魏忠賢建祠二頁此三種皆非秉書不知何人彙附於卷末也

守汴日志一卷

〔明〕李光壂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七年李昆等刻

光緒二十四年孫叔謙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汴日志一卷》提要

原序

戊辰冬余再過杞友人侯敬韋持大梁李君熙亮守汴日志一編示余曰此李君避亂金陵時病且革口授其子鑾且戒之曰吾三度圍城中萬死一生所親歷今雖死不忍忘然信口追述複語俚字所不暇計他日有爲我刪芟者汝其圖之鑾泣而受之以付梓今四十餘年矣子盍校之以成李君之志讀數過乃刪去繁複二千有餘言稍加竄芟嗟乎明季當辛巳壬午間中原寇訌已極然賊素無大志唯務殘掠攻陷城邑不能自守雖烏合寔繁而撲滅猶易乃秉鈞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號令不一痛癢不關任賊出入兩年攻圍三次而無有發一矢以相救者勢窮力竭舉汴而委之波臣然後起舊督于纍囚付以討賊之任資旣剛愎趣戰復急師擕糧絕一敗塗地賊于是入關入晉勢同拉枯不二年而神京遂陷然則汴之存亡固天下存亡所繫也使當軸者早爲汴計膺城者盡如汴之堅守賊焉能得志至此痛定思痛可爲慟哭矣然汴以孤立

危城當方張巨寇單無銳士度無見糧百計環攻人皆死奮斬首俘馘往往而有至於因甚羅雀慘同析骸猶莫不北望哀憤思爲厲鬼以殺賊此亦可見衆志之成城而去兵去食者之果可與立也且夫王有根周世忠之勇決張堅張爾猷之謀略而李君更以精悍之才奮其忠智不惜貲産不䘏妻子周旋於鋒鏑之間之數君者或爲諸生或爲市儈或生或死要皆立志較然之死靡貳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而足以愧當時之操國柄擁重兵者哉嗟乎使李君車營之計得行逼饟饋以活飢軍引援兵以挫賊勢內外夾擊縱不盡殲必且潰去而乃有謀不用坐待死亡徒使五百壯士冒險持糧斬手憤泣自投隍下而城亦隨之以盡不亦重可哀乎龐勛之亂圍刺史杜慆於泗州者凡十月食盡人爲薄饘以給賴處士辛讜冒圍出入引輯援師卒完一州汴之危急何減于泗君之智略不啻如讜謀之用與不用而有功與無功異焉蓋幸則爲辛讜不幸則爲李君古今來仁人志士奮區區之忠以扶傾救禍爲己任而卒于無成賫

二

恨以歿者何可勝道凡皆李君之類也讀是編者可以知其人而傷其志矣

康熙己巳秋八月七日鄞縣周斯盛屺公譔

三

重刻守汴日志叙

衡茅之士未始無才而苦於謀畫之不用稽考之儒未始無學而患其忠孝之不知夫忠孝不知則學非所學遑問其事業耶李君熙亮守汴日志一書世之覽之者無不惜其才而余獨深服李君之學明社之移也虛兵糜餉縱寇殃民不獨汴爲可慨方李君奮義勇殫勤勞於圍城之中至再至三愈出愈奇非平日講明於君臣大義者何以能此志中附載當日邸報
朝廷有汴城堅守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速旌敘何至今未行之旨此李君之所以不遇夫我
國朝崇祀鄉賢李君雖不遇於一時未始不遇於千載也昔狄武襄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岳武穆覽經史恂恂如書生若李君者雖功名不類亦可云無愧矣嗟乎聖賢教人無非躬行實踐自來小人皆極有才而助惡黨逆爲天下笑豈非學術不明之故哉茲李君族孫漱芳明府因差來滇出是編重付梓余故樂而爲之序

道光乙酉秋九月雲南學使者通政使司參議錢塘陳鴻拜譔

重刻守汴日志序

李漱芳明府自湘奉差來滇因公接見爲人忠寔伉爽學養醇粹與余談甚相洽詢其家閥知爲大梁名族因獲讀其族祖熙亮公守汴日志一書見公忠義智勇毀家紓難數出奇策以挫賊鋒黃侍御澍所稱有豪傑之作爲有聖賢之心腸洵非虛語乃車營之計不行至於勢窮力竭萬死一生終以無濟公之才不遇公之志可悲矣按史崇禎辛巳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及副將陳永福拒却之冬十一月自成再攻開封壬午春二月復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六月開封圍急楊文岳合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衆皆潰九月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日志載崇禎辛巳正月賊攻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出勦河北土寇副將陳永福往維陽收輯殘破未回二

月初九日賊自雒疾走三晝夜十二日直抵汴巡撫高名衡合文武禦之十七日陳永福子陳德射傷自成左目十八日賊遁破密縣走登封十二月二十三日夜自成屯土堤羅汝才屯繁塔寺二十四日賊攻東北門不克壬午正月賊南遁五月初三日賊屯閻李寨十五日左良玉兵次朱仙鎮十七日賊夜遁二十五日賊復回閻李寨六月十四日賊掘河口上流七月初三日賊以掘河不能淹城反礙攻城之路殺倡議掘河者八月初二日衆請巡撫總兵出師陳永

福笑不應高名衡答以且緩半月初七日高名衡令搜民糧九月十六日河水灌開封城陷西南賊俱逺遁東北賊溺死無算周王北渡梁鄢陵曰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水勢不從王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條陳非守城者所與聞也鄢陵之辨河決有同日志而射傷賊目之人與其年月史與日志皆不合豈射賊者固陳德而歸功於其父耶汴之久圍其罪在左良玉之擁重兵而不速援若高名衡雖用車營之策未必果能剿賊然知其不能勦而安於不剿國家安用此怯夫爲當析骸易子之日飢而死何如戰而死名衡雖未倡謀掘河而坐失事機使餐蛆茹泥之衆皆爲魚鼈咎將誰諉乎若熙亮公者謀雖不用亦可以愧當時之秉國鈞握兵柄而進退失據者已是爲序

道光丙戌春仲雲南分巡迤南使者長白佟景文琴撰

重刻守汴日志序

嗟乎流寇之毗至明季極矣而吾鄉實當賊衝方賊之陷洛而趨汴也鴟張豕突虐燄滔天謂汴可指日下而卒之以百餘萬强梁之衆攻一區區孤立無助之危城或敗或遁至再至三而究不能得志而一時豪杰之士登城守陴厲忠義悉智勇至於餐蛆茹泥苟延殘喘白日晝昏寃鬼夜哭終無貳志而卒乃委於河伯之一怒則汴之亾非賊之能亾之也天亾之也亦非天之肯亾之也乃當事者不用吾家熙亮君車營

五

之計而自亾之也夫熙亮君一總社耳非如撫鎮諸公高爵厚祿膺朝廷之重寄而作餅充餉設錢募役不恤其家出城乞師毅然自任不惜其身凡其枕戈盡瘁奮智勇之略而愈出愈奇者苟非忠義之所固結何以至此至車營之計論者謂當時即用亦未必有濟夫爲人臣子值事勢艱危計無復之而復鼓其百折不回之氣以冀天命之一回則又安知其不爲膀下之炮與尺許之墻也若高名衡之藉口於援兵陳永福之微笑而不應誤國殃民束手待斃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兹因熙亮君之族孫漱芳明府奉差來滇得借讀守汴日志一書哀公之遇壯公之志而不禁歎息痛恨於當日之擁兵縱寇而坐失事機者也因撮書其大略於簡端而論之如此

道光丁亥仲春雲南提學使者翰林院編修同里李棠階拜撰

六

李熙亮先生像

須髯如張睢陽復起再保危城吏民所倚明社暫延厥功有以君則何人乃一儒士

崙成孫樹謙贊

七

守汴日志

大梁李光壂熙亮甫編　男　鑾節菴甫　較訂

孫　爲淦山濤甫重梓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二日戊戌賊攻河南府叛兵共起雒陽失陷所在震動時巡撫李仙風出勦河北土寇城守副總兵陳永福往雒陽收輯殘破未回二月初九日甲寅賊乘汴兵盡出疾走三晝夜十二日丁巳直抵汴梁辰巳時馬賊三百僞稱官軍到西關居民紛紛入城午未時步賊及大營隨至巡按下令築門固守賊攻西城祥符縣知縣王燮領衙役兵登城堵禦巡按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推官黃澍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右布政使蔡懋德守曹門（東門之北者）開封府知府吳士講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　周藩承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　周府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下令民間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百姓挈刀矢登城者紛紛恐後

十三日戊午生員張堅獻懸樓式
先是城垛口用卓面門版蔽礮矢仍打透我兵手足不能施至是張堅獻懸樓式用大柏木三上排橫木十餘如筏其廣可跨五垛或三垛出垛外四五尺每樓容十人賊臨城下我兵從上用火礶砲石擊之樓堅厚礮矢不能入又高出能蔽身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黃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一夜成五十餘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己未擊殺賊甚多賊忿射終日

先是賊穿城六孔伏其下我兵城上擊之不及今從懸樓覘而擊之無不中者賊怒甚射終日箭插城垣如蝟
十五日庚申賊舁雲梯百餘座有高至城之半者置濠邊將來攻城我兵擊死舁大雲梯賊四十八人朱之滄縋城殺賊得首級一顆
賊以四十八人舁一大雲梯將抵城下我兵放大砲擊之俱死隨發萬人敵火礶悉燒之并燒死紅甲賊首一人之滄宗生員也縋城誘賊與靑斬首一級賞銀五十兩
十六日辛酉總兵陳永福夜砍賊營直抵城下賊掘城見石礙
陳總兵在睢陽聞賊攻汴兼程赴援二晝夜至西關三鼓縋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遂統騎兵至城下巡按令永福子德看眞開水門放入於是人心鎭定步兵貪取賊遺騾馬次早尙在小西關接戰被傷頗多一兵登屋手刃七人賊不敢近亂箭射之乃斃西城有石礙十八層賊見

而懼遂不敢攻
十七日壬戌守備陳德射傷闖賊李自成左目陳兵時出城擊賊
闖賊雜衆賊中至城下窺覘陳守備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抱頭驚擁而去始知爲闖賊也闖瞎子之名自此始賊時出挑戰陳總兵發卒迎之至濠各退賊意誘我兵深入以擊之我兵亦以賊衆我寡不中賊計也著藍甲賊首一人忿恨躡追爲陳兵所斬

十八日癸亥黎明賊前鋒西向逡巡終日至夕遁去
時傳左兵將至又傳保兵渡河賊解圍遁破甯縣
又走登封
此第一次闖賊寇汴無曹賊也精兵不過三千脅從
之衆不過三萬乘汴空虛攻我不備耳（賊羅汝才混名曹操）
十九日甲子祥符縣知縣王燮督衆修葺城垣晝夜
兼功十日告竣
三月初一日丙子各官募兵選將添設營伍爲未雨
綢繆之計

巡按高名衡添設清眞營選將陳濟民中軍李文
華領之首道蘇壯設道標營中軍趙世忠哨官蘇
禎領之
祥符縣知縣王燮亦於是日創立社兵社長副選五
總社
按省城八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有一二千
金產者出兵一名或兩家合出一名萬金產者出
兵二三名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五十名擇殷實有
素行生員二人爲長副領之外選總社五人按五

所五門各置一人統之北門後所總社潁川郡王
在鏋南門前所總社原武郡王第四子鎭國將軍
肅湘西門右所總社生員曹鼎東門中所總社宗
貢生朱在鈺曹門左所總社舉人常惺凡四千二
百不餉之兵諸上臺時加勸賞長副各銀一兩紗
一端總社銀五兩緞一端各送匾奬勵無事則團
練習藝有事則登陴守禦且得資其物力以濟城
守之用也
十二月二十日辛酉城中喧傳賊將至左所總社闕

各官令各社另擇
時前後中右四社俱有總社修飭器械練習兵士
各有紀律獨左所總社常惺謝病督理無人因命
各社公議另報
二十三日甲子賊遣其黨貼僞示於曹門祥符縣夜
召壂爲左所總社
是日未時賊七騎飛奔曹門貼僞告示二張於柵
上守關兵追之莫及是夜賊大營至闖賊屯土堤
外應城郡王花園內（堤去城十里）曹賊屯繁塔寺知賊

必攻東城王知縣夜半遣人召壂爲左所總社使
者誤召壂父父適病辭王知縣大怒鄉紳張文光
謂壂曰召壂非召壂父壂父早同見知縣遂領兵
符統左所社兵各照汛地防守曹門至北門爲汛地
廵按任濬守曹門開封府知府吳士講推官黃澍協
守曹門祥符縣知縣王燮守北門管河同知桑開
第　周府承奉曹坤鄉紳張文光協守北門左布
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東門守道蘇
壯守西門廵撫高名衡守南門東北角赴援曹門副總兵

六

陳永福守南門赴援曹門
二十四日乙丑賊攻東北一面曹門至北門丁兵失
利降賊未時北門失月城
初督師丁啟睿領兵三千自南陽赴汴就濠邊築
壘防守賊至一戰輒敗兵悉降賊北門月城爲賊
所據有上至甕城者守北門回營加銜都司李耀
率數十回兵各持大柳椽躍過甕城盡擊賊落城
下王知縣急擲火盡焚之曹承奉率周府勇士用
土築門至其半門上鑿二孔時有賊來拆門者從

孔中鎗任斬其首遂不敢近
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斬
賊驅民負門千餘掘城城上用磚石擊死甚衆照
賊掘處擲柴燒之火晝夜不絕自曹門至北門環
亘十餘里
賊至城下磚石火藥併擊之有穴城入其中者磚
石不能擊繫柴加烘藥下燒之賊自出周府出葦
柴官府買蓄柴無幾强半出之社中
二十六日丁卯賊攻東北愈急社兵有殺賊者即報

七

開封府及總社記功
東北角賊掘一大孔用大砲攻城傷兵頗衆廵撫
來赴援城上用一大砲擊殺賊更多
二十七日戊辰賊率衆數千於曹門北濠外對城扎
營掘城一大孔陳總兵赴援與賊晝夜力戰
賊拆城開二丈餘大砲十餘並放步賊先登馬賊
繼之我兵亦放大砲十餘步賊至半途者一擁而
下死者無數每夜對攻數十次至曉稍歇
二十八日己巳夜城中失火黃推官詣失火家立逮

其人梟示
齊承差家牛人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一
城驚惑黃推官恐姦人乘機斬之以狗汴人謂佃戶為牛人令
二十九日庚午下令爲衆設食巡撫三鼓發砵帖令
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東北角隨發總社兵牛
郎牛人
曹門牛兵僅二百七名壁每社撥社兵十名又發、
令箭向東門賊所不攻處於中所總社撥社兵二
百名郎刻赴援東北角壁恩牛兵數少不足用遂

九

設錢千緡置城上臨時雇壯丁每次人給錢百文
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雖日用數萬人不缺巡按
聞之喜曰此化少爲多之計每一處告急或用百
人二三百人悉爭先願往壁日製厚餅三千個送
城上至二月初二日凡十萬有奇巨商巨族各送
餅千百不等
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
上以陽門陣攻之多備鍬橛每日就賊掘處城上
分中掘透

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
溲城上令僧人裸立女墻叫罵賊砲亦倒溲每社
預出鍬橛五百件鐵索水桶百餘件照賊剜處計
某時起約一日半十八時方至城墻中城上分中
掘透其孔以磚石長鎗擊刺賊不能存後賊不剜
直穴更旁剜小穴以避之
初二日壬申賊墊柏臺城上築方臺保督送蠟書
賊伐柏墊數臺長十丈餘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二
晝夜而畢上容百餘人放大砲攻城城上用方木

九

長丈餘廣厚二三尺者築一方臺高出柏臺三丈
置大砲擊之柏臺之賊悉死生員張爾猷獻懸砲
式立長柏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柏臺擊之
連斃數賊保定總督遣兵扮乞丐送蠟書云大兵
即至巡按任濬傳示城頭群情愈定
初三日癸酉闖賊誘殺丁兵三千杖賊首李狗皮四
十
丁督師兵三千既降賊闖賊恐爲內應誘至老營
點名俱縛手斬擲蓮池內賊頭目李狗皮攻北門

鬪賊怒其弗克責之
初四日甲戌雪取民間氈被二萬件爲兵禦雪屢奪賊洞三十餘處

巡按召璧曰大雪濕衣兵寒難忍須各給綿被或氊條禦之非立辦二萬件不可璧曰若逐戶求之緩無濟事但嚴勅總社即社長副可立辦也巡按即出硃牌仰李總社即刻取綿被氊條二萬件爲兵禦寒如違定以軍法從事璧持立雪中衆環視每社兵一名出十件一當店五十件巨商三十件

牛兵亦歸告主人出十餘件不等未及晚城頭山積次日雪霽巡按仍召璧領給原主賊剜城成洞我兵連日在城上分中掘透直入逐賊出據之因洞之大小容兵多寡賊有復來者擊之不能入

初七日丁丑懸二千金賞奪一巨洞

賊在曹門北心字樓下（城頭原依二十八宿設樓）掘一巨洞我兵城上掘透賊在內死拒兵莫能入巡按初懸千金賞未有應者復硃書有能奪此洞者賞銀二千兩并銀置洞口上朱呈祥領百餘人先用柴懸入洞中之半加烘藥隨以多柴塡燒極熱賊不能存乃灌水百餘斛帶短刀跳入容兵五十餘人前後凡三十六洞俱以兵守之賊竭十五晝夜力盡爲我用於是人心愈奮

初八日戊寅雪夜出師襲賊營斬獲甚多

是夜三更大雪巡按任濬令選奇兵五百縋水門街放出傳令總社約以暗號奇兵過濠外分數處砍入賊營賊驚起奇兵退走濠內賊躡追各洞兵齊出斷賊歸路奇兵復回合殺一處斬七百八十

三級推官黃澍同璧立城頭渾身雪厚寸餘竟不自覺

初九日己卯柴將不敷社長副下地方搜柴

周府葦柴令宮人運出圍外騾車數輛晝夜載運璧每日五鼓喚鄉約撥地方四輪車十五輛載周府及社兵柴每一社兵出柴五束十束後至二三十束共得十二萬束有奇至此將不繼社長副持令箭各搜本地方或一家三五十束及百五十束者惟曹門最多又得十餘萬束

初十日庚辰闖賊殺掘城賊

數十賊持刀驅賊負門持短楲入原掘洞口我兵在內奮擊莫敢近欲另掘又爲懸樓磚石擊走回至濠邊持刀賊乃盡殺之屢驅屢殺如是終日死者萬餘

十一日辛巳添築城牆七生誑賣牌坊折上方觀音二寺磚

東北一面城牆薄者添厚二丈命廩生盧可傳監修生員宋體仁李鼒等七人呈理刑廳有隆慶癸卯科聯名坊一座係生等祖坊今願賣但受半價黃推官賞銀二兩令總社折來估價壓即役兩地方夫二百人折之上有題識乃布政司官錢所建七生姓氏亦不同因白刑廳以公家物今日爲公家用七生不得而賣亦不得而輸也於是各上臺俱遣人折舊坊壓祖坊二座係　勅建者亦不免先是周府委閔書堂買磚百姓運至城上一二片者給錢三五文每日運者不竭至是附近磚盡矣乃令盡折上方觀音二寺磚擊賊惟殿宇折外半壁而已

十二日壬午賊併力急攻添築城牆七層陳總兵膀下放砲擊死賊萬餘

陳總兵守大洞口連日與賊戰賊齊放大砲百餘步賊隨砲聲上城城被砲打頹圮如坂城上砲連倒洩三五尊總兵置一大砲於膀下命速點曰忠臣不怕死砲竟不倒洩百砲萬弩齊發打死賊成一血衚衕賊砲中傷我兵亦多我兵愈厲擁奮而前對陣處無一線之隙急取王府及各寺廟門千餘添築城牆一層築七層乃止

十三日癸未賊放地雷自斃萬餘

賊於東北角之南陳總兵之北貼城牆外壁剜一穴約廣丈餘長十丈餘每日以布囊運火藥其內無慮數十石置藥線二長四五丈大如斗是日馬賊千餘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巳時點放藥烟一起迷眯如深夜天崩地裂聲中大磨百餘及磚石皆迅起空中碎落城外可二里馬步賊俱爲虀粉間有人死馬驚逸者城上城內未傷一人裡半壁

城牆僅厚尺許卓然兀立此眞天意非人力也賊於是有退志
十四日甲申賊徘徊往來攻打稍緩稽察社兵射死磚石擊死併斬獲賊共七百四十有八東門馬將圖殺范文舉
是日賊意懈攻打俱緩惟砲聲未絕有遠入城中十里者鉛子重可二三斤范文舉壓御車人有勇力被賊擄去奪大黃馬一匹龍鱗甲一副銀八十二兩斬賊二級奔回東城下守東門馬將遇獲壓

至東門與譚都司驗明回曹門申明巡按巡按批許縋入至東門見梁布政使梁不允曰不曾有梁布政三字復回白巡按日巳暮馬將利其有夜殺之竟不可得而問也
十五日乙酉賊解圍南遁
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之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衆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
十六日丙戌任巡按令總社啓門壓發鍬橛啓之隨黃推官王知縣單騎視賊營日暮入城

壓令往來軍民併力齊發片刻卽開壓騎馬戎服前導黃推官王知縣各騎馬行周府方丘二小內使亦同往周視賊營牛驢頭皮腸肺間以人屍穢滿營內外約廣八里長二十里以繁塔寺爲聚糧之所糧深三尺
十七日丁亥收難婦點牛隻
是日午時賊所遺婦女二千三百餘人悉歸城下因收月城內禁兵民掠奪俟其親屬認領陳兵驅賊及民間遺牛三萬餘頭任巡按欲半價買給民

耕黃推官坐城門下人給小票令壓門內驗票收牛壓告巡按曰此牛賊與兵皆不暇餵唯食草根泥水腹有宿泥不出十日必死巡按召獸醫問之亦云然事遂寢壓夜送米二石麵五百斤令難婦用十鍋作食苦無柴吳知府有柴千餘束未用壓往取給之次日除親屬領去外尚存三百餘口悉送尼菴每日人給麥一升
十八日戊子閱視城垣分任修葺
黃推官召壓騎馬同出門外王知縣張伴讀俱往

自曹門至北門十餘里凡剜三十六處幾爲平地尸橫遍野斷髮滿地死傷者無慮十萬令地方夫掩埋十日未畢各分任修城堡黃推官命壂修曹門以北第七堡給官銀二百兩壂辭出私錢每日雇匠役百人社兵助工百人夜亦如之大洞廣二丈小洞七各丈餘令家僕數十監視塡實城垛口五十七凡五日夜用錢三萬八千二十三日癸巳告竣

十九日巳丑四將領兵赴汴

馬丁張賀共領兵三千自汝寧府赴汴悉令沿壕結營看守修城修完仍遣之去

此第二次闖曹合攻汴精賊不過三萬脅從之衆約四十餘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到朱仙鎭點闖精兵除死亡外重傷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俱以方卓仰舁而去左鎭駐杞縣二日追至偃城白沙河與二賊連戰十有八日屢勝之巳而左鎭回襄陽二賊走項城殺西兵三千

總兵左良玉兵號十萬賊畏其名前之解圍蓋聞左兵自東來也惜其遽回襄陽不能撲滅致有第三次圍城之禍

二十七日丁酉王知縣召壂議灰

先是賊甫去壂卽告黃推官曰修城不患無磚患無灰可取所拆牌坊下及寺廟中石燒之王知縣令立五十餘窰而汴人俱小窰每窰不過百斤日不足用因召壂再議壂家有灰三千餘斤灰販魏德欠壂灰一百二十包約一萬五千斤壂盡出助可供三日之用黃推官主知縣竭四十晝夜力躬

視版築城垣一新賊偵者見金城如故疑有神助賊去之夕壂至北門見王知縣默然不語詰朝王知縣至曹門謁兩院出召壂勞之曰我在北門不知曹門事適見兩院俱言守曹門全得總社力晝夜策應甚爲勞苦

巡撫高名衡獎語壂私囊以濟公率衆社以成城功在社稷允宜首題

巡按任濬合巡撫高名衡上疏曰總社李光壂統領社兵戰和衆志日有斬獲更爲衆設食始終不懈

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特賜拔貢
王知縣行取赴京璧辭總社王知縣許焉既而曰此
曹門黃年兄地宜在商之反見黃推官黃曰李總
社有豪傑之作爲有聖賢之心賜守城視爲左右
臂豈容辭去
闖曹二賊連陷十七州縣三月二十二日寇睢州徐
吏目開舊東門策馬先逃賊遂陷賊入城搜掠財
物未殺一人

三月二十七日賊攻陷歸德府夷其城殺僇甚慘
四月十二日合土賊袁時中抵杞縣夷其城闖賊欲
袁賊先攻汴袁賊懼夜半拔營東去闖賊追至臺
州連戰敗之復歸圍汴
四月二十八日丁卯諠傳賊將至悉登城守禦巡撫
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
炳守東門都司譚國禎協守東門總兵陳永福守
南門開封府知府吳士講協守南門管河同知桒
開第守北門署軍捕同知蘇茂灼協守北門推官

黃澍守曹門兼守北門
五月初二日庚午賊至城外
賊頭哨先到馬賊徘徊土堤上步賊於堤外曳枝
揚塵作疑兵狀
初三日辛未賊老營至城西屯閻李寨
閻李寨距城二十里曹賊屯其中衆賊頭目環營
其外從廣約十五里曹賊屯橫地舖相去不遠
初四日壬申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
遊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步賊下堤刈麥我兵亦出

城刈麥
濠外堤內俱有麥精熟賊數十百人爲羣分頭刈
麥兵亦出城爭刈賊東兵西爾不相値偶遇時兵
多賊卽走賊多兵亦趨避自此至十三日辛巳附
城麥俱盡僅存土堤邊麥矣
十三日辛巳左總兵及丁楊二督師領大軍援汴前
鋒至朱仙鎭賊遣三千騎往偵
十四日壬午賊焚燬餘麥
近土堤未刈之麥也

十五日癸未左總兵屯營朱仙鎮
總兵率大軍收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號四
十萬賊騎三千俱被擒斬
十六日甲申夜闖賊踉蹌移營馳拒左兵
闖賊知偵探賊被殺懼甚盡棄營中器物而走
十七日乙酉陳總兵遣卒偵探賊營
難民自西來咸云賊已夜遁陳總兵選健卒往探
果空營滿載遺物而歸
十八日丙戌悉放民出運賊營物
賊遺麥豆甚多魚雞鵝鴨猪羊之屬及金銀器物
牀帳車輛衣服無不備其精好者盡為兵有民日
擔糧二回自此至二十三日兵民約得麥豆二萬
餘石
十九日丁亥齊世相自賊營歸
世相上舍也負才學從商丘梁縣令遊二月間為
賊所掠凡賊營動靜悉知之自朱仙鎮扮乞丐至
城下吳知府雅識之開門放入
二十日戊子巡按嚴雲京遣牌過河推官黃澍往迎

是日午時二承差持巡按渡河牌自柳園渡河到
城下黃推官隨過河往迎壁選社長副八人領社
兵一百二十人從之壁送至河上
二十一日己丑黃推官見巡按於封丘言賊狀甚悉
巡按渡河不果
推官欲巡按過河彈壓巡按意不決而止
二十二日庚寅日將暮黃推官引兵過河壁同都司
陳篤忠迎之河上
二十三日辛卯丁營將官楊維城自朱仙鎮逃回至
西城下言丁兵失利左鎮南去賊將復至
維城至城下叫門內丁營中軍吳國璽識之白巡
撫總上言朱仙鎮失利甚詳賞酒食及錢與公文
令投丁督師處後仍有回文至
二十四日壬辰賊塘馬先回營
營中諸物已盡惟麥豆猶有存者兵民往取之見
賊馬奔回
二十五日癸巳闖賊老營復回閻李寨
賊馬往來堤上步賊驅民刈堤外麥打糧賊二二

百爲羣走五六十里外惟曹門外止二十里懼土
兵黨一龍截殺不敢前

二十六日甲午五門俱放兵民出城打草採菜

五門俱用磚土掩其半留其半仍備磚土於旁時
啓閉嚴出入兵刈草飼馬民刈草一擔賣錢二百
後至三四百野菜堪食者每斤賣錢五十文後至
五百自甲午至庚子凡七日俱如是

六月初四日壬寅巡撫捕姦細霍賣婆搜金銀六錠
寸斬於市

霍賣婆引一少婦假採菜出城送至闖賊老營霍
能言王府事闖賊喜給金四錠重四十兩銀二錠
重一百兩且囑送王府宮女一人到營中給銀千
兩霍進城有惴恐狀內丁營都司張吾銳搜筐中
得金銀呈巡撫正法遂禁婦女出城

初五日癸卯斬經紀李瞎虎於南隅

瞎虎名遇春開園戶能領御諸經紀自四月二十
八日閉門至今銀一兩賣麥四斗遇春賄令騰其
價每兩二斗黃推官親詣南坊擒遇春斬於市遇
春臨刑云有麥八百石願以贖命黃曰不要汝麥
只要汝頭遂斬之於是麥價如故

初六日甲辰至十六日甲寅兵民糴糧者五鼓至晚
擁集不散

十四日壬子賊掘河口上流

賊用千餘人掘河使逆流而上水勢緩高不過五
寸三日流滿海濠更勝十萬甲兵

十七日乙卯五隅俱閉戶絕糴

客糧已盡民糧不賣從此乏糧矣

二十日戊午巡撫發銀差役張四教楊三樂買糧定
價麥四兩一石雜糧三兩一石

二役訪有糧家輒往與銀或一百石二百石三二
十石令送西南二坊時雖苦累尚可支吾

二十一日己未黃推官發銀委總社買糧

壓具申文糧從民便不可定價惟取其足以養兵
民若干買若干賣無損於兵無損於民無損於官
黃推官淡然之批准照行

二十二日庚申買糧二百餘石

壁訪有糧者踵門勸諭麥一石給銀五兩或五兩三四錢雜糧一石四兩或四兩五六錢仍僱役夫運至曹門坊付經紀賣

二十三日辛酉兵民赴曹門坊糴糧兵民及婦女如蟻有竟日不得糴者有蹍傷者

二十四日壬戌分定散糧期三六九日散曹北東三門兵糧餘日散民糧兵下城者即斬郡王青衿各從厚給於是兵民不相擁日午糧即散盡

二十五日癸亥委劉社長總管賣糧錢總社專力買糧

市儈以賣糧錢付社長劉光祖仍易銀付總社買糧城頭積錢二日無易者時民間銀一兩換錢一千八百壁因囑光祖每銀一兩多給百文於是換者遂衆有預交銀者光祖會計甚當

二十六日甲子推官黃澍結義勇大社

豎大白旗於曹門上大書汴梁豪傑願從吾遊者立此旗下

二十七日乙丑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社四方豪傑及土著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

二十八日丙寅刑牲祭

關壯繆侯與衆飲血酒盟

黃推官發銀十兩命總社設祭壁令生員張爾猷市羊豕雞酒等物是日拜告　關祠以大銅罄盛酒壁手割雞血其中徧飲之

二十九日丁卯製旗幟備器械編隊伍給信票

黃推官發銀二百兩令總社製旗五百餘面限二日成令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籍記人給社票一紙凡腰間繫無憂綵者皆大社中人也

三十日戊辰旗幟器械備

器械逐名領給旗號按五方色整齊鮮明

七月初一日己巳揚兵城頭謁見巡撫巡撫悅甚備盒酒銀牌郡王鄉紳總社及各頭目俱下馬飲三爵給銀牌一面

曹門展營前茅已至西門見巡撫中權尚未盡起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旗蔽空陳總兵稱賞不已

初二日庚午朱舉人造冊分職掌定五營頭目
中權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統領後勁生員
許仰琯員致雨統領前茅浦江郡王闕名原武郡
王第四子肅湘統領右翼遂平郡王闕名寶寧郡
王長子闕名統領左翼南人守備程丹統領皆徽
杭商人
初三日辛未闖賊怒殺王謀掘河賊
賊恨水不能淹城反將海濠注滿廣處四五丈深
三丈餘雖欲攻城不能飛渡又撥萬人取土填故

道因殺王謀賊
初四日壬申造冊成職掌悉定
左參謀宗室朱了了右參謀山人朱洞左中軍官
鄭雲鴻右中軍官張時雍監紀官吳之琮紀正張
爾猷耿玄總社兼管總巡事李光壂客將謝廷璽
初五日癸酉合營大操
在北鹽坡內操終日始畢
初六日甲戌請巡撫上方寺閱操
寺外高處置巡撫坐中軍自下操合營巡撫曰三

日新兵馬能合營過堂閱視可矣中軍又曰昨日
已下過營請先閱操後過堂巡撫見練習頗熟喜
曰此勁旅也賞銀二百兩
初七日乙亥出師擊賊大勝之
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門外逐賊至土堤
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
械百餘件射殺三百餘人未暇割級此圍城來第
一大捷土堤賊敗走大營賊喊聲將近收兵進城
獻巡撫驗功賞銀三百兩自此每日出城往往有

小捷
初八日丙子陳總兵置酒晏勞將領以牛酒飯餅大
饗士卒夜出南門劫賊營斬二百餘級
是日五鼓劫賊營於土堤上盡殺窩鋪中賊割其
首收其布帳食物從此各營或交戰或劫營無日
無之
初九日丁丑東嶽廟施粥三日
城中婦女數十萬晝坐衢路夜即臥地死者不可
勝數黃推官見之惻然選鄉約五人社長十人椽

史三人施粥於東嶽廟三日用米四十五石
十一日己卯義勇營擊賊生員王有根殞焉
王有根鄉紳之璽之子開封府學生員也背坐轟
奮勇直前適土堤被賊砍倒社兵奪屍舁回黃推
官備棺葬城下爲文以祭之璽止一子家亦貧薄
巡撫推官各贈賻五十兩
十二日庚辰巡撫手書富人姓名凡十八家共借銀
三萬兩立完一萬
十三日辛巳盡以前銀犒軍
得河北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城中悉發兵接應故
用此賞
十四日壬午東北角烽火連起未見船隻人馬總兵
劉澤清過河擊賊兩日皆捷營中忽自驚擾仍退
還河北
十五日癸未壘創車營式欲夜出北門直抵黃河接
濟河北兵馬開運糧道
用四輪車一輛車廂上一面從横釘欄木六根高
八尺長與車齊以榆柳版厚三寸者釘欄木上版
中作五六小孔看外放銃每車一輛用大麻搭二
大鐔六以四盛水二盛火藥載大砲一臨放安車
輪下銃四杆用十二人四人推車八人放火器備
水與麻搭者此係木城防賊用火箭也自北門至
朱家寨僅七里每里三百六十步每車長兩步不
等左右分列兩行在右者釘右廂在左者釘左廂
各一千二百輛共用二千四百輛先於城中演熟
推車之法乘夜令識路人爲導開北門一擁便到
朱家寨賊卽聞之且驚疑不知何物賊來攻時營
盤已定有大砲鳥銃賊不得近城上設左右兩翼
援兵每翼用大砲手二百人安大砲百位賊攻車
營之左左翼放大砲擊之攻右右亦如之大砲可
及十里七里車營儘可防護此車借之民間一呼
可集且不損其車事畢還之壘家製成一輛十五
日晩呈黃推官驗看并言推法用決黃甚喜賞壘
造車家人各銀牌一
十六日甲申推車式上西城同黃推官見巡撫巡撫
詳視大喜賞大銀牌一命五門速如式分造

曹門造八百輛南北東西四門各造四百輛
十七日乙酉賊劃土城周圍俱盡土城舊外城也去城五里在土堤內
賊劃平土城如壁直立前此猶間留一段至此盡矣
下掘深溝以防出入間留一二小路晝則下土城
哨探夜卽用草塞之周圍俱步賊每夜發喊鳴更
火光不斷馬賊俱在大堤上
十八日丙戌曹門將官高祿領兵夜刼賊營被賊斷
雙手衆兵奪回舁至城上黃推官一見放聲痛哭
給麥一石米五斗銀五十兩
回家一月全愈河水衝城後猶能渡過河北
二十日庚寅道標營中軍周世忠罵賊而死經綸社
社副井大漢爲賊擒去
世忠本西關市肆人有膽氣勇力絕人出城擊賊
以馬蹶被擒賊逼之降世忠大罵不屈賊怒磔之
武生井澄狀貌雄偉人稱爲大漢善弓馬是日同
出亦被擒不知所終
二十二日辛卯曹門東北角塌一段斬管工衙役徐
文科及作頭張二

先是此處本一郡王監工所修洞內未用磚土塡
實僅以柏木門板塞其中連日大雨遂壞殺二役
速夜修完賊不知其故詐曰又開一小門何爲於
是城上安一小門以疑之
二十四日壬辰賊放毒烟燒葦草
曹門外南北隅有葦坡數十頃兵民日出刈葦賊
亦刈葦飼馬是日賊用毒烟燒三日夜城上見烟
直起聞氣臭知有毒各含檳榔甘草置大缸百餘
於城頭滿注水及甘草解毒之藥毒烟不能爲害
二十五日癸巳賊移三營於曹門外
正東土城外三千賊扎一營名新營東北土城外
百牛角地方扎二營僞副將羅賊僞都司張賊
二十六日甲午總社繳回推官原發買糧銀一千六
百兩
前此猶曰少糧至此將絕糧矣無處可買遂將銀
繳回計三十五日凡買糧一萬二千四百七十餘
石止銀一千六百兩循環運轉
二十七日乙未賊斷送麥壯丁五百人手悉至門外

壯丁五百八名頁麥三四斗自城西靑孤堆過河
夜走大堤外經賊老營被擒盡去雙手驅至西門
望城跪拜投濠死者半進城者半闖賊斷手必至
尺部曹賊止斷手指一半間有斷中三指尖者猶
不至爲廢人

二十八日丙申申請巡撫給義勇大社總巡劄付
照得義勇已成營頭各官俱有職掌軍事浩繁必
有分理察得貢士李光壂心細于髮才大於淵急
公敏能多謀善筭合行委用爲此仰本生管總巡

事務一切軍容之不整器械之不精人材之不堪
事機之不便者本生不時巡察務使人皆超距之
雄營成細柳之壘事平叙功本生其首也勉之

二十九日丁酉製車營布帳及食用小事
辮白布爲帳凡八十餘件一切器用俱備

八月初一日戊戌演車營
於東鹽坡列車成陣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

初二日巳亥請高巡撫陳總兵蘇守道吳知府曹承
奉同看車營擇初二日庚子出師

車營內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僉坐餘以次列
坐細閱車營皆曰好適有卒於城外生擒一賊至
極肥大卽磔車營前黃推官白巡撫曰今民間十
兩銀易麥一升不得乘此時人倘有力猶可驅使
推官願以車營出城取糧不用官軍一人只義勇
大社兵足矣城以外推官與李總社任之但祈總
鎭發火器手四百城上左右救援總鎭微笑不應
巡撫問壂曰道路豈無崎嶇乎汝能熟識乎壂曰
自北門至河上大道如砥路旁草莊被賊前已燬

盡有六樹百株令健兒上樹遠瞭賊來某處卽大
呼某處有賊巡撫曰砲揚起放無力七里遠能擊
死賊乎壂曰揚頭大砲十里外恐不能命中車營
甫抵河上每車取一人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爲背
水陣信砲到城上城上放砲以四里爲的河邊放
砲擊三里遣善泅者蹈河請援河北兵有不飛渡
來乎河北兵直抵濠外札營連放兩日夜大砲賊
不能近車營河北兵有不盡渡乎河北糧有不多
運乎不戰功成賊惟喘喙逃遁賊未至時壂嘗詣

河上閲視此路並無坑穴兵法云知彼知巳又曰得地利者必勝此之謂也廵撫曰西兵前有信八月出關中秋前後可到吾兒前月初四日進京面

聖上請援料今巳到河北且再俟半月何如衆皆黙然黄推官拂袖出帳外抗聲曰事不可爲莫若澍盡焚其車跳入火中作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慰曰半月亦不爲久姑待中秋未遲黄曰此時人有日食半飧者猶可用力若半月後盡成餓莩能驅餓鬼而用之乎無論中秋即重陽亦無援兵也廵撫悶而不語乘馬上西城各官俱回汎地竭二十晝夜之力竟成畫餅矣

初三日庚子五門夜廵撥兒兵俱割首級獻

周王報功每一級要賞錢三千文一門有七八級或二三十級者五門巳時齊至端禮門要賞賞訖買民間食一顆猶值銀三四兩數目如是　王與廵撫傳令擒活賊于是無獻功者前此皆割負麥民或出城民首也

初四日辛丑廵撫買糧不得盡委富民巨商宦裔買追不出者發鎮標撫標各營將校自追各有折數坐名某人買糧若干石每石初折八十兩後折一百三十兩追完萬金者生員張養蒙崔應星也應星完萬金猶不免一死貢生崔應朝完七十五石其人竟無下落有完三五千兩一二千兩者亦多不完者營官百方煅煉死而後巳每至欠糧家先捉幼男女以大鍼數百刺其膚號叫冤慘至九月十五日各營押追者仍紛紛未巳聞廵撫至九月心亂亦不知其詳任群小十餘輩內外作祟殺死富民殆盡

初五日壬寅推官出示令民間報糧親至一二家驗視管糧通判彭士奇往搜之獲糧一石賞報者三升取其十之七八隨手㱿胥役兵士隨去敢有取一文錢者立死如是者旬日至十五日後搜亦無也

初六日癸卯　周王令宋張二伴讀搜王府及民間糧搜出照巡撫例一斗給銀四錢搜不出亦無苛求

初七日甲戌巡撫發令箭搜民間糧
一將弁領數十餓兵持令箭直入人臥內箱篋盡
開至掘地折屋破柱以求有一搜竟日不了者有
一日搜六七次者若糧盡取去揭一帖於門某日
搜某糧若干惟郡王府第僅免一搜然猶閉門以
避雖管理府事鎮國將軍無不搜至八九月之交
則糠粃鹽醬油醯無不搜矣兵士或假令箭沿門
搜奪搜獲隨予銀幾分滿城紛紛俱搜糧者往來
巡撫莫克禁亦不自知令箭幾枝命黃推官覈數

而已
初八日乙巳人相食
有誘而殺之者有群捉一人殺而分食者每擒獲
一輩輒折脛擲城下兵民兢取食之至八月終九
月初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親相食不可問矣
十五日壬子巡撫以中秋大賞各營總兵令各營鼓
吹終夜兵士皆坐堞口上飲酒高歌
鎮標營賞銀一千兩撫標營六百兩大小各營二
三百兩有差共賞一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十六日癸丑令鄉約報民間牛騾馬驢充餉
鄉約開數目報理刑廳即遣人召其人送城上給
價每給兵肉一斤準糧一升五日俱盡矣
十七日甲寅開五門放婦女
先聞闖賊有令窩舖內藏匿婦女者斬放出三萬
餘口任其所之有持數升糧復進城者
十九日丙辰壁申文理刑廳連年河工未修今賊又
掘開隄防每九月十七日俗傳河神生日必發水
若微流漸至猶可無患萬一怒浪滔天為之奈何

壁備木料人工願造小船一隻以防不測伏候裁
奪理刑廳批造船為今日第一急務木料人工本
廳自備借重門下督造可也一隻之外不妨多造
黃推官發楡皮四十斤麰麪二十斤為匠作食壁
復措雜糧四斗南瓜十個木匠八人鐵匠一人六
日造船一隻廣一丈二尺長三丈可容百人極堅
緻篙櫓皆具然力已竭不能多造撥兵三百人舁
至曹門九月初二日出城擊賊欲度濠復舁置濠
中作橋以通往來兵收盡日已暮黃推官命樂把

總督守椽二杙以錢索繫之十五日夜水至樂把
總乘船走黎明閘往繫培寺莫能追也
二十日丁巳食牛皮皮襖
二十一日戊午取市肆藥材
山藥茯苓蓮肉爲上巡撫盡舁上西城次則何首
烏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术地黃黃精門冬蓯蓉
兎絲子車前子又其次橡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
胡白芷桔梗蒺藜無不食之
二十二日已未民間食水草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糞

城四隅有鹽坡水深三四尺忽生纓絡草鮮嫩可
食男婦入水中隨取隨食水綿本不堪食亦強吞
之水中小紅蟲他時取以飼金魚者皆縫紗布爲
囊取之名曰金魚子入葱油炒食味似魚米每斤
賣八百錢後至三千錢絕無矣食屋上瓦松每斤
賣二百錢後至一千二百無有矣糞堆中子蟀肥
白寸長積一二年者愈多悉掘食之食盡食膠泥
有騎馬者過群隨之拾其新下糞炒淡黃色用水
吞之

二十四日辛酉婦女街頭賣藥酒
人食藥材面目浮腫用甘草廣桂煑湯飲之立愈
色如黃酒一文錢一杯
二十五日壬戌安留報粳米起獲四十包
安留揚舉人家僕報通許劉生員避難曺門內書
院前藩有粳米黃推官親至其家搜屋後厠間四
壁實壘杲獲[illegible]包每包八斗送巡撫二包餘舁
至城上將校人給三升兵三合煑湯以延殘喘
二十六日癸亥陳總兵雨豆數夜

二十七日甲子仍雨豆
總兵潛令人以黃黑豆撒街衢及空閒處次晨饑
民見而拾之群相訝曰上天雨豆救我殘黎有拾
至半升者
二十八日乙丑獲張賈客茶八百包每包七十觔
一車夫報理刑廳張賈藏茶甚多往視之獲八百
包每將弁先給十斤兵一斤以滚水漬去汁曝乾
爲末入麵少許作餅食之或食葉及煑食亦可
九月初一日戊辰城中白骨山積斷髮滿地路絕行

人神號鬼哭天日爲昏
間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棲墻下齕人骨吸髓自曹門至北門兵餓死者日三四百人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呌官府與諸郡王將校旦夕北面而哭黃推官製絶命辭三十首

初二日己巳客將謝廷璽領大社殘兵出城擄賊巳時點兵未時收兵並未見賊惟右翼程丹領南人倘近千八日夜登城北望號泣捫腹之衆焉能負戈

初九日丙子生員張爾猷掘麥一窖計三十餘石城頭奄奄殘喘不能動履者聞之色起謂性命可以再延須臾也

一老農任曹門下藏麥一窖張生員訪知之而不識其處乃至其家謂曰汝有麥不敢賣不敢食埋之何爲我爲汝起送城頭活官府郡王功甚大更爲汝留少許自食老農點首曰埋在竈前張生員開窖先以六斗報黃推官請委官驗起一郡王譔聽六斗爲蔡豆蔡豆磨粉最佳推官分壁取數升作粉公用盡發之得三十二石送巡撫一石守道五斗諸郡王將弁分食五日

此第三次鬪曹二賊合圍汴梁賊十萬馬賊三萬每一賊有馬三匹脅從之衆近百萬

十四日辛巳夜河伯震怒水聲遠聞

十五日壬午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賊俱遠遁東北賊溺死無算

十六日癸未水大至黃推官坐城下壁與張爾猷把土率兩營兵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推官登城壁領家丁數人於甬道上紮筏甫完水聲如雷衝開曹門水高丈餘進門輙南下壁距門未五十步倖免遂乘筏至轆軸灣復從間道涉水登城請黃推官速移居因新署在城門上爲甕川門已衝去倘甕川一陷衙舍俱陷曹門北有舊署三間在城墻實地可速移之壁復歸家紮筏黃推官夜半方移移未畢已陷矣僅攜其箏出衣物食用及二婢俱沈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

十七日甲申黎明滿城俱成河漢止存鐘鼓兩樓及
各王府屋脊相國寺寺頂周府紫金城惟壂所居
土街乃夷山頂水及門基門內皆乾地避水者滿
集壂乘筏上曹門中途被風阻回
十八日乙酉壂復乘筏上曹門中途落水幾死黄推
官遣善泅家丁李用柳體直過河請救泛一木水
上三晝夜始達土堤監軍道王燮得推官手書連
夜督二十餘船自乘小船從北門揚帆直入高巡
撫黄推官各乘舟到紫金城上見

周王抱頭痛哭遂請　王北渡官眷五六百人同行
百姓有在城頭屋角樹杪者俱漸次渡過河北柳
園賣粥食難民壂二十五日始得攜妻子乘筏至
河北噫此古今未有之苦古今未有之厄也
闖曹發難逆惡滔天屠名城殺豪傑所至風鶴或
棄城先逃或一二日而失守或三五日而陷惟
汴梁七晝夜恨攻安如磐石二十晝夜對壘斬馘
不少五月圍困萬死一生猶能一心鎮定百折不
回萬苦備嘗錚錚自信者濟濟有人焉今汴梁已
成澤國夫復何言
崇禎癸未九月初二日大梁李光壂述於金陵旅次

附題叙邸報

崇禎十五年十月日江西道監察御史黄澍
題爲守汴爲古今奇苦敘功爲鼓舞微權乞速覃
皇仁廣勵忠義以作後來榜樣收未散人心事云云
內云貢生李光壂生員張爾猷或提兵城下或巡
緝賊頭要皆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爲命者可無分
別優敘以示勸乎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汴城堅守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速
旌敘何至今未行這本內有名各員併黄澍任濬
通行議敘奏奪朝廷褒忠酬勤典宜優速以示風
勸該部即與覆覈不得再稽
兵部覆請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敘功必繇巡按取其詳察確知今汴城事局變
換追核殊難黄澍事內身經其言可據着即照本
議覆侯蘇京疏至再行參稽覆敘
兵部一本守汴爲古今奇苦等事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守汴文武各官及鄉紳舉貢人等勞苦備至忠義可嘉宜與敘賚特典以昭激勸高名衡加兵部左侍郎病痊起用仍賞銀四十兩任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王燮已經考選候俸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三品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于新任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贈二級廕一子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兩陳德加職一

級賞銀三十兩譚國禎十八員各加實職一級無實職者從小把總加授楊銓朱恕俱授七品京職李光壂選授知縣張爾猷功貢優選吳之琮加級改授車登科謝廷璽復原官承奉曹坤司禮監優敘

原跋

都門舊書肆中偶見此冊其原序已失餘有銜名係仲霖黃公題也予脫汴阨二十有三載洪濤惡狀時入夢間對此蠹編愴然有感李氏固德黃公甚獨搜糧之事予亦願頌德焉蓋壬午之六月廿七日黃公曾至予寓正所謂勸諭貢糧時也先府君濬一公詳言邑破入城狀見今家口頗多饔飧難給聽役驗糧者謂囷中之麥

不足三十石棠慨然捨之而去未浹旬而糧廳彭公至矣其衣貌頎類長者乃親閱斗數竟欲均取十一石據云取半以給兵留半以養民此憲諭也更有見價先府君哀辨過激雖不怒亦漠然如不聞也此後始圖窖藏至八月初每夕窑出四升以二升雜白朮黃蓍牡丹皮乘夜亟爲屑用充次午之一餐計予腹日可受麥兩合耳先府君必取二升手付蒼頭令匿衹中且窺

避搜括者往給先八叔蓋叔家絶糧已月餘其寓相去尙里許也中秋日院司道府會議周王府曹承奉言昨盡盤倉廒畧充俸糧至十月一日更無一粒可支矣相視皆掩泣然予家之麥本可延初冬乃混同土著漫被強分糴非浮河而出計至九月二十三日我家與叔家一十餘口當同作餓莩夫死一也若不得效死於城破而誤死於食盡將不彰公是怨而誰怨哉

昔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三月十五日梁熙書於京邸之心遠樓

又跋

天水郭給諫克昔在垣中曾見決水灌寇之議因糴予以詰其詳予謂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水勢不從至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之條陳非城守者所與聞也予於壬午六月十五日登上方寺鐵塔之最上層見黃流東去漫漫如舊其南來數渠爲自成所督挑者承映日影明滅如線賊騎蟻聚蜂攢往來相視卽援兵且何能一人到南岸乎糴使城內車營果可以北抵河干自援兵南視當不異螳臂奮轍孰肯策一旅同置死地乎在黃公矜張憤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閭閻同仇之氣消徤兒內嚙之萌亦不可謂非勝算也若夫輪攻之智愈狡而巷戰之志不衰則賊計自失耳蓋辛巳春自成因洛陽兵變而襲其城此流寇陷府城之始也其氣驕甚謂汴梁可一蹴而破不意

流矢傷其目旣不得射者之主名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且營賊皆倡爲俚語云開封破時雖茗蒂亦定剁三刀語旣播傳販夫竈嫗咸爲咋舌虐焰日熾人知必死此三版可沉鎭營之所以一卒不貳也予嘗怪夫中州爲輿地通衢沉城爲滄桑奇變耳目之前傳聞多有失實卽此編車營之說豈不啟坐失事機之疑予故因給諫之言再爲縷書俾覽者折衷予言得以不沒枕戈者勞苦之情事足矣

旹

康熙乙巳季秋望後鄢陵梁熙再跋於肇昌公署之霜壽閣

跋

此書舊有刻板歲久漫漶欲重梓之未遑也

甲辰三月

侍御鄢陵梁先生得一本於　京師慮後世不知大梁守城之苦與受禍之慘又恐

先君子忠義才節淹沒無聞遂梓以廣其傳閱二十餘年至乙丑歲不肖始見其刻捧讀而泣夫　侍御與　先君子素無交往特以同在圍城信爲眞筆故不吝表章如此不肖守　先人遺刻而忽焉廢置將何所逃罪於是掇拾殘簡重付剞劂且乞侍御序以冠之庶幾此書可以不朽矣然　先君子曾有遺命云係病中草草未遑修飾倘後有君子代爲文之俾能傳於久遠則吾且感德於地下不肖恪奉此言常以語人率皆遜謝歲己巳四明謐山周先生客杞見此書大息曰是可傳第未文耳欣然刪訂數易稿而後無憾時　先君子以一諸生與同事諸公左提右挈力抗闖賊卒使危城不陷賊手若非忠孝至誠何以貫金石而光日

月何以　梁侍御重刻於前　周先生删訂於後豈不
待不肖陳乞而感動如此也書成　周先生手錄一
卷易名曰守汴日志不肖捧讀又復泣下復乞一
序再付剞劂當年初刻時原名汴圍日錄　梁侍
御重梓易爲城守日志較原名爲文矣　周先生
易今名又覺文而切當今而後此書爲定本而
先君子眞可以不朽矣嗟乎在　兩先生留心世
道固非市德於不肖而不肖心銘此德實沒齒不
能忘也已
康熙歲次己巳嘉平之吉不肖男鑾沐手敬識

跋

是書乃
先王父病革口授
家君受而敬梓之是時淦猶未生也戊子掛棘後
見此書歷年已久舊簡將敝而
家君幾耄力弗逮也重爲較刊聊以誌
祖德於不衰爾　旹
康熙戊子秋菊月重陽後二日孫爲淦敬識

原跋

莊生曰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知其無可如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以爲無所逃者殆猶不免利害之見存於中脫有所逃則逃之矣而其以爲安之若命則直以君臣之義爲後起之數而非屬性分之本然此異氏之論吾固謂其未嘗知義廼讀李君崇祀錄及守汴日志而愈信吾之闢之爲不誣也李君名光壂汴諸生耳當自成之圍汴也巡撫高名衡守帥陳永福二人者不知軍

一

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頓兵挫銳力屈貨殫而徒以洶洶之衆引領而待蠟書之援逡巡畏懼若前若却若將逃焉而竊歎其無所也推官黃君澍覘賊勢之方張念民心之未離與知縣王燮商募義勇立五社而以李君爲之長李君聞命奮臂而起驅白徒親爲教戰而汴於是乎爲有備而二人者於是乎有所恃以無恐而勃然動其不忍逃之思微李君之力不及此雖然李君車營之法製具畢周豈徒然者將欲通糧運接援軍開河北

道路足食足兵立於萬全不敗之地而後滅此朝食也而二人者卒不能用而卒諉之於莫可如何之際是其安之若命耶以吾觀之殆猶有逃之見存於中也于時醜賊以决水之謀灌城之計一郡生靈汨沒於洪波巨浸中不亦重可慨哉然則李君其殆非能安命者耶夫當危城孤立之日未始膺一命之榮未嘗有守土之責托而逃焉誰曰不可然其不逃者非以其無所逃也汴民日困死者相枕籍用不足取於國糧不足資於敵爲李君者方且散財犒師奮迅鼓

二

勇結社要盟以三千之衆而抗百萬之師亦非以其處無可如何之時而聊以爲無可如何之計也故曰李君非能安命者也雖然李君之不安命斯李君之所以爲知命也盖其天資之高學力之到炯然知性分之非由外鑠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不可解於心而絕不參以後起之私故其愚不可及有如此也其繼也城破身存悔前此之未有以死天心莫挽恨今日之未可以生是以出處之節斷勝之機既明且哲不容終變有如此者是其於君臣之義盖謂無可逃

之天命與可逃之人心而豈第曰無可逃於天地之間云爾哉嗚呼讀是編者可以興矣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夏五哉生明武遂劉自潔書

跋

李氏舊居北平前洪武初年遷汴傳至鄭 七世祖中憲公諱應元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由戶部郎中出守山西太原府 八世祖贈通議公諱似梓由拔貢任文華殿中書舍人以仲孫光座中順治己丑進士仕至雲南提學道江西按察使司誥封如其官 九世祖贈廷尉公諱燊前萬歷庚子舉人以仲孫錦中順治辛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誥封如其官 十世祖廣文公諱光圻前萬歷戊午舉人任山東膠州學正與 十世叔祖縣尹公諱光壂爲同祖兄弟共居一宅少同硯長同攻舉業兼習武備遭明季流寇之阨圍汴三次縣尹公分任城守之責身冒矢石萬死一生如志中所云作餅餌以給軍取氊被以禦寒 先廣文公實隂助之恨汴沒於水績用弗成爺不樂居佐守之名焉嗣後縣尹公述守汴始末爲一書諸名公先後梓之至

國朝崇祀鄉賢各 憲臺及諸親友惠贈詩詞又刻

成崇祀錄一書用光家乘惜歷年已久二板多有殘缺鄴　太高祖諱近董歲貢生貤贈浙江西安知縣　高祖父諱維嵩康熙丙午舉人任浙江西安知縣　曾祖父諱懋勳康熙乙酉舉人任江西興安知縣　祖父諱方泰雍正丙午副榜巳酉舉人任甘肅靈臺知縣　父諱公讚乾隆巳卯舉人候選知縣每有重刻二書之意惜有志未逮迄三十年來開封屢受黃河之害崇祀錄板已無存守汴日志板殘缺更多鄴手錄一册久藏行篋今奉差來滇公事少暇檢較付梓亦企　先縣尹公守汴之功不至終沒於天壤云

道光六年季夏族裔孫　開鄴書於昆明旅舍

又跋

鄴草茅下士未獲讀書中祕守汴日志早經收入

欽定四庫全書鄴不知也道光七年滇南差次重刻是書成

進呈

制軍阮芸臺先生且求作敘以垂久遠先生云是書敘跋如林意見各異再敘亦未必足以取信於人現有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存目提要一篇用冠諸敘之首庶是書乃有定論可以萬古常存矣鄴祗領附梓道光九年差竣回湘進呈本省

大憲鈞覽皆許爲有用之書十二年江華猺民蠢動常德府軍門海　寶慶府副鎮馬　失事大兵雲集鄴守土沅江地當水陸衝途羽書旁午之日奉

飛檄調取守汴日志三百本分發各州縣爲守禦之計逮小醜殄滅後鄴接到行知沅江任內平猺官兵過境彈壓[illegible]欽奉

諭旨賞給軍功隨帶加一級鄴感激涕零撫心自慚方今
海宇乂安不敢將是書秘置篋中仍願廣爲印送以
備當代大人先生採擇焉
道光二十二年孟夏姪昆孫開鄴書於大梁舊墅
姪仍孫艮榕楫柯果構全較刊

十二

補栞守汴日志書後

攷是記初未甚顯先止見於說鈴紀文達　四庫書
提要僅存目迨先生族昆孫漱芳公宦湘中因差至
滇南重爲瑚版始稍稍流傳序跋連篇無慮表揚之
人惟文達謂其創造車營之議爲非是且云時非三
代而車戰是資恐終爲房琯之緒是說也夢麟竊有
感焉案記中明言板車由汴北郊排列至河上作餉
道並借通援兵一綫之路且令健兒猱升樹杪瞭望
城頭河干兩處支砲作犄角勢初無一字及戰何至
蹈有唐房次律覆轍乎使當易子析骸之日能用此
策苟有升斗足資與坐而待亡何如卽用而不效不
過與枵腹餓斃灌城溺死等耳乃不暇深索反引梁
熙跋中深疑是舉爲宜毋以文達甫睹車營之語卽
以迂濶置之而未暇卒讀耶此其所以未收入　四
庫也同治庚午秋夢麟與漱芳公冢嗣艮楫同官河
郡屢索其帙未獲近移官來杞值山左孫魯階直刺
權邑篆百廢俱舉徵及文獻夢麟於漱芳公後嗣流
寓在杞者蒐得湘中重栞版已多殘失直刺以爲有

用之書訂訛補缺將使大顯於世夢麟竊恐覽者牽於文達所論目先生爲不知時務致一腔熱血當時僅博大吏之一笑後世又爲文人所交訾豈不痛哉故不敢苟同於文達力爲先生辨證以寫佩服誠心並以志卅年夙願一朝得償之幸云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上弦　汝後學杜夢麟敬書

補刊守汴日志跋

叔謙以光緒二十三年秋八月由祥符來權知杞縣杞爲古雍邱地史稱唐王德初張公巡起兵討賊至雍邱與令狐潮相拒自春至冬大小三百戰斃賊無數移守睢陽卒以身殉當時襃錄有加迄今千有餘年大節猶彰彰在人耳目予問與廣文杜君論公逸事杜君曰子知祥符有李光壂守汴日志乎李本祥符貢生當明季闖賊攻汴再三至文武官幾束手李以一介儒生出爲運策散家財聯社兵屢出奇以挫賊困守六七月左良玉擁重兵朱仙鎮一夜走南陽汴城人心惶惶糧食乏絕李公毀家紓難激兵民以忠義誓共效死勿去餌草藥療飢淅馬糞爲糧死亡大半易子相食而人心不少懈其創造木車爲營以通河北餉道濟援師當道不能用卒至城爲河水所灌闖賊亦不得逞而去鄉使當日汴城不守燕南之屏蔽盡撤賊且乘勢而北直搗燕京矣此一役也不與張公之蔽遮江淮以遏賊勢後先輝映也耶予既聞杜君言因訪知李之族裔有居杞者其守汴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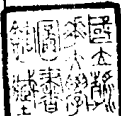
曾重刊於滇中板今藏其家惜多殘缺乃亟爲補刊以行世俾讀是書者論其世知其人一旦猝遇變故師李君之志而敦張公之節庶忠孝大端常存於天壤間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下澣榮成孫叔謙謹跋

守汴日志初名汴圍日錄康熙初鄢陵梁侍御嘗有刻本旣而四明周屺公遊杞得原書畧加删定始易今名道光中重刻於滇中即今本是也予觀明史本紀書崇禎十五年九月壬午賊決河灌開封癸未城圮士民溺死者數十萬人與此志所載月日正同又明史高名衡傳曾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賊偵知之移營高阜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此志但載六月壬子賊掘河口上流事蓋當日身在圍城中不知賊再決河也他書或記決河灌賊爲高名衡本謀則梁侍御熙嘗辨其誤惟明季北畧又記李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此猶於情事爲近觀此志所最稱者黄澍後澍終降

本朝所不甚滿意者高名衡名衡爲吾鄉沂州人旣引疾歸里未幾

大兵破沂州夫婦殉難詳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今存有更生吟一卷即在圍城中所作也李君此志固可見當時守汴之堅苦而亦朝廷賞罰猶足以激士民忠義之心然且不二年而明社墟矣近歲遼東一役夷兵所至州縣幾無完區獨遼陽州堅守孤城用能捍衛

盛京計所用軍械亦未必異於他人特其忠誠奮發能使人人知節義爲可重則士自用命耳嗟乎若使李君生今之世得奮其智謀以爲當世用又何至坐失事機使巖疆二三千里幾陷於外夷而不可收拾也哉然則區區較量於車營之制抑末矣補刊既訖輒附所見於此閏月十七日叔謙又跋

守汴日志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明李光壂撰光壂祥符人崇禎十五年以城守功由貢生議敘知縣是編成於崇禎癸未光壂流寓南京之時記李自成三攻開封終於河決城没之事大致與史傳相出入而分日記載於情事委曲特爲詳備史稱陳永福射李自成眇其左目此記爲永福之子守備陳德所射光壂登陴目擊當得其眞光壂創造車營擬連抵河畔以應北岸之援兵衆議相持車成未試而城圮頗以爲恨然時非三代而車戰是資恐終爲房琯之續故康熙乙巳鄢陵梁熙跋是書亦深以是舉爲疑又諸書記城中擬決河以灌賊反以自灌光壂此志殊無是事且志稱九月初一日以後守城之兵每日餓死三四百人其枵腹待盡者不滿千人守陴尚且不能況能攖賊之鋒出而荷鍤熙跋亦謂決灌寇營乃諫垣之議城中不及與聞或亦持平之論乎是役也賊三攻不克光壂與生員張爾猷最爲有力而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拒守尤堅其後永福終降自成澍後亦歸附

國朝復潛入徽州誘執金聲皆非忠於所事者此特紀其一時之功耳

東林始末一卷

〔明〕蔣平階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始末一卷》提要

東林始末

明　雲間蔣平階大鴻編

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譏而吏部曲爲解儻議一職方主事袁黄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谷原其心求歸于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鐫三秩調外淳熙等竝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鑨乞休不許鑨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

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鑨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鑨旣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

甲午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鑨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吶吶濫觴于

楊巍而掃地于劉希孟謝廷寀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降泰來

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鑨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爲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爲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爲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鎭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爲王錫爵所善鎭訟之能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illegible][illegible]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爲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幷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禎曾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時不利用正人果謂出于聖怒則諸臣自

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娼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爲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楊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疏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實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

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冊儲罷歸至是上
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
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
尙書陳有年爭之以爲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
家屛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
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
陳于陛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
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遂中立先後疏救上
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

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
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屛與
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
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
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
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
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憲
成既謫歸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
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

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
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
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
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尙書孫丕揚代
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
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爲敝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
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質且巳戎政兵部左侍
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

不得遂同論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
三才授趙文炳糞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
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爲
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
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
之日承服硃砂牀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
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
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
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
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生謀鷹犬效力義
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
體宣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
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爲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
賡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

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
先是立老成者廣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
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
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章下
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學生
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綍奴產子壽
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竝入宮長爲華奎次
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

寢華奎既嗣楚華壁封宣化王華越素强禦忤王越
妻又如言女知其詐越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
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爲身臨蓐時
抱妃兄王如言子爲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綍舍人王
玉子爲華壁皆出于妻恭人王氏曰王氏如言女故
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
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
域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
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廢而又發

于女子骨肉之閒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
王果有眞見出眞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眞則
華越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
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
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
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
世卿倉塲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
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衞
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

永清給事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皋各劾郭正域夢皋幷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爲眞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暄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　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爲之錢夢皋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皦生光得解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皋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尙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皋復論楚事請罰前侍郎郭正域幷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訴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皋違禁妄辨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掌上箝下錢夢皋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皋皆疏辨夢皋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

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皋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皋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王基免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皋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

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譏鯉爲咀呪上命取視之曰此非咀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放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卞之出都門猶有譏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爲解乃已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論朱賡召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棱爲工賢否㴱淆引張禹胡廣爲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爲韓金奧援御史柴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諸臣祗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于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爲甚參政姜士昌齎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降士昌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安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爲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援受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皇上于章奏槪留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謂君父至尊必自立于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歡呼踊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先庶官以科道爲急科道

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置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筋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于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于是南京戶科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　起孫丕揚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衞左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給事中蕭近高給事

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于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眞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歷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爲王錫爵中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詔善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閒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銜之因嗾繼芳噬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召鄒元標不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闢枚卜今

闚總憲四岳薦鯀漢臣訕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交章爲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爲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斃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在右譽言曰至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厭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

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
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絀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
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
淡漢勤學力行爲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
事中金士衡段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
中錢宲爭之紛加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
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

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
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
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
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
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
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于是吏
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
論聚奎丕揚奏參聚奎幷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
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

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
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
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
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
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林
院修撰韓敬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
爲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
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
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
中亓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
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
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道之言路
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
願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

劉廷元參李三才佔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
劉光復給事中宮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
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于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爲民賓子
俑陛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
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
之寀初爭挺擊爲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汚子俑大
受有清操持論與之寀合亦被逐時上于奏疏俱留
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于

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爲亓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
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賓尹負才
名而淫汚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
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寀論甚正何爲重處
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閒住之麟負才名
附給事中亓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教
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
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
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
之而禮科都給事中亓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
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
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
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
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爲冢宰詩教又從
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一

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
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二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
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擯趙興邦爲兵垣仍入
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幷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
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元趙
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一防
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爲
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

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于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召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逾月崩未及用向高等熹宗既即位乃遣行人徵之　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參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寀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

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僞之漣因乞歸御史馬逢皋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于議論之公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執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斥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爲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紹芳等爲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無附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爲之首有如今日三者竝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爲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薦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

相引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尚晋春夢于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下市德之私緣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以移宮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掃疑端愈增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鬬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

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　三月起
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寀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
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地以陵工成命敘錄魏
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
朱欽相等先後糾之降調有差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爲太常寺卿　三月
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潅借募兵之名爲護身之
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
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

史侯震暘亦以劾潅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
輔臣沈潅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
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
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潅不肯受試取惠世揚周朝瑞
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爲京隱括于
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潅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爲民
八月以楊漣爲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
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釀釜
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

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予
是元標從吾九疏乞休元標即移家出城遂予告馳
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留中
庶吉士鄭鄤疏促之俱降調　太僕少卿滿朝荐上
言國事顚倒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爲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爲
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爲大
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

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
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爲右僉都御
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勳
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勳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勳
皆儲爲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格
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
邑同司之例爲言上從之于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

鄒維璉爲稽勳主事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櫆疏侵之羽文求去僉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櫆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于獄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櫆之意不利于稽勳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日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布置窩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

淑相繼爲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入疏乞歸時艱主憂臣即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即如科臣傅櫆所論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向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計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拏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宮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當之已而大中既莅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櫆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櫆乃上言明旨不宜

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　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即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杵璫羣璫鬨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爲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汚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狠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

無禮指稱惟耆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爲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爲欲以處之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于湖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

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逡會推焉陳九疇有私恨逡言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實上中旨以朋比切責之降大中等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允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淆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鑑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于獄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

楊左事起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會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宮于是一網盡矣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偏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變不在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已分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體下所司知之

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路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慮中言之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

名義士人之行己當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於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理者矣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既屬崔

魏之異己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與楊維垣互出疏相往復上是其言時元輅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嘗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

五月御史袁宏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閒革職削住無虛日其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為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

召廷臣及體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部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淺望輕如糾謙益欲自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鑑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下千秋于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

言出而禍隨之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
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
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
儒遂力扼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
耳　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
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枚卜定於此日
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
湧泉而謙益出不意頗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

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
仁謂出自錢謙益手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褻
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御史吳甡言因溫體仁前削章
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
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
奧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
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
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
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
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
范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
儒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
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
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
史袁宏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
理宏勳受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于兵部尚

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宏勳道濬皆永光所任
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誨貪崇墨永
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龍錫
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
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
不甚怒也于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
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
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參薦黃克纘劉宗周

等御史吳彥芳奏爲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半上書不以實律杖爲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票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罔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苛國恩毫無補救六月

大學士周延儒能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卽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爲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贍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爲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燮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竊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牽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于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勳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勳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

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爲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幷及王應熊初流盜陷

中都巡撫傷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
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
間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爲禮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
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
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
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
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
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鄤當還

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
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
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謫垣十年不
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
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鄤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
女弟也鄤薄于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女震孟既
忤體仁體仁併恨鄭鄤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
以論宗藩事下獄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鵬奏

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
士升罷初溫體仁深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
爲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
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爲主士升亦
助體仁至是體仁幷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
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釬毋泄言
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
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出前大學士文震孟之
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

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延綏　秋七
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
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
唐世濟于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
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
戍殁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
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
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

從儒陰謀立枷死誅畚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
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
狳外無長物孫振貪贓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
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
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
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洪覈奏元洪
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
爲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爲政府所悅故
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

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
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甯侯朱國弼劾溫
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遂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
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
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
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攻者無
虛日體仁與衆朝爲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
但因事圖之使若自攻者而士柄陰爲所假上覺不
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
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
鄤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飆言道周忠足以動
聖鑑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
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
史史范倓帑三十餘萬命逮范下刑部先是巡鹽御
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范攝事盡入其家簡
討楊士聰攻之范誘槖錫命時錫命卒子沆奏辨大

學士錢士升擬旨罪范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
易攖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范復奏辨又發張焜芳
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爲給
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爲試監
察御史吳昌時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
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鄤磔于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
奏鄤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

加等鄒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鄒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鄒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書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

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救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

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逮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眾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

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甲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于獄數而奕琛亦劾

張溥幷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陛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陛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陛彥至執下獄陛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十二月甲子戌黃道周解學能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愼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

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周道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省馬士英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爲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十六年二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

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藎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尙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絅復劾

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于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為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于敗

附錄

倪鴻寶先生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矣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元黃時勝時敗其旣閹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戰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籌鞬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穽正人其正人旣禍敗無可自解亦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由是宵人正人皆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衰也夫

東林始末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蔣平階撰平階字大鴻華亭人是書述東林門戶始末始於萬歷二十一年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廷之中京察終於崇禎十六年大學士周延儒之賜死惟敘朋黨攻擊之事故於梃擊紅丸移宮之爭客魏之禍與遼東經撫之搆均不敘述蓋意在齊楚浙三黨勝負之間餘非所詳然諸案正諸人之假以攻擊者旣以楚案著沈郭搆釁之由而不及諸案則遺漏孔多中如記顧憲成之援李三才徐石麒之譽吳昌時一著其受欺之由一著其畏禍之故頗無隱諱而延儒通曹化淳以復相由張溥之力乃歸其事於丹陽監生賀順及應城之侯氏未免曲筆至吳昌時之改吏部由交通周延儒乃歸其事於鄭三俊與延儒若無預者尤非事實矣

談往一卷

〔清〕花村看行侍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説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談往一卷》提要

改元宜慎

花村看行侍者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其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許歸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複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除慶乃金國宮名當時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illegible]不宜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亡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禧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大率離合之識深微而難測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東興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為降死隨煬帝改元大業以為大苦來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宣和云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歲為金擄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錄大定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宗乃二日而李　議之成為負

戈羡為犬羊亨為享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乜而孝宗更之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山也而墜於一宗之首隆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號不可不詳慎也

門額兆讖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湊出入傳驛閭閻區也自崇禎戊寅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埠建議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達嶺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當橋之北捷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墉屹然大鎮闕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名拱北設參將府以控扼自朝至暮為禁遊赴任為述職還朝與夫商賈興販驢馬車輿悉貫中衢而驅馳仰見觀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特以為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休祥有別不出幾年旋樓鳳閣變為萑苻潢池帝體城狗永昌二字李闖襲之改元後崇禎而并置之奇矣哉　朝順治又大一統而定河山追隆古而軼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為之讖者寧不令人咋舌而三箕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鏟鑿前明翠固憂思而題額讖不能為子孫億萬載之宏謨再代為總周寫春王正月之新編數之奇兆之先默默攸蒼祝朝端碩畫衆庶觀瞻如盲瞽予嘗閱秘笈所載梁唐漢周五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口語謠言一道字凡應答之間必大叛曰趙當時疑訪欽發趙運艦一門後以陳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井口語皆曰宋阿畢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棗兒訛言傳送阿畢者以上報讀去報也寧非天已默定固知謠歌非無謂而發

搗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文實浚在零幾斗之間自崇禎改作與日俱還至十六年癸未竟至二千文及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攙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倘有私錢一文當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非價頓減。除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勒工部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根之也九門搜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什剤勒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曰設於門杵懸於門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拾錢之俠腸販商無翩綱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延方乃出自己囊買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役持錢四五千搗碓兩番將碎錢銅末積於杵臼之間為人觀看師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頓补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畏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舖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共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蔽衛多人曾有熙常交易擒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同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准當銀壹兩帝以為貴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并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書

立刻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茂御命中式殊墨二卷察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候考試贖為鈔質之資大學日搭限撈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問十惡罪欵工部查二祖時收料造鈔工料紙以皮四皮者梓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科錄等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貫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富十強策果大奇

五

兩朔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乎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鍾鳴鍾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已刻而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陛祇見千百紅袍擁衲傅今耳聽鴻臚聲影心驚升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大班止一首揆武班止一勲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趨稍遲又為鳴鍾舊例鍾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遑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急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鼓已絶金吾啓奏朝臣不

聞鐘鼓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今再鳴鍾遠近聞之自皆爽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欲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鸞輿特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發百怟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系為驅入端門備駕鸞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啮噬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俟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顔不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端頭下傴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端頭下蹲俯而入西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劼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為以掠入準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端百日此座已壞自

成鳴鐘伐鼓改國次年兩班文武仍是擁擠不去今日之良星視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哉詩曰毋貳爾心朝綜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歎兩朔血性男子讀竭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先一日陳設十日前位置各官凡蓋篾遮豆籩爵燭傘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人指徵近染也其沐浴亦先十日試湯謂禮之士擬往觀馬至期視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來身登樓看核酒米粢樽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紙紅封路其兩扇門仍可答名色也先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紫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間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墻壁窗牖盡糊紅紙紅泥一切衛巷衛實堆擋戰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勅諭

十

者高脚牌與口宣案主人不得獨止更初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位樂器如民間嗩吶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役皆紅笠軍帽隨後接踵衆朝之勛戚文武璫寺金吾燈光照耀擁衷沸騰如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鹵簿大駕過矣萬火閃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駕者各養精蓄銳注閱回鑾就枕求寐至街坊終宵喧闐歟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回即灌以降即徹行旋扇朱鉞黃麾錦旗繡幢約千餘人少頃八象端凋而來霞帔被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金朱漆胡盧韈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珮鏗鏘令人聞樂以為喜過此勢將極開報八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為飭整坊官甲長役洒黃沙裨將騎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

儀衛擁甯如土範木雕千官百長介胄班行甲馬仗馬結隊鵠立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牌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垂將旭光初出目力渴焮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北祇見自北而來者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小旂海旆鼓璧金精寶頂九層深傘珠纓聯結翠羽蔽呼卷遶節號綿長朱棍藤條之甲士提鈴與號之紅軍介夫其間又龍旛鳳帶虎纛豹尾青萍朱戟金鉞銀牙鐙杖骨朶尚節儀鍠奚啻萬對人各捧一行行隊隊簇簇陣陣殺從履出氣從鼻息逸掛簫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騎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飾選其龍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修馬行奏過此皆為宮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鵝紅肉綠色澤各別龍翔鳳舞梭織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繪

十二

藻彪乱飛走仙佛離奇風雲聚會金片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樣樓見碎寒畫香諸具高昇周觚金猊碧壘與夫獅犀鳧雀供罷尊崇几桌棒掛貴歡寺璫雖不可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但見氤氳升天光浮燦爛觸鼻原非入腦聞馨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獻又異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久作改觀弓弩刀戟明炫奪目後累千成隊集對多儀有六凡近鸞輿之斧鉞皆木質金裝以備美觀事未可知鼓鼓漸嚴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所坐大纛旗纛在後接步疾行如水面平穩下用一百六十與夫肩背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中涓打捧金龍紅橋一座為輦前升降所由前後兩傍宮扇斜掩羽旛斜陣非樓觀不可復則為皇璫擁護追隨如紅雲蔽天更

不知幾千百也龍輦塵遠兩街萬户漸次開閣主客賓朋征逐四散如春社酒闌矣

好奇微蹤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雲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興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同鄉效仕本京人猶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涖任馬張為庚戌進士字九劬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存亡未卜方郎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為司禮秉筆王之俊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大小司馬見延挨一年以俟從聖駕臨中左門成其事也俾下兵職方司郎中特御几上已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遠在萬里王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原一日不可少着即推上來又復言曰着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甚過責特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着回話此王之俊又恐兵部將之仁事閣置聖上大為所朦朧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科道幾人會推具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 某 陪為宋駉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者傳內六日漸點正推廣點陪推馬雖亦不測聖上闇覺其中之故也宋係鳳陽帶銜副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矣至是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聖以小楷開天下清

呈十人論張承青妹有二十六日之西請又楚人言北沈張兩位一為方為修父請生之恩主一為為修自為請生待之恩主原非無為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復召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聲辯欽定四衙門即日到任

簡討原部屬改四人姚宗衡萬世振孫一脉劉瑄原知州改二人趙玉森嚴似祖

六科原部屬改三人宣國柱黃雲師胡周鼒原知縣改一人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改四人馮垣登陳羽白魏景琦陳洪謐原知州改一人吳邦臣

吏部原部屬改二人驗封司董國祥稽勳司顏胤

兵部原部屬改一人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朝綖蔡鼎明四有年武庫司盧若騰錢志騶陳纓原知州改一人呂鳴

七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彝憲總理工部時司空之貢侍郎高弘圖上言我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西侍郎禮也今又奉差總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彝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宜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開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彝憲限日到任矣弘圖於西日前修葺公座椅案髹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椅桌俱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于晥按河彝憲無奈於川堂後升座舊小椅桌無傍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籍發稱亦大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啟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出氣其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未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陰坐其間新舊坐次照上例其原缺從未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遂又盈濟皇上欽發該一人到科合勅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副啟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事奉旨舊奏該部議奏而已若俟主者奏覆啟新畢世不得入科官心放然又聽班役慫恿冒昧而來繼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案科廊甚窄無隙地啟新無奈聊取從人馬櫈挨庫側座繼祖與六人俱正位面西談論不休啟新默坐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間事在陳啟新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關誤或參一大貪大奸之八座以見年報數日間禁舌寒蟬平素無積籌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坑厭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壞耳供以青

帝爲之然人猶有厭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駭奏一疏詔令早入
朝時當五鼓見升臣韋正宸赴筵席後打茶上馬身際禁臣先爲
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知旨則當具自行回話韋
正宸奏曰打茶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歡
賓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消
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
啓於素不識面之家佇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
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急趨出户遂謂啓新以實事告
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
此以後爲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
實錄用天垣寵錫賈乘船蓋護以匿表奪究逃入海涯亡國而
正

孟夏讀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初晴天清氣潮以爲知
暢百官讀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北向南宮吟例左向南
其佇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宜興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兩位勲
臣也蟒緞珮笏朝服朝冠儼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蝕之次第
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莊以候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巳之
上刻爲時頗長周宜興時側其笏於額以測望又指點形似以示
來諛之曰和易近人訕之者亦可曰天威罔忌至左右與後之觀
言孟夫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
同也惟冢宰鄭三俊則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山
嶽慎之思微於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步移少抒袖斂然肅然之
氣望而知典型大老第五六班之部局前不能攀接宜與遠接一
談後皆爲教坊司嘖呐與鑼鼓喧鬧同班中亦時雜譁憒之徑人
來語煩之故堂之東與川堂皆晝聚僧人道人約五六百奉經鼓
木魚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爲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
大宗伯林欲楫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動間絕不作老狀肅就
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耀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秩濟
濟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卿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者僅具在
也誰知明年正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呼號宗伯堂一片
清涼竟成炎海今日面目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
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崇禎部覆

永平府北鄰一帶右古曾墻等處皆衝繞將憔遼鎮將集沛此至
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據于嶺汎將向日條管從今欽欵
北兵入係大廣河間報陷兵垣會應選將長帥得千貫米航海攻
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發萊岸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
歸救實勝算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剖歛之奇議部
覆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妙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
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
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今計造舡三千裝載貔貅六萬渝海救
功其舡隻臣部應認造舡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舉以
便揚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惟照會典着同兵部分頭起工

見會叢編　六

而擔責料費半卸於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舡三
千每隻該銀二千共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值疏曰舡用航海內又
屯兵須萬分堅固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今
外輸逆梗內藏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
等府積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臣部借以為造船工
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蹂躪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限
日起解共勦軍國大事依允其那借以供造舡之費工部移咨兵
部請奉造船航海攻心應撥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
令限日起工置辦需俟乞早為撥付萬毋稽遲致誤軍機等語時
大司馬張國維號玉笥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
部覆奏曰用兵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撫措可就

臣部庫藏原無積儲況今外羅阻絕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臣查
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
工部撫循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遲數月者時鳳陽等處殘破烏
鵲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允其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發
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兵工二部初意欲向兵部撮移幾萬為貴軍
募士等事別項支用不謂兵部亦奉俞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
文竟同不部之游戲闊談乃已悖大司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刻
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兩卿又以勤王四集問藏與庫肆皆
空乃告審於江米巷紬店各商令就票與本州縣官庫充銀應者
及百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途
梗東兗二府州縣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俞旨毫無着落事則

見會叢編　充

竟歸工部又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為厩卸之謀以神變
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晝閉工商裹足油
釘板木無從置買工匠舵工亦無覓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
如之奈何即造於津造於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為今之計
臣部遣題部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漕船令無動令帶往
廠中則物料現俗匠工叢湧計日蒇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
託空言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又允其說便遇工謀督營造着另
加勅以重事權矣時為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
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已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埒神脫寧
不畏科臣糾揭計固有最玄虛而切理者談之儼儼聽之鑿鑿更
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

之根素所劇心但臣所暫造者由閘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鋦不同樣式不同帆舵不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於閩廣營造於海堧若動欲處兩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北震起國威實覩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卸擔避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準移勅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撫者即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疏不逾五日得旨部覆言事定須俟旨逾月此旨得之於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為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閩廣兩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究辦采谷選工營戶一勞永逸涵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之業省臣建不世之勳正在造船舊往似無容中止但今北地軍達海宇澄清閩粵荒殘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不必行可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覆前是臺省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之票擬相為游戲以度歲月當宁一席直傀儡耳

風雷疾疫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雷震風雨終夜不息明辰楊栅毀裂爐爛臺座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傾跌在地主牌以實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沉香匣奩須費三萬金時奈擲顛倒中簡出而空匣猶存後者查係司之者私竊藏家斬之勅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安先靈識者知為不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客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舟一价先亡一价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買行李旋入新邊吳暑後至見鮑已殂於屋吳又移出明辰亦殂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載落後人再問前人已殞於馬鞍手猶揚鞭會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殂其室多蔽偷兒兩人一躲於屋簷一入房中將衣飾疊包遞上在簷之手包積於屋已累累下賊攀一包於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者亦死手各執包以相綽又一長班方前銀跪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合巹坐帳久不出啓幃視之已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凡棋枰之下更患街坊間的見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天師張真人惜端入都出春明不久急追再入諭其旋待賞呪奉經清解賑宿禁中一月而死已不疫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理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

補遺疏佐者晚郡病由看脿浮淺有筋膧起紫色無紋紅則速刺
出血可無患米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亦漸殺闕醫以
京街雜職酬之明春為流賊所殺十一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穀
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陳詞方欲欲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震發
庭燎祭燭一時傾滅不得亞獻終獻竟不能成禮帝于黑暗中恐
防不測急扶上輦迅爾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扶肩如
躲者引裾牽衣及出西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天威示儆尚冀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并不許人轉顧息喘可
畏之甚有若斷手生建斯録前人所恨不顧生帝王家者此也
入記
崇禎庚辰宮殿中常有一物如黑青往來合宮宮人內監遇者
輒病遂之不見癸未京師疾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色羊毛
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癸未冬馬士英移書南京親知
謂鳳陽陵中有獸如雷者數月入陵中松柏數百年培養忽生
小虫長一寸許食樹枝葉遠望一片枯黃之色甲申三月初四
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十四日壬寅觀日色兩旬無光十四日
晚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而十五日癸卯日色尤
晦正陽門外關廟旗竿劈開十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淒風
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彌
天而賊入京師矣

福祿豪飲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勁兵飢困圍逼河南府城福王常洵封在
內王係萬曆第三太子鄭妃所生諸當洵晚年欲廢後欲易儲者
河南八府惟汴梁熱洛為未致自成數營思所忌在必得攻擊甚
勁福王出宮齎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攝各府大將軍砲環城
密布迅發如雷守埤將士不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
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新兵馳哨城堞外多呼而應諾
監紀王昌胤聞疑驚駭追究欲責兵反扭執胡言紹禹亟馳往解
情勢兇劣奮號攘臂謂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叙功
無分若撒手放開砍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即橫殺守垛一
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揮刀挺戟緣堞齊上城陷馳殺縱火焚殺
震天福王及內松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縋城走一更至五更
搜人斫殺天明滿街屍積大窩通府縣官家屬盡被擊拘留活
口拷多官爺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尚文墮城
死不須史為飢民臠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十
萬大賑飢貧時殿基下響如牛吼掘下幾丈見有大古窯掘之不
動仍掩馬識者謂周公宅躬郟鄏埋此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
亦天崩地裂之兆然先是陝西有被王逃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
楊維京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城巡撫會稿山陝總督以事上聞
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者限剋延京梟首傳示幾復外洩逃
兵大懼乃勾賊於外潛為內應頃刻城潰福王雖復起重不能遠
行黎明後猶藏匿附郭民居賊兵搜執牛入城內舊紂大司馬呂

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救我呂曰我命亦在頃刻但名義甚重王無自辱兩欲再言各巳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橫悉數責其罪賊中特少點汎乘醉戲叫一塊好肉遂殺馬稱重三百六十斤雜分肢割與圍中之鹿同烹列賊將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死之巡撫隱其情僞言兵寡餉乏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淚御袖為濕逮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卹火

江夏三異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丙辰進士榜眼賀逢聖對揚冬卯升中於啓卿癸丑年授應城縣儒學教諭課士供職外於聖殿丹墀之廷鶴座每日辰起躬親拭掃肅衣冠焚香四叩風雨寒暑無間無息三年如一日也先是山東有老宿乙卯夏日夢見至聖先師云今秋享祭在湖廣應城學醒回異之稽儒林便覽知為賀公東鋒明年賀公次艦春楮楚人言其任學三年言笑不苟敬慎齋潔君子人也後崇禎十年大拜原未躋前揆十一年乞歸歸里舟過安慶時魚背之江頭初則風濤驚阻次如雷鼓不覺舟予俾淹沒水漂樓左右有連枝帶根樹夾附扶持於舟之兩旁如生成環抱固不可解乃宰牲獻祭江夏肅衣冠恭拜而致詞忽焉兩樹撐起枝如翅足飛騰根如鬣鬣四旋夭矯拌旋儼似虬龍蜿蜒蹯踞翔升之狀更可異者枝節盤錯諸處多木豆稷食布絲物料等香菸與法浪惜巨艘者不知幾何年客運行商遺之傾覆經過舟下因其撕粥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拼引登岸為立廟以祀至今香火不亞天妃金龍其江律遂為安流溯上從下皆拋吉亦異理之德馨旛於天壤間矣歸即隱於鄂渚之南城竹籬茅舍讀書教時徹戶外皇而武為高賢者老之座堂聯示傲云當年羅夏未忘念此日見孫莫妄思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難挨豆腳以度歲之故十六年六月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不分民宦万六萬人悉驅投江水江夏知此凶訊先備小艇儲載家口艤入墩子湖心後幾日冠復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江夏乃肅衣冠北向四拜鑿舟以

殉同時溺者十二艘丁七八月間此賊倡狂之極死者飄流生者逃徙市里無人至十一月中已經一百七十日衆人在籍夢見江夏云我在東廣橋下須來接師明辰前訪見橋傍有直立之屍舉之果是不變不腐膚色如生但失去手臂云一生三異如此

黃門樊理江妖山魅見之攝伏畏其德也

韓城賜死

崇禎帝踐祚六七年後朝局大異於初年已十年冬又問臺省又交讁溫體仁專權綜索三變乃乘除吳甡極加體仁引疾歸里先是陝西西安府韓城人已未進士薛國觀號賓廷性褊急出詞過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謹畏之烏程素為援引卿人士羡其騎馬入閣蒸起司李擢入省轉奉常擠合善卿大科自十年六月登政府巴縣王應熊等相繼罷黜韓城得步首輔頗用納言十一年舉考選改授例行人吳昌時於門戶最乘中稱魁首外定銓曹會內有別出手裁多不依外擬故為領例以示不測如進士考選黎玉田以臺易府同歲貢數知許自表蘇州人以府同易臺不止一人獨昌時改祠祭司主事憾極謂韓城作祟慍恨日深京卿清議薛或有之必宜指之或挑衆或加詞水火實其時帝尚厭功曹於平臺召對閣語閣帝嘆曰目今朝臣通賄外致東西廉餉內致吏兵狗私國事愈潰生民塗炭奈何更形於色韓城腳為解朝回使東廠伺人衆朝何敢踏貨苴之來或有所自時廠臣王化民逢迎御座後開之沂出決皆願極恨極昌時人與化民久結義盟聚言相商於是內外耿目為倒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處之亦無有格心之事回天之術不還入仕途來未有敢為之快懟者耶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內而戚畹必須聖斷明言李武清當厚神宗母家為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語遂傳求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怨妄報列現錢以上輸乃盡鬻

其室中所有又欽限追迫時奉嚴給奈棟宇飛峻回閣長遠無人敢為居種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析卸木石暇或串裝停貯街市發賣民間譏其褻矣世勛舊戚人人自危於時為不祥無敢為上道九十二年六月小王千歲病忽發出譫語曷叫云吾乃九蓮菩薩也皇上薄待祖親將來絕其子孫矣合宮驚怖祖太后存日禮佛供揚拜稱九蓮娘娘上所親見悔懼殊甚速傳借助之令反有詔諭李氏內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闖於昌時客令臺省遍發毀斥實指其行私指其弄權特參疏日且數上從人奉旨擬諭九邊鎮將欲加獎勸乃為督責詞大失聖意諮營之獄外傳於是科臣袁愷臺臣郝晉等數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吳副葉有殺市權通賄害法徇私禁則即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

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急繫獄請旨嚴諭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汗奏實出吳昌時指使併訴昌時致賊之由謂聖上操縱獨裁忽壽則歸臣下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奏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着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吉少矣十三年五月韓城來京候審有內閣衆人中書松江人王陛彥向為韓城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寓問安稽事探談嚴從希旨密伺薛卿陰遞彥擒奏下獄此從民昌時陰謀陰巢設弄構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從人誹謗按律擬罪當年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閣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司亦希旨趨時嚴訊鍛煉加國觀候審贊刺罪惟聖裁陛彥以職

侍內閣洩漏機密例律擬大辟八月國觀賜縊陛彥棄市陛彥係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舅舅所作之孽我苦說出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籍沒

昌時失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韓城亦死韓城之死王陛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尚不忍輕吐恐傷名教宜與之死吳昌時在大華殿對崇禎帝盡傾底裏不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遣內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后之父助餉金謝無有高跪泣哀懇再三捐一萬兩上少之所信人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找三千後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珍幣茶酒食盂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井研陳演賊用極刑獻銀三萬金五千珠三斗金銀犀玉器皿大小八千件亦裁

吏死後出賊時役之又太監王之心常侍中稱首富上諭助餉獻一萬後賊夾打追出十五萬金銀貂皮等物過之

宜興再召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別有文字出帑而上之實賀氏與虞城侯氏兩家又奔走而囊線宗廣容挽浮氏如祠祭之事者昌時來之也帑叢兩年欲以此時始下吶而告成於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陛見相得甚歡呼為先生而不名特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急促給憂者其非訐直是尚偽起廢再擢發削並庭重足而立無樂生懷矣宜興憂之思惟濟之以寬首復詿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滑向欠解戶併蠲民間積逋會夏旱禁獄達戍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并裁現年兩稅將佐功罪賞罰不踰至照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以限於格式以分委責於會典致幽明向隅並則沛然弗吝人人盡號忠孝節義事聖天子聆樂聞天下仰望幸來如久汚新沐宿醬臨風之快昇平不焗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又許請纓四邊鎮當差後奇郡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宜在此數而宰相得祖宗朝三楊當國安江陵震剛變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儀郎必欲調文選援百條點擢吏工郎從無調部例昌時說首揆如驕子乞乳母乘眾必得而後已廣為查例嘉靖時選郎辛武庫郎調入又天啟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爭之不肯依違於首揆者以昌時故而只選下五年之入月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有一臺二外選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胸特為斜眾者六臺十省為范士髦轄蒼李士焜又白等臺為東黨嗚選姚應翀為彈等也一時哄然昌時操手初試首揆主裁於上唯所不說幾耳昌時事權獨攬呼吸通天為所欲為人言不足卹矣又欲得心腹於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途石麒兼於皆曰君子人也遂信之昌時於銓除補調間方欲憑聽行權為創見邀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為首揆半百誕辰擬恭賜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奉新通族講亦倚壽儀外庭則盡文武遍海內不為首揆添一等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塘報夫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卿將卒為糧餉欠發誑逸淳言以誠司農奏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侍寵宴樂以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幄之妙不過謂虜達中不信達此坎坷耳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狼狽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動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薊城即謹閉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為浮言十三日五更齊所擄而出口者向北方發咧而揚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獄駭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卸牒不傳塘報無聞而撫馬成名遂永關一鎮唐鈺盛建而誅之怒未霽也日御文華殿敕凡獻策陳言直入無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見主係勳戚當獲特奏梟之而止特諭事非機密不得上奏與部覆昌時雖私計欲選不得不暫斂手於是首揆之華筵綺席亦變為干戈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發出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名城二十六首揆為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於右虎衛衙口上味法華第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

朝禮應解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京師并無人言及至三
月中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憑又
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隊而去追近日有次淡憑等信路
店雖兵跡並無兵馬相值為不更事之說者傳宣典之言謂譬參
勁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享後赤羽
反自南來聚朝宴安將已兩月又復大驚大恐如上年十月中旬
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將二百日身不解甲馬不離鞍
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入薊州養馬人皆休暇所獲所歸再為
來縛部次如是匝月所以出入人俱未遠薊州地境四面皆山春
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詞氣甚厲
朕欲親征首揆跪奏臣願代往上不言上視仰首側操首揆起陳

演戀之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仍側操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
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帝回顧冷笑曰先
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慎
弗轉面如首揆寓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謝恩而出東至齊化
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振宸職方
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
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頃勤兵自南而來渝河越城者東起
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斷自蘆溝橋
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無事事惟
內驚而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騎
斷隨征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事惟近驚城垣之脆薄再驚

兵將之寡懦聚賭閒暸望側耳時棄武講大事師中弟迭為賓主
宴飲博奕歡聯彼我早晚二將啟事隨聞必進二疏皆飛報大捷
實未出城一步一矢相加後人有責以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
冤哉大抵四鎮膽怯勤王本意只靜不主動臨征四臣無敢創言
出戰亂鎮臣蹈襲反遞雍雍從軍指示自應默默首揆休休容眾
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況閒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
此所以靜守一月四翔內外衆賜不知幾萬結也舍卒視師可以
御將遣兵乎宮中看奇門揮閣臣向東不敢不從關外應將戈戢
走又是難局事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貴又當何如五月初六
日烽火宴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整旅還朝
報勝歸狀時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攙慰

勞備至賜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壽二相國駡辭陳
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狀應令首揆亦辭上准其請時
潞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歎息曰聖眷替矣
十八日聯袂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除重各
為建其儀供賦情禮未當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
臺候旨旋時接出則誠處首揆之嚴諭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偽
大負朕躬著各議處回奏時首揆為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
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顧盼而嬌語中慶者
今不啻口噐之筆誅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於何所幾發
闢勝以至如是皆意落於勛臣踪亦必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
初一辭陛於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癸者日甚在當年之取

體左右手者詞更悆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剔非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時意欲得者皆值又為薛吳來率以西臺典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明比為仟一疏事欵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鞫即日遣官校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衛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援請語十二月初七五更昌時棄市首揆賜繯齋赴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時金吾必拜首揆為師以便稱呼今首揆為付後事不了駱欲回奏恐遲限時刻則阁其福而跪于中庭爲叙大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得旨解繯收其帛焚焉十三年之薛國觀傳解一月垂出戶外宜興再召之局方結

明崇禎之待宜興畢竟無體制總有別關面責成逮何所不可必使自盡豈不欲見其面也三月十九何以相見于地下宜興

[illegible]早三月尚見爆山人所以譏之書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使後來思奮誰料三月十九之變欲倩宜興徐商牛刻不能也

烏程壓綫

明高祖罷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勢無傍落後世從而哉不能斷席智不恆操無如名而勢有所歸仁宣二代太宰第一楊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大宗伯次之夏原吉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權相似楊溥張輔然在正統中曹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謙專外內閣尚然無權天順從碎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輙敗而相端萌成化中相權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叙不以權異丘濬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政大閹劉瑾介背焦芳爭操閣臣居恬萬安焦芳甘爲之役嘉靖入紹衆歸內閣首次大分永嘉張孚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新鄭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輩首次懸天壤又極水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讀其乃翁忬患累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駁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啓禎三帝揆席紛然快擠成風有市道所羞稱者十年遲拜之憾三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遠矣如琴川錢謙益牧齋與茗雲溫體仁員嶠踞天牀地終身沒齒受壓無奈勢局有不能擺脫者焉溫登戊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傲門戶勝視溫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咫尺無岐路扶其人剪錢之局適啟於溫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從袖宗尸位殿試後小當宮報辰名錯出大內首臚業已定錢甚〻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臚前夕戶外撤不停也錢亦遜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得其選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總約齊廿年廷諫司禮多矣遂交

直錦步帳實可闘石崇首臚尧易。吳原有宮眼錢遜賊極後來天
門署自宜修呉甲歆敎同榜誼不二年韓岡容[illegible]後律亦自
臚探卒西夏大宗伯顯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黔涼薄地
遠情錄近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齟齬借此德加并自薦臨耳時求
仲林居忠計多搬從擬七字經說托牧齋友使適東西浙之入闈
時對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
之句千秋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終沐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
主撫按讚令科文武將全場硃卷限刻登梨表彰人文冬末春初
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參齋係江右辣手糜勘平步青天等字將
人役為総恣丞入告幸票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貢而才非
倫而財擬停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俱不燊議時東林品侯

蕭蕉釜上氣斷人欽服雖牧齋歷宮坊裕如宴如在魏時稍露髒
角得補職編氓数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雪端揆虛左無疑不三
年得至參樞獵職常播首衆枚卜牧齋列名第一此金甌必得變
伯所首尊也爲特局不與容與雖深究未倫及賊極馬乃典
對舉之師張真青天鶴案謂結黨欺君執法徇私應置重典帝嘉
素廠不下部究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
威嚴肅錢謙益口拙氣阻故無詞以對惟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
充詞鋒辯且備聰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關節事自真
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illegible]因問節
既真彼為主考宜得罪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illegible]一并逐謙氣
盈氣欲大分庭逕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後六年春宛基於此矣

冀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着回籍聽勘千秋法司從容[illegible]
戍謙益閒住於是牧齋里居築東西泉為菟裘與[illegible]
相稼軒徐尚名節慎出處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常呼吸相通
者皆曰正人崔魏黨餘羽咎飲不敢問時劉為人昊撥鼓龍錫罪
遣員嗾持為與樞密東林講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
風生事欲叢貪功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
材進退之權賄賂握訟獄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典賦
通番無不為之事侵國帑謗朝廷壞漕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
要津嶋寬無地官鈐家奴濟於道路攖奪公行等語時烏程正肆
首揆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
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洩錢瞿間說

變却不允因懷恨伺隙計唆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富志得氣揚
圖有頓悉搜造款書和温謀語柔順下手知錢瞿秘密不惜重貲
而保無虞以萬金可紀行橐其所云款書者牧齋曾為故太監王
安撰春詩集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德
牧齋宜致之求其力救斯事和温者牧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
以和潤之令其於票擬開寬欽斯書款和二說播傳輦轂人皆疑
唆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奸狀一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公然力主
鋤邪秉公質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第
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猶操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骨肉與
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於名節無虧而關係非輕從此當茂與虎
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齋道上刀筆吏箠拳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

也向以為尚甚於温畢竟命不及温温普相彷彿王世行於淺陋
抱膝行吟攤柳如是從劉明季詩文雖黄占今人所而已淺陵辞
城三年宜興三年非研一年以從國亡放斷無門出山直至弘光
淺祚奮袂彈冠少窺黄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飛黄始末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莆為樞號璟樸辛酉壬戌間出守鎮江伊子吉問通村少與周介生簡臣兄弟為年通家友後吉問恩貢授瑗州教授日在瑗臺通惠泉黎跌彼與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世習材略非儒將債帥所窺一班者倘遇張江陵必為再起之戚繼光特無人知之鄭之龍號飛黄福建漳州府之漳鎮人離城六十里濱於海父兄皆府掾飛黄年十八因中冓事為父目擊持梃怒逐奔海上舡知父恨罵急未可歸舡又刻期掛帆乃懸同商携往海外飛黄姣嫺嫵順音律樗蒲靡不精妍同舐日本日就商主宴飲歌舞時主室有丈君悦之即國姑成功生時北而一年前飛黄復至乃附歸所娶所生姑留日本至中途為海盜劫奪飛黄隻身隨盜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振泉海有十寨寨各為主飛黄之主又主中主也停辛辛主有疾疾且死九主為之禳祭飛黄乃泣求其主曰明日祭後必會飲意欲求衆力為我故一洋獲之有無多寡係我之命須緩頰懇之主如言衆情允樂劫得四舡貨物皆絢纓遝來每艘分其半九主重信義盡畀之富逾十主矣海中以富為尊主亦就斃飛黄升為十寨中之一時則通家耗筆金還家置縣杭兩京細軟寶玩與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縣掠一空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事兩廣總制熊文燦會同閩粵兩撫密畫勦除以靖海隅遣巡守兩道洪雲蒸康承祖蔡將夏之木張一傑先駐潮州海角之道山調集猺獠黎與土漢軍勇入海會擒不三日兩遺兩將為飛黄取下海寨一督兩撫乃蒙其詞

會孫乞撫飛黃亦日醉道將於於波臣浸中恐之際之策以招從卒於海三月有餘端揆同大司馬司禮兵垣方郎假王招撫諭漳州參將以安鄭之龍聖諭下頒時以十萬佐之飛黃以三道將登崖就職制臺兩撫叙功加銜飛黃以侯座見贊各懷惡憾飛黃乃撥金黃盡特恩部劄品埒司道出自欽授又兀增賞咸見為榮漳潮泉汀有司村鎮向驚不測之搶犯今乃荷賴無恐其德那几寨首俠為劉香踞飛黃故徽乃為海逆忌飛黃知其後力苦之似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下窮通達擘戮無內歲香患恨為功任之在漳鎮遂遣心腹首搗飛黃之宗族殺戮無所子女之應之黃特見就計假欲曰我自就撫上岸為貪官汚吏束縛無奈在此仍未入夥今衆義來邀喜不可説即遣春口珍重登所來之舡并鍋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賠捧飛黃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唉空而去建令治具取精饌賞異者恣為飽遲後剩數季高歌更為浣酒燒肉極量盡懷海中來黨至醉極酩酊矣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掛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謔囬頭忽聞鳴鑼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從屋跳下斫殺大解無倖脱飛黃仍令舟中取上家口解脱來人衣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舡飛黃挺主桅下開舡迅往劉香巢室本舡與駕舡服飾再脱舡前獨呼來係飛黃大喜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立躍上岸殺其不備舉刀齊斫劉香既殺精勇之士隻影無歸餘皆跪降因俘擒香黨後來漳鎮其八主皆為飛黃勁旅從此海島寧靖通販洋貨內客異商皆用飛黃旗號無儆無虞如行運河半年往還商賈有廿

倍之利撫按又為叙功奏陞漳潮副總後至總督欲得全閩正鎮齎銀十萬貯京師大小司馬手長但司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建隆武朝得之加尚父號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隆武立為己子賜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黃亦歸從

本朝赴盛京

倭寇始末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於倭主貸貨易貨回復勾其夥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之倭立責海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海鹽乍浦等處甲寅二月刼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至崇德過石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掠而去乙卯海偕酋辛五郎入浙西據柘林乍浦其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偏寡擁衆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鄞舍令妓王翠翹歌而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廵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毒藥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王江涇仍督參將盧鏜總兵俞大猷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為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乍浦丙辰出寇嘉興皂林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止三千及參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檄禮與裨將霍貴遊率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至皂林未及炊兵皆枵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遊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辨士下激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罪督府又遣華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幸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從臾之海遂遣因自謝因邀督府犒遂解桐鄉圍上南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諜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遂恐且疑矣海見衆酋解體自念縛麻東未一功率酋百餘冑而入平湖城求款督府厚犒之出居沈家庄後遣諜為詐書遺其黨曰徐海受朝廷大官即日約官兵盡勦倭酋仍出降矣其黨果大亂明日督府出官兵縱火焚之海沉河死諸酋殲焉官兵執兩侍女一即翠翹一名綠姝即海與麻所爭者也指海沉所斬海首以獻先是遣諜下海厚賂王夫人使說海降日參朝廷封為大總兵鎮海侯王為一品夫人故翠翹誠心欲降勸海就撫後以計殺海翠翹深知為督府所賣負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辭曰我所以不即死者為爾輩負約未與爾聲言之也今既如此寧爾負我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

流賊滋蔓之由

流賊之起始于裁驛遞驛遞之裁倡[illegible]毛羽健成于科臣劉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illegible]遞不[illegible]預防羽健恚極遂起于驛遞倡為裁驛夫之說而懋附和成之驛遞一裁游手千萬人倚驛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遂至滋蔓闖賊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蔽而實釀于一婦人嗚呼女禍之酷伏于袵席可不懼哉

前朝宮女

禾中董姓老人京都人也其妻乃[illegible]宮人因[illegible]民間得自從人董老挈之南來入籍嘉興今老矣然能言明季宮中事因言崇禎帝每晨起盥漱四宮女執黃金盆四鑲以八寶一初盥手徑二尺一漱口徑一尺一浴面徑四尺一再洗手徑一尺五寸盥畢櫛髮宮女與帝櫛髮者為最尊稍管次凄櫛畢冠帶朝天乃易便服御早膳羅列丈餘宮中人皆豊美其食惟心所欲頃刻即至日費三千金為例至于讌會無不上壽先皇后次太子次諸妃次諸王次諸宮女次諸宦官宮女宦官亦有尊卑次序自皇后以下皆行朝拜禮爵用玉或金或金嵌珠寶每爵容酒斤許副之以匜皆八寶鑲成極其工巧飲饌之物極天下之珍品每宴以十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盞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壁甬道迴旋數里悉有朱欄欄有蓮椿椿各置琉璃燈約數萬盞遇宮女成羣嬉戲觸墜十餘盞頃即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火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必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既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卧然後辭去勸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亦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踘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闕餐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

記其數迨宮闈大變亂風而出無致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
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淚流涕不能復言

賭城捐土成讖

神廟宮中偶興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畫一方城于城
內十字斜正分作八城賭者各認或十兩五兩三兩不等各占一
城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擲之投于禁城者收眾城之所占
落于眾城者眾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順開原等城此戲
已作先兆矣

都城西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頂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
有狂人倡為納土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囊盛
馬馱絡繹如織捐土進納以邀福利處女妖婆借此恣遊身坐轎
中各懷土袋隨香赭衽雖一時狂奔如此數年遂有遼陽捐弛之
事

客氏謟寵

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自漢已然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以書魏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啖小兒腦陽道復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客氏熹宗于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又況外廷紛紛其為招權納賄熒惑聖聽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疏曰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光致禍皆由保婦其言可謂深切矣天啓二年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筯篆文每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匣金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褻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一印矣查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災皇后寶璽焚于其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賦論一道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一乳媪特鑄金印賜之賢于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亡

心葵褻語

董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無本工無藝士無學乃資人捧之富貴人傚之性好賭呼盧喝雉以朱提之多寡於上下客謝之曰爾且吾有錢有萬然皇帝坐金鑾殿諢語也其[illegible]如此年逾三十糊口幾不週不肯向勝己者俯首計覷延陵尺土非伙結宿場偶代友人米糶販至京且携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啟初年與範頻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為姊妹歡飲私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媾心葵則浮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贏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依東林如汪文言劬奔走勞取中翰拾芥耳於朝端局將中變置之乎如崔魏客三氏熱衷智囊士慧辱帑高貴若心葵羈虜自尊瑕履上賓只忖來山不久己之窶自眠採手覘後爰家倏忽榮枯旦暮如雁鶴細翔審飄下界也劉姓者魏瑺微時曾為櫛沐幾次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見顏色一日瑺從海淘為野便於鄉劉遂過其傍耳呼劉範頻何不來服事我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恩施行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幼曾讀千字文尚有姓十百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琉璃橋北營建無梁藥王廟一座爾主收磚收灰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劉後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共肩其任為之召窯戶課灰商搆石作與木工畫規定式呈正魏瑺瑺俱依擬營繕董與其年而後成在魏夫費二萬餘收放領取劉悉自為主然不與心葵分權許俟入事成之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鬧姓

民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少宰顧豈人俞灣詞涉東厰穆璫心銜
其富欲下手雖其局冉走別舒劉籠頭今報通內附馬為族兄弟
稱以附馬力致意東厰遂殺所欲甘心劉之細訪來因劉籠頭指
教也因大怒與入厰陰令奉勇一擒而欲其命死亦不得帰心葵
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癸葉理喪並併
其家為一家不意床下發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
大有心人以我為浮浪不屬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
未識董之狄晦養潜董念家計維寒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
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後見兩局顛覆崇禎癸極時事更新線索改
觀詩敷施退遁必附青雲士偶過石虎衚衕有延陵會館門歆諸
眺入內縱觀草滿堦除壁掃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緣萬曆

四十餘年官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楊為
新總則椽欖佐費前人葺席避寒後人則拆三并兩更為一至於
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奸貴空空如也矮居補安之容
貯內姤不容外朋不散冷冷然也清淡簡率像畜翻陋官於此屋
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顏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
覆以全性命心癸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發其三千金鎊除整
葺馬門擱輪奐堂宇弘深邃室仍分內外編梢各有東西秋飪半
間牙籤之架可抽賸塢金穴百萬之藏莫窺真是金馬玉堂之紫
府宣麻調鶚之沙堤延陵尊爵居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卜
執請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繼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
千金萬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貨

哉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浮其履翰銓臺省恭
聽其音威呪默班常為好會之主齋厰司璫衙時須樗濱之旺稍
考疑請烈千紋萬金諾有神手挽回厰審條出生入死當場慣徵
言解散凡進長安札牘必投之為主人庭院之轄說之餘室為
奪而倚廡於寺院者我半城珍局領音與解繳疎情者趾相錯也
然心癸方品溫溫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友朋
之誼遺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躬送亦肯贈仕宦中
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厰衛邏卒之密網毒利救藏門徵
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衣餙筆宜與宮闈位置時遣
尚衣局巨璫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路周公倚為左右手如是
者幾二十年又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

月初十日詣大興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入告心葵以布衣
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餉四事外州縣有司采否實效作何堵
禦剿勦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賜曲盡溫和叩辭時
仍懇勤宣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諫雍雍威禮與盡辭聖容多怒
職則霽顏目送向日藝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
處此隨事叨任內省兩臺可即剗撥廷獻又恐蹈三彬故轍仍以
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宣興再召會兩遣索祗罣公郎亦大痛懲癬
貴之僕謂賄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遂留京畫寄心癸家三年中
亦不計數矣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為之癬者
何巧耶宣興於六月出都後心葵為蔣拱宸疏禁獄侯審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入之兵不過三四十人

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適從外歸因與爭哄謂供應不及時心
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俟成將出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
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我衆兵曰便殺何如遂殺馬兵亦他去不
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修葺會館貲為道學之功臣較汪文言依附道學反欲
道學之禍端損益萬倍之與為汪也寧董

附說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進入
京父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人擬配改今名納中書為左
光斗魏大中之羣賓後典刑

西洋來賓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曆三十年由廣東東奧率其徒
麗廸我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過上金陵自言來
自大西洋渤路遠十萬泛海九年海水崇卑有上陸於天下及於
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算法諸事件
較大明國聯幾萬倍更出歐邏巴輿地圖按大明國僅掌中一紋
東南大海洲不如也留都臺省駭極喜極口講力勸心服意愛尊
為西儒至稱為西土聖人再出渾天儀量天尺勾股法算時測度
卜影景晷諸談玄說與更莫能識其隱又曰大統曆已壞會須修
之更是驚奇胸包天上之天目廣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達
御覽遣大宗伯馮琦琢磨叩所學孫曰歸化陪臣再曰西儒來賓
又曰鐵吹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曆之
議談不齒寒濾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為門戶破擊顏其門曰修曆
局畢竟修之一字為改字之底今宜其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
之尊主皆見千古來掛冠東門瞻視異常重華二千日享福無不
歷驗明末幾年夢夢之人征逐夢夢也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為
清朝頒曆之人非明朝修曆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
竟定為如何人者則賓之而已又萬曆末年至泰昌天啟并崇禎
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爍
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為墻外燒荒文人墨學古為亢旱風霾又
云蒼龍蛰潤十年後反覆豈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
彩焰徵垣出震發祥事不爍燬東海，清興以來邦國祥禎匪可

言紀王侯王宰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郎官編裨執戟何一而非
誕育於遼東握符秉鉞於中原兵專等處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
圍古呆宮權降生出世或尊或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絳當
綿致今日經圭執爵者雲蒸泉湧無災無息也嘗讀稗史北宋政
和年間韓運使將領叔詣泰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
上也不靜將遣五百眾星下界分作宰官二十年後果有靖康之
變又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雲起西北劉詳視久
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
駭狂妄觀此一代之典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
職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馬實來賓斁之

附記利馬實太西洋人來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蘇為仇人戮身
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
教無父母惟尊天實入京師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
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說畢供耶蘇像像係彩飾乎畫望之如
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
如怒揚者如喜耳際輪臭隆準目若瞩口若聲右聖母堂貌若
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鐙蓋幃修潔
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
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
項則靈空清雋雅咏之風應時不覺賞典試學使者從不御三
人外子丑聯捷肯掄魁選庶常清華中人許文彩吳宗州試館課
必紙貴詔勅詞命所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爲榮丙入春闈甲戌
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自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
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築沙采釣甚中事亦然稍間
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闖登極詔責血語一夫授首四
海歸心北先鋒而多武功較易武而無惭德吳門灰謂非名筆不
能未幾闖賊驅動征以南擁立弘光金閶士民習俗雅靡一種負
心勁骨素最執義爭先聞又有詣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
來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褫廣厲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
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而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
生周鍾潛匿命沙依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謝齡欲悍詳
又為以事外身試成敗者先問介生從賊宗親鄭社方派學拳管
嘡嗾獄端第處榜見無期不謂獄偽而歸遂嶷罪致討併項擒辭
因服況首禁陷命陰認獄一月餘而剮寓傳枝樓以南同卿會推
大司寇蔣任二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詩忠說孝假仁義以罵
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眾開新手板選勇力牟痛責二十以快
人心即日題請同光時亨武愫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
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
功令雖著五等從議罪水心據貽銜例遂蛇門生欽集三千金上

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叫一綱云寅夜逾金閘偷西越投
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飇又伊弟元𩙪係新科門生館之鄉庄我後
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餙纖悉結歌跳舞剛忌月明夜靜呼
觴揭調發徵吸遍惹水子矜積想欲言者已久命雜髮令下遂號
黨揭竿趨項衙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曹亦無甚深仇縣令為癸
未科維揚王玉藻幾衆無力庭訊無詞胸臆殊甚絕無發揮衆復
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大平橋自上卸下橋高
數仞潮水湍激亂石攢砌索端仍挽於衆矜之手抽拽數過顛觸
於波洄石嵌者數刻衆為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𩙪聞信急奔
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為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
毗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鮝旭雲發而事皆經目擊之

言也至周項臨戳初念甚有足取者周未至有戶家王服同周巷
戰而死事迟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是矣徐為一友與僕騎馬
回守流涕以為萬萬不宜不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
名宦甘讓別人周猶擲身倒床顧友人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
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
並衝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俟醉自裁身後
事痛哭流涕奮書已忽提賜吁鬼籙項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
黎志陞于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新任山
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
與介生之僕為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從周勢押而去傳聞從
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illegible]名銜職刻入縉紳而已志

陸對闖賊及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患陸寫條鎮痛歎呼天噓
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若幾匝月酒後清辰哭聲多於
強笑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友冀其死難生光梓里為不克副望
借以污蔑然百口莫為之辨也臨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
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於蘇友之慫惥一壞於門
生之馳攙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謚
美嘗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為其
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為名士死為忠臣文章節義存殁爭
光若倪馬諸公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為忠生為逆命也欲死不
死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纔見命之不
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聞父母妻兒不欲見惟

願即刻赴冥哭叩欲答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桎梏我片
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為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
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
然享福周介生縱或從賊欲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恨歸
故鄉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壇固是羅剎地
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廿夢泉首

宜興吳一教翀雲原籍也二子長於泰大之次於呂供奉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諱其家人致此變兩翰林滿職未幾翀雲捐館於泰京不久繼之於此以父兄素不合於鄉黨居京口己亥年海逆上金山於此則手書招戚友怨患彈壓后海逸就戮修隙者達其字讀於當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喧襍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隙幽遂處苦口懸提牢主政為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將值新年張燈演典鳴鼓更餘就枕之后肆靜深遠蔓魂想逸日高方起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因監各屋房間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

問亦反鍵孟駭馬呼問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耶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遷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聞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沉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浼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為具疏敘述前因為請寬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覺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

嘗聞陳翀雲盛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翀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此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此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燁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自必定做教官主人嫌有不悅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蓋官帽掛錦繡張蓋蓋體統不與貴即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者歎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原聚處俗謂起集衆商聚等處稱墟者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從東華門外兩傍開起自刑部街之東祠祭坊下抵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及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爲燈設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貨大小以幾千計燈不多求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衆刑司禮世勲現戚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貲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白兩一架廿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巧必極盛世所未有時平晰果經目者大抵閩粤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羅錦等貨貿易售市動盈千百豪華而富貴氣象人欽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歷鐵置一叢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復宴夜不設席自以爲道心不亂氷燈可掬燈貨由是解體燈本遂此虧折皇店酒樓氣索神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道與此非楪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禁徹夜遊行之事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歇無已廟市乃爲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碌猫兒眼盈架懸陳盈箱貯紫金脂玉犀角伽倆商彝周鼎秦鏡漢匜晉書唐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甕香爐盆劍劍柴汝官哥猩猩氈洋緞蜀錦宮妝紫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日至之期官爲給假使爲馬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故手攜之以歸匣車之以紀綱戚友所列之物必買可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天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爲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着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未提稱先不避人見買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必所受風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尚當目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猜着開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怒目怒視其格法焉閒來置由是遠近興販之人裹足不前錐本深藏之客聞風先遁惟有本處二三老圃荒場廢墓種植胡麻纓葦匡直充塞街衢即有一二攤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貫者廟市窮京師遂大窮欲如漢之壩上唐之曲江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即金人之蔡州猶藉商賈貨物元兵攻圍猶計支應固守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若明朝之京師軍民官宦皆爲朝不謀夕聊且苟存之營業宜乎流賊一到而崩潰棹首不顧棄之如敝屣也

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爲勝事

緣起

蘇東坡有丈語鐵橋子有海語艾語以諧為才大而無所用海語以誇為志蓄而未有抒令則兩無也對語作客謝擲管何以消磨此永晝傾觴盡醉罷壚徒矣以開塞吾開腸一日而幾事來懷則書之一事而情緒各別則分書之感舊而天人弗載則書之觸壞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蓄怒可以懲戒將來則痛哭以書之宜矣可以鼓掖後進則拜飈以書之書之而有疑於中也則闕之書之而有違於時也則再闕之書之而為札閣宏旅之辭也則闕之書之而為驅車鼠穴之說也則更闕之闕之人書之書之遂成帙耳聽蟲聲唧唧不覺夏去入秋來之以懸肘後客有健談者我則齚而聽之客有詈我不談者我則以此帙贈之而已雖然非不言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剎那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墻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入世空談顏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上半楹窓

談往一卷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舊本題花村看行侍者偶錄不知何許人蓋明之遺民遁迹爲僧者也所記皆明末軼聞凡二十七條其中搗錢造鈔一條票擬部覆一條足以見當時塗飾之弊巧詐之習兩讞翻案一條宜興再相一條足以見當時上下蒙蔽之失惟宜興再相一條以周延儒之賜死爲過項周惡過一條力鳴項煜周鍾之冤殊乖公論至前朝宮女一條極述莊烈帝之奢侈如宮中日食三千金一宴用十萬金冬月金銀火爐以數千計之類亦似非實錄又燈廊二市一條謂明之亡亡於變奢爲儉其持論尤謬也

平叛記二卷

〔清〕毛霦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五年毛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叛紀二卷》提要

文章如面史才實難蹟湮則不暇書識庳則不能書語涉忌諱則不敢直書而翻多為書所以難也荊石毛先生以續學緯材雄長海岱閒同時後輩掀手取功名以去而先生猶老於諸生復以文章流露聲光所著平叛記老宿多稱之世或未盡見也先生以萊人談萊事其所聞見皆不虛故自始圍以迄解圍之日凡七閱月中開城者降者攻者守者援者撫者疏請師者捐軀殉節者力戰成功者莫不綱舉目張一倣紫陽書法埽除嫌忌示以信從可謂敘事簡而

斗表記　叛序　十

用意精卓然以良史自命者矣長公九來來遊西江校讐浹月付之開雕予讀之既以服是書之詳略足備將來史宬一則而又以歎明末任事諸臣庸庸㥄憒參難誤國即一隅可覘全局也噫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去萊之不為睢陽幸耳痛定思痛其亦有談虎色變者乎康熙五十五年仲秋年家姪南州辜光旦拜識。

平叛紀者紀孔叛平也孔叛始自吳橋繼而破登維而圍萊凡歷十有八月而始殄之淼外平叛所爲紀也然舍此無紀者乎曰有謝監紀有視師紀矣高監護有東征紀矣謝防撫有圍城紀矣郎吾郡部院張公亦有歸圍紀矣有則此何以作曰視師東征詳於叛兵之始末而萊城之危急不及圍城歸圍詳於萊城之危急而叛兵之始末不載兆皆未得爲全書也辛卯冬余偶過子壻姜耿西館見其案頭有謝高若公紀手攜以歸因作平叛紀圍萊以前則本之視師

紀圍萊以後則本之圍城紀至復黃克登又仍本視師紀以及保萊表忠諸書皆參而用之且間取先正之議論以附於其下斯不惟叛兵之始末以明萊城之危急以著且使當年文武諸臣誰爲墨守誰爲血戰誰爲痛哭而乞師誰爲逗愞而縱寇爲功爲罪靡不朗然於奕世下矣雖然是紀之作不過野老餘閒搜羅舊聞已耳而或且謂其大書特書也似史之綱其條分縷析也似史之目可以資郡乘可以補明紀則豈不淺吁敢居哉

康熙重光單閼歲涂月上澣芙蓉島上逸民毛霦書

平叛記卷上

東萊毛　霦荆石甫編　男　賀九師　貢九來　校字
贊師陸
賡歌起

辛未崇禎四年

冬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登州援遼將士李應元等叛於吳橋吳橋縣名屬直隸河間府

毛荆石曰吳橋之變起謀者有應元之父九成矣同事者有應元之帥有德矣以誠應者有耿仲明陳光福等人矣何爲歸之應元春秋之書邾鄭伐宋也獨先邾人誅其意也此之首應元亦原此例耳

先是大司馬梁廷棟議築城凌河在廣寧衛以爲恢復遼計工甫興凌城失將報聞復命[illegible]築遼邊帥祖大壽帥勁旅護版築之役仍[illegible]星夜前進以作聲援時部檄登萊巡撫孫元化[illegible]

[illegible]新興援兵部主事坐守前道受知梁大司馬時破格用人推三乙備爲巡撫元化因得開府登萊標下勁兵泛海趨耀州鹽場督兵覺華島名在寧遠衛託言風汛不利逗遛不前又令從陸趨關赴寧遠聽調遣乃發遼卒千人援遼孔有德千總李應元往有德故遼人舊島帥毛文龍子也驕悍不法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觀望至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次於吳橋時官兵屢過地方多騷擾以故民皆閉門兵無食宿皆怨適部卒與生員相爭有德笞之衆遂譁然時屯兵新城鄉紳王象春莊白食雞犬象春子怒先投其父名帖復親講其兵不法狀有德擒兵插箭貫耳兵遂歸莊焚燬春子居遂次日千總李應元與其父九成縛有德於演武場首倡反謀有德從之九成初爲元化市馬價盡至吳橋適與有德遇遂與應元謀以爲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叛謀益決而戈東指大肆搶掠所過無遺

二十九日賊破陵縣陵縣縣名屬山東濟南府

十二月初一日賊破臨邑臨邑縣名屬濟南府

初三日賊破商河商河縣名屬濟南府

初四日賊破齊東齊東縣名屬濟南府

所破諸縣皆劫庫縱囚。時巡撫余大成（字集生）馳劉省城巡按王道純（字懷嶽，陝西蒲城人，天啟乙丑進士）巡歷平
原去賊甚近道純初聞變即移書大成發兵勦捕
大成不信復書云一塊土之兵不宜作鄒魯之鬨
道純再趣之遂託病請告
初五日賊圍德平（德平縣名屬濟南府）
既而舍去
初六日賊破青城（青城縣名屬濟南府）
巡撫余大成發兵勦賊

余撫以賊勢猖獗發濟南兵命中軍沈廷瑜率之
發武德兵命參將陶廷鑨率之
初七日賊破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在籍庶知王象復舉人王與夔張儼然死之（新城縣名屬濟南府三輔陝西三原縣舉人）
新城故多巨族有德至三輔等禦之俱死賊遂入城吳橋之變象春之子澂之故焚殺尤慘
（毛莉石曰當時舉貢殉難者皆格於例不得旌至是少宗伯陳子壯以爲請乃贈與夔儼然俱官知縣其陷他縣死節貢生張聯台時行俱贈順天州學教授）

初八日陶廷鑨等兵敗於阮城
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士驕怯畧無鬪志廷瑜臨陣尚乘肩輿至阮城店與賊遇濟兵先退賊[illegible]乘之大敗德兵殺傷爲多廷鑨等俱逃還
詔巡撫余大成孫元化進兵會勦
事聞命兩撫速行捕勦
防撫孫元化移檄招安
是時賊見我兵將合且搶掠得志遂整兵而東不復攻城元化聞報初亦不信謂必別處逃兵藉口

於登兵也既知有德果叛乃移檄招安兼檄郡縣不許截殺賊遂得安意長驅無敢一矢加遺者
十二日巡撫余大成移鎮追賊防撫孫元化亦帥師進之尋俱引還
大成差官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招安賊捆打四十放回
元化屢遣人入賊營諭令歸命賊佯應之元化因遣大成書曰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元化亦師次黃山館而返
（州象三曰當是之時識者謂兩撫前後夾剿則賊可盡殲而惜乎其以招安自悞也）

毛荆石曰余大成不足責矣至孫元化因謗鑠者
也以一一椅顯責開府忍宗任之不爲不隆矣乃
卽下一級肘至破數城而猶不信及知其罪叛矣
徒欲以招安結局致陷兩郡生靈塗炭請纓繫南
越者固如是乎殿後西市
之伏法不足以蔽其辜矣
附考 那才後至總兵官
爲史可法部將以戰死

十三日萊州府知府朱萬年示城守約朱字鶴南貴州黎平衛人

一議收斂凡官吏師生人等有願入城守者聽在城婦女一人不許出城違者重治　一凡縉紳百姓有糧草在外者許速搬運入城以備自用凡城內一粒一草不許移出以資敵人　一十字路口

卽立栅欄一座責令附近居民輪流看守至定更後卽行封鎖非奉令箭不許擅開五更後聽礮啓鎖失悮者重治　一有疾病生産緊急事情許執燈往來以便認識訊問的實方許放行仍不許夜聚飲賭以生事端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十家爲一牌鄉地挨户清查如一户男婦共幾名口某人年若干歲某處人係何生理或男若干歲何生理或弟若干歲何生理不許隱漏一人遇有外來寄居已久者一例入冊新來者取具保結方容在內

亦無保結卽令移居出城以杜不虞牌內有素行不端踪跡詭異者卽公同舉首如有容隱事發十家連坐　一每牌備麻搭五把火鉤五杆以防火災仍於各家門首設水缸一箇若遇有火止許本牌十家互相撲滅不許別牌來援以防奸宄竊取財物其左右兩牌人等各持猛棍站立門首若有忙亂招呼鼓衆者以奸細論　一牌冊已定卽查冊內每户取壯丁一名編派城頭以充垜夫　一萊城周圍三里十八步城垛共一千七百七十八

箇並大樓角樓馬面量安紅尼大礮一尊用四輪車駕之以便轉移那動且防退崩傷人之患　一守垛之夫各置猛棍一根高出人頭粗如鵞卵每十觔爲度務以堅實之木爲之　一每垛置箭簾一挂既可避矢亦可蔽敵人眼目我更可以陰施礮矢　一每隔一垜用執石壘之高厚皆與垛齊上堆雷石以禦敵人　一五垛置一小燈十垛置一大燈用長杆引索挑出城外燈下以石墜之燈上另有燈蓋以免搖動湮滅之患或用鐵籠卽然

卑[illegible]以省油燭更便也　一每垛派守門夫五人
至夜每人守一更為度令箭不時巡查查則止用
一人其四人下城各作生理有警鳴鍾務必各守
其地違者以軍法從事　一城垛夫竝守栅欄人
夫俱備梆鈴有警不許喧譁違者以姦細論　一
敵人攻城多用雲梯以矢石禦之多不得近至城
下或已竪起卽用鉤鉤住提上城頭或用撞杆撞
之可應手而碎或鉤住梯左又住梯右順城一推
無不斜倒零碎者　一萊營防汛三山女姑海口

者俱撤回派守城頭萊膠靈鰲雄五衛所春班遠
軍俱頓留在城一同護守　一大樓角樓下各屯
軍五百晝則升旗夜則挂燈有警以此為號一處
有事只令左右屯兵救援其他不許亂動以防指
東擊西之虞　一城守人衆錢糧易盡倉穀支發
勢必不足擇日齊集城隍廟各出義助銀兩數目
登記各人名下銀數少竝粟少者公議另加　一
城守人衆公議餉兵其稍有力者兩家輪流不得
[illegible]各推諉以取罪戾　一四門四角並地東[illegible]有

可[illegible]聯協同以在城鄉紳謀畫指揮悉聽約束
一歛在近郊貧民勢必乏食擇日約衆鄉紳竝富
民公議某家糶若干石竝議定價值不使掯勒致
使不堪　一賣官柴查官房棚廠倒塌無用者悉
令拆毀劈柴出賣每觔定價銀二分　一四大樓
前各壘牆一堵以護樓門樓中坐臥可恃無恐
一城下四門外各壘大牆以護城門周圍亦壘短
牆以護避難諸人　一南北二門各置千觔鐵[illegible]
牐一具上用大繩引繫滑車以便啓閉提掇

十八日賊抵萊州
前十一月賊赴援過萊時朱守知其必叛以牛酒
厚享於郊賊甚德之至是賊回遣人向朱守曰朱
上臺勿恐前厚享之恩終不敢忘也秋毫無犯而
去
二十二日賊抵登州
賊至登駐兵城南密神山孫元化命標將張燾率
遼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亦發南兵拒戰時撫[illegible]
四遣人招安賊不聽夜攻城西楔擊御之

附記先是登州有一道人呼於市曰張竄王僞餓瓜兒也不得與入與之錢不受與之食亦不食至是遂不見

壬申五年

春正月初二日我師及賊戰于城東敗績

我師與賊戰南兵方勝張燾所率遼兵遽引退南兵遂敗殺傷殆盡燾部兵半降賊

初三日賊破登州總兵張可大鄉紳張瑤死之

燾兵降賊者復詐來歸城內士民咸言不可當事許之於是賊俱混入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密謀內應是夜舉火有德等遂從東門殺入城陷元化方在城頭引刀自刎不死爲賊擁去登州道宋光蘭監軍道王徵暨府縣官皆爲賊擄惟總兵張可大自縊於水城鄉紳張瑤罵賊遇害妻子皆赴井死是時尚有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紅夷大礮二十餘位西洋礮三百位其餘火器甲仗不可勝數皆爲賊有居民男女數十萬殺劫淫汚備極慘酷

謝象三日按登州僻在海隅阻山負海素號荒服自遼土淪亡遼人渡海散處于各島及諸州縣

帥毛文龍收拾遼衆自爲一軍東江之師以登州爲孔道餉饋八十萬皆從登海往於是崇禎戊辰往年建標後四衞之策者欲從登海渡師始設遼撫緣兵治罷殆無虛日天下之談兵說劍者競託足爲遼地既淪一切漢船布帛之利由島上轉輸商旅實集登之繁富遂甲六郡然遼人在地方頗不相安諫者久已憂之自孫元化爲遼撫元化既在遼久每言遼人可用于是多以遼人補伍朝夕訓練養成精銳文龍死後島中繼有陳繼盛劉五之變部下義子耿仲明李九成孔有德等遂散四方既而聚登貪緣爲將此輩素獷悍貪婪不知法度觀登州爲金穴欲得而甘心焉非一朝一夕三人中耿仲明尤多權智李九成敢勇善戰六城之破九成衛鋒登州之陷仲明內應二賊尤罪魁也起黃門吉士張壯節公傳曰張可大字觀甫其先本泗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指揮登萬曆二十九年武進士歷浙江都司捐守儀真貢船被封於颶山斜拾其壯陞陽電參將征黎用黑番爲鄉導入其洞平之調舟山修城築堡築堰灌田兵民感德之晉南錦衣可大詩集鈐兼善詩古文公餘雅歌投壺一觴一詠恂恂如儒者任陸京著錦衣去等晉人稱一雅將陞山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會云方倚畀之議起登萊爲神京門戶主客兵雜處新舊倚兼支禦須無缺可大至定經制汰冗冒外地立水營爲汛守內地立陸營爲城守備禦嚴而處者淬礪二十餘萬自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先四衛而後四衛必先旅順或議臨南關可恃或議築長城島可大以隍塲口居兩山間其隘可守外距木平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關十餘里首尾易頗更設銃城於黃金山最高頂而金州擧於磐石矣遂決計城之城成議者乃服高麗貢道舊由山海關遼陽失後改由登萊可大以高麗船往來內地茲究易生奸請從覺華島登陸乃由關門入皆未兩之等也賊作亂衆至萬餘圍萊可大敗走之二年冬京城戒嚴奉詔勤王三年還鎮至四年而登兵有兵嘩之變先是毛帥文龍鎮皮島遼人孔有

諸營將謙虛下文龍待之甚優有德等亦然為文龍用文龍在海外凡有奏報或恢張失實事亦有之然於國家形勢則屹然重鎮也及袁崇煥出關門疑文龍跋扈難制殺文龍他將代者於有德等亦優以老兵置之有德等既失所依皆落魄鬱鬱又心惧文龍舊部横受凌辱恒快快思叛隙石起未得其會也四年大凌河告急登撫孫元化建議欲復遼土宜用遼人欲因遼心宜用遼將於是令有德等率兵千餘人赴援十二月行至吳橋夫大雨雪以市民閉食物啟釁遂劫庫殺官而有德等家口皆在登城乃倒戈而回破所過州縣盡肆焚掠新城受禍尤慘可大聞變乘卒兵往至吳橋驛值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大毋西行及登撫議被留可大議遣各郡兵會勦而元化仍主撫不聽欲羈縻其初集勦兵出戰又皆禁之分可大汛專守米糧而令遊擊張燾禦之未及交綏燾兵反與有德等合敗回三十四人求入登門納之次早有德等攻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據譙大呼全城應

焉五年正月城陷可大分守水城知勢不可為解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兵艦開洋歸山東上之殺其妻陳氏遂自縊於海內之太平樓後家優卹而登撫等竟泛海歸天津

趙吉士行取推官張公傳曰張瑤字蓬萊大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為治嚴明絕許寄抑家法民欲之若神政薦冠全省擬交為崇禎四年與業賜米致並行取入部時所州宋為格為吏李科舊制臺省雖七品官錄風聞言事閣部大臣一受科拜多不安而去人成以之御史猶轄於總惡惟六科無所統屬均衙內府體吏尊吏掌科操百官贊否點陟於六科中太高自簡貴若外吏權搗必勞門者錢乃得通姓名瑤往無所予門者有煩言驅素剛直不能忍習之鳴梧以為藝其體也不悅授玫為給事中而抑瑤伸授府同知瑤大怨撫玫行晰狀列疏上閣事官惡其係已也亦劾屈諠流棄競鳴梧復極論之遼請河州州官出之出六年正月叛兵通登州聖衷家永本用

陷環獨抨石奮擊賊擁至誘執大罵不屈凡殺妻女四人並投井死贈光祿寺少卿

「命逮治孫元化張燾等官

登州既陷東省大震報至上命逮治元化張燾及道府等官

命總兵楊御蕃王洪劉國柱統兵會勦楊字翰斌沂州人楊肇基之子年少勇而多機畧王榆林人王威之子體肥胖怯怯之狀一見而知

時梁廷棟已罷熊明遇字良孺江西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為本兵於是調通州兵以副總兵楊御蕃統之凡山東之師皆屬焉加總揔銜調天津兵以總兵王洪統之調保定兵以總兵劉國柱統之各刻期赴勦

李九成孔有德自稱為都元帥

賊部署營伍偽授官爵鑄都元帥印自稱替天行道都元帥推李九成為首有德次之耿仲明自稱都督括民間金帛子女用巡撫關防檄取州縣餉銀齎萬金犒賞誘令同反

初五日巡撫余大成領援兵如萊

大成聞登州已失入萊為守禦計然束手無策唯閉戶誦經而已分遣萊營官兵以副將張奇功率

右營人守黃縣以水寨營守三山以左右營守平度即墨王兵調發客兵驛騷

初六日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張忻至自京師忻字靜之號北海天啓乙丑進士

張以左遷浙江藩幕便道歸省甫入門朱太守馳往謁之告以余撫軍提兵在府已經旬日殊無東意而參將余五化背日與賊通且齊南鋒營兵日索犒無餉恐內變李公一言張即謁余力言先遣余五化以清姦細請徐有宇名從治浙江海鹽人時為武德道以

監軍留班軍以守城余皆嘉納行之而余五化則尚未遣也余與有德為八拜妻子在登有德俱養待如禮

客兵謀為亂

客兵訛言欲為內應以夜舉流星為號幸臨清營泄其機朱太守多方誠諭捐貲厚賞仍勸鄉紳犒之一面逐户清查謹巷柵多設兵丁夜巡三令五申居民出户者死至夜兩見流星逼天而城中闃然無一譁者

初七日犒兵餉

鄉紳捐資於城隍廟公議醵銀以充守城軍丁工食毛馴石日張黄門孔教及子考功忻共捐銀一千兩時先君為諸生亦捐銀二百兩餘未詳

禁逃城士庶

是日南門內欲逃城者蝟集或貴易賤服或女扮男妝朱太守以法斥之者三眾乃驚散

毀關廂祠廟

朱太守命毀西關大士海神二閣以防攻城撤南關關帝祠以防伏姦

十二日賊遣人送孫元化梁月崖書於余大成是時登州文武各官及鄉紳賊皆幽繫一室聽其指使為具揭遺書大成欲令具疏招安其大意欲朝廷畀以登州並所屬八縣然後投順年年納賦立功報效當時無論識與不識咸髮指恨其悖狂詐而賊之心腹參將余五化在大成所力言可撫大成得書揭為聞於朝惟巡按王道純抗言不可公論韙之

十三日賊破黃縣知縣吳世揚縣丞張國輔參將張

□功守備熊奮渭死之（黃縣屬登州府世揭河南洛陽縣舉人）

司功爲萊州參將時將離任慷慨力請守黃以障
萊余撫僅與老弱兵三百賊自十一日攻黃張死
守不能下至十三日賊自南城入兵民多潰張猶
奮臂大呼持刀斫殺賊十二三人賊蜂擁上力竭
遂爲賊埶肢解之

趙士喆曰張參將奕定人也魁梧善戰叛賊過萊請祭友擊之衆不可余撫使帥兵三百守黃請濟師兼許賊至城陷公手刀猶殺十人哀哉

豺狼饜飽自西來猜擊無公亦非識衰手養癰緣底事英雄至死有餘哀

附考士喆字伯濬拔入甲申避兵松椒山遂不歸與弟子董燕耦耕海上著石室談詩建文年譜遊宮詞各若干卷

官紳分汎守城

破黃報至萊郡官紳公議上城協守知府朱萬年
守南門同知寇化（山西榆次人萬曆乙卯舉人）守東門通判任
棟（陝西人）守北門掖縣知縣洪恩照（河南息縣人進士）守西
門鄉紳則考功張忻御史姜兆張（字肖□進士號若海）錢
守東北角副憲賈毓祥（號四□進士）御史
□乱昌（號芝庭進士）守西南角御史毛九華（號□□進士）

守徐延松（號性□□舉人）守東南角副使畢拱辰（字天日進士）
光祿姜啓哲（字鏡明廩生）守西北角

張北海曰初派如此沭數日有至有不至者矣

再禁逃城

朱太守出示曰共此城卽共此城安危無論權豪
貴要敢有先去以爲民望者本府決不與之俱生
示後闔郡凜然

附記黃縣范相公丁艱在籍聞登失守攜家移居萊城旣見黃陷後欲出城西去因討取撫軍令箭提校出南門尚未成行朱公急赴院講云縉紳民所仰視不可令去以爲民望當事以爲范宜客

居不可以鄉紳論朱公脫冠擲地曰老大人只管侍男職官箴鄙管男職封疆今日之事男職一身任之請老大人勿爲越位之謀言畢率生員二十人各持猛棍諭日敢有出此門者打死無論午後范宦率三十人擁男女轎二乘至門下諸生衆手碎轎男女流血滿面扶掖而去

又北海張公聞登陷亦欲攜家就任朱公特出一示云連日東信緊急百姓各欲逃遁張宦聞信連夜至萊共守封疆論身家性命張宦與爾等自有輕重乃捨身倡衆以全城池本府不勝仰重自此張公不復思出矣

十五日内府瞿昇以右軍至

昇至見一切防禦喜謂朱守曰鄉人咸稱公才十
以今觀之殆不虛也

巡撫余大成職尋逮治

是時言官交章論大成畏縮失機有旨革職聽勘

未幾逮治

十七日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為登萊巡撫謝字 部石湖 庚人

原任巡撫謝璉時在刑部獄廷臣多言其才畧可

用上命出之擢登萊巡撫星馳受事

二十一日武德監軍道徐從治至

徐公素諳兵機朱守尋曰得此人吾萊生矣閤城

兵民俱賀

遂余五化於兗州

時五化未去張考功謁徐公言余五化尚在肘腋

恐有内變徐卽力言於余撫立發一牌押五化往

兗州趣兵實收其兵下馬匹也

二十二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各將兵至

萊州道宋獻以齎捧還宋溧陽人進士

尋以憂去

知府朱萬年署道事

十五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帥師東征

鄉民饋食者幾二千挑兵士驩呼

二十八日我師次於新城新城鎮名距掖縣八十里

二十九日戰於新城我師敗績

賊率衆來迎津兵先潰王洪遁回御蕃被圍乃夜

半冒突賊營而出楊師得全張比海日王楊各列兩營王洪領津兵立於一山頭上入萊鋒未列而王營先潰王洪騎奔馬先遁賊貽攻楊營攻打一日一夜不能破時賊已遣姦加於朱橋各道燒斷糧草楊兵一日夜未得食始引退

三十日登萊巡撫謝璉至

隨行官丁止二十餘人公自記曰余以月之二十一日午刻出都門計程千七百里介馬而馳費日有九畏此簡書悵然羽翰甫下車與撫院徐甫宇相聯自陪京一別經十六年言念疇昔先景依偉乍見翻疑贅相悲各問年誠署水也

附記公拜客時轎扛損折幾委於地

二月初一日巡撫徐從治謝璉俱於萊州莅任

内府徐得時以左軍至徐字詠宇

兵潰報至

张考功等正在徐撫座王洪遣人持令箭來報王
楊全軍覆沒眾俱失色徐撫曰縱敗不至此及午
楊使至始知王先敗逃楊尚堅壘
巡撫謝璉命都司鮑守正製火器
已後謝於東察院到任畢即料理守城事長隨左
都司鮑守正募火器匠命入局製萬人敵轟天雷
火箭火毬等項陸續運至城頭
初二日總兵楊御蕃入城協守
王楊二總戎先後回駐劄城外兩撫出城細詢兵

潰之由王僅餘三百騎楊猶獲全師而返時各兵
前無見糧後有追寇相率西奔因議遣王洪退鎮
濰縣留楊鎮下家丁三百人資為捍禦一臂士民
疑畏堅不肯內謝撫諭之曰無兵無將城誰為守
脫不靖當為爾輩任之眾始帖然
錢贊伯曰按歷間記初三日辰時賊已將至楊鎮尚擁三百騎於南門外徐謝欲呼入而朱郡伯與諸生猶謀不決趙芝庭與余以百口保之始啓閘延楊入眾以為初三日事與謝異
檄副將吳安邦洽逵收諸兵所遺器械
恐以資敵也得挨牌三事銅大將軍一位

督撫發各社精銳鄉兵赴城列守
仍考屬團練鄉兵以備不虞
初三日賊至萊州
卯時前撥泰大鵝等報賊前鋒五百騎已至平里
店（距城三十里）登陴望之已後見賊從東北嚮西南勢
甚飄忽一營於城東碑兒坡（距城五里）一營於城西福
祿山（距城五里）四面繞城聯絡下營十四五處而遊騎
則星掣電馳或舞刀以示威或闖關以搜伏抵慕
列炬四周光徹天然未攻城也

附記　是日朱太守差役書辦探賊營孔有德只有朱太爺而並不攻城只在城外取馬便上南去
撫鎮等官分汛守城
徐撫院楊總戎駐西門謝防院徐內府駐東門
內府駐北門
逮撫孫元化等下詔獄
賊用仲明謀放孫元化宋光蘭等還泛海至天津
津撫奏聞俱逮下獄
初四日賊攻城
是時賊移一營於演武場內所擄難民於前[illegible]

砌銃駕雲梯執挨牌攻東北角甚勵伐樹塡濠
燬附逼城薄暮轉攻北門及東南角喊殺蠭擁勢
若平吞賴楊鎮內丁壽火器分派迭擊而列守員
役亦無不致死力者殲賊無筭委屍於濠達曙方
退

初五日賊攻城

賊攻東北正北西北正東正西凡五處發矢如雨
城頭分禦之傷賊甚衆薄暮專攻西面我兵仍擊
卻之此兩日初交賊鋒人頗有懼色賴謝撫法嚴

故人皆用命無敢譁怯

初六日縋人焚賊攻城具

賊未列營潛逸四關恣行焚掠乃縋人火其近濠
所遺雲梯挨牌門扇竝獲其器械無筭

下按院監視塘報

漏下二鼓謝撫遣標下聽用官幽咏武等偷賊營
詣青州下按院竝監視塘報

初七日揭守城款於樓頭

六書守城六款揭之樓頭

招遼等處募義勇復登州

州撫密遣標下家丁謝一豸等持檄分行招遼萊
陽福山棲霞文登（五縣俱屬登州）每處給空劄三張令其
招募義勇為恢復登州之計更遣一諭帖為守登
城參為款語蓋聊以疑之不問其應否也

遣人齎奏

遣聽用百戶孫啓元班軍張典往京齎奏報到任
竝請旗牌報賊情竝請兵馬疏一通

臣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崇禎五年正月

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題
奉聖旨是徐從治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望闕叩頭謝恩訖隨於本日
准原任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余大成咨送原欽
奉巖處預備倉糧查閱民兵督發班軍督催薊鎮
宜大糧餉督催漕糧傳敕五道達字三百八十九
號符驗一道令旗令牌八面副萬字三千二百七
十二號巡撫山東鋼關防一顆竝吏卷等項冬文

代與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自崇禎二年五月間
蒙聖恩俯允順天撫按爲臣代題休致自安於一
丘一壑之內矣詎期聖明采及蒭菲起臣田間臣
聞命促裝於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赴任自
登城失守全省震驚舊撫臣余大成題臣監軍因
於五年正月十二日檄臣遄往遂於念一日馳至
萊州府而黄縣又先失矣與撫臣余大成鎮臣楊
御蕃王洪擇二十五日進兵伏蒙聖恩垂念時事
孔棘命臣巡撫重任臣自惟碌碌庸才卽時平猶

難致理況軍務匆午之日乎拜命飲水於二月初
一日與登萊撫臣謝璉同日到任政在商確調兵
勦賊之計而初三日賊已奄至城下四面圍繞不
能奮奏候至初六日始遣人縋城而下僅移塘報
二封於監視臣呂直按臣王道純求其轉聞未卜
能達否初七日颶風竟日賊氛或少斂欲遣官齎
奏日來情形危迫之狀盡在塘報中不敢多贅但
望援不至臣雖同防臣謝璉總兵楊御蕃監視太
監徐得時翟升誓衆死守恐難久持伏乞聖明白

爲刻期計急救兵部調馬兵六七千星馳前來或
可保全萊州一塊土也臣與監視臣呂直及防臣
謝璉按臣王道純議勦長策滅此而後朝食定不
以賊貽君父憂也爲此今將到任日期並收掌過
符驗旗牌關防緣繇理合具本專差官郭尚文齎
捧謹具奏聞

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申時據署總兵官楊御蕃
塘報內稱正月三十日午時有馬賊七千餘人自
未時與鎮營衝打御蕃親督兵丁去營濠邊與賊

對射至酉時賊留二千餘衆在營東安營其餘俱
攻圍西南山天津營至一更時各相對列營至初
一日辰時賊兵四圍津營又到步賊萬餘架紅夷
大礮並大將軍等礮重疊圍攻各營只望見津營
差將官陳奇功與賊講撫兩邊差人往來不絕賊
忽將津營衝開王總兵似領馬兵衝出不知向往
賊衆遂踹津營本營與鋒營萬分危急且輜重不
捉乞速發援兵以救危急倘誤時刻不可言矣理
合塘報初二日辰時又據楊御蕃塘報內稱初一

日卯時賊拔營齊來用紅巨大礮五位大將軍三百餘位攻圍鎮營二日夜時無暇刻本鎮親督兵丁與賊對射用礮打死賊兵數百賊衆攻圍愈急二日夜官兵俱無食用大礮三十餘位炸破二十四位火藥鉛子俱無各兵至酉時奮力撲殺一處賊兵漸退南山步兵不能遠追各丁割級一百二十九顆搶招旗十四杆隨收兵暫回萊府候援兵盡集一奮勦滅有功員役並礮傷官兵馬匹查明另報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監視登島太監呂直

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看得天津總兵王洪初時見其軀𩟗腫而氣蕭索動稱賊勢衆大有談虎色變之意及至新城扎營與各營相距甚遙彼此難以救援卒彝丁驍勇力護本將潰圍而出賊且踞其營取其火器以打我兵孰非王洪階之厲也如無後效難逭前愆津營先潰各營動搖幸楊御蕃傳令鎮定自辰至酉與賊攻打數陣殺賊無筭火藥鉛子俱盡糧草阻隔夜劫賊營全師而還功有足多焉

若楊御蕃者慷慨激烈誓不與賊俱生鼓舞奮勵能使各兵用命膽畧俱備綽有父風所當急爲獎勵以奏膚功者也但賊實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而我之馬騎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衆寡不敵卽萊城危於纍卵蕩平其何日乎伏乞敕下兵部急調驍勇馬兵萬餘星馳前來協勦便可刻期奏效矣緣係緊急軍情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官齎捧謹題

賊四出搶掠

百里之內房屋盡爲燒燬男婦皆爲殺掠矣

賊殺處士王琮

趙士諤曰琮貧而好古性迂拙自號木石居城北人諸歌郁賊至不避爲所執不屈死之龍義安遊二十年追思直諒忽潸然時流也自知有多況從暴先年愛賢

郭楊率鄉兵禦賊死之

趙士諤曰楊長幹多力率鄉兵禦賊與其一衆寡不敵死爲賊害楊寒區寡支後竟其爲請卹者從來文弱是書生殺賊拚死亦榮眼底青衿爭肯實何人知有郭楊名

初八日賊發騎西行

賊發騎數百西向似有探我援兵之意

指記 謝撫與徐撫乃對坐西城樓上相距纔二尺許 賊暗發一矢劾來從中經過着座右圍屏上 相觀 驚愕

初九日賊四面攻城我兵禦卻之傷一賊頭目

辰時賊毆集難民擁雲梯轒車各數十乘四面環攻即西城一面三處受敵我兵用礮箭木石極力射打傷賊甚眾內傷蟒衣頭目一名賊號泣擡去

有難民來歸

謝以難民為賊迫脅傳令乘便逃走一鬨而散者百一十八俱赴南門下背牆而立城上投以飲食

初十日賊掘隧道絕都司王泰初百户白仲仁率難民擒賊獲徐夢麟以歸

黎明賊列隊伍掌號放銃狀若赴敵乃暗於東北角掘兩隧道謝撫命標下都司王泰初萊州衛百户白仲仁三鼓縋城率城南難民密殺掘洞之賊經東南橋被一賊驚呼不果遂執此賊以入細鞫供稱姓徐名夢麟據人投孔有德下王從友充為前探舉心腹寄之矣前日冒伺官兵消息暗入萊州且云賊細作甚夥萊道旗鼓吳恭謙登州水營

參將王化其魁也初賊視萊猶登謂取之當如摧枯不意屢攻屢挫且妄意圍一月將不攻自破又言列位老爺不要望大兵孔總爺已用金珠蒙貂託孫防院進京買關部主撫就赳了萊州也只是撫云云審訖即梟以徇

賊分兵攻平度平度州名屬萊州府距府百里

賊發標旗十二杆兵六百攻取平度

十一日賊築礮臺於西南橋外

賊於西南橋外先竪門扇遮蔽內用土木間壘層壘一臺高與城埒上置西洋大礮對城攻打準如射的

賊穴東北角城

賊又於東北角穴城而入者五六處撫院命萊州衛幕王化等於城內對穴掘濠深一丈闊三尺懸大甕銅鐵響器於內令人靜聽以察遠近

十二日賊攻東北角城

辰時賊於東北角架紅夷大礮三面環攻鐵子大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餘斤者擊崩

梢口竝守垛人應聲齊粉遂取所造木垛障之

用水溼綿被遮其上我兵雖不無損傷而捍禦益

力至酉賊乃引去

錢贊伯日歸國記殺環攻乃十三日事與晰記異

賊運登州紅尼礮至

賊駕牛車運紅尼大礮七八位入營每位用牛四

頭皆重二三千觔

十三日下按院塘報

賊陷平度知州陳所問州同[illegible]子亂吏目房增偉死之陳字睿之文安人萬曆乙酉舉人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

先是有德等遣人招島眾同反旅順將陳有時殺

臂而起殺周衛二將率旅眾七八千人渡海從逆

賊勢益張於初十日攻平度室是城陷州守自縊

無何賊引去我兵復入據之

十四日焚賊西門礮臺

賊於西門所築臺上將樹枝門片紛紛投下意欲

填濠飛渡徐撫軍懸元寳三錠募壯士共二十五

人奮勇持火罐焚之臺與守賊立刻煨燼竝燒[illegible]

一頭目賊

十五日賊復築礮臺於西門外

登州庫藏暨子女玉帛已盡入有德等手有時兵

無所得每言空反一場諸賊約攻破萊州所得盡

與有時故亡賴敢戰兼垂涎所入益竝力死攻

因前臺被焚復退築一臺左右各作臺翼之峙而

為三移礮於上

東北角掘隧及城

賊復築臺於東北面而所掘地道五處則皆已穿

至城根懸飛石捶之不能中人心憂惶

芙蓉島有船

午刻城北樓上望見芙蓉島船可三十艘疑是賊

所設疑兵島兵有識者謂是神武左營參軍彭有

謨領川兵從海上來援也遂於是夜差家丁孫高

捷往探之彭湖廣麻城人

東城縋人焚賊洞

謝撫於東城以象人恐賊賊初驚射後覦之而笑

因募人下城剿洞毽東西洞漸次焚塌賊所掘洞皆以門扇

衙承下川大杜頂之但詞土尺許又恭柴薪相縱
夾把吳及承頂之木有相瑜熾直竜洞口而止
嗜東北角一洞賊環礮力護掏運如故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疏報軍情王字新寰天啓乙丑進士
奏為二東告變緊急軍情事據東撫徐從治塘報
萊紳賈毓祥公書言遼賊自吳橋發難回歩至登
連破數縣焰戮官民搶奪財物似此逆天之狀撫
按諸臣各有本章上達宸覧無容臣贅也臣所特
陳者我皇上有軫念民社之仁而武臣無報國盡
忠之義正月二十五日天津總兵王洪統領津營

軍兵通州副總兵楊御蕃統領沂營鋒營青營渾
兵同至新城鎮與賊相距賊悉衆而來圍繞我營
而王洪先懷畏懼遣人往來與賊講撫賊窺其勢
怯猛力急攻而王營被賊衝破王洪不與之敵畏
避而逃賊遂踞王營借其所遺火礮器械等物後
攻楊營甚急幸楊御蕃百計周方與賊相持使賊
無隙可乘經兩日夜粒米未曾入口軍兵難於持
久遂夜劫賊營全師入萊以與文武軍民共守萊
城烏由此觀之逆賊之猖狂我兵之撓動皆王洪

一人之罪也設使王洪不先懷畏懼念朝廷豢養
之恩與楊御蕃同心協力誓不與賊俱生安知我
兵之不勝也若我兵一勝則賊勢必歸登斂跡而
不敢前矣又何得於二月初旬乘勢圍萊四面環
攻驅難民執挨牌架雲梯伐木塡濠穵洞掏穴以
致我萊城以斗大之區危如累卵文武軍民日日
寘水火之中而莫之或寧也哉臣思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民不被其澤猶且
厪聖明之念而況萊城所繫非小爲山左命脈之

關東鎖登州之咽喉西樹青州之屛障且青州之
西即濟南濟南之西即德州由德州南北以及淮
安通州皆漕運緊要之地萬一萊城不測賊必順
流而下一往無前震動神京內外鬨食矣天下大
勢尚忍言乎哉叩祈我皇上軫念祖宗二百餘年
之樂土垂憐登萊數千萬户之生靈急救主客軍
兵星夜進勦趁賊勢未熾可一鼓而就擒也
十六日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內稱援兵已陸續發行只須吾輩耐持數日下

知平度已陷州守死焉
賊送贊畫張國臣諭帖及旨意來閱吡卻之張字寅宇建東人
時勦撫之議紛云不一當事主先入言力持撫議
以為必可就緒於是遣兵部主事張國臣來講撫
茲安輯遼人之在東省者是日未刻賊持國臣諭
帖一紙及鈔白旨意一道遣人送閱兩撫伐其狡
謀卻之
十七日賊四面攻城

辰時賊悉眾來攻東北西北正東東南四面受敵
而攻西門尤急從臺上放大礮城垜盡碎用木垜
暫堵而鐵子飛擊勢如穿縞守城士卒殆不能支
楊鎮親冒矢石率眾拚命力鬭至未刻賊被創劇
始引去是日輕重傷幾數十人死者近十人徐內
府亦於左脇中彈賴甲厚不入
十八日賊盤城西門總鎮楊御蕃焚卻之
賊仍環攻而攻西門益力守垜者壘木板障身參
差礙目不能外窺賊遂潛身懸門下斧鑿門三四

尺許圍城惴恐楊鎮於城上穿一小竇斜透門外
用功一夜始達投諸火器燒之賊始焦頭爛額而
去楊自歸田記曰時賊露擁城下楊自捻藥人敵擲燒之賊立為灰燼
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謨使使來言將兵入援
即於是夜復差孫高捷同彭下人韓子雲持兩撫
諭帖調川兵入援高捷於路遇邏騎阻回子雲不
知所往
下按院塘報

十九日知府朱萬年發兵掩賊
昧爽南門朱郡守發兵三十名突掩賊於睡夢中
斬首三級獲盔甲刀槍各一白鏹三錠首飾一包
賊負載東行
西城頭望賊俱車驢佗載子女玉帛絡繹而東
二十日撫鎮發兵掩賊
徐撫與防鎮謀出賊不意簡壯士五百人分二隊
啓䦕出南門一衝南關一衝西關賊手足無措殺
傷甚多得賊首四級大礮入位鳥銃四門坐纛二

村標旗四杆馬一四盔甲四身瞭見賊衆四集鳴金收軍人心大快

嵩部不日賊自吳橋發鄭日無官兵乃令一推之然恐不從死殊無撤圍之意

十一日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謨帥師入援

有謨原領川兵防守旅順奉文移兵護登因自海破浪而來知登陷圍萊遂率兵入萊郡北海將船艘屯三山萊屯芙蓉往來無定晝則張幟鼓吹夜則燈火鳴銃賊選精騎五百往來護之以防登岸是日夜半仍令舟中燈火鼓吹如故以誘敵人乃自率人三百潛從小石島上岸步行結陳前進至演武場為賊營巢彭分為兩翼各參大小礮用長刀護之且戰且行賊屢圍屢御自濠外入濠內按步徐行無驚迫狀啓南門受之軍容甚盛士民觀者如堵無不喜躍有三十二人以不知路徑為賊所截遺棄礮數尊咸言可惜彭笑曰翌日即當取還耳時得彭兵揚帥之勢益振彭聞東北角掘洞將崩遂率所部兵守之時韓子雲亦在麾下詢之蓋十八夜過邏賊與孫高擬相失子雲獨前擭刃

戰退四賊始能以信符設帥行壯哉○城中兜鍪舊制用紅彭將因敵以紅帽為號恐難於識別下令以黑色易之○川兵未入之時每以多藥鼓傷礮銃致死多人至彭將入城礮之大小藥之多寡方各有定數又每藥一觔以紙作一包急忙中便無差錯又入鉛子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氈塞緊倘礮口向下便無墜脫之虞

名	硝	黃	灰
紅巨	硝一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二錢
減由	硝一觔	黃二兩	灰二兩四錢
轟雷	硝十觔	黃三觔半	灰二觔半
震雷	硝四兩	黃一兩二錢	灰六錢

信 礬二分 蜜陀僧六錢 斑毛五錢

右用燒酒調勻日晒不見鐵

名	硝	黃	灰
西洋	硝一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
三眼	硝一觔	黃二兩	灰二兩五錢
飛燕	硝一觔	黃五錢	灰五錢
地鼠	硝十兩	黃八分	灰三錢
火箭	硝十兩	黃五分	灰三兩五錢

小鉛　硝一觔　黃五錢六分　灰五錢六分

火線　硝十兩　黃一錢五分 不用亦可　灰五兩四錢

萬敵　硝一觔　黃三兩二錢　灰二兩八錢

張北海曰自入援以至解圍凡二百餘日彭同兵士未嘗有片刻居停之適烈日暴雨無須臾解兵子服彭康威八月之久未有怨言不強市人一物節制之兵於彭見之

謝韶石曰彭參將膽勇沉毅履危若坦御卒更嚴竟日無嘩者北海投余書述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幾以似之殆有古名將風

二十二日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按院差人至則十三日所差塘報也云主客兵萬計已抵昌邑 昌邑縣屬萊州府距府一百五十里 實叩之尚屬虛談緣王洪兵無紀律掠民更甚於賊反虛張賊焰欲掩其失故聞者蓄縮不進耳

謝韶石曰武官怕死則已矣又從而煽惑乎念之祇深恚忿

濟南鋒營中軍朱廷祿襲平度取之

朱中軍投進稟帖報前濟德諸潰兵復爲王按院宋登道 名之儁山西靈石人天啓壬戌進士 招集暗襲平度取之諸兵據城列守爲進取計兵約三千人

益張國臣登道宋之儁以書稟至爲賊求撫

午刻賊持張贊畫書一封宋登道稟帖一通皆爲賊求撫而賊殊畧無撫意謝撫回札有城下之盟恥不能從等語

賊入東北隧道

薄暮見賊百餘人竄入東北隧道抽執石戛戛有聲撫鎮及鄉紳謀發兵撓之往常出由南門未啓牖而賊覺之故每出不利今改從北門以攻其不備而北門土塞堅厚守北門任別駕殫窮夜之力漏盡始啓一扉魚貫而出爲賊所覺不果

二十三日焚賊洞城東北角崩賊三上三卻之

黎明師出北門川兵驍勇絕倫徑鬬賊壘各兵鼓銳乘之火罐噴筒鄉洞齊發洞中賊立皆煨燼案奪大礮七位及其火藥而返方賀戰勝不意賊預藏火礮於隧道中火引藥發城忽震裂執挫而去亦崩可二丈許角樓半圯礎落柱欹一賊目頳服施氈緌塌處望拜一礮擊中扶扛而去羣賊呼譟急攻城上礮石如雨相持至申稍稍引去四鼓後有賊突至意塌處可以平步而上乃三上而三卻

之賊之斃於礮者不可數計賊始氣沮方檯之寨
守懷杌隉不意據險斃賊反倍他處皆彭參戎與
麾下力戰之功也
附記　登早朱太守率合郡士民向彭參戎貢再造之功
二十四日築重城
東北角已陷城垣單薄謝撫遂檄萊州衛指揮陳
洪謨經歷王化聰用主簿張九叙集材鳩工鞠築
月臺衆米爲膚內實以土約用班軍門夫三百人
初運土以筐頗擬俯仰命以布袋易之凡六晝夜

而告成自角迤北而西長二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從於上作女牆高六尺厚六尺爲架之上垛口尤巍然又一崇墉
附記　免役也鄉紳各輸米無數而李之茂尤多士子婦女老幼皆負土操築焉李宇南居
兩撫咨部請師
謝撫與徐撫會稿遣郭尚文進京咨樞部代題請
師謝起草而徐正之
臣徐從治謹題爲援兵一步不前城守萬分危急
伏乞聖明軫念封疆急敕進兵以解危城再調馬
騎萬餘以圖善後事臣自二月初一日在萊州辦

到任管事初三日賊即薄城初四日攻起距今二
十二日矣僅於初七日縋人下城齎奏到任日期
並咨兵部塘報嗣後節次塘報俱送按臣王道純
監視臣呂直求其代題請兵不知曾達御覽否自
初八以後屢攻屢卻轉卻轉攻中間危迫之狀未
易殫述而最受害者在紅尼大礮鐵子每箇重六
斤觸之即折城垛盡傾守垛者無處站立至十七
十八兩晝夜很攻西門穴門以入幾陷矣闔城男
婦震號多方捍禦幸獲保全二十一日參將彭有

謨固臣與防臣謝璉發牌調援即帶領川湖官兵
五百員名從島上來援本官忠肝義膽朗識沉機
立斬姦叛牟志泉等十餘人誓不與賊俱生一廉
調援即能以五百人徑衝賊營入城連日搏戰捍
禦實甚賴之即飛將軍曷以加焉以視王洪之擁
兵千餘而恇怯氣餒遇賊先奔且布散流言虛張
賊焰俾援兵畏縮不敢前皆王洪階之厲也事平
之後賞罰自有公典誰敢假之二十三日賊於東
北角掏成隧道暗藏地雷火延機發城忽震塌

丈許角樓半圯士民駭愕賊得意急攻益擁而
上者三總兵楊御蕃參將彭有謨率兵三仰之第
恐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存亡乃呼吸間事雖臣等
殫慮竭智往往以少擊衆奈金湯已有瑕可乘而
心力已消耗殆盡盼望援兵雖日已經發行已到
昌邑究竟不見一騎一卒也雖監紀按臣王道純
沉毅明決誼切同舟必不以膜外視之者而未見
救焚拯溺之急若合城士庶於按臣不能無觖望
爲臣等唯有捐糜以報朝廷竊恐無萊則無全齊

天下事難言之矣臣謹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謝璉合詞具題伏乞聖明亟敕王道純
將見在兵馬星馳赴援並敕兵部再調馬兵五千
川兵五千以爲後勁而賊氛可立靖疆宇可立全
矣若撫之一字是賊之所以愚弄孫元化於股掌
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耶覩賊攻乘不遺餘力
以必剋爲主帥狡悍攻城亦未聞以紅夷礮相加
者是何等狡悍而可再蹈元化之續乎臣等[illegible]
不拈破以解築舍之議也

二十五日賊築礮臺於東北角

賊於東北塌角建一高臺上置紅夷礮四位連擊
不已

發兵與賊戰於城南

撫鎮各出精兵及各鄉紳家丁共八百人出南門
與賊苦戰自辰至午衝殺十數合城上觀者益倍
敵愾之氣

趙士喆戰賊南樂府曰戰城南良苦賊如蛇豕
欲來增來如風猛如雷箭如雨使我前弗
得前卻弗得卻顧視賊頭但指鼓門大鞋進而乘
齊黃甲者難與鬭衆畏賊如畏鬼可憐大頭顱孫立

無肩使得數賊級雖逾城進[illegible]民時[illegible]穴府血
內無援兵徒數根望西兵來不來城南之戰[illegible]
[illegible]自注與休兵衣黃甲川兵綠衣甚大較有太[illegible]
[illegible]之

二十六日賊攻東北角

大礮連發不斷角樓頹圯將盡此樓因圯議拆今
委與賊費其火藥鉛子亦計也

賊入隧道

賊八十餘人闖入隧道火俱斃之

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得按院回報乃十八日所遣塘報始知濟南
等兵入平度而岸保兵已到昌邑矣
戶部右侍郎劉重慶上疏乞師（劉字耳枚掖人 萬曆丁未進士）
奏爲急請三鎮重臣各統大兵救全齊億萬生靈
以存兩都咽喉以維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
十四日夜有家報乘黑夜破重圍而來云十一二
等日賊之攻城其利害十倍初旬先以西洋發擊
城東北角樓垜與人立時粉碎復攻東南城角亦
立時粉碎如城北又窄地道兩三處每一孔可容

數千人矣召難加晝夜不休又將四城濠水盡放
入海賊衆逐往來如陸如此情形萊州以斗大孤
城慾賊攻打即有撫府諸臣相泣死守旦夕斷不
可支萊去則賊西向而走青南向而走淮北向而
窺內地長驅直入處處瓦解天下事眞有不可言
者矣時勢至此臣等計無復之惟祈皇上自爲社
稷封疆計赫然震怒立檄保定巡撫丁魁楚即刻
移鎮統所部勁兵銳意鼓行由德州而東再檄天
津巡撫鄭宗周即刻移鎮統所部精兵開道鼓行

由鹽山而東又檄河南巡撫樊尚璟即刻移鎮統
所部精兵及磁州毛兵數千前後甯隊列陣鼓行
由曹州而東俱令自裹行糧限以時日直抵萊洲
城下與鄧玘所將川兵六千人約會密討合力同
心用正用奇相機而進期於立解萊圍盡殲此賊
而後覩食則天下大事尚可救也非如此大傚迅
速雷霆自天而下則人心必不能奮賊鬼必不能
奪萬一循其故套復將後所徵肆保之兵浸一嘗
試將來鮮有不爲王洪之續者事機如至再失皇

上雖欲急而更求愈無及矣臣等爲皇上封疆痛
心疾首非徒爲臣等桑梓痛哭流涕也臣等不勝
叩血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乞師
題爲逆賊猖狂愈熾孤城旦暮難支乞請重兵彰
赫怒以拯三齊以救萬民事臣於二十四日接塘
報與家信言賊前後攻萊加倍緊急於北城下安
置紅尼礮三位鐵子大如升城垜當之立碎守人
當之立齏於東北角掏穴五六處將及於城於西

門外結土爲臺與城相埒又於城八九十里內鄉
莊盡被火燃子女俱遭殺戮自古及今未有如此
賊之甚者且賊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而我馬騎
不足二千步卒不足四千衆寡不敵無怪乎賊之
狡而且橫視萊城爲掌中物也臣思萊城以偏海
之區承平日久未嘗經亂一旦猛攻惡戰屠毒過
慘民不堪命矣使非萊城多慷慨忠義之士誓家
護國寧死不懈烏得殘喘歲月以苟活於今日也
言念及此實可寒心伏祈我皇上念二東累卵之

危無時可待萬姓倒懸之苦惟日是悲敕調東江
大帥黃龍率領精兵五千由海道而來以搗其巢
恢復登黃等處蓋賊之妻子俱住於登賊聞之未
有不罷兵自援者此伐魏救趙之計也再調涿州
總兵王業隆率領精兵五千由德州駐劄昌邑昌
邑去萊百餘里實爲輔車相依今有兵爲犄角之
勢進則可以爲萊之羽翼守則可以牽賊之肘腋
矣又何患賊之西向也再調津門參將陶曾齡率
領精兵五千由北海而進屯兵於王徐寨（距萊城九十里）

蓋海邊居民鮮少去京師爲較近賊不能下萊安
肯老死於登勢必泛海以窺京師此處屯兵一枝
賊即詭計多端亦不能飛騰而渡矣再調義勇總
兵劉澤清率領精兵五千鎮守平度賊每言不久
便上金陵殊不知南上必經運河運河騷動軍餉
必至不給內外必至告匱矣所係於國家非淺也
今有兵以阻之不亦釋皇上南顧之憂斷逆賊金
陵之想也哉再敕山東巡按王道純將本省現在
人馬計其數會其期以與各路總兵官聯絡照應

四面環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進退兩難賊雖兇
悍未有不聞風而逃者也叩祈皇上嚴敕兵部傳
調各路總兵官奮勇前來同心協勦庶累卵之危
可轉而爲安倒懸之苦刻刻而即蘇矣
二十七日張國臣差都司金一鯨爲賊求撫
國臣遣一鯨持書爲賊求撫徐謝俱登南城繫一
鯨上徵探大兵及賊情形復遣詣賊反覆諭以大
義令其回登徐竢恒處抵巾一鯨來回話述賊設
詐謝撫投袂而起徐撫曰爾與賊說賊善攻我也

辛守 我若守不住此城不算男子且賊既請撫張
贊盡何不親入城來耶一鯨下城宿賊營
二十八日金一鯨復入城
鯨復上城求致書按院及贊畫且求差官偕賊
使同往金語氣張皇知爲賊說徐撫欲斬之旁有
爲之解者因縱去
二十九日發兵壞洞萊州衛百户白仲仁死之
發兵出南門爲誘陰出北門掘東北角隧道我兵
在隧道不能出者五六人被礟死者四十餘人輕

重傷者二百餘人百户白仲仁數立戰功今死之
然隧洞亦遂塌穴賊不敢入矣南門與賊衝殺我
兵亦傷四人
謝諮石日賊掘隧道六七處皆陸續使人燒塌惟東北嗣擴之甚巖洞口可容百餘人內分三股一對角樓一往南一往西令傷人輝多而散圍城生命不得不俯
附記仲仁爲礟于中腹皮破腸露家舁入城仍自納腸腹內令人用線縫之墨無痛楚竟以風入不能療而死後亦未有題錄𥙷卹
夜攻城我兵擊卻之
二鼓賊攻東北角執挨牌直抵城址欲從塌處直

五鼓 參戎任別駕督兵擊卻之且卻且前傷賊甚
卯正 鼓又兼攻東西二門及西北角皆擊卻之
三月初一日賊四面攻城
三鼓賊突如其來四面喊殺雲梯十數架齊擁近
城躍墻城而上者數次城上併力禦之礟石之聲
雷霆電激殺賊七笇平明賊始引去
賊開隧道於西門北
賊又於西門北水溝處掘隧道而城更單薄謝撫
乃檄指揮陳洪謨主簿鄔鶴齡幇築重城規模一

如東北角
毛帥石日蠢細余五化曾與有德言先日修城惟東北與西門物力稍薄故賊攻此二處尤急云
賊始列寨於濠外
賊於城濠外重重列砦掘塹深闊人馬不能越穿
連太木皆拆四關房木爲之高厚牢密曲折環繞開闢一門
止容一人出入砦柵繫狗毛索懸鈴防守之嚴甚
於晉安之圍
初二日犒兵餉
兩撫集鄉紳士民醵金犒兵得五千八百兩有奇

入東北隧道

東北隧道悉皆燒塌而賊覆轍不捨時時覘視盖

此處用力獨多受傷亦最迹知其必另作一穴也

初三日賊掘西北隧道

賊掘西北隧道甚厯令人入溝潛聽聲徹城脚縋

五人擲之城上護者少疎爲賊斬其一礮傷其二

附記 賊從濠外送飯者多被礮擊賊因以草囤盛飯兩邊以長繩牽之亦狡矣

初四日巡撫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塘報至知屢次趣兵中樞不應僅發鄧玘領

川兵四千其援期尚杳然也

附記 是日張兆海與徐樹聲辨事欲於西渠城開一小北門盖以賊掏洞甚急西賊恒又薄兵出南北門路遠而賊易防徐意不從而止

初五日總兵劉國柱遣騎入援

黎明國柱發騎兵六百來援據稱行至南關馬誤

陷濠因被賊衝散其半於是入城者僅三百七十

五員名後訪知賊竟未與鬭但於林中吶喊怯者

卽逸還耳統兵則天津參將李景眞保遊擊張汝

行都司李栴守備祈雲也

附記 賊縛一兵係兵至西城下兵大呼曰大兵將到可堅守城賊立肢解之惜不知其姓名

初六日

初七日大風揚沙如霧張國臣遣人持書爲賊求撫

附記 謝部石曰張賛畫爲賊求撫且據塘報具題謂賊一聞天子詔便撤圍不攻遂予張欲恩賊及爲賊恩金一錢以之欺張者因以之欺兵部如盲人言親撫輔不許衆以入告何其異也夫身不處重圍之中目不親攻擊之苦止憑姦弁狡賊一片飾詞報轄誤設煽強敵如兒戲可爲寒心非余與徐肩光力排其議其不墮賊術而爲登續者無幾矣

張有恒自登回

有恒係徐撫差往登州下開書於耿仲明者回云

未能至登於路聞毛承祿爲賊邀岸上屯軍教場

李九成賞毛兵每人銀五兩則承祿又從賊矣 承祿毛文龍義子之首廣鹿島副將

初八日賊掘洞

賊尋東北舊穴另開一洞可容六七人西北之洞

可容十餘人兩處濠岸斗絕礮矢不及故賊肆力

穿鑿

初九日撥津保兵分汛守城

城遊擊張汝行督兵專守西北穴處都司李栴督

兵專守東北月城參將李景則率領本部聽候
應晝騷枕戈之中歃以血忱莫不人人感憤
求馬兵遞塘報
每夜塘報俱被沮回楊總戎定計挑選精騎十二
騎鄉導一名翼以步兵六十名縋下啓南門銜枚
迤西疾行步兵齊力拔寨騎兵乘馬飛馳比賊覺
已越數里矣步兵整隊而還
附記 時塘馬兵去遠相與大牧
徐撫楊鎮及張考功共飲南城樓
初十日

十一日東西女牆俱告成
兩牆皆取鄉紳所貯大木横竪障土故築成之速
謝詔石曰衆人尚義捐資不吝而張北海
施進民尤倡衆不倦晝夜登陴共効綢繆
賊焚城外民舍復掘塚墓
謝詔石曰時四關房舍賊盡付一炬不留半椽彼
野伐樹春鳥不巢攻城掘洞皆驅鄉民爲前鋒用
命者無不當我礮不則立斃賊刃進退皆死積
屍如阜又恐發賊柴取其板以爲挨牌士大夫佳
城則例其藏出之以爲賊屍葬所至不遺衆塚
萊人何辜遭此浩劫忍無扦禦手恐鄭監不能繪
耳
十二日大風晝晦

十三日知府朱萬年徵馬芻
時倉中積穀二萬餘石庫中碩黃約數萬斤乃爲戶時
求封惟馬草告匱朱守乃同諸生十餘人持簿沿門
徵草有如募化得草萬束足兩月之用
謝詔石曰朱守事持簿計斗斛惜上下呼
馬牽衆翁周城中事事不缺皆其力也
附記 是時民間草舍盡撤以待用城中柴價頓
昂朱守令各處樹林拆各處房屋減價以濟民炊
作懸樓
楊總戎以西門外洞將及城乃命家丁楊進忠作
懸樓命壯士持火包燒賊洞口賊俱灰燼

謝詔石曰賊上架木爲架取巨木長五尺若直捲
與山樓附賊端之外巨木之精兩旁各輔一木皆
長大斜上用木板周圍作障狀類船倉中藏五人
用擋事以用繩術環抗之史至精巧竟垂洞口斷
以火攢製度甚巧惟夜間柔
賊不覺之隊矢俱不能中
十四日雨
一春旱魃似佐賊爲虐至是百卉浣顏諸峯沐雹
遥城一望翠靄撩人
賊負重入西關
賊驅牛馬數百負重入西關不知何處又被鹵掠
也○薄莫賊用水將西門北洞口火灌熄燬之

頭數人○彭參將東北角亦礮死出洞賊七八人

十五日發兵擊賊

撫鎮發津保兵及家丁五百人出南門擊賊令百姓隨之搬運木植以供炊爨衝打移時生禽二賊各兵爭功遂斬其首陣殺一賊曰項進忠虎翼狼音素爲諸兵所識蓋有名驍賊也獲礮八位旗一杆甲一領騾三頭我兵亦陣亡數人○東北角一日一夜擊死洞中送飯賊十六七人

賊礮傷西北垛

賊用紅夷礮擊傷西北垛口夜間用土坯砌之賊密放大礮死水匠甃砌者二人

保案全書曰是日李九成殺牛爲豬羊祭天地願盡斬倡亂者因討饑得下下兆賊不滅色及來北角敢從李賊起斬柳條有殺掠擅止之李賊歎曰登城一望竟是鐵壁銅牆自此以後只堅守以待內變可也

十六日議平糶法

謝撫慮圍城中貧民乏食乃委聽用主簿張九叙於公所發糶倉穀每斗錢三十文紙印票赴倉徑支又勸諭紳士及素封家減價平賣人盡忻悅鮮有菜色

守城記曰守垛人役楊鎮家丁約四百彭兵三百浙兵二百真保津門兵丁三百五十名巢營兵不足千名班軍二千餘名門夫三千餘名門夫支倉糧日廩三分白米飯食班軍支倉糧紳衿各家分班進飯仍支日廩四分五釐各處兵丁除月糧行糧馬草官給外仍分各家供給日三飯給酒銷魚肉後因久滿不出官紳之家仍止許及傭人士民之家則有不可言者矣

護月食

初更撫鎮等於南樓護月鼓聲斗發驚賊驚竄良久乃定禮成謝酌諸公酒從容勸酬頗有雅歌投壺之致○東北西北兩角川兵擊死賊共十七人

十七日西北礮擊死一賊首

賊營中縞素稿紙錢弔孝

都司鮑守正焚賊洞

二鼓謝撫遣都司鮑守正率兵丁二十名各持火罐從垛城而下直進賊洞賊五人迎敵立殲其三因縱火焚之獲其鳥銃刀槍各一鮑死從而甚勇敢

十八日都司鮑守正復遣人焚賊洞

賊洞未塌鮑復遣人燒洞有張刷兒張三兒貝宗德三人者自入洞後杳無影響至二十日巳時始自地中孔躍出而上詢之云賊洞長不可計闊有

丈餘深入土七八尺盡力仰鑿始透一孔透露隙
光極洞所至已透城根復自下而上架木爲級旁
照以燭其爲力甚難而其爲計亦甚巧矣如刷兒
等踏險不懾亦卒伍中之不畏死者
督理劉宇烈及總兵鄧玘兵俱至青州劉號蒼嵝四川綿竹人萬曆丁未進士
時兩撫被圍在外調度惟巡按一人朝議更設督
理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爲之更調薊門川兵四千
統以總兵鄧玘監以右布政楊作楫鄧號淑石四川人調密

雲兵三千統以副將牟文綬星馳赴援至是俱抵
青州
十九日立夏張北海曰城外山深海碧花柳媚嫣圍困城頭不能遊眺真爲短氣
二十日賊西北洞塌
黎明西北守城人見城邊木概隱隱浮動急以懸
石硾之應手而塌火藥柴薪亂投延燒燬裂幾三
丈賊復於迤北另掏一洞不撞不開徐撫於城上
貯儲甕之水晝夜傾灌自是賊入者稀少

張北海曰賊未來時朱守於城下密釘木樁以封馬足賊來毫無所用每次縋城繩斷多被板隔推上得板之力耳
二十一日焚賊三礮臺
亭午楊鎮以火箭燒其近濠草房因延燒賊所築
北臺徐撫曰如得西北風便可燒南臺張考功曰
一箭而去一臺已快人意公仍望蜀耶言訖西北
風大作楊鎮復命家丁以火箭射之貫入南臺意
亦未必即爇轉盼間烟從木起已而火發升騰赫
烈勢猛燎原群賊掬水競救如沃膏油遂傳彭參

將效而射之連發數矢僅著其一而火光已燭天
矣臺上銅紅夷礮爲火猛所鎔毀自臺墜下是役
也瞬息之間三臺立盡燼死守賊無筭豈人力也
哉賊圍起東北角焚臺乃任別駕事
二十二日謝火神
郡守備牲醴請撫鎮謝火神
發兵擊賊
亭午撫鎮發兵五百出南門東西分撲斬賊一級

百姓運入木植無筭

二十三日賊置大礟於海山亭

賊於海山亭上置紅尼大礟直擊東北角樓城堞

塌毀守垛人死亡相繼

錢贊伯曰予聞之父光云城上亦於東北角置大礟對打礟子直入賊礟膛中多方不能出爲之嘖飯但不知事在何日

募銅鐵冶礟子

自擊賊以來日用礟子數百斤朱公恐不繼因募銅鐵鉛錫數千斤鎔鑄以待仍令石工削圓石繼

之但石子不能透木至遠耳

夜雨遣人齎奏竝遞塘報

溥募徐撫院差劉應坤入京齎奏王定國遞按院塘報

徐疏畧曰國臣以撫爲叛兵解嘲而叛兵即借撫以爲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縱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送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叛兵之過青也犒撫

余大成撫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被圍明知張燾兵陰與賊通又使燾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兵視臣猶元化也乃國臣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勿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

絶跡不來職此故矣臣當死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面謾至尊淆亂國是陷封疆而殘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疏入中朝不以爲然

張北海曰是夜雨聲霖鈴不絶城樓東隅與謝詔老昔茗相對談詩話昔國昔中尚多雅況

二十四日賊復入東北角洞

城墮礟擊死數人

賊環圍東北角

彭參將用礟擊之轟轟一夜不絶

附記　謝撫東出視東北角經一夫路忽一鐵子從中頂飛過眉尺令臨上命從者視之透牆入寸

二十五日賊海山亭上放礮

附記是日蔣讚撫軍公等隊房瓦椽打透復裂官標打出仍將川兵壁柱劉頂乃墜入地。西門外洞已塌而賊仍在內日將夕張考功與徐撫軍茲有在西月城看兵灌水衕至樓措一鐵子從西前過擊樓牆陷地復起賊驚右腿肯瘡役來徐公以手為之撫摩

督理劉守烈巡按王道純監視太監呂直暨總兵鄧玘劉國柱王洪鼓練山東義勇副總兵劉澤清統領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軍道楊作楫監軍推官汪惟效等俱次於昌邑

毛則石曰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於聶北譏其救之不速也茲之書次亦猶此意也夫

二十六日賊攻城

夜三鼓羣賊急攻東北角已而四門四角無處不攻喊殺震天列燭如晝賊先於東北角隧道中用火藥轟樓樓基崩頹無餘賊衆蟻擁齊上二三百人已騈附重城下但倉卒不得其門川湖兵憑城鏖戰長槍逆背刀從女牆上逆擊之間以火罐順城擲賊頂背受創跟蹌滾下三進三卻賊屍幾與城齊西門西北角危亦相埒又賴楊總戎以免繫此賊亡等灌水為亦天明引去拾雲梯七架燒毀五架皆高可五丈上作屋狀覆以生牛皮下施鹿廬

張北海曰東北角城塌賊蟻附偷攻至重城不能進川兵始覺而禦之擲火一明見盔甲燦爛經城一時踏地足役也賊併力狠攻已視萊為掌中物非彭將死守城不陷者幾希是為全萊第一大關也

二十七日賊西北列一大營

督理劉守烈誓師

以鄧玘為中營劉國柱為左營王洪為右營以鄰

司王文晟統轄董督運糧草渡新河而進又令劉澤清等兵從南路平度進俱約初六日抵萊城

毛則名曰書賊列營於前以見萊城倒懸之苦也督理誓師於後以矜謝將運籌之事

二十八日有稱子來奔

有稱子奔詣南門繫上供云曾於棲霞遇本處差人持按院公文言大兵從青州進發有經畧督師領川兵萬人不知信否

二十九日灌西北賊洞

灌水西北洞中賊發礮將水溜擊斷入夜復另為

不滿灌之
三十日發兵護門夫掘洞
因西北掘洞已久慮有東北之患發兵五百人出
北門徑往撲之又令班軍門夫二百各執枚鑊專
司究洞究未竟賊放紅尼大礮擊死門夫三人遂
撤退我兵與賊相持良久獲級一顆西洋鳥機三
門百子礮一位坐地礮一位盔甲四副倭刀二口
洞中難民乘便奔出者十有三人稱洞中浸灌臭
不堪聞不復能施究擊往但知攻洞火爲上策不
知水攻得力之若此也○難民言島中船乃賊船
一島中難民有四五千賊皆屠戮之
是四月初一日須賞出戰官軍有差
疏水口
二鼓縋二兵三門夫下城疏水口
附記　保乘全書曰是日北關有漢蹤賊二人甲欲歸順無由見北門提拔遂令乙放礮礮向未無甲已將乙斬首於地提級走我軍中兵從欲和甲奔助任三府大呼援兒入城問之數賊者乃難民李從義也特花賞賚奔功者杖之示儆
初二日幫西城

上特遣中使送紅尼大礮六位至沙河交付援兵
初三日發兵擊賊聽用官王鏡死之
撫鎮發精兵出南門官丁泰大鵝等奮勇追賊直
至稽古寺在城東南互有殺獲但沿寨礮多不能久戰
賊旋從後掩襲截爲兩半謝撫大呼敢死之士往
救鄰司王泰初成欽命皆以奮勇往援各帶重傷
聽用王鏡素稱驍勇戰死之
初四日賊騎西行
賊騎四出俱西南行後屯聚福祿山往來聚散似
有遁敵意
焚賊屯積器械
西城門兵丁放火箭燒賊草房六七十間屯積器
械皆焚
初五日芙蓉島有船
遥見戰艦四十艘揚帆西來泊崂蟒島即芙蓉島
附記　是日賊船擊傷一小船將死火蘇云我將去矣有船三隻載人已滿二船半今還我入船下久滿矣言訖而絶
初六日聞西南礮聲

曉西南大礮數十聲約四十里許黃昏數聲四更亦大聲

謝韶石曰薄暮閒步城頭聞西南礮聲隱隱急走報徐楊二公大兵之來不必斬將搴旗舉師歌凱但聞其聲已不覺神氣飛揚矣

初七日總兵鄧玘等帥師與賊戰於沙河獲其頭目陳文才

我兵抵沙河賊來迎戰互有勝負獲賊目陳文才

城中聞西南礮聲

西南礮聲連珠不絕。是夜雨三更後仍有礮聲

附記。謝撫楊鎮治具聯轡至樂韶建徐署二內府同飲

初八日劉澤清之師敗於神山下復引還

日晡賊自西而南未幾見神山下有人馬彼此相對放礮城中驚喜以爲大兵至矣少頃寂然有二三標馬賊俱入東嶽廟內初疑賊自作攻擊之勢誘我後乃知爲澤清自平度領兵入萊遇賊而兵潰劉尚力戰爲賊所傷右手三指仍持鐵鍊擊賊惜力孤轉去耳

趙芝庭曰是役也劉率鄉兵滿萬人已至南山下距城五六里賊以十八騎樊之遂退大爲短氣

毛荆石曰按圍城記云賊步率數百由西而南由擡神山下扎營後有馬兵數百作攻打之勢則十八騎之說恐近於誣

傑紫全常曰有擒級獻功者已領賞說兵妻孫氏認係其夫王喜首級將冒功軍士斬首傳示

附記　謝撫治有酬答四公並韓處重圍猶不廢往來之禮云

初九日都司總守正中礮死

兩撫以秦大鵬操練班軍門夫總守正操練萊營兵丁在太倉內忽一升大鉞子擊倒房牆執中總腦而死

製竹槍

朱守製竹槍五百餘杆皆庫中夙貯亦奇事也

初十日西南有礮聲

辰刻西南礮聲甚壯若交鋒者賊在城外亦放虛礮蓋賊俱迎兵恐城中兵出劫寨故放礮以擾惑之

縱陳文才還

毛荆石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智而免諸國縱殺於民敵係升木閒外之罪可勝誅哉

賊焚我輜重

迎兵八日更不前行賊知守烈等無能爲以兵繞

我後騎焚輜重糧草八百車

謀象三日是時馬步兵二萬五千兵勢頗盛說者以爲解圍在此一舉矣而兆知三鎮俱不諳兵事三營合一人馬雜揉絶無紀律又不分犄角張聲援糧草在後委之少年鄉司以鄉兵千餘潰之進兵八日更不前行日遣偵使與賊往來構撫多以金錢書送陳文才還賊以悦其心於是賊覘我虛實知無能爲陽以撫愚我而潛以兵焚我輜重云

張北溟曰運糧官王文晨緯純之子也住新河東皇賊所擄賊殺死運糧百姓至今白骨如麻毛髮白蘇子河畔白骨卽運糧百姓爲賊所殺者也字平後無瘞之者以故往往爲厲迨康熙初年傳生收其骨厲始絶余過膠東時並聞之父老云

大雷雨

入暮大雨城頭兵士皆在盆傾淋沐之中須臾止

十一日小石島有船

西來戰船約百餘艘徑泊小石島

西南有礮聲

聲在斷續之間

賊射入謾書

言大兵已敗云云

十二日海山亭賊發紅𡰱礮不絶

總兵鄧玘塘報至

劉鎮差川兵王應舉李仲良持塘報至偷寨而入賊詰之舉操遼音以對良不能剌一槍急薄城繫而上言大兵已抵沙河連戰二三日俱我兵勝經畧劉按院王俱駐昌邑上又特遣中使送礮至沙河夫督師不輕置而特使送礮尤廟謨典廟堂之上猶未忘萊也音問不通者彌月得此爲之抃舞第來人祕語云我軍中輜重已盡爲賊焚燬軍行無糧是爲可憂耳

十三日督理劉宇烈棄昌邑走三鎮俱逃

時我兵中斷音息不通昌邑警報狎至訛傳三軍盡沒賊擁大衆攻昌於是宇烈棄城走青州惟監軍道楊作楫推官汪惟効誓死不去宇烈又傳諭三鎮撤兵就食玘等聞之夜半拔營蠭然而散賊乘之大敗爲賊擄者無算大礮火器悉委於賊王洪劉國柱逃回青濰鄧玘逃回昌邑

十四日海市

突出一山三峯了了往惟登有之今創見亦異也

下姦細羅宗禹於獄斃之

曰給三月糧旗牌守信尺不將駐汝取發弩如雷
詭然而散其沈謀應變類非不措其所就之止於
此也公毅然以大才有一襄戴氏累封夫人子五人
同貞思貢生騏錦衣衛西河昌理州副千戶有貞
益貞濟貞發貞俱庠生女一守讀某素龍七年十
二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所在海豐縣西三十里
公宗邑考文所取士多以文章風節著周忠介順
昌方御史震孺宮諭拱乾其尤也於是同貞屬宮
諭件繫事蹟爲行狀而介御史以乞余銘日內
外交訌王事其否專城失守列郡風靡焚焚孔熾
閩蠻反戈月暈重圍雷轟專車投孤抵絕虎
豹養命沈城碎首飛礮公輝陷節采宛從虎危
之墜四履如幅璉西與東則馬縱橫余楊罷和
門不開爲手樹藩執非臣子義而去之如脫屣
公碎一身以奠全齊使知國邑亚於命縣帝廟
節峻遍台司進臣骨驚志士覽權享祀有嚴黝墨
不假雕陽廟中雄陽城下忠表千仟烈光羽林對
石齒窺承贊古今

飭守城兵將

謝撫嚴飭守城兵將貼信無譁

賊使擄民送入說書

十七日巡撫謝璉戒嚴

五鼓謝撫徧巡各城戒嚴有加文武官兵素憚
公之嚴令見其披誠樂易人心大雖

賊三面放礮

賊於城外三面放礮傷人甚多

總兵吳安邦帥師襲登州不克遁回

允是登州總兵張可大殉難遂以副將吳安邦總
之安邦濟南人尤怯鈍來令屯寧海窺取登州值有
德等俱圍萊惟耿仲明守登揚言據城歸順安邦
信之率文登營兵及土兵二千餘人與中軍徐樹
聲襲登十五日從寧海進兵至是夜抵登離城二
十五里下營樹聲先薄城城內礮響賊兵遽出樹
聲被擄安邦遁回而南路擣巢之敗又見告矣

毛剃不日予按視師記于鄧玘王洪劉國柱則曰
三帥俱不諳兵事于吳安邦則曰尤怯鈍將將如
此則安得不亡乎

十八日賊放礮不絕

謝詡石日自賊頭以來每夕多入帽聚樂換登
眼而眠氣蓬蓬然若出甑之飯前此天涼猶不甚
苦至此則鬱蒸悶人終夜作惡早起四望諸山雲
霧翻滾上馬微雨旋來揆雨沾衣頗有爽致滿七

大雷雨
夜半止

十九日賊放礮

礮子落城內傷人甚多

秦犬鳴射死一賊

賊在城外拔寨一賊飛馬過濠邊秦大鳴引弓射
之應弦而倒快甚

二十日賊放礮

賊放紅尼礮自卯時至巳時方止

午刻賊射進登道宋之儁移會總兵鄧玘公文

賊安營於南上莊

申刻賊於南上莊安一營盤已復烏散

附記謝韶石曰未刻往祭徐有光所殲陳詞懷然動眾士之感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公鎮守勞績耶人耳目國家寔賴公成故掾中及之

二十一日賊放礮

賊三面放礮終日不絕

下塘報

守東門寇二守募得下塘報班軍鄭思萊王群與予二十金遣之賊立寨如屏兩人聳身飛越旅不作聲彷彿崑崙奴矣

撤守城諸生巡街柵

朱郡伯恐久守兵翫夜行無禁乃撤諸生使各巡街柵復令學博逐夜督查城中安枕

二十二日賊造雲捷

東門報賊於寨外作雲梯二架幔以牛皮謝撫台

禦諭守者謹偵望○當晚賊四面熱火如列炬

二十三日賊三面打礮

謝韶石曰余在牙正支頭紙思忽一鉛子穿窗而入直墜案側其去不能以寸危哉

二十四日賊放礮

賊於東北西北二角各密布紅尼大礮並滅鹵青州諸礮自辰至戌連擊不已霹靂之聲響答鐵子中垛立時粉碎除飛出城者所拾之子如升如拳如蓮實紛紛堆積不止千餘邑令洪公設處布袋五百條囊土以待向晚謝撫責指揮羅應封于總

朱永年董督修補其不足者以土坯壘砌三鼓都完○東西各擊死二賊

賊窩鋪失火

賊遺火爇其藥燒死數賊

二十五日二難民來歸不納

辰刻有二難民自賊營逃出奔赴南門謝撫令刻得繫入蓋賊計窮矣惟有行閒一著不妨過愼

賊遣姬致書於冷書辦

下後有一老婦自城外過濠南城縋上云是賊遣

[illegible]、書與于始吟書淅言之鑿鑿未幾郡伯寗[illegible]云只姚有心疾竟不可問矣

一十六日發兵擊賊

謝撫恐賊以全力西迎大兵每發兵出城牽制賊勢是日簡各營官兵及班軍門夫願殺賊自効者共一千五百人統兵將領謝撫楊鎮面加奬勵部分為兩一東北一西南撫鎮親持刀督戰於濠外兵士勇氣百倍直拔賊寨而出衝殺數里許自辰至午鏖戰不退除礮箭傷賊不計陣獲首級六顆

鐵鐘一口鹽五頭衣甲器械不可勝數自圍城出擊無如今之大捷者我軍輕重傷者亦近百人

附記 脇初下謝撫將就枕趙芝庭張北海攜壺植相向抵掌披襟不覺沾醉

二十七日發兵誘賊

午時賊二百餘騎自西來旗標相間中擁一轎徑入西關翟内監故啓北門使數百人吶喊誘賊來迎謝撫命南門亦如之賊俱整隊而來兵後撤入

附記 申刻謝撫登東城一望大鐵子從馬前斜過馬驚嘶西南有喊聲

[illegible]雷電交作飈風微雨昏冥深黑咫尺不辨命城頭各木點火盛以鐵籠用佐懸燈之光礮聲隱隱自西南來謝撫徐監及張考功城頭立聽移時

二十八日西南礮聲不絶

已後謝撫登西城前聽移時礮聲連轟數陣似在二三十里外竊謂大兵以次前進矣

賊運糧東北去

賊敺驢數百頭運糧東北行中有贏轎一乘城守兵與賊談鋼甃之

賊以所據淅人於西門外招呼同鄉作率眾歸附等語城守有南兵黃龍郭一龍者與賊談相勞問為同儕所首謝撫謂渠敢揚言豈不懼賊竊聽其為姦謀無疑行洪縣令龐鞫錮甃之○午刻雨

下塘報

遣聽用官劉爾黃呂聯芳下塘報二人去如蛻蟬然

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宏揚入賊講撫 屈陝西蒲城人萊[illegible]子于舉人

賊擁一轎藍旗青盖自西南來入西關已後自西南來詢撫謂是必賊悉眾西迎慮我出襲故變幻以疑我也後知爲屈司李入賊講撫

賊自火其外寨

焚除編寨之樹枝及葉欲其疎徹以窺我也○酉刻西門礮響

三十日賊驅驢負蔵東行

梟逆民高雲梯鞠觀生於市

先一日有逆民高雲梯以撈蒱大輪跳城從賊楊

鎮覺而追縛之茲復有百總鞠集生飾功冒賞爲眾所詰郡伯拘質之其弟觀生守垛縱兄逸去乃梟二人於市

石角廟火起（石角廟在城西北五里許）

西南礮聲

耿仲明誘殺天津舊將孫應龍

應龍自言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九成來降津撫鄭宗周（山西文水人萬曆丁未進士）信之授以船六十號兵二千人應龍遣人說仲明仲明僞應之且南來人首遣應龍曰此有德首也吾已據城汝亟以舟師來接應應龍舟直抵水城賊放舟出迎我舟俱入城仲明縛應龍斬之賊得津船水師益盛

毛刑部曰按視師記此條四月內事第未詳其爲何日耳

守鄖記卷下

東萊毛　霦荆石甫編　男　賀九師　貢九來　贄師陸　賡歌起　校字

五月初一日巡撫謝璉集城守文武獎勵之

謝撫集文武於堂獎其勤勞而警其怠惰

賊操演兵馬於墖兒埠（埠在城東北三里許）

辰刻賊百餘人馬百餘匹圍聚於墖兒埠放礮擂

烟狀若操演然。午霢霂至酉始稍霽

賊運礮西行

申刻賊撞礮四門數十人翼之而西知欒大兵迫

。連夜西南礮響。夜復大雨

初二日小石島有船

賞雨已後霽北城望見戰艦二十餘艘自西來泊

小石島申後七八舟揚帆而去

煙起神山南

歸則知以為西明賊於西南者火燒神前理或然也

遣人遞督師及按鎮書

謝撫遣姜補元王澤普米應科遞督師按鎮書頗

致責望向來塘報出者不下數十無一音信三人

乃懷二家鴿去（約黎明無阻放一鴿入大營放一鴿）

初三日縋人焚賊寨

辰時一鴿還午刻東城飛二守縋十五人下城燒

賊寨南民三五爲羣至正東搬取寨木賊遠立招

呼疑不敢前。夜高望山有火西南亦有火

以總兵陳洪範統昌平兵來援

沙河敗績長安譁然當事者知官兵不可用撫議

益堅東省士大夫仕於都者合疏攻督理因請益

兵於是議調京營兵不果調昌平兵三千以洪範

統之來援又以各總兵意見不協無所稟成以致

敗事乃加洪範提督銜時賊勢日熾人心危懼本

兵熊明遇計無所出惟欲招安了局洪範遵人命

之提督意在撫也

初四日賞各營兵將有差

謝廩以斗節賞各營兵將時府縣皆藏若掃聊傚
古人投醪意耳
縋人燒賊寨
亭午寇丞復縋五十人下城用萬人敵燒寨與賊
相持良久斃賊五六人我兵拋火誤爇賊礮自傷
其腕○又一鴿還（初約兵力薄則鴿繫白線兵力厚而有他故則繫紅線今所繫紅線用知不足者非兵也）
（附記賊在城外懸掛告示以煽惑人心被城頭礮打回）
初五日賊放礮

辰時一拳大鐵子擊中謝寓前磨（謝部石日日采拾大小礮子七息數廿盡紋擊熱集生以子害告賊故也古者有身當矢石而不者子綜不負桂皆其爲賊動哉）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謝撫選守道聽用林漸奇家丁張義入京齎奏班
軍李才望下督師按鎮監紀塘報深夜冒雨杉履
盤乢飛越壍柵聲跡不露○竟夜雨（謝部石曰大小斷柴戍樓枕上左聊爲賦）
是爲撫臣守城盡瘁被礮身隕謹據實奏聞仰祈
聖鑒事自逆賊發難臣與故撫臣徐從治於正月
十七同日被命又於二月初一同日於萊州到任
從治卽與臣誓曰吾等受國厚恩誓不與賊俱生
萬一不濟亦當作厲鬼殺賊故與按臣王道純塘
報卽有不難爲睢陽之語隨與職等分派信地撫
臣與總兵楊御蕃知縣洪恩照守西門臣與內臣
徐得時同知寇化守東門內臣翟昇通判任棟守
北門知府朱萬年守南門雖各有專責不相諉卸
然往來巡視實朱賞稍分黔域仰仗皇上天威文

武協心兵民調和撐持兩月有餘已保無虞不意
至四月十六日未時奚報撫臣於西門點視守城
兵丁忽彼發大礮鐵子如拳打碎頭腦臣急往視
之則見血流被地身倒血中及手撫之而氣已絕
矣闔城環堵悲慘萬狀臣當時卽欲具聞第搶攘
之際恐致動搖人心且賊防備周密縋人下城輒
被阻回此其所以稍遲也夫撫臣討賊致身可謂
得死所矣一切優䘏之典在皇上自有殊恩無容
臣贅惟是賊氛正惡兵事方亟撫臣不容一日缺

伏乞皇上垂念危疆速簡有才望者前來料理

恩蕩平可期而臣亦得資其勛勳之力矣謹據實

奏聞

附記 謝巡遊徐耀二 監紀楊鎮吳延翰船

初六日西南西北礮聲

午初西南西北礮聲響答不絕淇水莊（在城東北十里）白

烟起高數十丈（自前月初六日以來礮聲惟在西南今又在東北咸深疑訝）○

芙蓉島亦放信礮三聲。傍晚雷電礮聲間作

復議稱貸

圍城百日錢穀俱絀朱太守偕其屬集郡中縉紳

先生父老子弟家素素封者於城隍廟謀稱貸之

舉朱公致詞曰諸君以城為命城苟不守則無家

何有於財與其留以畀賊何如散以全身家有貸

務在循寄之外者也慷慨者奮袂登簿色難者守

讓之凡得金一萬八千有奇粟萬五百石金以次

貯庫粟則書定價於票令糴者持票買之出票家

意為增減者罰無赦法既具商與伕均濟

張北海曰棠城多粟惟生員楊某為最城圍解棠人似我於兩而貸且數十倍棠人金錢皆賴其賑矣

附記 是時斗米大兩斗米五兩斗豆三兩香油一斤五錢豬一斤三兩鷄一隻一兩二錢豬肉一斤五錢鴨子一箇錢二十文葱一枚錢二十文

初七日賊捆載東行

賊數十人皆毆驢馬東去

初八日西南礮聲

已時西南礮響二聲

謝部石曰日既久礮亦漸稀道塘河上甚可憂也 蕭慕徐公出新王本依酒點吳等於珍錯感時無物頓起蠱尊之忌

以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巡撫山東（朱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癸丑進士）

駐青州調度

初九日焚賊寨

午刻北城任別駕發二百人出燒賊寨用萬人敵

傷賊六七人仍拔入大木百株我兵亦有傷者賊

自三月二十六日不復攻城惟列長圍南北二門

則架礮迭擊以二門啓閉出入也北門尤偪賊寨

出多傷於礮出鬬尤難

張北海曰任公頗有膽略守北城屢當賊衝捍禦得法又親射賊中數賊

初一日高望山衆號火
夜船西行
戌時芙蓉島舉號燈
遣人齎奏兹逶塘報
謝撫遣家丁戌文魁王來聘入京齎奏李仲良趙
進山下督師按院監視塘報
謝詔石曰仲良爲卽鎮原委而進山則侍御委省宇旣也委於按院爲房師師望執於門生執弭職
正然按院任封疆之事義不止此此特於大義中尤動以私義耳
十一日賊破招遠知縣李廣正出奔

附記□齊萊謝撫具疏從趣芝罘張北海與徐公小酌於東牆以破登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題報撫臣徐從治被害
准登萊撫臣謝璉塘報自二月初三日被賊圍萊
之後故撫徐從治與璉等卽分派固守各有信地
然往來巡視未嘗稍分彼此仰仗聖上天威諸將
士用命竟持兩月有餘幸保無虞不料四月十六
日未時徐撫院於西城點查兵丁突被賊發大礮
中腦身死闔城哀號悲慘異常此時賊氛正惡勵
衆需人除璉已據實題奏外想貴院亦應具□爲

□□□塘報本日又准報稱大兵駐沙河一月逍
遥逗遛不解何故大都恇怯積習牢不可破似非
口舌之所能勸也萊城被困三月有餘其危迫之
狀卽三歲孩童無不知之豈其有心胸者反漠然
毫不動念乎存亡死生之際只得據實入告萬望
從封疆起見申明軍法有仍前觀望者立斬以徇
庶三軍股栗而萊城尚可幾幸不然痛癢不關□
否聽命璉卽以身爲徐撫之續亦何益哉瀝血懇
千萬垂憐等情到臣臣於前月二十六日聞撫臣

徐從治爲礮所傷未有印報不敢上聞今果眞矣
則新撫之推尤不可緩也該臣看得故撫臣徐從
治與防臣謝璉並臣奉命討賊誓不與賊俱生者
也從治不愧睢陽之守竟以殞身而逆賊跳梁如
故臣有何面目見從治於地下也况賊狡計百端
急則求我緩則愚我甚至詈我文官如屈宜揚十
餘日無耗誘我武將如孫應龍僥倖爲用而入援
將士如雲如蝟非悍而不肯用命則又怯而不敢
向前此何以故則法令不行而人心不一也臣以

欲一人心當肅法令欲嚴法令先明賞罰欲明賞罰當先優死事之臣文官如撫臣徐從治知州陳所問知縣秦三輔吳世揚等武官如總兵張可大參將張奇功等使人知死難之爲榮而倖生之爲辱然後於臣連疏所參各道將等官伏乞聖明敕下照例處分如參遊以下俱令便宜之督臣按法治之軍令嚴明而人心知警庶不至以封疆爲兒戲也

十二日呂聯芳自青回

四鼓聯芳打宗報回始知前月十五日鄧鎮與賊交鋒力戰王劉二鎮坐視不救兵遂潰國柱曳兵窮日走已復退濰而督師退駐青州按院亦退駐濰邑其留昌者惟守道楊潄石及鄧鎮耳據稱復請薊州兵八千馬兵三千不知何日可到

張北海曰聯芳見兵馬不進痛哭求救劉將師大怒欲斬之卽按鎮諸公亦不發一回字惟守道楊潄石以欵行相慰

令采城[illegible]守軍

又曰聯芳以策進作監軍先解萊圍後復黃克登事歷驗矢寸[illegible]間功亦懸久事竣未有一級之敘仍以原銜監軍登州計賊遂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

總李夢果焚賊寨

東城守城千總李夢果率壯士縋城焚死守寨賊數人

十三日縋人劫賊營

撫鎮密計四城各縋三十人潛劫賊營惟東城人多時與賊相持至天曉燒殺一賊刺殺一賊餘俱爲賊覺而還

巡撫謝璉誓諸將於庭

大兵西御人心憂惶午刻謝撫乃命郡守治酒植

幟諸將參遊以下以旋備把咸集謝執酒灑地酹而誓曰逆賊不道予奉命伐罪不幸處重圍中所賴固圉克敵惟諸將力是視其有便身家而忘國卹者惟明神殛之誓已手嚴觴飲之諸將飲訖下拜謝始就主席命諸將以次列坐郡守位側冠諸將是日退坐主位坐中謝譬曉慷慨激以忠義諸將莫不人人感泣獻酬半晌成禮而退

謝韶石曰古之御將者挾纊投醪以獲其報予竊不及古人諸將豈逐天性忠義者哉國士之報留且慕遇之

十四日鄉紳原任左副都御史賀繇禃等上公疏告急

月上時在張考功家共拜疏募敢死士邢進義翟

從祿入京齎奏公給賞銀一百兩公疏外又有公

書與劉少司農等

趙士喆歩貢中丞邢疏請兵詩日半載紳衿換甲
裳哀鳴此日邢井幸運籌安得王新建投鉞須李
郭定襄咫尺五雲如可叫爲除四野正堪傷害言
逆賊休狂逞赫赫高皇卜葉長

賊攻萊陽知縣梁衡禦之賊敗去 梁漢中人崇禎辛未進士

十五日巡撫謝璉巡城驗垛

謝撫梅涕後周歷四城驗所督築垛口環外用塹

作郛內實以土堅築使牢高廣皆準舊垛厚二尺

有奇蓋畯能透塼木數重而入土不過尺許此柔

能制剛得之經歷者也謝於十二日檄以三日竣

工果如約軍民之齊力可知

檄經歷蘇宗貴掩浴城遺骸

城圍三月氣烝疫作死者皆隨便厝甕與城頭死

傷者相間倉卒苟且多有暴露謝撫因命掩瘞之

後北海日解圍後予同王新袁婁鏡渓捐貲每
包一稱發出郭外深埋之共四千六百有

竟刑石日如三公都可瞬如義兵比康熙甲申大
擾之後繼以大疫偃屍滿路予大聲疾呼於郡人
的郎人然一應者始知
予今人真不相及也

諸人諭義民李涛然等聯絡拒賊

昌平之閒有李涛然袁光印張前渠者皆任俠能

奔走羣儔使爲之用而不覺謝撫在京師素人言

之甚悉今聞其各招義勇以自衛謝撫乃人給一

劄遣呂聯芳王燦持諭諭之使聯絡聲勢

附記四鼓縱西城而下侵曉望二人已
出賊營伏深莽中恐爲賊覺需便乃行耳

十六日賊屯人馬於演武場旋散

辰刻賊馬二百許人自西奔東團聚於演武場東

北少頃星散。午末雨如注街衢皆滿

有稱子來奔

午刻一稱子奔投西門邢入供云萊陽人年十四

擄來已十一日又供賊私語大兵又有一萬將到

督師劉宇烈疏請撫賊

時萊圍甚急宇烈不能勦反爲具本題撫

戶部尚書畢自嚴侍郎劉重慶等抗疏排撫議

奏爲困城死守仍在赫怒命勦安淺祈請皇上昭

身於水火之中以留全齊土宇以活億萬生命事
戶等思叛賊之變醞釀於逮撫孫元化者非一日
其吳橋倒戈待時而發耳一時而破六城剽刻一
空官民被僇子女玉帛滿車賊之罪已徹地通天
矣而孫元化乃以其言啗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
之說而余大成仰其鼻息一步不前聽孫元化引
賊入室共成其撫之局至夫忽而破登黃忽而
圍萊州屍横徧野殺人如麻而元化猶甘心因[illegible]
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illegible]

以賊無日不以撫愚我我無日不以撫自愚致
皇上以聰明睿知發強剛毅之聖人乃於此堅
無卻顧也則撫之一字中於膏肓禍我家國不
尚忍言哉今舉朝怯懦賊賣之狀總盡於徐從
之一揭字字皆實錄南京諸臣謝陛等公疏僉言
之矣此時發兵計數又將滿萬然閑彊半無鬭志
王洪劉國柱可爲殷鑒其技焚急著盡於此矣加
慷慨激烈之談句句皆實歷職方司郎中李繼貞
能爲之矣臣等有血欲飲無淚可揮何能覆[illegible]

毅然覩今之時其能死守皇上之危城百日不墜
者謝璉也出之於黑地即與以節鉞是皇上之恩
討得也其奉命專征總皇上之六師一籌莫展者
劉宇烈也加與數於散弃是緣一時乏才非皇上
之爲計失也時爭一刻著難再錯惟皇上垂憐
璉疏中之苦楚力行謝陛李繼貞疏中之忠言與
萊城猶可救天下事猶可爲也至於撫之一字則
斬釘截鐵可無復道矣日日往賊營常常通賊黨
豈不是講撫乃萊城不攻不能攻也倏而破招遠

倏而攻萊膠求撫者固如是乎賊之猶用是愚我
者不過欲借此一字緩進勦之軍心懈城守之臣
志耳不待其破萊長驅而後知也而何復汶汶也
至於勦之一法調難調之兵行難行之法則剜肉
醫瘡沈舟破釜可無再計矣一潰於王洪再潰於
王洪劉國柱豈不是援兵雖監督在後不肯前也
從沙河而昌邑而四逃爲督師者是何人也其敢
於爲賊代題者不過借屈丐揚之四款以聳皇上
之聽以愚同朝之耳耳蔓草猶不可除況賊之滋

獗若此者乎則專命督臣立賜尚方何可不汲汲
也閩城鄉紳賈毓祥等具有公疏言言痛切至不
忍讀皇上但一省覽未有不怛然動念旨立而視
其死者矣公疏之外又有公書責臣等以剔具肺
肝臣等之肺肝無不吐出於皇上之前不求諸臣
知也請臣等以尘於空桑臣等極力呼籲毫無救
於桑梓是真無父母祖宗矣臣等何以謝諸臣而
尚靦顏立於天地之閒乎情盡詞竭不能有加於
閩中諸臣一語知盡能索不能有加於南京公疏

職方特疏一件合詞上聞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排撫議

奏為兵機貴速撫局亟破祈賜乾斷立捷進勦以
彰天威事遼賊自作梗以來淫掠殺僇慘毒異常
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卽旦夕之閒猶不
可與之同處況今已數月有餘耶柰何內外相蒙
不圖進勦而止與賊言撫也要可異者灘兵與萊
兵可內外夾攻也灘兵乃退縮而不前按臣與撫
臣空同心共濟也按臣乃坐視而不救且王[illegible][illegible]

犯驚駭命解忌之臣也今方虛張賊燄以惑我軍
心不圖進勦只言招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
見而云然也將謂理之可撫與我皇上以堂堂天
子奄有萬方合天下而計之軍兵不下億萬以之
除殘伐暴何往不克況海隅之警尤為易制者乎
今乃以天子之尊下而與叛將講撫國體安在此
理之不當撫者也將謂情之可撫與賊自吳橋發
難時卽當斂兵息戈以陳其不得已之罪靜聽聖
旨之寬恩胡為乎無端叛逆殘六縣屠登州圍困

萊城而使數十萬軍民士庶日夜艱辛曾不得一
息之安寧也此情之不必撫者也況於勢之要不
可撫與贊畫張國臣投書一次而摧折彌勤推官
屈亟揚進城一番而攻打益急是彼明以撫誘我
而暗以兵襲我也欲撫者固如是乎此又勢之不
能撫者也夫既理不當撫情不必撫勢不能撫是
賊之不可撫也明矣而今猶欲與之撫臣甚不解
撫之一字何所見而云然也臣深維其故非逆賊
欲撫乃敗衆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元化欲撫

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總之內外言撫
蒙蔽皇上一人殊不知上下相愚反爲賊愚於國
家社稷大有關係也若猶遲留不決止言招撫必
至殘破封疆敗壞而不可收拾矣雖悔亦何及哉
我皇上聰明天亶神武夙那當聖明獨斷立破撫
局將內外之臣如退縮不前坐視不救虛張賊勢
與賊往來講撫以圖徼倖寬已敗事之辜者悉撤
回京師正法西督另擇大將加以專征之權統兵
進勦則奏效報功之舉可立見於今日也臣無任

使覩昇平之治謹冒死以陳

十七日

附記寨外賊馬步揹集行止
倉皇詐掉開來微露兵到處

十八日檄諸將選兵更番出戰

撫鎮檄集諸將諭令總帥各營之兵及挑選班軍
門夫之健勇者分爲兩班更番出戰以均勞逸

檄府廳縣官遣人劫賊寨

謝撫又檄府廳縣揀選城頭趫勇健兒每深夜之
際隨便縋城多方擾賊是夜五更東門獲賊賊[illegible]

礟一位西南獲槍一杆

附記張北海擕壺東樓與謝撫手談對酌彭教
將至云外援不至城內如此光景豈非棋酒時
耶逆
屁局

十九日

附記賊在城外云我不攻城只是圍困你糧盡
不愁不開大兵我用銀買了總兵人人賣陣休想
他來救你張北海曰
雖賊語卻俱是實話

二十日懸示諭戰罰格

二十一日疫氣大作檄醫官吳心泰安恭等分布四
城治之

謝撫見守城兵民暑溼侵蒸多染疾疫檄醫官吳
心泰等四人分布四城行府給以藥資問症投劑
姓名報聞

鄉紳飲諸將於姜園

張考功等醵酌邀城中各路將官飲於姜園誓以
勿貳

二十二日發兵擊賊

頭班出戰都司成欽命領左翼撲南關遊擊張汝
行領右翼撲東北水營守備陳顯祖領中軍[illegible]

南賊僻西北獨密發若列星謝標家丁死於戰者
四人中右亦各傷數人然豚死戰而二班又分出
接應自辰至午鏖戰者久之二處共奪大礮二位
百子銃四門盔甲十四副刀槍火藥無算斃賊甚
多以隔寨不能割級也謝撫楊鎮徐翟二內府被
甲持刀親督戰後故士卒用命
遣人焚賊窩舖
二鼓絕三死士暗持火罐抛入寨內燒賊窩舖羣
賊驚手城上復虛喊以攉之賊駭奔竟夜

二十三日發兵擊賊千總李參果死之
黎明二班出戰參將李景都司折雲堵截南關遏
賊西來撫標遊擊秦大鵕孫玉增鎮標中軍王自
林馬岱等俱撲東北賊不料連日出戰又不意若
是之早驚愕無備我兵直擣寨下火礮火罐斃賊
甚多千總李參果甚勇善射守泉城有功爲賊射中心窩而
死
謹士喆曰李倬使參果白百户仲仁其先皆邑月
人也李後僨兼射白張勇出奇屢有斬獲竟爲流
矢所傷衆人
[illegible]不惜之

附記午後賊追西關民避入城逞
逞書謝撫軍立斬之仍懸其首於城外

二十四日西南有礮聲
辰時西南礮聲轟二次賊數百往西飛奔
二十五日賊自東如西
辰時賊馬步約三百餘自東而西歇聚烏散踪跡
莫測○午刻西呆村礮聲南起烟一炬約三十里
二十六日大雨
已後漸雨二鼓後大雨徹夜街水深尺許次日午後始霽

二十七日督理劉宇烈復至昌邑提督陳洪範副將
牟文綬等兵尋至
二十八日發兵追賊都司成欽命礮傷一臂
五鼓城東南望城埠神山頂放火三炬起火六七
枝黎明見有人攢結若蟻布列山上賊驚奔往逃
山上礮響若雷再隱再見如是凡兩西南亦礮響
烟起若與東南爲犄角者謝撫命啓北門伏人於
甕城內復啓南門令三百人持兵械往來女牆中
覘賊動靜門未啓賊已環礮兵出礮傷六七人於

司方、欽命勇敢先登者爲大礮打去右臂落地[illegible]
限北海日欽命有才力而非賢非平持斷臂求當
邪對題紙當來日此汝之命無臂何能做官爲之
佬
佣
毛荊石曰無臂帥不能做官加之級可也予之金
可也乃槩以無臂二字排擬灰義士之心沮忠臣
之氣職當矣嵬
得不狀狀夜泣

二十九日東城縋人探賊
東城冤丞縋三人下城竊聽賊私語云此番大兵
殊非昔比撥兵皆不能敵奈何又前聽之見一頭
目巡寨歷語人曰汝等須好生用力事情只在這

手叙記　卷下　二十一

幾日主將令箭調兵守寨者不滿三四百人須防
鑾子偷營
賊仍列兵於神山
東江大帥黃龍帥師復登州不克而還
六月初一日巡撫謝璉昭告於城隍廟
謝公作文一通虔告城隍遣郡縣官持往陳控冀
其默佑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是午雨夜半乇甚謝撫璉聽用呂治國陳國棟八

原缺第二十二葉

如斗被擲賊重集深困之下計百計攻之臣等
計剝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
雖合疏特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
殊描寫不盡也今四月二十八日有謝璉塘報五
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闔郡鄉紳賈
毓祥等公書皆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
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
眞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等以坐視不救
空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眞無地

手叙記　卷下　二十三

可容感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眞慚愧欲
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己乃一逃再逃之王洪猶然
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
輕於一羽乎孤注之鄧玘可策也乃專命援剿之
督師但聞先退入濰今復至青不知其作何籌畫
也豈萊城一塊土眞視爲可有可無如闔城諸臣
之言乎陳洪範慷慨而行是矣乎文綏何以自前
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
[illegible]兵救焚之師而如是逍遙自在乎振臣請[illegible]之

皇上卽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邑而無奈若
輩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
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細思今日病根其爲
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將之懦弱兵之驕
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
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慣
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下也大將苟免
誰從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懲既往焉
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已故之撫

臣徐從治當優卹從治爲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
殉此段忠烈眞足千古進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
不予死者生何以勸乎撫臣謝璉與從治同心然
守今獨力支持矣數米而炊破屋而爨智盡力竭
尚能董戰殺賊其氣百倍此不可特爲慰藉以勸
勞臣乎朱萬年千分拮据千分劬瘁守土之官守
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冒矢石百
歷風霜彭有謨躬擐甲胄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
多讓也李景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

不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褒賚誰復爲皇上
出死力備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著斷斷非馬
兵不可撫臣謝璉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眾相
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
所統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
臣等又思北邊目前偉稍無虞關將有夷漢兵丁
若得新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卽以國臣馭之便足
當羸兵數萬開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衝鋒陷
陣救與陳洪範鄧玘牟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

賊計日班師糜秋防尚可不悞一舉而兩得矣皇
上自爲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
也臣等一聞斯言刻不能待謹取其大畧冒死上
聞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關寧兵

奏爲孤城貴保萬全大軍難緩須臾急請關兵以
彰天討以救燕黎事臣又據接來塘報言賊逆天
滅理背國忘恩自稱替天行道元帥擅刻印文不
遵年號又於招黃等處設立僞官似此僭越鴟

國體臣前疏所陳理之示不當撫勢之不能撫乃於
今日驗之矣無奈執政者圖片時之安而無長慮
卻顧之思佐理者徼萬一之倖而乏久計萬全之
策以致我萊城困厄至今豈不傷心也臣試歷歷
爲皇上言之萊城被圍諸官皆傾心報國之臣也
而優於武事者惟徐從治一人今一旦爲飛彈所
中諸官無所適從合城失其重望矣烏得不又番
一番心思臣深爲文臣慮也武將中惟總兵楊御
蕃參將彭有謨奮不顧身各守一面此誠國家之

干城也但在城之兵有限在外之援無聞二將雖
智勇兼備一人之身能當八面之鋒乎臣深爲武
臣慮也如養兵供門失紳衿家家不遺延遲日久
則紳衿無多之蓄恐難應兵夫日久之需倘有不
繼能必其一無異志耶臣深爲紳衿慮也民爲邦
本食爲民天萬口待食未必皆家充而戶裕也譬
居之時猶且有日用之不足者況數月之困乎吞
知有餘之家亦告罄矣其不餓死於今日者幾希
臣又爲百姓慮也凡此數者臣豈爲桑梓之情麼

哉殆爲封疆慮殆爲國家慮也今陛下欲用陳鎮
督兵是以遼人破遼人誠爲勝算又聞島兵跨海
製登亦分賊勢之一奇然皆不若䄵祖大弼等素爲
賊憚何不詔之激以忠義而使之掃除狂奴哉總
之今日之謀兵食兩艱斷無坐守空山之理此番
之撫主臣俱辱又豈逍遙河上之時言念及此無
淚可揮犯顏上達恨不就死日日疏上請兵也兵
發何處朝朝樞中命將也將勦何時臣反覆深思
非關寧兵不足以禦寇非關寧將不足以驅賊蘇

復登萊在此一舉伏祈我皇上急敕祖大弼金國
奇靳國臣吳襄刻期進兵臣願作監軍協勦倘此
行不濟臣卽以合家殉之特此悉陳萬勿遷延覥
爲故事不然臣與賊誓不俱生矣安肎覥顏偷活
於朝堂耶臣無任破格邀軍泣血待命之至

毛羽石曰劉王諸疏直包胥秦庭之泣矣非之感
九閽而誅罪撫徹邊防以解萊圍其造福於桑梓
者功與李弗樑方圭
根諸先生等比烈矣

初六日小石島有船

海中有船泊小石島

與如南如東不已
酉刻賊三四十騎皆甲鎧鮮明分爲二隊一趨南
一趨東若有所聞而犇赴者
初七日遣劉良臣出催兵
仍持鴿爲信
初八日賊運遮牌西去
賊運遮牌無數往西行
初九日上以太監高起潛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遊擊柏永馥並原任

總兵吳襄等統關寧夷漢兵丁勦賊
初議者以賊皆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我內地
兵脆弱不敵宜調關外夷漢丁勦之職方郎中李
繼貞（號萃㨗　太倉人）力主其事（有撫局大誤乞撤關　寧兵馬勦賊一疏）兵部
尚書熊明遇乃遣人問關撫方一藻（字孟　根）意見相
同遂請調發得俞旨調各部夷漢丁四千八百餘
人以監視中軍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以總兵金
國奇爲帥而以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
祖寬張韜遊擊柏永馥等各領所部隸爲原任總

兵吳襄父子亦從軍立功
（附記　賊在城外爲一夜　賊上亦爲自役卒以爲雷　鐵賀伯曰父老云東南角賊掘一坑其馬甚酷賊　上放砲則藏其身於坑中賊中恨之隙方出頭…　口賊頭急發一砲　中粉而死快哉）
初十日賊潛上塌城川兵擊卻之
四鼓東北角塌城復有數賊潛上幸川兵瞭見卽
擊之
十一日賊在城外遊兵
（附記　夜張考功同謝撫徐監生東城頭至夜分　見雨後新霽月朗天清萬衆寂然無聲三軍枕戈）

（夜守張因歎息衆寒疲　出陣飲血登陴之句）
十二日有稗子投東城
東城下投來一小廝供稱沙河人爲賊擄來云大
兵俱在新河西水漲不能渡
十三日枷寫賭張所畜
謝撫以連日門兵越城投賊有因賭輸所致者且
兵丁尤甚訪知本地慣賭張所畜等十餘人俱面
責枷示
賊揚言受撫

先是推官屈丕揚自請入賊營講撫賊陽禮待之丕揚遣人來言賊已受命宇烈以聞於是部科會議謂賊既頑撫丕開一面有旨叛逆必誅脅從罔治朝廷自有定法爾部科既說悔罪求生姑從開綱昨劉宇烈又有被招遠犯萊陽之報如此情形豈是眞心悔罪着該督撫按一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如罪弁亂兵果輸誠歸命必責令如何自贖永銷疑貳不負朝廷肆赦矜全大彰恩信之意勿得苟且游移但以遥請塞責該部卽行傳諭宇烈乃手書諭賊令以解圍爲信以故賊於西城下揚言曰屈推官已爲我請撫命旨已下不日將到我等俱是一家今後不必打礮

十四日

附記 謝部石曰張北海銓部揚輸城總戎訪余城頭竟日手談內府徐撥守時飲酒者以酒醉淤笑傲煩劇爲減頓忘身在重圍矣

十五日東城發人取柴

賊云我已受撫遂送柴木數根

先此報不果

月明如晝守寨賊甚密不克成行

十六日賊載糧東行

平明賊毆驢數百頭牛二百頭負糧投東去已後復有賊六七人乘馬自西關出亦毆驢四五十頭車三兩東行

十七日聞兵信

南門出二門夫於賊寨取柴聞賊相語曰大兵不能渡新河改道海倉矣

十八日發兵劫賊寨遊擊馬登先礮傷一腿

四鼓撫鎭傳各營兵將集南門五鼓搭梯騰躍而出俄奔東南寨邊賊徒亦少諸兵亦用力但列寨俱大木入土堅厚不能卒拔戰久撤回是日我兵敢勇礮矢如雨斃賊五六人傷者亡算而我西兵遊擊馬登先被賊礮打傷一腿

十九日西門川兵礮擊死三賊

附記 內府瞿公縋人下城取柴賊欲放礮忽走火自焚其柴燒死數賊

二十日東城縋人取柴

東城縋五十人打柴被賊礮傷四人

達人稟奏竝遞塘報

章夕雨齋奏塘報人漏下一刻始越寨而去齋奏則家丁趙之登遲太微塘報則家丁朱應明藏匿

忠也

二十一日立秋

謝部石曰戍樓風雨枕葦清涼便冷然有蕭瑟之氣圍城自春徂夏歷夏徂秋節候宴更而援兵不至私念國家豐圖居常文武嬉淪一遇有急如痿竪跛躃噤不出聲輟不能舉可勝歎惋張北海日賊圍城以春初候已屆秋援兵跬步不進而廟堂築舍之議竪以撫字為孫元化脫卸之地排衆圍成數我東人至此

西南有礮聲

前兩夕亦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西南有礮聲

侵曉至午聽西南礮聲極其分明賊往來張皇狀若迎敵南門啓牖掌號作發兵狀以試之而賊仍多環守

二十四日海上有狼烟

附記　謝部石曰酉時於城頭望東南見虹貫魅挂天半其蜿蜒之勢從地亘天生平所未見者

以下有洞雲從此出皆覽小史如虹氣垂而飲定知非祥

二十五日賊言犯萊陽失利而還

賊言犯萊陽為萊陽官設伏傷賊甚多

二十六日賊言擒我參將孫應龍徐樹聲

賊說津門參將孫應龍南營參將徐樹聲皆為所擒船隻盡為所得

二十七日賊請任別駕議和

北門一頭目賊帶領二三十人請任別駕講話意欲求撫

謝撫若曰與戰雖甚於任反覆以理諭之賊僞皆願且云傳之主者似有其我戎索之意毛荊石曰謝公死矣賊自二月圍萊廟堂之上每撫議者已非一日賊果有意就撫則寒甲束身歸廷自有肆赦何必請命於新亭諸老哉況非身歸汎告急之伴而今表頌有乞盟之舉番予斯固意之言曰是賊緩以撫愚我而欲陰以兵襲我也謝公遂有就我戎索之信不待歃血七夕而已知此公之墮其計中矣

孫忠録曰是日千總李景明難城拔寨驍勇絶倫射死賊二名賊眾擁起又搶刺賊一名城頭咸以忠孝奇之景明乃長子也其父死於賊即以景明承父職云

二十八日神山舉火。西南有礮聲

二十九日推官屈宜揚送稟於謝撫

南門報危推官俊手劉進科小文書謝撫命收之
據案渠於五月朔抵萊州具揭督師於十六日代
題朝議紛云閱兩月始奉俞旨俟開讀賊即退謝
撫以數字答之

謝部名曰彼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
至中守備撫不撫不以數吾東也

三十日又議稱貸
謝撫以餽金將匱又與郡守定議城中稍裕之家
俱約集城隍廟委曲勸導隨其力之厚薄令傾心
書券後借得銀七千八百兩再加搜括可充七八

兩月之用然募化之苦殆同持鉢矣而素封之家
無弗洗囊矣
戶部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降爲御史督師
時萊城久困彝漢丁雖發而中外仍以撫爲主侍
郎劉公感奮上疏欲降爲御史身履行間以申嚴
賞罰鼓厲兵將
奏爲萊城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
閒以申嚴賞罰立極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
有孤城不絕如綫一疏奉聖旨徐從治等已有旨

了謝璉等堅守危城統俟事平敘議牟文綬何茲
遲到着行查明白本內所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
酌來說茲傳敕劉宇烈亟遵屢旨速圖援解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頭涕泣如雨固知聖上
加意如此綫之土不肯輕棄也夫萊州以彈丸一
城其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成套語然
極吃緊極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即青再西即
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遶萊之所以固守
四月不破者以撫鎮守令紳士同心而爲一人共

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城守之人可能有
一二分如萊否人已半空志則全懈稍聞變而走
耳若萊一不救賊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
外援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臣
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
長慮卻顧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病根只是
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
字爲賊所愚爲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爲社稷計
心腹封疆一寸難輕棄咽喉重地一著難再錯臣

叨皇上豢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
心膂尚能匡盡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
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辜君父下負妻
孥生無顏靦對奈影死無面目見先父皇上亦安
用此臣爲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銷削臣銜仍使
爲數年前督葺御史立賜尚方一口令臣手捧至
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爲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
前事冗或搖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
較轢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卻一步者副將以下卽

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決苟局面不破心膂不
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
若軍聲仍不振軍威仍不肅萊圍不卽解叛賊不
卽退者臣卽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
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
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
臣按臣盡心參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
預爲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布政殫力料理臣破
萬死以申三尺救億萬以報聖恩轉危爲安

成禍只皇上一轉念間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秋七月初一日督理劉宇烈使都司程嘉訓來言撫
事
辰時督理所差都司程嘉訓投上稟帖口稱奉督
師令傳孔有德等擇吉接旨業卜於初四日導迎
至未後屈推官差快手劉慶永持督理書一封進
城以撫事已成相聞內云撫事已定烈一身任之
近而一時之唾罵遠而千載之是非俱非所計望
台臺稍示寬政等語謝撫遂命朱太守差書辦一

人快手一人同原差持帖拜屈推官並傳諭有德
附記　有德賞去一役每人銀二錢
初二日巡撫謝璉發書於屈至揚
未刻發書於至揚令諭有德先撤圍後開讀賊言
撫事已成不必放礮遂相信之一賊試礮孔割耳
遊營以示我不疑
附記　朱太守差人送屈推官下程賊同西瓜甜瓜各二
初三日屈至揚同賊西行接旨
屈同賊酉接旨午後又有四百餘騎挨營而

彩

毛荆石曰換旨時賊有四百餘騎尾之以行蓋欲
殺守烈也賊先遣李天工來詐請守烈相見使劣
揚亦隱語相示則謝朱二
公之禍守烈先受之矣

初四日差官嚴正中齎旨過新河

先是守烈得旨即手書諭賊撤圍時各鎮將競遣
人輸款陳洪範遣嚴正中往鄧玘遣陶安國往年
文綬遣程嘉祥往賊亦遣李天工來詐言必得一
大臣偕當願請劉督理至新河一見且求先將旨
意鈔去看過方來接旨開讀守烈懼爲所劫至揚

亦慮其不測於稟揭中作隱語有贊禮箴有及昌
邑雖縣儼然而來云云守烈遂不往差嚴正中從
龍亭過河河水泛漲監視中軍溺焉至晚抵河東
岸賊擁而去

初五日龍亭至萊城外

差官嚴正中齎旨到孔有德叩迎入花園安說前
以守烈不往賊計不行至是令劣揚稟云欲求防
院一面然後定解圍開讀之期謝撫諾之申後
賊云先撤南面之寨另定解圍之日

張北海曰謝公素不肯撫至是而亦從之者直以
久困無援內借告整不得已躬試不測爲孫注計
耳

初六日巡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內府徐得時翟昇出
城撫賊

辰時雨歇劣揚親入城與謝言甚懇且云賊真心
求撫云云謝諾出城撫之時總鎮楊御藩鄉紳賈
四寨趙芝庭張北海皆力止之而謝弗從曰萊圍
且六月勢無奈何苟解萊圍何惜一身未刻雨止
屈又入請防臺出於是謝撫偕徐翟二監及朱太

守皆出城直至濠南石牌坊下從人不許帶寸刃
各賊前作悔罪狀且稽首云初八日回登有德仍
涕泣不勝各官回買四寨等入勞謝公言不可輕
信再出謝以迂腐目之入夜賊撤更籌寂然無聲

毛荆石曰是日防監守俱出而賊不遽加害者意
在誘兩鎮也當謝撫賊時張考功與楊總戎登城
樓望之張問楊曰謝公祖約凡出城如何獨留楊
笑而不答第令家丁鳴布檢以防不測嗚呼楊
鎮勇矣而未
始不智也

初七日賊誘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兹執巡撫謝
內府徐得時翟昇以去

掖以李照磴騎馬進城屈冚揚復入趣請出城開
讀辰時朱太守同禮生四名於掖河南劉家莊開
讀賊謂朱公飲營中甚驩朱公信不疑入城言於
謝曰賊撫是真各小頭目顧見謝備銀花四對紅
緞四疋銀四十兩同徐瞿朱復出再約楊帥楊曰
總鎮雖知殺賊不知撫事也堅不出時有言備衛
以防不虞者謝叱回比出賊先言要餉銀四萬兩
謝叱之與講移時諸語人多不能辯城頭但見賊
但拜且退公且語且前誘至驛門名賊皆拔刀晌

目未幾東西兩聲礮響群賊徑前執謝朱公頓足
大罵叫號蹴踢賊以刃剚其頸視師紀云賊擁朱呼降朱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圍守焉賊不絕口賊恨之亂刃交下遂遇害瞿監鬈首並徐監縛
去嚴正中斫死屈冚揚身被二刃墜其一鞭跣足
奔入從人被殺不計其數一時如天崩地裂人人
面無生色幸城頭密置槍礮賊未敢闖門而入也
守城軍民皆如驚豕駭鹿震讐失魄鎮驛縣極力
彈壓鄉紳等多方聯屬久之乃定是夜張參將汝行
師內府任玉張北海守東門遂二府吳參戎晉泰實四

寨守南門彭參將守東北角何內府沖健任三府李
參將興守北門趙芝庭守西南角西門則仍楊鎮
與洪令也
洪北海曰余等同謝朱諸公布戍樓五閱月患難
中情如同氣今一旦陷身賊所不知此時作何情
狀余是夜宿謝樞言念剛恥撫枕泄涕一夜目未
寐聞賊在城外罵云任爭日罵我逢飲今日之
事決果屬非噫吁言足矣然誰使之
死決豈真在圍城命存楊大中人耶
謝魚三日事平後余以朱君死事最烈請加優典
以稱風化為崇伯所阻幸聖明深鑒其忠卒贈蔭
廟祀如例公論快之余仍建坊於南門
外大書朱太守罵賊死難處以旌之
趙士喆曰朱公强力任性頗不為物情所喜然賊
叛之初首倡致死罪當供億竭力誓心其功有不

可泯者撫敗被擒罵賊
死萊州城下嗚呼烈哉
朱參由來强直名誓將七尺肆孤城可憐功業隨
流水罵賊猶堪比杲卿
趙吉士朱太常傳曰萬年字鶴南黔之黎平人萬
曆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
叛兵既陷登州乘勝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
年下令嚴禁懸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
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叛兵以
城不可下又恐援兵四集欲詭詞乞降撫臣信以
為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叛兵
屢叛已叛朝廷命吏自知罪不赦往必無降理
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然如撫
臣主撫此身固不敢惜也遂然遂行果為叛
兵所執萬年紿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
門守城者出降叛兵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
下萬年大呼曰我已被擒皆必死彼精騎皆在此
可發礮急擊之勿以我為慮守將猶豫不忍

前日復領兵大呼殺兵怒搏殺必大罵而死城上人見其年已死遂吞敗奴兵所擁精騎死過半其終願捉事聞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而登撫謝璉與萬年同往亦被執

任別經歷范朱公蔚聯以可知節此勝陽於今三十載兩兩風風循時見假月中怒目張贊之歌莫匪波如見首試看億萬家光光幼幼亦孰非國城內怛心叱血之道

毛荊石日吾今而知監言之可以信行也劉宇烈撫賊有悉懸可不論是非可不計等語其繼也暑虎貽患甘心並戴而罔恥朱太常守城有生爲奇男子死爲烈丈夫等語其究也與鄉賁賊廟食百世而如新然則人之制行豈不以言哉

初八日公議城守事

廳縣鎮將鄉紳公議於南門樓諸公俱默坐張考功言曰事勢至此大家惟有死守而已今日之議不過爲撫府陷賊城中無主耳有鎮臺可以控制兵將有廳縣可以督率士民何愁無主然約法若兩言今茲以後餉銀不足責在廳縣鄉紳若足而將驕卒悍責在總鎮於是諸公齊聲皆以張言爲是

賊擁被執巡撫謝璉赴東城

已時謝撫來東城請冠丞語命守陴者勿膺以大礟擊之

九日攻西門

鎮廳縣公議圍困日久人心驚砲此後不必[illegible]與戰兵堅守爲妥耳於是四門俱用土實坏

賊擁被執太監徐得時至南城

賊擁得時於城下徐問曰朱太守雖城不守呼者曰朱也徐頓足曰噫朱死矣城上以礟擊之賊徙引徐下南寨去

初十日楊鎮置何守備於鼓樓

以爲中央主應

上命東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勦 謝守三賓浙江鄞縣人

上以巡按王道純監紀軍事師久無功命凡用兵處皆擇才幹御史往代有功一體論敘都御史陳于庭以三賓請上允之命以巡按兹監紀星馳料理長史有爲謝危者三賓曰朝廷養臣子正爲有事之用若皆避危就安國家事其誰任之遂馳軍曾且上疏力言勝勢在我賊不足憚了此不過數日因陳進兵固守取勝用間責成五策內[illegible]

鄭公（名以偉上饒人萬歷辛丑進士）見之謂謝曰頃讀君疏知賊
不足平矣命下之日卽陛辭赴軍

彝丁抵通州

上以彝丁未嘗入內地慮有驛騷凡一切犒給安
頓之法皆出宸裁纖悉周備彝丁咸感激用命至
是抵通州謝監紀亦出都門適相後先慮東省州
縣未爲料理卽移檄各官令出關廂督率整備飯
料打點次舍標識停當仍撥馬導引來兵照標安
插豐其委積俾所至如歸於是彝丁一路相安無

犯

十一日魏姦細孫高捷並斬李照登

辰時初八日差下塘報孫高捷回細詰知爲賊擄
予以金令作姦細遂魏之又審初七日騎馬進城
之李照登果爲賊用隱匿塘報給言真撫致我撫
府被誘立斬之。連日多有縋城投賊者俱捉回
正法

十二日賊如西如南不已

我總被執巡撫謝璉等於登州

午刻高應斯飾六七十人排護謝撫東發蓋賊知
城不可得因送璉及徐翟二監至登州閉於空署

十三日賊放礮

賊放大礮終日不絕聲

鄉紳張忻等草公疏

內有兼以撫議云云張曰此余等不擇音之言也
有因疏語過激遂怒東人欲必斬送而後快余等
不足惜其如壇土何

十四日賊掌號集兵西行

十五日梟踰城垜夫

夜東城一守垜夫下城投賊尚未過濠復令二人
追之挈回梟示二人各賞銀五兩

十六日並二垜爲一

楊總鎮以垜多人少乃並二垜爲一

賊遁大礮西行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斬劉宇烈

奏爲姦督之欺誑釀成深危壇之收拾已晚懇祈聖
明赫怒立斬罪臣定萬全事竊賊無端反

官兆民罪惡滔天自揣不赦奈何誅罔者糟俎豆
折衝之謀樞密多廝磔之輩哉亂無策苟且月前
督勦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
事無實作用塘報無與消息賊本操戈也而駕言
乞哀將本通賊也而不行糾劾全副精神不用之
申明天討而用之仰承樞意反爲賊上疏請撫約
期解圍統領數萬甲兵逍遙河上綸綍之言遊戲
軍前三春已逝捱至長夏長夏已逝捱至中秋始
也籠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欺君

誤國遺李九成一書札借爲兵符遣屈冝揚數入
城暗作間諜使賊窺破虛實益肆狡詐持假旨將
萊城賺開誘擒巡撫謝璉殺死知府朱萬年即此
一事劉宇烈卽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
臣度我皇上必不愛一宇烈而殘破封疆叩乞天
威乾奮立斬姦督誅一誤國之姦臣則衆臣皆懼
戮一債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卽張國臣屈冝揚
鄧玘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三
齊之命脈係之倘有疎失則青東濟兗必爲[illegible]

之續矣豈可淡然視之爲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
寧兵旣已調進尤當速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
又不必延推遠求也卽新撫臣朱大典假以便宜
新按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勵軍心則東事
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
部臣停留時日倘以臣言爲不急之務仍使劉宇
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鏘宋可久相繼抑鬱而
死矣臣無任嗚冤具奏

附考高鏘字[illegible]振膠州人萬曆辛丑進士宋可久字[illegible]亦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仕至吏科給事中當請纓解衆國語甚激切

十七日南門啓牖試賊

賊寨闃無人行[illegible]丞啓牖試之賊鳴金集兵亦不
甚多蓋俱西迎兵矣

上遣緹騎逮督理劉宇烈下獄巡按王道純回京另
議

初撫議之興人皆知其不成獨督理與各帥信之
大司馬主之至是事機決裂舉朝痛憤上乃遣緹
騎逮宇烈下獄並道純亦回京另議

日聞西南礮聲

賊攻平度總兵陳洪範劉澤清副將方登元禦之

張北海曰登元甚小而行軍有紀律兵士不犯法

十九日川兵夜索衣於張紳

前夜二更後張孝功巡城至東北角彭參將言其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上城無頃刻離汛地今歷春夏而秋矣欲在當舖買衣而人不應余何顏以法制兵士張謝曰願明日設處至四鼓彭兵果向張肆中索衣黎明張遂詣南城言之寇丞以張趨兩

家質庫運至城頭任其兵擇取焉

保衆全書曰東事既寧俱各敘功獨彭參將以盡兵衣獲罪張宦未得敘錄然而守城勞績曾不可以是而沒也

二十日西南礮聲

午刻聞西南礮聲此後遂寂然

副將牟文綬何惟忠御御救平度戰於門邨惟忠死之

門邨州西二十里舖

賊攻平度川將牟文綬何惟忠率兵救之至門邨與賊戰幾為賊殲盡惟忠陣亡

賊屠窩舖邨

平度有義民張前渠居於窩舖糾集義勇保守巨寨賊初以遊兵至皆卻之至是賊以全力往攻且用本地人入邨作內應張一家俱被殺死僅子在外得存窩舖闔邨屠焉

二十一日大兵抵德州

附記　商城鄉人家外刈草一賊曰汝大兵不日到矣聞之喜而不信

二十二日賊攻平度賊魁陳有時為我兵所殺

毛荊石曰賊魁有五今有時斃去一四矣

監紀謝三賓抵濟南

謝至省下有緹騎來見始知為逮瞀理也時宇烈在昌邑謝處軍前無主留緹騎青州而亟往昌邑邀宇烈赴青開讀

二十三日賊譴陳有時之屍至自平度

賊三十餘騎舁一匵自南來驗數頭載婦人車數兩載臥者後知為陳有時屍與礮傷之賊也

二十四日屍至揚死於城隍廟

屍自七夕舁入即闐城隍廟中饋其飲食至以手

搞雨水雜衣絮咽之至是死
毛剝石曰當新河接旨時賊請督師相見辰應其不測於渠揚中作隱語守烈速不往至城南閒讀於謝撫則趣之使行豈軍前不可少一撫賊之督師而圍中反可少一干城之防撫也耶餓死廟中不得議桊人之刻矣

二十五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擒一賊祭旗

參將李景縉人設伏生擒一賊諱名周倉者梟首
剖心祭旗其肢體不移時割食殆盡

二十八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九日聞西南礮聲

有馬賊千餘西來旋復馳去

八月初一日西南礮聲

監紀謝三賓至昌邑
謝至昌邑守烈已聞被逮易服入鄖營謝姜官諱
回尉藉令速發仍發登州府推官談行

孫元化張燾等伏誅

罷兵部尚書熊明遇仍聽勘起原任總督張鳳翼代
之山西代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初二日監紀謝三賓戒諭諸將並斬逃兵以徇
謝集諸將士宣布皇上德意告以國家法度鼓勵
責成人心懔然先取逃兵在獄者斬之以徇設立
大旗於門明示賞罰因按視營壘查閱糧草戒諸
鎮不許再遣人入賊營講撫親臨淮河嚴查姦細
戒諭守河官但有不奉差遣擅自渡河者斬以徇
賊諜遂絕
毛剝石曰此衆甚伎人豈盡有大經濟者誰為固自不同也守烈聞之應悔死無地矣

初三日賊東西往來如織

三更後西南礮數聲

巡撫朱大典監視呂直俱至昌邑

監紀謝三賓上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
時軍前主客兵雖有三萬而暮氣萎茶策之不前
法當申嚴紀律因疏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以正
軍法得旨革職提問

初四日鄖丞冦化議派餉不果
冦以餉銀將匱又集城中少裕之家於城隍廟

務捐得三千餘金張孝功曰圍困日久城中無家不管兵飯米斗數金柴斤百錢百姓筋力竭矣派捐而勢不能應恐法窮而民變城中尚有稽積億萬者得其一二足當數十何屑屑若輩爲也事遂寢

錢贊伯曰蔣公頗短於才見捐未有不商於縉紳者竊意自是眾解圍止半月或未行耳張公掠票然議論正大故存之

東嶽廟火

初五日賊移窩舖

東北角寨外賊窩舖移三里外

賊運大礮東行

賊自西運回大礮撥住東行

監護太監高起潛役遣都司朱國祚等入登招撫

監紀謝三賓上疏爭撫議

起潛遣國祚等入登招徠謝公懼事變上疏爭之且請絕口不言撫字時頗有介介者而謝不顧也

初六日塘報人王燦回

五鼓王燦回云邊兵將列內有關寧彝漢精騎賊

賊不遠矣

張北海曰自打塘報以來拚性命出入兩次惟王燦一人而已餘或不回且有從賊者附記賊在城外揚言曰莫說大兵來救你祖宗兵是俺一家兵余養子休得妄喜又有外寨賊云祖二瓜子來了可笑不值

初七日賊運大礮遞牌詣西

初八日西南礮聲

初九日夜神山舉火

初十日賊自西來

申刻有馬賊千餘從西而來賊掌號吹角

監紀謝三賓趣大兵於濰縣

大兵尚在濰縣躊躇未發謝以萊勢累卵進兵不可復緩乃單騎往趣之

十一日西南西北礮聲不絕

初意大兵分道而來後知賊設伏徼作虛聲耳

大兵至昌邑

總兵金國奇等見謝監紀單騎至乃以五鼓拔營即日皆至昌邑

十二日賊眾結隊西行

十三日參將張汝行統兵擒賊獲張逢秋以歸
張參戎統家丁數十人捉一賊名張逢秋供云聞
等兵將到賊望風膽寒矣。得級數位
巡撫朱大典監護高起潛監視呂直監紀謝三賓觀
兵大犒
遂誓師
撫軍監視監護監紀集將吏議進兵之策或曰彝
丁遠來未諳虛實若輕進取敗皐將誰歸不若緩
之謝監紀曰彝丁內多遼人久住賊用間軍心一

動事不可知乘此新銳賊不及覺一鼓而前破之
必矣兵貴神速非爾等所知也起潛倡議欲調民
丁數萬築城新河邊以爲家當大典不可謝曰調
民築城何時破賊若欲家當新河鄧營結砦頗固
可停足也議定乃誓師
約分三路進兵
中路以關寧總兵金國奇等彝漢丁爲前鋒川營
總兵鄧玘步兵繼之共一萬二千人從灰埠進南
路以昌平總兵陳洪範義勇總兵劉澤清密雲[illegible]

總兵方登元步兵六千從平度進北路以參將
王之富王武緯等三千人從海廟進令遊擊徐元
亨都司路雲之率萊陽之師來會戰以牟文綬守
新河並派諸將防守要地飭州縣官率民兵嚴守
城池各兵齎三日乾糧而行監軍推官汪惟効職
暢兵事令督南路兵
十四日有越城從賊者膊以徇
踰城從賊數日屢見楊鎮欲峻其法乃追執此人
殺而膊諸城上令士民共觀之

十五日賊吶喊投西去
入夜城外喊聲大作狀如攻城是夜月色如晝見
賊皆投西去
附記　張考功三鼓得夢同數百人騎馬至鄉平
長白山西見紛紛甲騎擁擠有一老人附耳大聲
曰公勿憂過十九日便萬無事矣豕起
遂以語楊鎮楊額手曰得應此夢爲幸
十六日西南礮聲
十七日賊遣被擄楊鎮家丁高標來城下講話楊令
礮擊之
十八日大兵抵新河

謝監紀以五鼓先至新河觀形勢候諸將進發傍晚吳漢丁俱至遥見賊營一星豎地諸將相賀謂賊之滅兆也新河東岸賊哨克虜礮聲不絶然不意我兵遂能深入未設嚴備

十九日我師及賊戰於沙河大敗之賊悉東遁萊圍解

五鼓謝監紀同吕監視高監護及金鄧二總兵督兵渡河河止一橋容一人一騎至平明過者止千人謝曰如此則日暮未能全渡豈不誤事乃命探

河水淺深見止及脛（前一日水尚及有是日頓減）謝曰此天意也命亂流濟師早餔時悉渡謝語吳襄曰我兵初進未諳虛實宜先擒賊撥問之襄曰已授意祖寬矣各帥臨發以賞格未定爲言三賓曰賞分三次解萊圍賞銀二萬取黃縣賞銀二萬取登州賞銀二萬士卒均分首級不論各將唯唯踊躍而去兵遂進朱公亦至新河居守午時兵抵灰埠（距萊城七十里）前鋒參將祖寬獲賊哨騎問之備得賊情賊尚未知也進至沙河（距萊城五十里）孔有德率三千騎來迎覓

以五百人趾之未至一里見衆寡不敵急引退趙鄭國臣曰賊勢大當暫退國臣曰若一退步則吾衆皆奮粉矣拔刀驅兵大譟比上部卒奮勇直前竟衝賊營箭如雨注賊不能支遂潰北直抵城下

圍城內連日無事至亭午忽見城外賊紛紛驅馱東行未幾正南聲震如雷煙團團高數十丈狀若山頭經時不散皆言賊焚其火藥矣至申刻祇見西南塵土沖天又見賊騎馬落荒東竄旋有標旗無數俱踞福祿兩山巔衆猶謂賊作大兵狀誘我

也放礮如故城外守寨賊係擄去川兵不知賊敗仍嚮城放礮竊言高公領兵矣頃之見白標數十人馬千餘自西南而來列於城東南又見賊二三千聚於北搶兒埠倏忽河西刀光如練賊衆披靡有下𡑞報人同知大兵已至城頭遂停礮是夜兵馬俱屯城外賊衛過萊城扎營於城北玉皇廟至二更鬧寂撥兵報賊營瓦解如風不知所往矣

二十日午刻陳洪範劉澤清亦帥師自平度至

門開

兆諸將進城以憩馬足是提圍雖解殺賊不多賊
之遁回登州者亦不及十之三蓋乘機四散逃竄
者衆耳是日我兵四出搜山不見一賊賊遺弃大
小礮盔甲如山婦女數百人付洪令掌之得其兵
籍列九萬餘人又獲偽邸報無數有一報云兵部一本爲逆賊猖獗日甚等事奉旨逆賊悖惡百端撲滅無效覽奏食不下咽着兵部馬上傳與督理劉宇烈上緊整兵殺戮將逆賊盡數擒斬男婦不容留一人等語餘多類此蓋恐衆心離散故造此以固之真狡賊
也先是陳有時被殺二賊酋指稱雖因下令登招
黃及海濱居民備土袋二十萬期以二十日攻入

萊州而以先一日敗豈非天乎

謝象三曰是役也推鋒陷陣皆□漢丁力開一豈遊時如新國臣祖寬祖大弼張韜血戰功勞第一先是賊嘗私語殺山東兵如刈禁雖十萬無奈我何各鎮兵咸非吾敵惟遼關外兵耳至是開漢下至咸有懼色曰祖二風子到如何支得住祖二居子謂大弼也有酒後故名大弼係大壽弟素以號勇聞能與士卒同甘苦以生員從軍屢立戰功突城之役無敢往偵者大弼以數百騎摩七至告壯一時斬闖臣亦遼人如清錦州兵嘗陷陣被研死而復生頗上刀衆縱橫如原名海州城下之捷國臣與輯寬力也張韜我兵射可用命參代祖寬大壽家臣數人所部多彩約以誑衆大事謀渚得其書於新之稱爲盟兄時仰兵主事進中感稱賊孫翱與爭河以呈極衆時仰兵主事進中感稱賊孫翱與爭孫士頗循豫朱公以其書示諸將諸將成營憤新次賊自見斬因臣祖寬結陣最多因川爲所勝羽

臣尤喜者仲當日塞上交兵一蔡之頂勝賞已分無多時也一切古法無所用之沙河之戰以五百人赴三千頃刻之時已土崩瓦解遂致大捷佗乎兵家之事非老於行陣者未易語也
錢贊伯曰勝賊處不在沙河設守絕其偵探蓋關宜先聲奪人如唐人香積寺之戰四絕於黃埃中發十矢賊已不支矣其後白馬之役賊結隊埋伏全力禦戰敗而復前者再四非關寧苦戰萊城再受圍矣
毛駿曰按唐書郭子儀傳黃埃發矢係新店之戰乃香積寺捷後三日事也

上發帑金充解萊賞

時七月圍一朝頓解報至長安歡聲雷動上立發
帑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充解萊賞

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詩曰山東盜方熾勦撫一策未分援兵頓不進瑣繡嶂子鞏萊人易子食哺綿瑣不聞聖人赫斯怒西臺遣監軍王生竟推令我無憂樵謝君晁新賊談笑行策翰令日即報至淮衛我去來云云萊城頓解圍登賊應游魂指日哉王生術何不獻吾若坐看肉食者囊囊聚漏縣空樓下猶縈颯如貫秋雲呼酒互持勸一笑日已曛
謝象三曰余既入城牆責將士約束行伍節死問孤開衆公與諸公循行戰地輒向來交鋒結案及一賊居僚乎夾之所慨然數戰爭之苦萊人之萬死一生也萊久被圍城中守禦僻極禦於賊人攻之時方奉不能破初得太守朱公閉門不許紳士出城之力人心逆堅緣而兩撫素公有方衆同賊滯著廉獎無方楊總鎮少年有謀彭參將著撫十寺辦紳貢副憲張考功等與家俱十諸縣官協任任揀洪思炤等措措征繕侯力一心誓以死守兄以門撫輯艱而孤城無恙初賊以城中糧少欲坐困之

米粟作多者殺家有餘糧至今圍解官囤尚存千石又賊小而堅易於照應一切火藥鉛鐵油雜之數前人儲備最多取用不竭惟乏鹽及草耳

九成殺被執巡撫謝璉內府徐得時翟昇於登州先是賊執璉等送至登州閉於空署及萊圍解李九成聞敗同日害之

趙士喆曰謝公李儀部秀善詩文守萊半載誤推局爲賊所執死於登州副副風雅益至聊兼料推誠心事璉望斷楚天秋色遠英雄鬢髮月中歸又曰內府徐公翟公呂監視之中軍也守萊半載備極勤勞樞賊被禽同防院死於登州誅從無能答聖朝臨戎故借侍中耶誰知解網翻投網竟斷登州不可招

二十三日復招遠

賊既東遁歸登招遠諸賊亦聞風潰散遊擊徐元亨守備路雲之等遂入招遠兵不血刃

二十八日大兵進發次於新城

時我兵大勝軍氣甚張於是議取黃縣有貽書勸持重者謝監紀曰持重不在遲速前後總須一戰不如因賊膽方落亟取之朱大典之意亦然是日遂進兵先置步兵於新城以聯絡前後仍以金國奇等彝丁洎鄧玘步兵由大路進發命陣

從南往鈔賊後

二十日大兵擊賊於白馬大破之復黃縣白馬距黃縣三十里

我兵抵白馬賊傾巢來戰眾號十萬馬賊萬騎聯驄爲陣設伏於茂林左右翼斷我兵而邀擊之我師前鋒祖大弼等過之不覺二敵靳國臣吳襄等按林中伏忽發國臣等被圍高起潛急召前鋒並趣後勁內外夾攻陳劉二帥所遣馬兵亦至賊大奔潰斬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不下數萬賊始膽落竄歸登州是日我兵入黃縣靳國臣等長驅追賊直抵登城壘於西門

九月初一日大兵圍登州

各帥兵俱至登州結營逼賊

初三日運糧至軍中

初發兵時咸憂餽餉爲艱有議各營自攜者諸將竝言不便有議分兵於後護之者又慮爲賊所鈔乃先按騾驢數千分給各營馱糧隨行然僅供數日食其餘輜重俱在昌濰距登州四百里時所委督糧僉事有懼而捉繯者更委青州道楊進督之

星夜趲運車行甚遲逆未及前各營乏食催呼頗急九月初一日諸監紀馳至黃縣自為催派又令朱橋黃山守兵人負數斗絡繹接遞偶見遺驢蔽野人言此兵所獲無以畜之驢僅易錢百文因令隨便收責又令各營請糧者皆以驢來馱之迎糧以代車運疾馳抵營日可行百餘里不三日聞糧料充足兵以不飢

大兵築圍牆

我兵分列城外慮賊夜襲監護高起潛與諸鎮將

議分派防守築圍牆築之畚鍤齊興數日畢工崇墉如城以步兵乘墉以馬兵接應登城三面距海分陳洪範劉澤清於西牆吳襄靳國臣劉邦域王憲等以馬兵應接分劉良佐丁志德鄧玘方登元於南牆金國奇祖大弼柏永馥等以馬兵應接分牟文綬王武緯王之富於東牆祖寬張韜等以馬兵應接牆凡三十里而遥東西俱抵海分番攻守賊無出路

冬十月大兵攻登州不克乃坐困之

時撫軍朱大典與巡按二監俱至營中相與定策攻城城內稿積尚饒健賊尤多紅夷大礮一發五六里我兵多傷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搏戰各有勝負攻城數次俱不得志更謀坐困東亥道陸夢龍（字君啓山陰人）赴謁撫按進曰諸軍本來攻賊今反列戍而守何也賊恐城用礮則勢在賊昨出而趨我此我用礮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犯相持既久深秋將盡賊屢屋火食我軍露處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蹄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

城將騎而上耶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食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賊十月矣賊強而我疲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駢駱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謝監紀令多築礮臺置紅夷礮憑高擊下直取城內穿牆透屋無所逃避城中死者無算後以意見不合而止

毛荊石曰夢龍起家進士為部郎時張差二案功在社稷後晉陝西參政流寇圍隆德陸公率兵擊之二矢貫頸而斃贈太僕卿賜謚忠烈盧公冏稱其見事明決俯論中理洵不誣云

監護太監高起潛遣萊州管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東江大帥黃龍亦遣龔正祥守之先是謝監紀未出都即語職方叛賊勢雖披猖然以國家全盛豈有不蕩平之理不過稍需時日耳今進兵伊邇須先打算以絕其走路水次枕海宜調水路之師扼之遂上疏請調津淮兵凡五上皆為職方所尼蓋登州出海四十里為長山島六十里為廟島再東行即黃城鼉磯二島凡出海必於此處住泊然後出珍珠門而走大洋蕩無飛渡者

至是令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率萊州水兵守島

蓋欲先據各島俾不得逸去也

賊攻黃城島副將龔正祥參將白來譽被擄千總毛英死之

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賊突至四面攻擊我師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正祥來譽皆被擄英死焉

楮士喆曰英故相文簡公裔也短小精悍從彭[illegible]戍守東北艱苦備嘗解圍後防賊廟島以大風覆舟為賊所害惜哉

[illegible]淋蛛波濺氣作欲愿殉若市王孫英姿俠骨真[illegible]漢不愧先朝忠孝門

[illegible]先將軍家傳

[illegible]將軍諱英字雄風真定府同知似荀之孫文學承向之仲子也家世業儒書將軍獨不好文曰方今中原多事大丈夫當奮力疆場射賊禽王以取功名安事此區區毛錐子為哉乃去習武天啓中以武闈第一舉於鄉累上兵部不第崇禎壬申孔李圍萊當事急用人凡擊劍走馬投石超距之士皆以次補伍而將軍以趫健得授萊營千兵隸城東北角與彭參軍獨當一面以先將軍率征可共事召使隸麾下晝夜捍禦隊不解甲矢石[illegible][illegible]之閒賊百計而百拄之萊城之全公伐居多解圍後率軍容使命咸偏將軍帥師防島以扼賊衝賊至衆寡不敵卒遇害以余觀諸書所載言人人殊要其歸於殉難則一也萊州志曰毛英掖人也崇禎時以武舉為守備壬申防三山島遇變力戰歿是官為守備汛為三山此一說也保萊書曰監護太

監高起潛遣萊州管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帥師守黃城島時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述數突至四面攻擊王師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來譽被擒英死焉是官為千總汛為黃城又一說也趙文濟先生九哀詩序曰毛武舉英故相文簡公裔也短小精悍從彭參戎守城東北艱苦備嘗解圍後防賊廟島以大風覆舟為賊所害此又一說也余嘗取而考之郡乘所載適陳太守急於成書訛之故老故老亦稍以應之耳保萊書則劉先生新甫作也劉明季人以時人紀時事宜其所載頗詳至九哀詩成於文濟文濟與先將軍為中表行當年城守之績最著之慘文濟皆親見之小序數行是因其實錄云嗚呼當有明末造士大夫以毛錐取功名者無不高自標榜一遇有事不抱頭竄即因若降耳將軍以儒家子顧好習兵事亦亡於兵可謂捐命徇節拒危無撓者矣至其致身之地或廟或黃不必辨也乃事後逃死者或反以冒功敘賞而將軍身終鋒鏑其究也不聞以疏爵紀當

此功臣義士所爲扼擊而長歎者也余每之海上眺波濤之洶湧觀雲日之出沒輒鬚髯有立髮豎猶憶隨潮而至者因爲識之庶幾乎有世下猶知先朝軍之忠節云

十一月初三日殺賊首李九成於陣

是日李九成爲背城之舉五鼓率兵出城竟衝我營勢甚洶涌適先有降賊洪成訓出城報信我得預爲備合兵擊之遂殺九成於陣有德等所恃惟九成九成既歿不復出戰惟日大哭

毛荊石曰七夕之變稱守遇害萊圍之解撫監罷陝王是而天狗星隕大懸於所謂軟滷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者也

賜將士寒衣仍命敍功

時登城久不下上念士卒暴露賜皮衣及綿襖等仍命先敍解萊復黃之功以鼓舞之撫按監軍乃各據鎮將所報功次核實以聞

陞賞撫按鎮將有差

朱大典陞副都御史仍命巡撫山東謝三賓候京堂推用金國奇陞都督同知蔭一子錦衣千戶吳襄復原官陳洪範陞太子少保鄧玘劉澤清靳國臣張韜祖大弼祖寬金良棟俱都督同僉有差餘俱陞賞仍諭以朝廷團錄前功並責後效文武各官益鼓忠勇速奏蕩平

都督同知金國奇卒於軍以總兵吳襄代之

謝象三曰賊之發登萊也所過焚掠自蓬萊抵昌邑四百里間無一椽存登黃一帶皆山山徑險峻馬行甚艱軍中無椽並乏將士露處宋撫與余居密神山頂破廟中日則視營伍夜則宿軍書指地爲牀倚馬而食山離城五里賊上紅尼大礮子墜如雨鵠常從頭上過廟之廉幅日有數者賊每中宵擾我夜臥不敢解甲馬常鞍鞚諸隊伺一聞礮聲即跨馬下山入營督戰蓋兩軍相持勝敗呼吸八月之久無時不懷憂畏之憂也

令將官勿侵虐軍士

時際嚴冬海風凜冽驚砂挾雪裂膚墮指軍士苦寒尤甚因下令軍中不許將士非理侵虐無繇者立爲處給布花復不時以席酒犒勞

癸酉六年

春正月初一日賊殺降將馬驄等十四人

城中諸賊最善守城東事有欒禾承祿守水城孔有德守大城南耿仲明守城西李九成守城東九成歿則以王子登代之

賊中前路不許南人東人行走行者斬之以防內變城除用土石幫砌外又以人守一更遞賊賊將時前發哨一箭方過次箭接至無敢怠者乘口出

擲牌遞箭到大器壓大石衝打以熱霎掛又時縋人城外爲夜巡以此我兵縋坑城城上輒覺無隙可乘
攻圍日久計無所施乃爲諭帖以射城中開示
賊禍俾早投降仍朱書紙尾云著馬驄出來講話
驄原任參將絲與人素有機智城破爲賊用錄與密室計事能得賊歡心謝然紀出都門時有書此人可構者而無其間至是呼之使來欲驗覺既而我知其用事懼而生心不然亦使賊疑之耳
果有賊中降人密送內應之信則馬驄與被擄副
將龔正祥並陷賊舊將陳朝柱龍韜董溢洪聲劉
應宗岳永陞等十四人密謀設誓啑血定盟共擬
舍賊以獻慮先鋒兵硬不能下手謀以元旦候有

德等行香水城時縛之各官衷甲以待適岳永陞
門子蘇有功告變賊遽召諸將悉斬之妻妾貲產
盡給有功并統其衆事雖不成然自此日疑其黨
無固志矣

大兵築甬道不就

我以內應不成併力攻城議爲甬道高與城齊便
薄城上先築於城南不就復築於城西括布囊二
四萬縣令軍士以草裹土爲土苴晝止夜築凡半
月而功將成賊爭之甚力

王之富祁寬等奪水門外護牆守之
賊益備

一月十三日孔有德遁去

賊中乏食已久殺人爲糧救人爲炯朝不謀夕終
無降心惟有水門出路也我所括民船亦漸集共
議以川兵二千土兵一千募丁五百往奪長山廟
島絕賊去路時賊已與人島上是夜有德遁去率
其黨守島我兵見不可奪遂止
毛制石日樂穀下齊七十餘賊獨昔與帥墨不下者盡其力不足拔戰勝之後將驕而卒惰故也東

牟當城破之餘而諸將斯果復貴其勢先甚眾一鼓下之夫復何難顧乃擁數萬甲兵經歷六七月使元惡得從容而逃縱追逸賊諸將不得辭其責矣

十六日耿仲明毛承祿夜遁我兵入大城

五年十一月撫臣劾請水兵兵部不得已調津門
千人參將陶會齡統之淮海二千人副將孫嗣蔚
統之關寧二千人副將周文郁宇蔚宗常州宜興人軍中呼爲紫髯將軍
統之會師登州夾擊并勤時已仲冬舟凍難行
失期不至及是文郁所將舟師至乃命列陳海上
以捉之賊移日出舟搬運婦女財帛我師乘潮邀

擊賊有擒獲隊海為多耿仲明毛承祿計窮於是
欲大城精鋭併力守水城意欲傾巢夜竄不果獨
以單舸潛遁是晚我兵遂入大城
毛荆石曰視師紀原云取大城夫攻而得之始可言取今官兵既入而不一戰其所得則彼不過以空城委我耳猶得云取大城乎余故以入字易之
我兵攻水城
水城之南即大城之北相隔一夾道城頭箭礮彼
此如雨撫按皆登北城樓督攻○仲明既遁留偽
副將王秉忠等守之遺五十舟令漸次尾逸我兵

追之遂不敢復出
十七日轟水城遊擊王來聘先登焚之
時督攻益急遊擊劉良佐獻永福寺轟城策寺倚
水城外西南角寺中藏人城頭不之見高起潛隊
洪範命守備趙柱遊擊王憲於是夜掘城腳為孔
內以火藥引羊腸線於遠發之至五鼓火發城崩
我師涌入賊猶困拒上者多傷川兵鬨取婦女財
物賊乘之兵復潰下凡數番遊擊王來聘先登歿
之來聘辛未科武狀元上所特拔也

十八日水城下
是日午刻猶未下撫軍朱大典及監軍楊作楫立
馬隤城督戰斬二兵以徇監護高起潛復調張韜
兵至合弓矢挾長矛接戰賊始退保蓬萊閣相持
許久不肎投戈眾議以為力爭則傷人多因豎招
降旗以來之始蟻附而下凡偽千餘人獲偽副將
王秉忠高成友等七十五員自縊及投海死不下
四五千人而水城始得
遣水師追捕賊黨

遣副將周文郁等赴海外協勦
大行宴賞軍士
初議復黃恢登各賞二萬金復黃之賞業已先給
恢登之賞諸將咸請加厚遂以三萬五千金給之
二十二日賊襲旅順東江大帥黃龍禦之旅順在登州東北隔海七百里為遼陽濱海老岸
旅順自陳有時叛後東江大帥黃龍即移鎮其地
練兵蓄士為固守勦叛之計賊多方招之不可得
又執龍妾妻及子以脅之龍堅不顧至是有德擁

眾數萬棄島東遁竟圍旅順龍率兵禦之

三月十六日舟師焚賊龍王堂老營

賊圍旅順結老營於龍王堂有德自率精銳屯雙島將周文郁所將舟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彝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般唱彝歌遼人能彝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彝丁也是日遼將焚賊老營

十八日舟師敗賊於雙島擒叛將毛承祿

舟師遏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燔乘風

遁去追擊之沈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

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

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

二十九日追賊至黃骨島擒僞副將蘇有功斬李應元於陣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蘇有功都司陳光福及旗鼓參謀等官四十餘人賊千餘婦女木多斬李應元於陣有德幾獲而復逸有功擒有

德益氣奪 毛荊石日蘇子美夜讀張良傳至擊始皇誤中副車拍案大呼日惜乎擊之不中遂滿浮一大白吾作紀至有德幾獲而復逸亦復爾爾

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

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子島西北阻江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

夏四月初十日敗賊於卓山

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十六人

十三日敗賊於蘇坨

先是副將周文郁檄朝鮮兵遏賊要路及是朝鮮遣陪臣都巡察使雛君與金自點來會師合兵攻賊於蘇坨鮮兵軍壺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仲明寇遣僞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黃龍弗許要擊之有德仲明乃由西北遁

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降於

大清

二人率其黨逃入九連城在三萬衛東北九十里卽水川東岸走濬

陴子去自發難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

命敘將士功

捷聞上嘉將士功命優敘所俘偽將皆斬餘悉宥

之隸關外諸部爲兵

遂班師

巡按謝三賓以登城雖復而賊渠逋二自愧任使

不效具疏請罪茲及諸在事者幸邀寬政遂班師

禮部尚書李康先等請卹死事諸臣

題爲七月之城守彌堅千秋之勞烈難泯謹遵旨

核敘內外文武有功官員以表忠義以彰風勸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六年三月十三日奉本部

送禮科鈔出監視登島等處兵船糧餉海禁事務

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呂直題前事內稱逆

賊孔有德李九成等倒戈犯順據陷登黃蔫食之

勢已成念非得東萊則登爲孤注而欲窺青濟則

萊爲咽喉非撫臣徐從治防臣謝璉同心受事凡

所以指授方略戎服登陴不恤以身爲殉何能使

諸將帥勠力同心而士卒爭先用命乎如掘塹燒

掘以穿地道架木懸樓以焚礮臺汲水灌濁以泪

穴城之窟列木爲柵以補夯城之缺賊百計而百

扞徐撫之日紀可覆按也竟以中彈云亡所謂出

師未捷身先死其徐撫之謂乎雖耿耿忠魂一旦

千古而逆賊之辠上通於天矣我皇上姑開湯網

下殲渠宥脅之詔乃猶怙惡不悛賺我撫監郡守

出城迎旨納降突肆悖嫚擁挾以行其時罵賊而

碎屍城下者知府朱萬年也義不屈而被執於登

城旋遇害者防臣謝璉也以上三臣所當照遽黜

卹例從優贈廕立祠血食以勸忠義者也謹會同

山東巡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合詞具題伏祈敕

下該部分別覆議上請施行

兵部尚書張鳳翼等題卹死事諸臣

覆題爲七月之城守彌堅等事看得東叛披猖登

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

御賊亦以爲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攻徒竭墨

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越萊西半

步而後關寧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雎陽之守

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戰功爭烈
受任倥傯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裂顱者濟撫
徐從治也權空紆難挺身赴賊被誘不屈視死如
歸者防撫謝璉也愷悌得民咄嗟集事民效死不
去身一往不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其徐從治應加
銜卿貳錫廕金吾謝璉復官加銜廕子太學朱萬
年已贈奉常仍空廕冑等因具題奉旨徐從治贈
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謝璉復原級
仍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朱萬年已贈

太常寺卿仍廕一子入監讀書以上三員仍與並
祠欽此欽遵通鈔到部又據徐從治男徐同貞呈
稱伊母黃氏先父病故例應祔葬懇乞並題等情
呈部通送到司查得大明會典並䘏典條例內一
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
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品官曾經賜葬者妻故
俱許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山
東巡撫徐從治麗日弘猷貫虹勁節設奇禦敵無
伊犬豕披猖擐甲登陴力捍金湯鞏固方圍早平

叛孽何期遽冒賊鋒命絕飛丸熱血一腔化碧身
先衆革寸衷九死猶毋似此烈著一時真可風勵
千古相應照贈官品級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妻黃
氏祔葬原任登萊巡撫今贈兵部右侍郎謝璉久
歷屏藩特膺節鉞既銜恩於使過乃畢力以圖功
挺身即鹿之林不難單騎見虜抗節羣虎之穴寧
辭剸刃捐軀貞心可揭於日星慘死豈淪於溝瀆
相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原任萊州知府今贈太
常寺卿朱萬年先經臣部具題優䘏外以上三臣

仍行該地方並立祠宇春秋致祭至於易名大典
俟之論定非臣部等所敢擅擬也恭候命下遵奉
施行謹題請旨

兵部敘守萊功

兵部尚書臣張鳳翼等謹題為七月之城守彌堅
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監視
登島太監呂直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覈議速
覆欽此又該山東撫按朱大典謝三賓題同前事
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到

已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李楠已經奉聖旨提問
敘外看得東叛披猖登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
而以萊州爲戮守得萊則東可固登黃而西可襲
青濟是以聚銳環攻爲必拔之計惟時援師再潰
信使不通卽賊亦以爲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
攻徙竭墨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
越萊西半步而後闖窺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
睢陽之守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
戰功爭烈雖諸臣或文或武或內或外或朝或野

或存或亡種種不同而忠貫天日氣壯河山總爲
興朝生色臣等約畧言之有死功有生功有主客
將領之功有鄉紳士庶之功而功中各有差等請
先言死則夫受任倥偬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
裂顱者齊撫徐從治也權空紓難挺身赴賊被誘
不屈視死如歸者防撫謝璉與內中軍徐得時翟
昇也愷悌得民出壁集事民效死不去身一往不
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內臣聽司監議卹徐從治應
加衘卿貳錫廕金吾謝璉應復官加衘廕子太學

朱萬年已贈太常仍宜廕胄繼言生則誓衆登陴
分頭力堵者監視標下把牌張時等十一員也贊
郡臨戎分猷幹辦者同知寇化通判任棟也和民
輯衆文兼武備者知縣洪恩照也畫策縋城輸稾
供備者訓導張士淳等十四員也內臣聽司監議
敘其寇化任棟雖經陞任仍應加秩洪恩照應早
擢清華張士淳等十員俱行優轉而廣文尤宜特
異龍應化等四員則量行給賞乃請言武楊御蕃
氣雄萬夫機深百變彭有謨突圍樹幟投閒出奇

兩員並推第一雖各陞任宜再加衘張汝行李景
輕騎入萊吳登泰秦大鵠等七十六員併力堵戰
敘爲第二張汝行已陞免加李景等各應加衘一
級馬登先等六十員王烈等三十七員張鷹揚等
五十五員協守捐糜與有成勞敘爲第三各應加
署衘一級乃請言鄉紳士庶如原任左副都御史
賈毓祥等一十二員身爲民望心作維城登陴居
士卒之先毀家佐儲胥之窘卽此鄉邦幹濟足占
廊廟經綸而賈毓祥張忻趙胤昌范復粹黃縣人爲

户俱稱首烈查得甄毓群在告應加秩起用張班
銓曹﨟降趙亂昌臺垣候補應各還故物范復粹
見任巡方應俟轉官優擢此外或予告而敦之出
山或懸車而優以進階或一麾而尚應環召或筆
硯而不妨使過或謫選而倒得從優如張孔教等
俱聽吏部酌奪可也至原任户部右侍郎劉重慶
等十員急同室之援灑憂時之淚請兵助餉總屬
急公見任宜從欽賚在籍宜行楔旌而劉重慶盡
瘁殞身亞卿自有本等卹典亦宜憫其勞而予之
者也又如舉人姜汝鈺等八名貢生趙士亮等四
名監生張含美等六名縣丞劉元禎光祿寺署丞
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道三員生員李就日劉文
映張愷仔鄧等共二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曜等
六名通吏胡宗堯一名各以守城捐助之倫全為
上次舉人計偕登第者選時從優否則與貢監通
吏均照吏部超選生童則聽提學道酌議附可陞
增增可候廩廩減年儒童可寄學富民可聽有司
扁獎或給劄冠帶也內如姜汝鈺張含美徐隆庚

習刑張孕美姜汝倣楊崙華劉溧聲劉文映王寅
樞宦要役優其夏守禮等或撫監敘而按遺或按
敘而撫監遺議未歸一姑置以俟論定又按臣憑
弔乘牒追及預潛藥油之臣于仕等六人蓋欲以
董安于之為晉陽望後人其意甚善相應敕下吏
部查其履歷生則褒揚歿則尸祝亦風勵之典所
不容已也其疏中閣監部科與該撫按藩臬道歷
及庠保兩撫諸臣俟恢登勘疏到日另行覆敘至
按臣謝三賓疏內有借貸錢糧一萬二千餘兩與
殺賊之賞票幾二千金疏請補給容臣部行文户
部酌議另行具覆可也既經奉旨核議相應覆請
伏候命下將巡撫徐從治加部堂銜廕一子錦衣
衛百户世襲巡撫謝璉復原級仍加銜廕一子入
監讀書知府朱萬年已贈太常寺卿仍廕一子入
監讀書徐從治等仍應立祠內中軍徐得時翟昇
二員聽司禮監議卹把牌張時聞王材夏尚忠王
國興夏尚魁田養民孫進朝苗進喜張奇猷王進
禮何逢川十一員聽司禮監議敘原任同知寇化

已陞知府通判任棟已陞同知加服俸一級知縣
洪恩照熙邊俸行取訓導等官張士淳房孟斗毛
鳳至宋日振范想解中傳義鄔鶴齡惲紹美王化
蘇宗貴十員行吏部優轉龍應化宋弘安張之偉
方齡四員各量賞銀五兩總兵楊御蕃已授登萊
總兵仍加署都督同知遊擊彭有謨已陞參將仍
加服俸一級張汝行已陞參將免加參將李景加
一級副總兵吳登泰泰大鵺孫玉增王武揚周紹
宗梁德惠張元龍周興仁徐應文李守業馬岱張

守忠董捷王自林胡繼修陳孔則張尖惠梁應捷
韓春王大保王國禎韓振國李顯明陶兆斌劉應
登陳可忠何世鳴裴守節晏邦秀李尚義王應元
孫德賈世科張乾韓應豸曾大道魏文科張杓趙
于亮張萬憲蘇民惠李翀霄韓彥都謝得勝吳日
強折雲陳顯祖張大謨王國臣廖榮劉印趙傑孫
光顯趙弘禎彭大年成欽命王泰初李長春封萬
里毛英趙完璧王應蔿任銓李景明王兆明趙約
劉一應年春芳羅應封趙士達李應萊楚邦禎甯

四開辛新單成化安恭共七十六員各查照原官
加銜一級馬登先魏國經王重光高東周蕭規張
鳳郭守印周道與金弘鼎宋報國張捷孫德王燦
張奇勳侯振東張思祿張汝學郭名祜李君賜屈
時興秦玉晏守信李守成夏大明祝魁周福陳邦
柱李邦材梁國材劉思德楊順孫成章鄧天恩陳
國旺朱勇　天定張英王奉林郭威高英陳永智
衣素脈趙希賢錢允徵朱永年羅憲邦滕繼先房
應宿于麟勳馮大受張世亨陳洪蘊姚大君程元

勳謝重九高維藩李進科王海英施惟德仲聯登
六十員王烈陳國棟呂治國王繼先郝夢蛟呂鼎
銓邢進義戰以謀何鳴世嚴懋功劉芳美韓璽陳
恩陽王爾勝楊進忠徐長胤王萬春張振威劉應
坤于顯麟錢佑徵冉建安黃宗仁樓懋功王福安
劉胤昌尚惟揚張國勳穆澤久李起蛟李成茂吳
心泰張科王守孝陳國輔于一鰲王之胤三十七
員張膺揚陳萬策孫武謨田永祥王早灘薛振孫
繼文溫如璧嚴令岳俊張道德張洪樓張應科顧

承恩丁一奇張憫政官正王尚毛顯宗霍雲光賈
三元王弘圖吳夢鷹任自新林漸奇劉爾愚張振
東林厚生張鶴翼趙日升趙國俊于世光賈寰望
姜仲棠姜近光姜振光郭忠劉祿苗才車進忠郭
壽民王夢亨王文翰王宸宋應奇楊福張珂王維
城周夢瑞胡師孟唐遇春孫振緒孫應第李坤光
李春華五十五員各查照原官加署銜一級賈氣
祥加級起用張忻趙亂昌各復原官范復粹侯轉
官時優加一級張孔教孫善繼姜兆張毛九華徐
廷松姜兆喬趙士偉畢拱辰在告者起用致仕者
進階降黜者量復閒住者量准致仕歩轉者量加
品服改教丁憂者量與優補聽選者准予超選俱
聽吏部酌奪王萬象方之翰楊觀光楊觀光二楊招遠
人李之茂王舉生張凤行張福臻畢崇二公俱高密人九
員見任者各賞銀十兩在籍者撫按顏旌舉人姜
汝鈺徐夢好姜夢鰲孫養深楊種圻王二銘宿自
中錢祚徵恩貢生趙士亮劉連城林懋先李䄄監
生張含美王懋聽董似玉郭孔俊徐夢熊徐夢賚

應丞劉元禎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
道共二十一員名舉人登第者優用就選者與貢
監等俱超選內姜汝鈺張含美夏宜從優聽吏部
酌奪廉增附生員李就日侯舉祚張孕美王萬善
徐隆姜汝敘張愫蔡宗趙士冕胡伯謀張性楊嵩
華孫鑑韓具瞻孫枝豐孫枝茂姜繼耀毛允方林
文薦姜開徐應魯楊駿烈劉文映任夢龍王文熙
王象奎張其蘊由從徽王化熙由仁政楊武烈王
秉哲徐登俊鞠之白霍標姜仲榮劉澐聲楊仲忻
丕秉樞趙壬詰趙士完張愃于登高王新臣王世
臣許攀龍劉肇甲羅文華張宗孳趙士嘉徐華階
宿孔暐韓璠姜棟王出震王愫周景熙劉鑫禾劉
鋐禾劉淑己尚九還李禎羅胥任毛應豸張楨張
所蓄徐成樞劉同甲趙士仰周景靖呂應鍾呂應
宮王新張琦劉朱王應鳳侯于魯王懋加張文煥
呂應章王啓亂任鳴珂錢知徵趙士彭錢盛徵郭
邦固林肇先王應鴻錢毓秀張溥宿鳳翀王爾揚
張埭清錢櫎徵毛登龍劉方至賈魁之孫自振孫

自楊趙翼明周景新胡應珍王夢壯原茂椿徐鏊
松羅國賓王以滿必發黃文明劉一翰孫澤溥王
璐鼎周而簡黃啓明單父堂楊師德任鼐趙士元
李芳先王應明勝世德張景輝張孔印徐長玉徐
徵熙王炳昆周澤久王百朋原英煌錢象乾張愷
胡應瑞徐應齊王爾幹王元忠王應駿王泰符張
巨自張會嘉姜元佐王懋功王百男呂應夏由徵
楊鍾球劉允浩王應斗羅國俊毛芹劉不息郭振
先丘長胤趙士莚趙士邁任應宸霍法健由世命

趙士俊由舊章趙允昌徐德亚浩王秉妻再芳晏
再徵趙震生劉不竭仲元勳宿鳳曉呂齊武岳纘
武曲有聲曲洪聲孫奇昌毛儼曲九鼎霍明爵[illegible]
帝簡唐弼泰張雲芳霍明夔楊九垓婁元弼羅欽
奎毛紹元梁開先楊孔烈孫鳳翔徐嘉徵彭吉安
其位張自新毛起龍姜承餘毛僊蔡冲霄張試白
玉斑毛之俊王壽吉姜士英徐國驊于鵠程張鏊
王澤深郭應瑞王大成宿炳楊元粹許高科郭邦
楨楊于翰劉東陞周景耀劉之瑀胡應命馮[illegible]

[illegible]堯臣曾昌張重弼侯王家黃徹極徐聯第徐遠
徐贊化姜翊昌王治熙馮大任徐研李嘉樹方寸
澄徐希孔周百男徐宗孔王泰來王應奎單成學
毛崇儒姜國昌王爾贊張悟王衷正戰錫命桂華
秋單柱王向王椿于大生張三益張三剛姜啓明
徐慶初徐存知張若思錢佐明張試錢相明劉文
瞭雷成龍楊丁陛王履端劉不已姜秉宗劉允源
王應張原英煌毛允奇毛允度張巨學劉肇科王
泰運孫澤新王繼新林文芳王蓮生王起亨盛鼎

新唐聯泰霍鳳起姜汝錦孫鏞張溶林滋生共二
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瞻唐隆泰趙士瑞趙士周
毛偉李之蕃六名附陞增增附候廩廩量減年儒
童青衣寄學內徐隆侯張祚張孕美姜汝依操嵩
岸劉霽聲劉文映王秉廓宴空從優俱聽提學官
酌量通吏胡宗堯行吏部超選富民于旬翟長學
有司匾旌給冠帶夏守禮張宗華丘復山陰宗儒
丘民範免徵候論定原任該道守令丁仕庶成稔
王一言龍文明衛三省劉蔚六員生者懷[illegible]者

兵戶部查覆原任戶部侍郎劉重慶臨禮部

議歟

秋七月停毛承祿陳光福餘有功等於闕下皆磔之

有功背主洩謀陷害忠義致內應不成人尤恨之

押解官役疎防未浹前一日有功逸去上震怒殺

解官部司官皆獲辠未幾有功欲投口外身寒無

衣路遇耕夫殺而奪之爲人所執復解京正法

孔耿舟在鴨綠江者尚百餘艘

皮島副將沈世魁　　遣人惡楚

孔舟之在鴨綠江者東事平

錄平叛功

朱大典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謝

三賓加太僕寺少卿賞銀二十兩開撫方一藻楊

撫楊嗣昌山東左布政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

平紆兵侍郎侯恂總督曹文衡通州練兵侍郎范

景文順撫張鶴雲保撫丁魁楚並各部道府曆陞

賞有差吳襄授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祖大弼授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正千戶靳國臣

張韜皆廕子總兵祖大壽尤世威黃維正皆賚之

陳洪範鄧玘劉澤清俱陞爵廕子餘各陞賞監軍

道楊作楫以王事殞身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監

視呂直監護高起潛命司禮監議敘皆陞廕閣部

科道與其事者皆優敘又錄死事者黃龍張可大

王來聘吳世揚等贈廕有差

戍劉宇烈余大成於遠衛革王道純職

毛賊不日殲殺民二眾之罪皆法所不赦者也

乃竟寬兩觀之誅并示三苗之竄思宗於是乎爲

失刑矣

平叛紀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霦撰霦字荆石掖縣人是書記崇禎四年叛兵李九成等攻圍萊州始末大旨著知府朱萬年總兵楊御蕃參將彭有謨巡撫御史徐從治謝璉等死守全城之功而著孫元化劉宇烈余大成撫寇誤國之罪始於是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吳橋之激變終於崇禎六年四月十三日麻圪之捷分日記載有綱有目其事皆霦所目擊故纖悉具備其自序云使當年之文武諸臣誰爲壘守誰爲血戰誰爲痛哭而乞師誰爲選愞而縱寇爲功爲罪靡不昭然明季軍政之壞此亦可見一斑云

平寇志十二卷

〔清〕彭孫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寇志十二卷》提要

序

嗚呼興亡之理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予讀史至有明之季而嘆流寇之為禍烈也當是時天降喪亂饑饉洊臻群盜如蝟毛而起中原鼎沸其間之有名號者不可勝數彼闖獻特盜之魁耳逞凶殘之性恣狡猾之謀所過之地積骸如阜流血成渠自書契以來生靈之塗炭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卒乃神州陸沉銅駝荆棘遂使忠臣志士徒抱杞國之憂良足悲矣論者以為天厭明德生盜賊以亡人國如此然當日事勢之本末有可得而言者夫群盜發難之初不過因飢無食抄掠為生已耳此時為官吏者開倉粟以賑之講荒政以活之誅其首惡赦厥脅從不逾時可漸漸解散也無何文臣玩寇而不恤武臣縱寇以自雄如養癰然久之賊氣愈熾漸不可制於是徵兵徵餉十數年間日以討賊為事伊時亦嘗挫衄其鋒斬馘其旅然而蜂屯蟻聚已蹶而復張豕突狼奔甫潰而旋合則勝形之未見也我擣其西彼即衝突於東我擊其南彼又彝竄於北則長策之未得也且也鄖西之役獻賊已經乞降漢中之困闖賊業為困縛乃敗而求撫撫撫而遽叛是督臣之以撫誤國也瑪瑙山之捷獻賊之精銳略盡武關之蒞闖賊之窮蹙不支卒之未能一鼓成擒滅此朝食是鎮臣之不力以遺害也傅督之困於項城也人龍救援不至孫督之潰於汝州也廣恩所部先奔是將帥之不協以僨厥事也大

約督師有節制之名而措麾不克如意鎮帥有䟦扈之寔而進止一任乎其心此所以帷幄無决勝之圖疆埸鮮敵愾之氣也夫唐有李郭而安史於焉授首宋有范韓而西人因之喪膽而乃師老財匱不見成功失地喪軍所在踩躪尚可謂閫以外有人乎哉况夫三秦者天府之雄也荊襄者四戰之地也晉豫者神京之左右臂也險要之設四顧皆成丘墟京師單弱曾無藩籬之限金湯之固李闖乃敢席捲長驅窺竊神器而有明之宗社遂致淪胥矣噫雖曰天寔為之豈非人事之多失邪迨乎

王師入關李闖數十萬衆一戰披靡遂爾飈馳電掃燕都鼎建其餘諸剿賊以次削平何向者跳梁狡黠之難為制而今者攘除廓清之易為力也蓋以太陽一出而魍魅潛消真人當璧而么麼屏息有由然也君子觀於興亡之故亦可慨然而識天命之有歸矣

龍湫山人李確潛夫氏著

平寇志目録

平寇志卷之一

管葛山人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癸亥朔　陝西洊饑　七月庚申朔白水盜王二等聚衆掠蒲州韓城境　十一月戊午朔盜王左掛苗美飛山虎大紅狼起宜川　府谷民王嘉胤率黨楊六不沾泥等羣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爲盜米脂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獻忠狡黠多智自成少爲驛卒驍桀善走工騎射一時嘯聚饑者群附陝西巡撫胡廷宴昏耄惡聞盜郡邑之以賊報者于之杖曰此饑民徐自定耳何報也由是有司不以聞　白水盜王二刼宜君縣獄北合于嘉胤衆至五六千聚延慶之黃龍山叅政洪承疇擊

破之多俘獲嘉胤自成等走山谷得免　懷宗初即位軍事屢興每憂餉匱計臣乃以核餉足兵之説進邊吏承風釐汰乘障兵咸乘而下　給事中劉懋御史毛羽健請裁驛站以足國用曰申嚴號令非勑使不得給郵符即乘傳有額無敢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驛累也而燕趙秦晉輪蹄孔道游手之民執鞭逐馬走多仰食驛糈至是益無賴又歲儉無所得食遂羣聚爲寇

崇禎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朔壬戌鄖陽撫治都御史梁應澤奏漢南盜王大梁三千人入畧陽逼漢中　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洛川淳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

關金鎖關流賊遂起給事中薛國觀劾陝西舊撫喬應甲
玩寇釀禍請飭吏治以弭盜帝是之　己巳陝西條兵商
雒道劉應遇討白水戰王二斬之餘入黃龍山苜蓿溝
二月丁亥朔劉應遇合川將吳國輔擊漢中賊十戰皆捷
略陽守備黃元極當先突擊馬蹶步鬬死把總李旺擒賊
首王大梁斬五百餘級誅渠魁數十人　四月丙戌朔甲
午劉應遇以兵千人困漢中賊餘黨於伏羌之五丁峽將
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瓚疎防盜逸走　陝西巡按御史
吳煥劾陝撫胡廷宴彌盜無策盡諉內寇于邊丁延撫岳
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諉之內地兩撫之推諉欺飾實釀
盜禍和聲尋卒廷宴罷去以劉廣生巡撫陝西　十月壬
子朔戊寅都城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衛兵譁於
涿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竄走剽掠山東　延綏
甘肅兵西陲勁卒也先是萬曆時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
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秉謄責軍餉告匱延綏巡撫
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軍皆以稽餉而譁時
報西人盜邊之煥與鶴各勒兵回鎮其潰卒畏捕誅亡命
山谷與群盜合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清澗起舊
總兵杜文煥勦之文煥榆林世將也嘗為木陳和尚言曰
吾鄉民張氏素驍勇有山莊傍河塘林泉可愛李御史購
為別墅張弗許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禍偕所知十
八人竄身綠林時歲大飢人咸思亂一嘯聚遂以亡天下

嗚呼亡明者非明賊明諸臣也
崇禎三年庚午正月辛巳朔延安盜王子順苗美合潰兵
掠延安綏德南園韓城守將失利時楊鶴巳為陝西三邊
總督與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走西川復
追之降三百人餘潰西奔　二月辛亥朔杜文煥檄諭米
脂清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　以洪承疇為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嘉胤陷府谷群盜入山西犯襄陵
吉州太平曲沃　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鄰陝河
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巳分三部東犯趙
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
六月巳酉朔王嘉亂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據守府谷洪
承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張
輦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
惟苗美以八百人走杜文煥追至鐵葉嶺單騎入其營苗
美叔苗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遁遣都司王仲寧追之
及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首以獻并殺飛山虎大紅狼等
甲寅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巡撫
劉廣生主撫賊不以聞遣官持牌四出招賊〻魁黃虎小
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給牒免死安插延
綏河西賊焚掠如故有司莫敢告　兵科給事中劉懋奏
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嚮導土寇倚
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賊數不多愚民影附流

刧涇原富糴間賊勢如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剔之不克又
議撫之其勦也斬獲皆邊民也真賊咸飽掠以去其撫也
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刦掠名降實非降也今年麥苗
盡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乏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
子官且奈兵民乎哉邇來貪黠成風民有三金不能納賊
之一金捕一盜而破數十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
產奈何不驅民為盜乎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
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非督撫清汰操練不能
倚寔用也　山西賊破蒲州路安官兵敗沒　七月戊寅
朔御史王道真上言寇起於飢請發餉易米一從保德河
路一從洛宜陸路分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illegible]不從

八月戊申朔王嘉胤勾西人入犯靖邊寨邊民力戰却
之還擊賊日有斬獲嘉胤窮蹙乞降棄府谷奪路走黃甫
川復勾西人掠孤山堡副將李釗被殺洪承疇杜文煥從
孤山進擊大破之賊潰奔西人亦引去　陝西巡撫劉廣
生罷以練國事代之　降賊王左掛謀叛洪承疇定計誅
之并殺其黨苗登雲等五十七人　王嘉胤犯甘州副將
曹文詔擊敗之固原總兵楊麒追賊至安河口斬首三百
賊勢已蹙會淫雨兵悍窮追聲言邊警旋師賊合餘燼復
熾陝西巡撫練國事巡按金蘭交章劾麒論戍　十月丙
午朔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據府谷　延西
大盜李老柴糾衆三千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敗之

斬首六百　十一月丙子朔山西總兵王國梁追賊王嘉
胤于河曲西洋大砲裂兵亂賊乘之兵潰賊陷河曲據之
官軍攻之數月殺傷相當天大雪賊乏食半僵溝壑分股
潰圍南出曹文詔躡擊之不戰走　十二月乙巳朔賊神
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
守賊勾西人四千騎入塞攻靖邊三日夜不克遂陷柳樹
澗城復攻保安

崇禎四年辛未正月乙亥朔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
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曹文詔擊却之　帝召入
覲監司于文華殿問流寇所在山西按察使杜喬林對曰

或在平陽或在河曲近已渡河須大剿之但憂兵寡餉乏
帝曰前奏寇平何尚多也曰山陝隔河去來無定故河曲
獨被困又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乃饑民內應今不早
圖有悞國事問陝西參政劉嘉遇陝寇所在曰一在延安
一在宜川兵至即散去復嘯聚帝曰寇亦吾赤子宜招撫
之不可純勦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嘉遇曰彼降仍掠不
得已戮以示警帝凝思久之命退　己亥命御史吳甡齎
金赴陝西賑饑撫盜詔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迫而
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此今特發銀十萬兩命
御史前去酌受災處次第賑給曉諭愚民脅從歸正即為
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䘏　寧武總兵孫顯祖奏聞喜稷

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增官兵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
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行宣大總督張宗衡以兵
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乙巳朔壬子總兵杜文煥賀虎臣
合兵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糾賊數萬犯
寧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將棄城南奔戊午一魁至慶陽
破東關推官馬一荀知縣李含樸設守遊擊伍維藩出戰
擊斬五百餘人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畏賊盛
不進　宜君賊趙和尚等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所在俱
賊　壬申神一元陷合水　三月乙亥朔丁丑張應昌杜
文煥撲慶陽賊解圍楊鶴議招撫一元　癸未監師孫繼
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送出合水知縣蔣應昌及保

安縣印楊鶴設御座於固原城樓賊拜呼萬歲宣聖諭設
誓解散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西盜劉五
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猴獨行狼聚蘆保嶺衆各萬餘分
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混天猴薄寧州分犯環縣
楊鶴給降人牒令還鄉簡其毫千人以參將吳弘器領之
駐寧塞而宜君雒川盜又蠭起矣　四月甲辰朔乙未神
一魁以戰騎五千降楊鶴後其事奏請二萬金賑之　陝
西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楊鶴止其兵賊亦求撫國事
受其降脅從飢民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言官交論宣
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帝切責雲中崔
崔疏引咎　曹文詔率裨將曹變蛟艾萬年袁廓守等拔

河曲斬首一千五百級獲兵械馬騾數千王嘉胤突圍走
庚午吳甡奉詔至延長諭賊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
賑賊解散凡七千有奇　五月甲戌朔乙亥陝西都司曹
變蛟追寧塞遺賊於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級一千四
百餘賊大潰寧塞稍息　晉兵遏糴榆林斗米銀六錢草
根木皮盡人相食御史吳甡至榆林上疏曰榆林為西北
雄鎮宿將勁兵小馬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若
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國之計失矣　延安盜
趙四兒擁萬衆掠韓城郃陽盩川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
戰三日斬首三百賊走鄜州追之斬首六百四兒降　洪
承疇撫盜王子順等住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帝謂

賊勢猖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庚子盜滿
天星降於楊鶴〻散其黨萬二千人選驍勇置營中不數
月叛去　壬寅張獻忠以二千人受撫於延綏巡撫洪承
疇　六月癸卯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賊復推王
自用為首號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〻八金剛闖
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中錐邢紅狼亂世王混
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七月癸
酉朔寇入沁水縣士民棄村堡多避山谷中張忠烈公銓
家縣東北竇莊初忠烈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墻為
堡人多笑其迂乙亥賊犯竇莊尚書已沒忠烈子錦衣衛
都督道濬戶部主事道澤仕京師惟忠烈夫人霍氏守舍

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少子道淳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亦
復遇賊身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我守堅
賊必不得志部署僮僕禦之賊至環攻堡矢砲傷賊甚衆
退休一舍丙子昧爽賊聞官兵至拔營去其避山谷者多
被賊淫殺張氏宗族獨得全巢北道副使王肇生表其堡
曰夫人城　賊首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掠鄜州列三營
於太平原總督楊鶴總兵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
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優奏交劾督撫欺蔽御史吳甡
亦言招安之敝載在史册今宜以先剿後撫為定策如果
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勦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勦
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勦之用

而不因撫廢勦帝是之　癸未逮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以
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　丁亥曹文詔等擊賊連破之賊
奔東北是役也合四鎮兵先後數十戰窮追半月賊遁山
谷延安慶陽千里烽火少熄　甲午趙四兒復叛以六千
人東渡山西陝督洪承疇以兵逐之入沁水　辛丑陝賊
陷中部練國事王承恩擊之斬首千二百　八月壬寅朔
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首劉六殲其黨五百　陝
西巡按御史李應期奏秦賊旋撫旋叛帝命御史吳甡勘
奏甡言延慶地瘠民窮連年荒旱流賊遂起東路則王嘉
胤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攻保安一元
死弟一魁繼之攻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

餘黨郝臨庵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間此保安
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
青澗脅從甚衆幾于無民流刼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
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
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勦賊望風潛遁滿天星等降於榆
林餘賊遂從而北降者雖散原籍仍肆刼掠於是有官賊
之謠人恨招撫之失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旋
叛慶陽郝臨庵劉六等亦曾受道臣周自强之撫今陷中
部者皆其衆也當集兵合勦殲其渠以破餘黨明賞罰以
鼓士氣秦事猶可為也　山西賊陷澤州蒲州　洪承疇
以糧盡駐慶陽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　九月壬申

朔山西賊入河北犯濟源　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刼守將
吳弘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獨
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恣掠宜雒副總兵趙大胤
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民强之報斬五十級
驗之皆婦女首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革職　壬辰以榆
林兵憲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去官兵追斬千
一百級　洪承疇擒斬趙四兒四兒即點燈子起青澗綏
德秦晉延河郡縣多被殺掠至是伏誅平陽俏安其黨黑
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尚數十營自賊據中部官
軍圍兩月不下十月辛丑朔張福臻曹文詔兵至克之
陝賊陷宜川　閏十一月庚子朔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

孟等陷安定中子王承恩發兵進勦賊潛走綏德　降賊
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刦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
脩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承疇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為鄜
延咽喉自將四百人赴之賊勢甚熾承疇亦日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於萬泉　十二月巳巳
朔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脩兵僉事郭景嵩死之
崇禎五年壬申正月巳亥朔延綏賊混天猴等偽為米商
入宜君遂陷之知縣李迪康把總馬麟田恭魏安等俱逃
賊復破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
西巡按羅世錦歸咎於秦謂以鄰為壑給事中裴君錫晉
人也奏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　洪

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餉并以勸農從之　寧
塞遺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凉走鳳翔漢
中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副總兵王性善截守
各隘口檄平凉兵備徐如翰副總兵董志義等守涇州馬
關各要害檄總兵楊嘉謨遊擊趙光遠等緝奸殺賊塘馬
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乏食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
間道裹糧四晝夜疾至慶陽曹文詔將臨洮兵與賀虎臣
兵俱會于西濠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
餘級傷墮無算寧塞寇盡惟混天猴尚據裹洛練國事
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濠之捷為用軍第一　戊午洪承疇
擊破賊於槐安堡賊雖奔竄尚破華亭大寇王老虎據莊

浪官兵追捕皆潰陷延西諸寇既盡獨臨庵可天飛
據鐵角城耕牧為持久計聞他寇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
之斬可天飛生得郝臨庵獨行狼誅之自西濠捷後軍聲
大振承疇旣下同甘苦得士卒心文詔忠勇善戰用兵四
年斬級三萬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
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
關中屏翰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
必無關中矣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盜衆我寡盜
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縱廟堂之上以延
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之
安危視秦也且誤視此盜為饑民燎原莫可撲滅若非急

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
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
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巳巳朔寧塞賊復熾
庚寅盜混天狼夜入鄜州脩兵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
戊戌朔陝賊陷華亭殺教官鄭邦榮知縣徐兆麟赴任止
七日城陷遠論死人多惜之　山西巡撫宋統殷檄取靖
戌雁門張道濬為軍前贊畫督造佛朗機統殷駐師平陽
遣遊擊王尚義劉光祚合兵擊賊癸丑戰於臨縣三教郝
小有斬獲賊走官兵遂之亂行無次賊反乘之官軍大
潰光祚僅以身免賊東出岳陽將犯沁水張道濬間道出

浮山救沁水　四月戊辰朔乙亥賊犯沁水寧武守備猛忠與張道濬都司張道法遊擊張瓚等將家兵同擊賊猛忠將前鋒賊伏平頭山邀擊寧武兵猛忠戰死張瓚馳救拔出餘兵百五十人斬首十餘級擒七人奪馬騾五十賊南趨澤州阻於河遂北掠長子　湖廣賊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　七月丁酉朔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丙寅朔曹文詔破賊於甘泉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降四千人餘賊竄山谷　宋統殷合諸軍擊賊於長子賊南奔沁水庚辰紫金梁老回〻八金剛以三萬衆圍竇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率其族禦之賊詘泰師且至懼欲乞降紫金梁呼于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冑而言曰我王自用也葉家學道誤從王嘉胤至此〻來乞降耳曰若借來者安在曰呼老回〻至道濬曰急遂所擄散若衆吾為請于撫院給免罪券往所犯不復問身家可全矣賊逡巡未應一人前號曰我宜川廩生韓廷憲也為王嘉胤所獲不能自振今當奉約即離此地五日為期前途當如約遂還所擄二百人拔營西入陽城道濬以賊情告於統殷曰賊狡未可信然韓廷憲可圖也因遣使陰啗廷憲圖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廷憲陰告使者曰賊中有撓議者俟至舊縣當解兵矣舊縣界岳陽浮山沁水之中地平衍可屯聚賊按甲不動廷憲日縱臾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不備輕騎襲其營賊怒分兵南犯濟源河北兵却之遂陷溫縣　九月丙申朔庚戌賊復至沁水執張道濬蒼頭張偉將殺之廷憲爭曰官兵貪利敗盟竇莊相去二百里必不聞乃釋之廷憲陰告偉曰賊已疑我恐不免三更過我坪上村當斷紫金梁頭以來坪上界沁河與端氏相望道濬伏兵待之遣偉入賊營佐廷憲廷憲已約紫金梁左右共圖之賊夜攻畚氏樓紫金梁矢必踣之雞既鳴不即寢有告廷憲出入無時者憲廷聞之同偉倉卒奔追者及河伏起殺追者滾山虎等六人僅擁廷憲暨妻以來辛亥昧爽賊臨沁河索廷憲道濬毀詞謝之陰渡上流繞賊後登張家山鳴砲賊驚南走轉掠陽城輿北道王肇生率都司吳必先興之必先恃勇輕進謂賊不足懼渡沁水戰于比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砲火盡後軍無繼賊大衆四面蹙之必先全軍覆没　太原賊過豹五破臨縣據其城　沁水賊南下太行山破河南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縣尉余守彬訓導朱家彥紳士侯來問焚青華鎮旁掠武陟輝縣圍懷慶府參將黄士英戰没守道尹仲知府别如綸率兵民固守不下帝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以自贖　賊之在秦也其有名目者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回〻一字王刑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營八大王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貿雙全高總管凡二十四家在晉豫則英王王鎮虎朱溫

趙令君曹操兵討過天星郝光混天星荊聯子過江王混
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獅天王密靈王闖和尚老回
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
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主紫金梁正天王闖王領兵王老
邪四隊六隊八隊闖塌天順義王凡三十八家　賊盡嚮
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冀北道王肇生分諸軍次陵川南
阻輝縣扼賊歸路令代州陽和兵先驅遇賊賊衆兵寡力
戰勝之賊奔北二十里驟遇陵川大軍進退路窮還兵死
鬭官軍飢疲退屯石盤腰統殷麾之不進張道濬下馬拔
刀驅兵張兩翼與賊爭險者移時昏夜對營兩山巔賊緣
窮谷而登大噪諸軍張弩以待有奪營馳去者衆遂亂撫

道皆走道濬與諸軍相失將百騎夜走附庸村村小無屯
堡遂趨九仙臺賊從他道及臺下道濬疾走以其旗先之
賊以為大兵至驚竄士民避寇臺上者鳴鉦鼓飛亂石佐
呼譟賊大奔騎兵逐之奪馬騾器仗無算遂屯臺上賊覘
無後繼還兵圍臺攻之三日夜十月乙丑朔諸軍咸會賊
解圍走　河北賊分道南掠帝命藩封急命兵部檄發昌
平兵二千五百人以副將左良玉將之援懷慶　賊再犯
澤州縉紳山東參政張光奎與其兄光璽千總劉自安等
勵衆固守八日力竭城陷光奎等死之　癸未王承恩敗
安塞遺賊於西川胡堡賊目喬六斬其黨以降餘皆遁走
延綏稍寧　十一月乙未朔以玩寇縱賊罷宋統殷命許

鼎臣巡撫山西　紫金梁從沁水武鄉轉攻遼州〻綠谷
人楊于楷散家財募鄉勇與知州李呈章在籍刑部主事
張友程趙一亨侯標率士民固守已而力屈城陷于楷等
皆不屈死　陝賊趙尚和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隸
入營還宜君　庚辰賊首亂世王在即壁鎮使人詣張道
濬乞撫於督撫韓廷憲曰此賊與紫金梁爭一婦微構隙
今遣書間之稱紫金梁約縛獻亂世王其黨立散矣亂世
王果疑之遣其弟混天王約降道濬榜詞諭之約得紫金
梁頭始為請於朝混天王涕泣去亂世王因與破甲錐合
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八大王掃地王西北入霍紫金梁
邢紅狼西南入垣曲亂世王破甲錐東北入長子壬辰除

夕陷遼州漸逼太原
崇禎六年癸酉正月癸巳朔賊南犯壺關王肇生救壺關
賊分為二一北向窺固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丁酉賊入鐵
南西山距順德百里　丁未良玉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
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遂南渡河　癸丑進曹文
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于忻代斬首千五百　二月癸
亥朔許鼎臣曹文詔中平定張應昌屯汾洲住太原東西
以禦寇　左良玉兵次河北遇賊小有斬獲賊據林縣山
中饑民群附良玉敗績于武安副將苪琦守備王繼統戰
死河南兵七千失亡殆盡賊益熾良玉勢孤時總兵鄧玘
新立功登萊乃請鄧玘兵相援　己巳賊以四萬騎從趙

寨犯畿輔倫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馳
救國璽逐賊陷伏中士卒殺傷殆盡國璽潰圍出賊長驅
保定副使盧象昇禦却之象昇以輕兵覘賊遇賊數萬揮
兵搏戰身中二矢僕夫㸃馬下提刀戰益力賊乘高臨之
後兵至乃免賊分兵向城潛師赴滑象昇知之戒守城者
毋動選騎出伏林莽賊至伏發大收之斬首數千賊目之
曰盧閻王不敢復犯　曹文詔敗賊於榆社紫金梁老回
回北奔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　三月壬辰朔川
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　罷河南巡撫樊尚燝以玄默代
之　賊分道犯河南入青華鎮遊擊趙效忠登屋擊賊墜
地死遊擊陶希讓屯武安出禦賊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

死左良玉馳救青華賊引去復馳武安敗賊于三井獲賊
首小秦王　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并石砫土司馬鳳
儀兵馳赴河南　丙午山西諸軍擊賊于陽城北僊翁山
張道濬遣張瓚設伏三纏凹賊至伏起擊斬其魁生擒賊
首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壬
戌朔丙寅山西賊陷平順知縣徐明揚被殺復分犯遼州
壺臺潞澤沁水巡撫許鼎臣赴平陽山西總兵張應昌尾
賊不敢擊詔臨鞏總兵曹文詔以秦師夾擊賊紫金梁率
二十四營自陝西南渡河　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
首千級　河南西路諸盜自輝縣入青華鎮所在守將敗
沒　五月壬辰朔山西巡撫許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

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　己酉帝以剿寇諸將功罪應
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太金閻思印孫茂林謝文舉分監曹
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過催糧餉發內帑銀四
萬素紅蟒緞數百紅絹一千軍前給賞　流寇十餘萬盡
至磁先後五六十里鄧玘左良玉會兵彰城躡賊于林縣
之清池柳泉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犯衛輝
者巡撫玄默禦却之　庚戌曹文詔破賊于小河村　賊
陷涉縣　癸丑文詔自澤州次黎城丁巳左良玉躡賊於
武安擒其諜上山虎劉小山等己未文詔自黎城進擊賊
破之於遼城毛嶺庚申文詔夜襲賊于偏店村賊南奔失
道墜山填塹者無算鄧玘與良玉會兵逐之于沙河奪馬

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　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再破賊
於青龍岡　六月辛酉朔乙丑川兵潰于林縣石砫土司
馬鳳儀戰沒　潞王告急請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
林輝涉安諸邑西路賊自陽城垣曲共會于濟源　叅將
湯九州以昌平兵至河南時流寇為左良玉諸帥兵所逐
從林走輝九州兵至戰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奔懷
慶濟源　壬申曹文詔破賊於涉縣斬首九十七　癸酉
山西賊陷和順邑紳昌平兵備葉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
丁丑延綏副將李卑自澤州破賊於天井關擒賊首偷日
照聽虎斬首二十五戊寅延綏副將艾萬年敗賊於陽城
延家山　辛巳左良玉擊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帝

以中州寇盜蔓延大發京營兵命揔兵倪寵王樸分將之
監以太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
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　七月辛卯朔癸巳鄧玘兵破
賊于濟源獲騾馬三百奪回男女千餘　乙未賊屯彰德
汾州張應昌進勦次汾州汾陽知縣費甲惠以供饋苦遭
辱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辛丑陷永和　河北賊
攻彰德左良玉禦却之　陝西山東山西大飢　八月庚
申朔丙寅山西賊自翼城逼沁水李甲駐高平王肇生三
檄趣援不應庚午沁水陷張道濬合族姓義故三百人赴
城聲言大兵至賊焚城中屋廣北走道濬率其子弟收散
亡捕餘賊以家困治三百人糗糧營於山者七日巡撫許

鼎臣列上道濬功道濬方以言事謫戍言者遂劾道濬離
伍冒功巡按山西御史馮明玠阿時旨覆奏謂沁城失守
不得言功戍地一離安所逃罪遂更戍道濬海寧衛　陝
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圍綏德固原分守叅政陸夢龍
以兵往援賊至甚衆夢龍揠槊直衝賊陣後軍不進爲賊
所得夢龍每戰當先賊多識之齊呼曰此能戰陸叅政今
爲我擒矣夢龍奮擲大罵攢槊刺之死賊退收其尸首中
五刃怒色如生　京營副將倪寵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
德　九月庚寅朔己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所將卒楊芳
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　盧象昇禦賊于沙河之丹
井斬首數千級賊不敢窺大名　倪寵王朴三勝賊于原

康畧底涉縣斬賊首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北走
五臺山既而復回京營躡之於亢俟石坡牛尾良玉九州
拒之於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月庚申朔賊首賀雙全新
虎等乞降于京營焚掠如故　畿内賊至寧晉掠南宮甚
慘尋走五臺山〻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
倚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一月己丑朔壬子山西河北
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南犯閿鄉破澠池分道入河南湖
廣漢中興平　十二月己未朔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
氏邑紳進士李中正集兵民奮擊衆寡不敵見殺舉人靳
謙吉被執不屈死左良玉以孤軍擊破之盧氏銀銅溝刀
環川柳泉而賊衆四掠洛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永寧汝

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裕州泌陽桐栢淅川内
鄉新野光化均州等州縣　賊再陷宜陽布衣馬足輕被
執賊慕其名欲降之足輕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足輕
三女有殊色慮爲賊汙先投崖下死　丁丑賊至郾城逼
開封日暮雨雪巡撫玄默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
夜襲之勝之吳城鎮追奔五十里斬首四百詰朝及之橫
山鎮斬首六百　戊寅賊犯南陽　庚辰湖廣賊僞爲進
香武當陷鄖西癸未陷上津　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
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
獨據永寧關阻山臨河負固數年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
之陽傳洪揔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

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四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二賊死
分兵擊賊首金翅鵰一座城斬之延永盜悉平奇瑜威行
關陝
管葛山人曰秦盜之發難也二三戍卒畏捕誅亡走山
谷間飢人攘袂而攫食馬廝驛徒群譟而附之非有輟
耕太息下第失職之夫思憤鬱為天下雄也有良吏焉
拯凶而弭害蠲租以賑之俾餒者得食亡者言旋即有
不逞登高而呼亦奚應之有哉不此之虞而禍亂是崇
雖有荒瘵莫之省夏宜乎一決之不復振也然寇之發
也流戍數十為之魁餘皆荷耡南畝者也曳耒以為兵
裂裳以為志聞金鼓焉則怯而走雖遇百夫之旅而莫

闕也掠虛集盜牛羊刈芻粟雖過百雉之城而莫敢攻
也三晉斷河以為守秦師扼吭而饜之無孑遺矣消消
不窒遂成江湖渡河而東則糜爛滅收矣獵獸者縱之
五達之原不若掩罝其窟者可坐得獸也統馭閫臣尚
爆玄默咸非將相之才而委以晉豫數千里之地覆軍
殺將藉寇以兵昔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將司爵者何
人乎賞罰者所以治軍也功罪者所以馭將也道濬以
羽林張兒得罪荷戈宜矣慨然思立功名以自湔雪乃
朋黨之夫引繩孳誅之扞陬彊埸者所以搤腕而解體
也
崇禎七年甲戌正月戊子朔河南巡按劉令譽以元旦出

賊不意令京營兵大破賊于牛蹄崊斬首千級西將曹變
蛟驍勇屢破賊賊深畏西兵次則左良玉湯九州兵至于
京營賊甚輕之今左湯京營三路兵俱大捷賊始狼狽奔
楚河南乃寧　壬辰山西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
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於迎春設宴誘剛等殺之共斬四
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岢
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從賊益衆　畿
輔兵漸集賊西竄乘凍渡澠池入盧氏　張獻忠犯信陽
鄧州屯應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于河南獻忠西奔商雒
遁盩鄠間　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
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賊又分四五千人入郢界

圍均州徃荊門西北至夷陵　辛丑陝賊陷信陽逼興安
副使王在臺固守城得全時緣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
縣知縣桒城走主簿吉永祥倡義拒守力屈城陷見賊大
罵被殺二子士樞士模皆死敎諭李之蔚鄉紳魏炳俱不
屈死賊入四川　癸丑陷遷安　乙卯湖廣賊陷房縣保康
　南都兵部尚書呂維祺奏曰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
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
鵬急為豫備防賊東犯　二月戊午朔蜀賊陷興山壬申
入瞿塘陷夔州副使與通判推官及奉節知縣先期望風
遁夔州府同知署府事何承光聞城陷整冠帶坐堂上賊
至大罵遂殺之投尸于江大掠一日去連陷大寧大昌開

縣新寧大寧知縣高日臨見賊至躬率僮僕及民禦之城北門衆寡不敵兵敗被執脅降大罵不屈賊殺之火燒其尸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其妻皆遇害賊乘勝陷巫山巡檢郭纘化禦之戰沒再陷通江署事通判李基棄城走指揮王永年戰死惟梁山以中書涂原集鄉勇拒之賊不敢攻退入巴州　賊既蔓延秦晋楚豫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僉舉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命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於陝州　三月戊子朔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

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民宜分別勦撫帝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未川兵破賊于巴州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大兵四集盧氏之賊自武關商雒入秦犯漢中興安秦師逐之復出武關南擾鄖襄承德與函關諸寇分股為三無慮數十萬官軍尾逐剿鹵同諸盜鄖陽撫治蔣允儀命副使徐景麟守鄖陽身至襄陽彈壓　四月丙辰朔逮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以盧象昇撫治鄖陽時鄖地殘破數百里無人烟撫標止步兵五百餉六千兩　川賊渡利州河屯陽平白水諸關土人力拒之走奉節　楚賊挾于女屯房縣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銀五萬命御

史梁炳賑飢陝西時山西永寧州民馀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逐屯鄖陽之黄龍灘分三道一從均州赴河南一從鄖陽走淅川一趨盧氏往商雒張應昌敗績于五嶺山陣亡三百人回均州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三邊總督洪承疇回捕漢犯甘肅從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川賊數萬營寧羌逐兵援之賊由陽平關渡河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欲滅須益邊兵乃令副將賀人龍劉成功將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犯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不能過間道犯城固洋縣官軍禦却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以

兵力不給姑撫之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合數省兵萃于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江大寇入西鄉者復二三千盡歸漢中興平接于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于大江入西安之終南　五月丙戌朔陝別股賊陷文縣文縣連歲大旱秋旱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掠鄜延一掠延慶官軍遏之皆走終南山竄入商雒群盜畢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逐之東走網谷川遠竄入山己亥賊復出陷鳳縣漢南一股出棧道西陷麟遊永壽東陷同安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川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曰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

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令防捍漢尚不足能
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
當西還則兵愈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
使盡支不足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
官荒盜頻仍有叅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
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
官缺宜急補而叅罰亦宜少減也四曰宗祿秦俗囂悍貧
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五曰驛地秦晉驛遞倒不全
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〻思遁凡在衝要宜盡給
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
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

總兵左光先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將之平
凉兵千人副總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鎮張全昌等兵
六千專視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巳卯朔丙寅總督奇瑜
鄖撫象昇剿竹山竹溪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
瑜復敗賊於硤石斬級七百餘墜崖塡壑者無算　奇瑜
圍闖將于漢中車廂峽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
弓矢俱脫賊大窘闖將自縛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票回
籍復縱橫不可制

闖將李自成米脂雙泉堡人本名洪基改自成祖海父
守忠世農自成幼好勇與姪李過及同里鍛工劉
宗敏以氣力相友為暴于鄉妻韓氏本娼家女縣役蓋

君祿與之通自成將妻并君祿皆手刃之及為驛卒被
裁益無賴以負債為艾同知所責即殺艾逃入甘肅投
甘督梅之煥標下叅將王國為兵以功陞把總國奉調
遣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王國投王嘉胤
作賊既而官軍擊嘉胤斬之遂逃入大盜高迎祥隊中
推迎祥為首稱闖王自成為闖將

七月乙酉朔陝西降盜陷隴州　巳丑洪承疇入陝猖
獗之賊大抵十四五萬知官軍止一二萬不能四逐特其
勢衆旁伏遞進則勦寇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
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
運則芻糧之難賊入山負嵎官軍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

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
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
者知其詐紿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
之總督陳奇瑜劾地方官紳撓僨撫局帝命緹騎逮寶雞
知縣李嘉彥及鳳翔紳衿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重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
范復粹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
招賊至濠外語一日夜未決度[illegible]走鄠盩厔設
伏盩厔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得馳伏發殲其半國
事遣官招之諭斬叛首自贖于上賞一賊斬國棟首以獻
賊疑互殺千餘仍入南山　乙未張獻忠與李自成合兵

陷澄城圍邰陽陷洪承疇兵至解圍走轉寇平凉邠州
鳳翔賊混世王等東奔西安承疇馳入西安檄諸路兵擊
賊〻至西安東境諸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出潼關
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南遏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
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回
登山承疇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搗之丙午賊覘知官軍
意夜走商雒初老回〻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盜
萬餘據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合兵三千赴潼關大峪口
截其出仍偹閿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
諸軍守隘露宿三月皆致疲痢不任戰遂潰群賊趨盧氏
奔永寧左良玉兵自内鄉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
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甲寅朔帝憂寇詔發各鎮兵
四萬五千並馳河南時豫賊流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
大營在永寧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據之泰將賀人龍等赴援賊圍之群賊
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鋒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
故諸將日報斬馘賊終不減　賊前鋒翻山鷂即高傑降
于賀人龍人龍率之襲賊營却之　摠督奇瑜報降賊一
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並令還鄉先是賊為
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故
乞降于奇瑜凡數萬人奇瑜耑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
甲無動遣官監護回陝群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飢疲

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具
糗糧傳送之既過棧道萬衆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所至
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陷麟遊永壽麟遊知縣呂
鳴世城陷被執賊聞其賢勸之降鳴世絶食六日死　李
自成陷咸寧殺知縣趙蹡昌洪承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
軍西走屯乾州招之不聽　閏八月甲申朔乙酉陝賊陷
靈臺辛卯陷崇信白水崇信以霪雨城垣盡傾賊至如入
無人之境知縣龎瑜紅袍坐堂上以俟賊拉之下令跪瑜
罵曰賊狗何敢辱朝廷命官賊怒拔刀相向罵益厲執之
郊外殺之剖心裂尸而去丙申陷涇州知州婁琇不屈死
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鄰慶陽
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極盩厔寶雞衆至二十
萬奇瑜始悔見給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陝賊攻甘泉
守備孫守法擁兵不救知縣蒲來舉手殺數賊而死　九
月甲寅朔賊二十餘萬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
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庚午
命御史吳甡巡撫山西代許鼎臣　甲戌河南賊東至蘄
水大隊入黄州廣濟　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
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陝
賊分三道一由鳳翔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
劍州犯蜀一由寧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左光
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援師過鄖境不戢守者疑

為賊鳴砲傷甚衆　十月甲申朔癸巳河南賊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顧陵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三秦老回回屯武功　左光先擊闖將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四十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道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知其詐入堡自守賊走涇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知縣白楹自刎死　壬子帝以秦寇猖獗遠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　陝西巡按傅永淳奏漢南降盜陷城破邑皆由奇瑜專主招降謂賊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郡邑不敢問以致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亦奏招安流賊

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十一月癸丑朔總督奇瑜請各鎮撫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此請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削總督奇瑜職聽勘廷臣交章劾奇瑜玩寇縱敵損國威重徵下獄論戍

十二月癸未朔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山陝川湖河南軍務總督三邊如故承疇拜命整兵東向適西寧兵變殺將領遂守道鎮守太監跳身免承疇還軍定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澠池陳永福鄧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走五臺陝西郿陽所在告急

管葛山人曰賊之不可滅者以其散也赤眉以百萬衆窮而降于光武黃巾流毒三輔朱儁陂頻數戰而殲之皆攻之于其所聚也[illegible][illegible]于巫夔苟令蜀兵斷巴西奇瑜合秦晉之兵壓之承疇[illegible]關塞之甲搗其虛賊無類矣司馬懿曰用兵有五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不能走則降不能降則死蓋必有以制其死而後降始堅數為虎狼聚一方而無所施其爪距者亟[illegible]為之阱也當其窮蹙請降諸軍嚴守隘別簡銳師分屯棧道東精其梟杰暴鷙之徒分隸諸將以離其黨核其老弱不任執戈者削訟之抵額歸井里者郡分而縣析之計道里之遠近遠者先之近者後之行止有程留而劃於途者擊殺之無遺類賊以款愚我我反假款以滅賊不動色而盡之矣奈何視困獸之弭耳而信其無攫搏也遵之出疆跳踉而起豈復能檻而致之乎故疆臣之失策必首罪于奇瑜焉

平寇志卷之一　七

平寇志卷之二

管葛[illegible]輯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壬子朔秦賊盡入宛雒河南巡撫玄默飛章告急　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　秦賊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山西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湖廣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為二一趨伊闕汝水破滎陽汜水滎陽知縣楊守節棄城走賊斬關入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率家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賊愈衆不能支為所害汜水知縣劉通與邑紳御史禹好善嬰城守內外殺傷相當會日暮賊發橛于手穴城〻陷屠之東掠至鄭州知州趙世用與致官呂涵炳邑紳魏尚賢設

守賊知有備不敢犯遂遁朱仙鎮分道犯商州陳州一自葉犇郾城上蔡南閭汝寧守將陳邦治力却之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郟等州縣　陝賊陷靈臺河南賊犯南陽別部復遁入漢中陷寧羌轉入靈臺先是賊陷泰安知縣朱生璀被執賊縛之詣寧羌郭下令說降呈璀大呼曰我泰安知縣朱呈璀也不幸為賊所執汝等須勉力固守我忍辱至此欲令知我死處耳遂大罵賊殺之　兵科給事常自裕奏曰中原天下安危係焉今賊一從南雒趨河汝一由鄖津走南陽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邦治喬國柱張敳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大小七十二營之賊有二三十萬之多蜂屯

伊嵩宛雒之間有侵汝寧鄭宋之意左良玉一軍以外剿一旅可資堵拒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今雖遣張全昌曹文詔秦翼明鄧玘諸將皆兵不滿千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督師承疇復以西寧兵變還秦矣乞更選精卒統以廣勇之將特遣侍郎朱大典仗節視師庶可救民水火腹心無決裂之憂矣　帝發關遼兵二千命祖寬將之而南詔諭鄖楚諸撫協剿河南賊命總兵左光先控臨鞏西漢曹文詔扼河雒商陽鄧玘隨方夾擊督臣承疇居中調度廷臣更請大發兵〻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內庫銀二十萬齎赴督臣軍前詔發關寧鐵騎五千張外嘉尤世祿將之天津兵三千徐來朝將

之羅墹兵三千譚大孝將之命督臣洪承疇統率大軍出關節制鎮撫將領合力勦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領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鎮立置重典巡按御史不從公據寔奏并論又諭承疇賊勢蔓延各鎮撫原有嵩轄承疇其審酌兇焰披猖之處馳兵殲勦撫鎮抗違不遵節度及援師干犯軍紀者分別叅治務期依限蕩平進止緊不中制　賊以英山霍山為巢穴野掠黃麻間又破隨州羅田　丁巳河南賊屠汜水陷固始入霍丘賊游騎焚來安關廂　戊午天長獲賊諜烏風鬼黑旋風鬼見愁知縣文廷高燔四關屋廬以自保　巳未賊游騎抄義界適巡按〻泗州發狼山徐州兵逐之遁去　庚申河南賊陷霍丘殺邑紳田

所庭戴廷對舉人王家楨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趨頴亳一趨鳳陽揚州水陸二軍屯紅心驛偵探不設賊以萬人圍之兩軍殲焉脫者僅百人遂焚紅心驛辛酉賊至大栁分為三一趨濠梁一圍臨淮一走壽州壬戌圍壽州同日陷頴州知州尹夢鰲被剏落水死弟姪尹玉等共死七人通判趙士寬城陷猶拔金簪募死士力盡同妻崔氏并二女闔室死之指揮同知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俊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城守被殺教官周逢泰遁去　丙寅賊首掃地王太平王長驅至鳳陽鳳陽無城郭官軍皆潰無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燔松三十萬株焚守陵太監署殺內官六十人縱高墻罪宗燬龍興寺中都留守朱國相巷戰殺賊數十人力竭死指揮使包文達揮刀陷陣流矢中臂被執大罵不屈死班軍降者殺者三千人官吏死者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指揮使程永寧千戶盛可學百戶趙國俊舉人蔣思宸等四十一人知府顏容暄匿獄囚中賊縱囚獲之賊魁黃蓋鼓吹坐堂上杖殺容暄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擄濠梁驛馬數百騎丁卯帝命督師承疇星馳赴鳳陽督諸道兵進勦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聞諸道兵漸逼杯筊卜神祠不吉剺神像大行殺鹵掠營南下趨廬州悉銳仰攻

捋其堞以入踞城北樓歌呼飲知府吳太樸令壯士挾飛礟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甲戌陷巢縣殺知縣取其印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陷于坑奔潰死千人曰掠霍山合肥是日圍六合裸婦人數千詈城下愧沮者磔之聚小兒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為笑樂攻三日而去　發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銀十萬輸西安以湖廣餉十九萬資鎮草等兵鹽課十萬留淮揚以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日兵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閏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舒城賊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城陷殺鄉官盧謙舉人張大受畢伊周己卯陷無為州　洪承疇次河南賊聞之又入潼關承疇遣副將朱偭昌以兵千二百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徐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扦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攻桐城不克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潛山大將皖兵三百人偕知縣陳爾銘設守遣兵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縣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諸邑多山甿習獵善射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入山每為所敗遂西嚮麻城抵漢口蘄州適許成名屯棗陽湖廣巡撫唐暉屯漢陽俱結營自守不敢進　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安慶　二月壬午朔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兵扼賊賊走攻陷太

湖河南賊追亍諸道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住棗陽在汝
寧者入黃州又鳳頴諸賊攖英霍蘄黃一路殆遍嵩盧靈
陝諸寇竄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
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剽突郃糴間其山西諸賊
則在平陽汾州諸縣野掠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
史吳振纓疏至帝聞皇陵之變素服避殿親告太廟命百
官修省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守陵太監
楊澤并振纓下獄澤自殺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變及祖陵陛下〻詔罪己非
徒空言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奐停加派姑請自崇禎
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誠益于

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
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寃
號四徹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甚一
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
場陛下亦安得孰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帝是之　江
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知縣梁志仁被殺　張獻忠與
老回〻西走商州復至秦川　楊御蕃師次鳳陽洒掃園
林帝命御蕃衛陵駐鳳陽尤世威秦翼明星馳鳳泗聽督
臣節度　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
承疇協勦承疇奏請四川撫鎮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
廣撫鎮分駐承天鄖襄漕督移駐頴亳進援汝寧歸德山

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
靈陝〻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
南陽間保安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湖
廣寇熾帝命巡按御史余應桂守承天護陵檄黔兵土司
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人協守　山西巡撫吳甡奏山西
兵破賊閿鄉陝西巡按御史傅永淳奏唐通左光先破賊
漢中　三月辛亥朔癸丑湖廣賊陷麻城　丙辰科臣劉
含輝請蠲陝西八年以前逋租不許　庚申蘄黃大盜爬
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
戰之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子日啗人心雙目壞
俱赤　鳳陽賊奔蘄黃洪承疇次汝寧令鄧玘扼之毋使

入江北令曹文詔邀之應隨閒分遣賀人龍劉成功駐信
陽泌陽堵其入豫　壬戌漢中賊陷寧羌　丙子摠兵鄧
玘為叛卒殺于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騎營叛
玘避樓墜火死全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令副總兵
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曰皇上
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實不滿五萬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
陽焚刦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頴亳宍
廬之賊逐沛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到處
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祈皇上嚴飭以伸軍法　四月
庚辰朔乙酉承疇次汝州闖羣盜復入秦自率賀人龍劉
成功逐秦擬曹文詔自楚以兵來會丙午次靈寶文詔自

南陽至承疇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假途令文詔[illegible]
閔鄉搗商州雒南躬馳興安遏其奔軼　五月庚戌朔癸
丑承疇次高陵賊知承疇至奔醴泉興平承疇析而西夜
渡渭赴西安議討商雒大寇　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賊
以千騎伏險誘我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東
老回回等直薄西安連營五十里拒官兵賀人龍南入子
午谷扼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趨東[illegible]遏其北走
賊以此不敢南渡盡奔武功扶風渡渭走郿縣承疇亦渡
渭追之丙辰至王渠鎮賊方下南山四掠賀人龍劉成功
擊走之追至大泥谷賊捨騎登山丁巳大軍至郿縣秦王
嶺遇寇張全昌擊敗之商洛之寇盡入終南山餘寇西犇

興平冬春之際散入楚豫至是悉萃于秦　六月己卯朔
壬午逮河南巡撫玄默　乙酉搖天動襲陷西和賊令其
黨二千人傭西和刈麥出入無禁夜代門者守譏譙搖天
動潛師至門者縋之入無覺者城遂陷知縣耿桂芳縋城
走　秦賊入山西者盡走河南惟顧道神活地草鄉里人
三營留晉巡撫吳甡謀合兵剿滅之會西人入塞斂兵防
河以拒敵賊復滋蔓甡以病乞歸戴君恩代之晉師盛賊
窮乞降君恩撫之賊仍肆掠山西按臣劾君恩逮下獄革
職為民　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以甘學闊代之　己亥
總兵張全昌副將賀人龍破賊于陝西清水斬首百八十
庚子追賊失利辛丑都指揮張應春田應龍追賊張家川

中伏戰死　丙午總兵曹文詔追賊婆羅寨參將曹變蛟
為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
自率步卒殿後寇復數萬騎大至兵寡無繼力竭自刎文
詔敢戰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賊擾
豫楚南突江淮洪承疇方與闖王闖將相持關中未遑南
討乃命鄖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軍務鄖中
諸賊亦與象昇相持不得越楚老回回等出潼關下河南
潁鳳河南則陷光陝江北則陷潛太宿松巢含和諸州縣
于是以宋祖舜代象昇撫治鄖陽進象昇兵部左侍郎尚
總理統關遼兵討賊
管葛山人曰西寇皆邊兵也久歷行間必有能者敗奔

之餘必設伏以拒其後諸將陷其伏者非一矣文詔將
數千之衆以躡數萬之寇其敗也宜哉惜乎狃於累勝
而不虞其誘也
七月己酉朔漢中賊犯蘭州川東癸亥秦賊陷澄城澄城
知縣毛昂霄初任公謁上司城遂陷　八月戊寅朔壬午
秦賊陷咸陽　丙戌左良玉躡賊于河南鎮平廣洋山斬
首二十七賊走南召魯山良玉回南陽賊逼汴梁癸卯帝
賜總理象昇尚方劍便宜行事專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
北象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進兵合擊　丁酉商雒賊復
入河南犯盧氏　甲辰左良玉破賊于郾城斬首百八十
游擊將軍趙柱破賊于葉縣斬首百四十　象昇聞命是

時豫寇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象昇乃以全楚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人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令馮時早援應隨孝感周元孺援麻黃蘄州秦翼明駐隨棗而身率楊世恩等逆戰於羅山既至而賊帥整齊王從信陽走應山象昇復率李重鎮陳永福等夾擊之賊遁去已而聞汝雒急復倍道而前歷鄖襄宛葉馳入汝督重鎮雷時聲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人斬首一百七十級　九月戊申朔壬戌張全昌兵敗績于沈丘以陳必讜巡撫河南　十月戊寅朔壬辰老回〻陷陝州賊令其黨飾為公徒捧檄者換馬於陝州突入南關遂陷是日闖將犯淳化知縣趙之琴擊走之　闖王犯秦州不克東犯扶風官軍擊却之還遁乾州承疇令降將翻山鷂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統秦師分道擊之賊累戰不勝闖王率大隊自盩厔武功分道渡河　已巳上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　十一月乙未朔老回〻犯南陽知縣何騰蛟擊却之　甲寅老回〻犯鄧州　陝賊一字王八大王即張獻忠擁衆二十萬撞天王衆十七萬出潼關犯閿鄉靈寶大隊東行塵橫四十里老弱居中精騎在外絡繹百里左良玉祖寬兩軍相隔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陳必讜檄李雲程劉肇基扼宜陽牟文綬自歸德趨守汴必讜駐靈寶賊從張茅硤石乾濠諸路燒截糧草諸軍乏食　秦賊犯涇陽耀州三原

屯于鄜州綿亘百里　已未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嵩山賊潰而為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庚申祖寬破八大王于姑家廟辛酉賊焚河南關廂而西丙寅八大王整齊王闖王塌天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夜襲之斬首千級寬于洛陽三戰三捷軍聲大振羣盜東南奔光固入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將標兵二千三百馬爌將徐州兵二千五百狼山兵三千楊御蕃將沂州兵五百倪寵將京營三千並馳壽州　闖將留秦中有衆七八萬洪承疇邀之鄜延宜陽不得渡河州縣堅壁清野賊饑東西分竄承疇令寧夏總兵祖大弼屯涇陽甘肅總兵柳紹宗屯咸陽左良玉曹變蛟扼關上賊屢戰不勝承疇合諸道兵大破之過天星走閿鄉諸軍追擊連勝之過天星窮蹙請降闖將屯興平武功中部宜君諸縣諸將屢敗之闖將計窮乞撫連營屯諸縣關廂陰遣群盜攻掠山谷村堡搜掘窖藏芻糧賊既得食聯營西走漢中

野史氏曰賊莫狡於獻忠莫崛强於闖將彼其梟桀自雄未嘗肯為人下大寇盡入中原闖過為秦師所遮不得東渡二盜既窮蹙滅之不再計矣屢以撫愚我而我終不悟乘四川之虛出柙四竄于承疇何誅乎

十二月丁丑朔乙酉闖王曹操合羣盜數十萬自羅山息縣圍光州舁大砲二十座攻城〻崩城中火作乘而入屠戮官民無遺　庚寅漢中賊自鳳縣三江口奔黑谷堪羣

盜曾於馬道東溝分為三一由棧道犯城洋漢南一由略陽犯陽平一由階文犯白水總兵侯良極將川兵六千入秦赴漢南辛卯賊從武關馬道至城洋固縣乙未川兵破賊於馬麗坪賊走洋縣戊戌黎雅恭將羅尚文破賊于滌水河桑溪口斬首百餘庚子窮追至于午谷奪回子女二千口賊奔饒風關　八大王合諸賊圍廬州知府吳太樸合肥知縣熊文舉拒却之朱大典援廬州賊解圍分掠含巢ゝ縣開廬州被圍先已空城走賊至無所得含山官吏人具小舟以待賊至移棹入巢湖城門大開賊整隊而入賊住含山將度歲分兵襲和州奸人內應城陷知州黎弘業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營總周廷儒死之州判錢大用同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剮死正諫妻汪氏子婦章氏投泮池死弘業妻楊氏及一子三女一妾皆自縊原任御史馬如蛟兄運使如虬諸生如虹俱盡難遂陷霍山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死之賊入兵部尚書張鶴鳴家執之索金帛皆古玉陶器刀劈分其頂至踵鶴鳴家多火器蒼頭軍屢傷賊ゝ怒之故害尤酷云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賊搜至鼓樓前罵賊而死鶴鳴子監生大同罵賊不絕口賊支解之原任副使盧謙鄉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生員楊于世熊叶夢葉漳韓定美等皆遇害諸生韓光祖與子進士獻策協守甚力及城陷執光祖脅之降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城

亡與亡誓不偷生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尸妻武氏投火死一妹一女與獻策妻李氏俱投井死妾李氏方有娠剖腹死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剮死諸生檀之魁與叔格鬭連殺數人力竭而仆賊磔之諸生劉廷傳聞賊至危坐于家不動賊張厲聲呵問廷傳瞋目叱之遂遇害弟劉廷石先與賊戰身中十餘創而死　是時殺僇慘毒有縛人夫與父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父淫其女而後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腹中男女剖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孩于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有縛人于地刳其腹實以米豆飼羣羊取人血和米煮粥以飼驢馬所擄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暴酷亘古未有

乙巳八大王合羣賊自和州沿江下圍江浦知縣李維樾練總將若采陳于王合薊兵固守然砲傷賊甚衆絕城奮擊賊死傷數百人走還和州丙午八大王屯含山巡按御史張任學以兵屯泗州護陵　罷湖廣巡撫唐暉以余應桂代之

崇禎九年丙子正月丁未朔總理盧象昇次鳳陽牟文綬祖寬諸帥以關遼薊兵大會於鳳泗　含巢賊大掠四出來安官吏人民棄城走避入滁州　辛亥大寇至全椒知縣方應昌令士民陰賄賊過城不攻壬子祖寬夜發沙河五更及全椒賊已去　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擁衆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鱗次百里太僕卿李覺斯知州

劉大肇率士民固守賊樹雲梯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
火輪巨砲相續發出不意縋死士奪梯過濠燔之賊傷甚
衆斂兵退夜掘支河洩濠騎黑牛渡河城上鳴砲賊傷益
衆癸丑賊退掠村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
斷其頭孕者則刳其腹環向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
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砲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譟呼向
城〻上然砲〻皆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
間圊牏亦數百懸堞外向以厭之然礮皆發賊大創無所
洩憤圍益急夜四更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將關
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
騎居中督戰甲寅昧爽至城下賊內薄攻城已墮西北兩

關羊馬墻空營出掠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黃埃中
搏戰諸將並至戰於城東五里橋游擊將軍羅岱斬賊首
搖天動奪其駿馬賊大挫官兵益奮賊迎敵不支俱潰象
昇麾諸軍並進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橫屍相藉擁
賊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淮撫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
出定遠橫截之斬首六百七十賊東奔劉良佐扼之于廣
武賊遂西突池河倪寵楊御蕃禦却之分竄江浦乙卯賊
自池河間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把總陳正華陳三善以
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並至孤軍格鬬光輝等力竭赴水
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仗旗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渡奪
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是

時闖將精銳盡于滁陽象昇乘勝驅勦可收功全局而淮
撫朱大典不為堵截復逸去　河南賊自桐柏泌陽兩道
並至棗陽屯黑石山　丙辰滁陽潰奔諸賊西向鳳陽漕
撫朱大典太監王裕民總兵楊御蕃以沂兵叅班軍列營
陵墻賊至不敢攻遂西渡河焚抄懷遠丁巳紫微星屯懷
遠羣賊趨壽州棗陽土寇廖三袁世儒李土石以牛酒迎
賊構葦廠張樂大燕連營入夥戊午紫微星攻壽州鄉紳
御史方震儒扞禦之　己未鄖賊至商南　棗陽賊焚烏
金店攻張家土城不克庚申進掠吳家店辛酉破張家土
城分屯土城烏金店林柳河　老回〻自東路謀歸鄖癸
亥紫微星陷懷遠殺知縣殲邑兵六百朱大典令倪寵往

援城已陷和州賊犯歸德朱家集壽州賊焚永城四關甲
子鳳師至懷遠紫微星焚縣治民居刦民舟二十北渡馬
頭程乙丑紫薇星陷靈壁圍虹縣漸逼泗州　永城賊圍
夏邑分兵圍虞城碭山合營蔡家道口壓歸德二十里分
掠太康副將陳永福守歸德初兵部檄發祖大樂將關外
兵赴洛陽大樂自鹿邑亳州蒙城進發偵賊前鋒屯白龍
王廟離永城七十里丙寅大樂輕騎行月下及北村集賊
已飽掠歸弛弓甲夜飲歌呼接戰兵至倉卒起不成列官
軍奮擊斬賊首混天王小〻王獲首六百馬騾萬頭婦女
百口賊棄馬東西竄同日祖寬亦破賊于蔡家道口遂屯
歸德賊退入虞城碭山　商南賊一日夜馳三百里與白

虎頭神合攻內鄉分道上漳口至竹林　鄖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走　戊辰朱大典令倪寵守鳳陽躬督楊御蕃諸軍赴泗扼紫微星　滁陽潰奔諸賊祖大樂破之于永城精銳散亡過半東走宿州突入沛縣焚殺婦豎不遺盡擄丁壯入營西竄蒙城者苗有才邀擊之奔蕭碭靈璧東窺河上曹單大震曹濮總兵劉澤清以兵至濮臨河防甚嚴巳巳賊窺曹縣河口知縣霍達禦却之　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辛未祖大樂大破賊于雪園一字王掃地王曹操五營將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園既戰官軍佯北賊爭先馳

逐大樂鳴鼓衆麾兩翼突起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夾擊斬首一千四百餘　鄖襄賊屯光化孟喬川壬申城中士民夜半縱火大譟賊驚移營晨而進攻不克遂自保康月兒學渡河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河南賊陷閿鄉一十四營賊屯虞城北窺河上連營三十里曹單南望營盤蜂屯相屬夜火燭天扼于劉澤清不得渡拔寨而西分掠考城儀封陳留　歸德敗北之賊是日走固陽河口循河行保定巡撫張其平駐大名　乙亥群賊大會于野雞岡分屯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　河南巡按金光辰奏副將祖大樂歸永朱仙鎮屢戰捷功詔加大樂援勦總兵官職銜總理象昇同湖廣河南巡撫應桂必讜連章劾奏將

領恇怯不戰詔奪朱三才兵以別將領之革秦翼明府階再降二級戴罪殺賊自贖　直隸巡按倪思輝奏賊向從鳳泗而來六英而去今從六英而來鳳陽而去盤踞英霍六安深山巨壑賊恃為負嵎我莫敢探穴陽去以蹤我之防倏來以乘我之忽廬堅難下遂陷含山和州金陵帶水守禦協心浦江犄角不能問渡始并力臨滁非李覺斯百方效守滁陽幾為和續矣賊踉蹌去滁有可滅之機奈闖山無設伏之兵池河覆孤軍之將賊襲官兵衣甲蜂突而去遂奔鳳陽以循歸路靈懷蕭碭橫被焚刦及闖大衆為理臣所挫分股而逃半竄六合山中半轄所擄婦女歸老營老回回去秦後回犯楚豫勢必合而大逞于廬滁宜急

設大將重兵控壓庶可恃無患也　二月丙子朔寧夏兵變殺巡撫王楫總督承疇自邠馳固原寧夏總兵祖大弼自涇陽馳回鎮河西兵備副使丁啓濬計擒逆首虎大教埧拜彥宰僧馬能黃大倘孫堅子斬之軍中大定　江北賊陷潛江　闖將過天星走漢中屢為西兵所挫東走邠寧其衆漸散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邊鎮闖將收餘燼兵復振副將艾萬年守潼關淫雨連月火器濕弓弛闖將突至榆林諸將尤世威及萬年等兵俱潰自成分兵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于閿鄉相持六日陳永福援之勝于朱仙鎮賊走登封密縣　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曰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所部多番漢降丁將卒亡命其銳

不可當也皆明盔堅甲鐵騎利刃其鋒不可當也行兵有部伍紀律肅然不亂其悍不可當也對敵有衝鋒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當也攻城無不破對壘無不摧闖之在關中大衆盤踞涇原而承疇逡巡華渭之間賊攻扶風數日力破之而去而承疇悠優咸陽渭水之南謂總督不避闖之鋒者誰其信之今闖之在豫直趨汝蔡而象昇反紛馳葉縣泌陽之路賊以十二月九日破光州南城而象昇于十六日尚駐師信陽之中謂總理不怖闖之強者誰其信之如此即日報斬獲別營小股耳于闖何損乎臣愚以為計秦賊之蔓延宜陽鄜延不過闖將一股數不甚多宜耑責之秦撫討豫賊之擁聚靈閿盧永亦止老回回等數

營雖衆而不甚勁宜專責之豫撫而督理二臣協力以圖闖王承疇統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以堵賊之逗旆于西北象昇率祖大樂祖寬父子將關兵筭兵二萬由息賴直趨舒六以截賊前鋒之向于東南又勅淮撫朱大典率楊御蕃等屯衛霍以防其東突令湖廣巡撫余應桂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潛太防其入皖楚撫王夢尹率秦翼明屯黄麻以防其南衝而唐鄧隨棗之區鄖撫宋祖舜當其一面皆置重兵以防之如獵獸四面合圍如羅雀彌天張網督理二臣大張撻伐懸重賞以購闖王之首魁首殲而兎背王整齊王自成破竹之勢矣　賊首順天王靖天王自宿分犯豊沛

蕭碭戊寅自沛至蕭攻之登附城高樓而射守陴者皆走乘而入遂陷闔官兵至引去牟文綬劉良佐遣把總田奎莊信以兵五千共擊之巳卯戰于龍泉敗績喪師二千　江北賊陷太湖老回回犯盧氏永寧郏州靈寶　甲寅甘肅總兵柳紹宗破過天星于寧州　闖將誘別部賊入河南當官兵自率所部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遁商雒而行復入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士馬無算　過天星挾九條龍入營涼環縣甘肅兵擊敗之西奔蘭州河州南據會寧安定總督承疇自寧夏檄左光先柳紹宗合兵擊之追至統魚海打喇赤絶其西奔過天星九條龍自萬安反走豐池還兵死鬬兩軍力戰破之斬首百五十賊將繞寨

東歸諸軍乘之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闊命監軍安除安揷所部數萬于延安尋刼掠如故　丁亥左良玉破賊於嵩縣小有斬馘秦翼明破鄖賊于上津花嶺岡鄖西燕子溝斬首二百九十一　闖王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至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之有徵粮六百石盡為所有食盡焚縣治而去　山西飢人相食　三月丙午朔山西賊陷和順丁未九條龍張胖子率所部二千從南漳入穀城官山遁保康焚燒村集知縣楊鏡棄城走賊知城空不入　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開其糧餉多由淅川水運以通荆襄賈販可航而致之宜遣將屯淅川以斷其餉道報

可　總理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均州秦翼
明冒雨追之庚申及之青石鋪三道並進時大霧賊迷道
不知兵至倉卒引却以精銳三千騎乘月奔山官兵逐之
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闖虎追奔數十
里　九條龍入竹溪知縣魏安先竄山谷賊至開縣人
己未闖將自鄜至延綏西協景家溝定邊副將張天禮禦
之失利時河南督撫討內鄉淅川餘孽祖寬李重鎮由荊
門次荊州防其奔軼會秦翼明楊世恩等搜山羽大樂由
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寇但滿秦楚商山中
總理象昇奏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
勦窮追何地可欺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板木攖崖日行

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
粮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執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往來日
食一升一供兵一自給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
內勝負所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人入須萬人肩運即
賊不出而同歸于盡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大饑有母烹
其女者　癸亥削陝西巡撫甘學闊籍聽勘以孫傳庭巡
撫陝西　乙丑鄖襄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分掠
石泉漢陰　老回回久屯永寧澠陝左良玉破之于陝州
　滿天星掃地王由香口黃雲浦犇上津趨山陽漢陰向
興平鄖西守將孫茂昭以五百人戍守己巳上津賊以萬
千手數百至鄖西茂昭同知縣劉伯元棄城走甲戌鄖陽

撫治宋祖舜追寇失利亡其符印削籍去　四月乙亥朔
戊寅闖將犯西川欲從青澗綏德渡河入山西遂犯斷頭
山定邊副將張天禮力戰士卒多殺傷徐引去癸未賊沿
河犯朝邑　以苗胙土撫治鄖陽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
租　辛丑盧象昇會師于洛陽　五月甲辰朔闖將斜大
賊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以鎮兵逐賊賊走追之陷伏
中圍之數重戰士殺傷殆盡翀霄被執帥師千人延西人
震邊天星部曲數萬一時並起延安綏德米脂俱陷賊本
延之叛卒再入延西衣錦繡畫衍游其親戚義故從亂者
益衆
陝西邊兵皆賊里黨戰亦不盡力川兵貪利財物賊遺

所掠金帛子女于途即開營縱其逸去賊每遇秦師多
眼語曰和仗乎真仗乎官兵畏賊且不樂戰漫應曰和
仗即遺之賂又請遺以功則分所擄良民遺以擒之是
以斬馘日報而賊起如毛
甲寅大赦山陝脅從羣盜詔下兵部曰朕仰承天道撫御
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
所迫甘作非為脅從遂衆數年來無辜被僇不知其幾矣
朕衷痛惻念寢食靡寧即今在晉者困餓深山在陝者零
星竄伏行將加剿玉石俱焚許旨屢頒開示生路猶恐各
官舉行未善致此輩猜懼多端或疑計誘殺降或疑分別
監守或慮奸徒詐害或慮生業消亡為此再頒赦書遣官

仍諭所在撫按大書榜示如有悔罪投誠即稱赦罔難民
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省者分遣護歸售業
清還多方撫卹使安井里之樂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
即以收復多寡安插得所為殿最違者叅奏重治兵或力
力出衆願從督理軍前效用者聽其立功一體[illegible][illegible]有
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illegible][illegible]督撫
飭厲將士合力夾勦務絕根株無滋餘孽嗚呼撫[illegible]勦道
朝廷決定無私出死入生若等机不可失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命職方司員外郎向鳳起齎詔招撫　老回〻混十
萬等自楚豫入商雒大嶺秦翼明擊敗之　六月甲[illegible][illegible]
乙酉洪承疇奏秦兵騎步一萬三千有奇川兵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卒專堵藍田商雒秦豫接界之寇闖將衆約三四萬混天
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衆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
王逃延綏定邊數孫復合闖將滿過等今奔延綏等處猶
可收拾闖塌天蝎子塊闖將俱出鄖襄已奔興安漢中進
則入三秦退可犯豫楚亟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
癸卯朔癸丑陝賊陷成縣壬戌陝西巡撫孫傳庭大破賊
于盩厔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劉哲黃龍等斬首千餘級獻
俘闕下具獄磔于市蝎子塊走河西寧夏總兵祖大弼大
破賊于肇昌斬首數百　八月壬申朔太監盧九德[illegible]黃
得功宋紀將禁旅至河南二將皆驍勇絕倫　[illegible]
回焚開封西關群盜出沒豫楚屢剿散而復[illegible]

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凡臨潼邠州渭南韓
城鄠州諸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捷中原旦暮
可平　九月壬寅朔京師戒嚴命總理象昇督各鎮兵入
援癸亥改象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群盜擾河南北者
三年汝頴光固開歸關廂市集盡空雞犬無聲村谷殘民
夜伏豊草茂林中採野穢為食田隴間亂木成拱虎狼下
百群行杳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升合大軍于中原賊
之盡入楚彊蝎子塊等已遂之入秦境川兵扼之漢南象
升追賊至鄖襄闖徹以師入衛老回〻等焦馬鄖襄秋高
粮足遂以全營屯斷黃合曹操闖塌天諸共二十萬沿江
而下六合懷寧望江〻浦所在告警烽火及儀真南都為

震　壬戌寇至尉氏甲子至登封汝南于是寇復擾河南
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
山陝軍務　秦翼明楊世恩破賊于應山斬首五百賊走
黃麻分股一西犯德安一東破英霍圍安慶　十月壬申
朔賊入舒城叅將張一龍勝之于呰家山副將張應元勝
之于烏紗山斬首五十太監劉元斌以京營逐北七十里
斬首五百賊遁入山　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襲
破褒城　鄖襄賊盡趨蘄黃　官兵勦賊於真陽追至米
山千總張國柱陷伏被圍游擊苗有才救之曰雪深退師
賊乘而圍之官兵大敗　十二月辛未朔以鄖襄賊熾罷
撫治鄖陽苗胙土以陳良訓撫治鄖陽　甲午曹操闖塌

天犯黃梅乙未鎮筸營守備高遷夜刧其營賊驚遁

平寇志卷之三

管葛山人

崇禎十年丁丑正月辛丑朔靈陝賊老回回等九營闖塌天等十營共二十萬盡入楚地　官兵敗闖塌天于商城賊潛遣其黨將白旗入麻城約元旦縱火內應守者獲之癸卯都司李茂功以鄉勇擒賊營賊有備斂兵歸南關賊繞他道襲北關茂功不脫甲而戰賊引去甲辰賊攻麻城都司石其戰城下馬蹶被殺城上飛礮擊之賊乃退　丙午老回回等自蘄黃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武昌監軍張天經會師逐賊于城麻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即張獻忠九營潰爲四一走羅田一犢園風一出斷氷一趨岐亭　闖塌天等十營自蘄黃分道至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一自光山固始過霍山踰六合分爲數十股徧擾江北　漕撫朱大典赴濠上楊御蕃守陵　辛酉巡按御史梁雲構馳守泗　秦師敗績于寶雞闖將犯涇陽三原西安大震陝西巡按御史謝君譓奏曰自寶雞失利而在秦之賊直逼涇三在豫之賊還瞰潼關非督撫遏其鋒省會有不可知者今混賊侵軼商雒過賊盤踞汧隴狼賊在漢南而憂及藩封蝎賊入河西而更資番馬斷非目前之兵所能制矣　楚豫諸賊盡聚江北一鈔石牌分犯桐皖一自岱山犯池河應天巡撫張國維移師駐京口沿河戒嚴撤安慶叅將潘可大援懷寧賊解圍向桐

城可大馳救賊北走爲廬鳳諸軍所扼復走桐城步騎㝡
行累日不絶團維檄安池備兵副使史可法劉河守備張
賡載將川吳劉寶兵赴桐城巡按御史張鞱趣鎮將許自
強策應賊遂掠皖口樅陽以桐城守堅不攻鈔其內境
可法可大勒兵二千捕野掠者甲子潁亳賊趨滁州營火
夜燭數十里群賊會之至池河禮醮於大山寺薦拔亡者
遂分屯沿江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荷擔而立庚午滁州
賊游騎至全椒副將閆雄以邊兵嬰守　二月辛未朔壬
申大寇至全椒擄村落繩數萬竹木無算謀攻城渡江聞
大兵至西遁　丁丑官軍破賊於鎮平三戰俱捷擒斬草
上飛獨腳虎扒天虎賊渡河至光山合曹操托天王整世
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大冦入商城固
始欲上潁霍避暑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逆擊于山石橋
大破之擒抵地虎黑旋風斬之　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
六安三戰三捷賊潰入蘄黃湖廣巡撫王夢尹令秦翼明
楊世恩敗闖塌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斬首
百五十闖塌天自王家樓復入江北　蘄黃賊復至英山
分竄潛太各營山險伐竹爲筏謀渡江應天巡撫張國維
躬督程龍潘可大蔣若來陳于王諸軍討賊檄左良玉入
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悍入山險屯舒匝月
擁降丁萬餘婦豎數千爲營環數十里所至排墻屋汙婦
女掠雞豚郡集爲虛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

掠出境山西撫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兵噪
西歸兵科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忠入都革良玉職殺
賊自贖湖廣撫按亦劾秦翼明逗遛不戰詔解任以別將
統之汰其不堪者裨將監之歸蜀　乙酉命陝西巡撫孫
傳庭兼總理河南　三月庚子朔監軍道張天經敗賊于
黄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　副總程龍叅將潘
可大將吳淞安池兵三千屯宿松鄧家店分營扼賊壬戌
賊騎三千犯可大營勒兵出戰矢礮瞎賊百餘程龍馳援
東西夾擊賊傷益衆遂遁二將見賊勢大合兵共守度賊
必夜至設伏營外二更賊果至伏起合圍賊驚自相蹂尸
填塘無算史可法曰賊勢大難與相持今軍威已振退
屯要害可不敗二將以屢勝不宜示弱摇塹遠偵候癸亥
賊七營數萬齊至分屯四山圍數重二將出營突擊殺傷
百餘退休壘中史可法許自強以兵馳救不得進鳴大砲
遙爲聲援二將圍中亦鳴砲以應之呼乘突圍雨濘甲重
不得出食盡兵飢甲子日方中賊萬騎四圍衝壘而入營
中火器已盡短兵接戰步騎衆寡不敵二將陷陣死喪師
過半陳于王自刎死暴尸十日如生蔣若來易服走免武
舉詹兆鵬首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死武舉陸王猷斬殺數
多賊臠分其肉百戸王弘猷賊鋸齒斷足罵不絶聲武舉
莫是華唐世龍千戸王定遠皆不屈死周嘉方新昏一月
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絶粒死撫標將張全斌俞文蘂頎應

宗蔣逵潘象讌季靖同殉難　四月庚午朔陝寇聚漳寧
分犯岷洮孫顧祖擁兵不戰　大旱　丁亥賊自桐城陶
衝進逼石井總兵牟文綬劉良佐將兵擊之深入賊地被
圍文綬良佐嚴陣相持不動桐城知縣遜死士合鄉勇官
兵夜赴商山人持數炬鳴鉦鼓大噪飛砲震谷中萬炬齊
發賊驚大兵至觧圍退屯陶衝二帥全師還皖口老回回
八營謀避暑六安山谷托于大兵散入潛山太湖諸山時
出抄掠　閏四月巳亥朔壬寅進兩廣總督熊文燦兵部
尚書右副都御史總理直隸湖廣河南四川陝西山西軍
務督剿流寇文燦新定閩寇有威望故廷推用之　河南
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初必謙督左良玉陳永福

趙國柱等斬與世王掃地王于郏闖世王于白沙㬋齊王
於宜陽豫患少息副將王進忠收賊武成文為心腹成文
娃與埒俱在賊營賊一條龍曰成文詐奉赦詔進忠單騎
入賊營為賊所殺必謙以此罷　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
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曰改糧為均輸加賦二百萬
詔廷臣議可否嗣昌方用事無敢難之詔諭戶部曰流寇
蔓延生民塗炭已極不集兵會勦賊不能速除不多措錢
粮兵不能大舉帑藏匱絀設處無方廷議因改粮為均輸
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籌思再四萬非得已所慮
有司奉行未善勒扣耗羨衙蠹里甲乘機作奸公家僅輸
一分窮民已剥數倍今責成所在撫按大張榜示條述朝

廷為民除殘至意嚴行戒飭詳加勸諭貧富遵納好義樂
輸勷功告成一體叙録如有多徵需索秦挐敝究毋得狥
情曲庇滿重摘輕違者撫按定行追論各照道里遠近勒
限奏行回奏　常道立奏賊犯鄧州樊用王八塋　山西
巡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竊渡攻陷五塔花塔等寨
圍陝州等處官兵刼之拔營遠遁

野史氏曰寇擾中原久矣秦晉燕豫楚蜀田皆汙萊疾
耕以供縣官者江南兩浙耳兵興以來遼餉練餉計畝
日增民囂囂靡所騁嗣昌復進均輸之說以重困吾民
是將胥天下而驅為盜也夫用兵不能無賦然必加賦
以治兵兵食未足民心已離雖有信臣精卒長戟勁兵

焉能止飢寒流離者不為寇盜乎趙充國屯田金城卒
破先零諸葛使軍民分耕渭南持久以困魏武穆屯田
襄鄧以規中原南破楊么比走兀朮自古良將治兵未
有加賦以益軍食者也河洛赤地數千里多不甽之土
無輸納之民誠能分屯大兵荊襄郏鄧之間遏絕群盜
益調發內地屯戍諸軍官給牛種盡闢久荒之地為屯
田官取一軍取二二年之間得粟數萬石以給數十萬
之兵可也盜賊既平召流亡者歸版籍歸其田于有司
不加賦而兵自足也不此之圖而斂怨於民大盜乘利
以誘之有司嚴刑以驅之揭竿者犯關民乃倒戈以從
也嗣昌憸夫哉一言而亡國

五月戊辰朔鄖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副將楊世恩陷
伏被執　左光先三敗賊於大寨　六月戊戌朔陳永福
破賊於饒良鎮　左良玉大破賊於高坡混十萬名侯世
範帶傷遁擒其妻子乃降　七月丁卯朔廷議楚境遼遠
上捻黜蜀宜開府偏沅乃以河南左布政使陳睿謨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偏沅更設鎮安慶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
使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可法奏原任上海知縣劉暹
為軍前贊畫罷鄖撫陳良訓以戴東旻代之　丁亥江北
賊陷六合知縣鄭同玄易服走賊圍天長進逼揚州淮揚
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寧守脩程宏遠鼓法嚴防賊遁
去　八月丙申朔戊申賊突入鳳陽掠器械渡河分徃河

南泗州　九月丙寅朔盧九德擋賊于襄常遣立擊賊于
鄧監軍張天經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擊賊于襄承隨棗汝
許　十月乙未朔河南巡按張任學奏敗賊於高庄曹操
草里眼南北分竄豫楚　丁酉闖將同過天星九股陷寧
羌分道入蜀自七盤關渡朝天關殺巡江游擊劉貴守備
盧應麟凌雲白把總李承貴樊務集毀營戍戊戌至廣元
劍州吏目李英俊逆擊于柴南塢兵敗被殺壬寅陷昭化
執知縣王時化殺之甲辰陷劍州知州徐尚卿死之乙巳
陷梓潼四川巡撫王維章檄黎雅參將羅尚文署川南道
劉士達將馬叙兵二千南援梓潼丁未川兵大破混天王
蝎子塊於廣元斬首千級戊申四川總兵侯良柱會兵廣

元賊自梓潼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執知
縣馬宏源遂破青川彰明鹽亭諸縣圍綿州庚戌川兵擊
賊於綿州賊漸逼成都土寇蟻附山賊百餘人挾馬騾二
三頭以墨塗面焚掠入彭縣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
敢出溫江典史金自正開獄縱囚俱逸去丙辰賊焚郫縣
主簿張應奇死之成都大震四川巡按陳廷謨飛章告急
革王維章侯良柱職廷謨降三級戴罪殺賊　十一月乙
丑朔起傅宗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庚寅兵部尚
書楊嗣昌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鄖撫斷鄖
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應撫截
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

靈寶保定撫扼延津一帶總理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
提禁旅豫撫率良玉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巳江
北賊陷靈璧　十二月乙未朔禁軍大集於襄陽賊盡走
鄖西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漕撫中軍總
兵劉良佐破賊于光山安廬兵破賊于舒城賊西奔．張
獻忠曹操入房竹山中

崇禎十一年戊寅正月乙丑朔張獻忠假官兵旗襲南陽
屯南關左良玉至疑而召之獻忠走良玉追射中其肩復
揮刀中其面血流被甲賊帥孫可望突前力鬭救免走麻
城癸丑夜陷穀城〻總理文燦檄總兵左良玉陳洪節擊
賊于鄖西大破之獻忠屯穀城遣孫可望以碧玉長八餘

者二徑寸珠二因洪範賄文燦以乞降獻忠拘耆老具結
榜于衢曰本營已遂闖遠遁釋甲歸朝
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荆
將揭威獻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
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
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貰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
十七人伏法獻忠鞭一百獨免
初獻忠為小賊號黃虎為賊渠號西營八大王至是懷洪
範舊恩因之以請願殺賊自效文燦受其降令監軍僉事
張天經監之請于朝貸獻忠罪立功自贖獻忠請置家口
于鄖西身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詐自言能制

鄖襄荆承數百里內無一賊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兵文燦
曲狥所請議與二萬人餉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無以應
既而令推官程九萬調其兵屢檄從征不行　二月乙未
朔闖將陷瀘溪　改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都督僉事鎮
守河南總兵官任學數上書言兵事極詆諸將不足恃薦
原任丹徒知縣張放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帝壯之故有是
命　三月甲子朔戶部主事張縉彥奏臣任清澗知縣于
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失勢在止賊之
長技在分而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失時在春冬
昔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
老柴破中部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

一元破寧塞據其城左光先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
據其城王承恩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
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兵未至
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
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真有數十百
萬蓋分股以牽掣我師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
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正可一鼓而盡乃以招安致敗不
可復收古人以八月而平賊數萬利其合也夏秋之間多
種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堡不能得食官兵
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須分番兩軍
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多懷觀望先倡不過

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論敘縱一股則論罰
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　四月甲午朔
丙子削洪承疇尚書銜仍以侍郎總督奪左光先曹變蛟
職五級限五月盡賊　五月癸丑朔曹操過天星托天王
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大會于界
山　六月壬辰朔熊文燦奏賊困英山合九路兵圍之賊
從黃德一路潛遁　詔逮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昭代
之　陝寇盡聚川西洪承疇檄諸軍嚴守要害賊困乏食
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于梓潼闖將長驅遇川師
盡走羣賊逐之伏發賊大潰斬首千級闖將率殘衆數千
走漢南衆散略盡偕將劉信百餘人入楚依獻忠不許並

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〻營卧病數月老回〻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闖將入川諸賊仍自階文歸陝　八月辛卯朔洪承疇奏陝賊勦除略盡命出關合勦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群盗於陝州遂南走内鄉淅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朔熊文燦次襄陽甲子遣監紀通判孔貞會監滇南副將龍在田大破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老回〻等東奔棗陽諸軍逐北數十里斬首六百奪牛馬騾萬頭群盗披靡四遁曹操獨留内淅山中执孤守險自保文燦令良玉洪範進兵淅川刊榜招安　十月庚寅朔京師戒嚴召總督承疇巡撫傳庭以秦師入衛于是承疇傳庭率

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疑為剿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漢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令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曹操及其下白貴黑雲祥啑血盟曹操等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使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授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文燦屢檄張獻忠兵不赴請寄家口于穀城左良玉謀于巡按林鳴球巡道王瑞旃請誘執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聽移營城内獻忠既入據守屯羣盗于四郊毀城官吏僅守府獻忠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教以兵法乞職銜索月餉請渑陝盧靈閿五州縣屯歩騎六

千　獻忠既據穀城賊衆數萬散屯城外内居民洶〻欲竄知縣阮之鈿盡心調劑民獲少安乃上言愚臣辦賊有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穀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之咽喉秦蜀交會之脉絡今皆為所據而奸民甘心效用良善悉為脅迫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名雖知縣寔贅員也今廟堂之上皆主撫議臣謂勦撫二策宜合用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己未朔丁卯羅汝才分屯羣賊房縣竹山保康南漳身駐均州不受職自言不願為官願為百姓耕田此中文燦檄令解散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五州縣居民分地錯處鄖撫戴東旻奏曰

曹操過天星數十大寇理臣同禁旅大破之于襄陽俯遵明旨刊榜招安曹操就撫分插其衆于房竹諸邑乃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鈴之説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暫處一西營已不勝隱憂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賊盡聚鄖西四面合圍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兵馬再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剿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無家可歸者隨地編籍此寔蕩平之機也　論雙溝捷功陞孔貞會監軍僉事龍在田都督同知　十二月己丑朔改承疇薊遼總督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帝怒逮繫

獄以河西兵備副使丁啓濬巡撫陝西
埜史氏曰賊有可滅之机三始失于奇瑜縱飢寇出棧
道承疇議撫復齎盜粮文燦養寇鄖襄流毒釀禍非天
也人謀之不臧也至于闖過勢窮一則西寧再則甘固
承疇之軫方旋殘寇復熾滁陽之戰歸永之戰賊且盡
矣而象昇祖寬舍之北去賊可滅而不滅豈非天哉傳
庭屢破秦盜俘闖王致闕下天子用以塡畿輔而陽贖
乞骸此豈匪躬盡悴之臣乎再起為元帥兩戰遂喪三
秦師敗國亡悲夫
崇禎十二年己卯正月己未朔命樊一衡巡撫寧夏　癸
未以縱寇渡河罷河南巡撫常道立以山西泰政李仙風

代之　二月己丑朔左良玉大破飛虎于許州劉國能請
降飛虎即劉國能性至孝母命之也　老回々旬襄陽東
奔請降于監軍孔貞會未決革里眼射闖天東走合淠十
爲諸賊掠信陽光山　三月戊午朔甲子群賊集固始欲
東渡河々上守嚴不得渡庚午犯霍丘應天巡撫黃希憲
以六安兵入衛賊覘六安無備壬申入六安息馬茶山避
暑　楚寇潰奔豫河南總兵張任學奏游擊宋懷智都司
孔道興靳茲瑄王應龍叅將尤之龍李鏡忠副總兵羅岱
等屢戰捷功寇勢窮蹙蕩平可俟　帝聞左良玉兵淫掠
切責之　四月戊子朔辛卯左良玉大破射塌天老回々
改世王于河南鎭城南射塌天退屯内鄉四平罔乞撫連
營數十里奪民二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不聽戊申良玉
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軍擊
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劉國能招之庚戌
射塌天率其衆四千解甲内鄉城下散去者七千人良玉
携往南陽謁總理署劉國能為守備射塌天即李萬慶
五月丁巳朔己未河南總兵張任學破賊于固始斬首六
百賊分股渡淮走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禁旅追剿及
其巢賊大營已移挑其銳逐闖先驅射賊殺絳袍而馳者
二人光山知縣吳敏師齎糗糧至士益奮追奔四十里斬
首一千七百五十級革里眼走商城乙丑曹賊走黃州
張獻忠據穀城兩年反形盡露之錮往說之曰將軍今為

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此赤城之效也之錮雖不肖
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待公甚厚轅車輸餉絡繹在途有
何疑忌而不戰其下自蹈于不義耶獻忠陽應之而終不
改之錮鬱々成疾卧病不起　六月丁亥朔張獻忠復叛
自闖王授首闖將困川西羣盜失勢獻忠兵疲銳盡秦楚
兵四集乞降以緩誅既入穀城分割民租據守要害潛勾
曹操等為犄角獻忠養銳穀城舉人王秉貞為謀主張天
經等叛而從之鄖楚偏沅諸撫憂禍至之無日文燦信陳
洪範言謂獻忠必不背德廷論藉々洪範遣副將馬廷寔
徐啓祚以兵一百二十人戍穀城獻忠脅降二將左良玉
請討之文燦不許獻忠知之盡運兵器芻根入房山殺知

縣阮之鈿之鈿瀝血書絶命詞曰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
然心惟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乃死獻忠既叛曹
操九營並起應之
諸附降丁聚于均州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强懼為所
并議久不決降將王光恩曰大丈夫各立門戸令獻忠
反吾輩亦反是出其袴下吾不為也諸降皆然之顧左
右砍料盟光恩即嚙指出血曰此不堪插也王國寧亦
出其指血諸降以次從分汛守禦光恩為牘上制府明
身等不反幸禁訛言分順逆其後有颺去者惟光恩終
始無二心且布衣蔬食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亦樂為之
用

獻忠脅御史林鳴球奏請封以襄陽不從為所害文燦倉
皇催出師左良玉曰總理縱虎出柙而使我攖之不從必
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冒暑進兵　七月丙辰朔獻忠焚穀
城西走房縣合曹操房縣知縣郝景春子諸生鳴鸞集兵
民固守相持五日夜發大砲擊賊賊多死獻忠督諸賊穴
城鳴鸞以火箭射傷其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
用間入賊營陰識獻忠所臥帳將夜計擒之鄖陽衛指揮
張三錫素與汝才通開西門迎賊入城陷景春父子俱被
殺蒼頭陳宜亦死游擊楊道選巷戰死主簿朱邦聞不屈
死辛亥良玉追賊至房縣賊去已三日壬子良玉拔營而
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度隘賊圍之副將羅岱突戰騾

墨萬而墜被殺賊四起官軍飢疲潰走山谷不得出縊死
林間相望一軍盡沒總兵關防俱失事聞革文燦職降良
玉級戴罪殺賊削張任學職回籍　戴東旻罷以王鰲永
撫治鄖陽　安廬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帝倚信樞輔嗣
昌言無不聽嗣昌思立功名結主知文燦素剛愎自負膽
略新破賊有功嗣昌欲任之滅賊文燦既僨嗣昌不自安
請躬率師南討帝甚慰勞之　八月丙戌朔改嗣昌兵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督師討賊賜尚方劍督師輔臣銀印得
專行黜陟督撫鎮將咸聽節制方面副將以下軍法從事
給帑銀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會兵十萬
本折色銀二百餘萬　九月乙卯朔丁卯嗣昌陛辭帝宴

于平臺後殿手三爵賜嗣昌親賦銑歌二章送之其一曰
鹹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
期教養遂民生詩勒石文廟嗣昌即日出師御史張肯堂
請著為令有倡為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
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將以誤國論疏入嗣昌
見而不悅　十月甲申朔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
逮文燦入京　罷湖廣巡撫方孔炤　嗣昌奏薦余鼎楊
卓然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監紀　老回回革里眼左
金玉南營四股合馬賊萬騎自蘄黃走江北分屯英霍潛
太諸山脅從者衆至二萬人突犯安慶桐城應天巡撫黃
希憲移師駐安慶太監劉元斌督禁軍三千駐麻城遼將

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〻每避兩軍回草多購麻
黃蘄水人為間諜或為醫卜星相或緇衣黃冠或負撇乞
食分布江皖諸境以覘虛實兵多則竄少則迎敵官兵捜
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主我客
相持過年流毒四境川遠兵久戍不無驛騷民間苦之賊
每偽稱官兵紿陷山寨兵之入山寨者掠牲糧辱子女為
害不減于賊寨民睩見裲襠持械者不問為兵為賊堅壁
拒之藥弩鳥槍憑險而施莫可誰何　分守武昌叅議袁
繼咸以兵搗賊巢擒賊酋呂瘦子降賊千餘詔改繼咸監
軍分守鄖陽道　十一月甲寅朔嗣昌以鄖符碎永州推
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元吉累被秦薦應考選力辭封還

御箚嗣昌列狀上請詔元吉解永州推官事以大理寺評
事赴督輔軍前監紀　左良玉率諸將上謁督輔于襄陽
嗣昌按良玉部多降將可倚以辦賊良玉方陳失關防待
罪行間嗣昌表良玉平賊將軍請鑄銀印給良玉　陞四
川巡撫傅宗龍兵部尚書以邵捷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

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癸丑朔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昭
以宋一鶴代之先是楚師敗績于麻黃嗣昌上疏叅之故
及　閏正月癸未朔督輔檄監軍評事元吉募湖南殺手
于永州殺手善鈀頭類防牌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支敵馬
遮矢石官兵槍弩藉以為扞蔽臨藍冠起合黔粵之師始

克討平之其黨散匿山谷元吉招之赴督輔軍前殺賊以
自靈精為簡閱得千七百人從衡湘泛洞庭至荊門　二
月壬子朔督師嗣昌會師襄陽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
監軍僉事殷太白飛檄左良玉駐軍興平別遣偏師追勦
良玉不從　戊午左良玉兵抵瑪瑙山張獻忠已奔山巔
結壘乘高鼓譟軍容甚盛良玉奮勇死戰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墜崖死者無算獻忠精銳俱盡僅從驍騎千餘遁與
歸山箐捷聞進督師楊嗣昌太子太保平賊將軍左良玉
太子少保將吏陞賞有差　獻忠轉入岔溪千江河叅將
張令與方國安復破之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
綿亘蹶彌山漫谷依阻其中令乘勝奮擊直前爭利被圍

于絕坂之中勇氣愈厲挽強弓射賊皆應弦而倒而賊四
面合圍終不得出秦督鄭崇儉語諸將曰張令健將奈何
棄之急分兵進令方與賊鬭呼聲動山谷賊見救兵至乃
解圍去　三月壬午朔丙申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以隸
湖南殺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馬統
以副將猛如虎　四月壬子朔嗣昌次夷陵秦易鄖撫王
鰲永以運副領鄖陽道事袁繼咸代之　帝賜督輔海騮
馬一棗騮馬二金鞍二　己卯獻忠自鹽井竄興房界上
　五月辛巳朔曹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嗣昌檄監軍元
吉扼夔門齎御前賞功銀犒士癸未賊破大昌巴霧口犯
夔州山背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湖廣副將張應元叅

將汪雲鳳合兵追獻忠次開縣元吉次巫山發石砫女師秦良玉兵援夔甲申昧爽女師閱巴霧失守盡撤三峽兵自隨巫山大震巡撫捷春檄仁合副總兵羅于華羅洪政二軍嚴守要害人心始定巫山知縣沈其以鄉勇守城婦女隔江具餚時以死士刦賊營雖爲所剷士氣彌厲元吉合女師石砫三峽兵屯白帝乙酉元吉逆流上三峽賊十三哨魚貫過夔門曹操爲殿官兵遙望不敢逼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丙戌元吉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于夔州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鎮銜以統轄之捷春爲請於嗣昌嗣昌初以左帥兵強足破賊既佩平賊印多不從節度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之後不果

人龍始怨、 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鄉奏流賊肆毒奸宄出沒善走如官軍在汝穎襄德彼奪鳳陽臨淮日夜無程數百里光州固始吳楚往來要道宜設道臣於此以扼之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𠰻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愚監紀監紀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也 曹過諸賊自夔山後走屯田涂二壩打粮自給秦楚川兵分擋諸隘賊無所掠丁酉過天星抄鄭家寨拔之副將羅于莘降將王虎以仁合營馳赴之追奔至上下背過天星麾騎兵還鬭官軍力戰斬

官隊韓延壽獲首數百生擒數十過天星以百騎走還田涂壩于華還壁土地塢羣盜既困謀奪尖山闖雲閉西走固原總左鄭嘉棟偵知之合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都司熊惟驁諸將兵赴尖山別遣陳自興何禺臣兵出襄坪己亥嘉棟次尖山與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參將張令兵會賊騎攻尖山諸將麾兵齊進入賊陣惟驁自寨中突出內外夾擊自興自襄坪橫截之斷爲二賊騎陷水田涔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奮力擊賊〻自相騰踐逐北四十里斬首七百六十五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甲伏馬驢無算賊退屯羊橋四掠石砫都司秦纂合前鋒譚穩兵四千邀之馬家寨斬首七百餘虜于秦纂追賊留馬

塢斬賊首來山虎獲首三千三賊屯譚家坪水口壬寅四川左協遊擊張世福于自成曾志耀先枺玉進偪譚家坪與副將羅萬象羅文垣兵會分道並擣水口賊營南北兩山巔憑高望見兵至南山賊援寨衛老營先走北山賊馳下逆戰諸軍仰攻奮呼疾力賊不能當退屯山頂堅壁守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澗谷諸將皆下馬人曳草屨匣刀持白棒反顧者齊擊之殊死鬭緣山逐賊喘汗不少休龍溪至上田下田積屍壅溪磵斬首一千一百七十八賊屯水口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兵擊賊於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張令冒流矢墜馬回營卒士卒多殺傷部將楊先聲張鳳翔党騰蛟

許成仁皆重創都司劉起龍被殺秦兵奪曹操大旗擒其老營隊什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乾溪　曹操饒機詐過天星多擁徒衆二賊相倚屢戰不勝謀歸楚巴霧水漲溢於瞿塘不得渡丙午反走下關城夔門復窺邵捷春萬元吉俱駐夔檄摠兵鄭嘉棟副將張應元參將汪雲鳳以楚兵出雲陽大道邀其前監軍元吉督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師出羊橋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曹過七股屯下關連營數十里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妻人馬矢熏達旦蚊虻嘈草間人馬俱病因分道西行曹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鶚五營從老虎坡走雲陽尖山壩過天星關索自弓坪桂壩走雲陽水碓口期會于

開縣戊申人龍國奇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中堅曹操戰且走及老虎坡踰山人龍亦踰山夜抵馬溺溪壓賊壘而軍　六月辛亥朔昧爽賀人龍等薄賊營賊疲於奔命三分而還鬬秦師三分以壓之賊憑高矢石繁注秦師三道進大譟騰而上賊驚潰秦蜀兩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獲六百赦其俘一桿槍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　壬子秦師躡賊度賊必設伏令都司李仲興高光榮以輕騎先驅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先度平南漕賊步騎突起兩山間圍數重二將馳突左右射戰方酣人龍國奇兵集而進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圍開賊四潰斬

首五百五十五擒營隊撈山虎等十六人曹操機利為諸賊發踪精兵二千餘二日斬馘亡算俘其部曲四十人精銳殆盡狼藉東奔與四營合保其婦女小子共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抵之于夔東己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曹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嘉棟馳回開縣令張應元諸將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持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也抓地虎反命庚申昧爽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

止百餘騎來者止七十三騎皆關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至新寧西關外賊兵三千不戰走官軍三分以逐之高守達當先陷陣賊陣亂羣馬竄禾中泥擱馬足不能拔驚嘶而蹄相騰蹂諸軍馳射之追奔二十里抵李子坎血流稻畦泥皆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馬汗成雨斂兵壁于風烈鋪諸軍獲首千七百餘級禽賊首流星錘金狗兒奪馬騾三百　左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獻忠于瑪瑙山柯家坪獻忠食盡分兵鈔掠不得糧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開營延入國能突入掃其營壘擒其妻孥敖氏高氏與潘獨鰲徐以顯養于惠二等送襄陽獄獻忠逸去

潘獨鰲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利其財使人訐其不法因之獨鰲越獄投賊獻之文移皆其所撰

獻忠精銳散亡將親信千餘騎遁興歸山中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遶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深箐中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督輔為山寨諸生所賣時以零級報功陰輸兵情於賊而挾其重貲獻忠休夏山中收散亡養痍傷整十萬就撫於歸州所部散去者皆歸之獻忠兵復振癸亥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出陽平三壩時秦楚川兵盡西逐賊監軍元吉僅以千人守夔巫山大震　過闖二賊自李子坎東奔達州屯袁壩驛張應元等自風烈鋪行次荷包寺賊進營石橋丁

卯常國安將川楚兵攻賊營斬首二百十五奪其營賊奔還袁壩設伏溝澗中四山營火出林間斷續三十里戊辰應元同諸將追擊之令常國安將紅旗沙浪高守達潛軍遶山谷破其伏應元戰方接國安突出掩斃槍弩若飛虻賊驚墳山澗斬級九百餘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滚地虎等十七人降其營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副將羅于莘將左軍固鎮中軍楊旭降將一隻虎將右軍戰于城下賊敗走　獻忠入巫山隘闖川兵漸集益入深箐中掩旗鼓谷中杳然巫山人得賊賄不告所在辛未賊以二十騎測巴霧淺深遇山民貿茶米者擄以去轉入深林不知所往楚帥遣都司

曹進功白顯曾志耀以二百騎入山偵賊憑高四望並無烟火山民自刈燕麥候騎不見賊而還　七月壬午朔過闖諸賊走大昌游擊趙祥陳世勳黄耀朱王懷忠守倫葛起鳳以兵追及于譚家嶺癸未戰勝之擒袁二順山虎穿山龍宋國用跟山虎月明等七人斬首百餘賊奔楊店渡河　曹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五營走大寧萬元吉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隊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曹操疑香油坪之役殺楊羅二將當不赦携正國等走房縣聲言詣夷陵乞撫于督師　左良玉兵分布興房二竹間獻忠西走巴巫先是金翅鵬與曹操不相能常懼為所并自京營楚兵襲破賊于豐邑坪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

昌曹操勢益孤遂殺伍林劉正國東走巫山與獻忠合謀渡川西走捷春元吉令沈應龍羅于莘賀聯登莫宗文胡汝高羅洪政諸將分守巫巴諸隘檄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合川將張奏凱等兵共擊賊甲申應元雲鳳自達州赴夔治弓矢理粮餉三日而畢出營土地嶺以待秦師人龍屯開縣稱乏餉三檄不至初督輔以良玉跋扈人龍破賊有功密致中樞將以人龍代良玉佩平賊印良玉有瑪瑙山捷功度諸降擁戴未可動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署總鎮須後命人龍在開縣聞佩大將印踴躍動三軍報寢不能無怏怏良玉雖還將印意殊恨之獻忠方遁伏興歸山中窮搜深箐千餘殘寇可盡嗣昌以一平

賊印失兩帥心不復深入獻忠得以休養創痍深谿度夏
冢突巴巫矣　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隙前在西寧常國安
招之對國安而泣言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
聞獻操既合益懷不並立之歎決計歸降自楊店渡河屯
水田坪良玉以兵擊之過天星乞降嗣昌命良玉撫其衆
七千簡精銳隸良玉軍安插其家口于鄖西過天星名惠
登相　八月庚戌朔癸丑元吉遣降丁入曹操營〻在巫
山北磨棋白水諸山獻忠營最後一山散布帛書而還嗣
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營招之時獻曹新合
獻忠日說曹操毋為官兵所惑飛上天不敢見言于骨隊
黑旋風黑旋風未言獻忠先聞之以告曹操執飛上天拷

訊之黑旋風棄妻子馬騾挾賈勝登莫宗文二將送元吉
轉送督輔嗣昌賚以銀幣更令黑旋風帛書招曹操曹操
未決獻忠又說之曰闖部已俘過天星闖下矣元吉請檄
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曹操必聽嗣昌不從曹操降意
遂絕　良玉分屯房竹興山前驅六十哨進逼大寧遣惠
登相入山勦獻忠　詔發倉賑河東帑銀三萬賑真定山
東河南饑民給事中戴明說奏荒極盜起畿輔淮揚陝西
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飢寒不卹招徠無策迨盜起議
勦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于追呼者此百姓
也乞責成撫按有司以卹荒弭盜為第一帝是之　癸亥
賀人龍兵喿開縣遂西歸己巳楚師敗績於土地嶺楚師

三千新募川兵二千未經行陣營于土地嶺待人龍兵久
不至獻忠知官軍無繼悉銳來攻應元雲鳳簡軍鋒千人
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
皆新兵陣先亂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
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砲擊
殺一賊衣緋而騎者落水中副將羅文垣胡汝高嚴兵守
水櫃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飲水斗餘血凝臆而
卒小將潘映白顯歿于陣兵多潰亡　河南荒饑數千里
飢民嘯聚太行山所在蠭起應之巡按李仙風令副將卜
從善以兵渡河擊賊戰于李家庄斬首五百　江北賊革
里眼左金玉犯霍太間帝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赴

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大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
陷麻城黄梅　九月己卯朔帝諭河南巡撫誅勦以平賊
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　壬午監軍道萬年策監
紀許明佐遣人入闖索營招之闖索就撫於壽陽坪闖索
即王光恩　甲申曹操張獻忠突過大昌丁亥過水口
河南郟縣大盜李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鬮衆至五萬總兵
王紹禹令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千三百　己
丑嗣昌在巫山聞昌失守理楫上雲陽監紀同知許明佐
引降將王光恩楊光甫等謁嗣昌於巫山舟次頓首涕泣
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所部六千死傷散亡其半存
者三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　庚寅獻曹襲破三馬渡

屯夔州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諸軍觀望不前但尾
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驅而過督師嗣昌即日
馳至夔州斬防守大昌都司邵仲先劾奏蜀兵玩寇踈防
秦兵噪歸挾餉詔逮四川巡撫邵捷春削陝西總兵鄭崇
儉著摠兵賀人龍副總兵李國奇等職戴罪殺賊　甲辰
熊文燦論死西市文燦信降洪範堅持撫議以穀城畀賊
諸撫道將以下力爭不聽流毒兩川與闖陸沉中原嗣昌
實主之文燦伏法嗣昌不能救其敗局論者有餘恨焉
獻曹二賊合兵趨達州謀西渡如不得渡盡殺老營以濟
丙午群賊奮力突攻官軍不能遏遂渡走巴西捷春屯梁
山咫尺達河不敢邀擊　監軍主事楊卓然從嗣昌至夔

賊既西渡嗣昌策其必入秦卓然獻策曰回革衆而無紀
可先破以成功獻操走川西秦楚之兵强㦸之瀘州絶地
可坐斃嗣昌命元吉監諸軍西行巴達以躡賊欲放舟入
楚以辦回革元吉等諫曰師相陛辭南伐親承天語再三
西營罪大在所必誅即曹操以下諸賊為能反正咸貸其
罪今捨獻忠而逐回革何以報命嗣昌乃止駐夔州　秦
師大破闖賊於函谷殺蝎子塊斬首數千賊分竄延安慶
陽陝西巡撫張爾忠以捷聞　回革左諸賊走英霍逼鳳
陽　十月戊子朔以廖大亨巡撫四川大亨以川西道參
表入都謁督師于巫山舟次嗣昌以大亨諳蜀形勢表留
為軍前監紀特旨以大亨代捷春　嗣昌在夔州令猛將

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當陽東勦　回革趨楚嗣昌檄
巡撫宋一鶴赴蘄黃協勦命左良玉張一龍馬進忠張琦
孫一元方應星王世泰楊智羅成耀蕭應訓毛顯文諸將
分屯鄖襄承天諸阨要　陝西大寇王老虎逼慶陽城下
巡撫丁啓濬以兵至解圍去　曹操以九股入川而整十
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闖索相繼俱降
急而合獻忠既過達河長驅西走壬戌陷劍州甲子過劍
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
趙光遠嚴兵守陽平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行百丈關而
東賊乃踰昭化北西川丙寅川兵追賊至劍州偵探不立
賊設伏待之擒四將而去　戊辰副將張應元合川楚兵

擊獻賊于梓潼降將張一川陷陣被擒賊剮之元吉命邮
一川妻子於夷陵張一川即掃地王辛未捷春檄川兵擊
賊于綿州遂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　十一月戊寅朔
陞陝西巡撫丁啓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
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風督高謙李建
武諸將擊河北賊於菜園斬首千三百餘級　庚辰監軍
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
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癸未發保
寧丁亥次潼川諸將分屯要害乙未元吉令周鳳梧偵賊
特獻賊倡簡州後隊屯豬窩丙申元吉督諸軍自潼間道
趨射洪拒蓬谿以待之癸卯獻賊屯安岳知太兵且至宵

遁走內江乙巳猛如虎至安岳元吉選驍騎三千從如虎
逐賊而自同應元營于安岳城下以邀賊歸路　十二月
丁未朔辛亥獻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瀘州三隅形銳
而面江惟立石站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出
州治背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覆賊北竄永川逆而擊
之可以盡殲乙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營先移渡南溪官
軍隔水擊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州德陽丙寅復至
綿河渡巴西　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撫揚卓然入
二賊營議安插於潜山霍太間　闖賊突破永寧州闖賊
自困于崤函衆散且盡蝎子塊被僇满天星張妙手邢家
米及大隊總管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條星相
繼請降秦師塞函谷左帥南扼武關闖賊窮蹙不得他逸
食且盡自經者數養于李雙喜救之曰盡殺營中所擄婦
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之於函谷各斷要害合
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設
伏商雒鄖均以待之可一擊而盡也闖賊乘隙突走商雒
諸軍不能當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王光恩在
均州招之降良玉不應時两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
大旱蝗至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河南土寇並起自真
定至河上道路梗塞袁老山屯壽州滑縣賊袁時中破開
縣飢民嘯聚為盜闖賊自均州走伊洛饑民從者數萬臘
月戊辰圍永寧雲梯肉薄攻城鄉紳吏部郎張鼎延同叔
父順天府治中張讚率家僮扞禦甚嚴都司馬有義遁去
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內應城遂陷殺知縣武大烈罵延匿
井下得免讚及子監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
清守備王正己百戶孫世英皆不屈死殺萬安王采𨰻焚
僇甚酷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附之遂圍宜陽拔之
殺知縣唐啓泰衆至數十萬又攻郾師城陷知縣徐日泰
大罵不屈為賊臠割於市李巖者前兵部尚書李精白之
子原名李信杞縣諸生也家富而豪歲飢出家粟數千石
賑荒鄉人德之杞縣知縣催科急巖請停徵賑之不聽飢
民羣譁于縣知縣懼請巖解散之知縣以巖結民倡亂密
揭之院道捕巖下獄饑民劫獄出巖攻殺知縣掠庫纍囚
巖奔河北為闖賊謀主以擄掠散饑民咸號為李公子所
至歸附賊勢益盛

平寇志卷之四

管葛山人輯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丁丑朔獻曹二賊入巴州巳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達河而東乙酉趨新開萬元吉自保寧至達州驛道焚毀人烟斷絕七百里單騎赴儀隴渠竹至萬縣放舟順流下始及騎兵初賊竄南溪元吉以軍心不一未可以戰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在夔檄諸軍疾追賊不得令他逸諸將從瀘州逐賊後賊折而東走歸路盡空莫之遏猛如虎僅將寧固兵六百騎餘皆平賊營焚屋于永川掠馬於仁壽驕悍不奉進止參將劉士傑驍勇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游不戰令從如虎馳

逐風雪中不能無怨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中軍陳可立擁兵牛頭山飲酒奏樂以觀副元吉令之赴敵背道馳去巳丑如虎率諸將躡賊于開縣黃陵城日暮雨作諸將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劉士傑曰自瀘逐賊馳驚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任其咎請為諸君先揮戈進如虎率其騎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數交連勝之賊奔山巔獻忠憑高望見後軍無繼左右皆前却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兵後反兵馳而下左兵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子先捷皆戰死前軍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翼如虎突圍圍開血戰而出馬驟鬪防盡為賊有賊長驅東走壬辰至雲陽遂過淨堡癸巳元吉至

夔趣猛帥收殘卒赴夔　闖將破宜永河南震動總兵王紹禹率劉羅二副將赴河南府福王大燕將士紹禹請以兵入城王三諭止之不聽癸巳諸軍悉入甲午羅劉二將夜譟燔西關走降于賊詰朝賊至　乙未獻標至夔宿乾溪　闖賊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斬獲頗多引退兵備副使王胤昌知府馮一俊通判白尚文知縣張正學分門守總兵王紹禹及推官衛靖忠以游兵策應賊以羅兵砲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初更紹禹兵有介而馳者周呼于城上城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挾刃執胤昌于城上索其金紹禹馳救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如我何揮刀亂殺守陴者皆大驚墜堞叛兵開西門迎賊入通判白尚文墜

城死訓導張道脉被殺衛靖忠王紹禹跳城走河南衛掌印指揮李宜棟死城上原任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不屈死縉紳兵部右侍郎呂維祺家居聞變自經死知縣劉芳奕韓金聲郭顯星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萻良翰等俱死之舉人來秉衛被殺并殺其母劉氏及其幼子賊焚福王府王及世子縋城出避兵迎恩寺士民被僇數十萬王胤昌馮一俊張正學及指揮馬汗赤皆被執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時河南大饑白尚文屍項刻為饑民食盡丙申闖賊發府𤍞與藩邸巨室米數萬石賑飢民先是賊聞福邸甚富為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遠首惡數人解京正

法叛兵懼陰勾自成襲河南為內應故一夕而陷　獻操以丙申整騎自天羅寨東下巫山大昌元吉在夔門登白帝城望賊騎歷〻不滿二千曰赴開縣收召殘卒祭陣亡劉士傑郭闢猛先提諸將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西渡達河也嗣昌策其必入秦曰令良玉自興歸趨漢中迨賊逕瀘州更檄良玉自夷陵進勦使者憚行中道逕命曰平賊入漢中矣既慮其言不實也使人紿良玉曰賊狗漢中矣良玉不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襄依督師令遂軍興安瑪瑙山安所得功乎遂撤與房諸兵趨漢中賊適下夔門若相避者賊既渡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嗣昌在雲陽令川

湖步兵追之不及　丁酉闖賊跡福王所在執之初呂維祺遇王出西郊語王曰王死生命也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色怖乞生內官崔昇年十三勸王寧死勿屈抱王不去并見害于西關周公廟賊置酒大會饗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尸王城下承奉二人乞埜王而就死賊許之棺殮王于西關二承奉自盡于側審理李春茂典膳張守賢典樂劉文魁逃免鄒妃世子脫走亂兵劫之裸而奔孟縣旋入懷慶世子繼妃李氏福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皆自經內執事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三十六人外執事書堂官焦如星良醫張鳴臯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　革四川巡撫陳良謨職戴罪殺賊命湖廣巡

按御史汪承詔監諸軍戊戌丁啓濬拜陝督命次略陽鄭崇儉驛送關防旗牌至軍中啓濬將從階文入蜀聞賊復東遂還軍東下以觧文英扼紫陽趙光遠控西鄉興平諸道以遏賊開大入秦之路　癸卯猛如虎從督師次夔左良玉自襄逕鄖陽　山東〻平東阿張秋肥城盜賊並起兗州二十州縣一時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直省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兗州　甲辰高唐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東平州胥隷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令臨清總兵劉澤清以兵復東平　河南賊艾一侯二侯四庸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栢綵總趙國昌攻破賊巢斬首二千　二月丙午朔嗣昌

命元吉督川湖兵三千下荊州護惠藩獻操由房竹走當陽安遠袁繼咸悉鄖鎮兵扼賊于房竹均鄖賊乘虛走宜城偵襄陽無備賊獲猛鎮關防兼得嗣昌檄先遣劉興秀選驍騎二千詐為官兵持令箭文書赴襄陽刼蜀餉銀數萬殺送餉者褫其衣裝舁餉偽為避寇先入襄陽城己酉獻操勒精騎二里百外持令箭者夜叩城兵備副使張克儉驗之啓門賊入即揮刀殺人大呼門中伏者百餘並起火燭天知府王承曾率兵數十射於衢互有殺傷獻操大隊疾馳至長驅入滿城大亂門開烟焰梗路庚戌平明賊盡入承曾率家丁突圍走張克儉死之署縣事李天覺聞城破北面再拜置印於案自經死推官鄺曰廣被執死之

游擊滕民安見城中火起率所部千人搏戰衆寡不敵力
竭死賊破獄出放氏高氏徐以顯潘獨熬等焚襄王府執
王獻忠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以巵酒曰吾欲斬嗣昌頭而
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
盡此一杯酒縛王殺之城上焚城樓投戶火中并殺凌陳
二妃蘭陽王母徐夫人太和王妃郎氏貴陽王常法獻忠
據王宮發銀十五萬賑饑民福清王常澄進賢王常洽微
服小舟走免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山積盡為賊有初良玉
至河南以擒獲書許州獻忠襲取之良玉駐鄖更寄家累
資蓄于襄陽安插降丁家口于樊城獻忠復盡擄之良玉
聞之同袁繼咸發兵馳救已不及樊城守者聞襄陷斷浮

橋斂舟北岸癸丑賊渡江破樊城湖廣巡撫宋一鶴令副
將劉承胤守承天川賊盡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
留川陝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閒絕其入楚合獻操　福
清王潛遣人索襄王尸已燼拾顱骨數寸歸　洛陽既陷
時巡撫李仙風出勦河北土寇副總兵陳永福住洛陽收
輯殘破未回甲寅闖將乘汴兵盡出疾走三晝夜將攻汴
　乙卯天津演武場旗竿夜鳴大聲若雷　闖將搜掘河
南富室窖藏俱盡燒王府廨舍捆載金帛子女入山發十
一以賑貧民餘貲貯府庫設偽官以書辦邵時昌總理城
守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皆授偽官賊整兵而去時昌募
人為兵月給銀五兩飢民趨如鶩簡五百人用賊旌旗列

營城上門晝閉丁巳巡撫李仙風偵賊去將游擊高謙兵
抵城下時昌非守仙風諭縛叛者時昌懼開門迎入仙風
斬之并殺之逆張旋吉以下數十人馮一俊張正學馬汗
赤素服軍前待罪王偁昌稱重淑不起守巡道勅書開防
府衛縣印皆在衛靖忠遁去不出士民保留正學傳風以
正學領縣印戴罪理事給兵食修城池馬汗赤領衛印集
軍民防守　戊午闖賊糾土寇尾罐于一斗穀等攻開封
開封為宋汴京金完顏亮盖加增築土堅厚五尺已未賊
以洞車數百障驍賊多具鍬鋤環而鑿之七晝夜不息鑿
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按御史高名衡同左布政使梁炳右
布政使蔡懋德守道蘇壯知府吳士講管河同知桑開第

推官黃澍及祥符知縣王燮分門守而躬率士卒登陴賊
穴城不休矢砲翼之仰攻殺傷相繼兵餉告匱周王恭枵
出庫金五十二萬買米麥日夜造飯屑麵餉守城者令承
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懸金
募死士能擊殺一賊者予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
十兩射傷一賊及磚石擊傷一賊者賞十兩兵民踴躍斃
賊甚衆　已未獻忠陷當陽陝縣　辛酉總兵陳永福在
洛陽聞賊攻汴兼程赴援二晝夜至西關三鼓由孫環壇
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巡按令永福子陳德開水
門放入步兵貪取賊遺騾馬小西門奮勇接戰被傷頗多
一兵登屋手刃七人賊不敢近亂箭射之仍斃西城有石

滚十八層賊見而懼遂不敢攻　壬戌闖將擁衆至汴城
窺視守備陳德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抱頭驚抛而
去闖瞎子之名自此始　癸亥李仙風將高謙張德昌等
兵狗孟縣擒叛將羅泰尤守義斬之一日夜走三百里至
開封擊賊陳永福背城七戰皆捷斬首二千高謙托險擊
賊一日三捷斬首七百開封戒嚴仙風駐師于汴與高名
衡相訐奏詔逮仙風入都僊風尋自縊　闖賊聞左兵將
至又傳保兵渡河遂解圍遁　特河南大飢賊去未遠汴
城尚閉樵蘇斷半月米一石銀十五兩　大學士范景文
奏洛藩失陷發御前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永乾宮三
千兩翼坤宮二千兩太子一萬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

五萬兩長壽宮五萬兩特遣太監王裕民駙馬都尉冉興
讓給事中葉高標齎赴河南慰弔福藩存鑄宮眷命倫禮
優䘏立祠附承奉於廡以旌忠義　逮陝西總督鄭崇儉
河南援勦總兵王紹禹降河南巡按高名衡職五級戴罪
防勦　命懷慶知府王之鵬護衛福世子命保定總督楊
文岳督總兵猛如虎河南討賊　以江禹緒巡撫宣府呂
大器巡撫甘肅曾櫻巡撫登萊　以陳永福爲都督僉事
鎮守河南以朱尚義掛征西將軍印鎮守延綏以和應薦
爲右都督鎮守漢羌　時山東荒旱寇盜益熾徐德數千
里白骨縱横父子相食人跡斷絶賊圍東阿汶上甚急巡
撫王國賓總兵劉澤清會兵二萬五千破賊於東阿殺賊

數百國賓屯東阿　嗣昌次夷陵聞襄藩失陷驚惋不食
至荆州病甚捨舟寓徐園求醫上荆南道　左革久屯潛
山霍太陽款官軍公行肆掠及襄洛繼陷革左乘機攻剽
兵部傳上諭革左肆毒必分地責成庶克底定今命劉元
斌托光固廬九德控潛太宋一鶴截蘄黄鄭二陽駐廬州
牟文綬防鳳泗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潁壽宿亳稽
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勦總督朱大典總各路鎮撫等官
進兵英霍督勦　甲子祥符知縣王燮督衆修葺汴城晝
夜兼功十日告竣　乙丑張獻忠陷光州總河尚書周鼎
會兵勦山東土寇於寧陽岡群盜四萬餘屯陽穀油簍寨
魯王捐金數萬募兵于山東以防盜官兵四道圍賊焚其

巢盜魁乞降兗西道令盜魁能擒東西兩股盜方貸罪聽
降　丙寅河上賊孟三夜入河陰執知縣成正中叩頭丐
命乃免丁卯遊擊高謙副將張德昌攻河陰七晝夜拔之
擒孟三斬首二千餘獲縣印　辛未應天巡撫黄希憲發
兵守六安　壬申嗣昌疾甚監軍評事萬元吉上荆南道
王永祚問疾嗣昌重裘擁爐手顫問元吉曰秦師已至李
陵當從何塗進發闖賊陷洛平賊鎮降將劉國能馬進忠
等家在舞葉請歸救援諸降既去恐平賊勢孤不能當獻
操元吉請與諸將共議之退乃列狀曰闖賊陷洛罪與獻
均宜令平賊以全師擊闖而秦師足以制獻操癸酉元吉
等復入視疾嗣昌疾革不能言元吉趨監軍御史汪承詔

疾馳赴荆便宜治兵食　乙亥偏頭關天鼓鳴　三月丙
子朔嗣昌卒元吉即日封賜劍勑印旗牌藏荆州府庫馳
表奏聞督師初没軍心揺動元吉以上將營新降多南兵
猛如虎遣將不相習新降從正未堅盡發襄陽依家以署
鎮陳可立轄之其護藩大勦步營隸如虎益以寧夏騎兵
三千元吉監二軍駐蘄黄防獻操東逞且彈壓回革五營
令參將王希甲游擊閔一麒郎啓貴都司周晋以川草四
營把隨棗辛巳督師帳下遑丁盗馬縱火于沙市合軍驚
擾如虎麾諸軍逐之斬百餘人乃定　陝督丁啓濬自興
安出鄖均賀人龍李國奇次當陽　以襄王貴陽王被難
逮官告廟兵部尚書陳新甲上書待罪貶新甲秩三級仍

視事　詔諭兵部襄陽失陷文武各官罪無可逃楊嗣昌
已有旨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充爲事官戴罪平賊自贖
袁繼咸宋一鶴汪承詔分別議罪以聞　逮袁繼咸入京
革宋一鶴汪承詔職充爲事官勦賊自贖一鶴以嗣昌父
名鶴投謁自名一鳥楚人多笑之　革山東巡撫王國賓
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　以王永祚撫治鄖
陽調胃起宗爲襄陽兵備副使以王期昇爲襄陽知府
以汪喬年巡撫陝西王公弼巡撫山東高名衡巡撫河南
李仙風既逮以張克儉代之克儉先殉難襄陽乃用名衡
填撫　兵部咨鳳督朱大典集淮徐鳳泗兵掃磺土諸賊
進兵英霍以扼革左檄牟文綬以兵四千守鳳陵調浙兵

三千守泗陵　革左犯固鎮總兵劉良佐逆擊之賊引去
進逼亳州知府朱君弘指揮戴明瑞乘城守君弘性疎脟
守陴者委弩砲於地分傳曹呼盧滿城頭君弘不問也良
佐入城申號令繕器備參將郭世禄率鄉勇備戰守州獲
全　汪承詔與總兵錢中選守承天承詔以督師卒兵散
無統便宜分布諸將以京楚兵萬人駐承天賀人龍等兵
六千屯荆沙楚撫兵萬五千扼應隨太監元斌所監諸軍
二萬屯黄麻　四月丙午朔獻忠以三萬衆犯應山知縣
章日煇禦却之襄陽既空秦楚平賊兵漸集獻忠北走隨
棗入豫境攻掠汝寧以南光州商城羅山息縣信陽等處
獻忠初攻商城知縣盛以恒與邑紳士給事中楊所修陽

和兵備洪倪衡大同知縣馬剛中諸生段增輝同士民堵
禦甚力而風雨大作守城者不能立以恒猶擐甲執弓督
家僮射死賊十餘賊并力合攻流矢中以恒右顴猶裹創
拒敵賊留餘黨綴以恒而身卒驍悍緣北城而登城遂陷
以恒率家衆巷戰被賊殺傷殆盡乃被縛大罵不屈賊支
解之典史呂維翰教諭曹維楨皆不屈死倪衡分守北門
力戰而死剛中大罵賊被磔增輝亦罵賊死再破信陽奸
人内應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鄉紳進士張應
宿皆死之獻忠屯商城大麥燕子二店廬州諜者雷鳴被
執入營見獻忠面帶箭瘢刀瘢各二令群賊脩乾糒持半
月粮將攻固始諜者逃歸賊圍固始破光山典史魏光遠

抗賊被殺賊進逼麻城　陳新甲初聞嗣昌疾草密請勅陝督啓濬星馳出關赴督師軍中便宜視事河南廵按揭報嗣昌在荆自裁兵潰無統復請以啓濬代嗣昌乙丑傳旨進啓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督師陝西湖廣四川鄖陽河南安慶鳳陽應天仍兼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督撫以下悉聽調度如有期會不應致誤軍機者督撫鎮飛章叅奏司道府徑行拏問副叅府佐以下即以賜劍從事進剿機宜悉聽便宜行　啓濬督陝兵出潼關　兵科給事中張縉彥劾故輔嗣昌曰襄洛再陷南北咽喉拱手資賊中原腹心千里流血督撫統各路之兵開縣一敗稱將寥寥為敵所乘以將予敵誰之過歟左良玉者特題大將也進止不關乎軍令去來一任乎尸心袁繼咸宋一鶴兆破格推薦以秉鉞者乎萬年策張克儉非不次疏擢以守土者乎負朝廷悞封彊雖身束國憲有餘恨矣督師在部核功罪首罪洪承疇首功熊文燦功罪一叅用人行軍咸倒置矣刑部主事雷演祚奏嗣昌死罪有六兩失藩封淪沒楚蜀中州〻縣亡算一可斬也邊變既逃五案之誅寇患每叅撫臣自卸挾詐欺公二可斬也華嚴滅蝗神呪消賊妖書妖言三可斬也獻忠鷂張入川乃云畢袴脫逃說謊欺君四可斬也貪官汙吏賄賂一入即題監軍未聞寸功耑擅選用五可斬也熊文燦主撫誤國調度護庇總是嗣昌六可斬也鳳督大典素無節制皖撫二陽未嫻將略高名

銜陷藩而膺節鉞王公弼退怯而推東撫急宜更易庶幾無誤封疆河南道御史葉初春等復連疏劾嗣昌乃下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功罪丙寅諸官集中府掌左府事定國公徐允貞等議督輔嗣昌之蒙恩注也歷襄司九伐之權矣外吏分綸扉之席矣禁近之臣節鉞閫外矣拜名馬寶劍之賜且寵以言矣兵疲餉匱尾賊逗遛撫局敗盟事當逮坐卒使兩藩淪沒失陷城池尤其小者吏部尚書李日宣等議嗣昌奉命專征身任封疆不能保兩郡三州十九縣二藩淪沒縱有瑪瑙山重木嶋諸道四萬九千之斬刈何以贖負藩辱國之罪乎戶科給事中張元始等議嗣昌奉命督師失陷兩藩及三州十九縣罪案昭然掌河南道御史葉初春等議嗣昌以數百萬金錢辦弄兵之小醜襄洛親藩相繼失陷按以祖宗之法誠非一死可寬者諸臣合疏上下刑部〻覆如諸臣議奉旨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再三嚴飭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耑罪督輔豈是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悴殞身勤勞難泯還從公擬奏嗣昌機警多心計起家戶曹屢歷邊鎮徵入中樞以開敏當上心特拜輔政中允黃道周御史成勇以奪情爭之先後下獄熊文燦既僨嗣昌不自安請督師南伐萬元吉初謁嗣昌于荆門進言曰師相功名蓋天下天下所望于師相者以黃中允成御史之未復也誠能為上一言上信師相必立復二公天

下士孰不延頸接踵願為死哉嗣昌逡巡良久曰吾討賊
勳成矢不負此言及襄雄既陷二王罹難嗣昌知大功不
成慙憤絕食以卒廷論咸謂嗣昌負恩辱國罪浮于死嗣
昌子上書訟之帝心動屢夢嗣昌泣愬於前帝惻然憐之
詔雪其罪歸喪武陵
野史氏曰苟盡用嗣昌策足以滅賊乎曰不能也諸葛
之治蜀也則曰集衆思廣忠益街亭之敗則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但勤攻吾闕則事自定以亮之才智而虗
以下人如此嗣昌足已以自賢忽恭佐之言終棄骨鯁
亮直之士其不能有功也宜矣夫為將者功不必已立
恩不必已樹一以賞罰而無容私焉違其制者雖功不

録則將無可倖之功士有必死之心矣嗣昌以一人言
而奪將印復以一人言而歸將印人龍之叛危不瞥于
良玉奪此予彼足以服良玉之心乎截瑪瑙山方捷良
玉未有罪也瑪瑙山之捷不曰乎嗣昌嗣昌未有功也
進秩加等靦焉而不辭良玉無罪而忽罪嗣昌無功而
冒良玉之功以為功又足以服良玉之心乎哉不待襄
門之使十九返知良玉必不為用矣嗚呼襄雄之陷明
室所由興亡也良玉擁衆數萬不能制殘亡之寇乃縱
之以出柙要其不奉督師進止者瑪瑙之捷開之也可
以不奉令而有功即可以不奉令而無罪巫夔之避敵
寔嗣昌啓之也夫身為元帥使諸將可以不奉令而有
功諸將之功即元帥之罪也議者猶紛紛引此以寬嗣
昌何歟
革左諸賊聞獻忠東來自潛太西走麻城以會之將謀渡
江宋一鶴聞之進兵屯蘄州擒賊諜焚舟斷渡　左良玉
自襄陽躡賊至南陽闖將自雒北走靈陝屯于盧氏永寧
盧氏貢士牛金星有罪當戍邊降于賊闖賊以女妻之
牛金星者以磨勘被斥與其邑醫尚絅善絅好挾妓遊
為賊所得賊得醫者輒不殺絅尤親倖挾金星以見自
成自成奇其辯與謀議帳中車優亦盧氏人常在帳中
供奉既而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嘩詈
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于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徵坐

斬後得減死戍邊闖自成之屯永寧也謁見于牙門自
成得之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
金星薦卜者宋獻策獻策永城人長不滿三尺善河洛數
獻讖云十八孩兒兑上坐以闖賊當之賊大喜拜為軍師
督師楊嗣昌次承天聞獻據通麻城將渡江擊之監軍御
史汪承詔曰楚兵已孱秦師宜回救豫斂舟北岸啓濬兵
徘徊五日不得渡北走樊城至鄧州閉城不納兵饑西走
呼于內鄉城下有絕米麥相市者知縣鞭之啓濬令監軍
絕銀錢上通市市梟翹其直兵不飽行山中乏食殺馬騾
燎野草啓濬大嚼以安士心露章劾之奉旨督師專征朝
廷且不中制承詔據津遏渡鄧州內鄉閉城阻糴失誤軍

机莫此為甚其議處以聞　張獻忠犯信陽　庚午獻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順刀釁于頰眼鼻横絶猶左手握印廂右手掣佩刀賊槍刀交下陷胸穴腹以死妻趙氏于諸生肇梁被殺吏民屠僇無遺血流街中成渠　五月乙亥朔賀人龍擊闖賊于靈陝山中巡撫高名衡屯開封保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獻操漸北向思合于闖猛如虎以兵搤德安黄州疽發背不能起退屯承天　東冦熾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漕劉良佐駐徐州楊御蕃駐臨清張汝行駐通州進淮督張四維兵部右侍郎提調四鎮　河南土冦袁時中以二十萬衆入江北擾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礦諸盜蟻附

屯于義門　丁丑斬鄭崇儉磔王紹禹於西市籍紹禹家　盧九德以禁兵大破袁時中於蒙城　丙戌東阿降賊夜突東平闌廂與東平賊首李青山殺臨清守兵二百擄駝駝二殺千総一楊御蕃以兵馳援賊遁走梁山泊　太安土冦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兖州擄獲婦女衆以甲冑執刀仗僞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戮嬰穉不遺　癸巳出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充為事官総督陝西三邊軍務督師啓濬奏三邊巳置總督乞更勅書專討賊從之　朱大典盧九德合禁旅徐淮兵敗袁時中於義門丙申破其巢賊保險請降棄牲畜宵遁丁酉撫兵劉良

佐將淮兵宋玘將禁兵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戊戌及賊大豬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砲奮擊之賊大潰自義門至界溝或縊林間或自刎死横屍二百里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衆鳥獸散時中僅從數百騎宵遁北渡河入河南所獲器仗弓矢山積　庚子邳州賊犯徐州北關知州朱其烈大砲黄河擊却之知州被流矢卒賊屯滕縣東境邑丘夜刧營陷伏五百人盡没於界河驛壬寅賊焚殺至楊州南沙河店燬南糧漕船十六艘復東北入東平境時豊縣土冦十餘萬圍縣城二日不克徐州賊合之攻城益急　六月乙巳朔庚戌革左五營陷宿松進攻英山寨將吳斌馳援敗没知縣高在薦戰死城遂

陷賊屯白沙嶺　袁老山以衆數千屯壽州劉良佐兵至北走伊洛　盧九德劉元斌分將禁軍屯六安固始朱大典駐壽州造長槍三千皆丈有二尺選鳥銃三千大閱州縣鄉兵合官兵爲人刻期入山搜勦革左諸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撤回合營屯潜山　左良玉次南漳躡賊至南陽與獻操戰于西山賊敗西走鄖撫王永祚以兵來會獻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愈指揮王汝章拒却之日愈手中一矢頂中二刃殞于城上賊遂犯裕州　獻忠陷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群盜襲陷泌陽知泌陽王士昌不屈死遂圍唐縣　獻操合回革諸賊圍應山楚師敗之退犯德安守者禦却之復糾羣盗數萬犯德安京楚兵

出戰矢砲斃賊無算癸亥賊拔營走隨州復糾羣盜攻應
山冒皮帳攻城城頭强弓勁弩射殺賊千餘賊懼引去應
山多山砦習射虎豹藥矢傅人肉糜爛立斃賊數攻不能
克　庚午傳旨邵捷春失誤軍机流毒未已即日會官處
决捷春仰藥死獄中　汶上賊乞降給以冠帶賊首與脅
從數十歃血相給强佔民居縛掠諸生勒其金癸酉賊首
黄薟呵殿入城練總周祚隆拒之賊抽刀相向祚隆揮刀
斬賊首群賊相格鬭走回衆巡撫王公弼勒兵近境令副
將羅岱圍其巢焚而殲之五百人無一遺　七月乙亥朔
革左諸賊犯廬江官兵嬰城守賊遂焚關廟大掠四境
丁丑獻忠圍鄖陽鄖陽守道高斗樞知府徐啓元降將王

光恩設守賊肉薄攻城城上以火罐擲之焚死賊無算已
卯獻忠宵遁鄖兵不敢襲　庚辰革左陷潛山　黄得功
戳下兵叛焚刦桐城得功逐捕之奔麻城將投獻忠革里
眼聞之以銀千兩馬騾千騎聘之叛兵收馬騾還聘逐投
獻忠應天巡按徐之垣以聞詔詰廬九德隱匿不奏　降
監軍主事楊卓然職三級戴罪滅賊自贖　張獻忠破鄖
西　革里眼圍麻城督師啓睿擊敗之斬首千二百賊潰
走　曹操與獻忠有隙自内鄉淅川走鄧州南陽合於李
自成左良玉邀擊之破之于鄧州再勝之於淅川　辛丑
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斷其一手縱歸以
辱官軍啓睿良玉頓兵南陽不敢進　闖曹合兵敗官兵

於棗陽　八月甲辰朔獻忠既陷鄖西鹵獲甚盛羣盜附
之衆至數十萬屢勝而驕東略地至信陽左良玉營多降
將家在鄖襄盡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於賊良玉乃自南
陽引兵逆擊大破之斬其首將沙黑奪馬萬餘降衆數萬
獻忠負重創易服夜竄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衆令
馬進忠等分道窮搜戊午獻忠以餘衆數千反走鄖陽督
師丁啓睿令党世玉田禄兵赴鄖遇賊不戰潰獻忠收其
馬騾降卒二千趨南陽賊多負械不能馳保其婦豎日行
三十里部曲聞官兵將至日逃亡十六七丙寅良玉次鄖
陽辛未自鄖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汪承詔劾行
間將士觀望縱賊　九月甲戌朔曹操既北合自成自成

據河洛有衆五十萬獻忠兵散且盡日曹操以奔于闖初
獻忠與闖並起延西狡詐冠諸盜自陷襄以後嗣昌憤死
自謂威名遠出闖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强欲
屈服之獻忠不為下闖賊怒將殺之曹操知之資以良馬
五百騎陰令他徙獻忠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入霍山
搤險自保督師啓睿自麻城進兵商城旋北擊闖賊獻忠
得遁山中　丁丑陝督傅宗龍率兵二萬次新蔡與保督
楊文岳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陝兵虎大威將保定兵浮
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龍口闖曹亦結浮
橋于上流將趨汝寧覘官軍至伏精鋭于松林陽眠諸賊
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候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已

卯宗龍文岳兩軍俱進次孟家庄諸將以兵疲請詰朝戰遂弛中馬散入村落求芻牧賊突起林中搏官兵人龍斂兵不戰國奇逆戰不勝人龍大威奔任丘國奇從之三帥師潰賊以步卒攻二督營營中鳴砲擊殺賊百餘日暮賊引退宗龍軍西北文岳軍東南晝塹而守傅宗龍忼慨謂任監軍曰宗龍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并力决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尚才孔思臣所將數千人誓以必死保營張副將扶保督文岳宵遁奔項城宗龍分秦兵壁東南庚辰文岳薛陳州壬午宗龍飛檄趣人龍國奇還兵救之二帥不應曰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邪二帥叩沈丘請納二軍知縣乘城曰若何不救汝總督入城何為二帥不得入癸未同走陳州宗龍穿塹築濠賊亦重濠以困之甲申秦師食盡殺馬騾以食乙丑馬騾復盡殺賊啖其屍辛卯營中鉛矢火器俱盡宗龍簡士卒痍傷之餘尚有衆六千二更潛勒軍突賊營殺傷千餘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辰日中距項城猶八里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兵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墜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紿賊唖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斷其耳鼻死城下項人殮之於天吉寺哭葬之人龍國奇未歸陝賊獲衣甲器械

無算遂攻陷項城屠之宗龍死家人收兵符勅印交任丘縣奔訃雲南宗龍父大笑曰我兒十七登賢書十八成進士按滇浙撫川薊總督西邊官至尚書戰死報國幸矣大聲稱好者再宗龍母妻泣曰翁乃太忍子死不悲撫掌稱好何也曰世事不可為非久同歸於盡今死疆埸尚得死所自古皆有死死事如吾兒祖宗積德之報也何幸如之人皆服其卓識　闖曹屯項城分兵屠商水扶溝移屯商水土寇袁起督師丁啓濬屯商城河南撫按高名衡任濬飛檄告急戊戌啓濬自商城北發猛如虎方國安將寧固川楚兵為前鋒檄左良玉兵共擊闖曹保督楊文岳收散亡于陳州兵稍集闖曹陷葉縣殺知縣張我翼殺守將劉國能國能初同闖曹作賊誓為兄弟共事闖王高迎祥十二年左良玉大敗國能于陳州國能以騎數千衆萬人降曹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闖國能在葉乘勝陷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欲殺之國能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遇害有子八歲闖賊收之抱置膝抜所帶小刀自殺國能妻亦死之賊移師攻泌陽闖曹既摧二督盡獲秦師士馬勢益盛獻忠合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以會之河南土寇乇罐子一斗穀諸賊畢會衆逾百萬闖賊令人撰九問九勸諸詞號召羣盜勾引飢民號為闖王

十月癸卯朔太監盧九德劉元斌以京營合周遇吉黃得功兵追賊及之鳳陽元斌留四十日不進縱兵大掠城

門晝閉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臨穎
爲賊守左良玉兵攻拔之殺諸僞官盡獲賊所擄闖賊怒
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闖曹圍之良玉悉兵拒守賊
陷襄城　戊午獻忠合羣賊攻舒城叅將孔庭訓禦卻之
十一月癸酉朔陝西廵撫汪喬年收秦督兵合步騎二
萬以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
于陝西發李自成先世塚得小蛇
米脂令邊大受查得孫姓者實自成族拷之乃曰墓去
縣二百里在萬山中十六塚中則始祖也相傳穴爲僊
人所定有鐵燈點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
言而發之中一塚得螻蟻數萬火光尚熒熒然剖其棺

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蟠赤蛇長
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六
七反而仍伏乃函顱骨并蛇腊之以獻而焚其餘骨爲
灰雜以穢棄之
喬年即斬蛇誓師兼程進以輕騎萬餘抵郟縣聞襄城新
破逗疑未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迎秦師次襄城
賊聞之解郾城圍來迎戰喬年立營未定賊至二帥先遁
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守城賊攻
之五日城陷喬年率副將張一貴中軍党威監紀孫兆祿
巷戰手殺數賊喬年自刎未殊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守將
李萬慶死之天祥知縣鍾鴻顏戰沒襄城知縣曹意正持

刀與賊戰被殺訓導張信罵賊遇害典史趙鳳翥監紀西
安同知孫兆祿副將張國欽張一貴中軍党威材官李可
從亦殉節賊深恨諸生劓刖百九十人購永祺匿不獲屠
其族九家闖賊三月之中再敗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師數
萬軍資無算威振河洛乘勝圍南陽用大砲攻城數日城
陷殺總兵猛如虎初猛如虎以計破賊殺賊精兵數千已
而城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袍袖有血數斗
過唐府國門北向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賊剚刃以出其
背而死分守叅議艾毓初聞變自縊知府丘懋素罵賊不
屈死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咸盡節
唐王被害張妃及湘安王崎踉走入楚　時督師丁啓濬

屯汝寧保督楊文岳屯杞縣太監劉元斌以京兵赴河南
聞南陽陷擁婦女北去帝命御史按視其軍元斌悉沉婦
女於河　河南巡撫高名衡按臣任濬以汴梁危急貽書
督師救汴丁啓濬稱獻忠在商固山中庶幾旦夕擒今移
之救汴恐復脫走不聽　十二月壬寅朔給事中張元始
御史衛周胤交章劾中州督撫內監觀望不前致藩封失
陷奉旨藩封淪陷督撫固辭難責啓濬勦獻著提究兵派
集頗孚何以失守其察核以聞又奉旨朱大典受命督勦
五營縱賊流毒全無一效其革職回籍聽勘　起孫傳庭
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兵部右侍郎高光斗提
督鳳陽兼督皖楚豫兵會剿星馳軍中受代以徐世廕巡

撫安慶蔡懋德巡撫山西　追復傅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廕子錦衣衛百戶　戊辰潛山叛民勾土賊執知縣李令嘉典史沈所安送獻忠被殺以催徵嚴急也　闖曹連陷清州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力絀北面再拜自經死典史杜邦舉城陷被執自戍欲生之邦舉大罵遂遇害隨陷禹州徽王被害并殺延津王常滄等五王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巡按任濬總兵陳永福合兵守汴周王貯庫金于城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為差兵民踊躍殺賊無算總兵陳永福子守備陳德前射中自成左目今又殺賊帥上天龍生擒三十三人斬首一千七百餘城乃克全賊屯朱仙鎮内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之

平寇志卷之五

管葛山人

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辛未朔闖曹攻汴驅婦女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洩城上令僧人裸立女墻叫罵賊砲亦倒洩　壬申闖曹伐栢築數臺高三丈餘可容百餘人放大砲攻汴城〻上亦築一臺高出栢臺上置大砲擊之栢臺之賊悉死闖曹攻益急保定總督遣兵扮乞丐送蠟書云大兵即至巡按任濬傳示城頭羣情愈定　戊寅三更大雪巡按任濬選奇兵五百由水門啣枚夜出過濠外砍入賊營賊驚起奇兵退走濠内賊躡追官兵齊出斷賊歸路奇兵合諸兵共擊之斬賊首七百八十三級　辛巳革左陷潛山壬午陷巢縣　癸未闖曹遣馬賊千餘布圍汴城外驅汴人畚土穴城為大窟十餘輦火藥數千斤塡之百炬齊然賊擐甲按轡遥望城崩將一擁而入昔金人築汴也擊以撞竿土疏而入即生埋築者其中故其堅如石賊鑿之入數丈積土覓窟外累〻成阜火藥一發崩天塼塊皆飛鳴外向布圍人騎俱為虀粉城中人無一傷者賊駭而解圍南陷西華　督師丁啓濬不能救汴反引其軍入汴城避賊幾為賊所乘城開而麾下散去　二月辛丑朔革左陷全椒　乙丑獻忠自歸德長驅至亳州官民空城走獻忠按兵入城　三月庚午朔闖曹合群盗八十萬圍陳州圍周四十里睢陳兵備副使關永傑

知州侯君擢與士民揷血死守晝夜乘城傷賊亡算力竭
城陷禾㑶戰死城上君擢被執罵賊死薦紳崔泌之舉人
王受爵手刃數賊被殺賊怒屠陳州　丙子回革左南營
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革左走合獻忠乙酉獻革合兵
自舒城犯六安蓮花寨屯板山袁時中屯故縣獻革二賊
以百騎走小袁營期共攻六安時中旋合於闖　辛卯闖
曹陷睢州徐吏目開東門策馬先逃邑紳左通政李夢辰
死之復陷太康知縣魏令望閤室自焚宣府巡撫張維世
死之　袁時中攻柘城商丘知縣梁以樟以兵往援擊破
之殺千人以樟初知太康時中屢攻之以樟殺其衆數千
以才望調商丘　闖將糾諸賊圍歸德府歸德向為州後
因亂政獨無藩封亦無兵民自為守乙未賊鱗次穴城飛
矢雨集丙申尚書侯恂子舉人方夏率家丁甲騎斬關出
殺傷守門者數十人城中太亂遂陷推官王世琇死之同
知顔則孔遇害則孔女自盡經歷徐一源分守北城素饒
膂力城陷率衆巷戰死教諭夏世英見賊入戰死于明倫
堂上妻石氏亦自刎縉紳工部尚書周士樸與妻曹氏妾
張氏于舉人業熙于婦沈氏同日自縊工部郎中張泌主
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舉人
徐作霖吳伯裔周士美官生沈泌侯俊貢生吳伯胤庚恒
沈誠周士貴國學生侯宗沈倜諸生張渭劉伯愚咸遇害
梁以樟被執數創不死潛載至淮上家口四十被殺賊乘

勢陷寧陵考城尋陷鹿邑知縣紀懋勛死之又陷虞城署
縣事主簿孔堯亦死焉皆歸德屬邑也　四月庚子朔壬
寅獻忠陷舒城知縣先以喪去叅將孔庭訓將千人同教
諭楊廷壁編修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月餘兵淫掠舒人
怨之三月舒人閉城拒庭訓庭訓降賊導攻城守恒但率
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數處守恒督軍民巷殺之塡塞如
初賊射書脅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上賊呼城下縛長髯胡
翰林獻者予千金否則屠城及城陷有勸守恒曰公鬚髯
如此賊購公急截之乃免守恒不可怨家嗾賊得守恒剸
刃其腹攢刃殺之賊相顧歎曰胡翰林眞男子也廷壁被
執罵賊遇害于諸生濂之亦殉節獻忠據舒城改曰得勝
州令孔庭訓取霍山　乙巳獻忠合革左回袁諸賊陷六
安盧九德以禁兵援之賊引去　乙卯闖曹合袁時中抵
杞縣夷其城復欲攻汴　己未革左南營攻霍丘淮營叅
將張士儀禦却之賊繞城南北分道至趙家集辛酉士儀
令鎭筸霍丘步兵出北關自將騎兵出南關共蹙賊總兵
劉良佐卜應第副將楊振宗叅將屠師賢徐彥琦游擊丁
啓宗從溜子口渡河逆擊賊前後夾攻追犇三十里至汪
家集斬首九百　孫傳庭會師西安斬賀人龍以狗人龍
米脂諸生中武舉效用行間殺賊立功位至大帥叛將劇
賊多歸之咸得其死力然貪淫狠戾屢戰不用命襄城之
役朝廷頗疑其通賊朝議將誅之密授旨傳庭時以人龍

所部多降寇副將高傑尤驍壯恐為變未敢動人龍掠美姬百十盤桓咸陽日置酒歌舞傅庭既入關與巡按御史張移孝密謀之移孝良久曰得之矣傑妻邢氏拜真番總兵孫守法妻為母時相往來移孝密召守法耳語之守法置酒令妻召邢氏至則泣而語之曰賀人龍謀不軌朝廷將誅之以高增人馬精壯大費經營高增豈可以已功名與他人同逆萬一不測玉石俱焚我母子不復相見矣相持大哭邢氏亦泣曰為之奈何曰只教高增約東門下按兵無動事定之後總兵便屬高增人馬俱增統轄矣邢歸語傑傑躊躇良久乃定報如約傅庭檄諸將大會於西安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各以固原臨洮援勦之兵來會傅

庭置酒燕諸將諸將罷酒起行至旂門命刀斧縛人龍于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川開縣噪歸猛帥孤軍失利獻曹出柙職爾之由天恩曲貸命殺賊自效輙遇敵先潰委泰督撫於賊手一死何辭曰斬之諸將股栗撫定諸軍即以其兵分隸諸將使人至咸陽勞傑令盡統人龍餘兵歸人龍尸令妻子瘞之令嘉棟成虎還鎮各選步騎二千期四十日會西安檄延綏總兵朱尚義兵至西安隨大兵進討或曰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管葛山人曰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勇猛為賊憚者僞也

山西總兵許定國上疏請討賊改定國援勦總兵官統山西兵五千隨督師進討　癸亥闖曹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群賊畏葸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五月己巳朔應天巡按鄭崑貞劾鳳督高光斗聞舒城破已一月始調兵至潛桐所至逗遛縱兵剽掠　孫傅庭檄發莊朝梁猛先功李弘澤將陝兵千七百赴軍前　獻忠屯舒城七里河汪家灘招土人刈麥三河寨民刲羊豕迎賊獻忠犒以牛八頭銀五十兩壬申獻忠遣騎覘廬州至白露寺參將廖應登屯近郊賊不得過乃令英霍游民雜貿易入廬州兵備蔡如蘅貪虐衆不附督學御史徐之垣較士至郡知府鄭履祥郊迎入鎖院

獻忠令其黨數百負藍袍書卷隨諸生入旅次甲戌獻忠卷甲疾馳至城下城中縱火應之遂大亂履祥死之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同縉紳程楷指揮趙之樸力鬭死之垣如衛及合肥知縣湯登貴倉卒踰城走應登不知寇大至勒兵入巷戰殺數十人知獻忠已入斂兵走巢湖廬郡城池高深賊屢攻不克獻忠一夕破之旁掠含山巢縣俱陷

丙子章里眼達騎刈麥于無為州士民擊殺之奸人勾賊夜至縱火迎入城士民沉河死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玉於壽州鳳督高光斗次壽州聞廬陷令劉良佐馳援癸未至廬州賊已拔營去　左帥率大衆收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屯朱仙鎮援汴賊騎三千俱

被殺甲申闖賊倉卒移營棄輜重而去辛卯左帥撤兵回襄陽闖曹復至　李栩還屯潁癸巳左金玉合回革逮營趨潁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伏步兵城東南二十里自將騎兵逆擊于城南樊家店伏兵遶其後長槍奮擊追犇三十里斬首千級　六月巳亥朔革左諸賊屯六安英霍潛太諸山倚林樾度夏秋京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半殘破各官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滿路人烟久斷　辛亥獻忠襲破廬江焚掠一空還屯舒城白馬金牛諸洞游騎往來桐無含巢諸境廬江爲孔道屍横瓦礫殘民數百突煙不屬　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光斗入京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丙辰赦原

任戶部尚書侯恂罪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湖北軍務并轄平賊援剿等鎮官兵抜蘇京王漢王燮爲御史壬戌命蘇京監咸寧甘固兵同孫傳庭星馳出關王漢監平賊鎮及保督標下楚蜀兵同侯恂等協力援汴王燮監陽懐東晉兵部勒諸將刻期渡河太監劉元斌以禁軍大破土賊于東平擒李青山斬首千級俘獻闕下禁軍在江北內臣所監不受督撫節度遇敵不戰民間苦之言官屢疏撤洄奉詔班師道出東土出賊不意一戰擒之

或曰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都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中范淑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拕之俘青山

許定國將山西兵次沁水將渡河一夕潰去寧武兵亦潰于覃懷詔逮定國入都　七月巳巳朔督師援剿諸軍潰于河上督師丁啓濬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濬督諸軍進戰左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濬曰汴圍已困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濬文岳聯騎犇汝寧賊渡河逐之追犇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濬勑書印劍俱失監軍御史汪承詔以聞詔逮丁啓濬下獄楊文岳革職聽勘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劾奏許定國挾非分之

賞率援汴之師陰縱士卒鼓噪西歸藉口招安逍遙河上川將甘良臣當六面會師之日輕信丁顯爵身入賊營被執易質以出辱國已甚賊以撫愚良臣明肆刦掠于銀數千兩給米萬石損地數邑不得已而會師陰洩師期教賊分營勿屯一處不特爲賊誤且爲賊用丁啓濬楊文岳百事由人一敗塗地勑印俱失舉天下之物力緊以資敵可寬三尺之法于二人哉

野史氏曰闖賊再破秦師堅甲利兵皆爲賊有群盜附之號曰百萬席卷宛洛以來未有與敵者也計河上之賊不踰十萬強弱衆寡之形其不敵也明矣夫兵以正合以奇勝士心方懼未可戰也乘瑕抵隙小勝以堅衆

心乃可持久林濬驅皇〻欲潰之兵摶方張之賊不已
蹂乎賊擁百萬之衆而頓堅城之下兵多則餉不能久
此衰絀之所以敗于官渡也曹賊以粮盡謀他徙此其
徵矣誠能用澤清之謀築甬道以達汴城運河北之粟
以給軍養士畜鋭以待秦師秦師既東我氣自倍賊師
老勢絀不能無變〻而乘之蔑不濟矣多方以撓之清
野以困之燔其屯畜斷其糧道雖有百萬之衆未有能
久者也乃未可以戰而驟驅之戰賊未渡河我師先潰
奉賜劍以耑制六師不能斷逃將頭梟之軍中顧能驅
之必死之地哉印劍俱失辱國甚矣此之不誅欲收餘
燼以制賊難矣

甲戌革里眼毀廬州城　以開封圍不解停河南鄉試
命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巡漕御史霍達奏曰賊擾山
東兩年漕事大壞李青山雖擒攻略往〻見告恐澤清去
而賊復熾漕事不堪再誤澤清所將臨清兵瘦馬羸卒內
丁數百非闖曹敵手左良玉兵賊之敵手也臣鄉趙天儱
兵及賀人龍遺兵皆可勦賊而苦無紀律總督傅庭所用
臣鄉之將如鄭大棟孫枝秀孫守法解大英皆一時之選
乞屬諸將以討賊而留澤清以護漕不報　乙亥闖曹圍
汴推官黄澍遣兵逐賊至土堤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
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械亡算射死三百人賊敗走　丙
子陳永福以牛酒饗士卒夜出南門刼賊營斬首二百餘

級　庚辰下兵部尚書陳新甲於獄　試御史王孫蕃劾
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南討擁兵不戰班師過山東焚刼淫
汙殺良冒功欺蔽不法辛巳帝御午門早朝畢傳旨留百
官召御史王孫蕃河南道御史奏曰孫蕃新授試御史未
給牙牌例不得入禁門帝乃發孫蕃疏而諭百官曰劉元
斌縱兵害民王裕民扶同欺蔽俱下法司問罪孫蕃發奸
有功加職一級内臣膺命治兵督撫以中貴不敢問帝英
明納諫不少貸百官莫不動色　副將卜從善以偏師南
渡河夜擾賊營賊驚逐之全師北渡　壬午山東總兵劉
澤清率師援汴連戰皆捷營中忽自驚擾仍退屯河北
庚寅道標中軍周世忠出汴城擊賊以馬蹶被擒賊逼之

降大罵不屈賊磔之武生井澄善于馬亦同出被擒不知
所終　八月戊戌朔汴圍已久城中乏食周王恭枵捐庫
金先後一百二十萬養戰士繕器具復捐歲禄萬石以餉
兵國廩空虛宮人飢色曹操以食盡謀他徙闖賊分粮餽
之約破汴以汴城東隅屬曹操乃留不去　召回試御史
嚴雲京以王漢巡按河南仍監軍督勦接運　回革左連
營屯光山羅山分略信陽犯麻城獻忠屯陶沖辛丑拔營
分為三一走六安一趨廬州一往廬江三河擄雙檣巨舟
三百復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回合回革諸賊老哨三
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水陸俱集于皖口聲言渡江出蕪
湖犯南都叅贊機務尚書熊明遇請命淮撫史可法移鎮

揚州應撫王希憲移鎮句容　癈將劉超請以家丁援汴
曰援超援勦總兵給以鼡防隨督師殺賊超收合家丁百
餘復招劇盜張廷璽為軍鋒與袁時中戰於夏邑勝之頃
兵不進兵科給事中方士亮奏曰自文臣凌鑠武臣矯枉
之過假以事權敢于殺掠通賊甚者舉軍降寇如王紹禹
孔庭訓單世勛倒戈相向以督師保督而楊德政諸帥棄
之如弁髦陳可立方國安輩招之如充耳欲無敗也得乎
平時鎮將不知有督撫弁流陞遷必督撫主題自許定國
悍然具疏辭敏忠又以標營旂鼓為請撫既在鎮督亦非
遥不為呈會劉超家居癈弁一紙空言遽遷上將所集士
馬既成空談坐視汴圍棲遲數月臣不知朝廷授超此官

者謂何扈擁節旄不救藩封之急不聽督臣調度三尺法
安在哉伏乞詰敏忠擅离之罪罷斥劉超即侯恂亦不得
以枌榆之故癈公家事也　遠逃將楊德政入都　鳳督
馬士英以兵復廬州廬自被焚門堞俱盡舒城為賊平夲
士英以兵八千駐金斗築舒城　乙巳汴城人相食有誘
而殺之者有群捉一人殺而分食者有婦食夫子食父兄
食弟紛〻皆不可問　壬子獻忠陷六安斷州民男左女
右各一臂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戰于夾山
殺傷相當再戰官軍敗績九德退屯鳳陽得功歸定遠
馬士英屯壽州　癸丑汴城久飢大搜民間牛馬騾驢充
飢甲寅汴城放出婦女三萬餘口任其所之丁巳汴人食

牛皮〻禩戊午汴人掠市肆藥材為食己未汴人絕糧兵
民食水草水虫糞蛆膠泥馬糞　保鎮左騎營游擊趙祟
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見紿被殺劉超請以其弟劉
越填補左騎營不報　乙丑汴人掠茶曝乾為末入麵少
許作餅啗之　丙寅傳旨丁啓睿喪師辱國勅印俱失革
職刑部擬罪楊文岳革職戴罪殺賊自贖　九月戊辰朔
己巳以黃配元為右僉都御史協理勦務巡撫安廬池太
熏轄光山固始蘄州廣濟黃梅德化湖口　袁時中佯就
撫於夏邑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
縣以去　甲戌獻忠焚樅陽寺巨賈舟百餘入桐城境擄
善水人偷糗糧謀西犯　乙亥斬楊德政于西市　左革

犯穎州袁時中亦從太康東渡黃得功劉良佐合兵穎上
擊時中大破之賊遁六安山中復入山擒斬數千時中僅
以身免二軍屢破賊〻畏之呼為牌于軍得功長八尺餘
勇猛敢戰號曰黃闖良佐每乘斑馬號曰花馬劉　丁丑
汴城白骨如山斷髮滿地行路皆絕曹門至北門餓死者
日三四百人城頭守卒寥〻到處鬼叫諸郡王將校及官
民向師而哭間有作絕命詞者　癸未斬陳新甲于西市
周延儒力救之曰奏舊典中樞兵不臨城不斬帝曰邊城
且不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　河決沉開封開
封圍半載秦督傅庭學集秦師出其西保督侯恂以河北
陽懷保兵出其東辛未楊文岳屯汝寧夜襲賊營頗有斬

禦賊備益密諸軍集朱家集與賊營相望劉澤清曰朱家集去汴八里以五千人渡河依河為營引水環之以次列營直達大隄築甬道以轉餉則汴可持久賊兵已老可一戰走也遂以三千人先渡立營賊攻之三晝夜諸軍無繼者拔營西歸有獻策於高名衡曰賊營附大隄決河灌之盡為魚鱉矣然城中可無恙周王募民壘羊馬城高厚如岸援兵抵朱家寨口闖曹已覺移營高阜多備艅艎巨筏反決馬家口以灌城驅民夫數十萬築堰鑿堤大雨經旬黃流驟漲癸未馬家口朱家寨一時並決大聲震百里荷鍤者漂沒數十萬賊營亦沉數萬人河流排汴城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渦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同

知蘇茂灼通判彭士奇舉人張民表並溺死城堞卑者沒波中巡按名衡總兵永福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逃出西城樓周王及宮眷五六百人同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宮眷雨中露棲城上七日督師侯恂遣官艤舟以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監軍御史王燮以水師至汴城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督師侯恂巡按御史嚴雲京河北道楊千古總兵白邦政列營朱家寨傳烽鳴礮若雷霆辛卯周王次封丘入延津闖曹乘高結筏以矢石擊汴人北渡者遺民尚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以歸河北諸軍以大砲擊沉之奪回子女五千人雋河故道淺不盈尺歸德隔於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天下矣堤之上遊女管絃春秋紛咽羣盜心艷之前後凡三攻士馬死者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迨秦師已東群盜將悉銳以迎敵恐汴圍解而陽懷保汴之兵綴其後故曰汴人決河之謀乘勢以沉之賊營先移高阜然亦陸沉數營汴人則盡委波臣矣

管葛山人曰予觀於闖之三攻汴而知其無能為也夫霸王之資必爭形勢要害之地汴梁沃衍而平夸無高山深險為之阻也其民樂游觀工歌舞絲竹非有勁弓良馬蒼頭突擊之雄也攻圍久民多菜色非有粟麥魚鹽之饒富也然而闖賊力爭之者利其子女珍寶耳擁百萬衆于堅城之下耗我士馬十二三以爭無用之地珍玩之末而終不能背其為策亦疎矣天誘其衷而澤清之謀用汴人持久賊形勢益絀秦師既集觀隙以動一戰勝之百萬尾解豈非烏林入公已然之效耶侯恂選懦觀望不能制賊反為所乘世無決河以全城者非賊能滅汴而汴人之自滅也孰謂其天也哉

獻忠再陷六安得功良佐馳援皆為所挫因謀取安慶桐城渡江入南京僭號天命先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副總叅游諸官闖黃劉復以大兵至己卯拔寨走潛山命驍賊一堵墻以二百騎為殿營于古城長嶺二山獻忠步騎九十哨分為四大營前阻大溝後枕山險休營息馬為持

久計庚辰得功良佐將兵同廒廨登等卷甲疾趨夜半緣
山後躁而登賊驚起倉卒格鬬三軍奮擊賊阻大溝不得
成列踰崖跳澗四潰追犇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
一堵墻伏林中官軍圍之縱火焚林二百騎盡殲初六安
夾嶺之戰賊被傷二百餘肩輿舁以行皆就僇浮齒滿林
鑿狐犬鳶烏噪呼相逐臭達百里奪其馬騾數萬婦女數
千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　鳳督贊畫黃昺以土兵襲破
賊于羅田　命徐州總兵劉良佐赴督師軍前援勦以劉
邦佐為徐州總兵　宿州地震有聲　老回回分營犯蕪
湖掠桐城安慶革左犯潁州旋北合闖曹　秦督孫傳庭
次南陽闖曹諸賊西行逆秦師傅庭三覆以待之牛成虎

將前軍左襄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
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鬬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
左襄鄭嘉棟左右橫擊之賊大潰東走斬首數千窮追至
冢頭寨賊棄甲仗軍資四竄秦兵爭取無復步伍賊覘官
兵囂反兵乘之左師先潰諸軍繼之副總兵孫枝秀躍馬
追賊擊殺數十騎賊圍之突戰馬蹶被執挺立不撓臨之
以刃張目不答一人曰孫副將也殺之叅將黑尚仁被執
不屈同見殺覆兵數千材官小將之沒者張映奎李棲鳳
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賊倍獲所喪馬御史蘇
京以聞詔斬柳海樗蕭漢囚左襄令入馬二千匹以贖罪
責左光先平賊以自贖賞高傑董學禮彭達郭可通白汝

雲復牛成虎趙天僞職貸鄭嘉棟　甲申獻忠犯廬州
十月戊戌朔闖曹既破秦師收裕州土寇李好為軍鋒乘
勝攻南陽府拔之屠南陽招冢頭散亡痍傷諸賊回南陽
還屯開封北　丙午劉良佐大破張獻忠於安慶獲馬騾
五千救回難民萬餘　丁未山東巡按御史陳其覆奏劉
元斌縱兵焚掠皆有狀奉旨禁旅每出朕必再三戒諭申
嚴紀律蕩寇安民今焚殺淫掠春秋皆有狀東民何辜遭
此慘毒王裕民劉元斌通同欺蔽荼毒生靈法難輕縱元
斌即會官斬決王裕民及領兵將弁刑部三日內擬奏并
劉元斌引律定案元斌勦寇微勞仍優卹家屬以昭功罪
不掩之義　張獻忠攻桐城不克劉良佐以兵援之獻忠

西走入蘄水　高名衡退守歸德稱疾篤巡按王漢為之
請命回籍　兵科給事方士亮請撤回太監盧九德以討
賊耑任督撫不報　以署總兵劉鎮藩督川北總兵事
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請斥奉旨傳庭治兵數月遇敵輒潰
罪無可辭念初戰曾勝策勵圖功自贖毋得以前衂退諉
闖曹分兵逼汝寧　十一月丁卯朔劉超反于永城殺
御史魏景琦舉人喬明楷　以守汴護藩功授[illegible]封推官
黃澍江西道御史　己巳發御前銀十萬兩命御史黃澍
齎赴開封以三萬賜周王為宮眷供億其餘七萬聽御史
與督撫酌量賑賚郡王宗室現存者及現在汴城官兵與
逮河北饑民汴城十萬生靈死守不渝亦致祭以慰忠魂

丙子以王漢巡撫河南　獻忠西入楚劉良佐還淮安黃得功還定遠鳳督士英會諸將王憲劉良佐黃得功於壽州大燕將士以三鎮兵北援汞城　孫傳庭自冢頭之敗收斬逃帥自登封進兵向汝寧闖賊以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良佐禦却之　命劉澤清以陽懷兵歸守臨清未幾徵入衛　乙酉總河尚書張四維至河上黃河故道爲平陸細流如線人馬徑渡南岸會督師侯恂巡撫王漢御史王燮及兗西濟寧大梁河北諸道于朱家寨祀河伯羊一豕一登金隄〻四五斷黃河直貫汴城斷垣數堞隱見水上朱家寨決口二里水流悠緩馬家口決口一里接賊壘洶湧駛疾河流趨馬家口者十七朱家寨者十三歸故

道者十一　保定總兵白邦政奉命入衛駐汴城于女珍寶走太行紆道入山西總兵陳永福叅政陳德先載其輜重於武陟報聞督撫叅其枉道不法狀邦政從柳溝圍武安潞城入山西　丁亥革湖廣巡撫宋一鶴職　袁時中北合于闖　閏十一月丁酉朔大兵下畿南至淮北袁時中夜掠其營至河而返賊擄獲富懽爲所奪也　癸卯兵部奏卹死事降將贈劉國能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李萬慶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致祭　闖曹回革左諸賊自上蔡舞陽分道犯汝寧楊文岳以保兵守汝丁未文岳遣都司康世德輕騎偵賊反走回汝步騎五百夜縱火譟而南走戊申文岳遣叅將韓斗都司連登舉追之己

酉賊至壓汝寧五里文岳以保兵屯城西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賊進攻相持一晝夜川兵潰被殺數百人賊奪其馬騾悉衆攻保兵漸不支分巡僉事王世琮總將士入城副將賈悌叅將馮名聖掖文岳貞會上城共守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障矢石雲梯如墻立城〻矢砲雨集死傷山積而攻不息一鼓百道並進城陷文岳世琮賈馮二帥通判朱國寶皆被執于城頭汝陽知縣文師頤死城上知府傅汝爲赴水死賊擁文岳等見闖曹諸魁於城西自成曰先生輩乃朝廷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至此公欲何爲邪文岳曰我恨無兵以殺賊今日死耳復何言罵賊不絕口世琮國寶皆不屈賊怒縛文岳等至城南三里店大

砲擊殺之世琮初爲河南府推官屢却賊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闖賊瘞文岳題其樹曰忠臣楊文岳墓縛崇王由檜索寶册不得拷之王妃張氏大罵賊〻怒殺妃并王二子士民屠僇數萬燔王府及各公私廨舍倉庫城中瓦礫俱赤賊屯城外七日丁巳拔營走確山向襄陽鹵崇王及世子河南淮安諸王諸妃嬪以行淮安王至唐縣朱家集得脫歸大寇去土賊紛〻入城搜窖藏掠村落官兵漸集乃散去河南土寇李好孫學禮李際遇擁衆各數萬小者亦數千衆峙中屯太康境

　管葛山人曰文岳之爲保督救開封則頓兵河北而不敢進戰項城則棄秦督先奔而不相顧强敵壓郊戎將

渠通文岳之紀律可知也惟是碎身賊庭氣不少屈道
府將帥同城存亡即大盜亦目爲忠臣庶幾無愧死綏
乎
王漢以兵入汞城劉超襲殺漢　十二月丙寅朔左良玉
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擁衆二十萬其餽
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皆因糧村落襄人不堪闖賊合曹
回革左四十萬席卷泌陽唐縣而西良玉營襄陽近郊大
造戰艦於樊城將避敵入郢襄人怨之焚其舟良玉怒掠
判襄巨賈船載軍資婦女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樊西多
淺灘令副將惠登相截羊皮灘游擊于躍鱗截鍾家灘慮
賊繞他道躡其後沿途伏雷暗弩甚設時被執大襄洛之

民牛酒迎賊戊辰賊騎數萬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砲擊殺
千餘犄賊趨羊皮諸灘不得渡樊民怨良玉導賊避伏機
遶道至白馬渡瞰河欲濟良玉驚從合鄖撫王永祚兵拒
之賊驅樊民架扉負大砲渡灘以騎壓其後步騎相逼不
得前却兩軍鳥槍弓弩注射橫屍江面者數千卒不能遏
良玉懼拔營南走賊亦不敢逼既渡攻城王永祚奉襄唐
二世子跳城走岳陽武昌己巳襄陽陷賊分兵下夷陵宜
城荆門漸向荆州左良玉全師上漢口欲入承天巡撫宋
一鶴巡按李振聲閉城不納振聲曰左兵日食米千斛郢
中安從得此粟即有之以食郢人可自爲守良王遂下武
昌次金沙洲闖賊偪荆州甲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城奔

惠王走湘潭　乙亥張獻忠復東陷桐城屠之獻忠自皖
桐大劉通入蘄水及諸軍勦袁時中於潁獻忠乘虛突至
　曹操與左兵戰於唐縣敗走小江口　闖賊令老回回
據夸陵犯澧常令革里眼趨德安窺黃麻革里眼至黃陂
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入百人以歸先是曹操闖賊
大恨之始忌曹操初自成下宛葉破梁宋兵强士附有專
制心憂汝才不爲下間置酒燕對汝才曰我與汝起草澤
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關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率時又醉
張目答曰吾等橫行天下爲快耳何啻土爲自成熏色大
忤賀一龍馬守應惡自成有兼并之心請自爲一軍頗與
汝才善自成益疑之賀一龍即革里眼馬守應即老回回

罷偏沅巡撫陳睿謨鄖陽撫治王永祚丙子以李乾德
撫治鄖陽　丁丑張獻忠自息縣突至潁州焚掠　己卯
闖賊[illegible]荆州士民屠[illegible]家將於迎賊陛師賛碎賊檄偈義
討賊無應者乃自盡辛巳闖賊至荆州士民開門迎賊入
荆州學正張效方守平泰門賊至被執不屈死之公安石
首松滋枝江澧州土寇蜂起　丙戌獻忠陷無爲州執知
州張代樞遂陷黃梅知縣張聯芳遁走壬辰獻忠自天堂
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
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癡死之　壬辰帝下詔曰
守汴文武各官及鄉紳舉貢生員等勞辛備至忠義可嘉
宜與叙賚特典以昭激勸高名衡加兵部右侍郎病痊起

用仍賞銀四十兩任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王
燮已經考選候偉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
三品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於新任
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贈二級廕一子
入監讀書陳承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兩陳德加職一級
予銀二十兩譚國楨等十八員各加實職一級無實職者
從小把總加授楊銓朱懋俱授七品京職李光殿選授知
縣張爾猷作貢優選與之除加級改授卓登科謝廷璽復
原官承奉曹坤司禮監優叙

平寇志卷之六

管葛山人輯

崇禎十六年癸未正月丙申朔闖賊陷承天初左良玉檣
襄樊宋一鶴上疏糾之良玉自襄走承天一鶴閉城不納
左兵飢乞餉復不應賊漸逼承天一鶴等留之共守良玉
既懷郤度闖曹未易當走武昌宋一鶴及荊西道僉議張
鳳翥總兵溫國珍留守沈壽崇守承天御史李振聲總兵
錢中選副將徐懋德守純德山賊無數十萬圍承天知府
王某開門迎賊一鶴率兵下城巷戰牙將顧角之出一鶴
不可力戰手殺數人死之國珍突圍出壽崇自縊鳳翥走
山中鍾祥知縣蕭漢被執不屈死漢有賢聲賊戒部下勿
賢令者死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死屠而寺僧謹侍漢曰
吾盡吾道不碍汝法遂自經賊犯顯陵錢中選率諸軍力
戰兵潰中選被禽諸軍柵木城以守賊為雲梯一鼓而拔
振聲中選皆降振聲陝人與闖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
自得闖賊以元旦大會羣賊坐陵殿振聲中選東西侍為
荊襄將吏首欽天監博士楊永裕降賊說賊發顯陵闖賊
遣賊將王克生掘陵僞陽武州牧張聯奎多備鍬鋤助工
忽暴風晝晦大聲起山〇雷震虎嘷聯奎恍惚見金人介
冑擊之仆地口流血一夜死克生攫去不知所在闖賊懼
而止曹操聞之以天命未改陰謀圖闖以反正　戊戌賊
分陷潛山京山應城　庚子左良玉屯鸚鵡洲武昌士民

怒兵淫掠鳴礮拒之殺其監紀　癸卯闖賊遣賀羅二賊
將攻德安府乙巳闖賊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闖曹至
黃陂索印冊知縣懷印走木蘭寨賊攻寨殺官取印設僞
官以欽陽玖爲僞令喻査爲僞簿黃陂士民合山寨義兵
殺僞官賊怒反兵屠黃陂夷城垣爲平地戊申陷景陵賀
羅賊將破德安府賊馳檄黃州指斥乘輿云爲勦兵安民
事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
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本營十
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今定承天德安親
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
良民者全隊皆斬爾民有抱勝長鳴迎我王師立加重用

其餘毋得戎服玉石難分此檄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順
流東下掠江上客舟虜監司家口刼會試舉人船溫國珍
伍先功方國安諸將皆退屯漢口王世泰楊文富以楚撫
標兵守黃梅望風俱下闖賊合兵通漢陽良玉自度不能
敵自金沙渚東下九江　初自成起秦晉攻剽半天下然
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戮既陷荆襄鄖郢席卷河南羣盜
附之有衆百萬始侈然無敵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曹操
革里眼老回回爭世王治世王胡闖皆奉闖號令推自成
爲盟主號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曹操曰代天撫民威
德大將軍號闖營曰老府汝才營曰曹營不爲號令惟闖
是聽回革左以下咸受節度自成自尊曰闖王　號襄陽

府曰襄京改德安府曰安樂府改承天府爲揚武州立縣
曰安陸改雲夢縣爲固州改禹州爲均平府修襄陽宮殿
設立僞官右武武官不設一品其二品曰權將軍三品曰
制將軍四品果毅將軍五品威武將軍六品都尉七品掌
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文官一品太師二品六政府尚書
三品六政府侍郎四品六政府從事外官有提督有防禦
使有觀察使有統制使府有尹州有牧縣有令有學政有
武政設二十四圍營於襄陽以老本四百馬四百從白旺
守德安以西安舉人姚錫胤爲僞安樂府尹方奉三爲推
官　闖賊僞拜百官封崇王由櫓爲襄陽伯邵陵王在城
爲棗陽伯保寧王紹巳爲宣城伯肅寧王術桵爲順義伯

以庚戌進士蘇松道副使張國紳爲上相國以牛金星爲
左輔以蘭陽知縣來儀爲右弼以徐佳爲軍師謀主以孔
貞運王璣爲監軍以辛未進士御史喻上猷爲吏政府侍
郎以丙辰進士廣西布政使蕭應坤爲戶政府侍郎以丙
辰進士靑陽縣知縣王家柱湖廣巡按李振聲俱爲兵政
府侍郎以楊永譽爲禮政府侍郎陸僞安樂府尹姚錫胤
爲工政府侍郎以鄧巖忠爲刑政府侍郎以楊州知縣劉
蘇爲南陽府尹王瑞芳爲南陽學正吳騰芳爲豫州牧金
有章爲汝寧防禦使鄧一璉爲汝寧府尹以薛青爲學正
巖忠等皆舉人以劉茂先爲均平府尹轄二十七縣以尹
從道爲推官稽鶴羽爲均平縣令以夷陵舉人周翼時爲

均平府學正以孟長庚爲荊州防禦使以陝縣思貢武之
綱爲襄陽防禦使以夷陵舉人陳可新爲寶州牧以甲戌
進士陳蓋爲揚武州防禦使以江陵舉人湘潭教諭鄧允
漸爲安陸縣令以高翠爲圍州牧荊襄舉人諸生俱就偽
試侍郎喻上猷列薦荊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
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
贊曰荊楚多忼慨伕烈之士白公伍胥屈原其爲人尚
矣河洛陷薦紳大夫死義者不乏也荊襄則無稱焉大
夫卿士咸臣賊何歟荊楚固無奇士耶抑獻忠先陷襄
矣豈賢者皆已避地而居楚皆不肖者耶陸郎贊陳萬
策李開先固當與江漢爭潔也

丁巳左良玉擁衆二十萬避賊東下九江舳艫百里九江
地瘠不能容良玉與方國安陳可立謀曰陵落陷罪且重
今都城戒嚴不如建勤王之旗循江淮而北其濟稍足自
贖不猶愈于死法死賊乎遂自九江下營池口分遣步騎
沿江焚刦江南北流土諸寇叛兵降將如白貴小秦王托
塔天劉公子混江龍曾太山等俱冒左兵攻剽水陸雲擾
南都大震紳士多潛遁輿夫荷擔者雇直騰貴　辛酉獻
忠以二百騎夜襲蘄州蘄世子跳城走盡執官僚明日令
縉紳孝廉諸生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屠蘄州䝉
其城留婦女供折毀稍不力即殺之執守道許文岐文岐
仁和人獻忠曾敗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

被殺　闖賊遣賀羅二賊將狥興國瑞昌　二月乙丑朔
丁卯麻城民亂焚死青衿數十人士民空城走賀羅二賊
將自黃陂往岐亭黃陂士民復擒斬偽官首送武昌　戊
辰左兵掠江南柯陳二氏踞山谷以藥弩射殺其數百人
盡奪其馬左兵遂奪鹽船過江攻蘄水城上火砲擊之奔
商城　庚午賀羅二賊入麻城〻空無人回屯德安　甲
戌獻忠前鋒至蘄水　丁丑左兵圍大通驛便民倉擄青
陽衛漕米八千五百石己卯焚池口擄貴池漕米七千三
百石陸路通濡須水路壓蕪湖蕪湖知縣夏繼虞以鄉兵
扼石黃渡衆寡不敵左兵遂入蕪關焚榷署　闖賊分兵
爲四老回〻守承天曹操守襄陽革里眼往黃州而自將

其一屯荊門　癸未闖賊攻郏縣知縣李貞佐吏目顧王家
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賊甚衆賊怒驅大衆百道環攻一
鼓拔之縱兵大殺李貞佐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
縣耳妄殺何爲賊執之貞佐立不撓厲聲罵之闖賊怒褫
其衣縋倒懸于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
帝以殺賊〻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皆死顧王家見貞
佐死叱賊無道恨不能斬汝啖汝肉言未畢刀斧齊下亦
同日畢命王家子顧國以巨石擊賊〻支解之舉人周卜
曆陳心學亦不屈見殺　左良玉方國安陳可立連檄勤
王責所過郡縣具餱糧芻茭参贊機務尚書熊明遇遣小
將詰問良玉進兵狀高皇帝弓劍所在以臣何得擅經其

地震驚陵廟明遇復與魏國公弘基謀曰烽火如此安問
爲兵爲賊必擊之乙酉發水陸營兵點兵共四千以江寧
知縣楊文驄監之秉月過太平巡按鄭崑貞閉城犒師已
豎次蕪湖庚寅游擊程應璠將水師沙船載紅夷大砲度
橋南擊之人馬碎易廬舍皆崩叅將陸鳴皋率陸兵隔江
飛砲沓發左兵披靡遁裨將王所召唐三捷追襲於魯港
潰兵爭濟溺死無算直抵繁昌黃山橋繁昌武舉殺之庠
以鄉勇邀之斬首千二百殺其馬千四百諸叛兵小竄鳥
獸散兵部所遣小將始得達池口良玉遣使列狀上兵部
稱楚民從賊拒兵將士飢疲乏食復傳檄撤回諸軍咸集
池口斬一游擊一都司以懲攻剽江上烽火稍息蓋片帆
不渡者五旬　三月甲午朔以路振飛爲陝西巡撫王聚
奎爲湖廣巡撫吳麒瑞爲偏沅巡撫郭都賢爲江西巡撫
乙未澧州土賊勾闖陷常德府常德富强甲湖南生齒
百萬積粟支十年屯辰兵五百合衛所官舍家丁共三千
爲沅撫駐節地巡撫陳睿謨遇賊輒先去士民無固志遂
陷又陷武岡州珉王遇害辰岳長衛永寶相繼俱陷湖南
蠻獠乘隙剽掠雲貴路斷廣西道御史楊鶚上章劾睿謨
次輔吳甡請討賊丁酉命甡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
總率各督撫賜尚方劍給五萬金充軍前犒以大理寺評
事萬元吉爲職方司員外郎仍充督輔軍前贊畫以苑馬
寺卿范庭輔爲太僕寺卿湖廣按察使充軍前監紀、命

金聲桓赴漕督軍前署鎮　楚師盡隨良玉東下止邵監
紀以土兵三百守蘄水丁酉獻忠乘虛五更入蘄水城陷
殺僇官民無遺　庚子兵部尚書張國維請躬率六軍隨
輔臣討賊優詔答之吳甡請先率諸軍南行留兵部司官
督大兵隨後進發詔諭甡重臣啚征自宜親率勁旅豈得
不俟兵齊留司官在後督押　癸卯闖賊殺革里眼左金
玉并其衆闖賊令老回〻屯荆曹操屯襄革里眼屯承天
闖賊旋降順王群賊無敢異同革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
闖賊置酒燕革左殺之席上盡有其衆曹回懾服不敢動
革里眼名賀一龍左金玉名藺養成　甲寅良玉自池口
上安慶熊明遇驛書以聞傳旨褒承失守明法具在良玉
倜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國安可立革職充爲事官
從楚撫軍前殺賊　丙辰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
霧攻城黎明城陷執福寧副使樊維城罵賊不屈賊擬槍
洞其胸死于府學門賊徵貢士馮雲路强起之不屈死諸
生易爲瑚汪陛皆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亂民湯
志推諸生周文江爲首迎獻忠入城降者二萬七千人敎
諭蕭頌聖自殺獻忠方據郡得麻城助之大喜以文江爲
知州以麻城翼贊稱王改縣學爲禘嘗王廟稱麻城爲湯
沐老家羅田青衿孝廉亦勾賊陷羅田　闖賊令曹操攻
鄖陽分守高斗樞都司劉琳拒守力攻四十餘日不能拔
傷其士馬數千操之部曲深恨闖〻所部亦多淩之奪其

駮馬騾曹操烙馬以別之闖賊益疑操初袁珪謂汝才曰
今革左已爲李帥所殺甚非容人者將軍何不早爲計耶
汝才默然又不爲備有黃州陳生者客寓襄陽以材智爲
自成所識又曰袁珪以交于汝才私自念曰我以口舌令
二賊相圖可并滅也說自成曰汝才必爲變自成不應又
過汝才曰自成以惡馬易良馬盡以字烙之爲識別耶汝
才曰善生其爲我行之陳生以馬分前後左右而先烙其
左字爲一群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爲號矣
自成偵之而信置酒燕曹操欲殺之曹操辭以疾不往自
成恨之　四月甲子朔昧爽闖賊以數十騎突入曹操營
操卧未起直入帳中斬其頭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脅

之七日始定汝才延安人多智而狡故賊中號爲曹操初
事闖王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聽其號令
破城擄獲闖取六操取四有衆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騾
廝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善攻羅兵善戰相須爲用曹操
老而滑嗜聲色每破城邑先取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
樂數部歌舞華侈珍食山積闖賊每嗛之曰酒色之徒也
以山東人袁珪爲謀主每取決焉闖賊并殺之曹操所部
楊承祖素驍勇以其衆降於鄖陽守道高斗樞賊力攻鄖
不克皆其兵力也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鄖陰使人招曹
操所部多奔降之闖賊怒益兵攻鄖登相光恩屢敗之自
成遂築長圍以困鄖

自成復攻鄖用均州淨樂宮門扉百餘縛爲木城佯久
住計光恩用火罐擊賊賊走盡撤其木城以入并奪其
雲梯六十餘賊氣奪退而營于楊溪鋪夜聞江濤聲以
爲鄖兵至即驚潰
老回回在澧州聞曹操死闖賊調其兵同襄陽不至　壬
申以袁繼咸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廣應
安軍務　癸酉闖賊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之以苗佐舜
爲僞令分兵犯房縣丁丑遣僞果毅將軍周鳳梧以卄萬
衆至禹州守弁楊芬張朗具禮迎僞官之任懷慶王率延
津世子由藝等殘宗百餘夜走密縣超化寨癸未鳳梧發
兵攻寨殺王妃張氏王逃入濟源巡撫秦所式巡按蘇京

以聞　甲申詔諭將士曰朕承天子民闖賊煽亂致我窮
黎久罹湯火傷痍良深已免河南五府田租惟念仳僞孽
擾逆隔未及周知土寨人等糾衆抗賊保守地方原非得
已特頒詔書遣官宣諭赦罪錄功但能擒斬僞官即與授
職能收捕賊徒即與給賞能恢城獻俘即與超擢其餘部
曲編成鄉勇一體團練分墾荒田量給牛種便宜安插不
許官司兵役生端牽擾違者拏究所在撫按多方獎厲江
北湖廣照此例行河南巡按官報鄧州守脩許承業驅逐
僞官尤宜先叙即與實授以示鼓勵　命劉澤清爲督輔
中軍王定官撫民各以兵五千赴元輔軍前調度　遂平
土寨劉洪起有衆十萬號劉扁子闖賊招之不應洪起招

降鄖城土賊趙發吾以盈其衆左良玉札委洪起為副將
令擊賊洪起擊闖賊白帥于儀封斬首三百五十　五月
癸巳朔闖獻交窺武漢武昌武備積弛司府縣多空署止
驛傳副使王楊基已聞巡撫荆襄承德之新命傳舍其官
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積金數百萬三司長跪
請貸金數十萬以餉軍王出孝陵所分金裹交椅一曰惟
此可佐軍需他無有矣三司痛哭而出大學士賀逢聖居
家倡義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
楚王收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曰楚府兵　闖賊聞
楚師將至盡撤河南偽將癸卯調汝寧偽果毅將軍白九
鶴白旺回襄擄男子丁壯數千人以行劉洪起合汝寧土

寨沉萬登共殺偽府尹鄧一建乙巳守備董明舒擒信陽
偽州牧王仆共斬偽官九人獲偽契河南士民相率擒殺
偽官　商州土賊請獻忠設偽官不許後請于闖賊遣一
偽衛官至寨知縣即驚走　闖賊既稱王楊永裕勸進稱
帝牛金星不可乃止襄陽宮殿皆傾頹移屯鄧州益兵攻
鄖陽王光恩築寨于隘口賊營於砦下伐木積與寨平將
攀援而上光恩投火焚之賊[illegible]大船載砲擊寨光恩以泥
塗板且守且築并鼓水寨於漢江極汎處而以輕舟往來
截殺賊二十萬衆水陸並進光恩以步兵伏草莽出没如
神賊大潰遂退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鉤釘各萬餘謀向
潼關踰越山險　戊申帝諭輔臣甡泰命督師討賊自當

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逗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
在行間何以制勝遂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詔趣孫傳庭
作速剿寇　庚戌左良玉發副將毛顯文隨總兵方國安
等以兵七千搗蘄州　諭總督傳庭責成趙光遠并秦撫
各官嚴防漢中傳庭專任勦寇　丙辰闖賊攻袁時中殺
之時中滑縣人流寓開州河北大飢群盜並起時中聚衆
陷開州因土寇有袁老山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
衆數萬時中為最黠及群盜相次滅時中以四千人渡河
南攻蘭陽陳永福擊走之大兵去時中復困蘭陽時蘇京
知杞縣潛發兵襲破之東走陳蔡間闖賊逼而招之許妻
以女遂為闖前鋒破睢州寧陵攻陷歸德又命為前鋒攻

汴時中畏闖之強非心服也時中至杞叛而他徙闖賊追
殺二百里衆散且盡僅騎百餘收合散亡復至數萬屢擾
穎亳穎人李都司有母以二百萬金錢聘各寨兵攻時中
于水曲大破之西屯鹿邑信陽保督楊文岳撫之不決侯
恂復招之以步騎三萬屯杞縣南時通款於巡按蘇京然
終無降意也闖賊達扶溝諸生招之時中執送於京復擒
闖賊游騎送京皆斬之闖賊大怒以步騎二萬攻時中擒
而殺之小袁營遂滅　張獻忠陷武昌縣知縣鄒逢吉死
之　河南巡撫秦所式奏闖曹蹂躪中州五郡八十餘城
盡為瓦礫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
寇之大略也自永城至靈閿自宛汝抵河岸方千里之內

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兵三千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没河北强半草萊額賦五十萬去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缺餉五月有餘此粮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經寇十餘載人煙斷絶守城修河轉運至於稱于荷旗老婦鳴析此民生之大略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土圍寄命此官吏之大略也敗壞已極惟願皇上速發内帑亟練精鋭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廉有濟乎時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

餘四壁遂蒿滿徑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帝欷歔泣下標又上屯田車戰諸策帝善之　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定棄城走乞勑諭各藩并嚴王永祚棄城之罪不報　獻忠犯漢陽叅將崔文榮自武昌夜渡襲賊營斬首六百獻忠悉衆至城遂陷臨江欲渡王揚基以驛傳關防屬推官傅上瑞將六營兵鼓吹渡江軍心益搖時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聽獻忠果渡煤炭洲直逼城下文榮扼之小有斬獲大寇畢集乃斂兵入城游擊朱士鼎將水營長史徐學顏將楚

府兵無攝江夏縣治兵食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賊攻門文榮麾諸軍禦之多所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内應開保安文昌門城遂陷王揚基詭言有事漢陽同傅上瑞跳城走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槊刺之洞胸死學顏揮刀與賊格鬭斷左臂右手握刀不仆賊支解之士鼎被執斷其二腕棄江濱不死大學士賀逢聖還家衣冠北面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河中流鑿舟夫人危氏子觀明光明兩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僕童命等全家十二人俱自沉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塟之逢聖門人尹如翁大冶人城破被執不屈死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經武昌衛經歷汪文熙遇捡

戴良瑄皆罵賊死諸生熊霖躍入池死諸生明㢘同妻子投井死楚王妃自殺楚宗從賊者執王見獻忠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獻忠歎曰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以篼輿籠王沉之西河楚人咸恨王徒為盗守也賊屠僇士民數萬投尸於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殲之江中浮胔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目毀鼻無一全形者　六月癸亥朔命太監何志孔勞軍安慶遣職方司主事李猶龍監左鎮上九江　獻忠據楚省僭稱京城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陞麻城為州牓楚王府建二大旂于門曰天與人歸招賢納士九門俱掛

二旗曰天下安靜咸鎮八方招興國柯陳二氏俱納賂請降撒蘄水各寨投冊歸順設六部五府五城兵馬司陞偽知州周文江為兵部尚書以張其在為總兵前軍都督以李時榮為巡按謝鳳洲為守道蕭彥為巡道陳馭六為學道給以偽勅印以周綜文為天授府知府沈會霖為漢陽府知府黃元凱為黃州府知府補二十一州縣官詹龍翔吳鳴鉦周若植涂良極等給偽印賞銀數十百兩有差開科取士取二十人為進士授州縣印官四十八人為廩膳生授府州縣佐其偽官皆楚孝秀也以麻城叛首湯志為偽游擊將驍賊四千守麻城防鳳皖諸軍以龍札授劉喬為錦衣衛都督喬原任錦衣都督同知富甲麻城有罪遣戍托周文江進二美妾金玉古玩數萬于獻忠大喜曰偽授以張以則為偽蘄黃游擊以王爾忠為黃岡知縣張以徽為黃州通判初闖賊兵臨漢陽不克獻忠至先取之闖賊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獻忠取武昌闖賊遣人賀之遣書曰老回回已降曹操革里眼左金玉皆為我所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大懼多齎金實報禮于闖闖拘其人馬獻忠恨之　丁卯方國安次蘄州士民洶懼參贊尚書熊明遇遣官監其兵屯蘄州廣濟鄉紳原任確山知縣吳敏師為各營鄉勇倡輯和兵民由是兵不復掠民不罷市　左良玉遷屯九江士民驚擾袁繼咸盡徙居民入城令負擔者貿易營中如故熊明遇檄

良玉盡收餘賊之留東流彭澤者　己巳以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仍總三邊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　庚午白雲寨民攻黃岡殺偽官獻忠發銀二百修理黃岡發銀二千令麻城偽官劉立公署　丁丑立賞格購擒斬李自成者賞萬金世襲侯爵擒斬張獻忠者官一品世襲錦衣衛指揮賞五千金餘各有差　闖賊大造戰艦於荊襄遣老回回攻常德府　初闖破城多不守至荊始謀守土自王有衆百萬親信大帥二十九人中權大帥四人田見秀劉宗敏党守素張鼐中權標將四人谷可成李友任繼宗吳汝義左營大帥五人劉芳亮馬世耀賀錦劉希堯王良智右營大帥三人袁宗第白九鶴劉體純前鋒大帥一人田虎後軍太師六人李過駱應標賀蘭馬重喜張能高一功分守汎地將領五人楊彥昌守襄陽任光榮守荊州白旺守承天周鳳梧守鄭州馬守應據澧州羅戴恩在標下戴恩即汝才叔也其新降曹革將領皆未知名自成自隨騎兵五營每營精騎五千白旺總之步兵十四哨每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之以牛金星為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衆謀士議之闖賊每不言可否陰用其長人多不測每屯駐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不得逃逸違營百里逸出者竟日不能越名曰落草追獲必磔之

有用者追獲或剌面剪髮割耳官兵拏住以為真賊殺

之獻功皆不顧爲賊者是以不敢散去

營兵不許多攜輜重

銀兩皆以小厮繫于腰乘以騾畜只五十兩爲率恐墜

牲口且不輕便也

兵各攜妻子生子棄之不令舉擄男子十五以上爲養子
爲厮役故每破一邑增衆萬數每一精兵則畜司牧司柴
司庖司器械不下二十人其馱載馬騾不與焉衆實五六
萬且百萬也雖抜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
其甲縫綿帛數十重輕而韌矢鏃鉛彈不能入騎兵決戰
一兵必二三馬更番馳驟而不疲艷廄寔則掠苗薦布地
以藉馬足或剖人腹爲馬槽寔以芻菽飼之或牽人貫耳

流血雜水中以飲馬馬習之遇人則嘶鳴思飲啖馬

流寇以馬爲家大頭領有六七十騎或百騎小頭領亦
二三十騎所乘止騾其馬不輕騎留爲戰用轉營時惟
以妻子牽之衣服頰女器械等項各載以驢圍聚同行
曰老營　官兵一人一騎至賊營不五六十里亦二三
十里人馬不飢則倦是以多敗

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雞再鳴並起秣食備馬以俟
百萬之衆惟闖馬首是瞻

每日下午各隊各營令一人到掌盤子處名曰議話老
掌家云墮落則住說轉則去雞鳴俱起炊爨俟掌盤子
大吹大擂旂纛當前各營隨旌尾後今日頭二隊當前
四五隊催後六七隊兩邊押巡餘俱從中散行午飯後
打窩鋪者先往何路則於路口一人高叫曰某隊在此
名曰傳路此隊人馬俱往此路去明日則八九隊當頭
十隊十一隊催後十二隊十三隊兩邊押巡周而復始
其傳路亦然

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惟黃河阻
嚮止則較騎射謂之站隊及夜方畢習以爲常百萬合營
不攜糧隨掠而食飽則棄之或斷食斷鹹數月臨陣鐵騎
三重曰三堵牆前者反顧則殺之戰久不勝騎兵陽北官
兵逐之步營相拒騎賊繞而合圍無不勝矣攻城分晝夜
爲三番更番不休間用雲梯洞車多以鐵騎外圍步兵强

弓鳥槍連發守者不可外瞰人戴鐵胄蒙鉄衣攜錐斧鑿
城得一塼甓即還竟日免其再攻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
人則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繼至十百千萬穿空三
五步留一土柱以巨絙繫之相續數十百丈牽絙倒柱而
城崩矣望風降者不殺守一二日殺十之三四或三日以
外則必屠矣賊將陷步兵周圍濠外絕城者殺之騎兵巡
邏于外以防步圍之逸者故城陷必無噍類擄馬騾者爲
上功次軍仗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恒散棄之或以
代鉛置砲中若獲富室仕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
僧道醫卜有技術者皆不殺

所擄之人願從者皆不殺裁縫則入裁縫隊銀匠則入

銀匠隊砍手則入吹手隊無手業者入打粮隊粗蠢者入打馬草隊善戰有力者給馬匹弓刀不善戰者任其自鹵自食亦不輕殺但逃者追獲之則或殺或剃

殺人既多聚尸焚之曰打亮

札營以火為號晚宿床前各置一大火總門前亦置一大火恐兵馬卒至便于轉動曰打亮于各路巡綽之賊先于數十里外將空房盡行燒着却於數十里内歇宿名曰空火官兵以為賊營在此不知尚在數十里外

屠城則夷其城垣皆可走馬令後莫與為守也

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日行每數百里

闖賊性慘酷嗜殺斷耳刖目截手折足剖心銾體日以為常談笑對之其兄從泰軍來闖賊獲而殺之性又淡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婢僕無子以李雙喜為子嗜殺更酷于闖

一流寇首曰掌盤子營中人俱稱之為老掌家一老掌家管二三十老管隊一老管隊管六七十或四五十小管隊一小管隊又管一二百或三四百管隊管隊皆以二十人為率或擄得人多另擇一勇者作一管隊如少則擄足之多則又分之掌盤子則有八九十家丁外身伴另有一健者曰夜不收管調遣巡邏之事其夜不收亦或有三五十家丁其隊數亦如掌盤子各隊亦有夜不收所擄之人每隊自取綽號不問往日姓名掌盤子死即擇營中衆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隊小管隊亦然其婦另配人有子必着人育之其馬匹留與其子流寇起延安故掌盤于多延安人　一流寇住營日久必有塘馬于數百里外巡綽一探官兵二掠財寶名曰遊山不擄人不打糧遇人便殺極為兇惡宜先避之　一賊扎營每隊必派一人上屋角瞭高如無屋必在高阜處若見動靜高叫傳塘馬頃刻至百里外近邊報馬闖傳疾去遠者漸次而來官兵不知以其賊少趕入漸次賊多每為所裹失利

有獻策于鳳督曰闖賊之可滅者七一曰賊病將死也幸

巳左目中鏃飲于顱不可動今春化為腐膿血浸淫不止羸瘠如柴年逾三旬形如老朽度其死期不過朞年老賊一死其衆星散此可滅者一也一曰賊中無人也闖賊貌陋而器瑣帳下頭目皆目不識丁闖賊自顧左右厭其齟齬特以狐狗成群爾汝相結如此豈成大事乎此可滅者二也一曰地荒乏食也鄧襄以南荒蕪十七八南陽以北一片蒿萊耳既設偽官不便擾奪賊營亦自窘迫百姓觀望不欲耕田守業闖賊欲取江南河北牛隻屯田皖葉如能擾之不得耕立枵腹矣此可滅者三也一曰地方牽制也賊利于戰不利于守今各置郡縣顧東則遺西首尾豈能相及欲捨之仍作流寇遊回不定大約得而復失群

賊必以為無成矣一處拉朽處處動搖此可滅者四也一曰賊心渙散也闖賊無子息親屬止伯兄一人去年殺死雖親信頭目慘加笞責人人生心皆言響馬有何結果耳姓雖威劫一時皆殺其父兄擄其處子愁怨渙散安可久乎此可滅者五也一曰賊有內釁也賊殺曹操革里眼盡收群兇居已左右此輩側目切齒乘間必潰決耳此可滅者六也一曰賊有外仇也獻忠既破武昌與闖爭漢陽闖怒出示使人捉獻鷸蚌之兆已成第未接刃耳老回回雖投闖闖賊拘其眷屬於襄而用之攻常德回賊據澧州陽不敢逆心寔恨之闖每憂其改從獻外仇如周加利李好其小者矣此可滅者七也然賊之可慮者亦有七一曰賊

儘多謀也闖賊聲色貨利毫不動念經夜不眠圖畫犬利求其必中變幻虛實莫可測度非有絕智之將不可輕敵也此可慮者一也一曰賊多拚死也賊中舊人皆罪大惡極自分必死者豫楚之人雖怨賊甚深身墜重淵萬難出險即出矣又恐為文法所中彼見利而誘之此復力而驅之每戰反出死力此可慮者二也一曰殺人熟慣也發難十五年習慣自然人無全而身無全體鉛子箭頭處處皆是閱不畏死一聞兵至樂如漁獵我方望而畏之彼已狎而玩之此可慮者三也一曰賊營多馬也賊馬二萬馬既多大馬日支料一斗中馬六升飽騰如是磐我物力未易掉孩蕃庶此可慮者四也一曰賊器堅利也我甲以

重而難耐賊甲以綢輕而最堅槍刀弓矢皆奪獲官兵取其至精者用之一切銃砲火藥動以巨萬計器用犀利此可慮者五也一曰賊善攻城也計自賊起無堅不破惟鄖陽一城未下雖死守之力亦恃江山勢耳若夫平地非有以大脩之萬萬難支矣此可慮者六也一曰賊善給養也賊營百人止抽二人作精兵安坐以聽給養子女玉帛盡厭其求我以一兵為一兵賊以數十人養一兵無怪乎賊之踴躍也此可慮者七也今須料賊之情形方能制賊之死命大約今之闖賊論其兇突已在赤眉黃巾之上究其結局寔在祿山黃巢之下何也祿山有子黃巢能逃闖賊則一敗無餘者也觀其地方已在劉闢吳元濟之上按其

形勢實在乞伏赫連勃之下何也倚邊鄙者易為力入重圍者難為功闖賊寔四面受敵者也賊雖志在窺郏然不得于郏必流毒於他境必合四方而共計之關兵者天下所恃為安危也宜步步慎重近則屯澠陝之上遠則及伊闕虎牢而止勿為賊誘遽至平地以與角伺其罅漏純謀以勝之計之上也商雒之間又須防其間道入陝宜宿精兵以誘之相持日久賊中惶惑招其携貳勢已魚爛乃一舉滅之則易為功矣故關兵宜戰而不可以遽戰也鳳淮係陵寢河漕徧地沃野無大山大川之隔守為最難必秣馬潛林厲兵伏險時時能戰而後可守頼壽水田最多深溝潛濬塍截之不得亂行宿重兵要路以當其衝斷賊馳騁

故鳳兵宜守而不可以徙守也河北平衍地接神京河岸空虚城池不足恃也宜以大條為總率府縣為部曲令沿河居民四分習兵六分屯種常駐河干大振聲勢或選用土人或暗通偽官不時過河乘其隙而擣之賊必狼顧難安也故河上用守而仍用之以戰也老回〻據澧州張獻忠據武昌長江之險與我共之矣當先戰勝而後可守然回獻賊不滿萬川兵左鎮收拾之有餘直取荊襄承德賊後路可斷也賊路斷而江何難守闖賊既北沿江我兵須時〻挑戰而守其餘事也故江上用戰而轉用之以守也

鄖兵有關索惠登相兵雖不多賊深忌之今令漢中梢益以兵直取襄鄧即未必克亦挑其南顧之憂恭賊不敢窺鄖當乘賊之虚以戰為事宜可株守故鄖兵宜以戰為奇不可以守為戰也賊西攻陜則鳳兵進東攻鳳則陜兵進北駐河則川兵進南窺江則北兵進而中間鄖陽左鎮又復游移其中以亂其腹心以西兵為體以三方為用以寄滅為本以招徠為標以截殺為正以遲引為奇以遲疑為發端以迅速為結局寧緩戰而不可以輕戰此戰之局也寧使之據而不可使之流此守之局也中原蕪境暫為阱以陷之從容詳審出奇制勝則一戰而賊可滅矣　調袁繼咸屯田河北以呂大器為江督壬午須督師傅庭軍前賞功銀二萬五千蟒衣斗牛雲紵各一百二十銀牌五百銀花六百銀盃色絹布各三百須江督大器軍前銀二萬蟒衣斗牛雲紵各八十銀牌三百銀花四百銀盃色絹布各二百　丙戌命兵部傳諭鳳督楚旅會兵左良玉共拏獻賊以全股蕩平為功不得老師靡財坐悞事機　戊子總兵髙傑鄖陽監紀推官朱翼辨監都司羅八極自房縣進兵白馬洞

平寇志卷之七

管葛山人

七月壬辰朔闖賊在襄陽修殿不完鑄錢不成斬一諫士因術士降乩有自成不是真天子句故誅之自成無子立養子雙喜為太子更名洪基聞秦師將至留毛賊守襄陽令雙喜屯武當山身率精銳往河南　丁酉朱翼辦高傑合兵復保康擒偽令苗佐舜南漳興山諸賊咸望風遁　庚子督師傅庭發兵分道出商雒潼關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統前鋒步騎出關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趨洛陽下池寨撒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移大營於南陽向河南迎敵詔發遼薊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及延寧甘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表高傑為副總兵將降丁為中軍

初傳庭之出師也先謀于叅軍喬元柱曰我權宜任此數人豈自成敵哉且我兵未經訓練或遲久嫻習以乘賊敝庶可用其如上意何王龍之踵楊承恩入關也其衆三千人皆驍卒傳庭問以賊事龍曰賊勢大不可敵然襄陽埜如赭百萬之衆何以供五月後必大飢曰其饑而攻之可不勞而定傳庭曰然後關中荒旱傳庭責巨室為捐助有不樂者譁于朝曰督師玩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累上書迎上意催戰且傳危語以嚇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帝亦望其急奏蕩平催戰益

急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復能對獄吏乎乃上疏出關為師期

辛亥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懋德馬士秀諸生程天一鄉兵共步騎二萬攻復大冶擒偽知縣吳鬯銓收其偽契印斬首千級降三千人諸軍連營俱上　戊午獻忠聞楚兵漸集以張其在謝鳳洲等四賊帥守武昌以養子張四虎守金沙洲身率大衆為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營為三一屯白羅山一屯白石磯一屯蒿洲連舟湖中息馬山谷潛圖犯岳　己未督師令白廣恩安插家口赴潼關　八月壬戌朔督師誓師西安漢壽亭侯廟令摠兵馬爌秦翼明從巡撫馮師孔出商雒為犄角趣延綏總兵王定寧夏總兵官撫民赴關為後勁　方國安徐懋德進兵復黃州擒偽知府黃元凱　癸亥左營副將毛顯文叅將常國安郎啓貴游擊馬士秀于自成段鳳翔都司秦天祿連營上次陽邏堡監紀保定營知縣吳敏師以廣濟鄉勇五百人聯絡蘄黃四十八寨數萬人與大軍會　張獻忠拔寨向岳州破咸寧蒲圻蒲圻知縣曾栻不屈死沅撫李乾德同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　乙丑督師傅庭自西安東發　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沿江夾射諸軍冒流矢自白雲閣轉戰金沙洲張四虎先期遁奪賊舟百餘逐賊騎入城賊焚城下餘舟嬰城守　李乾德屯岳州偵賊至移民他避令軍士詐為居民迎賊入伏發盡殲其衆

留四人皆割一耳貫矢縱之歸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依道左茂林積薪爲空營外設旌旗下伏地雷賊至以火攻之積薪皆然伏雷並發傷賊百餘獻忠分兵水陸並進乾德餙戰艦中流鳴鼓角向賊度矢石可及下碇不前賊連弩射之良久乾德度賊矢砲將盡拔碇水陸奮擊殺溺無算三戰三勝之　丙寅督師傅庭次潼關　楚師復武昌昧爽諸軍盡上方元科余玉壁草埠門常國安馬士秀壁漢陽門于自成段鳳翔郎啓貴壁望山門徐懋德毛顯文泰天禄往来策應游軍直逼小東門賊開漢陽門諸軍逆擊之于鮎魚套連弩火鐔迸發殺溺無算賊反走爭門入相蹂有聲官兵乘勝三面畢登張其在焚公私廬舍俱盡

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燒王惠橋以斷追者諸將縱兵屠僇萬計盡獲驛傳提學各道關防遂復武昌漢陽黄州蘄州江夏漢陽大冶黄岡蘄水羅田通山諸府州縣　謝鳳洲自殺獲漢陽僞令燕某蒲圻僞令涂良極黄岡僞令黄爾忠斬之　寨兵復麻城初獻忠令僞副將方于雄提塘兵二百屯江北飛遞軍機瞬息千里鳳督士英屯壽州遣軍前贊畫六安諸生黄鼎規復黄麻鼎潛結山寨合黄麻九十八寨數萬人鄉紳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共推玉峯山寨侍郎周之夫爲主鼎等密書約周文江反正丙寅文江陰約鄉勇四百人詐爲賊兵赴武昌夜濟江直入鮮魚套斬于雄縱火焚舟盡殺其衆賊之偵探遂絶黄鼎合劉

僑田生蘭山寨五千人直入麻城執湯志降其衆二千黄鼎設旗鼓于軍門數其罪斬之傳首獻捷于壽州次第復黄安黄陂擒僞官白雲飛　獻忠屢爲乾德所敗乃悉衆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丙寅力屈城陷巴陵教諭署縣事歐陽顯宇死之乾德同監軍道許璟以兵走長沙戊辰獻忠前鋒至湘陰湘陰知縣楊開率家口十七人投水死巡按御史劉熙祚摠兵尹先民以萬人抵羅塘河孔希貴屯三稍磯賴燕林一桂駐吉安江撫郭都賢駐袁州　辛未督師傅庭次閿鄉闖賊盡發荆襄甲騎會于洛陽整槊待戰步營沿河列守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胡蘆泆策渡河先驅千餘賊自滎澤北渡總兵劉洪起逆之復南渡巡按

御史蘇京飛檄調陳永福回河北傅庭曰滎澤零賊耳卜從善尚在河北禦之有餘矣大夥在河南大兵宜迂道避賊檄永福屯大河南岸以趨洛永福以督師令謝豫撫按不行癸酉總兵牛成虎以兵向雒以督師檄與永福合兵進永福覘河北無賊稱奉撫按檄復北渡諸軍涣使郭家灘數日乃畢渡督師上章劾永福從善二帥削其總兵銜降爲副叅皆令戴罪渡河殺賊自贖　甲戌楚師鐵騎營追賊至金口擒僞副將鄧雲程斬首五十級都司潘良忠守興國副將王允成王世泰叅將楊文富李國英以騎兵狥興國柯陳二氏遣使乞降大冶通山一路僞官望風遁乃留游擊余世忠守興國方國安常國安等同監軍僉

事王質屯武昌沔陽知州監紀童曠屯漢陽曠之初入漢
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曠獨從一蔚夫濟棻入賊中
知事急乃傳檄上下而兵始至人服其勇云
營葛山人曰自闖獻出闖熊楊失策軍律之不行也久
矣開縣之敗項城之敗襄城之敗賀人龍之爲也縱賊
于舒城養寇於興歸避敵於夔門潰於朱仙鎮于襄樊
震驚于金陵左良玉之爲也以逗慴之于侯馭跋扈之
將ゝ無制之師逍遙河上無鳴鏑以向賊者傅庭救餘
燼悉銳而東斬人龍於禡下麻鎧丸書死綏也乎大敵
未交承禧違令以北渡斬之以律不再計已上書鍋秩
擁兵自如何以令夫臨陣潰逃者也秦師之出天下安

危議爲賜數萬之衆深入賊境彼師清野我餉爲難三
軍之命懸乎粮糧非智勇之將不能制其鈔截乃以長
敵之承禧當之缺矣昔中山之北伐也敵襲我營左丞
德濟之師潰中山械至京師孝陵報之曰將在外不中
制專殺可也將軍既致之朕必當錄其前勳宥以不死
何以複令諸將乎後即行法勿復以聞嗚呼斯真馭將
之法矣苟有大功焉于其犯令也奪其軍械送如左丞
可也否則斬之不少貸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信夫
丁丑牛成虎率副將盧光祖游擊張守義將前鋒至河南
破賊于洛陽斬首數百戊寅闖賊令五百騎偵秦師戰於
龍門成虎麾諸軍圍之殲其衆令降將楊承祖招賊帥高

紀祥蘇某等五十二人降之成虎退屯澠池　獻忠自岳
州分兵爲二一下長沙一上荊州以別將屯湘潭獻忠諜
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三卜終不吉庚辰獻忠斂舟數千自
湘潭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
州盡殺所擄婦女投屍于江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
明如晝遂陸走向長沙　壬午督師次陝州檄諸軍渡河
甲申獻忠以二十萬衆犯長沙副將尹先民何一德逆
戰小有斬獲賊悉衆至將圍長沙李乾德偕劉熙祚孔希
貴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依桂王先是武昌陷楚撫王聚奎
奔長沙署府事推官蔡道憲請曰長岳唇齒也并力守岳
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還屯岳數日驅萬人南徙

入長沙所過修掠如洗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道憲
曰軍中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
怒攻圍三日夜丙戌城陷先民一德俱降道憲被執不屈
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
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
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屢脅
之不動并殺之內四卒請埋道憲而後死賊許之於是解
衣裹骸骨瘞之南郭皆自經其側賊既陷長沙以鄉紳給
事中史可鏡爲長辰常偽巡撫湘潭各縣俱設偽官長沙
舉人馮一第走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殺賊爲賊所執斷
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東安舉人唐德明聞城陷偽官索之

急仰藥死耒陽諸生謝如珂集鄉人拒賊力戰死長沙照
磨莫可及攝寧鄉縣事殉城而死二子若愚若鈺尋骸骨
亦遇賊害無一歸者王聚奎單騎走江夏　獻忠復令人
焚湘潭餘舟大書偽檄〻遠近曰孫提天兵臨長沙一日
之內兩府三州歸順副總兵尹先民何一德帶兵效順節
頟前驅進取江西孫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襲伯所部將
領皆為總兵陞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維弼為分巡
監軍長岳道陞蒲圻知縣呂鳳起為知府所屬州縣士民
照常樂業錢糧三年免征軍民人等各宜投册歸順庶免
屠僇天兵臨城玉石俱焚毋遺後悔　庚寅獻忠兵至醴
陵署印知縣顏龍昭棄城走賊追湖南巡按劉熙祚擒其

儀仗郵符疾驅至衡州傳呼巡按至驗郵符開門迎入襲
破衡州桂王同吉王惠王倉卒走永州衡陽知縣張明翼
罵賊不屈縛擲中流死之賊餘黨長驅入寶慶知府李振
珽倉卒登陴勢已不支左右欲掖之下振珽曰此吾死所
也賊執之脅降不屈乃械送衡州獻忠逼使跪罵曰我朝
廷守臣頭可斷膝不可屈賊知其不可奪縛投衡江而死
通判何三近亦被執投之江振珽弟振琰從兄在任亦死
于賊三人屍俱不可得　辛卯江督呂大器至九江士民
怨左兵謠言總督至將圖良玉良玉盡撤武昌防兵還九
江結營自守大器榜斥守將縱兵淫掠罪狀禁止客兵入
城良玉怒止所部將領不許廷謁部院遂絕山村留易入

城者闔城驚擾　九月壬辰朔獻忠[illegible]村至長沙
搆造宮殿令尹先民以萬人守衡州分兵[illegible]追三王三王
入永州賊至漸泉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illegible]永州督水師
禦之遣中軍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拒守奸人
內應開城迎賊〻執熙祚脅之降不[illegible]永陽驛中閉
目絕食數日不死
熙祚題詩驛壁云家室迢遙[illegible]類倬匆草旅已踰年
[illegible]嶺北警成壘宮殿湘南[illegible]血不沾無冢骨
烏啼倫集有孤田死生遲速[illegible]前定擊此丹心映楚天
獻忠屯寧鄉執之至營臨以刃[illegible]終不撓復囚之先師廟
中

熙祚大書於壁曰生趣一[illegible]遺[illegible]夫下死關一破留孽
子孫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莫謂可憂可傷天地在上鬼
神住旁惟有勿撓勿懼烈膽[illegible]肝自有生來賦予已定
忠君報國從學問中體勘[illegible]臨難日有半點兒女情
便俯首不前見危時有十分忠義念始指心可剖白刃
堪蹈青史無汙
獻忠復令人諭降不應臨之以刃大罵不已被殺廟中於
是全楚皆陷衡陽知縣董莪前教諭彭允中並抗節死常
德府同知朱國治正冠[illegible]而死府教授蔣遺亭攝武陵縣
事抱印罵賊死東安令陳道[illegible]不屈死　總兵溫國珍邀
擊賊于益陽不勝退[illegible]德戊戌王允成以鐵騎營復岳

州擒偽知府舒日長巳陵偽知縣胡兆　獻忠既破荊州召息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趙枝者色藝出群賊命之歌曰我雖賤質豈肯以歌侑觴殺戮然勿從以刃扶之曰汝扶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臠割之以哭犬同時有叟仙者亦召至極逞妓能剌意逢迎賊大憐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叟仙侍一夕叟仙置毒於酒潛斟以奉獻忠妃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尸　闖賊在河南以河洛荊襄皆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甲天下據之可以霸決策西向惲潼關天險將自淅川間道入武關如不克則從豫楚下淮[illegible]陵可襲而有也乃留老營屯襄

陽盡發群賊老營屯唐縣以前鋒屯陝州悉眾西上留後營屯種于襄城郟縣追秦師出關屢破賊闖賊悉發河上兵守諸賊畢力逆秦師盡聚精銳於襄城築連城四座於城西列砲環之步賊內守甲騎待戰盡撤郟縣偽官并兵守寶豐為犄角發塘馬遠探啓有說傳庭曰自賊之西也歸德修復舊城永城繕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洛陽故址公宜下令修築糾合各寨鄉民匠役半月可畢河北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略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雍丘宗澤之後東京也公盍圖之傳庭曰我據關不出猶為持重萬全今秦人棄妻子以從我奈何阻士氣且賊旦夕可滅遇寇而不擊

非計之得也　巳亥督師次汝州營於城東長阜鎮賊將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盡告賊中虛實傳庭發平治十營從覘山間道搗唐縣直攻老營闖賊知之發精賊五哨往援官兵已拔唐縣盡殺賊家口賊眾舉營切齒思報辛丑督師進軍寶豐布圍攻之賊堅守不下　江督大器以辛丑聞兵江上良玉稱病不出武漢[illegible][illegible]王楊基太監何志孔共謁良玉猶未起大器還軍過營門楊基志孔趨而出共邀大器入坐堂上良玉稱病未起志孔排闥入臥室扶良玉出良玉謝死罪大器曰本部有他志如長江良玉起誓曰左良玉不赤心報國死萬賊之手楊基志孔溫言解之良玉置酒留飲乃罷　壬寅光山知縣朱蘊鑣結鄉勇

復光山縣　闖賊以輕兵援寶豐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擊却之癸卯闖賊復將精騎數千攻官軍三帥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下而賊救大至腹背受敵矣躬督諸軍進攻再鼓拔之擒偽州牧陳可新偽州判姜滑偽郟令周英偽縣簿劉溥偽都尉蔣三偽掌旅李大孝偽千總孫月等斬級生擒各數千老弱婦女及藏匿不敢抗者皆免之進兵趨郟縣傳庭自潼陝而南時大雨六日輜車日行三十里道淖未至士馬苦飢或勸傳庭還兵就運傳庭曰軍巳行即還亦飢奚益乎當克一邑就食耳甲辰次于郟闖賊自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奮擊奪其坐纛[illegible][illegible]諸賊披靡遁生擒偽果毅將軍謝君友斬之

屯於郟縣城南郟縣皆窮民集驢羊二百以餉軍須叓分
犒盡士不得飽賊營逃出者相屬時傳庭前鋒盡收左革
故部皆致死于闖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營曲折是以
數勝郟縣既下賊營多潛散闖賊奔襄城督師合諸軍逼
之賊屢敗而懼挑土築墻軍中乏糧賊有饑色秦師屢勝
遂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多荒土賊盡清野焚棄積聚
諸軍既深入餽餉不時繼傳庭令陳永福護餉于歸汝丙
午闖賊書巨牌行秦師剋期交戰　獻忠屯衡州分營為
三一守永州一入廣西全州一犯江西袁州獻忠遂歸長
沙開科取士　丁未岳州監軍道許璟以潰兵入永新江
西士民驚謂賊至紛紛趨避潰兵刼舟殺傷官吏署吉安

府通判朱奉㘸借流寓黔紳田仰蒼頭苗丁合官兵屯神
岡山以拒之遂上虔中　監紀沔陽知州章曠以鄉勇復
京山沔陽潛江進兵圍景陵鄉勇擒荊門偽州牧復漢川
闖賊以李雙喜守荊州令別將守承德時襄洛豪傑並
起各保寨以逐賊若毛顯文劉洪起沈萬登皆受督撫檄
為將領潛江宋正奇集鄉兵數萬扼險拒賊　方國安復
承天老回回屯李陵官兵擊破之於羊角洲鄉兵復松滋
枝江澧州老回回屯荊州獻忠遣使渡江修好復與回合
賊果殺將軍馬尚志防禦使金有章以八百人出巡河
南劉洪起擊之斬首五百逃回汝寧本意欲巡項城諸賊
畏寨兵盛不敢出　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督師大軍

將大雨連旬壬于傳庭諸軍乏餉粜于汝州降盜李際遇
陰通賊癸丑賊以輕騎出汝州白沙鈔絕餉道殺陳永福
遂陷汝州大行焚殺傳庭驅大軍並進直抵南陽賊率精
騎大至傳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兵疲宜
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
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悅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
鋒名三堵墻分紅白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賊
走官兵逐之入伏中賊反兵乘之官軍大亂陷泥淖死者
數千人高傑登阜而望曰敗矣不可支矣麾眾退諸軍盡
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逐四百里至於孟津官兵死
亡四萬餘人甲仗馬騾數萬盡為賊有傳庭與傑收散亡

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西保閿鄉白廣恩將薊遼兵奔潼
關初秦師屢勝賊驅所擄降民以誘官兵是斬馘皆良民
也傳庭不知其詐遂輕敵每奏賊聞臣名即驚潰誓肅清
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帝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庭疏
示眾兵部侍郎張鳳翔獨曰賊多詐必示弱以誘我不可
信帝切責之進士程源上言賊失意必圖太舉合數十萬
之眾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着
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成擒乞勅傳
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而
高傑本出降盜輕剽敢戰白廣恩以宿將心輕之傳庭日
親信傑廣恩遂與傑有隙戰守不一故敗

或曰初自成之出關也以兵政府侍郎丘之陶居守之陶大學士丘瑜次子宜城陷之陶被擄署兵政府從事年二十餘有黠略自成甚重之々陶欲以奇計破賊遣人上書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當詐言左兵大至彼必反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為自成邏者所得督師與之陶不之知傳庭恃有內應連營稍前自成悉出羸弱以誘之深入其計反為賊困之陶果舉火報左師至自成知其詐出孫書責其負已支解之々陶大罵曰我豈從汝者耶恨不能斬汝以報我君父言未畢而絕

丙辰獻忠前鋒至袁州棒嶺守備陳平策偵探不設賊奄

至倉卒迎降江西諸軍扼黃花橋賊沿河上下乘淺分渡諸軍退屯東岸丁巳獻忠自湘潭山中拔營向萍鄉士民牛酒迎賊路相屬　戊午闖賊向潼關白廣恩拒却之

獻忠以戊午入萍鄉盡焚公私廨宇空其城獻忠歸長沙遣偽師張其在犯袁州江撫郭都賢檄萍鄉兵退保袁州官軍小道越華鄉走保蘆溪宣風賊分兵犯攸縣庚申分宜官吏棄城走亂民劫掠縣庫　沈萬登以寨兵伏真陽斬偽令朱師喜偽學正李僴祥初帝聞秦師屢捷諭吏兵工三部曰督師駐兵豫中屢報戰勝土寨多已招安各鎮撫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規避不前者飛參重治一面招撫流移開墾荒蕪一面修復城池安插民衆仍飭河北各

府輸輓糧草接濟督師山西附近地方派運不得遲悞功收萬全通俟之嘗斷不少靳

管葛山人曰曹革左袁既并陸沉海內者二大盜而已獻忠穿窬之雄耳廬州襄陽皆以詐取之用其故智特時盜陷郡邑非能攻城略地摧強陷堅也是以據有全楚而不能守楚師未渡江漢空壁竄於湖南矣自成自陷襄洛三覆秦師再摧保督重臣宿將屢為賊擒北剽疾輕銳非沉鷙智勇者不足以勝之傳庭收曹革之故部用翻山鷂為隊帥皆闖仇也人思致死于闖出關以後屢挫賊鋒係秦師三敗之氣鼓中原豪傑之心師次襄郟南北響應賊營洶洶降黨相屬誠能聯絡堡寨屯

銳師于襄郟宿重兵于崤函步步嚴守轉餉河北以給軍時出銳師焚其積聚擾其刈穫我飽賊飢賊必魚爛則賊方悉銳迎官兵僅留老弱零部屯河上榆懷之衆乘虛渡汴以牽其勢賊腹背受敵狼顧不暇由是合陽鎮保汴之兵東西並進一戰而滅賊必矣乃輕進而寡謀護前而不慮後勝不相先敗不相救潼關之險移刻而失百二山河坐以予敵謀之不臧豈可諉咎時數哉獻忠雖狡而畏良玉也如虎良玉在皖而已棄武昌良玉上九江而已棄岳遠良玉入楚而獻忠且竄跡巫夔矣苟良玉全師疾進以逐賊賊奔命不暇必為我擒顧遷回以縱賊俾狡遁之寇割據兩川豈兵力之不及哉

夫亦跋扈之藩思養寇以市重也嗚呼使傅庭如良玉
之持重以富閫而良玉如傅庭之銳戰以逼獻則二寇
且須臾滅矣
十月辛酉朔副將沈萬登復汝寧府萬登汝寧大俠也團
結鄉勇萬人闖賊徵其兵授以威武將軍不應鳳督馬士
英署爲副總兵是日賊威武將軍馬尚志蒞任萬登潛遣
間諜入城躬率鄉勇乘間一擁而入殺馬尚志獲僞銀契
擒僞汝寧防禦使金有章僞府尹鄧璉僞推官鄒士麟僞
汝陽令樊仲表僞固始令呂相周斬僞鎮汝都尉侯可畏
陳士棨吳勉黃袞龍馮鈗僞汝陽主簿胡定國僞學正胡
朋僞汝寧府學正薛清　總兵劉良佐副將楊振宗楊大

相乙邦才屠師賢將鳳泗兵馬得功田雄馬成龍將禁兵
合營趨穎州沈丘壬戌守備王民表復光州擒僞州牧方
嬑僞州判鄧來鳳　一隻虎攻破閿鄉傅庭走保潼關衆
尚四萬　癸亥徐州副總兵金聲桓討蕭碭盜平之蕭縣
賊王道善張方造張鳳梧破蕭焚徐北關桃源賊程繼孔
永城賊朱安世燕青反天王魏豹相煽于徐宿歸永間聲
桓九月會師分道進繼孔請降癸亥攻拔𤾕寨斬張鳳梧
魏豹燕青擒王道善斬首二千八百山東總兵劉澤清發
兵圍沈丘僞令周維新堅守不克甲子鳳督士英發兵赴
河南副將莊朝棵以平賊鎮騎兵三千合鳳督兵並進汝
寧道韓煋以兵復息縣擒僞令張文彬義兵長申友志復

上蔡擒僞令熊新運　張其在團萬載縣官吏空城竄賊
踰城入閧城整隊而進以二千人屯城中據縣治縱囚招
士民入城技順改萬載爲龍城縣乙丑其在拔揷嶺分屯
萍鄉醴陵境上檄萍鄉造册獻馬瑞州臨江新喻分宜袁
州皆跳一空獻忠別部趨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
韶兵不滿百聞賊至遽自經知府踰城走韶民盡竄巳而
賊不至　一隻虎追獲督師坐纛疾走至潼關丙寅賊以
坐纛紿守關者乘間突入闖賊從間道出潼關後夾攻官
軍大潰賊結隊而入長驅西行兵備僉事楊王猷叛降于
賊潼關衛教授許嗣復聞城陷持梃格鬭罵賊死妻女皆
自殺初闖賊崎嶇間道山谷間竟日始渡險嘆曰使以千

人守此吾豈得飛渡乎一隻虎陷華陰傅庭及白廣恩王
定退保渭南闖賊合衆數十萬攻渭南傅庭引二帥陳於
西門賊繞道襲東門舉人王命誥開東門納款城遂陷傅
庭與參軍喬元柱橫刀衝賊歿于陣白廣恩走追獲之乃
降自成執其手甚歡左光先聞之亦降渭南知縣楊暄被
執不屈死之賊屠渭南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繼清不屈
死之賊屠商州關中州縣所在瓦解　帝始聞秦師潰諭
兵部曰傅庭輕進寡謀督兵屢潰削去督師尚書以秦督
戴罪收拾餘兵守關圖功自贖如縱賊入秦前罪并論復
諭兵部令晉豫保東四撫各整兵馬親駐河干協力堵禦
不許一賊竄漢　巳巳一隻虎破臨潼進圍西安辛未陝

西巡撫馮師孔督兵戰城東兵敗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孫傳庭妻張氏率三妾二女赴井死按察司使黃絅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投井死秦王被執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經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關中薦紳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聞城陷太息曰國家二百餘年澤不能固民心如此深衣大帶入關中書院拜宣聖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萬齡敢背夫子訓復歸拜辭家廟入書室扃戶自縊左布政使陸之祺等降賊賊據秦王府收其姬妾數百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闖賊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貲數百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土沃山

險固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矣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矣不報賊既破秦府庫悉為所有初賊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顧君恩曰先據留都勢居下流難以濟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方為全策賊從其計賊好殺掠牛金星勸其嚴戢部伍民間稍安賊改西安為長

安府拷掠巨室助餉曰大索秦中紳士吏部尚書南居仲被執不屈死于路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工部尚書南居益被砲燒死宣撫焦源清不受偽職被僇死大同巡撫三原焦源溥罵賊斷舌死山西參政田時震不受偽職自經死山東巡按王純道秦親隱蒲城北啟村堡執至西安罵賊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解元席增光咸寧舉人朱誼泉不受偽職赴井死賊分兵下諸縣蒲城知朱一統率士民城守胥隸通賊脅其降紿以吏衣抱印投署井中死秦中紳士楊耆耉張國紳降賊國紳誘故太僕文翔鳳妻鄧氏進賊鄧江南大族通經史工詩以為必見幸自成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于我叱斬之

孝禮鄧氏而歸之家　辛未帝傳諭陞白廣恩授勳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撥兵三萬會同督臣商酌便宜行兵科給事中曾應遴奏曰傳庭師潰有言其處置左勷失宜致生白廣恩之心率衆西犇各營隨之遂為賊所乘者有言廣恩與高傑不合掉臂而去者則廣恩固可斬也不聽張其在以兵千人自瀏陽萬載分道至袁袁州士民俱書順天救民字于門造册迎賊扶霍知府用印知府懷印潛走攸縣其在整隊入袁州左良玉遣副將吳學禮援袁州次於新喻壬申次分宜　起陞任濬提督豫楚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癸酉副將廖師賢以鳳兵復陳州擒偽州牧洪翼聖偽州判祁安國汝寧義兵復信

陽州擒偽防禦使黃閣偽州牧黃珩　吳學禮遣都司蒲
秉良將三百騎為前鋒斬賊馬揆三十人直抵袁州學禮
以大軍繼進壓城下　甲戌汝南道韓煜合鳳標鄉勇兵
圍沈丘偽令周維新悉力拒守諸軍為木牛藏壯士于腹
洩濠涸之駕木牛渡濠鑿城將穿士民懼縛獻維新遂復
沈丘　吳學禮圍袁州賊將丘仰寰拒守矢石交下諸軍
環攻都司高山攀堵先登諸軍一擁而上開城賊猶巷戰
官兵內外夾擊斬殺二千四百餘人奪馬六百器械無算
仰寰擁騎兵突出北門追及斬之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
臨江吉安人民多徙山谷學禮兵淫殺獻俘三郡民屯結
山險以拒官兵江西巡撫郭都賢以兵民仇殺撤檄兵回

九江招募土著守三郡官兵既撤丁丑張其在自長沙突
犯吉安分巡湖西副使岳虞巒方閱兵於郊俄報賊至兵
皆潰虞巒倉卒呼輿〻夫竄呼馬〻夫遁急脫冠微服走
署府通判朱奉鉉推官王日將從之俱遁戊寅其在入吉
安把總崔其死之吉水知縣沈中柱永新知縣黃受封署
安福通判邵夢何太和知縣劉國良皆懷印棄城走諸縣
同日而陷賊分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
其在詣府學謁先聖再拜起將升堂尊經閣大聲發正梁
斬然中斷其在懼移營屯城外大書偽榜遣安福死囚持
脅袁州袁州兵民傾城竄賊復入袁州　癸未江督呂大
器以兵五千援吉次峽江奸民執知縣以待賊城晝閉遮

殺援兵奪馬八匹諸軍給以八大王兵至奸民齎印開門
出迎獻馬二十五騎芻糧無算官兵入城取印還官梟斬
亂民峽江乃定　闖賊分略鄜延中部知縣朱華堞知城
小不支先令妻妾俱縊一妾年少遣去亦垂泣投環華堞
自經死　獻忠在長沙招土寇叛民增兵為九營左良玉
令馬進忠將騎兵赴袁州萍鄉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
州楚北撫王揚基巡按黃澍駐漢陽　左良玉令惠登相
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　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將
步騎千人取米及釜于臨湘方國安令叅將方元科以戎
旂營進抵蒲圻　鳳兵進剿汝寧一路偽官土寇誅除略
盡淮徐道何騰蛟招降程繼孔蕭碭肅清士英聞秦師潰

大寇入關檄鳳兵還屯壽州　十一月辛卯朔兵部奏潼
關失守請以兵部左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聯絡延
寧甘固撫鎮收拾三邊健勇土著相機扼剿應桂聞命斂
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帝默然因發御前銀五萬
兩御馬監發壯馬一百該督及監軍御史騎征命御史譚
達監軍陝西
達秦人也素負才略習知地利土著故用之于癸巳田
陛辭帝命達速去經略關陝達痛哭陳詞言西安若在
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至則偽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此
時傳庭知兵當賊困榆關勿狃小喜頋請濟師為犄角
可令賊奪氣而去即不然而堅壁死守勤王兵集賊亦

鳥獸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帝聞之欷歔泣下
應桂至河上逡廵不進　原任督師丁啟濬以家兵復新
蔡擒偽令聞聖諭壬辰江督呂大器以兵復吉安擒斬偽
官廬陵吉水次第俱復　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步
騎沿江戕守藏輕舟於汊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
王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兵
諸軍爭利溯流上盡奪其資入舟〻重不能速行賊輕舟
四出圍之步騎夾岸邀擊官軍殺溺無筭方國安徐懋德
馬士秀李國英合兵救之僅扳文富世泰及親信數百以
歸喪師二千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馳復陷之
武昌大震人民走一空撫按皆浮舟江上圖東下左良玉

發前鋒兩營上武昌　王定高傑自渭南兵敗各以所部
奔延安闖賊令賊將田斌守西安親率大隊狀三邊甲午
闖賊犯延安高傑聞賊至率所部渡河入山西王定奔榆
林闖賊入延安大會群賊戎馬萬騎旌旗數千里祭祖於
米脂墓為官兵所發焚棄其骸骨自成乃築土封之訪求
其宗人贈金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更以
五百騎至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闖賊怒親攻鳳翔屠其城
知府唐時明被殺　獻忠令降將尹先民守茶陵別賊守
岳餘泉還長沙　辛丑王揚基駐漢口以辰兵三千平賊
兵一千復黄陂孝感擒其偽官令游擊郝成才扼漢川呂
大器以皖兵上棒樹鎮更分兵從上高萬載俱會于袁州

遣人聘柯氏兵赴武昌招降瑞昌德安土寇鄧毛溪隨眾
進剿二軍俱盜賊無紀律柯兵射殺鄧毛溪其黨千餘復
散為盜柯兵三千亦亡去二千　壬寅命承天太監何志
孔勞良玉軍以復楚省功加良玉少師廕一子錦衣衛百
戶賜銀牌蟒衣金花牛酒將士加級有差大賚各軍　高
傑至絳州山西巡撫蔡懋德招傑兵共擊賊王老虎大破
之獲步騎萬人　自成發金數萬招降榆林諸將以大寇
繼之總兵王定聞賊至將數十騎走出塞分守參政都任
令游擊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集士民議戰守總兵
王世威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等皆閒居會于庭世威挺
身起曰威等世受國恩期以死報有異議者斬曰集將士

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共推世威為長
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偽官舒君睿反覆譬三日不聽乙
巳自成怒四面環攻城上强弩疊射賊尸山積更發大砲
擊之賊稍却　諭兵部檄左良玉移鎮武昌　丙午闖賊
攻寧夏總兵官撫民率鎮兵逆擊三勝之殺賊數千　丁
未赦郝絅許定國充為事官隨余應桂馳秦中殺賊自效
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令應撫鄭瑄移
鎮蕪湖　左良玉留副將張應元吳學禮盧鼎駐九江令
馬士秀等將水師入楚鈔兵長出賊後令馬進忠等將騎
兵趨袁吉迎賊前　辛亥自成歸西安益發兵往寧夏寇
賊自丙午敗於寧夏竿子手數萬東奔商雒北竄關散入

河南壬子自成復往攻寧夏　馬進忠次臨江監軍僉事嚴繩光以兵來會甲寅馬士秀郎楙貴楊文富王世泰秦天禄復臨湘殺賊數百人偽知縣豊其犇岳州諸將乘風追至岳州賊首混天龍以步騎數千拒南岸棹輕舟數十邀官軍順流廻轉如風士秀三分其兵以後軍且戰且行射南岸賊前軍乘風溯流上繞賊舟後反擊之中軍水師張兩翼合圍賊〻四面受敵殺溺無筭盡奪其舟楊帆直上南岸賊反走入城士秀麾兵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賊倉皇不及拒守突門走長沙斬首四千三百有奇遂復岳州

　乙卯馬進忠次分宜一路偽官闕兵至盡逃入袁州丙辰前鋒副將徐國棟常國安杜應金黑雲祥五更拔寨趨袁州馬進忠王允成李國英合兵繼進乘城賊開門西走諸軍追之國安斬其偽鎮袁畢泰將擒偽守道尹蘇明偽監軍趙李天根偽知縣王志宏偽教官吳良才偽中軍郭守恒斬首二千八百有奇奪馬五百三十騎弓矢數萬

　丁巳闖賊屠榆林榆林自望日被圍諸將悉力守禦十三晝夜大砲强弓斃賊萬餘賊增兵力攻洞車四面穴城東南城崩數十丈賊一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謂家人曰死矣不可汙賊手曰合室縊總兵尤世威見城陷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力盡自刎死諸將分部巷戰殺賊千人賊至益衆自午及暮矢盡刀折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僅存千餘血戰突圍出走闔城士女投繯墮井蹈刃罵賊亦無一生者死事大將則總兵尤世威侯世禄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王世臣李昌齡偏裨則副將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遊擊孫貴龍春崑守備白慎衛李宗叔皆家居者也守將則遊擊傅德惠顯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侯國守備左勉惠漸賀大雷楊以瑋榆林衛指揮李文焜及衛所各官數百人榆林勁兵冠諸鎮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諸將忠勇奮發闖城狙醢而不少挫賊既屠榆林益兵攻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降賊三邊盡墮賊無後顧長驅東犯矣

　晉蔦山人曰榆林舊治綏德與闖猶同產也關中健兒〻不忍飢寒甘作賊迫自成再入闖羣盜洋〻夸里黨沐猴畫錦也獨榆林諸將忼慨發憤以拒之至于身狙醢家屠滅無一貳者即五百義士何足數焉昔淡泉鄭端簡公曰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爲最不其洵哉

自成往寧夏以精兵守河口屯三百騎于陝州遣偽官將百餘騎行關東靈閿一路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西至澠陝皆設偽官河南巡撫秦所式副將李成棟屯孟縣官兵守懷慶郭家灘沿河列砲帝遣兵部職方司主事王某聯絡土寨恢復中原宣旨招降李際遇際遇迎詔使入山寨

　闖賊攻慶陽府堅守四日不支城陷兵備副使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斬居聖安化知縣袁繼登鄉紳太常寺

少卿麻禧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　十二月辛酉朔丁啓
濬以義兵斬闖賊部総于扶溝獲首七十二　乙丑罷王
楊基以何騰蛟巡撫湖廣　高傑聞賊將東渡自絳州分
道一走吉州一出禹門戊辰至蒲州　呂大器以兵復茶
陵醴陵左良玉遣左夢庚入楚　張獻忠遣賊陷建昌又
陷撫州南豐將老回〻為闖據荊州獻忠復與結好闖既
入關獻益縱橫荊岳間　獻忠屯嘉魚遣賊帥艾四下新
隄馬士秀逆擊不勝引還丁丑艾四追士秀于嘉魚士秀
復戰大敗走還武昌　諭兵部大寇入秦楚撫何騰蛟急
宜會同承鄖各撫恢復承天荊襄又諭兵部獻賊盤踞江
楚江督呂大器會同左良玉黔廣總督李若星沈猶龍提

兵出境夾擊共奏膚功　呂大器駐南昌標將索馬于保
定副將張天福戊寅天福將所部騎兵走九江投于左良
玉良玉并其衆　山西巡撫蔡懋德屯平陽以歲暮還師
太原闖賊勒兵入山西　己卯馬進忠進抵蒲圻　庚辰
闖賊兵至河津自沙渦東渡副將陳尚智還平陽壬午闖
賊陷平易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吏民皆降知府張璘然逃
入太原鄉紳申嘉言棄家遁賊令其家奴跡得之縛獻拷
掠盡其貲始殺之陳尚智擁兵走泥源山中四掠自給癸
未賊帥傳檄山西一路郡縣望風迎款　高傑在蒲州聞
平陽陷擁兵東下澤州　闖賊分兵陷甘州先是鳳翔陷
賊將賀錦攻蘭州蘭州人開門迎賊〻渡河副將郭天吉

以四千人逆戰而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甘肅
巡撫林日瑞副總兵郭天吉苑馬寺監收同知藍臺及總
兵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俱死之在籍總兵官羅俊傑
趙某及於難殺僇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堅守不下
至明年二月詐降殺賊偽將賀錦等　乙酉左良玉發副
將盧光祖惠登相劉洪起合步騎四萬自河南至九江入
楚　丁亥獻賊前鋒艾四下三十六灣賊轉戰鋒鋭甚馬
進忠樂之敗績再戰于蒲圻復敗績　戊子蔡懋德入山
西

管曷山人曰賊之未定三秦也榆林寧夏累挫其鋒苟
有重臣提衡其間諸鎮合從以拒之賊兵既潰而晉師
合高傑渡河西援勝負未可知也迨邊鎮盡墮賊無返
顧憂則整旅而東不待智者而知矣蔡懋德以數千人
塡禹門之險悉甲拒之猶懼不克濟乃返兵太原令陳
尚智偏師扼之平陽之旆方旋而泥洹之師忽潰禹門
渡而三晉無可憑之阻誤封疆而危社稷懋德罪可逭
乎仗節死綏惜也其晚蓋懋德忠節有餘而應變非所
長君子于不能無憾焉

平寇志卷之八

管葛山人輯

崇禎十七年甲申是歲

大清順治元年正月庚寅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闖賊李自成稱王於西安更其名曰自晟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丞相宋獻策爲軍師更定六政府尚書一人侍郎二人以宋企郊楊建烈鞏焴俞上猷陸之祺李振聲爲六政府尚書自成久思𢬵惠同獻相結斷入秦通好獻忠獻忠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元稱制云　闖兵既東渡轉掠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俱陷賊屯絳州分兵上蒲州　辛卯江督袁繼咸奏楚之

會城告陷恐賊乘虛東下江州驚潰則吳越勢揺臣移咨皖撫發兵三千爲臣指臂之使臣率陳可立兵先到河口遏賊狂奔乞勅左良玉先事江南掃除獻逆　壬辰帝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李邦華呂大器特薦起之明睿初欲勸帝西遷長安就甘肅寧夏士馬親征挫賊鋒及聞賊入關計惟南遷圖存轉危爲安因召對德政殿問禦寇急務明睿請屏左右趨近御案與帝座接言自蒙召道聞賊氛頗惡今逼近畿甸誠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長慮却顧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帝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未知天意如何明睿曰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幾微人定則勝天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事勢至此詎可因循不決致有噬臍之憂望內斷聖心外度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若築舍道傍後雖欲爲有不及者矣帝四顧無人曰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帝復問中途接濟曰不如四路設兵東山東西河南此陸路也登萊海航通州運河此水路也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文王柔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帝曰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洩明睿奏臣謀之敢洩之乎但祈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騰鳳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堅守危城無益也帝頷曰已知隨退入宮賜宴文昭閣日午又召對內殿明睿極陳枚卜考

選之弊請著爲令不立邊功不許枚卜不立邊功不許考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惟發內帑足濟燃眉帝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明睿奏祖宗三百年畜積度不至是帝曰其實無有命出外賜茶夜漏初傳又召明睿進內近御案問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接濟途間用何等官員領兵措餉駐扎何地明睿奏濟寧淮安俱係要地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皇上雖間道微行兩處扼要務要豫防又問何等官銜明睿奏須戶兵二部堂上官帝曰此時兵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明睿奏近京八府尚可募皇上此行京師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在內公侯伯及閣部文武大臣御前而試

才能推轂而違之帝曰然明睿奏內帑不可不發除皇上
服御外一毫俱是長物當發出犒軍若至中途不足區處
甚難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
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帝曰然戶部亦該措置明
睿奏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湊手皇上自為宗廟社稷計
決而行之無待臨渴掘井也帝皆頷之漏下二鼓明睿始
出宮　諭兵部罪廢武職及草澤義勇有能勵志殺賊固
守城池者奏與上賞　高傑兵破青菲鎮城焚劫一空南
渡河駐覃懷　賊遣偽牒至兵部稱三月十日兵至執訊
持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于十鎰代投以為
詐斬之　癸巳命戶部尚書倪元璐解部任仍供講職

以兵科給事中張縉彥為兵部尚書　兵部舉廢將于永
綬　登萊巡撫曾化龍請實練鄉兵以避客兵之害蹇議
清野以保民蓄藏之資　甲午卹保定陣死事任棟光
祿卿　越其傑復冠帶効用　乙未以王之仁為浙江總
兵周士鳳為廣東總兵　召呂大器還部復以袁繼咸總
督九江以劉承胤為都督僉事鎮守武岡兼轄黎靖地方
丙申命方國安鎮守湖廣　丁酉命方孔炤戴罪整理
河北　命張有譽總督南京根儲　戊戌高傑潰兵南下
江北大震淮安巡撫路振飛令金聲桓扼徐州周士鳳守
泗州周爾敬守清口　已亥帝召撫寧侯朱國弼圻城伯
趙之龍來中左門　刑科給事中郭充言賊衆入關憂不

止秦也會城之安危不曉則督臣之趨進無方官兵之聚
散不知則三邊之征調難及賊之趨向不測則河東之防
禦徒勞必偵探明白使秦督無恙新督臣宜疾入居之如
賊勢充斥執難渡河應從永寧渡綏德直趨固原以上游
馭下風聞賊入時官兵有劫掠地方鳥駭獸散者河東防
賊不在防之河東當防之河西今賊入關一月地方尚爾
蒙蒙未有不知彼而能取勝者　庚子山西巡按汪宗友
檄河東道郝絅副將熊通以兵千二百赴河上宗友奏曰
晉河二千里平陽居其半撫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十八
日平陽返省二十日賊渡矣宜兼程回平陽招集陳尚智
敗兵移檄各路防兵援剿乃不發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

力言宜提一旅星馳張疑聲討尚奠桑榆之收無如不聽
何賊日遣偽官匝月餘郡皆失是誰之過與　呂大器言
楚疆糜爛楚官曾無一人舊承撫王揚基戴罪于江請改
任楚撫仍兼承天蕨殘疆不至益糜　辛丑漕撫路振飛
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有功今陞楚撫恐糜已成之
緒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恬守可知請即以鳴珂
補淮徐道僉事　癸卯帝曰西寇日逼臨朝嘆曰賊勢如
此閫外無人府庫殫竭若之何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
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
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上石窰願單騎
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結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

勠力立功否亦内守河西搤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帝大喜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帝欲用石窌建泰曰侯臣西行酌而用之又奏請以衛貞固凌駉為監軍郭中傑為中軍　甲辰操江誠意伯劉孔昭薦田仰堪任鄖鉞　乙巳命王承胤為掛印鎮守宣府總兵官　帝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會議禦寇措餉長策各書單進呈内言措餉贖罪勸輸及勲戚人等多貯本色近海州縣宜輸折色裁冗丞屯鹽鑄錢運言勦寇如鼓勵士寨攻滌調妝挌枝勇令畿内州縣各自枕守徵遺逸以妝人才倣藩鎮以省兵費言人人殊　左夢庚先發九江　獻忠棄長沙虜設偽官守江南造浮橋於三江口自岳陽渡江大隊俱往江

北以一軍過荆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成都大震華陽知縣沈雲祚請見蜀王陳守禦不納乃言于内江王曰賊勢猖獗無智愚皆知之今蜀府財貨山積不早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成都必危一旦豕突疆埸軍民奔竄誰為王守此府庫者王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内江王入告蜀王王以祖制為辭不聽丙午知州章曠以鄉勇三千入沔陽遇賊于景陵敗績殺傷千人曠以小舟入沔　帝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敘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拏問　又諭畿南襄鄖紫馬龍固等關亟宜毖備以一賊不入為功倡義急公者奏聞紀録　丁卯滁南巔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鎮守　左良玉拔營上武昌副將張應元將騎兵張國柱張天福以七百騎隨之溯江上　工科給事中彭琯奏往者逆賊犯楚寔由人心惑於三年免征一人不殺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年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滅賊後猶有餘力并竒荒赤地通行豁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兇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地方緩急請查陷賊各官除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也　此日李明睿復召對帝手

左都御史李邦華疏内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帝問何事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少詹項煜議也先是邦華與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謂東宮年少稟命則不威耑命則不敬不如上親行為便于召對後即繼以疏大略謂今日所最急無如親征京營甲兵不下十萬近畿召募可得數十萬聖駕一出四方忠義必有聞風嚮應者昔太祖高皇帝不常戰于鄱湖乎成祖文皇帝不常戰于漠北乎世祖肅皇帝不常幸承天乎祖宗㓗業艱難櫛風沐雨皇上欲安坐而享之此何時也而為此迂闊不切之論乎難得而易失者特也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不妨暫駐驛馬待勤王之師畢至徐議西征賊聞天子神

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山東河南兩路並進鳳陽祖
陵又可駐蹕夫親征之舉以號召忠義不必皇上自為之
也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大事
召與之謀必能摧陷廓清建中興大業又聞昌平居庸無
人控扼奸人窺伺中官綢繆寔非完策伏乞調度諸將從
皇陵山外繞鞏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宮居守入則監國出
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啓行留魏藻德方岳貢輔導
東宮料理兵事三韓重地皇上自為督率六龍親駕萬姓
雷動兵士氣鼓真定以東順天以西可無慮賊氛之充斥
矣日復一日優柔不斷天下大事尚可為哉疏入下部速
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叅為邪說言不斬明睿不足以安

人心明睿復上疏言臣勸親征非臆說也此皆聖帝明王
英君誼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鋒鏑身先士卒非
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也皇上試思昔之開天者無如漢
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戰爭撻伐中磨厲而出者
乎我朝開天無如高皇帝有一不從衝鋒陷陣而成者乎
若使鄱湖之戰稍懈或命將出師而不親歷戰場將見偽
漢立奪南昌而東南半壁大事去矣皇上言動無不法祖
而謂今日之舉有拂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為
親征也而諸臣妄意以為南遷就使皇上發策南遷此亦
救時急着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百五十年
若唐宋不遷當時早已繫組北轅又何有于靈武之林之

恢復又何有于百年五十年之曆數哉帝簡疏默然召光
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却專攻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又
曰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南遷議遂寢
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踈防失守　中書張同敞奏劾
豐陷吉是兵非賊命該部行督撫即擒梟示　鄖陽推官
朱翼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命周遇吉馳抵
保河仍着高傑領所部協擊　郝絅熊通次璽石搵郭家
灘請濟師　己酉命郭中傑寔受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
　庚戌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告廟禮　諭戸部速
餉告急外解不前餉臣既撤即着督臣黃家瑞督催解京
　監察御史霍達奏報秦中殉難諸臣命馮師孔優卹外

朱新達婁姿查姓氏并卹　上海舉人何剛奏忠義智勇
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
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
今用許都以倡東義徽歙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聯絡
悉遵戚繼光遺法開導忠義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
奇胤夏供祐桐城生員周岐陜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
韓霖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連
袂而起助皇上成大業矣　辛亥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
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即令往東陽義
烏聯絡義勇以資勦寇又何剛所奏許都姚奇胤作何酌
用該部速議　壬子李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哦用介

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寔授　諭汴城水齧日久着按
察司官速往會同撫按相度城內遺資必被奸民竊取設
法撈起以充修城之用其屬藩封者仍給藩封　召忻城
伯趙之龍陝西巡按金毓峒來中左門　副將陳尚智叛
降賊導賊破趙城　工科給事中曾應遴奏今之鄉紳富
室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獨擁其利臨事欲
窮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
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有事多發
犒未必遂至于此又聞萊陽之破以東門鄉紳張宏德利
賊之退盡追鄉民犒賞痛笞而窘迫之一家發難一邑罹
殃至今弘德自指其藏得百萬然後闔門就僇今之富紳

亦宜鑒之　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國破君亡　命鳳督
馬士英太監盧九德協勦獻忠　趙城既破山西郡縣所
至開門迎賊結寨以拒官兵　甲寅鄜絅熊通走回太原
　乙卯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寅刻帝命駙馬都尉萬煒特
牲告廟卯刻日出帝臨軒行授鉞禮廷授建泰節劍殿梁
大聲發若摧巳刻偹法駕御正陽門樓賜餞自午門至正
陽門旗幡十餘萬鼓吹不斷召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
都察院掌印官京營總協侍燕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帝御
座南面分文武東西列席十九皆金樽樂作帝手酌金樽
以賜建泰者三卽以三爵賜之諭建泰曰先生此去如朕
親行建泰頓首啓行帝目送久之返駕建泰甫出宣武門

肩輿杆折諸臣公餞護國寺建泰意氣忼慨言方入寺視
其綏忽如斗諸官皆賀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進
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駉曰此行也無程抵太原收拾三晉
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矣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
事隨輔臣監軍建泰揭薦河東分守道李政修帝命巡按
金毓峒監軍赴晉赦政修罪隨督輔軍前效用以郭中傑
爲副總兵充督輔中軍　丙辰建泰發都門聞山西烽火
甚急家存亡未卜回遲〻日行三十里次涿州營兵逃歸
者三千京師聞平陽陷都人大恐　授舉人何剛職方司
主事募兵東陽義烏　陞李化熙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
赦郭景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代蔡懋德命御史金

毓峒監軍山西以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　丁
巳湖廣巡按黃澍奏舊輔賀逢聖從容就義命從優卹
大學士陳演揭救在獄諸臣命一日審結釋方士亮姜埰
尹民興龔鼎孳　高傑屯單懷有兵二萬馬騾九千遣使
壽州詣鳳督士英請安插家口于徐州　戊午士英遣副
將莊朝楔防守徐州令中軍副總兵楊振宗齎蟒緞花紅
銀五百兩赴徐安插高傑家口于關廟　己未左良玉至
武昌屯金沙洲　二月庚申朔帝視朝賊緘忽達帝前末
云限三月十五日至順天府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罷朝　諭吏部曾攖名城盡失着革職提問　初獻忠在
長沙窮冬水涸巨舟重載不能行棄之自荊河入川方國

安馬進忠分道並進焚其舟遂入長沙連營屯長岳艮王
遣兵五營追賊于沙陽　闖賊陷蒲州蒲屬縣咸開城迎
賊闖賊命七條龍李安守蒲州追高傑至青華鎮傑已焚
鎮南走賊入設偽官守之濟源諸縣空城跳河北大震懷
慶府城晝閉　北山撫方孔昭請舉屯墾應天巡按鄭崑
真亦言興屯有實效帝諭興屯原為足民裕國若未經開
墾輕議升科小民能無畏阻各撫按責成實行　辛酉汾
州府陷　河曲奸晉奪印送款于賊淨樂士民焚香張設
遠迎賊懷慶府闖賊近開城潰走　壬戌懷慶兵變福王
同母走出東門與母相失走衛輝依潞王　癸亥工部主
事李遷申奏勸助不若糾貪赦罪輸餉着九卿科道糾彈

贓私顯著者各摘一二人如議行　甲子賊犯太原諸將
自平陽潰遁太原無重兵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
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
氣　諭戶部邊餉甚急外解不至皆由有司急賦罰而緩
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在外責
成巡按痛禁耗索徵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
　乙丑左良玉發盧光祖等五營分道上隨州棗陽承天
德安老回回自荊移襄陽官兵攻雲夢偽固州牧高翠堅
守不克　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偽官多係紳衿從賊宜察
敘官以諸生忠逆為功罪下部酌議　賊圍太原移檄遠
近有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

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
亡之恨等語人讀之多為扼腕懋德搤河上大風慶陵兩
却賊鋒相拒四閱月尋因保德州告急還省汪宗友糾之
代以郭景昌未至總督余應桂徘徊河上不敢進懋德知
勢必不支先寫遺表令贊畫知縣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
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同死賊賊步騎號五
十萬懋德同布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
太原知府孫康周長史范志泰等誓衆登陴矢石傷賊甚
衆賊以大砲擊墮城東角樓丁卯風沙大起咫尺不辨賊
乘風夜登城守將張雄内應城遂陷懋德身率麾下巷戰
久之力竭拔刀自刎應時奪力扶上馬欲衛出城懋德曰

吾封疆臣也應死封疆若急去豈欲陷吾不義乎策馬入
三立祠自縊于書院身輕未絕應時解鐵甲覆其身候氣
絕亦東向自盡於其側應時邊諸生為懋德所拔隸麾下
者也建極坐公堂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勸之降建極曰我
天朝方伯豈降賊耶復大罵不已自成怒取箭射之洞胸
而死毛文炳被執脅之降不屈授以官不從大罵被害妻
趙氏妾李氏投井死剛中罵賊見殺首斷墜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拱辰被賊殺死康周巷戰死之志泰以城陷不食
死撫標將應光祚罵賊死都司張弘業自縊於城樓晉府
典仗官樊于英見賊帥大罵不跪乘間以大磚擊中其面
幾死擁見自成罵如初勒殺之巡按陳純德同知李一清

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閲暨府縣各官共六十餘員
咸死之賊盡尸于城冑王述追獲之乃降　丁卯召總督
新舊閣臣府部院印官來中極殿　又召閣臣陳演戶兵
部科來中左門　戊辰帝御書勅建泰曰朕仰承天命繼
述宏圖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民罹鋒
鏑不得已用兵勘除踵代朕親行鼓淬忠勇獎勵廉能其
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違誤軍機
之輩當以尚方從事一切賞罰調度俱不中制卿宜臨机
而决奸謀而成殲渠宥脅解散投戈早蕩賊氛旋師奏凱
封侯晉爵共享太平先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之意徧行
曉諭咸使聞知建泰初承寵命恃有家財佐軍及聞家破

進退無措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
王佐箸知縣張弘基乃移師出城　命劉澤清移鎮彰德
　贈陳州死事關永傑太僕卿允孟禬少卿　己巳贈死
事鄧錫蕃王維新等　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
七人先逃後逆已經革職着戴罪料理圖功自贖　辛未
召內閣戶兵部科及總兵吳襄來中左門　優卹殉難官
劉積閻士選王来　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徙豈足
蔽辜　賊進兵黎城別部陷臨晉垣曲　莊朝楔縱高傑
渡河至徐州士民驚擾旋赴壽州謁鳳督　壬申帝下罪
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
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災害頻仍流盜日熾忘

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兇殘赦之益驕撫而復叛甚至有
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
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
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殍實坎壑骸積成
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
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
萊望烽火而無門號泠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
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厲為殃者朕之過也至于任
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武將驕懦皆由朕
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是大告天下
痛加懲艾深省風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

煩囂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
用兵徵餉原非得已各省直撫按官亟飭所屬有司多方
勸諭有擅加羨耗朦朧私徵及濫罰淫刑民不堪命者立
行拏問其有流亡來歸除豁通賦安插毋致失所至罪廢
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覈
推用若草澤豪傑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便與分官世
襲即陷沒脅從之流有能反正率衆來歸者准與赦罪立
功若能擒斬闖獻仍與通侯之賞嗚呼忠君愛國人有同
心雪耻除兇誰無公憤緬懷列祖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
勳思克厥愆歷告朕志　命宣大總督王繼謨統總兵周
遇吉赴河防守劉澤清移順彰策應河北楊御蕃殲寇充

東護餉道　甲戌命起用成勇葉廷秀　賊探馬至大安
驛兵部請勅臨德通津昌密六鎮悉聽督輔調度建泰徘
徊河間不進　賊遣偽官於山東河南州縣先遣牌至士
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執逐之焚香迎導遠近若狂
無恥舊官或置酒交代而去李巖等造爲謠言曰喫他娘
着他娘喫着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粮河南以北遠近
傳播不逞者延頸思亂　乙亥諭部院冦氛入晉畿輔戒
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将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
謹循良素爲民戴者方許留任責令務練鄉勇協備城守
如貪殘闒冗者勅令解任或選賢能竟行推補　以徐標
爲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河北山東以宋權巡撫密雲

賊至忻州官吏迎降遂進逼代州五臺知縣迎降總兵周
遇吉守代州以奇兵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數千闖賊合
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屯寧武關　丙子吏科給
事中馬嘉植奏孫傳庭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僥
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以覆轍爲戒空拳
徒脣萬一晉陽淮陽俱震則爲禍愈急非知彼知己者也
臺臣陳丹衷借兵土司尤當商酌以數世豢養之兵尚不
能必其用命而向蠻方責大義此寔難矣况不能裹粮影
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揺手閉戸狼兵一來
保無驚竄乎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丁丑蘇京奏賊窺
懷慶　賊游騎窺故關漸逼真定　戊寅建泰兵過東光

不戰士民閉城拒守攻三日破之　吏部題堪任督撫諸
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興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騄楊毓楫聶
明楷周光夏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夏允彜王道純詹爾
選黄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己卯太康伯
張國紀助餉銀萬兩詔進爵爲侯　庚辰兵部塘報太原
汾州潞安連陷諭丞訪各藩諸王所在　諭河南總兵官
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　命内官閻國輔等齎餉分
給薊寧諸鎮　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
撫按官自爲選擇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才能濟變即
與塡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知縣功
懋〻賞朕不爾靳　分勅内官監制各郡寧前高起潛通

津臨德盧維寧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勳彰順王夢弼廣大
閻思印衛懷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
張澤民兵部尚書張縉彥奏今日粮餉中斷士馬虧折督
撫各官危担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内臣十員不惟
物力不繼有失體統抑且事權分掣大悞彊埸不聽　辛
巳遣太監王坤同給事中馬嘉植韓如愈辜朝薦往直浙
閩廣督餉戸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等合疏糾
止不聽　御史吳邦臣奏薦陳于龍立剪浙冦奉旨陳于
龍蔣若来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亂起于許都
之助餉都許弘綱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知縣姚孫棐貪
虐借名備亂横派各戸坐都萬金都僅中産輸數百金巳

告磬孫渠怒摘都所刻社稿姓名謂都結黨造反桎梏之
時助餉者盈庭閧然不服有姚生者執渠於座笞之於街
群擁都為主巡按左光先桐城人也於孫渠為同里聞變
即發台州兵收勦所至殺掠於是東陽湯溪蘭溪人民各
保村寨以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叛聞大集兵
餉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寔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持書
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詣杭府獄子龍為之請光先不
許悉斬之盡隱孫渠貪殘激變狀命復任　諭刑部張國
維附和罪輔朦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已輕擬着
充罪候用　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奉旨催任濬速
赴任　薊督王永吉奏叛兵旋県隨執諭兵部楊鶚塞心

任事豈曰兵譟輒易着即視事　壬午真定府兵叛降賊
知府丘茂華聞變先移家口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
標登城畫守禦中軍刼標出城外殺之破獄出茂華茂華
諜所屬州縣降賊〻以數騎入城收府庫冊籍近京三百
里寂然無言者　捐開封歸德河南三府報租三年　太
監杜勳請以廢將黑雲龍效用宣府　癸未太監方正化
奏請中軍旂鼓　命撫寧侯朱國弼督漕赴淮安　甲申
命兵部尚書張縉彥兼翰林院學士　總兵劉澤清請于
青山諸山開礦煎銀　乙酉禮部奏桂惠二藩同走粵命
齎璽書慰問　丙戌召輔臣陳演總督京營李國楨刑科
給事中光時亨來中左門　丁亥召六科十三道駙馬鞏

永固來中左門　改魏藻德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總河屯練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總漕屯練藻德辭新銜許之　通兵譟殺傷巡
撫楊鶚〻自劾乞罷不許賜藥金三十兩　陝督余應桂
奏三秦全陷賊且乘冰飛渡兩岸悉為賊巢客兵以衆寡
不敵而退主兵以驚潰而譁河上無一旅矣賊前鋒已破
河津絳州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
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
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
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金守亮等台之調赴軍前會師真
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〻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

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奉旨應桂既不
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間中軍鼓譟庸懦可知兵
馬錢糧有無虛耗着李化熙核奏　詔徵天下兵勤王
帝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
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太
子撫軍南京帝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使國家
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所謀若此國君死社
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無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
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
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賊廷臣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
議　大學士陳演罷初帝憂秦寇潰謂不足慮至是不自

安采去戊子内閣面陳引退賜路費五十兩馳驛回籍時
道路多梗演多甞不敢出京遷延半月及於禍　諭兵部
寇氛孔亟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〻濬久報赴任一
味退縮俱着革職任濬充為事官戴罪殺賊　三月己丑
朔賊陷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死之遇吉先守代州十六年
賊犯代州殺賊萬餘移守寧武關妻劉氏工騎射賊臨關
脅降擻五日不下且屠城遇吉先積薪於門誓必死悉力
拒守大砲擊殺賊萬餘會火藥盡軍民懼請款賊遇吉曰
我守三日殺賊且萬賊期五日若輩何為甘心降賊從我
力戰勝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不過我為俎
醢耳若輩必無患遂開城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

獻策于賊曰我衆彼寡擊之無不勝但責別主客請去帽
為辨見戴帽者擊之遇出戰不一日可滅也賊引兵復進
迭戰脫帽以自別關兵大敗遇吉揮短刀力戰矢被體如
蝟牙兵零落盡遂見執鬪賊隊兵脅之降奮身大罵築其
膝終不可屈縛于市剮之至死罵不絶劉氏佩弓矢迎賊
知遇吉死歸自縊舉火闔門自焚城中婦女無不自盡者
賊屠寧武嬰穉不遺自成嘆曰苟關隘守將皆如遇吉吾
豈得至此　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察奸宄嚴保甲巷鼓
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出京議餉不許諭
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料理初帝欲命藻德
往天津岳貢往濟寧有言各官出必潛遁乃止不遣　赦

兵部尚書張國維出獄召國維及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
長治陳州諸生張攀于中左門攀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
耆舊輔之　昌平兵潰焚刼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
都督王承胤偵寇所向　庚寅何謙以兵變自劾命戴罪
供職　帝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方略奏對三十
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言練
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內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
積弛禁兵皆調發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
提督城守諸門卿貳一員勳臣一員諭文武各官輸助
辛卯命韓王孟王歸國孟王時徙邵武　命張國維往督
浙江兵餉　督師大學士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

行　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諭修省　帝召對平臺
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
明睿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
諸臣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帝復問
戰守之事衆皆默然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
之臣耳遂拂袖起　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
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陞劉澤清職一級加劉良佐周
遇吉高傑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馬科馬岱姜瓖孔希貴
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又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
楊御蕃署銜一級命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

分別應加寔署　周潞崇福四王棄藩奔河南総兵卜從
善南走屯宿遷　癸巳命襄城伯李國楨練京營守西直
門初議僉民守城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竄大事去矣
帝然之禁民登城　卹秦中死事各官贈黃世清光祿寺
卿馮師孔右都御史黃絅太常寺卿吳從善陝西按察司
僉事祝萬齡太僕寺卿都任光祿寺少卿南居仲太子少
保王道純太僕寺少卿朱誼泉順天宛平知縣焦源溥源
清田時震俱復原官　李建泰兵潰真定　設黃綾冊募
百官蠲助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餘各有差魏藻德首
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再三勉諭自訴清苦無以應
止有帽套一頂當鬻之爲軍國助復徵勳戚大璫上等以
三萬爲率無應者惟太康伯張國紀輸至二萬帝遣太監
徐高諭嘉定伯周奎宜爲戚臣首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
三辭益堅高怫然起曰皇親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爲奎
疏勉捐萬兩帝少之勒二萬奎密恭求助于中宫中宫勉
應以五千兩令奎以私蓄足之奎匿中宫所畀二千兩僅
輸三千兩太監曹化淳王永祚等有捐至三五萬者王之
心富甲諸璫上面諭之僅獻萬金合百官勳戚内臣所蠲
共得二十万諸奄俱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後雜出玩好
陳於市以求售後之心爲賊拷掠追銀十五万金玉化物
稱是周奎鈔得現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廷議勳
戚薦紳官寺賃房居室近前三門者各輸粮給守城軍士

養其妻孥使無内顧巨室不樂寝其事有謂從逆官吏多
非本心請赦河南北俘獲僞官以携賊黨　加太康伯國
紀嘉定伯奎俱爲侯廕王永祚曹化淳子弟一人各建坊
以旌之　甲午勅諭軍民人等曰朕承天御宇十有七年
日夜冰兢思臻上理調兵措餉寔非得已三餉並用久無
成功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貪官汙吏巧取鞭扑
朕深居九重不能體察朕之罪也將懦兵驕焚劫淫掠朕
任用非人養奸致潰朕之罪也寇鈇鵑張遍地流害假仁
假義誑誘愚民貲財蓆捲妻子淫汙房舍焚燬殺人如羊
豕驅人如奴隸百姓呑聲無所控訴追悔無及祖宗以來
休養爾等近三百年誰非赤子慘毒如斯朕宵旰靡寧已
調各路兵馬爲民復仇今與爾士民約剿餉已經停止召
買悉行蠲免私徵濫罰察訪拏問大小將士戰守有功立
與陞賞節義死難從優贈卹一切不便于民盡行革去與
天下更始毋信流言過爲驚擾被害紳士軍民勉强從賊
原非本心除自成罪在不赦外僞官僞將有能斬渠獻城
即與通侯之爵萬金之賞或焚賊蓄積輸賊財物分別世
廕賞賚一體委用近如金有章等現擢用黃闇等與寬卹
朕以天地父母之心諒其不得已也他如牛金星喻上猷
李振聲楊永譽劉宗敏田見秀羅戴恩楊彦昌谷可成身
陷賊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復原官嗚呼天心未
改祖德猶深朕罪已省愆用賢圖治改前敝政嘉與維新

賊平之後耕田樂業永爲王民不亦休哉若聽信訛言懷
邪疑貳大兵一集玉石難分徒貽後悔欽哉　大同告急
命太監謝文舉星馳赴鎮趣吳三桂唐通劉澤清入衛三
桂澤清未至密雲總兵定西伯唐通以兵八千入衛屯彰
義門賜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銀四十兩犒將士四千兩
　吏部覆奏陳子龍等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發兵科給
事中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郝敵全城各授試御史　李
邦華請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駁寢之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攖剿　張國維以數
騎南行　唐通陛見帝慰勞再三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
庸關　寇逼大同總兵姜瓖知府董復鄉紳韓霖等以城

降鎮守總兵朱三樂自刎死巡撫右僉都衛景瑗率兵出
城力戰兵潰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不順據地大哭自戕
曰忠臣也令勿殺景瑗猝起以頭觸堦流血被面罵不絕
口賊怒磔之督餉戶部郎中徐有聲罵賊被殺兵備道朱
家仕同妻妾子女赴井死一家共十六人府學生李若葵
題壁曰一門完節闔家九人自縊自成入大同盡殺代府
宗室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先暴陽和軍民與鎮兵相
約殺之賊兵狥陽和僉事于重華迎降長驅向宣府　丙
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
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便宜行事　忻城伯趙之龍
薦于仕廉錢位坤　太監報陝西難民慘毒命刊布流傳

使軍民共見　諭兵部賞不踰時近來每多沉閣致使營
帥有權速將積案盡覆　陞密雲巡撫王則堯遵化巡撫
宋權　宣府陷叛將白廣恩遣總兵姜瓖書約降太監杜
勳王承廕緋袍八座出城三十里迎賊巡撫朱之馮懸賞
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
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殺賊千百人賊雖虀
粉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
馮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俄而賊薄城左右欲擁之馮
出走之馮大怒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培氣節遂奪士卒刀
自刎同死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時中知監鎮
有二心嘆曰死王事者獨朱中丞耳吾從其後矣遂自縊

副將寧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文用副將劉九卿在籍
知縣申以孝皆不屈而死軍民迎降監軍御史霍達走回
京　兵科給事中韓如愈奉命過東昌劉澤清遣兵邀殺
之曰尚能論我主帥否乎　闖賊偽淮安府尹鞏克順遣
檄至淮巡按御史王燮碎其檄　丁酉總兵劉澤清奏捷
自言墮馬傷足賞銀四十兩藥資五十兩命扼真定澤清
不奉詔大掠臨清南下所至焚掠　淮人擒鞏克順王燮
斬之燮與巡撫路振飛同心禦敵燮守河振飛守城淮人
恃以無恐　諭戶部乘時勸糴凡勳戚鄉紳富室巨賈積
粟私家至三千石者優敘　又諭勳戚文武進馬助公
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爲修撰兼戶兵科給

事中　給太監王國治火藥　賊信益急大學士范景文數舉南遷之策方岳貢魏藻德以爲惑衆力止之　戊戌霸州道報真定陷　寧武報至畿輔震動進士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名尚駐河間標下總兵馬科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支萬一不聽　己亥給城軍半歲之糧　吏禮二部會議罷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人心　陞高斗樞陝西巡撫宋祖德保定巡撫　賊警益逼廷臣勸帝南遷帝怒曰卿等平日嵩營門户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復諭兵部勤王兵馬聽王永吉王承恩節制　庚子帝召對問

兵餉廷臣無一籌帝以舉朝無人泣下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近畿微服遁督學御史陳純德自遵化走回京　辛丑帝又召廷臣問方略不能對帝憤惋斥兵部尚書張縉彥負國無狀縉彥頓首乞罷廷臣舉職方司員外郎蕭元吉知兵可任司馬　命各門俱置紅夷大砲給九門守兵人百錢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傑縋城降賊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潰振孫衣裲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揮劍奮擊連殺數人賊怒支解之毓峒子罼婦陳氏年十八與祖

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等四人從之知府何復甫至未任手爇藥罐焚死同知邵宗元自經死太監方正化謂官吏曰朝廷天下壞於我輩我當以一死報國率大寧都司劉忠嗣參將賀秉鉞奮勇巷戰殺驍賊數百人力盡被殺城頭縉紳士民死者光祿寺少卿張羅彥自縊進士張羅俊罵賊死武進士張羅輔巷戰手刃數人而死諸生張羅善投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投于井張羅士妻高氏自縊死張羅喆妻王氏亦縊死羅俊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彥妻宋氏錢氏及子晉妻師氏羅俊從子震妻徐氏巽妻劉氏俱投井死羅輔妻白氏推幼女先入井而後從之張氏一門婦女幼子二十餘

人俱死都指揮使劉忠嗣罵賊不絕口身被數槍立死不仆舉人張爾鑾抗賊被殺高湮被執死水中舉人劉會昌不屈見殺前祁州知州韓東明赴井死前平凉府通判張維綱不屈死貢生郭鳴世聞城陷持挺奮擊見殺諸生王之挺偕妻蔡氏三子二女赴河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給事中尹洗貢生王聯芳亦不屈見殺武進士陳國政自縊死守備張大同力戰死指揮文運昌劉弘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李一廣中軍楊儒秀鎮撫管民治千户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户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祉把揔郝國忠申錫皆殉難原任

容雲副將呂應蛟城破時持短刀格鬬手殺十餘人而死
壬寅南都孝陵夜哭　帝赦刑部錦衣衛速繫各官董
象恒曾櫻鄭二陽等出獄復韋正宸瞿式耜冤滯起舊司
禮太監曹化淳守城化淳密奏收葬魏忠賢骸骨　癸卯
大風霾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險百夫可守竟不設
備賊叩關定西伯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何謙遁總
兵馬岱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投王永吉永吉旁皇未定
乃出關投吳三桂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
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
繳都城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
總兵李守鑅手格賊殺數人賊不能近環圍之自刎死賊

焚十二陵享殿傳警至京張縉彥使候騎偵之還報曰昌
平兵無餉而譁旋定矣非賊也先是帝知寇警益急下吳
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趣吳三桂入關三桂徙寧遠五十
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　太監
高起潛棄關[illegible]西山　帝御殿召考選諸臣問兵餉滋陽
知縣黃國琦[illegible]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
帝覽之色變諸臣立候移晷命退始知昌平失守　賊分
兵掠餉通州偽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設偽官自沙河
夜發直犯平則門竟夜火燭天　賊自陷中原久窺畿輔
潛遣其黨載氈帛諸貨為巨賈列肆都門更遣寧紿撤衙
諸降者挾貲入都充各部寺院掾吏刺探機事數千里飛

遞纖悉必知賊既至昌平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偏畿
輔每遇撥馬出即以告賊悉掠入營中厚賄結之撥馬多
降賊無一騎還報者　辰刻賊游騎數百至齊化門迤平
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
賊候騎也人心洶洶皆言內官七八十騎衛上出德勝門
已南狩　守門皆內臣外臣不得上太常少卿吳麟徵以
德勝平則二門當賊衝欲塞西直門禁出入內官不聽
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被難者內官坐城上令箭下立啓
無敢問勳戚大臣不能止　帝早朝召對群臣相視莫能
答有泣下者有言宜用馮銓楊維垣有言宜封劉澤清為
伯帝不應俯首書御案文臣人人可殺密示司禮監王之

心旋拭去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胤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
玉吳三桂等俱封而遺澤清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乃
封澤清東平伯　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銀三四百兩者俱
授錦衣衛百戶　巳刻急足叩城曰遠塵一線衝天起銳
而直騎兵也寇至矣內官使騎探之反曰官軍哨騎也不
為意日將中五六十騎馳而至彎弓突城下大呼開城守
者急發大砲擊殺二十餘騎難民亦死數十人門始閉須
臾賊騎奄至方報過蘆溝橋環攻九門矣三大營俱潰火
車巨砲皆為賊有賊反砲攻城轟聲震地京城內外城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疲其精銳多為勳戚內官占
去羸弱五六萬五月無餉一時驅守至者寥寥又無炊具

市飯為食人僅給百錢無不解體每堞派守一人數不敷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侍呵之國楨厲聲曰此何時耶君臣即欲相見不可多得矣內侍懼問之曰守城者不用命鞭之起復卧帝召入因命內官俱守城譁〻諸文武何為昔以言官去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有大璫□□輩月食米五千石効死固宜乃請如乙巳所派數大小內臣皆乘城凡數千人　帝括內外庫銀二十萬賞軍士黃沙蔽天日慘黷滿城婦女哭震地

平寇志卷之九

管葛山人輯

十八日丙午帝又下罪己詔盡罷加派新舊餉　賊薄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呼城上急開門不殺一人遲則盡屠矣守者懼鳴空砲猶揮手示賊〻稍退乃發賊驅城外居民負木石填濠攻甚急城頭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破闔城號哭奔竄　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內監拒之不得上兵部尚書張縉彥奏賊勢危急臣屢至城上觀守禦輒為監視所阻帝手詔遣縉彥上城阻如故示以上傳始得登見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曰賊勢如此監視調去營兵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

家彥所守每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坎城礮丞太監王承恩鳴砲連斃數人曹化淳王化成飲酒自若賊駕雲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勢甚亟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單騎馳入西長安門守門吏部侍郎沈維炳曰內官守此百官不得入公其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之曰守城人少見上請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食已足公何事張皇上方休藻德且出閣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特見藻德不可力挽之出李自成設座對彰義門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勳射書城中約降因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

我杜勛無所畏何質爲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人馬强壯鋒不可當皇上當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城入備述賊不道語請上避位帝怒叱之衆內臣欲留勛々曰有秦晉二王在勛不返二王不免乃縋之仍縋下勛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曰我輩富貴自在也初聞勛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僉事立祠至是始知勛固從賊爲逆也　帝御書親征詔曰朕以眇躬上承祖宗之緒業下臨億兆于萬方十有七年于茲政不加省禍亂日甚抑賢人在下位歟不肖者未遠歟至于天怒積怨民心赤子化爲盜賊陵寢震驚親王屠僇國家之恥莫大於是朕今親率六師以征犯順國家重務悉委太子

告示臣民有能奮發忠勇或助粮草馬騾舟車器械俱詣軍前聽用以殲醜逆分茅胙土之賞決不食言毋負朕志三更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入命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曰臣等安敢私畜家丁即家丁亦何足當賊乃罷因召王承恩急整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陷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驅入沿途殺掠帝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陷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帝不能寢俄而內城陷一宦官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耶內官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可亟走也其人即出呼之不應帝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煤山望烽火蔽天徘徊久之亟陽門

懸白燈自一至三以表冠信之緩急城上已懸白燈三知大事已去回乾清宮朱書諭內閣令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內官持諸閣因命進酒連酌數金盃嘆曰苦我民耳分送太子二王諸周田二皇親隨宣長公主至公主伏地泣帝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劍擊之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即幸坤寧宮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帝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皇后乃自縊旋入西宮袁貴妃自經繩斷而墜帝手劍三擊之乃絶編召嬪妃之幸御者皆殺之易王承恩靴御小南門手持三眼鎗內臨數十人皆騎而

持斧出東華門奔路繞齊化門欲出守城內監疑有變以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曰幸其第閽人不知帝至也辭以在城未返帝嘆息去走安定門々堅不可啓天向曙矣復回南宮內臣持御筆至閣々中無人置几上反命帝已出宮不知所之廻視京營雲南道御史王章給事中光時亨並轡行彰義門々陷章麾死士鳴大砲者二殺賊無算太監曹化淳開門迎賊々入拔刀叱時亨長跪乞降乃舍之刀擬章々不動叱之不應因執之大罵不屈刀築其膝使跪挺立罵不已叢刀殺于城頭　叛監杜勳又從德勝門射書約降　太監王相堯領內兵千人開宣武門迎賊　丁未都城陷五更賊攻三門益急守備者

多留啓甲腰牌下城就食逃去惟三四內監嬰城賊乘虛上內監入飛樓避之賊亦不顧延頸外望者叢鏑相注匿不敢出漏向寅天忽雨俄而微雪城陷守者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下城匿民舍諸門開曹化淳等導賊入滿城哭震天紛紛竄賊露刃張弓馳九衢大呼民間速獻驢馬內官導賊至便門戎政侍郎王家彥守便門見賊至自盡門下或曰家彥守德勝門門陷脅降罵賊被殺城樓上火燒其尸　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易服哭謁太后宮火及四華門仍幸南宮登煤山之壽皇亭亭新成帝所閱內操處也書遺詔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菲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

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屍戶勿傷百姓一人脫冕科頭釋上衣止御隱余藍袍跣左足右朱屨藏詔于胸次復書遺詔一行曰百官俱赴東宮行在帝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書畢為環山亭俄而帝崩王承恩再拜慟哭縊亭下與大行相望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崇禎十六年八月帝發祕府圖書得一黃緘甚固誠意伯劉基題署發之得圖一軸首畫諸軍倒戈棄甲民間男女奔竄狀次畫百官朝服披髮走次畫一人脫冕披髮而懸者帝覽之默然不怡大璫侍側見之傳于外蓋數已前定云

管葛山人曰甲申之禍自有墳籍以來所僅聞矣賊守

之大兵甲之多百官萬民之眾以英哲者為之君寧憂喪亡哉一夫奮而九有裂巍巍萬雉不崇朝墜何歟二聖狗九廟遷含氣之倫有不貿首腐齒者乎賊臣時亨輩猶且執土木己巳之傳析武功南徙之謀歸禍君父而丐生盜手雖有千刃足刺其腹乎當也先挾帝以叩都也有二石楊郭為之將有于謙以為之相決機若蓍蔡制勝類桴鼓故雖危而不亡也甲申之季餉匱而兵驕賊繁而民怨朝廷威命已不行於偏裨乃欲藉數萬烏有于虛之軍御强虎狼之寇嬰城自守知其難也以不能堅守之都城待天下勤王之旅宜禍之不旋踵也玄宗幸蜀德宗狩奉天國社為墟然兩京終以光復者

何也祿山朱泚之徒假竊朝命以致强大一朝南面僭自號其志侈矣淫僇以樹刑威僭汰以鳴得志士民寃毒萬姓仇讐而後思累朝休養之仁也王師乘之捷於拉槁雖有强寇勁兵一敗不復振者賊之能事已槩見也自成亡命游魂非有董卓曹操之資也眇而殘刀鋸不去手目眛之無非有石勒之梟雄巢尚之陰鷙也徒以牛金星李巖之徒為之布散歌謠蠱惑民志使之怨疾其君上延頸盜魁之來以驅除所不快者人心瓦解而皇輿遂成板蕩矣自成豈有兼容并包之智奄竊大寶而有之醜類無恥者相率諛之以為湯武高光其道不踰乎此也然能盜而有之不能坐而守之譬之養貍

然寢之重茵享以腥羶懸三銖之佸於其側猶然攖而取之貍之性嗜竊也胠篋之慝忽然摧大盈天府之藏百官倉廩之積肥羔截羹鐘彝女不絶於側也盗之能事畢矣賊之始願過矣始之假竊而矯損者今且不能自制也淫威炙掠以徵季賄士大夫之慘毒亦䝉古所未聞也此豈裂土稱霸者乎哉蕃亦疆臣失策以致斯極也當泰師之既覆也三晉尚强諸邊猶足以守也帝誠親總六師西臨太原以至平陽王屋渡河士氣自倍以大同寧武之甲為之前驅屯信臣精卒于河北號召中原之衆濟河而西三晉皆我臣妾寧忍一矢相加乎邊迎數月推轂庸相師不踰真保而三晉淪喪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遼國圖存權也權而不失乎正也重父去邠以興國重耳出亡以霸晉雍冀雖亡而吳越山東黔粵江浙尚在也一成一旅且以興夏豈謂幅員千里不足有為乎苟有忠義智勇之臣奬率三軍奉迎乘輿白旄黃鉞左次以御戎行發哀痛之詔罷厲民之政誅貪吏斬驕帥布衣蔬食甘苦以共六師擒河北之偽官收中州之豪傑令鳳泗之兵方幅而進驅策左帥規復荊襄留都之兵渡淮而從賊之淫虐既深我之士心斯奮因民之怒以掃驕盈之寇一鼓可滅也况賊據京師羣盗不相下必有構鬬之形我浮海而東聯絡寧錦騎西路進兵此于儀光弼之所以復二京也否則北阻大

河還都舊京資其謀臣用其輕銳其勢猶强于晉宋奈何殉匹夫之節委命於賊手豈不惜哉豈不惜哉諸臣宜死而不死懷宗可以無死而死帝固無愧於列祖而諸臣罪不勝誅矣

甲申夏五聞大行輓詞八首

百六乾坤血戰年驚看北極震幽燕風雷晦冥媧皇塚
神毀沉淪泗水煙縞素萬方同野哭英靈九廟正孫懸
遠人空有數天恨潑盡田横海島邊

憶昔熹皇倦早朝貂衣豎弄太阿摽漸謀九錫傳彪虎
次列三衙拜聖嬈一夕青宮來代邸萬年繼摯有神堯
于今誰抱龍髯泣弓劍橋山不可招

同朝蜀洛正相疑清論紛紜國事虧神后已圖鬼魅毀
羣奸空指黨人碑中常未滅黄起巾諸葛無功白帝危
莫問銅駝故荊棘名公臺閣舊委蛇

三十餘年苦戰塵二京無復洛陽春惟聞墨吏歸裝滿
轉見司農帝室貧兩稅流亡悲赦詔九邊甲馬困征人
吾皇原自多衷慟不為輪臺一愴神

大內文書每自隨臨軒賜對獨嗟咨衣經澣局時々御
髮為憂情漸々絲延攬屢孤前席問勞焦豈有近臣知
空令玉輦升遐日共撰黃巢勸進詞

髫髩黃衣見上賓乘雲回首指三秦前驅白鶴維山駕
後乘蒼梧楚水嬪千載啼鵑悲古帝一時凝碧盡詞臣

宣陵孝子何人在北望燕臺正掩巾
十二陵園月似霜風煙寢廟只斜陽空埋衰草燕山下
不見流泉灞水傍寔錄幾人收紀注前朝誰復諒興亡
江南父老傳消息猶自郵哀問定王
頻年喪亂見天心一夜金戈散羽林萬里長城無頗牧
九京遺烈笑微欽何時白水鋤新莽莫使皇輿遂陸沉
二十二臣箕尾畔帝星黯黯帶欃參
太子詣周奎第卧未起叩門不得入走匿內官外舍　帝
既幸南宮使人詣懿安皇后宮勸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
已自盡宮中大亂宮人號哭出走懿安皇后青衣蒙頭步
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宫見長公主肩斷仆地與宮

人救之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新曰賊將入恐
公主遭辱且至國大府避之負主而出　百官尚坐公署
視事如故兵部尚書張縉彥榜於衢曰薊鎮精兵已到百
姓不必驚懼賊兵已沿街大呼索馬騾居民盡驅馬騾出
戶外賊爭騎去喧傳百姓面貼順民二字者不殺民爭書
于黃紙黃紙盡紅紙代之有遮賊馬乞令箭者抽矢予之
至漸衆馬不得行賊怒揮刀斷指臂乃驚散　舊輔蔣德
璟潛遁于會館被劄脫走　城陷象房羣象哀鳴泣下
從自成西來者偽權將軍劉宗敏李過田見秀谷可成李
巖偽丞相牛金星偽尚書宋企郊鞏焴偽侍郎安仲張璘
然偽學士王華偽尚璽卿黎志陞偽泰謀韓霖偽軍師宋

康年或曰宋獻策永城人或曰浙人獻策身不滿三尺頭
足纖小軍中呼曰矮子或曰宋孩兒云工占驗賊犯京城
獻策占曰丙午雨丁未辰而克若無雨城不可下即日全
軍西還六年始克是日雨俄而城陷　牛金星黎志陞等
撰偽詔飛射城中
其辭曰上帝鑒觀寔惟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既
靡常情尤可見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驗往識今每
持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寖弛綱紀君非甚闇
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
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
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

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
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冀綏靖群黎猶慮爾君若
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
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
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
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
猷臣誼靡忒惟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
宗工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君父廣貽穀于
身家謹詔
賊破前門給事中黃國琦迎降為賊傳偽詔令中官持琴
絃綾帛入宮達帝前帝已出宮不得達

管葛山人曰世咸以此爲周鍾所撰僞登極詔非也賊
以庚戌殓大行鍾上書文諭院請葬先帝牛金星薦之
鍾始得用則鍾之汙僞命在梓宮襄事之日也斯僞詔
非登極文杞宋商孫諸語未知大行所在也蓋都城未
陷賊以此脅降者周鍾諸父罹名瑠叅鍾貿虗名標榜
二十年不能抗節以慰群望呈身賊黨以自衒鸞下流
之惡必歸矣

賊帥分據百官第劉宗敏據都督田弘遇第李過據都督
袁祐第谷可成據萬駙馬府田見秀據曹駙馬府李嚴據
嘉定伯第叛將官撫民據勳衛常守經第黎志陞踞長安
街仕宦邸占其妻子其餘多踞富民巨室各衙門僞官到

任傳諭吏書班皂赴謁榜示民間照常生理罷市者斬僞
兵政府偏貼安民榜云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
財者凌遲處死有二賊掠緞鋪立剮于棊盤街民間大喜
安堵如故　賊兵四布民居已定劉宗敏李過等令百姓
焚香迎李自成諸賊鼓吹旌旆前導自成氈笠窄衫騎烏
駮馬牛金星宋企郊喻上猷黎志陞張璘然五騎從之指
麾馬上欣然自得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
兵先入青宮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汙
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從而死者一二百人賊見
深嘆息之自成入長安門仰天大笑彎弓發矢中坊之南
偏顧盼自得指承天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天字必一

統天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金星曰中其下當中分
天下自成喜投弓笑太監王德化率諸內官迎於大明門
大索先帝所在不獲僞尚璽卿黎志陞曰重圍百里殆難
飛越民間藏匿非重賞嚴誅不可得此大事不可忽也下
令獻者賞萬金封伯爵隱匿者滅族　自成登皇極殿據
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朝自成用順王之
璽僞國號順建元永昌改印爲契冠服一品一雲二品二
雲遞以爲差禁民間用自成字闖字　自成宗敏李過牛
金星宋企郊聯騎入宮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導入大內
自成叱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之秩等伏地叩頭曰奴
輩早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去自成與劉李諸賊分宮

嬪各三十人牛宋諸賊臣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
井賊鉤出之悅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
不得無禮群賊擁見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一小將羅
賊費氏復紿曰妾寔天潢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則
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訴賊醉抽刀斷其喉亦自
刎筵前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內官獻太子群賊擁而至
太子廷立不爲禮自成厲聲曰若父皇何在曰崩于南宮
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太子曰只問
百官自知之自成不能屈改容曰汝父在我必尊養之毋
慮也太子曰何不殺我自成曰汝無罪太子曰速以禮葬
吾父皇母后百官無義明日早朝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飲

食不食封宋王不屈送劉宗敏護侍之群賊復擁二王不
承王年十三定王九歲至午門内官請二王下馬永王叱
曰我家門前爲誰下馬騎而進見自成並立不動自成引
坐同飲二王俱不飲自成曰懼乎曰死則死耳何懼留之
宮中
或曰賊大索懷宗太子二王捜得太子定王於内官外
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
在
交床昇長公主至黄帛絡肩臂創甚垂絶送劉宗敏療之
不死則擇嫁士人士民見者莫不飲泣
順治二年公主詣闕上書願入空門　詔求元配公主

名徽娖年十五許降駙馬都尉許世顯行有日矣以寇
警暫停至是嫁以公主禮　賜居田邸第錫賚有加既
婚公主痛念帝后成疾而歿
賊大索南宮内監報大行所在自成遣諸内官往視龍顏
凜如生以宮扉二載大行皇帝同大行皇后並出東華門
盛以柳櫬大行科頭不冠披髮一足跣置成公府前百姓
過者哀痛泣下僞制將軍李巖入成國公府懿安皇后在
府中聞帝后並崩倉卒將就縊瀫詢知爲后呼肩輿令老
宮人送歸母家
順治庚子陳尚古至燕遇舊内侍王永壽曾管事宮中
尚古問張后陷賊乎永壽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謂

當天啓時魏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
忠賢獻之以進立爲貴妃々素見惡於后崇禎甲申賊
入都城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
即盛妝出迎賊紿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
去事賊未幾賊倉倅行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
少年與之匿少年以京師不可留遂携之去托跡數百
里外居歳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
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々聞于朝傳送入
京因惡其淫穢賜死其死之年月王永壽已老不能記
矣尚古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寔任氏非張后
也微王奮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誌其事以俟作史

者可考焉張后本河南文學張國紀女懷宗即位封懿
安皇后
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歸所據第呼蓮子衚衕優伶蠻檀
各數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環而歌舞喜則勞以大錢怒即
殺之諸伶含淚而歌或犯闖字手斬其頭血流筵上　駙
馬都尉少保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乃歸家殺其愛馬
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前聽事云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
安公主先薨以黄縄繫子女七人於櫬前命家人舉火遂
自刎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
酒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奉左
都督文耀祖母瀛國太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擇大井

同于孫男女十六人投井中縱火焚第文炳投火死　宣
城伯衛時春赴井死妻子從死無一生者　東閣大學士
工部尚書范景文賊犯都城十八日召對巳三日不食飲
泣入告聲不能續翼日城陷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賦
詩二首有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之句赴龍
泉巷古井死妾亦自經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城陷嘆曰
主辱臣死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亦無憾耳
衣冠望闕再拜題纖為贊曰堂〻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
節矢死靡他遺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
恩莫報鑒此癡愚往文丞相祠再拜吟零丁洋詩卒章二
句經祠中　戶部尚書倪元璐聞難朝衣北面再拜稽首

脫衣冠角巾青衣南向遙拜其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酹酒
漢壽亭侯畫像前援帛語家人曰吾死勿殮大行殮方收
吾屍自縊手弱不即死呼二友助之乃絕三日賊入見之
顏如生驚避他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作絕命詩
有愧無半策匡時難惟有捐軀報主恩句投筆自經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自盡門下妻何氏聞
之同女皆自盡子進士章明走殮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
曰吾不忍大人獨死我將往從吾父妻曰君死我亦死章
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
止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大書於壁曰有侮我夫
婦尸者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加緋袍置扉上又取扉置

其左屬婢曰吾死置此扉上遂緋袍自經　大理寺卿凌
義渠聞變首觸柱血被面盡焚所著述評閱諸書衣緋北
面拜闕復南向拜父作書永訣遺命題櫬死節孤臣凌義
渠之匶繫帛懸樑就縊奮身而絕　左中允劉理順聞難
閉門理衣賊多河南人蹤跡者踵至閉門不應題贊于
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科名既占
宦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酌酒為別遂自盡妻萬氏
妾李氏及子孝廉婢僕凡十八人俱從殉須臾賊以令箭
至者數十人叩門無一應者破扉入見之環而嘆曰此吾
鄉杞縣賢士大夫也居鄉孝德里人無不感之奉李將軍
令來衛之不意全家自盡下馬羅拜涕泣而去　左諭德

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遂作書別母侍妾朱
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輩我去邪二妾曰主人盡節吾
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巳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閉戶自經家
人破扉救之甦曰聞聖駕南幸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覘
二妾巳死笑曰若年少能從死乎買三棺以二殮其妾乃
朝衣捧勅北面拜焚衣冠於庭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上
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其僕曰奈太夫人何
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復南望拜母指空棺曰以此殮
我端坐引帛自縊　車駕司郎中成德見賊犯都門遺書
馬世奇誓同死國世奇亦報書相勉及聞變慟哭作大行
皇帝哀詞攜雞酒奔哭大行喪次觸地流血賊露刃脅

之不為止歸邸號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經其妹未嫁從之死妻張氏亦縊德乃自盡　車駕司主事金鉉奉命巡皇城入朝黠軍聞賊入投御河死母喬氏妾王氏弟諸生鑅殮整母畢皆赴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聞寇日逼知京師不守二月遣其子歸其友漆嘉祉臨別賦詩曰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殉命乾坤墜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灑淚傷心離亂此生休懸知此日難為計惟取忠肝萬古留題畢自縊堂上　光祿寺署丞大興于騰蛟冠帶呼妻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指揮使餘姚姚成自盡　中書舍人松江宋天顯賊令書偽詔擲筆罵觸堦死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

貴經歷張應選俱投御河死　儒士張世禧同二子諸生懋賞懋官自經死　錦衣衛指揮使順天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句縊死　錦衣衛僉事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自殺十七人　順天府學官五人同縊明倫堂　諸生曹文耀閤門死幼童生周某憤激椎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　江米巷寫真者夫婦同縊死　居民田氏李小槐布衣湯文瓊俱闔門死文瓊自書其身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　知一禪師持戒律公卿重之吳江進士吳易施銀二十兩賊犯都城進士問趨避知一曰公試思功名生而自有者可以去留若是朝廷所予則忠孝二字正在

此際分明都城陷進士削髮投知一知一曰公向以貧衲披緇施金二十兩今公削髮禮宜回敬取前銀歸之封識如故慙而潛遁知一不知所之　戊申賊兵盡入民居自成聚牛宋劉李諸盜酣飲宮中不出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退歸邸賊已據邸走三元祠時傳駕南狩勸公南歸不應偃臥自經家人救之環泣曰明發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祝淵晨至酌酒為別公忼慨曰自我登第夢見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風絮雨萍句于壁數寔為之不死何為淵泣下公不為動作書遺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移旦而失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宜褫服殮用角巾

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繯祝淵視含殮乃去　簡討汪偉聞賊犯闕累日不食妻耿氏語曰苟事不測從君共死城陷耿氏置酒共酌偉起題宋人語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于壁為兩環偉就右耿氏就左方縊耿氏曰止止雖在顛沛尊卑之序不可失也解而下讓偉左就右而死　賊五六騎走道州大呼城下曰京師已下不得堅守廢弁魏廣勝與賊相識出郭五六里迎餉賊督餉侍郎党崇雅率將吏迎降　有孺童讀書聞都城陷帝后升遐拜母慟哭赴水死　賊下河間知府方文爟罵賊不屈大棒擊殺之　天津巡撫馮元飇聞都城陷

集將士誓師無一至者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蒲城人賊
孚遇其母招毓宗毓宗馳使入都納款初進士程源走天
津說總兵曹友義起兵津兵久乏餉源說督餉主事唐廷
彥發金給軍食廷彥迎源議戰守毓宗誘防海兵大乘劫
餉庫金毆廷彥幾斃倡紳士立黃旂大書天祐民順于旂
洋民各書民順字於戶友義率牙兵五百斬關出毓宗率
兵遮之友義單騎走毓宗逼元戚迎賊不應總兵婁光先
副將金斌指揮楊維翰皆納款金斌移營演武場留廷彥
幕中源就見廷彥勸南歸廷彥曰自反無能報國剔甚有
死而已家有老母八十三幸慰之有子報國可勿傷也廷
彥子生八月源請攜之而南不可源乃行　已酉百官青
衣小帽赴偽丞相牛金星府報名趨朝待命初賊懸示各
衙門班役如有一官潛遁者班役坐誅長班走諸官邸趣
入朝晝夜不去各官百計竄匿垢面衣乞丐衣襤褸于道
賊復榜示前朝百官赴會極門朝見願仕者量才擢用願
回籍者聽如隱匿不出以抗違負固論諸臣不願爲賊用
者十九懼禍觀望閑進退自便紛紛囚服趨朝矣　潞周
諸藩行舟皆泊淮安湖觜　劉澤清兵頓宿遷高傑兵頓
徐州連舟欲南下淮民大恐巡按王燮曾議澤清輕身詣
之勸其回師北上澤清不可大聲曰即不擾責治請假道
赴揚州燮不可曰即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
所知也澤清不能奪淮人乃安　吏部文選主事許直聞

變絕食閉門作書訣其母復作詩六絕句卒章曰擲筆翻
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
死後名長班趣入朝直給之出脩馬圈戶自縊　太僕寺
丞申佳胤協理東路聞變投王恭廠井中死　四川道御
史陳純德督學順天方試士易州賊至走回都城城陷自
盡　福建道御史陳良謨聞城破作古詩一首痛飲將自
縊妾時氏有娠良謨曰我年踰五十無子幸生男延陳氏
血食時氏曰主死妾誰依與其辱于賊不如無子請先死
以絕君念乃自縊死良謨遂死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中
城捕殺賊諜城陷獲譔譔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衚衕　貴
州道御史俞志虞聞都城破整衣冠再拜自經死　兵科
給事中顧宏聞城陷自殺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巡捕西
城城破爲賊所執械送劉宗敏宗敏欲降之維張大罵不
屈曰我雖小臣素明大義我首可碎志不可奪賊怒甚掊
夾並施斷指折足死　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
文武百僚入朝　庶吉士魏學濂聞變考皇謀南遷夜觀
乾象退入於室繞床行竟夕頓足曰一統定矣明發趨出
　庶吉士周鍾寓王百戶家百戶約同死鍾未應同官史
可程朱積魏學濂吳爾壎等並詣鍾邀入朝百戶挽鍾帶
不聽出絕帶而行百戶自縊鍾等並詣張家玉約俱朝言
未畢擲甌茶濺鍾面乃去　百官囚服環坐皇極殿前賊
兵抵其帽或推仆之不敢出聲雞鳴徃日旰自成不出饑

倘有困臥堦圯者自成祸褶窮禪與牛宋劉李諸賊雜坐文華殿引馴象至殿前使跪拜作虎嘷華栗盤旋戲群盜撫掌吽笑有絶倒者　是日百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内淚流如雨四夸館有回〻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殺之使者曰吾君但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彝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不能屈　宜興董廷獻曰罪輔延儒坐繫獄賄賊左右交譽於自成自成命釋刑部錦衣衛繫囚廷獻出獄與侯恂揚枝起張若麒俱見偏殿自成慰勞恂若麒送劉宗敏録用稍獎廷獻再三命留用廷獻不願受職厚與諸賊帥結歡江南仕官家眷賴其力多得全　偽文諭院學士熏知文選顧君恩

山西椓貢也箕踞午門伸足踢諸大臣頭日將晚大監王德化同内員數十出大内見兵部尚書張縉彥青衣立殿前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殯先帝乃先推戴新主耶縉彥曰自有主者縉彥何能為德化唾其面摩批縉彥頰拔其鬚魏藻德救之德化斥之曰閣下何顏至此耶顧君恩起曰此即魏狀元乎藻德面發赤君恩曰如此特簡狀元宰相真與主上增光賊臣皆笑藻德低頭不能荅德化責百官不請殯先帝内監數十人皆哭藻德縉彥等應聲哭君恩為奏自成命賊臣議大行祭葬禮黃昏傳偽旨云用帝禮殮葬以王禮祭　賊檄至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副將金斌率士民迎降巡撫馮元飈總兵曹友義已解

印南走　賊入據民居雞犬不遺責男子飼馬婦女執爨供酒漿搜索銀錢發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婦年五十皆不免負志節者懸梁投水池井皆滿姦汙婦女三五朋淫去來無定有擁至城上叢媟立斃者有遇賊帥廻行拋擲城外者安福衚衕一夕婦女死三百七十人號哭徹里巷家有刀仗即殺其主刀刃投棄載道　庚戌太監王德化襄城伯李國楨易梓宮加大行皇帝翼善冠袞玉加后冠服殮於東華門葦廠帝梓宮丹漆后黝漆自成遣偽天祐閣學士牛金星致祭故臣哭臨百餘人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慟哭李國楨退而自盡初賊舁帝后以柳棺至東華門外百官莫至國楨泥首去幘奔赴伏地慟哭賊執國

楨見自成國楨觸堦大哭流血被面賊持之自成好語誘之降曰從三事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許之扶出至是國楨斬衰徒步奉殮畢慟哭自縊死　自成設朝白氊笠青布窄衫翹足踞御座偽鴻臚贊拜方俯伏呼萬歲左廡于周鳳翔失聲哭極哀群臣皆失聲莫知所起班大亂賊不問鳳翔疾趨歸邸遺書訣父曰男今日幸不虧體辱身貽兩夫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矣之來生作絶命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望忠魂句同二妾自縊死　餘官戰栗望自成箕踞如故牛金星坐殿西檻鴻臚唱名首呼魏藻德叩首膝行前自成起旁揖之詰曰若

受特恩爲何不死藻德哭曰方求効用耶可死自成金星皆笑藻德叩首求試自成揮起之有所命不辯其言皇遽退　庶吉士張家玉長揖不拜自成曰此何禮家玉曰客禮自成曰既見朝何行客禮家玉曰明朝之臣如何肯拜他姓命斬之家玉仰天大笑自成問何笑曰父母教讀書今日方完有胡不樂徑行不顧自成縛之端門內絕飲食五日不死復縱之　自成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安定王

賊授張若麒山海防禦使龔鼎孳直指使楊枝起吏政文選從事高翔漢都直指劉世芳編修高劉陝西人故首用之劉大鞏禮政從事光時亨兵諫議大夫方允昌兵政從事催漕宿遷　陳演上書勸進賊命執陳演魏藻德丘

瑜方岳貢送劉宗敏並鎖項至營中　賊命內監杜秩亨選內官供使令初吉水貢士劉生知天文教授京師二十年公侯內監多出其門甲申謁選入都寓秩亨家二月賊氛急夜登園林高阜仰觀天象憂形于色秩亨問之怒曰汝曹食君祿當盡忠報國吉凶胡問也詰朝竟去不知所之秩亨終降賊都城未陷內官已懷二三及杜勳縋城入曹化淳開門迎賊都城士女切齒勳貴國勳既降賊夙昔有隙無不中害之　賊令京城造排門冊派養賊兵姦汙不堪有二婦不甘其辱誘賊入內殺之賊盡殺其隣十家

辛亥自成再設朝牛金星曰故事三勸進始登極胡爲缺如百官聞之爭先伏闕一日三勸進　僞定官制以文淵閣爲文諭院翰林院爲弘文館太僕寺爲驗馬寺尚寶司爲尚璽司六科爲諫議大夫御史爲直指使巡撫爲節度使巡道爲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更定有差　中允梁兆陽諭德楊觀光首倡助餉五千金托宋企郊援進即日召見兆陽于文華殿兆陽叩頭曰先帝無失德只剛愎自用君臣血脈不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自成曰我只爲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又叩頭曰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晉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神武不殺比隆堯舜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大喜留坐賜茶揖送之出遂除兆陽兵政府侍郎觀光禮政府侍郎　周鍾魏學濂共疏請葬先帝援

文諭院顧君恩碎之曰諸君好名之事俟牛丞相至自奏之金星至見鍾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即薦之自成鍾欣然自得每誇牛老師知遇揚揚乘馬屢過大行梓宮前揮鞭不顧同輩皆腹誹之　中書舍人呂兆龍投御河賊執送營中初百官點名止及勳戚大僚翰林吏部科道不及冷曹散員兆龍以散曹觸賊怒被搒掠夾足一夕釋之　壬子自成更定六政府僞官以宋企郊爲吏政府尚書顧君恩爲吏政府侍郎掌文選兼知文諭院以降賊潼關道副使楊王休爲戶政府尚書平陽知府張璘然爲總督倉場戶政府侍郎璘然甲辰登第已列第一甲帝抑之置二甲大臣薦其才可館選帝臨軒不怡

曰此盧杞也不敢復言璘然而牟藍歆云至是降賊人服
帝之先見以陝西督學副使鞏焴為禮政府尚書楊觀光
為禮政府侍郎以尚書侯恂為兵政府尚書梁兆陽為兵
政府侍郎以陝西巡按御史傅景星為兵政府侍郎掌職
方事以安伸為刑政府尚書改李振聲刑政府侍郎陸偽
尚璽卿黎志陞為工政府尚書以太僕卿葉初春為工政
府侍郎　賊召庶吉士史可程挾令作書招兄可法　劉
宗敏造短夾棍數百具以鐵為稜巨釘連之械成試二書
役于街一日即死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血肉殷地宗敏
帶刀跨馬導以四騎出入西直門無時度　癸丑廿五偽
禮政尚書鞏焴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　日中自

成召見降賊百官自成南向坐偽相牛金星六政府宋企
郊張璘然鞏焴侯恂黎志陞葉初春偽將軍劉宗敏李過
降將白廣恩官撫民梁甫董學禮馬科姜瓖等左右雜坐
以次唱名金星執筆點之金星首薦何瑞徵薛所蘊魏學
濂于自成薦何薛牛之同鄉也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
受天主教霖薦學濂于金星學濂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
之家必當錄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
命有歸耳授戶政府司務學濂獻平兩浙策　自成選百
官人物豐偉者送吏政府錄用縛文武勳戚大僚津要八
百員送權將軍劉宗敏拷訊五人一鎖二賊露刃押之毗
出西華門多失聲跣行有仆地拽走哭聲盈路　錄用者揚

揚上馬出

平寇志卷之十

管葛山人輯

廿六日甲寅偽磁侯權將軍劉宗敏率諸賊帥偽丞相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率諸賊臣俱小帽青衣匍伏午門前合詞勸進其表文有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諸語皆傳周鍾所作每以此自詡云　自成龔鼎孳又對人曰表文皆我手筆介生想不到此　自成每升御座頭岑岑思卧逡巡未敢竄是日升殿設朝受賀將登座見白衣巨人仗劍立殿中央華蓋蟠龍矛爪攫張震怖幾死自此不復升殿日馳射飲酒後宮宣淫無度　庶吉士張家玉上書自成請賓禮之而不臣旌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又上書請贈卹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尊顧劉宗周黃道周史可程魏學濂等家玉廣東人周鳳翔所得士也鳳翔常曰予親如處女忠孝之性耿然及家玉再上書賊怒將殺之不為動賊恐之曰當磔其父母乃遜詞乞免令仍舊職家玉父母在廣乃云為亡親屈士類笑之　主事劉養貞於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自成怒曰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戶部侍郎党崇雅給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東自賊營西來入朝崇雅降於通州松年降於保定皆角巾䲜衣聯騎入西長安門　各官詣吏政府自成所選七十二人金星所錄復數十人企郊□為三等上者升堂次者立軒下下者立庭中選授定疏名奏聞午後放榜授弘文館學士掌館事兼吏政府侍郎教習館員何瑞徵國子監司業薛所蘊如故何薛偽相同鄉故首用之瑞徵于金星為先達既為牛所薦自稱門生呼牛曰牛老師云其堂額有星宇同金星名瑞徵丞易之士類多大笑韓四維楊廷鑑為修撰四維原官諭德降用之也高爾儼陳名夏為編修名夏閩國難先自縊家人解之至是授編修後自成召見特授脩撰兼戶兵科諫議大夫授周鍾為簡討以屢草偽詔幷譔勸進表文也方以智梁清標李呈祥傅鼎銓劉漢譔史可程龔鼎孳朱積魯栗楊棲鶚黃燦張家玉仍為庶吉士劉大鞏為大理寺卿李元鼎為光祿寺卿張魯為鴻臚寺卿宋學顯為驗馬寺卿葉初春為尚樊卿改尚寶司卿吳家周為太常寺卿改少詹項煜為太常寺丞煜門生黎志陞為賊重用京師俱言志陞推戴煜旦夕且入相煜傲然自得大言於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丞意甚沮喪陰謀竄歸賀王盛為驗馬寺丞改六科給事中申芝秀朱徽劉昌金煉色光特享為六科諫議大夫改御史朱朗鑅柳寅東陳羽白張鳴駿裴希度韓文銓張懋爵蔡鵬霄為直指使改吏部郎中員外主事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郭萬象侯佐王顧劉廷諫為四司從事楊枝起掌吏政文選司事張元始陳康誦鄭爾圻王爾祿為戶政府從事韓霖吳文熾賀允郊

吳泰來李森先許作梅爲禮政府四司從事沈元龍吳剛
思爲兵政府從事自成以軍中儀仗不熟杖元龍仍戴罪
供職改吳顯文李丕著龔彝爲兵政府從事改楊明琅張
元琳湯有慶黃徽胤吳之奇張琦各刑工諸司從事改簡
討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庶吉士魏天賞兩淮運副吳爾壎
遂溪縣令劉廷琮張玄錫高珩胡統虞傅學禹羅憲文白
胤謙何胤光趙頫成充肇張端二十人皆以庶吉士改縣
令改給事中孫承澤爲四川防禦使賊初入都有稽訪司
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既見甫即席即問餘祐借銀
四萬兩承澤二萬兩餘祐承澤唯之告之曰宜早至稍遲
二日不得從容矣二人懼各輸其半承澤乃有此授改給

事中戴明說爲山東防禦使傅振鐸爲四川府尹龔鼎孳
爲防禦使金汝礪爲戶政府從事時敏爲四川縣令翁元
益亦改縣令時敏赴選時吏部門已閉觸扉大呼曰吾異
科時敏也乃放入元嘉爲夜行賊兵毆之毀面青腫斑斕
企郊嫌其貌寢皆改縣令改彭琯爲山西縣令陛御史涂
必泓衛貞固爲四川府尹又錄用各部散員周壽明爲揚
州防禦使徐家麟爲山東防禦使武愫爲淮徐防禦使李
之奇爲　　防禦使王孫蕙爲長蘆鹽運使王于曜爲鳳
翔府尹黃國琦爲　　府尹朱帯煌爲四川府尹鄒毀明
爲淮安府同知呂兆龍爲成都府同知陳膏歸德府同知
周亮臣廣平府同知黃一爵北直同知王允言滄洲牧孫

灤鹿邑縣令許承定陵縣令范儁考城縣令賈士儁商丘
縣令郭經邦柘城縣令何承新邯鄲縣令王皐四川縣令
程玉成山西學正又布衣八員賀成延慶州牧董三省開
封府通判汪守國武昌府通判諸葛萬成大同府同知潘
可程漢陽府同知戈邦智四川通江令何士胤四川華陽
令石有慶河南祥符令共一百二十餘員其餘趙京仕董
象恒趙玉森王自超何九雲劉肇國姚文然楊玄錫李登
雲等皆錄用未授職錢位坤負緣牛金星求用金星斥之
乃託周鍾通于顧君恩揚枝起赴部時對其家人曰我明
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遂有不凡人之傳金星故河南
人何瑞徵薛所蘊既以同鄉首用凡負緣者皆曰二人以

達于牛新授僞官皆繡衣紅刺謁客交錯于途　大學士
蔣德璟侍郎伯張鯨巡撫鄭二陽曾櫻及部郎中行散員
與候職進士施元徵蔣臣汪惟效翁希禹宮偉鏐程兆科
程于奇施亓巖飭王崇簡彭遇凱譚貞良史夏隆皆潜踪
不出韓霖故識夏隆軒蓋來謁曰以年兄之才新主必當
重用何可去夏隆不應逃去　諭德方拱乾衛胤文中允
林增志楊昌祚編修宋之繩光祿寺監事林蘭友郝傑中
書舍人陳翔劉明瑛等咸削髮見賊賊怒命執送劉宗敏
所僞軍師宋獻策上疏曰明朝削髮奸臣既不能捐軀殉
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排宜
徘徊岐路名節既虧心術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

他日有反噬之禍自成諭吏政府凡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自成謂牛金星顧君恩劉宗敏李過等曰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豈可復用拱乾等咸被拷掠備極慘酷惟宋之繩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鼓免刑有吳客在都下拆字占奇中林增志城陷後叩吳客問禍福吳客請書一字增志書林字於柱吳客驚曰二木書木上是三木相加也君子有懷刑之憂矣增志懼削髮投僧寺賊縛去拷掠幾死　嘉定伯周奎從子左都督鏡開城陷勸奎殉國不聽鏡遂聚其家百餘口勒之自縊投井皆盡乃自刎而死偽制將軍李巖據奎第奎

獻長公主并銀十萬助軍希免禍巖數其為國至戚鄙吝不忠夾足箍腦奎復輸銀十萬巖笑曰此賊慳吝不與殺手不吐也燒烙鐵熨其膚一熨承銀一萬累四十熨遍身焦爛承四十萬矣先後追銀六十萬兩珍玩幣帛不計其數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婦皆拶指皆死奎猶未死巖更令奎擔水執爨以辱之乃死　賊鈔没成國公襄城伯家自成見懷宗朱書御筆疑純臣純臣自盡賊鈔其家襄城伯已自盡賊亦鈔之賊帥執其夫人抱之馬上為戲笑　英國公張世澤定國公徐允禎博平侯郭振明陽武侯薛濂清平伯吳遵周平江伯陳治安都督袁祐周銘周鐸周鉉拷掠無完膚　大學士陳演每自稱廉相劉宗敏收拷演

夾足者再徵其黃金三百六十兩或曰勒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更於平則門外土庵中發其所瘞白金一萬兩宗敏收拷魏藻德責其以首輔致亂藻德曰藻德書生不諳政事又先帝失道遂至于此宗敏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為宰相崇禎皇帝何負于汝詆為無道呼左右批其頰復拘其妻子藻德拶指夾足勒銀一萬三千兩方岳貢亦被拷以入閣日淺官貧有清望納銀四十萬布四百疋免刑丘瑜亦被拷夾足徵銀五千兩李建泰入都稱宗敏所執拷得銀萬兩自成特赦之命加禮焉方魏曳頸入營中遇馬世奇奴懷印報訃于吏部泣語之曰不聽汝主言以至於此令且求死不得奈何淚沾衣牽去　吏部

尚書李遇知以自成同鄉同姓可幸免禍宗敏執之夾足拶指者再徵銀四萬六千兩刑未已遇知乘間觸堦死兵部尚書張縉彥刑部尚書張忻工部尚書陳必謙吏部侍郎沈惟炳兵部侍郎金之俊工部侍郎張鳳翔王鰲永僉都御史王正志皆被拷輸銀不等戶部侍郎吳履中熱足一次浼周鍾賂王旗鼓以免　詞臣則禮部侍郎楊汝成夾足二日以古玉盃一金壺一美婢一倩周鍾送王旗鼓獲釋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維機夾足勒腦不勝楚毒奪賊刀欲自刎釋之祭酒孫從度卧病金臺會館有羅賊帥来居從度妻悍罵之羅賊鎖其項并舁從度出拷訊立斃拶其妻十指斷乃供吏范寄窖銀七千兩獻於自成由是幹

林皆坐派萬金胡世安李士淳方拱乾楊昌祚林增志衛
胤文庶吉士萬發祥等皆被酷拷庶吉士皆録用發祥獨
以塗面佯聾觸牛金星怒故夾之　大小群僚雷躍龍郝
晋王都顧宏鄭楚勳馮垣登吳邦臣蕭時豊黃熙胤張正
聲趙士錦吳伯宗陸禹思鄭逢蘭范方呂兆龍林蘭友蔡
國光曹惟才何攀元李逢甲鄒逢吉郝傑等皆被拷夾徵
銀有差　百官被刑者跪伏劉宗敏李過前數十人各以
短木夾棍夾足共一大木横壓之賊持大梃往來敲横木
有聲肉碎骨裂呼號動地聲徹數百戶御史馮垣登兵部
主事鄭逢蘭戶部員外范方夾一日夜死　賊斬勳衛武
職常守經張同方二百餘員于平則門外有道人不言姓

名寓東直門關將軍廟前知禍福錦衣衛指揮張同方敬
禮之二月中道人勸同方棄官南歸逡巡未決三月道人
別同方南去驚問吉凶指空中鳥雀示之忽墜地死同方
曰兆已不祥猶可避乎道人曰前言不信何能救也飄然
別去同方懼稱病謝事數日都城陷遂被難勳衛常守經
狎伶兒孔四郎叛將官撫民據其宅拷掠守經發窖藏萬
金皆盡送守經于李自成同斬平則門外撫民悦四郎黠
慧留之四郎忽忽不怡撫民一夕醉歸復索酒令四郎歌
以侑觴夜深醉臥四郎潛起取刀斫撫民中其股撫民驚
起四郎知不免提刀罵曰我受常守經厚恩誓共生死汝
既取其財又傷其命我為守經報仇恨不能殺汝死必為

厲鬼祀汝吭自刎頭墜尸立不仆撫民大懼呼群盗推之
始仆　乙卯寧前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兵入山海關賊將
不能禦三桂移檄遠近勤王報至賊聚謀失色因遣降將
唐通協守三桂父襄提督御營居京師賊召之作書招三
桂曰汝以皇恩特簡崗閫非真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為
四海未寧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
素賞之令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也今爾徒飾軍容
遜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擣虛之謀復無形
格勢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鳴
呼識時務者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為不
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為子胥難為

元直易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猶全孝子
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
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僇辱身名俱
喪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
為趙奢爾殆有疑于括也其詞皆賊臣牛金星等所撰遣
賊將一人偽官一員白金萬兩黃金千兩錦幣千端偽勅
一道封三桂為侯特授偽吏政府從事左懋泰為兵政府
左侍郎同唐通協守山海關發銀一百萬貫犒邊兵
　管葛山人曰予遊江右德安馬大令告余曰有客平西
幕者云世傳提督襄作書招平西平西告絶於父起兵
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

桂秘之大集將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
國厚恩宜以死報國然非藉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
若之何將士皆默然三問不敢應三桂曰闖王勢大唐
通姜瓖皆已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闖王使至其斬之
乎抑迎之乎諸將同聲應曰今日死生惟將軍命三桂
乃報使于自成捲甲入朝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
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愛姬蒼頭通馬乘亂竊而逃焉
者也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矣一門皆為鹵獨與姬
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其速為計三桂乃翻然復走山
海擁兵自守使人於
本朝乞師共擊賊也

授宛平縣舉人王仙芑為山東濰水偽縣令　賊勒派各
官毋論用否限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掌印七萬科道
五萬吏部二萬翰林一萬部曹數千勳戚無限數人財並
没英國公張世澤拷死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輸銀三萬
始釋鎮撫司梁清宏被夾晝夜不釋諸賊酷拷各官賊黨
朋飲玩其哀號　先是賊期以二十一日點百官止及閣
部院寺太小京堂科道翰林吏部不及散員二十五日拘
繫各官亦不及冷曹自中書舍人呂兆龍赴水御河為賊
所獲執之拷訊二十七日行人劉中藻抗言願歸籍及中
書舍人陳翔劉明瑛以削髮觸賊怒遂并郝傑李起龍謝
于宣並送營中夾拷　李自成馳檄左良玉高傑劉澤清

齊降
偽檄云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吳三桂左
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賜綵緞黃
金所將兵卒先給四月軍糧俟立功日陞賞抗命周遇
吉身具五刑全家誅僇刑賞昭然爾等當審時度勢棄
昏就明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孰與棄身亡鹵妻孥啜𠴨
大福不再後悔噬臍檄到須知
淮安巡撫路振飛聞京師危急集淮上義兵七十二坊各
以生員一人為之長一人副之自備刀仗糗糧各為操練
夜則番休巡徼以備非常椎牛誓師大閱舉人湯調鼎等
戎服聽命　丙辰李自成以宮女分賜隨征諸賊　劉宗

敏李過等大索京官嚴刑拷掠罄衣幣金銀諸器未已株
連鄉戚知交與肆市賈搜索寄頓遠及菜傭賣漿家僦房
飯肆搜括俱盡道上曳縲喧呼里巷罷市紳監富民無一
免者賊謂繳人多挾重貲掠之尤酷死者千人諸賊俱珍
寶盈橐金釧纍纍滿臂　死難諸臣大書于門其官停喪
於此賊過門不入降賊各官經過其地汗顏策馬疾馳去
庶吉士吳爾壎既授從事肄于宋企郊曰從事治繁理
劇慮有失職願得教授足矣企郊怒曰主上經綸草昧未
遑立學安用教授亡國之臣理宜就戮主上憐才授一官
為吏始若既不能殉節又欲優游事外乎命予手遝劉將
軍營爾壎叩頭流血願就職乃置之　諸候選者詣偽吏

政府請乞紛〻企郊曰新朝當另用一番人公等不如早
歸乃稍〻遁去　顧君恩科頭吏部堂舉足桊上或醉攜
孌童高唱過闕太平調企郊規之曰衙門有體不比營中
可自放君恩咏之曰老宋猶作舊日太山巖〻氣象　諸
降賊偽官授京職者彈冠相慶調外者共商道里何迯抵
任有河南偽官為官兵俘獻入都自陳身經百戰乞復原
官君恩詰之曰爾契安在曰為兵所奪君恩曰失契與失
城等爾時便當死難偷生不忠奏聞闖賊斬以狥　丁巳
賊使致偽勅及呉襄書于三桂唐通亦遺三桂書盛誇新
主禮賢嘆以父于封侯三桂不答上書其父襄曰桂以父
靡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厲志冀得一當以酬聖眷

屬軍事方急寧遠巨鎮為國門戶桂方力圖恢復以為李
盜猖獗便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机故暫羈時日不
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〻萬
雉何至失墜使桂擦甲赴闕事已後期悲恨何極側聞聖
主宴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臆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
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以狥國難桂亦縞素號慟寢
干復怨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比美乎何乃隱忍偷
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功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
元直荏苒為母罪人陵苞二親並著英烈我父矯〻王臣
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乎桂
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雖置父鼎俎傍以誘三桂不

顧也賊使反命群盜徬皇失措　賊止數萬聲言數十萬
互易旗幟從海岱順成諸門分番出入以示其多馬厮小
子敝衣羸騎木檄鉄刀縱橫街衢居亡何擄掠席捲皆衣
組繡或曳婦人裙衣遊行市上富家巨室避匿僻巷及顏
落寺院中道人非時擊鐘磬點燈賊聞過而不入　賊聞
關東兵至咸涕泣思歸無有闘志有客行市上觸賊刀背
遂為牽去怖欲死將至一宅數十人群坐大嚼或膝坐婦
人弄之見客至犀起問曰能作字乎曰能出旡硯敗筆爭
拉之曰我輩不解作字若為我代書我輩父母妻子在陝
生死未可知聊寄家書以慰之作賊不過多得財得亦無
由寄從征辛苦何以為家悔為李闖所誤左良玉老于戎

爭恐旦夕江南兵來又聞呉三桂兵入關且急我等那能
為敵李闖相驅至此尚不知死所言之各泣下爭出腰間
錄釧搥碎緘之有寄山西者陝西者寄父寄子寄婦者外
署永昌年月尚有欲署崇禎年號者書已各出零落環簪
花翠遺之盈袖而返　江淮始知京師失守巡撫路振飛
城守集嚴淮安知府周光夏守西門同知黄鉞守東門監
紀郎中高岐鳳守南門兵備范明珂守北門各官俱宿城
上南都戒嚴　四月戊午朔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弘基恭
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戸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
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院學士姜曰
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卿朱之臣太僕

丞姚思孝吏科給事中李沾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郭
維經陳良弼米壽圖周元泰王孫蕃朱國昌誓告天地號
召天下起義勤王捐貲助餉朱國弼至淮索取義勇名册
路振飛拒却之　史可法移檄遠近曰嘗聞遭時有道多
以文事而紬武功遘會非常可因國恩而徼臣節天寶亂
而常山睢陽之事芬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應
從上作豐可豫知况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于良史有若
我本朝者乎二祖之廓清有同盤古累朝之熙洽象擬華
胥今上特興宏謨為備沖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召
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
也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靡餉者兵也餉非自私詔

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
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已瘠躅逋宥罪不難引一
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弘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
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甚廣責
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壅蔽實繁擔當何狀軍
興未已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南北之耗莫通河
山之險盡失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權義不共
天行將指日克勤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官遊無分家食
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于虛之以資起或韜略
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名班國士橐為里雄
各抒壯謀各團義旅飛附大軍力爭一決毗類立殲普天

大酺此萬代所瞻仰雖九廟為鑒臨也倘策未暇乎即戎
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至
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攸殊然使
乎準法行蓋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未可保其素封
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譬以同舟之誼誰無
恤緯之心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巧于為餌
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既入其樊莫不攖地獄之罰難民
所說聽者寒心連歲報陷西安太原武昌皆行省也金穴
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只坐一慳遂成胥溺同舟即一
家覆巢無完卵可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知不足以
效謀情何辭寸即死寔切執殳之願輒通托鉢之呼如或

纓情阿堵絶念封疆則霧雲抽誓言之矢溫嶠有迴指之
旗是為遏計亦屬愚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　湖廣道御
史濟南王與偢家居聞京師陷暨妻子登樓縊死　賊相
牛金星與諸賊臣議登極禮更定大順棨典鴻臚偽官習
登極儀各偽官勸進不允偽禮政府示百官初三日再行
勸進　陝西舉人楊聲華王琦撰勸進表以獻自成命授
編修　賊令開局二十四鑄永昌錢搜銅器供之三日方
止鑄錢不成錢文變泰昌字自成氣阻新局工厰之終不
成　偽權將軍頒儀制文官俱聽大將節制賊臣冠服一
品加雉羽于冠上服俱方領文武一色以雲為差等盡收
舊印牙牌棨交職方司別頒新偽契　頒示自成先世祖

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偽司務魏學濂揭宋企郊
以官銜犯諱請改他職企郊叱去之賊改大明門爲大順
門撤門榜字畫皆鏤金群賊鬨然剥金須臾畫榜不果易
偽軍師宋康年上書陳民間疾苦　劉宗敏先釋被刑
各官方岳貢丘瑜張鳳翔雷躍龍沈惟炳方拱乾楊士聰
趙士錦李士淳劉明瑛吳邦臣等皆囚之方岳貢不食死
丘瑜未執前有絶命詩百歲春光強過半匡時力短愧鳴
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書戒子勸勉忠
孝有到處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鄉語瑜初被執即自縊
賊救之醒不得死至是服氷片死張忻輸銀一萬郝晉輸
銀五千始釋王都釋械即死顧宍被拷僕竊貲逃去賊索

無有殺之　賊令盡驅閹官出城不許復入群呼打逆老
公寺人貴賤老少數十萬哀泣奔走失屨裂衣墜帽首面
血淋漓都城被圍内員皆通賊攻圍急尚嫌王呵殿城上
士卒無兵器皆白楊木棒偃曲斜擲五六尺塗朱釘其杪
貫一鐶觸有聲名曰悶棍稍格即折城破賊擊殺數萬人
内員從容啓關迎賊慶得主賊即以悶棍驅之人頗快焉
　畿内山東河南諸偽官單騎之任士民脅息不敢動恣
意刑虐首勒紳衿助餉少靳即收拷又徵少艾自侍燕給
郵傳人始不堪矣　淮安巡撫路振飛耀兵河上北來潰
兵及境咸避去　賊遣偽制將軍以兵二千下登萊　偽
制將軍白邦政偽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昌以兵二千索

餉至淮上見守禦甚嚴退屯宿遷　巳未自成召偽禮政
府侍郎楊觀光入内殿問郊天何以不茹葷飲酒不近女
色不行刑觀光曰天人一氣相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
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璽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
以感格上穹自成善之賜茶而出觀光爲宗敏所薦以門
生剌見宗敏　魏藻德被拷五日不釋乘間自勒死賊復
收拷其子無措因斬之藻德家每夜聞刀兵聲索之不見
又聞哭聲甚哀藻德懼不祥寬言以慰妻子卒爲賊所殺
　管葛山人曰夫丘相不能勇于自裁見辱賊手吾舌且
　在未有罵賊而賊不殺之者何儉也方魏皆帝所超拔
　身居台輔豈有苟全之地而逡巡未决邪等死耳以視

鴻毛泰山則分輕重矣
自成置酒宮中召牛金星宋獻策宋企郊劉宗敏李過等
雜坐攫食相爾我牛宋執禮甚恭自成呼之必避席而對
劉李舉手而已宗敏時呼自成爲大哥自成無如之何
庚申自成命偽禮政府尚書鞏焴致祭大行皇帝奉帝后
梓宮同瘞西山田皇妃塋中賊令一小將監太子二王臨
送於東華門百官無一執紼者　賊令舊鴻臚各官復原
職習儀以候篡位　潞周二王攜宮眷至淮上福王子身
南走常應俊數人從之至鳳陽鳳督馬士英以兵護之南
渡　偽節度使呂弼周以河南驛傳道副使降賊賊擢爲
淮揚節度使令代路振飛弼周偽檄至淮巡按御史王燮

斬之燮故弼周門生也　賊臣各上表勸進皆降賊詞臣
爲之得留一二語遞相誇　舉貢諸生求試者紛紛自成
命偽順天府尹考宛大二縣童生首題天與之經題大君
有命命偽禮政府考舉人首題天下歸仁焉次題莅中國
一句中式十八人命送吏政府選授偽官　辛酉賊焚太
廟奉太祖高皇帝神主入歷代帝王廟聾焇手捧成祖以
下神主出焚士民見者莫不飲泣有父老不勝忿笑出哭
罵之焇慙怒毆而逐之聞者快焉焇復收鑾駕庫儀仗歸
大内候纂僅各偽官集吏政府議癸亥登極雷雹震死偽
官數人　宋企郊選授考中舉人生員各省偽州牧縣令
降賊庶吉士公燕偽弘文館學士何瑞徵請牛金星至
院主席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兵盡潰降于三桂通
僅以八騎走還京三桂擁二十萬衆入關及關而都城陷
唐通爲賊呼關持吳襄書招三桂不聽自成令白廣恩援
通三桂襲破關通兵八千一戰而盡廣恩兵亦潰三桂縱
兵至永平沙河驛大掠而東駐兵關上移檄遠近討賊
吳三桂兵破山海關唐通迎降三桂檄賊必得太子而後
止兵三桂以征遼前將軍駐兵守寧遠部下精兵四萬遼
民七八萬皆能戰而新募兵數千尤雄悍賊素畏之當朝
議撤寧遠守關門兵部尚書張縉彥謂寧遠孤懸三百里
四面皆敵防禦極難寇氛日逼宜撤寧遠并守關門挑選
銳士西行遏敵京師有儆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

給事中吳麟徵言撤之便廷論羣譁閣臣阻尤力共言三
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
任其咎事遂寢遠寇急朝廷悔之始撤薊督王永吉以三
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
二十日抵豐潤京師已陷三桂頓兵山海乞師于
本朝自成命唐通招之齎銀四萬兩犒師別以賊兵二萬
守關三桂受其金出不意盡斫殺其衆賊將負傷逃歸
壬戌濟寧署道僉事王世英以城降賊濟寧城守粗備世
英乘黃希憲南下大張偽示迎賊至以城降　臨淄濟南
寇盜充斥行道爲絕　癸亥賊兵至濟南士民迎降推官
鍾性樸死之　賊選鴻臚偽官三十人民間善大聲者皆
與焉從伶人借朱袍贊班立人皆胡盧之　山海報益急
自成調賊兵東援運大砲出城任載絡繹而東　甲子自
成過劉宗敏所見廷院榜訊數百人哀號憤絕自成曰天
象示儆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宗敏收拷者縉紳二
百餘人雜流武弁各衙門辦事員役一二千人凡釋千餘
人死者過半給事中彭琯郎中李逢申主事申濟芳五十
二人爲中吉營李過所分拷酷刑不已李巖李牟宋獻策
皆勸之不聽　陳演梁兆陽勸進不允傳示軍民耆老
賊命偽制將軍董學禮將步騎一千五百人南下鎮守淮
安　乙丑劉宗敏進拷索銀一千萬兩李巖李牟刑寃所
進不及其半以已所有補入之人皆稱焉其所得金大約

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
千萬兩宮中久巳如洗懐宗減膳布衣酒卮器具之金銀
者盡充軍餉内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揚言獲之大
内識者恨之　賊盡釋諸繫者陽武侯薛濂定西侯伏羌
伯皆死於夾御史馮垣登以削髮被夾三日死錦衣衛鎮
撫梁清宏體肥釋夾即死吳發中張鳳翔等始潛遁南歸
　丙寅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僞制將軍李
巖疏陳四事一掃清六宮請主上退居公廠侯工政府修
葺酒掃禮政府擇吉期百官迎進大内次議登極大禮命
禮政府議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一文臣除死難歸降外
宜分三等貪者發刑官嚴追儘産入官抗命不降者追贓

既完仍定其罪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一各營兵馬
仍令退屯城外守寨聽調出征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三桂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擇吉已
定官民仰望登極若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招撫三桂許
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國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世々朝貢與
國咸休則一統之基可成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而惡
之不聽、關報既急牛金星置酒集劉宗敏李過李巖李
牟谷可成白廣恩左光先黑雲龍官撫民議出師倉皇未
定營中諸賊大懼私相問卜李闖有成否闖王登極尚延
幾年否出師不為關兵所殺否得卜不吉多淨泣　自成
大犒羣賊、々之犯闕也約分京師財物内藏歸自成勲戚

財歸劉李諸賊帥文臣財歸牛宋諸賊臣宫戸財歸小盜
既定京城則分封諸賊為公侯伯錦衣衛所諸官厚加賞
賚因僭立未定逡巡封賞自成見兵心搖動先行大賞將
領人百兩兵卒人十兩皆大失望更賞士卒人白布四丈
青布八丈悉取前三門標布賊入都止掠金貝布店獨存
至是賊兵數千輓車數百兩突入各肆一時席捲有程賈
性慘長跽牽衣求免拔刀斷其手妻出又斷其臂餘賈怖
栗泣視而已賊初入城懸令秋毫無犯及布散列肆先收
兵器火藥次責供餐女子無夫者强配賊兵姦淫殺僇備
諸暴酷貲財既罄猶索飲食如故稍不給刀背馬箠撾之
往々立斃禁民不許罷市入市者十不償一挾仇者妄訐

外鮮至京猶有會券錢糧未納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
星顧君恩以民情將變告劉宗敏宗敏曰此時但畏軍變
不畏民變軍者我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則不為我用若民
則我已制其肘腋設有動搖閉門分剿不煩鳴金擊鼓一
時可盡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强取安從給辦金星不能
難　坤儀長公主避賊周奎家夢見先帝及后惟王承恩
侍側先帝告公主曰已訴上帝逐賊不久滅矣外人頗傳
其語宋獻策私語於人曰我主馬上天子惜其殺僇太過
益造禍耳尚有三年富貴過此恐于術未必驗也賊心益
搖　廣東解餉銀三十六萬兩寄濟寧州庫濟寧總兵張
文昌統領兵丁劫庫鹵去二十餘萬遂南下　丁卯京營

李昌齡至泗淮安巡撫路振飛聞大行之喪大集士民告以大故衆皆泣下申嚴軍紀會兵北討　副將莊朝楳以兵刦單縣爲義兵所殺　吳三桂移檄至京民間相傳平西伯密諭都城士民喪服大袖以別于賊潛製素巾布素爲之割盡近京一路傳平西伯檄文甚多賊衆益懼門守盡弛南歸各官及避難百姓鶉衣破衲僞爲推車負擔者或爲乞丐低頭相續而出及門遇賊逐回亦無數　自成命僞工政府鑄金爲九璽不成僞相牛金星等以大位未正事有中變勸自成速行篡立僞禮政府筌焆擇於十七日即位示諭百官十二日午門演禮十三日皇極殿演禮十五日頒詔十六日幸太學行釋菜禮十七日即位文武

百官俱往圜丘候郊天加袞冕行祀廟定功等礼賊故示從容以寬軍心衆無固志相率謀竄　戊辰自成聚劉宗敏李過于宮中拘銀鐵諸工各數千盤斂庫金及拷訊所得并金銀諸器鎔之千兩爲一餅中鑿一竅貫大鐵捧凡數萬餅括騾車數千兩馬騾橐駝數千裝載歸陝自成與諸盜多秦人既破都城謂江南可傳檄而下遂都關中徐論封賞及平西師至自成幡然改圖曰陝我父母國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豈易一西安乎諸降大阻潛謀行遁　己巳自成再集群賊議東征劉宗敏等逡廵未應自成決策親行授降臣張若麒僞兵政府尚書隨自成請劉李諸賊帥敦趣出兵　自成東行之期既定取勳戚大臣

錦衣衛堂上官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先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吳遵周永寧伯王長錫平江伯陳治都督袁祜周銘周鐸周銈等共六十餘員斬西華門外陳演已謝病歸賊烽急懷宗復召演夢着遠遊冠騎蒼龍高山巔數人舁金銀一屋于之閣召以爲祥私語門人董生董生曰不祥也國家多難雖貴極人臣焉有無故爲王之理龍水族也于山失所處困龍也乘之將戮金銀一屋而數人舁以趨冥資也夫子宜髙蹈矣演不悅城既破數勸進以婿賊卒爲所殺　李過盡絞殺中吉營拷訊各官彭琯李逢甲申濟芳等五十三員濟芳入殮復甦潛載南還　自成復發不死諸官赴宗敏所纍纍坐路側按籍

沒籍殺之二更始釋其餘楊仕聪等乃得脫　自成以車馬橐駝載美女輜重三更出東直門先發盡以戚畹勳貴婦女給軍令各營利兵仗束裝擐甲以俟啓行　總河尚書黃希憲放舟南下　庚午自成命制將軍李牟僞相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自成合劉宗敏李過等步騎五萬聲言十萬五更啓行出東長安門自成簡精銳七千自隨掣刀牽馬列長安兩街平明自成出正陽門東宮二王黑衣騎而從馬尾相啣都人擁觀多隕涕自成既出賊兵皆上馬長歌而出賊臣宋企郊以下曲躬送之須臾追軍師宋獻策赴軍中絳衣而大褎幘高尺有咫二壯士㩳騎夾而馳海岱齊化二門大開四方羇旅與賊臣潛遁者數

萬並出肩摩踵接相牽而走　辛未有內臣至南京始知北信已確史可法張慎言集高弘圖寓議所尊奉有潞王福王並在淮詹事姜曰廣議主福王可法曰在藩忠孝無聞恐難主天下逡巡散　朱國弼强取淮庫中寄銀十萬兩

自成至通州大驅馬騾三千橐駝一千馱載輜重歸陝以僞將軍羅戴恩將親信萬騎監之而西　牛金星守京師諸僞官日候闕門有貼私示于西長安街曰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本月二十日共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都人既深怨于賊匿名飛帖滿城劉宗敏常殺飛帖所在居民數十家今貼皇牆無可用法金星懼遣人密白自成僞官見之錯愕多潛遁有僞奉差逃去者　高苑知縣蘇

方起義山東山東自撫標梅中軍叛降賊濟南稻巡撫丘祖德逸去推官鍾性樸自稜臨濟墮河武定濱州賊騎充斥殺人如麻乞丐不免蘇方漢中人在陝從軍數與賊戰射中自成肋以功除高苑有智畧養死士二百倡義山東布告遠近條述李賊不足畏及秦中縉紳僇辱皆如都中東南紳士宜同仇共奮勿惑浮言遠近響應　壬申自成兵至密雲　何瑞徵以望日率諸詞臣謁牛金星金星戒之曰訛言四起諸君宜簡出降賊者懼人懷南適之志矣

新城土賊王鉻盤有衆數千横行韓家樹一路新城大姓王韓張三氏舉義兵合衆數千賊至出不意襲破之乃掠舟西入海　僞淮徐節度使呂弼周以淮揚巡按御史

王燮其門生也携僞參將王富赴淮之任燮命游擊將軍駱舉迎縛之燮叱使跪弼周罵曰汝竟不識人耶燮曰亂臣賊子我焉識之詰以先帝東宮所在弼周不答因縛送巡撫路振飛振飛置之驛亭集善射者鳴角伐鼓振飛舉觴勞駱舉簪花立綁弼周傅于柱善射者五人為明去二十步射之中者賞銀牌一不中者退人發一矢射者盡乃剮之　燮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膽力超絕在淮極著勞績集義兵至二十萬　癸酉自成簡輕騎向永平發天津米海運濟兵餉

甲乙彙略曰癸酉賊大驅騾馬駝駝載金銀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

五百兩為一錠每馱二錠不用包裹

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管葛山人曰今按懷宗時內帑久已如洗李賊破都城劉宗敏李牟等共進拷勒搜括文武大僚勳戚富民等金銀共七千萬兩今按冠若之言以五百兩為錠計之三千七百萬錠則十六萬〻零也每馱二錠則八萬〻馬騾始克負此數合天下馬騾亦不過一二百萬匹而止耳京師安從得此馬無稽甚矣冠若之是非大都耳食東林之唾餘而寃竟未嘗揆之寔情只此一事灼然

可辨其誣乃爭誣於懷宗不亦謬哉

平寇志卷之十一

管葛山人輯

十七日甲戌自成兵至永平總督王永吉棄其軍將三十騎間行南下　平陽進士王道成降賊爲僞青州防禦使單騎赴州城中懾服不敢動衡藩出走　乙亥自成盡調諸軍攻吳三桂　初戚畹田都督南遊取金陵名娼陳沅顧壽以歸都督還京病入三桂使人以千金買陳沅闖賊入都劉宗敏索陳沅於吳襄不得收繫襄酷拷夾索之三桂聞之益募兵復收帶甲七千人自成繫襄東行三桂嚴兵壁關城自成合兵十餘萬攻之更發兵出一片石夾攻三桂三桂懼不勝先乞乞師於

本朝三桂舅祖大壽與舊督洪承疇共請兵于

本朝墨勒根王即九王發騎兵五萬英王將萬騎爲左翼入西水關豫王將萬騎爲右翼入東水關九王自將三萬騎駐歡喜嶺張旗幟徧山頭遥爲聲援按兵不進詰朝將戰賊兵益集三桂懼將數百騎突圍出關外乞九王進援九王大喜約進兵擊賊三桂復入關嚴整部伍刻期決戰　丙子吳三桂與賊戰關內關兵奮擊賊殺傷甚衆賊分道並進日暮乃罷　牛金星守京師軍報急人心思亂大索兵器于城中嚴門禁　淮安巡撫路振飛追漕艘七百回駐清江口　丁丑吳三桂大破賊於關內賊入京師精銳不過數萬所至虜掠麾下不數經大敵旣陷都城馬厮

褰丁亦人〻懷重槖皆有歸志一聞三桂借兵戰士寒心自成宗敏知關兵𠢠成敗决一戰驅衆死鬬三桂悉銳壘戰無不一當十自成益驅羣賊連營進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兵左右奮擊殺賊數千賊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賊衆兵寡三面圍之自成挾太子登廟岡觀戰關寧兵東西馳突賊以其旗左縈而右拂之陣數十交圍開復合自成按轡高岡上見白旗一軍繞出三桂右萬馬奔騰不可止自成麾後軍益進有僧號〻馬前曰彼旂而白者非關寧兵也大王急避之白旂所至風擁潮湧皆披靡莫能當自成鞭馬下岡走諸賊鬬良久令嚴酷殺傷者多莫敢進退羽箭落黃埃中吽嗷若雷鳴賊衆奔潰墜戈抛弓矢

自相踐數萬人關兵潚兵分道乘之賊無敢衝刃者殺其將領十五人奪輜重亡算自成率精騎數千疾走入永平賊帥四奔各收散亡夜歸永平得數萬　僞制將軍董學禮以賊騎三千過德州恣行殺擄僞州牧供應婦女稍遲賊兵毆之幾斃　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使張若麒赴三桂軍中議和三桂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鐘簴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逕京送皇太子赴軍前三桂許之按兵山海關闖賊拔營而西　魯王避難南行總河尚書黃希憲總兵于永綬聯舟至淮安　江南無主紳士屬望在潞王高傑劉澤清移文路振飛問所奉振飛答曰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親賢惟福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謂福王以序以賢宜立令黃得功劉良佐等合詞擁戴議乃定　己卯高傑擁兵逼揚州史可法治兵防浦口

庚辰吳三桂整兵向京師一路移檄布告遠近自成兵聞風潰散相繼　辛巳劉澤清棄臨清以兵下盱眙移文淮安撫按請赴淮集議路振飛王燮嚴兵守河上澤清不得下　賊僞制將軍郭之緯統僞副將張國柱等七人步騎萬餘至濟寧濟寧城守有餘黃希憲旣行人心不固賊帥檄至署濟南道分守兗西僉事王世英率士民納款迎賊入城　壬午吳三桂追襲自成甚急自成先遣親信馳入京僞禮政府榜示主上不日東還各衙門速脩登極儀物〻賊僞制將軍閻濟寧兵馬于郊將騎兵編入賊伍盡奪

步兵器械衣甲　癸未自成入京師吳三桂兵長驅逼近畿移檄降賊諸臣反正自贖自成怒囚吳襄驅百姓毀崇文宣武二門外民居數萬間并毀牛馬墻稍遲者殺之殺數萬人三桂兵壓境自成令劉宗敏李過李巖連兵十八營出拒敵叛將唐通爲前鋒兵始交叅將馮有威擐矛刺通墜馬宗敏等連營進我兵突出射宗敏墜馬爭救之舁而逃三桂兵乘勝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羣賊拔營舁宗敏通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自成以二壯士扶吳襄乘陴呼三桂諭降關兵抽矢射殺扶襄者皆反墜自成怒盡殺襄家三十八口梟襄頭高竿懸城上三桂披髮墮淚踣地哭三軍咸憤怒拔刀斫地誓殺賊　賊僞制將軍郭之緯索

廣東寄滌寧庫銀妝朱知州酷刑拷訊同弟姪皆自盡々
妝夫小文武官僚鄉紳舉監生員富民勒賠銀四十八萬
兩滿城士民着械曳鎖人不堪命一甲申京城黃沙黑霧
漲天咫尺不相見三桂傳示都中士民為先帝復仇自成
括馬騾車輛載輜重相續數十里縱兵大掠賊兵被殺與
潰散者各數萬乃悉籍京城丁壯為兵輓車牽馬劫之西
去　南都禮部司務齋百官公啓迎福王于儀真王即日
西上　朱國弼棄淮而去士民毆其中軍於市　乙酉德
州謝陛起義兵殺偽防禦使閻傑偽州牧吳徵文徵文至
州徵餉暴酷勒大學士謝陛助餉十萬兩餘官以是為差
諸生謝陛與御史盧世潅千戶賈飛明經馬元騄潛相結

謀推慶藩宗室朱帥欽為主帥欽為香河知縣棄官走吳
橋為傑所獲囚于德州傑有兵數百為衛不敢動德州俗
傳二十八日為行瘟使者降辰陛等令好事者結高臺城
外梨園子弟演劇賽神陛等旁搆山棚與婦女觀劇士女
傾城出賊兵出城縱觀陛等閉城一呼士民俱起殺傑及
徵文出帥欽于獄權稱濟王移檄遠近一時殺逐偽官来
附者四十餘州縣　高傑擁兵至揚州士民閉城禦之
闖賊偽官合詞勸進　丙戌李自成僭立於武英殿追尊
七代考妣為帝后偽丞相天祐閣大學士牛金星代行郊
天禮六政府各頒一赦書稱大順永昌元年自成加衮冕
列仗受朝鴻臚贊拜牛金星以下咸就列偽權將軍磁侯

劉宗敏扶劍出平立不拜曰爾我同為響馬約富貴共之
今日何拜也偽官皆拜宗敏不得已二拜而起　魏學濂
自縊死學濂父大中死璫禍兄學伊復殉父死學濂才藻
冠一時自負忠孝門第議論慷慨海內名流莫不斂手推
之京師陷江南人士謂學濂必死國難學濂厭於象緯圖
讖謂自成必一統有天下翻然改圖思以功名成佐命受
職戶政司務已快々悔之南歸者至家知學濂汙偽命慷
郤者羣起攻之幾毀其家學濂觀賊所為知必無成慙恨
無極遣間使走容城聯絡義旅既聞太子二王皆為賊得
知事不可為遂為絕命詞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illegible]
放還鄉既望義旗起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

慙惶幾家閤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
頭金鉉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纍々
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
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
含羞活不得為母愛此全歸人又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
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
有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
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
罪何敢言升衷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塟凡五喪留
與于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生為
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僕辭母却就父生死猶西東

骸骨雖不歸即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謫入楸松又作
書曰墓位不朝以死繼之死雖晚矣於心則安苟安於心
正不必問人之知與否也侘傺撫几者累日自經死
管葛山人曰吾聞之友吳蕃云學濂與孟章明同登第
章明見學濂雅慕之曰觀于一文章經濟若此吾輩着
進賢冠非人哉市檀箑丐濂染翰作山水并題一詩章
明珍之買紫花梨匣以藏之其為士類傾服也若此逮
交河殉國章明從容以從君父學濂乃隱忍焉士窮見
節義信夫至於賊執衰落悔而殁身祈晚蓋者也死而
可作使我負慙于伯昭
又曰魏䖍常忠孝名家象緯誤之烏知盜魁之不成操

莽也苟自成終遂帝燕䖍常幡然佐命豈父兄之志乎
哉墓位不朝殁身明志惜也其晚然猶愈于陳演魏藻
德身居台輔而不能勇于自裁見辱賊手者矣
午後賊驅馬騾負薪聯車載硝黄入承天門衆知大火將
作咸洶懼自成令各營束行裝利刃仗夜揭偽榜諭百姓
出城二更火起　沙縠衚衕漆工包儒聞太常吳麟徵死
節走哭之哀請治喪以真櫬荷舁走還肆賊獲之治焉努
脫走漆盡復還肆幾被賊刃治喪加固焉先後十餘日每
夕卧櫬側無婦有一子時携于來惟多飲酒工竣不取一
錢曰我雖賤工固大明百姓忍死須臾願為忠臣役何錢
為是夕宮中火起延太廟光如晝包儒起而呼曰我家天

于祖宗一燎已乎躍入井中其子牽其衣不及隣人救之
已摧臂而絶太常家人為治殮埋長安城北　給事中吳
甘來櫬寄窮巷火延入巷中居人爭負甘來櫬走出焦爛
死者一人　丁亥李自成西奔二更賊縱火宮中須臾九
門雉樓皆燃復燒城外草場光類白日五更自成挾太子
擁衆出齊化門令偽果毅將軍左先先偽都尉谷大成將
萬騎為殿劉宗敏創甚不能騎擁綿衾卧長几四賊舁以
行降賊偽官山陝河南北直人并舊從賊者令從行以兵
護之江南人士紛然南竄楊觀光以家累隨賊出行謀遁
走賊兵叢刃擊之顛成門外死而復甦乃逃去薛所蘊以
宋軍師令得脫　宮中火作百姓知賊走必肆屠僇各運

器物繩梯堆塞衚衕口盡以木石丈戶男子升屋累瓦石
伏簷溝以伺自成既出餘賊順途焚殺尸橫路火燭天滿
城號哭沸騰婦女從井懸梁相望百姓擲棘几扉版礙大
道奮挺大呼殺賊京城內外百里同噪飛瓦拋石若鴉陣
塵迷目兒童婦女擊鉦鼓鳴銅梁盆助之或突出小巷狙
擊賊賊人馬相踐死者萬餘無心戀戰而走九門火甚餘
賊數千東西馳突不得出棄馬拋弓刀易服分竄空寮佛
刹以逃生　吳三桂計賊屢敗必西走設疑兵西山取酒
罌數千寔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每數尺置兩罌上覆
浮土賊萬馬並馳罌穿陷馬足驚踣後騎相壓奔蹋塵灰
天石灰迷目不得視疑兵遠噪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

中火作知賊走勒兵遂繞城而西賊為都民邀擊後軍不
役成陣追奔三十里及之不戰而走賊騎皆負數囊重載
不能馳射殪一騎諸軍爭分其囊追躡既急盡棄輜重美
女金銀自蘆溝橋至固安百里屬甲衣物盈路賊散去數
萬三桂徐收所得適數百萬賊乃得脫西走　賊將郭之
緯盡收濟寧州庫進貢龍衣及客商貨物東入兗州留偽
掌旅傅龍以兵千三百防守濟寧　五月戊子朔福王至
南都謁孝陵詣懿文太子寢園入宮謁奉先殿出居守備
府史可法劉孔昭等議上監國璽綬　御史曹溶奉赦出
獄而都城陷潛踪以免賊既西走西城居民奉溶為主溶
自署西城巡視設崇禎帝位於都城隍廟率降賊故臣梁

兆陽孫承澤高爾儼等發喪哭臨降賊故御史張懋爵柳
寅東韓文銓朱朗鑅各自署五城御史都城無主溶等自
相位置百姓多質成焉　城中匿賊千餘閉門大索姦獲
一賊即支解臠割于市有一老父擒一朱衣賊寸剸之剖
心祭先帝因生啖焉宮中餘火未熄久之大雨火滅殿宇
半燼惟存文華殿大明門正陽門　密雲副將張箴聞賊
敗率兵至昌平射書城中同討賊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
官王廷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
同赴長陵祭奠剮之又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懷
宗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　京師米巷諸商合貲為吳
三桂家治喪每棺衾費百金　己丑關兵滿兵入京師降

賊諸臣見賊敗多謀南遁已見平西伯檄文許反正共立
新君諸臣皆留不行吏部侍郎沈惟炳戶部侍郎王鼇永
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偕率故臣設懷宗位於午門行哭
臨禮養性備鑾儀法駕百官隨鹵簿迎新君于朝陽門外
甲騎數萬及都門百姓皆傳吳將軍護駕至百官望塵伏
道左止輦仰視則
本朝九王也關寧兵已前驅疾走入都門城上盡立白旂
矣　吳三桂及賊于定州賊還兵而鬬三桂兵奮擊破之
西走　偽督餉制將軍白邦政偽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
昌將賊騎三千至濟寧以所徵漕米餉銀分貯濟寧州庫
倉廒　庚寅吳三桂及賊於定州北清水河岸偽都尉谷

大成麾兵還戰賊飢疲不戰自亂大成連斬卻者數人立
營終不能定三桂長驅奮擊賊兵犇潰斬谷大成擒守禦
三人殺賊數千奪婦女二千左光先馳還救之關遼兵乘
勝爭奮長刀斷馬足光先墜折足易馬進不能騎負而逃
盡棄輜重獲金銀七百餘餅器械馬騾亡算滿兵繼之追
奔十五里三桂屯定州遣使告捷定州士民憤偽官徵餉
酷逐斬偽州牧董復函首迎三桂三桂以谷大成頭望祭
父襄泣血盡哀盡以輜重散三軍招降賊兵潰散者得萬
餘人　辛卯李自成屯真定賊既累敗諸賊知闖無成逃
竄益衆偽將相牛金星李巖亦心懷二三自成之濟河而
東也雄邊勁鎮無不摧滅長驅數千里未嘗小衂三桂乃

數勝之于女玉帛多為所奪自成深憤之親勒精騎還擊
三桂兵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東西掩擊殺賊將三人斬首
萬餘自成大敗走回真定三桂與滿兵合營息馬乘休士
卒　壬辰自成益集兵攻三桂三桂兵接戰自辰及晡兵
數交互相殺傷東風大作黃沙蔽天日賊陣屢開屢合旗
偃復立馬蹶復起殊死鬭三桂分兵番休戰自成知不能
勝漸引卻關兵射自成墜馬掖之騎馳還營剳甚卧民舍
居人怨之盡挈妻子而逃自焚室廬火燭天賊夜移營終
夕數驚不能止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兵逐之及
關而止　癸巳九王令北都群臣為崇禎皇帝設位帝王
廟哭臨三日故御史曹溶朱朗鑅等曰九王有照舊之令

自相部署降賊故臣熊文舉楊枝起等陪位哭臨九王召
李明睿為禮部侍郎典司謚號祭葬擬上崇禎皇帝謚曰
端皇帝廟號懷宗上周皇后謚曰烈皇后
本朝內院范文程訪歷朝實錄召詞林各官止高爾儼應
命議修崇禎史爾儼請盡召翰林諸員因召何瑞徵高珩
李呈祥等自是百官援遁職名者絡繹至故督臣洪承疇
入京哭臨懷宗發喪改葬梓宮士民從者數万無不哀泣
尋令造陵泉以田皇妃墳弘敞壯麗曰厝懷宗於中宮周
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云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
午田貴妃薨卜地于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异帝后

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捐錢葬之田貴妃墓
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礼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葬焉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趙一桂為開壙埋葬崇禎皇
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陵寢事恭照明陵坐富昌平州
天壽山甲職於崇禎十七年正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沒
故主崩殂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
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雇夫速開田妃壙安葬
崇禎皇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
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
因葬期限迫亦再三躊躇甲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
紳劉汝樸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雇夫啓

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督
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壙中石門用拐釘鑰匙
推開頭層石門入內享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
兩邊列五色紬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
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
設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
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
棺椁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于祭棚
內陳設豬羊金銀紙劄祭器洞衆舉哀祭其下葬甲職
親領夫役入壙宮內即將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將周
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皇帝之棺居于其中田妃

埜於無事之時棺椁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椁遂將田妃之椁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祭畢甲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葬耆老等祭奠號泣震天適昨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地坊撥夫百名各備揪掘筐擔舁土築完甲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貲五兩買塼修築周圍塚墻高五尺有奇畢　國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享殿三間群墻一週使夫明故主不致淪沒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踰是也地官列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甃石以磚代之朱書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殿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座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

死節戶部尚書倪元璐家人投狀范文程請扶喪南還文程立遣一官持令箭送至張家灣倪夫人肩輿出城無阻者于是死難諸臣之喪次第給文南歸　闖賊偽防禦使張問行之任濟寧　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駉起兵臨清討賊侍郎張鳳翔走東昌起兵應之河北山東郡縣各殺偽官以起兵　甲午衡王募兵殺偽官復青州盡僇賊黨東輔響應　乙未劉澤清擁兵逼臨淮　應天巡撫鄭瑄移師駐鎮江　初寇儆急懷宗召考選諸臣衍取濬縣知縣

王孫蕙伏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慟哭帝為動容注授吏部及都城陷孫蕙偕同里秦汧趙玉森張琦等至馬世奇寓謀謁賊世奇不可曰出俱謁宋企郊孫蕙出表袖中企郊閱而嘉嘆諸人愧不如偽授長蘆鹺運使孫蕙謁謝企郊曰貴里同事七人公何以至此孫蕙曰新天子不世之知大人甄拔之力企郊曰非也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詔可作新朝雙璧以一官相報耳其表文有云燕北既歸宜拱河山而受籙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人多傳布之賊帥郭之緯贈以良馬二劉宗敏牛金星皆置酒餞之賊令赴任外官家屬留京師孫蕙有嬖妾包氏不得已留之出都南中人士欲附之同歸孫蕙辭曰新天子耳目甚廣我挾南人以行必致詰責幸毋相累書監旗二曰欽命督塑金緋鼓吹前導過滄州土賊奪其贈馬賊將稽驗示以偽契乃得行至天津亦然至德州忽見城上立大明旗義兵截殺偽官無得過者皇遽碎旂毀憑埋銅契聽行李封記悉署偽官職銜大順年號與其僕交噪相磨以滅之徘徊旅舍後至者衆知自成西竄始決歸計夜半奮行李潛為乞丐間道過德州渡淮至江上聞南都再建遂晤士大夫自述潔身狀甚悉言及邑中同難者多反唇至毗陵醜狀先播里中妾父包春見孫蕙獨歸謂獻女於賊至門哭詈孫蕙多捐金賄里中人士能為詩詞譏刺者潛赴南都交底皆不納更裝為商居飯肆具揭托同年致太學

士姜曰廣曰廣抵于地曰逆臣乃來就死耶孫慧聞之遁
歸無錫紳士吏部主事華允誠等刺揭共攻之　丙申瑞
王避兵入重慶府關南道陳纁及隴右士大夫挈家從之
丁酉左良玉復德安隨州　偽防禦使張問行令偽濟
寧州牧任某勒紳民助餉限官侍郎者十萬撫按五萬翰
林三萬司道部屬一二萬舉人監生〻員富民千百各有
差　戊戌蘇州士民焚掠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家
煜既南竄過江潛入勸進之班更為檄文自飾吳中人士
並起攻之薦紳王心一徐汧等共為揭以討罪諸生袁艮
弼等亦紛〻刋檄聲討　懷宗哀詔至吳〻中人士奔哭
呼號蘇州三學生先已設位于明倫堂哭臨詔至金壇金

壇諸生發哀日相率詣學宮鄉賢祠毀周鍾祖于德吳發
中父應嶅神主復至周鍾呂兆龍家毀其門榜鍾素負時
名以諸父多汙奄人黨議論慷慨為海內名流宗主者二
十餘年京師陷吳中子弟意鍾必死其難擬為忠臣傳以
布之南歸者衆備述諸降賊狀諸生交唾之毀忠臣傳并
擯作傳者周吳二氏訴於學師學師集諸生諭之曰朝廷
自有國法不當辱及祖父其仍立神主以聽處分諸生曰
兩家祖父原無功德于世因子孫貴顯以躐祀于孫既已
從賊則祖父豈宜更辱宮墻諸生張燧史弘謨等為文上
學宮以討周鍾吳發中之罪　己亥三桂以兵還京師
侍郎潘士良糾合都司李允和統鄉兵攻拔濟寧城執偽

防禦使張問行偽掌旅傅龍及劉運同任州牧并降賊兗
西道僉事王世英等士良權知總河　壬寅監國福王即
位於南都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潘士良為懷宗發喪於
濟寧設位于州衛率士民哭臨縛偽官張問行等生祭大
行畢斬首瀝血懸頭南北關　癸卯偽兗州防禦使劉洵
以偽兗州童府尹偽汶上李令自濟寧渡河赴兗州義兵
統領李允和執之　偽制將軍董學禮至宿遷　李自成
遣偽威武將軍劉曰恭以偽勅五道招降靖南伯黃得功
總兵高傑劉伊盛提督劉肇基徐大受時得功屯儀真副
將馬得功執之　乙巳賊犯清河口巡按御史王燮總兵
丘磊以兵禦之燒賊船殆盡賊遁走　丁未叛將李承勛

寇掠江北王燮禦却之　庚戌淮安巡撫路振飛榜示河
北將士有能擒斬偽官一員立賞二千兩　偽徐淮防禦
使武愫奉偽勅契過宿遷偽官方允昌白邦政董學禮置
酒留燕數日辛亥愫借學禮兵千〻餘人至沛縣聲言提兵
二十萬取淮揚諸路分守徐州副將劉世昌高鎮副將李
有成棄徐走淮安愫傳檄徐州取軍民文冊期癸丑日赴
任召州官吏出郭遠迎士民驚擾舉人閻爾梅毀其檄
壬子武愫赴徐州土寇程繼孔率其黨衛之學禮兵先驅
愫屯兵呂家庄單騎入城駐關將軍廟執閻爾梅下獄爾
梅獄中作詩曰死國非輕死逆輕鴻毛敢與泰山爭楚衰
未必無三戶夏復由來起一成日月有時經晦蝕乾坤何

旦不皇明寵新豈是承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使人渼愫
愫大怒斃之獄中爾梅從容就死神色不變
或云爾梅不死變姓名隱居山中長往來燕趙齊魯間
與高人逸士賦詩相唱和流傳於世
巡撫振飛巡按樊監軍岐鳳兵備明珂分布將領趙彪張
雲冲徐人杰沿途設伏潛約徐州衛指揮王文明爲應一
時擒殺擒愫以歸復徐州　鹽城將士會宿遷士民擒僞
將軍董學禮及從賊十三人獻於淮安巡撫路振飛悉斬
之學禮故秦將也素與高傑有郄聞傑在揚州兵强畏之
逸巡河上不敢渡河乎是被擒云　癸丑睢歸泰將丁啓
光歸德知府桑開第合兵擒獲河南僞同知陳靑商丘僞

令賈士儁柘城僞令郭經邦鹿邑僞令孫澄定陵僞令許
承考城僞令范售夏邑僞令某并僞契　常熟士民焚除
賊僞官時敏家剖其三代四棺　六月丁巳朔　己未長
洲諸生許琰絶食死琰字玉重少時刲股療母張氏病初
夏聞京師陷懷宗升遐痛哭至夕解帶自縊家人救之明
日潛往福濟觀暗室投繯道士覺之救甦即往胥門躍水
中路潘泊舟河上見之急呼篙師拯之出號哭據岸不肯
起其友丁鉞武擁至其家其弟載歸困頓不能起閉戶外
偶語有哀詔至宛轉悲號賦絶命詩有一個書生難殺賊
願爲厲鬼勦微忠之句遂大慟絶粒餓極而嘔〻盡繼以
血親友垂泣以淡飲進之怒曰若輩欲我偷生耶嚼唇悉

爛血盡喉腫吐舌寸餘乃絶年五十有一　甲子惠王流
寓肇慶府　庚午初獻忠陷夔門舊撫陳士奇出兵扼重
慶巡按御史劉之渤守成都二月賊在萬縣水漲不得上
留屯者三閱月兵民皆逃賊謗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
入水馳賊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横陣四十里兩岸步騎
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　張獻忠陷涪州涪州守將曾英
奇遣劉麟長土著趙榮貴沿江設守賊至榮貴望風走英
與戰而敗退兵望州關賊乘勝追之英手殺數人跳而免
與麟長遁入川南賊隨陷瀘州　蜀王告急請濟師　壬
申張獻忠自瀘州順流犯重慶　乙亥張獻忠衝佛圖關
破之遂圍重慶　李自成自井陘入故關吳三桂還兵京

師自成屯平陽分守山西諸隘以防三桂並發關中兵西
略漢中自成宗敏皆屠狗鍛工不知號令部伍牛金星爲
之謀主僭號立官制既而李巖兄弟來奔巖起諸生知文
墨群盜推重巖劉宗敏李過等殘暴肆攻剽巖牟紀律稍
服人心傾嚮金星以此忌巖自成雖篡大號上下無章極
尊僞官與兵丁據地相戲弄賊不知書僞勅榜諭以靡弛
爲費施事務爲自鶩又每呼降賊戶部郎中吳箎爲吳虎
聞者竊笑巖心輕自成自成狼狽西走勢稍衰賊臣多逃
亡河南山東義兵盡殺僞官李巖知闖無成益快〻適聞
丁啓光盡殺歸德諸僞官自成召諸將聚謀李岩請兵二
萬復取河南郡縣自成未應諸賊退自成密召金星曰李

巖有梟雄之姿假之以兵使其得志難于制服矣金星曰
河南巖故鄉以大兵予之舉中州之豪傑爭衡天下事勢
將不可知巖與主上同姓十八小兒之讖常以自負今聞
河南亂輙自請行其志可知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召
巖發兵置酒餞之伏壯士殺之席上巖弟俱死自成盡發
其兵攻拔漢中趙光遠降全陝俱陷　宋獻策聞二李之
死也扼腕憤嘆劉宗敏按劍切齒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
手劍斬之是以文武不和軍士解體不復能軍　戊寅重
慶陷獻忠圍重慶舊撫陳士奇在城中悉力拒守四日而
陷獻忠執瑞王將剮之天雷大震獻忠大呼曰天示雷霆
令我不殺瑞王邪必剮王天其奈我何雷旋止王被磔閤

宮死之拷掠舊撫陳士奇死士奇被執好語勸降叱曰我
大臣也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豈有降賊之顏乎原乎痛罵
不屈賊支解之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遇
害陳纁罵賊甚烈而賊尤恨受禍更酷行儉被執時賊令
之跪不應賊曰崇禎已沒汝為誰守亦不應獻忠剮其肉
縷析之肉盡終不出一聲當獻賊負板穴城錫灌以熱油
多死至是被執厲聲大罵賊縛于樹射殺之火燒其屍指
揮顧景死之盡僇官兵將士屠重慶僕取丁壯萬餘劓耳
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
鄉紳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所至官民自亂望風俱下
七月丙戌朔　壬辰惠王桂王駐廣西魯王潞王周王

崇王駐浙東　戊戌李自成發賊兵出潼關下河南攻李
際遇寨縣小寨際遇傑却之　癸卯闖賊偽制將軍撤至
東昌聲言發兵三十萬自曹縣至金鄉　甲辰叅將夏有
光偵賊至臺兒庄　自成屯平陽整兵濟河而南盡徙太
原潞安縉紳富室于西安　乙巳自成遣降賊叛將馬科
□四川以降保寧一路　丁未闖賊將宋朝臣犯杜勝集
職方司主事郜獻珂令標將張成初將鄉勇擊破之追斬
宋朝臣　八月丙辰朔　庚申張獻忠圍成都甲子成都
陷
成都之陷賊急也巡按御史劉之勃勸蜀王捐資募兵
王不聽賊至蜀王謀遷于滇之勃持不可王不聽王既

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事遂已一日大
雨雹雷震王寢殿城中士民震恐新撫龍文光總兵劉
佳胤率官兵三千謀設守布置未定諸王大姓逃去者
半王始出金懸之市募民為兵民恨王無有應募者八
月初五日賊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薄城下佳
胤出禦敵既接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文光急遣人往灌
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初九日大雨雹雨如注守
陴者不能立賊火攻一如取重慶法西北陬錦江樓遂
崩不踰時而灌縣之水始至則城已陷矣
獻忠自重慶引兵直上成都獲官兵旗幟給為官兵遂入
成都蜀王率宮眷投井死闔宮被害執巡按御史劉之勃

獻忠以之勃同鄉欲降大用之之勃大罵不屈遂見殺臨
死時語賊曰寧割我肉無濫殺百姓獻忠縛于蜀府端禮
門外攢矢射殺之總兵劉鎮藩投萬里橋下死原任巡撫
龍文光總兵劉佳胤死之同知方相堯城陷自書絶命詞
遇害於萬里橋分巡西川副使張繼孟為賊所殺守西道
陝其赤自投百花潭死成都知縣吳繼善一門死者三十
六人成都府推官劉士斗及妾張氏幼子晉僕從二十人
多自盡華陽知縣沈雲祚罵賊被殺按察使僉事陳孔教
不屈死蜀府長史鄭安民分守南門全節死郫縣主簿趙
嘉煒成都破賊脅降不屈射殺之投屍于江内江教諭姚
思孝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曰貞工部主事蔡

如蕙禮部員外郎李含乙進士王起義舉人江龍騰俱殉
節賊據成都僭號大西以成都為西京設左右丞相六部
尚書於殿前賜袍服以蜀府門外屋為朝房偽析以下朝
罷議事以孫可望為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為安西
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為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為
定北將軍監二十營收鎮遠營官兵於部下屠其妻子填
司馬橋下曰爾等有功之日再娶美好者留此無用徒牽
爾心也獻忠聞自成收漢中將吞兩川懼川民叵測大殺
川人邏卒滿市聞民間嬉笑聲曰爾笑我不堪作皇帝耶
屠其一街嬰稚不留聞哭聲曰爾怨我乎亦屠之又惡文
臣姦盜詐偽貪汙狼藉及迂儒執見者先搜薦紳選用至
者盡殺之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俱行屠僇太常卿尹
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而死會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
天漢等通表自成獻忠怒以為關境俱反遂懸榜試士諸
生遠近爭赴縱兵擊殺數千人咸挾冊握筆以就死蜀中
士類殆盡如潼川州生員九百人點名不到者止七人得
脫而已其餘盡殺不留他縣皆然下至妓女瞍流點名入
冊驅出郊外悉斬之演武場首級尸骸積如山臭不可聞
賊以為樂城中人既盡令所部搜山每兵一路注冊某日
某部引兵殺獲人數次日所屠山上有烟火謂搜山不盡
悉斬此部以首級重不可致咸斷右掌以報功非右掌亦
不登數每日收點手掌積演武場亦如山每搜山者至山

中與百姓相向哭曰我與爾無仇賊使至此爾等斷手復
不可飲冷水一飲即死以秋麵酒之裹創口立生肌或得
全半命耳成都重慶巫夔叙州數千里蕭條絶人跡境内
斷空止屯賊營人馬獻忠馭下嚴酷日恣斬殺部下多怨
之或逃入山谷與川人團結以拒賊黎州土司馬金年十
六賊以金印誘之不從故黎州得全

川中死節文武官紳崇慶知州王勵精見賊入城從容
書於壁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書
畢自焚其居拔刃自殺　仁壽知縣劉三策開城陷自
刎　仁壽舊知縣顧繩詒賊先遣人說降繩詒厲聲叱
曰汝速歸語賊仁壽有死知縣無降知縣也城破罵

學宮拜辭先聖從容自縊　卭州巡道胡恒子之驊聞賊入城巷戰死　雅州諸生傅元修被殺　蜀府宗室朱奉尹聞賊入自盡　資陽知縣賀儁選城陷不屈一門死者十七人　南部知縣鄭夢蓍聞賊至夫婦自盡　榮經知縣黃儒竭力戰守兵敗被執不屈磔死　墊江知縣劉偉城陷不屈死　通江教諭單之賓罵賊死　綿竹尉卜大經城破與其僕同縊　榮縣知縣秦民揚　蒲江知縣朱蘊羅興文知縣艾吾鼎皆抗賊死　合州衛指揮羅大爵敘南衛指揮曾儁昌都司李之珍雅州衛指揮阮士奇黎州宣慰使馬京富庄千戶李華宇海棠衛指揮丁應選六香招討使楊之明俱先後死

川將楊展起兵于山中展丁丑武狀元從楊嗣昌立功楚蜀嗣昌死棄軍遁山中川人推重展衆至數十萬扼守嘉定州峩眉峽江丹稜雅州榮經名山蒲江諸州縣與獻忠相拒賊不能勝

兩川皆被屠僇惟此數州縣不罹其禍川人皆以此中有晉賢大士道場峨眉一路人士皆佞佛修善冥祐免於賊鋒云

獻忠既殘破兩川知人心怨之不可與守聚所載輜重欲下荊州走江南至嘉定州扼於楊展不得行以萬金賂之不可增至百萬以金銀幣帛積道傍如丘展終不許縱兵擊之奪其金帛賊乃逐川北為久屯計

後獻忠既死　大兵收川展子楊景星以其衆降為川陝總督標下總兵官展不知所終或云已卒或云楊展起家武進士據嘉定揵為遺民潰賊皆歸之衆至數萬人時蜀大飢父子相食展遣使告糴黔楚自紳衿至農民皆與牛種口食使擇地而耕願從軍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振貧無告者廩之于是蜀賴以全活雄視一方自稱華陽伯顧性矜尚文墨不務攻戰至引賊自助卒為袁韜武大定誘殺并其軍袁武獻忠故部曲也呂大器入蜀思用蜀人所歷諸鎮深為太息謂總督李乾德曰楊展志大而踈袁武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數蜀事其可為乎遂之黔至獨山州疽發背卒王祥

綦江人素勇悍為九圍子隘官獻忠之亂據有遵義諸郡縣自稱平寇伯晉忠國公後為孫可望所敗遂自刎死

破山禪師語錄曰獻忠殺人之多較黃巢百倍五月孫可望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子九千五百萬李定國報一路殺男子七千九百萬女子八千八百萬劉文秀報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子八千八百萬艾能奇報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萬女子九千四百萬此外各營分剿川南川北所殺之數及獻忠偽御營殺人數目自有簿記之不與焉於是四川之民靡有孑遺迨屯營于西充鳳凰嶺至自殺其卒日一二

萬人初殺蜀卒蜀盡則楚々盡則殺共起之秦人後令
量之以度過不及者皆死駐西充時尚存兵一百三十
萬逾兩月劓刖宰割者過半矣破山和尚嘗勸賊帥李
定國止殺定國以羊豕進曰和尚食此當封刀破山遂
食之綏寇紀略謂勸獻忠者誤
獻忠據蜀後遍招諸土司用降人誘之鑄金印以易其官
石砫土司秦良玉毀其印號泣曰吾兄弟三人皆死王事
我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官至一品今不幸國家喪亡豈
可事賊耶徧召部下語之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盡撤標下
兵自守獻忠聞之訓諸部約束其兵顧無一人敢入石砫
境者　初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

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偽
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賚金幣弓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
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諸偽官復請圖其像傳播
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畫工圖其形再賜張美女
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偽鴻臚寺奏
新狀元午門外謝恩非將入朝而謝恩獻忠忽顰蹙曰我
心寔愛渠但懼見面違殺之報命諸偽官立將張斬首令
傳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僇嬰穉不遺
管葛山人曰獻忠之殘暴尤酷于自成乃其屯於舒城
也牛酒以結廬人困于巫蘡也厚賂以賄蜀人彼豈暴
于今而仁於昔哉猛獸之罹于機也甲身弭耳以擾於

人遠決蹯以走而肆攫也彌甚々哉蜀人之愚也嗣昌
困賊于魚谷塹山窒隧斷其鹽米不一月而僵仆塡谷
矣獻忠既滅合秦蜀楚豫邊鎮左帥之兵以扼自成自
成雖破南陽其衆未集不難撲滅也蜀人憤客兵之掠
不告賊所在縱獻忠以出峽流毒荆襄潰裂海宇獻忠
乘虛入蜀々土無噍類矣蜀人縱賊而適以自屠豈不
哀哉
又曰獻忠非勍寇也然狡而多詐々為學使以陷廬詐
持公檄以陷襄其陷唐鄧舒六多襲官兵之旗以入城
成都之陷踵其故智耳獻忠不數經大敵一戰敗於靖
南再戰敗于平賊精銳盡墜單馬而逃數々矣破蘄黃

下武昌聲勢始盛席捲三楚湖南北無與衡刃者乃左
帥逡巡向楚而獻忠遂棄楚而走川非其圖割據也畏
良玉之躡其後也川人狃魚復之賊餌謂獻忠可與狎
處也雖有瞿塘之險而莫與為守獻忠陰賊而多疑稔
知川人之無義輕背其主也闖方失志于桂必且取償
於川漢中之甲一動兩川倒戈以迎闖必不再計也是
以屠夸殲滅而不少惜豈非川人之多貳有以取之哉
或曰川人之從賊也川兵戕非獻敵也嗚呼川南數邑
楊展尚能拒賊于殘破之餘孰謂全盛之蜀不足以當
獻乎哉
又曰陸洽原嗣開為汶川令汶川在成都西北為岷山

江水發源地其西百二十里為茂州其外即大西域境萬山相夾如永巷風多日少居民止十三家丁口百餘即米必買之郫縣〻令種蔬磨腐以自給雞鶩必市之成都皆被獻忠所屠人煙斷絕數千里之內塚中白骨亦無一存人類既盡孑遺無可為食地中掘枯骨屑而糜之以餬口汶川多虎豹但食畜產見人必驚而走蓄川中稀見人類初生虎豹皆不知人之可攫噬也此實曠劫所稀聞矣

令安中外等副將劉銓郭從寬復鄢陵許州擒偽令王度偽州巡捕王法唐新首六百級總兵劉洪起拔汝寧上蔡擒偽府尹祝永芭偽令馮世遇斬首三百七十級復郟破賊于襄城斬獲二千餘總兵許定國亦破賊於陳州　十二月乙卯朔乙丑午刻滎澤縣郭忽現大城樓櫓畢具二時方隱夭官家言廣漢之氣成城郭河西茫無人煙故也戊寅高傑北征發徐州辛巳次歸德貽許定國千金幣百端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乙酉朔癸巳大雷電雹　丙申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于睢州傑陝西青澗人少豪俠梟壯給事於邑中張縉彥初知青澗愛其雄傑善遇之縉彥謂傑三原去里人忌傑多毀嫉之傑嘆曰人生天地間委靡為人笑自振又為人忌何所容身乎使我依同業辱不甘也斬劫而去投于李自成同為盜號曰翻山鷂自成漸强傑隸屬焉自成掠得邢氏嬖之命傑護内營邢氏悅傑〻通于邢氏洪承疇節制三邊屢破賊使人招安賊自成懷二三傑以邢氏故畏泄被誅邢氏頗知去就謂自成作賊必不終背自成從傑〻在賊後營夜劫邢氏走富平以所部奔降於承疇從承疇屢擊破賊自成怒誓殺傑〻知之當聞必盡力立功至偏裨孫傳庭督師表傑為中軍副將傑知自成軍曲折傳庭用為前鋒傑與白廣恩董學禮有隙諸將二三中伏戰不力皆潰秦兵多降賊傑以邢氏故

原缺第一葉

遠遁之走歸蔡懋德賊渡河追傑〻擁兵自山西入河南
轉掠河北山東至徐邳所在攻剽時南都議迎立未定馬
士英招傑與劉澤清以兵臨江脅群臣擁戴傑遂據揚州
封暨佑巨商子女金帛滿載舟中揚州士民閉城拒之傑
縱兵攻城以所擄子女環城裸淫以辱之揚民切齒連兵
不解史可法詣其營撫之傑邀可法上書于請無厭傑起
于盜無功而驟至通侯諸將多輕之可法日為講解勉以
忠義屯傑兵于瓜洲揚州閉城數月始開傑擄商船重載
運檣數里鄭鴻逵以閩師戍金山命番鬼泅江底斷其纜
乃奪數艘過江南獲巨萬傑兵不長于水莫敢爭濟稍戢
傑知諸將輕之思以功自振時寇盗充斥河南北諸鎮莫

敢進傑獨冒雪北發奏請駐重兵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
南總兵許定國經略中原定國久屯睢州南都命定國進
守開封定國悍寇不欲行傑屢趣進兵當傑為盗時劫定
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兄弟走免後與傑並為列將心銜
之秘不言陽與傑交歡定國素杰驁不馴私念渡江以來
諸將多擁兵不前傑罪惡多有誠一旦襲取之并其衆以
自強可也乃益結歡傑遺傑書請以睢州讓之傑喜報以
金幣問移師之期且覘之定國盡徙睢人他出匿其精兵
令老弱婦女雜為屠沽市販傭保列肆中覘者還報曰定
國已移軍矣定國盛供帳設宴以迎傑館舍庖湢畢具請
屯與平全軍止近郊期三日盡徙諸軍家口傑欣然許諾

睢州四十里而軍輕以八百入睢州定國大享將吏與傑
飲甚歡傑期定國詰朝盡從定國唯〻既罷宴定國退趣
諸軍婦女倠忽束裝傑分插從騎市肆間三〻五〻環帥
府而居令親信視幕府邸舍灑掃垣衛嚴密乃令健兒環
外寢擕一小兒入卧室更索美妹侍飲小兒者執壺三更
飲未已床後壁忽啓定國兄弟突至立傑前小兒驚緣柱
伏梁上帳下健兒醉抵足卧旁無一人傑坐胡床驚懼不
得起叱曰若何為者定國曰聞令公飲無人在側特走奉
觴耳傑嘆曰我乃死若手定國拔刀斬傑頭鳴砲一聲伏
甲皆起擒戶分擊八百人無一遺盎定國擇大宅為幕府
寢為夾道抵寢後周環無隙傑不疑也定國剖傑腹祭其

先兄與子大軍聞砲李本深等馳赴之定國已開城西走城
空無一人傑幕客袁廓宇跳伏無板空樓上梯級俱絶乃
免諸軍至不知變所起袁廓宇及小兒者下始知之一軍
皆譁追定國互相殺傷數日乃定〻國使〻自歸於可法
可法以傑雖多過然列爵開藩為朝廷大帥定國爲鎮將
而擅賊藩臣此而不問無以服諸將藩鎮人〻自疑不可
復使矣不報定國使傑營將士治兵攻定國定國遂巡河
上不得請因走河北投誠　二月甲寅朔乙丑汀州賊閻
王猪婆盤踞蕪于湖劫掠横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
寧化知縣于華玉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效既往賊横幾
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勦

王至浙東各散去華王亦削髮為僧　四月癸丑朔癸酉
劉澤清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犇尋掠舟入海　五月壬
午朔庚寅　大兵渡江　辛卯弘光走太平癸巳至蕪湖
乙未　大兵至南都己亥劉良佐乞降　壬寅良佐追
執弘光于蕪湖黃得功戰死　閏六月辛巳朔乙未福建
巡撫張肯堂巡按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之
龍擁立唐藩聿鍵于福州稱元隆武　大兵定江南九王
令英王將三萬騎西伐令吳三桂攻三邊令豫王將二萬
騎率孔有德左夢庚自河北夾攻山西自成久亦平陽諸
賊知闖無成謀臣策士亡散殆盡英王以鐵騎攻之自成
勒邊兵拒戰不利棄山西保郏　九王令英王率固山兀

真譚太與三桂以鐵騎收三邊豫王將孔有德左夢庚等
自河南取潼關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　朔李自成令劉宗敏守潼關親
勒勁兵拒英王于延安　王師攻潼關劉宗敏出戰大敗
王師克潼關自成勒兵拒戰于延西英王驍勇敢戰身長
丈餘將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不能當斬首萬級　初二
自成遁歸西安劉宗敏敗走亦至諸賊謀棄陝走湖廣欲
盡焚西安軍資火藥根草田見秀曰不可一則此等物力
出自民間徵辦費幾許心力關兵至見其焚燬又派之民
民不堪命歸怨於我一則吳三桂兵遠來急須糧草根草
足必留休養人馬我可徐行若盡焚棄兵不得食無糧追

襲矣自成從之　十四自成棄西安走藍田自商州下河
南至襄陽承天分道而遁田見秀張鼐李過走荊州渡湖
南李自成劉宗敏屯承天　王師定陝三邊賊將任珍迎
降英王令珍署固原總兵珍以　王師下凉州一路擒賊
首宋好漢等
任珍河南彰德人投降在陝督標下遇賊賀珠攻西安
任珍屯兵甕城開門出戰不避矢石矢集紅袍如蝟花
奪賊大旗大砲守城滿洲大人嘆其英勇城上見珍每
戰有大鼠在燃上俱謠言任珍虎日鼠命精靈降生以
功陞興安總兵力守危疆屢戰屢捷加太子太保珍機
詐貪酷每獲賊謬加以偽王侯巡撫名假造其印報功

重賄鑫言者以此致高爵擄獲美女無算姬妾百十餘
淫欲無厭強奪營兵婦女姬妾既多往往與帳下健兒
有私珍一夕登樓望見院内女婢潛出擒之提刀脅問
得情立斬之明日呼匠人造長柙床裸姬妾數十人連
柙之每日就觀脫其一足次第就柙床淫之後植木樁
於地銳其表將衆姬一一簽木樁上刀剚其陰以線貫
之為玩弄拋其尸于江又呼生子正妻呵之曰衆姬淫
亂汝為正妻豈不知之不過嫉妬多寵聽彼淫亂使在
珍為亡八耳立斬妻又殺家人福壽内丁張履子福壽
屢立戰功履子有百夫之勇將履子肉烹之盛以銀盆
召諸將飲酒食肉稱其味美大嚼而盡珍問何肉諸將

不知呼凡人將屢于頭并其尸骨出示之諸將多與屢
子同立戰功或結爲兄弟見之駭怖歔噓含淚而出帳
下壯士一二百人漸殺殆盡衆將寒心鼓譟入山作亂
鄖陽撫院審疏以聞命提督孟喬芳統標將馬寧等至
興安招撫衆將擒珍送京師斬之

陝西大定自成所部王永强高一才等俱降

永强一才投誠後俱爲副將協鎭延安順治六年永强
等見大同姜瓖兵起一時俱叛殺延安撫鎭及鄜州道
王永昌時　大兵俱往甘肅攻圍回賊西安空虛賊兵
南下吳三桂屯階文破趙榮貴回兵漢中聞西安告急
即日勒兵出連雲棧三月十五日出和尚原至武功十

八日自咸陽三原至耀州王永強塘馬百餘騎方索降
於北關三桂兵至南關城頭呼曰賊方在城北三桂麾
兵繞而北擊賊騎擒斬者半追至富平美原十九日賊
勒兵大戰皆剽盜屢經戰鬬綾紬甲厚七八十層刀箭
不入自辰及酉相持不決三桂謀于固山曰我朝人馬
甲天下所至不能當今賊鋒如此不可以力勝即退師
八十里至高陵永强見兵退以三桂畏之必走回西安
不爲備三桂秣食飼馬二更勒兵復至富平賊解甲而
卧兵至不及甲大敗走蒲城永强一才本不合一才見
兵敗引所部走回延安永强獨屯蒲城見同事解體戰
復不勝且已降復叛勢不容遂自經死三桂圍蒲城賊

因蒲城涇知縣于獄率衆拒守三桂攻拔之屠其城縋
翟知縣出獄勒兵上延安高一才棄延安走府谷固守
不下九王將肅王遣下蝦于好漢悉銳攻府谷驅令登
城被城頭擊殺之幾盡圍困一年糧盡力絀乃拔之斬
高一才餘盡招降

王師定陝匝月二月英王統譚太吳三桂拔營出武關下
湖廣會豫王兵南追賊自成勒騎兵自承天走黃州劉宗
敏將步兵婦女繼發　王師疾至賊大潰棄甲仗四散婦
女離營遠避數十萬衆散亡大半宗敏將親信走江上譚
吳二帥率兵追之宗敏被執獲其妻于三桂以宗敏有殺
父仇請于二王願得宗敏寸磔以祭父二王不可曰國法

不得任意行刑以弓絃縊殺之俘送其妻於京以賞淮安
降將　自成至江上聞二王追急奪舟渡江欲奔江西止
攜所寵數美人登舟其餘宮女推墜江中畢渡半日譚太
率衆固山人騎俱渡問鄉人皆云李闖在前三十里九公
山廟中諸將聞賊不遠選精騎三百衣賊甲裳張賊旂幟
冒雨而進徑至山下自成在廟奏樂進膳俄小子報曰有
一軍人馬甚精壯是我營中衣甲旗號自成笑曰我行千
里人不疲馬不乏大爲惟事神助我也言未已闖角一聲
山下鐵騎盡去毡帽皆明盔甲自成望見將數十騎廟後
馳下疾走三宮美人皆爲談太所獲以王氏范氏名爲僞
德妃者獻豫而自收孟氏入帳中賊騎降者殺者殆半

餘皆西走與自成相失自成入山村坐野廟衣沾濡人馬飢困從騎大呼父老子弟李萬歲避兵至此急來救駕不失封侯父老咸曰李闖剿賊將崇禎帝天下敗壞至此尚敢大言有何絲毫恵及百姓乃望救援密語子弟汝輩好為之鄉人奮挺圍廟殺賊騎十餘自成力鬬脫身走行收散亡稍〻集間道渡漢陽走荊州與李過合營將犇獻忠獻忠已逐川中遂留屯黔陽時田見秀亦死諸偽官俱亡去賊帥惟劉宗堯李過牛佺任繼宗劉體仁楊彥昌辛思忠等相從衆尚十餘萬軍中乏食遣劉宗堯以騎兵二千渡江掠河南湖北以給軍遣楊彥昌以步兵鈔近境黔陽四境難入皆絶川湖總督何騰蛟屯辰州大集兵攻自成

自成執[illegible]饑食盡逃者益衆自成命李過守山寨自將輕騎鈔略何騰蛟伏兵邀之賊大敗殺傷幾盡自成與衆相失以數十騎突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見零騎入合圍共擊之自成馳射揮左右格鬬時積雨騎陷淖不得馳鄉民鋤挺奮擊人馬俱斃不知為闖賊也截首獻騰蛟驗之左顴傷于鏃始知為自成飛書奏捷李過聞自成敗勒兵馳救奪其尸結草為首加袞冕瘞羅公山下諸賊奉李過為主改名曰繡即一隻虎也奉高氏渡洞庭踞險山中後改名曰赤[illegible]群盜多散亡　雩都山寇閻王總倚山嘯聚萬人暴掠南贛官兵不能討分巡湖西僉事彭期生至虔遣官招之賊首羅容等咸聽命期生同副將劉天駟

單車入賊巢不設兵衛數人前導賊衆數千夾刃十餘里相迎入深山下車勞之勉以大義回承虔督萬元吉令署其魁四人為叅游解紅袍衣之給銀牌花幣以三千金犒其所部其魁奉觴上壽爭有所餽却之　五月初二蕭王大破張獻忠於西充鳳凰嶺射殺獻忠獻忠延安府米脂人多力稍通書身充行伍敢戰立功邊境多得財以畜產自豪隣人屢稱貸稍不能應即訐告於官胥役多所恫喝心已不平歲凶盜起擒獻忠戶丁縛上山邑人忌之者云獻忠有人在賊營縣令拘之獻忠本兇暴益忿〻曰貲財得之戰陣身命博之未嘗有負于人族人被擄我則何知逼迫若此是驅虎入山耳不如作賊異日招安未晚也遂

投賊與李自成俱事闖王高迎祥獻忠兵最強號八大王陰賊多智巧于攻劫遇險善逃去來如風疾走數百里官兵追之不能及入河南襲破許州殺左良玉兄獲畜聚珍寶巨萬崇禎十一年熊文燦率諸將破賊於荊襄獻忠乞降獻忠頎而髯初為盜流落山東陳洪範獲之異其貌陰縱之愫舊恩因洪範請降屯穀城獻忠先據穀城舉人妹於山庄有姿色以為妻至是與舉人相結稱姻戚獻忠在穀城益練兵造器仗毎心輕諸將雲南副將龍在田將滇兵二千騎馬上鳥槍疾利能取人于百步之外人馬俱洞穿所部土司獨牙象戒馬不能當獻忠憚之因交歡在田請結為父子在田不疑也數與往還受其金寶獻忠潛令

七堵墻四布流言于荆襄云龍兵擾害地方楚紳不察也奏請撤滇兵詔撤龍在田兵還雲南獻忠爭矑在田遣人送在田過貴州乃還獻忠拊掌曰吾所畏者馬上鳥槍追逐耳龍兵已去我舉事即有急更調龍兵往返一年吾事濟矣遂復反熊文燦被逮受誅獻忠曰熊死龍去新督新將調兵動經年吾復何憚乎楊嗣昌督師兵大集獻忠入川困於漁陽尋賄蘷人轉入深箐中官兵搜山蘷人受賊賄不告以所在獻忠蓄銳久突出襲陷襄陽左良玉寄家眷于此復為所擄良玉怒逆擊之於許州大破之獲馬騾數萬降其衆萬人良玉軍聲自此而振獻忠奔投自成自成欲屈服之不為下自成欲殺之曹操陰資以馬五百夜

走霍山與回革諸賊合遂陷舒廬獻忠復強其兵連營數十里止則布幕數千庭廡堂室俱備外植木為垣以索繫之周以濠塹馬不得風逸方圍數里如城郭焉兵多而不精老而好殺酷於自成無良馬少紀律長於襲取不若闖之以大衆攻也自入楚與闖賊爭漢陽闖賊怒獻忠陰為之倂闖賊并曹操左革之衆老回回懼而自貳獻忠自岳陽至荊州與老回回合闖賊入關憚獻忠未敢稱帝遣使結好獻忠卑詞以答之自成大喜改元僭號于秦自成陷都城吳三桂逐之西還平陽中原雲擾獻忠乘虛入川屠僇川人無遺類蜀人士多避地江南蜀既殘破獻忠席捲所擄將下荊襄取江南及自成屢敗獻忠知中原戰爭方

始諸將無暇西顧始決計保川據險自守僭大號改元義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顯為偽丞相潘獨鰲為偽中書舍人築臺榭宮觀于成都時李自成遁入漢中傳檄下保寧順慶至于閬中獻忠怒盡逐自成所置偽官吏自成不敢與爭已而自成棄山西守西安獻忠復與結好自成既滅湖南方用兵獻忠增兵守白帝夸陵自謂地險可恃縱聲色以自娛多奪諸將子女姬妾以自侍諸將咸怨

本朝肅王將兵三桂等諸軍大集漢中將下西川守者告急獻忠不措意也更開科取士林院未啓三桂兵已踰劍閣入閬中長驅至蜀保寧順慶守將戰走告急者踵至獻忠曰孫可望輩在何患也三桂直逼巴東獻忠始合兵

拒戰賊將馬進忠告吾肅王曰此即獻忠也肅王親督蝦于回山衝鋒大戰于西充縣南河鳳凰嶺獻忠當先搏戰單騎突而前肅王前鋒發矢中獻忠墜馬諸賊將力救之扶創走死賊將王尚禮負其屍走既而棄去兵士分割其尸賊兵大潰三桂兵逐之斬首萬級自重慶至成都望風

海昌孝廉查繼佐曰獻忠既入川過梓潼仰視文昌廟曰此張姓吾祖也乃上文昌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又自謂文昌子孫宜霸巴蜀以甲申十一月十六日稱王於成都自號西王國號大西改元義武以成都為西京置東閣五府六部官屬獻忠黃面長身而虎頷號黃虎強

不及自成而狡猾過之較自成尤無道恒醉柔而醒暴
一日不流血盈前即快〻不樂聲言開科取士諸生群
集盡殺之無遺禁軍民私語犯者皆斬昏而燃燈者十
家俱死列兵為甬道閱民間〻壯男少女掠入禁中餘
盡斬之以兵脅紳士不至者全家處死禁民畜馬擇日
考武生取營馬最獰者使之騎既騎發大砲合營呼噪
以驚之人墜地蹦為肉醬撫掌大笑集成都五衛官舍
赴為兵部尚書龔完敬考選至日中盡殺之完敬伏地
不能起以為慢令也并殺之聘井研陳氏為后封其弟
為國戚不十日陳氏姊弟俱極刑偽官朝會拜伏呼獒
數十入班次有為獒所傷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偽宮中

夜為鼠所撓漏三下忽令每兵殺一鼠詰旦交轅門無
者代以首是夜毀屋穿窖捉鼠轅門外成京觀次年乙
酉以孫可望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
為安西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謀乘間襲西安而盡
殺川人以絕顧望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皆授把
總以手足為紀兵以上較次進級不及數者坐以大逆
即于九月十五夜分起會各路所殺除家口不計外殺
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又殺諸生釋道
堪輿醫卜有才技者凡三十餘萬然後搜戶而殺之名
曰草殺自成都起綿亘七十餘里積尸如山家口不勝
殺者則引絙而拋之於水丙戌元日令四將軍分路草

殺五月回成都上功數平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
十餘萬女子五千九百餘萬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九
百六十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子九
千九百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子七
千六百餘萬女子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
府老營所殺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各營總兵俱
以報功數少坐狗縱謀逆剝皮死并斬其家口當屠順
慶其屬縣民聞賊令先期向酒家貰酒圖醉死酒家堆
金錢如阜初大喜既而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待屠割無
或免者草殺既盡乃分兵焚燬城郭廬舍積聚有不盡
者剝皮以狗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下穿數仞寘以黃

金寶玉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後決堤放之名
曰水藏又謂賊黨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
敵汝等所知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為賀珍所敗
非為將不用命則為兵戀妻子財物懷二心也吾欲止
存發難時舊人餘盡殺之何如皆默然乃殺新附者十
餘乃復以所殺未盡詭召諸將于演武場較五月所上
功數將陞賞比至悉斬之於是發成都由漢川金堂什
方綿竹而前日行百里尸連相接又立過隊法使營中
男女向巳前魚貫而過或三留一或五留二過畢殺所
留者賊本兇暴而仇川人尤甚所殺既盡并欲屠川民
之為兵者賊將劉忠所部最大欲執之而抗其衆語泄

時劉忠守朝元關闖之惶駭遁　大兵至因而歸命為
我向導遇獻忠於鹽亭界上賊尚以朝元未破不為意
是日大霧咫尺不見賊方曉行官軍聞甲馬聲彎弓前
至鳳凰坡劉指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洞胸急回走矢
已叢於背大呼墜地賊將力救之扶創走死將士追戮
兵先獻忠言我奉天司殺自始迄今幾及十之七矣恨
其三未盡耳至仲冬之十五日吾殺當止蓋是日伏誅
為罪惡貫盈之先兆云
三桂兵入成都兩川郡縣爭送款肅王旋師留三桂守成
都招降階文土寇趙榮貴等蜀中大定
趙榮貴陝西三原人多力以年荒竄入階文山中為礦

賊首擁衆入村搜掘穀米川民自遭獻忠之亂家藏升
斗計口之粮皆被掠去鄉民食盡往往全家縊死自招
安入成都為撫院旗鼓遇變鼓衆為寇入山　大兵入
川榮貴遂迎投見授榮貴征西前將軍鎮守四川與獻
忠戰殺一賊面似獻忠者遂報已斬獻忠後獻忠仍在
惟而後叛入階文山中榮貴縱酒醉必殺人席間手斬
主文者醒問相公何在衆云將軍殺之矣擄龍安府一
鄉紳女為妻女絕色甚悅之一日妻獨坐樓上榮貴令
門子上樓取弓刀出兵妻云西人粗野門子敢入卧房
無規矩榮貴即捆打門子一百身死異日復念之語妻
曰向日門子不宜打死妻云我未嘗教汝打死榮貴乘

醉怒曰汝謂我不能殺汝耶妻云生不如死即揮刀斬
之榮貴兵多用匾刀打造刀成將生人試刀令人立於
前橫刪一刀人兩截便稱好刀匠人有賞斬不能斷即
斬匠人是以刀必犀利順治六年三月初二日吳三桂
攻破榮貴寨斬榮貴
三桂鎮蜀虐使蜀人蜀人咸貳盡奪獻忠將士子女日置
酒歌舞諸降恨刺骨三桂留蜀中士子奏請開科較士使
者至重開棘闈試士獻忠所部共推平東將軍孫可望為
主潛勒兩川散亡諸部曲合兵襲成都三桂出戰可望等
力鬭三桂大敗棄成都東走可望逐之三桂且戰且走兩
川兵盡起攻

本朝之戍守者三桂僅得返漢中可望遂踞兩川
順治四年丁亥　獻忠別部李定國劉文秀武大定等至
雲南先是順治三年十月廣西巡撫瞿式耜會兩廣總督
丁魁楚等奉桂王子永明王由榔監國於肇慶稱元永曆
至是定國等至雲南會撫按三司及縉紳問永曆駕何處
皆云在廣西又問黔國公云臨安土官沙定州作亂逼黔
國公沐天波走交趾定國上章迎駕發使迎黔國公定國
知人心尚懷明德仍稱永曆正朔以服滇人發兵臨安征
沙定州定州已死其妻攝職妻美麗修長多權變長於用
兵臨陣梟勇手殺人無算兵精悍習戰與定國相持一年
殺傷各萬計被擒始知其婦人也裸而縛之髮如漆肌膚

土瑩倫極侈辱寸磔以雪憤定國復攻滅景東土司陶氏
陶氏有老象相傳四五世每代承襲象止拜跪其主不復
更跪一人定國至令象奴傳語教象下跪許給廩言再三
不聽又語象不降則死象亦不屈昇大砲至前語象不跪
則以砲擊之象終不動置砲象腹下發之象遂死觀者莫
不感嘆哀象之盡忠而死人不如也　鎮雄土司恃險不
服定國等兵直搗其穴猓玀驚駭頭目數人出見蠻方見
漢官不跽拜止脫頭上帽以為禮定國怒之通事云生猓
玀不知禮定國命鎖之取大鍋十口煮湯沸細猓玀投鍋
中須臾皆爛因呼諸酋令觀熟猓玀鎮雄土司人人股栗
皆心懾服索馬立貢馬索鳥槍立鑄造輸納恐後西南諸

苗既伏假永曆年號收服安南交趾緬甸占城羅甸女兒
國定國云失却十省收服五國女兒國無男子名無浄土
家家奉佛自衛其主定國等兵深入其境國王揮兵接戰
陣數交互有殺傷定國兵陽敗以誘之女兵追襲伏四起
擒凶五百人皆美麗擄入營淫之天明兵與女皆死未死
者不三日亦死兩軍相持無寧晉國王齎表請降乃退師
　孫可望踞兩川盡收獻忠部曲恃其克敵兵強意欲自
尊賊黨任撰逢迎勸進
順治六年己丑　二月可望毀折憫忠祠運呈貢晉寧昆
陽三州縣城而築蕭墻建皇殿毀民居作教塲大興土木
立三廟崇祀明太祖張獻忠及可望之祖自稱後明李定

國等定雲貴旁及諸國威名遠出可望右可望忌之
順治九年壬辰　六月李定國下衡州破廣西時可望踞
四川惟保寧順慶降於
本朝兵三桂屯保寧孫可望令劉文秀白文選率滇黔土
司象馬分道下西川文秀將一軍自敘州成都至保寧文
選將一軍從遵義自合州重慶至順慶十月劉文秀不俟
白文選至勒兵攻保寧吳三桂同固山將滿漢兵出城拒
敵文秀列陣城東北教塲以象十三頭領十三營列陣四
重象居前次挨牌長槍次匾刀次鳥銃陣圓如月堅不可
犯三桂令撫鎮將川兵東路觀音寺迎敵而自統滿漢兵
列北路土地關攻之兩陣相持呼動地自辰及午不能進

滿營轟章京陽退百餘步文秀兵見陣動出騎以追之圍
陳開十六餘三桂旗下將騎兵數百突入陳開處弓矢亂發
文秀兵盔甲居前無甲者在內無以禦矢營中大亂盡犇
入河砍殺不計其數獲象三頭馬萬騎刀仗輜重無算文
秀走免白文選至順慶聞文秀兵敗以兵走回貴州可望
又以文秀統諸營恢取湖廣奪辰沅等府至常德為
王師大敗而還可望怒奪其兵柄遣歸雲南
順治十二年乙未　二月李定國以兵攻肇慶圍新會縣
怒其不降將屠之守者懼堅守請援廣東定國攻圍益急
以象攻城門裂守者發砲象驚退適平南王尚可喜援兵
至合而乘之定國兵大敗僅保殘兵六千遁回南寧　八

月定國至雲南與文秀聯絡各鎮得三萬餘衆兵復振可
望忌安西兵强定國亦輕可望可望懼定國乘之以兩川
降于
本朝封義王　孫可望新安人初為賈負官室三百金無
所償訟繫府獄戴東旻為知府可望獄中上書東旻異之
召與語試以他文益奇之立捐三百金償官室遂釋可望
居數年可望復為賈致數千金償積逋復餘千金時東旻
已罷官歸里可望持千金走東陽報東旻東旻笑曰曩憐
若倜儻捐金相贈若能不忘德亦豪傑士也吾何用此金
為哉卧却之可望去仍為賈為獻忠所擄與語大悦之奉
為謀主一軍皆聽之後東旻為鄖撫可望遺書東旻曰恩

府在鄖不敢一日犯境也東旻謝病去出境三日獻忠逐
犯鄖新撫訐於朝謂東旻素通賊東旻甫去而賊即至詔
逮東旻論死西市至是可望投歸
本朝封義王曰遣人以千金附于百斤送東旻子　李定
國白文選奉永曆自廣西走貴州吳三桂以兵入黔永曆
自騰越入緬甸三桂率滿漢諸軍追之
順治十八年辛丑　八月李定國走景線白文選屯錫波
離木邦三百里為浮橋江于遣人檄調木邦孟定二土司
赴營中十月二十八日吳三桂同總兵馬寧王輔臣蠢章
京飛雅思哈吳國貴等自三宣猛邦進兵十一月十五日
抵木邦知定國文選兩軍及永曆所在於騰越宋腮倍道

疾馳檄諭緬酋令送永曆至軍前即止兵十八日先鋒至
錫波文選知　大兵至砍斷浮橋家口先行精兵為殿奔
茶山三桂兵至分營為橋紮筏師畢渡兵七千三百人分
為二道馬寧及副都統石國柱兵邀其前總兵沈應時兵
躡其後二十一日俱至茶山文選窮蹙請降馬寧等受之
獲象十三頭馬三千二百六十官四百九十九名兵三千
八百五十婦女餘丁七千四百　十二月初一日吳三桂
等兵至緬城東六十里舊晚波緬相錫真差馬頭二名持
貝葉緬文赴軍前許送永曆要大兵退扎錫波只以兵百
人入境接取方行送出三桂令白爾黑圖帶披甲百餘名
暗往接應初二日緬酋遣人獻永曆并文武各官婦女百

人舟載過江三桂館永曆别院日視供億一日三桂赴永
曆所界人密語良久不得聞三桂出須臾永曆卒發喪殮
未幾聞傳送入都之命宫眷咸北去不知所終　李定國
聞三桂索永曆自景線走緬將奉永曆入西域至則永曆
已死定國走出邊鬱鬱道病病革集諸將語之曰若輩出
萬死一生流離百戰以奉主矢不二今已矣我死急散去
慎毋從吾子吾子非統御才不足有為也呼其子語之曰
擕妻子變姓名力耕山谷以自活毋復更擁衆諸將皆泣
定國死散亡大半相從不去者猶數千人其子率之降三
桂　楊秉僩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二虎郝摇旂等屯巫
門鄖襄者十餘家踵李定國白文選故轍各擁衆數千假

永曆名號咸為公侯盤踞巫山等處楚督張宗元充靖西大將軍木立馬充靖寇將軍圖海征南將軍傅喀蟾副都統杜敏等發兵征剿水陸並進未幾秉忠宗第等或擒或僇或納款或焚艦數萬渠寇相繼掃蕩殆盡至是四海遂以永寧矣

平寇志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管葛山人撰不著姓名前有序文題曰龍湫山人李確著以著之一字推之疑即出於確手案海鹽縣志李天植字因仲前明崇禎癸酉舉人甲申後遁迹龍湫山中改名確字潛初當即其人也是編載明末羣盜之亂分年紀載起崇禎元年迄
國朝順治十八年平定滇南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而止敘述頗為詳悉其間有關於兵機之勝負國家之興亡者附以論斷其持議頗為平允然體例未免蕪雜敘事亦不無重複參錯如以郭中傑為副總兵充督輔中軍已見於甲申正月已酉日下復見於乙卯日下賊射偽詔於城中都城未陷以前之事而敘於莊烈帝崩後王章死於彰義門外城初陷時事而編於帝出宮之後丁未都城始陷而敘內城陷及帝幸南宮於丁未之先又於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輓詞八首殊非史例又如孫傳庭而此作傳庭陳永福降賊而此云為賊所殺襄城伯李國禎降賊已久經論定而此云斬

衰徒步吳大行殮畢自縊尚仍野史之誤周奎被賊拷不死後復還吳而此云賊令擔水執爨以死闖爾梅卽世所稱閻古古康熙中尚在而此僅附存其疑皆紀載之失實者葢自甲申以後南北間隔傳聞異詞故所載不能盡確也